【經部】

乾隆
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第八册

Z121.5
CH1
8

吉林人民出版社

ZJU001016116

毛詩指說

〔唐〕成伯璵撰

欽定四庫全書卷

經部

毛詩指說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毛詩指說

提要

臣等謹案毛詩指說一卷唐成伯璵撰伯璵爵里無攷書凡四篇一曰興述首明先王陳詩觀風之旨孔子刪詩正雅之由二曰解說先釋詩義而風雅頌次之周又次之詁傳序又次之篇章又次之后妃又次之終之以鵲巢騶虞大畧即舉周南一篇槩括論列引申以及其餘三曰傳受備詳齊魯毛韓四家授受世次及後儒訓釋源流四曰文體凡三百篇中句法之長短篇章之多寡措辭之異同用字之體例皆臚舉而詳之頗類劉勰文心雕龍之體蓋說經之餘論也伯璵尚有毛詩斷章二卷見崇文總目稱其取春秋斷章之義鈔取詩語彙而出之蓋即李石詩如例之

類宋熊克嘗與昆陵沈必豫欲合二書刻之而斷章一書竟求之不獲乃先刻指說此本末有克跋蓋即從宋本傳刻也克即著中興小歷者別見史部編年類中其刻此書時方分教于京口故跋稱刻之泮林云乾隆四十一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毛詩指說

興述　解說

傳受　文體

興述第一

王澤竭而詩不作者謂幽厲之後周室大壞不能賞善罰惡諷刺無益故也詩樂相通可以觀政矣古之王者發言舉事左右書之猶慮臣有曲從史無直筆於是省方巡狩大明黜陟諸侯之國各使陳詩以觀風又置采詩之官而主納之申命瞽史習其箴誦廣聞教諫之義也人心之哀樂王政之得失備於此矣然詩者樂章也不起鴻荒之代始自女媧笙簧神農造瑟未即音曲焉乎文詞然嬰兒有善則鳳自舞其來尚矣夫大樂與天地同和後代聖人從而明之耳上皇道質人無所感雖形謳歌未寄文字俗薄政煩歌謳理切六代之樂同功

異用前者超忽莫得而傳虞舜之書始陳詩詠五絃之
瑟以歌南風其文詳也自殷周洎於魯僖六詩該備而
運鍾治亂時有夷險感物而動人之常情升平則聞雅
頌之音喪亂惟陳怨刺之作故何休云男女怨恨相從
而相歌之飢者飽其食勞者歌其事是也使老而無子
者求詩於巷黨之間聞之於鄉鄉傳於邑邑達於國國
升於王王不下堂而知率土之勞逸矣初周公制禮以
著樂章雅頌之音播於管絃薦於郊國而太師主職及

天厭周德禮壞樂崩春秋之際舊章泯絕司馬遷曰古
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繁重可通於義者采而錄之遂
自稷契之功次取殷周之盛次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
故用關雎為首奄有邦家而收牧馬之類凡所刪定三
百一十有一篇合於宮商書之玉版樂正雅頌各得其
所范甯曰仲尼因魯史而修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其
言近之矣夫四國所陳臣下所獻出自百家辭生鄙俚
豈能盡善若不刊正無裨國風又遭暴秦並為煨燼而
詩同樂章布於人口三百之外唯亡六篇比諸典籍未
為殘滅詩者温柔敦厚之教曰思無邪若不繼跡王業
何得謂之為雅三代之封建九土星分六服諸侯唯存
十五國而已荆徐吳越僭窃名位杞莒滕薛用夷禮
江黄道柏陷於楚服不與諸夏同風蓋亦沒而不取也
周德薄而淺自取削滅者夫復奚言焉

解說第二

詩含神霧云詩者持也在於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諷刺

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鄭玄云詩者承也政善則下
民承而讚詠之政惡則諷刺之梁簡文云詩者思也辭
也發慮在心謂之思言見其懷抱者也在辭為詩在樂
為歌其本一也故云作好歌以訊之是也詩人先繫其
辭然後播之樂曲大康之亂五子之歌文近於詩載於
夏典殷湯之盛而有頌聲文武克成王業周公能致太
平四始六義煥然昭著幽厲板蕩則變雅著自茲以往
美刺相雜矣

諸侯之詩謂之國風校其優劣以為次序周召二南之風聖人之詩以為正經故處衆國之首邶鄘衛居殷之舊地畿內方千里比諸侯為大故次二南黍離謂王風敷宗周之傾覆卜洛之地不過六百既狹於衛用以次之平王東遷晉鄭是依鄭武公有功於王室故次王風齊封營丘初有百里周公斥大九州之地加太公之後地居五百小於王國亦次鄭魏國為晉獻公所滅晉滅同姓見貶故升魏於晉之上晉唐叔受桐葉之封地有四百既小於齊又居魏後秦雖處西戎能救周室平王東遷之後以豐鎬之地賜之周畿之內地方八百比晉則為不可故宜次之陳本侯爵雖備三恪之裔至於哀公荒淫不恤民事故劣於秦是用次之檜子爵昭公奢侈好任小人土地侵削故居陳後豳詩是周公遭流言之作且以救亂別繼公劉故處國風之後列在小雅之前也

王者之詩謂之雅王政之事大小不同歌小事用小雅歌大事用大雅大雅所陳文王之代保先王之福禄崇嚴配之廣孝醉酒飽德能官用士澤及四海仁及草木皆天子之大政也小雅周公成王之詩享食賓客勞來羣臣燕賜以懷諸侯征伐以衛中國天子之小事也國風是諸侯之事不得分為大小頌是成功之美其事本無大小閟正風正雅頌聖人之詩為變風雅既有正頌亦有正自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為正風直言其德而無美自鹿鳴至菁菁者莪為正小雅文王受命至卷阿為正大雅清廟至般為正頌也然頌聲從風雅而來故二南之風為正繼變風之作齊衛為始齊哀公當懿王之時衛頃公即夷王之代有正即有變風雅既有變頌亦有變自王衛至豳詩為變風自六月之詩至何草不黃為變小雅自民勞至召旻為變大雅風雅之變自豳公劉故處國風之後列在小雅之前尤甚魯殷為變頌多聖人不合稱變為惑於流言避居東都用陳先公之化陳變亂之辭也

感悟成王然後迎周公以致太平故同於變風猶不得
為變雅也頌者本為太平盛德之事如天地之無不覆
載和樂興而頌聲作矣在天子之德諸侯所致魯以周
公故用四代禮樂同於天子亦得郊天僖公又能修伯
禽之法復周公之土宇故録其詩之頌繼周王之末
詩者有四始始者正詩也謂之正始周召二南國風之
正始鹿鳴菁菁者莪為小雅之正始文王受命至卷阿
為大雅之正始清廟至般為頌之正始此詩陳聖人之
德為功用之極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正由此始也
風賦比興雅頌謂之六義賦比興是詩人制作之情風
雅頌是詩人所歌之用諸侯稟王政風化一國謂之為
風王者制法於天下謂之為雅頌者容也賦者數也指
事而陳布之也然物類相從善惡殊態以惡類惡名之
為比墻有茨比方是子者也以美閎美謂之為興歎詠

盡韻善之深也聽關雎聲和知后妃能諧和衆妾在河
州之潤遠喻門壺之幽深鶩騖于飛陳萬化得所此之
類也
周者地名周之先本自后稷始播穀堯封之邰世傳其
稷官至曾孫公劉當夏之衰世乃失其職居豳豳即邠
也在戎狄之間能修后稷之業至殷為戎狄所迫扶老
携幼而從於周周即岐山之南人皆歸之卒成王業太
王之子季歷殷王帝乙之時受命於雍州東西之伯而
文王由江南汝漢之諸侯梁雍荆徐揚豫六州已被文
王之化天下三分有其二矣而猶服事於殷文王述職

行至於豐受赤雀銜書之瑞蒞決虞芮之訟以此為受
命之年築室於豐將岐周故地賜周公召公為食采邑
使施先君之教其詩繫之周召二公行教自岐而南六
州之民其性不等得聖人之化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
謂之召南太王王季厚於仁賢文王在諸侯之中而行
王化顧云道隔東鄰三方自絶於日月當此之時西有
昆夷羌戎之患北有獫狁匈奴之難東阻獨夫之紂其
化始自岐周漸於江漢時屬關右扶風美陽縣太王避

狄而居之也

詁者古也謂古人之言與今有異古謂之厥今謂之其古謂之權輿今謂之始是也訓者謂別有意義與爾雅一篇略同肅肅敬也雍雍和也戚施面柔也蘧蒢口柔也無念念也之子是子也此謂之訓也傳者注之別名也傳承師說謂之為傳出自己意即為注起孔安國注化書稱之為傳但非經之闕書亦謂之傳況義孚何晏杜元凱名為集解蔡邕注月令謂之章句范甯注穀梁謂之解何休注公羊為學鄭玄謂之箋亦無義例述作之體不欲相因耳

序者緒也如繭絲之有緒申其述作之意也亦與義同今學者以為大序皆是子夏所作未能無惑如關雎之序首尾相結冠束二南故昭明太子亦云大序是子夏全制編入文什其餘衆篇之小序子夏唯裁初句耳至也字而止葛覃后妃之本也鴻雁美宣王也如此之類是其義軍法十人為什因言成句亦謂之什大畧蓋以十篇為一別耳詩是歌辭皆有曲音故章字音下加十亦有委曲乃謂之句故學記云離經絕句是也頌中無十字之句故謂一言以蔽之續有後語以繼之如途巷之爵里之隔致有禮讓文儒之道其不然乎

篇章之名久矣篇言編也古者無紙籍書於簡亦謂之編簡策重大則分之雅頌章數亦謂之什大畧蓋以十篇為一別耳詩是歌辭皆有曲音故章字音下加十亦是其義軍法十人為什因言成句亦謂之什者後人因加之

以關雎為目者引羣連類也關雎一名王雎亦鵰類也江東謂之鶖幽燕謂之鶖好在水渚汀洲食魚此鳥雄雌之情至甚厚矣然不雙飛並偶不於人前退在河渚之間亦常獨處以喻后妃性行貞專居幽慎獨深悅君子不以容色相授退處閨閤以禮自持而無妒忌諧和衆妾后妃必能知此可以風化天下之人也使夫婦有禮則至性純和生子必孝孝則父子自相親愛事君必忠忠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禮行天下此是因后妃之本

成王化之端也

后妃者王者夫人之號后者君也尊親也又后者後也六宮皆居閨天子路寢之後則百斯男繼後嗣也顓頊之時未聞后妃之號帝嚳始序星辰象天官后妃有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即后也餘三者以為妃即三夫人也舜不立正妃唯置三夫人也後世就一人上又加其三為三夫人置九嬪掌婦人之法度殷人於九嬪之上又加其三二十七世婦廣其子孫繼世不絕之名周又因世婦加置八十一御女為百二十人次序而進侍王之燕息后即古之正妃不在數中其內職皆擬外官三夫人比三公九嬪比九卿二十七世婦比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御女比八十一元士此周公之制王治外政后修內職

龍麟鳳龜白虎為五靈之長乃聖王之嘉瑞升平之世王者有德應期而至若后妃行關雎之化天下信厚守禮至衰微之世猶如龍麟至之時關雎之德能感麟者

也趾者足也皆有足而能至也以五行言之禮屬南方火信屬中央土火則生於土循其母則感其子而應至麟者屬信而應禮也其形似麋麋即大獐也似牛一角角頭有肉示有武而不用也黃色圓蹄音中黃鍾行中規矩不折生草不害生蟲不羣居不侶行如君子之不黨也不入穽陷如聖人有周身之防也周室信厚仁及草木政之所應也

鵲巢感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義屬西方金毛蟲關長

亦不害生物應至信之德亦是土生金也天子蒐田以時雖馳五豝一發而止不忍殺傷思欲騶虞也關雎所感即后妃之化行也鵲巢所感亦夫人之化行也不云夫人者亦從略也天子發射不至於五喻取賢多也

傳受第三

傳曰仲尼沒而微言絶七十子終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古之學者口相師受或文字假借言音有殊各自專門是生同異而秦季焚書之後故名有魯

詩韓詩毛詩齊詩四家之說始皇三十四年焚書三十五年坑儒天下莫有挾藏詩書者漢文始除挾書之令又河間獻王多得古書獻之於嚴穴自景武之世方徵儒術典籍亦多或藏之於屋壁或得此而興焉魯人培音浮公初與楚元王劉交俱受詩於浮丘伯丘伯齊人秦時諸生本荀卿門人吕太后召入南宮說詩又遣太子郢與申公俱詣長安終其業及郢為楚王又使申公傳太子戊申公為詩作詁訓而無其傳傳即義注也申公拜太中大夫時年八十餘矣秦時博士官猶有三千人如今太學生耳公作訓詁不能解詩之意號曰魯詩教於鄉里弟子為大官博士者十有餘人王臧官至郎中令趙綰御史大夫孔安國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内史魯賜東海太守皆弟子也武帝以安車蒲席輪徵

得逃難者皆年老居家恐不能至以蒲席裹車輪而徵之安車小車皆坐乘駟馬之車則立乘古之老臣未聽致仕者適四方乘安車申公授江公瑕丘人江公授韋賢賢授子玄成並為丞相扶陽侯玄成傳兄子賞賞以詩授昭帝為御史大夫賞傳至王式式為昌邑王師式傳褚少孫及薛廣德廣德為御史大夫少孫沛人為博士又續司馬遷史記號褚先生薛廣德授龔舍舍楚人為太山太守齊人轅固生漢景帝博士後為清河太守為詩作傳號曰齊詩授夏侯始昌始昌為昌邑王太傅始昌授后倉東海郯人世為博士倉授翼奉下邳人為諫議大夫又授蕭望之又授匡衡子咸又能明詩衡授師丹琅邪人為大司空後漢陳元方亦學齊詩燕人韓嬰漢文帝時為博士後為常山王太傅廣推詩意作内外傳數萬言號曰韓詩其孫商亦以詩為博士淮南貫音肥生初受之好韓詩燕趙之間言詩皆宗之趙生閎趙生傳蔡誼誼亦為丞相以詩授昭帝及王吉琅邪人昌邑中尉益州刺史亦受齊詩魯人毛公於其家作詩詁訓故曰毛詩解詁訓又注詩義總名之為詁訓傳云河間人也河間獻王見而深好之獻王名德景帝之子趙人毛萇傳其業號小毛公為獻王博士在漢朝故毛詩不列於國庠唯齊魯韓三家得立學官太學諸生隨其所習小毛公

傳同郡賈長卿長卿傳賓人解延年延年阿武令延年授徐敖敖為開風亦學於江公以詩別傳王式敖授陳俠九江人王莽始自仲尼刪詩以授子夏故子夏作關雎大序及諸篇小序歷四傳至大毛公一云子夏授魯人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仲子即子思之弟子也孟仲子二傳至趙人荀卿卿六傳至大毛公未知孰是漢平帝時毛詩始立興於齊梁迄於皇唐齊詩無人魯詩沒而魏晉不播江左韓詩雖存無傳習之者後漢鄭衆賈逵馬融皆作毛詩傳鄭注周禮逵字景伯為侍中父徽字元伯潁陰人作左氏條例自鄭玄作箋而三家之傳廢矣魏太常王肅又述毛公義而駁鄭氏之非晉孫毓為詩評十卷論毛鄭王三家異同毓北海人為長沙太守宋徽士周續之及雷次宗並作詩序義續之鴈門人也與次宗俱事廬山惠遠次宗於雞籠山授南齊太祖江熙謝沈各注二十卷沈會稽人東晉時為著作郎陸璣作草木疏二卷亦論蟲魚鳥獸然土物所生耳目不及相承迷悞明體乖殊十得六七而已璣字元恪吳郡人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崔靈恩撰諸家集注二十四卷靈恩梁桂州刺史沈重及徐爰作音義重吳興人爰至大中大夫梁武帝作詩大義四十卷鄭

玄又述詩意兼國風土地氏族作詩譜一卷近代闕集諸家牙興理致淺薄者恐非警策之要不復遍舉也又有解題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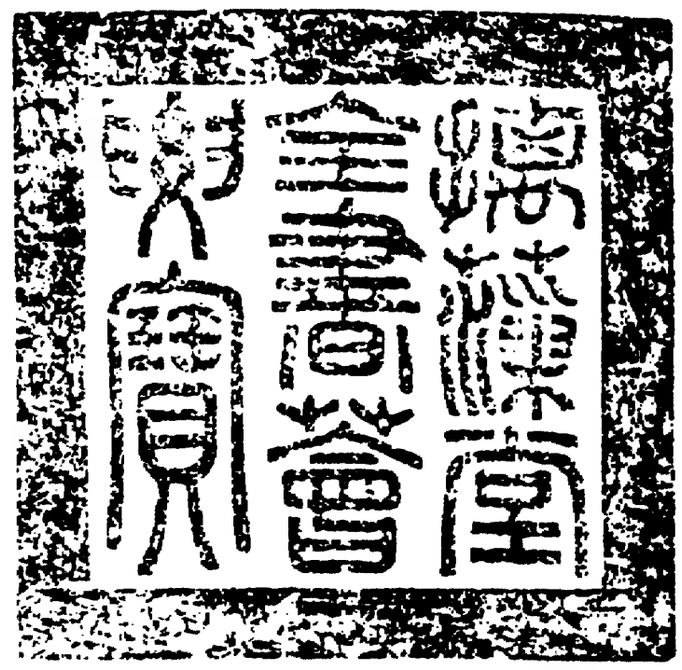
文體第四

虞書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此君臣戒歌詩之漸也詩發於言言繫乎辭裁成曲度謂之文章引而伸之以成歌詠歌有折中音有清濁音律相諧即樂之用也發一字未足舒懷至於二音始成句矣頌中有肇禋二字是也三言成句夜未央綏萬邦思無邪振鷺終篇是也四言成句其類滋多五言成句者誰謂雀無角是也六言成句者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七言成句如彼築室于道謀不敢効我友自逸我生之初尚無造是也八言成句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是也不至九字十言者聲長氣緩難合雅章文篇之大小依章之多少或一章為五篇烈祖玄鳥是也或二章為一篇騶虞渭陽是也多不過正月之詩又桑柔十六章是也句之內少者茉

苟闕於二句耳多者載芟之詩三十一句閟宮三十八句不過於是也或重章共述一事采蘋是也或一事而有數章甘棠之詩是也又首章同而末異者東山之詩是也又首章異而末同者漢廣之詩是也及乎辭餘語助者詩書同有之已焉哉謂之何哉閟之深也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加乎而二字為助者悔之深也其樂只且美之深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椒聊且遠條且與只皆助語也用矣字為助者出自口矣顏之厚矣用之字者左右流之寤寐求之是也用也字者何其處也必有以也允矣君子展也大成用其字者夜如何其其亦助語也用止字者征夫勞止女心傷止用者字者有翩者鵻有苞者狐又曰知我者謂我心憂是也又以語助連正韻者其虛其邪既亟只且又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逸詩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神之格思不可度思思而皆助語也用兮字者多處一句之下少處一句之中美目盼兮儀既成兮又曰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

為兮是也曰居月諸亦助語也詩韻乖者閒　聽音同於二句耳多者載芟之詩三十一句閟宮三十八句不過於是也或重章共述一事采蘋是也或一事而有數章甘棠之詩是也又首章同而末異者東山之詩是也又首章異而末同者漢廣之詩是也及乎辭餘語助者詩書同有之已焉哉謂之何哉閟之深也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加乎而二字為助者悔之深也其樂只且美之深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椒聊且遠條且與只皆助語也用矣字為助者出自口矣顏之厚矣擅文章致遠直尚於輕浮鉤深曲歸於美麗蓋餘勇可賈逸氣難收分鑣猶眛於漢初雜體發揮於魏始於是有辭有詠為引為行悲憤則謠吟退効古寓言感興即事陳情今古不同未知其極斯則變中之變也雖無美刺之目並屬詩家之流故備論之耳

毛詩指說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監生臣徐　松

缺　页

毛詩本義

〔宋〕歐陽修撰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要

經部

詩本義卷一至五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詩本義目録

卷一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兎罝　汝墳　麟之趾　漢廣　汾斯　采蘋

卷二

鵲巢　草蟲　行露　摽有梅　野有死麕　駉牧　柏舟　擊鼓　匏有苦葉　北風　靜女

卷三

新臺
牆有茨
考槃
竹竿
兎爰
丘中有麻
卷四
叔于田
羔裘
女曰雞鳴
褰裳
東方之日
南山
揚之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子衿
蟋蟀
揚之水
采苓
蒹葭
卷五
東門之枌
衡門
防有鵲巢
匪風
二子乘舟
相鼠
氓
揚之水
采葛
候人
鴟鴞
伐柯
狼跋
卷六
鹿鳴
常棣
天保
湛露
沔水
卷七
斯干
節南山
十月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卷八
巧言
鳲鳩
破斧
九罭
鴇羽
無羊
正月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鴛鴦
采菽
采芑
車攻
吉日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牡
皇皇者華

蓼莪
四月
鼓鍾
鴛鴦
卷九
青蠅
采菽
菀柳
白華
角弓
賓之初筵
那
酌
維天之命
天作
思文
臣工
敬之
時邁
烈文
小毖
裳裳者華
車舝
大東
抑
瞻卬
卷十二
維天之命
烈文
時邁
敬之
臣工
思文
天作
小毖
裳裳者華
車舝
桑柔
卷十三
長發
烈祖
有駜
烈文
天作
時邁
思文
敬之
臣工
小毖
周頌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臣工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卷十四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臣工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卷十五
序問
魯問
魯頌
本末論
時世論

卷十
漸漸之石
文王
棫樸
皇矣
鳧鷖
假樂
生民
思齊
卷阿
卷十一
蕩

詩解統序
周召分聖賢解　王國風解
十五國次解　定風雅頌解
十月之交解　魯頌解
商頌解
附録
詩圖總序
鄭氏詩譜
後序
臣等謹按毛詩本義十六卷宋歐陽修撰修
事迹具宋史是書凡為説一百十有四篇統
解十篇時世本末二論豳魯序三問而補亡
鄭譜及詩圖總序附於卷末自唐以來説詩
者莫敢議毛鄭雖老師宿儒亦謹守小序之
文至宋而新義日增舊説幾廢推原所始實
發於修然修之言曰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
為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因其失傳而
妄自為説者經師之末也學者得其本而通
其末斯善矣否則鬬其所疑焉可也又曰先
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固已多矣盡其説
而理有不通然後以論正之是修作是書本
出於和氣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論未嘗輕
議二家之短長而亦不曲狥二家之疎謬其
所訓釋往往得詩人之本志後之學者或務
立新奇自矜神解至于王柏之流乃併聖經
而亦疑之遂使周南召南俱遭刪竄則變本
加厲之過固不得以濫觴之始歸咎于修矣
乾隆四十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詩本義卷一

宋 歐陽修 撰

關雎

論曰為關雎之說者既差其時世至於大義亦已失之蓋關雎之作本以雎鳩比后妃之德故上言雎鳩在河洲之上關關然雄雌和鳴下言淑女以配君子以述文王太姒以為好匹如雎鳩雄雌之和諧爾毛鄭則不然謂閨深宮之善女皆得進御於文王所謂淑女者是三夫人九嬪御以下衆宮人爾然則上言雎鳩方取物以為比興而下言淑女自是三夫人九嬪御以下則終篇更無一語以及太姒且關雎本謂文王太姒而終篇無一語及之此豈近於人情古之人簡質不如是之迂也先儒辨雎鳩者甚衆皆不離於水鳥惟毛公得之曰鳥摯而有別謂水上之鳥捕魚而食鳥之猛摯者也而鄭氏轉釋摯為至謂雌雄情意至者非也鳥獸雌雄皆有情意孰知雎鳩之情獨至也哉或曰詩人本述后妃淑善之德反以猛摯之物比之豈不戾哉對曰不取其摯取其別也雎鳩之在河洲聽其聲則和視其居則有別此詩人之所取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鄭氏見詩有荇菜之文遂以琴瑟鍾鼓為祭時之樂此孟子之所誚也

本義曰詩人見雎鳩雌雄在河洲之上聽其聲則關關然和諧視其居則常有別有似淑女匹其君子不淫其色亦常有別而不黷也淑女謂太姒君子謂文王也參差荇菜左右流之者言后妃采彼荇菜以供祭祀以其有不妒忌之行左右樂助其事故曰左右流之也流求也此淑女與左右之人常勤其職至日夜寢起不忘其事故曰寤寐求之輾轉反側之類是也后妃進不淫其色以專君退與左右勤其職事能如此則宜有琴瑟鍾鼓以友樂之而不厭也此詩人愛之之辭也關雎周衰

之作也太史公曰周道缺而關雎作蓋思古以刺今之詩也謂此淑女配於君子不淫其色而能與其左右勤其職事則可以琴瑟鍾鼓友樂之爾皆所以刺時之不然先勤其職而後樂故曰關雎樂而不淫其思古以刺今而言不迫切故曰哀而不傷

葛覃

論曰葛覃之首章毛傳為得而鄭箋失之葛以為絺綌爾據其下章可驗安有取喻女之長大哉黃鳥栗留也麥黃棋熟栗留鳴蓋知時之鳥也詩人引之以志夏時草木盛葛欲成而女功之事將作爾豈有喻女有才美之聲遠聞哉如鄭之說則與下章意不相屬可謂衍說也卒章之義毛鄭皆通而鄭說為長

本義曰詩人言后妃為女時勤於女事見葛生引蔓于中谷其葉萋萋然茂盛葛常生于叢木之間故又仰見叢木之上黃鳥之聲喈喈然知此黃鳥之鳴乃盛夏之時草木方茂葛將成就而可采因時感事樂女功之將作故其次章遂言葛以成就刈濩而為絺綌也其卒章之義毛鄭之說是矣

卷耳

論曰卷耳之義失之久矣云卷耳易得頃筐易盈而不盈者以其心之憂思在於求賢而不在於采卷耳此荀卿子之說也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也臣下出使歸而宴勞之此庸君之所能也國君不能官人於列位使后妃越職而深憂至勞心而廢事又不知臣下之勤勞闕宴勞之常禮重貽后妃之憂傷如此則文王之志荒矣序言知臣下之勤勞以詩三章考之如毛鄭之說則文意乖離而不相屬且首章方言后妃思欲君子求賢而置之列位以其未能也故憂思至深而忘其手有所采二章三章乃言君能以罍觥酌罰使臣與之飲樂則我不傷痛矣前後之意頓殊如此豈其本義哉

本義曰卷耳易得頃筐小器也然采采而不能頓盈后

妃以采卷耳之不盈而知求賢之難得因物託意諷其君子以謂賢才難得宜愛惜之因其勤勞而宴犒之酌以金罍不為過禮但不可以長懷於飲樂爾故曰維以不永懷養愛臣下慰其勞苦而接以恩意酒歡禮失既罰以為樂亦不為過而於義未傷故曰維以不永傷也所以宜然者由賢者臣勤國事勞苦之甚如卒章之所陳也詩人述后妃此意以為言以見周南君后皆賢其宮中相語者如是而已非有私謁之言也蓋疾時之不然

樛木

論曰毛傳葛藟蔓尤為簡略然以其簡故未見其失鄭箋所說皆詩意本無考於序文亦不述雖詩之大義未甚失然於說為衍也據序止言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爾鄭謂常以善言逮下而安之又云衆妾上附事之而禮儀俱盛又云能以禮樂樂其君子使福祿所安考詩及序皆無此意凡詩每章重復前語甚多乃詩人之

常爾豈獨於此二章見殷勤之意故曰衍說也

螽斯

論曰螽斯大義甚明而易得惟其序文顛倒遂使毛鄭本義曰詩人以樛木下其枝使葛藟得托而並茂如后妃不嫉妒下其意以和衆妾衆妾得附之而並進於君子后不嫉妒則妾無怨曠云樂只君子福祿綏之者衆妾愛樂其君子之辭也

螽斯

論曰螽斯大義甚明而易得惟其序文顛倒遂使毛鄭從而解之失也螽蝗類微蟲爾詩人安能知其心不妒忌此尤不近人情者執螽多子之蟲也大率蟲子皆多詩人偶取其一以為比爾所比者但取其多子似螽斯也據序宜言不妒忌則子孫衆多如螽斯也今其文倒故毛鄭遂謂螽斯有不妒忌之性者失也振振羣行貌繩繩齊一貌蟄蟄衆聚貌皆謂子孫之多而毛訓仁厚戒慎和集皆非詩意其大義則不遠故不復云

兔罝

論曰兔罝小人之賤事也士有既賢且武又有將帥之

德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其謀慮深長可以折衝禦難於未然若鄰國有來相侵則可使往而和好以平其患及國有出兵攻伐則又可用為策謀之臣論其材智可為難得之臣也有人如此棄而不用使在田野張罝椓杙貶小人鄙賤之事則周南國君詩可以刺矣亦何所美哉如鄭箋所謂武夫者論材較德在周之盛不過方叔召虎吉甫之徒三數人而已春秋所載諸侯之臣號稱賢大夫者亦不過國有三數人而已今為詩說者泥於序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之語因以為周南之人舉國皆賢無復君子小人之別下至兔罝之人皆負方叔召虎吉甫春秋賢大夫之材德則又近誣矣就如其說則舉國人人可用卷耳后妃又安用輔佐君子求賢審官至於憂勤者乎肅肅嚴整貌而毛傳以為敬且布罝椓杙何容施敬亦其失也春秋左氏傳晉郤至為楚子反言天下有道則諸侯有享宴以布政成禮而息民此公侯所以扞城其民也及其亂也諸侯貪冒爭尋常以盡民則略其武夫以為腹心二者皆引赳赳武夫之詩以為言如郤至之說則公侯扞城為美公侯腹心為刺是兔罝一篇有美有刺郤左皆毛鄭前人其說如此與今詩義絕郤至所引纔詩四句疑當時別自有詩亦為此語故今不敢引據第考今詩序文以求詩義亦可見矣

本義曰捕兔之人布其網罟於道路林木之下肅肅然嚴整使兔不能越逸以興周南之君列其武夫為國守禦赳赳然勇力使姦民不得竊發爾此武夫者外可以扞城其民內可以為公侯好匹其忠信又可倚以為腹心以見周南之君好德樂善得賢衆多所任守禦之夫猶如此也

漢廣

論曰據序但言無思犯禮者而鄭箋謂犯禮而往正女將不至則是女皆正潔男獨有犯禮之心焉而行露序亦云強暴之男不能侵陵正女如此則文王之化獨能

使婦人女子知禮義而不能化男子也此甚不然蓋當紂時淫風大行男女相奔犯者多而江漢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不相侵如詩所陳爾夫政化之行可使人顧禮義而不敢肆其欲不能使人盡無情欲心也紂時風俗男女恣其情欲而相奔犯今被文王之化男子雖悅慕游女而自顧禮法不可得而止也考詩三章皆是男子見出游之女悅其美色而不可得爾若鄭箋則不然其一章乃云男欲犯禮而往二章三章乃云欲擇尤正潔者使嫁我則一篇之中前後意殊且序但云無思犯禮本無欲女嫁我之意蓋雖正女無不嫁之理苟以禮求婚安得不嫁由鄭以于歸為嫁乃失之爾

本義曰南方之木喬而不可息漢上之女美而不可求

我欲刈其尤翹翹者衆女雜遊我欲得其尤美者既知不可得乃云之子既出遊而歸我則願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為執鞭猶忻慕焉者是也既述此意矣末乃陳其不可之辭如漢廣而不可泳江永而不可方爾蓋極陳男女之情雖有而不可求則見文王之政化被人深矣

汝墳

論曰序言婦人能閔其君子謂周南之大夫以國事勤勞於外者然則所謂婦人者大夫之妻也如鄭氏之說伐薪非婦人之事意謂此婦人不宜伐薪而令伐薪如君子之賢不宜處勤勞而令處勤勞其意如此乃是直謂周南大夫之妻自出伐薪爾為國者必有尊卑之別大夫之妻自伐薪雖古今不同其必不然理不待論則鄭說之失可知矣矧賢者固當勤勞於國而反謂非其事則又違勉之以正之言也鄭氏又以王室如燬此一章之義明矣其二章云薪刈其楚者言衆薪錯雜我欲刈其尤翹翹者衆女雜遊我欲得其尤美者既知不可得乃云之子既出遊而歸我則願秣其馬此悅慕之事爾紂雖虐刑必不為周誅避事之臣茲理亦有所不通矣

本義曰周南大夫之妻出見循汝水之墳以伐薪者為勞役之事念己君子以國事奔走於外者其勤勞亦可知思之欲見如飢者之思食爾其二章云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者謂君子以國事奔走於外者其勤勞亦可我遐棄者謂君子以事畢來歸雖不我遠去我亦不敢偷安其私故卒章則復勉之云魚勞則尾赤今王室酷烈如火之將焚紛雖如此而周南父母之邦自當宣力勤其國事以圖安澔

麟之趾

論曰孟子去詩世近而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今序意多同故後儒異說為詩害者常賴序文以為證然至於二南其序多失而麟趾騶虞所失尤甚特不可以為信疑此二篇之序為講師以已說汩之不然安得繆論之如此也據詩直以國君有公子如麟有趾澔更無他義也若序言關雎之應乃是關雎化行天下太平有瑞麟出而為應不惟怪妄不經且與詩意不類關雎麟趾作非一人作麟趾者了無及關雎之意故前儒為毛鄭學者自覺其非乃為曲說云實無麟應太史編詩之時假設此義以謂關雎化成宜有麟出故借此麟趾之篇列於最後使若化成而麟至爾然則序之所述乃非詩人作詩之本意是太史編詩假設之義也毛鄭遂執序意以解詩是以太史假設之義解詩人之本義宜其失之遠也如毛言麟以足至者鄭謂角端有肉示有武而不用者尤為衍說此篇序既全乖不可引據但直考詩文自可見其意

本義曰周南風人美其國君之德化及宗族同姓之親皆有信厚之行以輔衛其公室如麟有足有額有角以輔衛其身澔其義止於此也他獸亦有蹄角然亦不以為比而遠取麟者何哉麟遠人之獸也不害人物而希出故以為仁獸所以詩人引之以謂仁獸無關害之心尚以蹄角自衛如我國君以仁德為國猶須公族相輔衛爾

詩本義卷一

詩本義卷二

宋 歐陽修 撰

鵲巢

論曰據詩但言維鳩居之而序言德如鳲鳩乃可以配鄭氏因謂鳲鳩有均一之德以今物理考之失自序始而鄭氏又增之爾且詩人本義直謂鵲有成巢鳩來居之爾初無配義況鵲鳩異巢類不能作配也鳩之種類最多此居鵲巢之鳩詩人不直謂之鳩以今鳩考之詩人不繆但序與箋傳誤爾且鳲鳩爾雅謂之秸鞠而諸家傳釋或以為布穀或以為戴勝今之所謂布穀戴勝者與鳩絶異惟今人直謂之鳩者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於樹上架構樹枝初不成窠巢使以生子往往墜鸇殞雛而死蓋詩人取此拙鳥不能自營巢而有居鵲之成巢者以為興爾今鵲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在於物理容有鳩來處彼空巢古之詩人取物比興但取其一義以喻意爾此鵲巢之義詩人但取鵲之營巢用功多以比周室積行累功以成王業鳩居鵲之成巢以比夫人起家來居已成之周室爾其所以云之意以興夫人來居其位當思周室創業積累之艱難宜輔佐君子共守而不失也此意詩雖無文但詩既言鵲成巢之用功多而鳩乃來居之則其意自然可見下言百兩者述其來歸之禮甚盛美其得正也

草蟲

論曰草蟲阜螽異類而交合詩人取以為戒而毛鄭以為同類相求取以自比大夫妻實已嫁之婦而毛鄭以為在塗之女其於大義既乖是以終篇而失也蓋由毛鄭不以序意求詩義既失其本故枝辭衍說文義散離而與序意不合也序意止言大夫妻能以禮自防爾而毛鄭乃言在塗之女憂見其夫而不得禮又憂被出而歸宗皆詩文所無非其本義案爾雅阜螽謂之蠜草蟲謂之負蠜負形皆似蝗而異種二者皆名為螽其生於

陵阜者曰阜螽生於草閒者曰草蟲形色不同種類亦異故以阜草別之凡蟲鳥皆於種類同者相匹偶惟此二物異類而相合合其所不當合故詩人引以比男女之不當合而合者爾

本義曰名南之大夫出而行役妻留在家當紂之末世淫風大行彊暴之男侵陵貞女淫泆之女犯禮求男此大夫之妻能以禮義自防不為淫風所化見彼草蟲喓喓然而鳴呼阜螽趯趯然而從之有如男女非其匹偶而相呼誘以淫奔者故指以為戒而守禮以自防閑以待君子之歸故未見君子時常憂不能自守既見君子然後心降也其曰陟彼南山采蕨采薇云者婦人見時物之變新感其君子久出而思得見之庶幾自守能保其全之意也

行露

論曰行露據序本為美召伯能聽訟而毛氏謂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鄭氏謂物有似而非者士師所當審乃是名伯不能聽審耳至其下章但云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則了無聽訟之意與序相違且鄭又謂露濕道中是二月嫁娶之時且男女淫奔豈復更須仲春合禮之月又謂六禮之來彊委之且肆其彊暴以侵陵豈復猶備六禮何其說之迂也詩人本述紂世禮俗大壞及文王之化既行而淫風漸止然彊暴難化之男猶思犯禮將加侵陵而女能守正不可犯自訴其事而名伯又能聽決之爾若如毛鄭之說雖有媒妁而言約未許不待期要而彊行六禮乃是男女爭婚之訟爾非訴彊暴侵陵之事也且男女爭婚世俗常事而中人皆能聽之豈足當詩人之所美乎

本義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者正女自訴之辭也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者以興事有非意而相干者也女子自言我當多露之時豈不欲早夜而出行猶以露多將被霑汙而不行其自防閑以保其身如此然不意強暴之男與我本無室家之道遽欲侵陵於我

迫我興此獄訟雖然事終獲辯者由召伯聽訟之明也
事獲辯者室家不足與下章亦不女從是也所謂非意
相干者謂雀無角不能穿屋矣今乃以咮而穿我屋謂
鼠無牙不能穿墉矣今乃穴垣而居是皆出於不意也
謂彼男子於我本無室家之道今乃直行彊暴欲見侵
陵亦由非意相干也

摽有梅

論曰摽有梅本謂男女及時之詩也如毛鄭之說自首
章梅實七兮以喻時衰二章三章喻衰落又甚乃是男
女失時之詩也序言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
及時則是紂世男女不得及時獨被文王之化者乃得
及時爾且不及時有三說禮儀既喪淫風大行犯禮相
奔者不禁及遭彊暴橫見侵陵則男女有未及嫁娶之
年先時而犯禮者矣世變多故兵既喪亂民不安居與
力不足則男女有過嫁娶之年後時而不得如禮者矣
然則先時後時皆為不及時而紂世男女常是先時犯
禮為不及時而被文王之化變其淫俗男女各得守
禮待及嫁娶之年然後成婚姻為及時爾今毛鄭以首
章梅實七為當盛不嫁至於始衰以二章迫其今為急
辭以卒章頃筐墍之為時已晚相奔而不禁是終篇無
一人得及時者與詩人之意異矣鄭氏又執仲春之月
至夏為過時此又其迂滯者也梅實有七至於落盡不
出一月之間故前世學者多云詩人不以梅實記時早
晚獨鄭氏以為過春及夏晚皆非詩人本義也古者婚
禮不自為主人求我庶士非男女自相求學者可以意
得也

本義曰梅之盛時其實落者少而在者七已而落者多
而在者三已而遂盡落矣詩人引此以興物之盛時不
可久以言召南之人顧其男女方盛之年懼其過時而
至衰落乃其求庶士以相婚姻也所以然者召南之俗
被文王之化變其先時先奔犯禮之淫俗男女各得待
其嫁娶之年而始求婚姻故惜其盛年難久而懼過時

也吉者宜也求其相宜者也今者時也欲及時也謂者相語也遣媒妁相語以求之也

野有死麕

論曰詩序失於二南者多矣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蓋言天下服周之盛德者過半爾說者執文害意遂云九州之內奄有六州故毛鄭之說皆云文王自岐都豐建號稱王行化於六州之內此皆欲尊文王而反累之爾就如其說則紂猶在上文王之化止能自

被其所治然於某首章序則曰天下和平婦人樂有子於麟趾序則曰天下無犯非禮者於騶虞序則曰天下純被文王之化既曰如此矣於行露序則反有彊暴之男侵陵正女而爭訟於桃夭摽有梅序則又云婚姻男女得時又似不應有訟據野有死麕序則又云天下大亂強暴相陵遂成淫風惟被文王之化者猶能惡其無禮也其前後自相牴牾無所適從然而紂為淫亂天下成風猶文王所治不宜如此於野有死麕之序僅可為是而毛鄭皆失其義詩三百篇大率作者之體不過三四爾有作詩者自述其言以為美刺如關雎相

鳧之類是也有作者錄當時人之語以見其事如谷風錄其夫婦之言北風其涼錄去衛之人之語之類是也有作者先自述其事次錄其人之言以終之者如溱洧之類是也有作者述事與錄當時人語雜以成篇如出車之類是也然皆文意相屬以成章未有如毛鄭解野有死麕文意散離不相終始者其首章方言正女欲令人以白茅包麕肉為禮而來以作詩者代正女告人之言其意未終其下句則云有女懷春吉士誘之乃是詩人言昔時吉士以媒道成思春之正女而疾當時不然上下文義各自為說不相結以成章其次章三句言女告人欲令以茅包鹿肉而來其下句則云有女如玉乃是作詩者歎其女德如玉之辭尤不成文理是以失其義也

本義曰紂時男女淫奔以成風俗惟周人被文王之化

者能知廉恥而惡其無禮故見其男女之相誘而淫亂者惡之曰彼野有死麕之肉汝尚可以食之故愛惜而包以白茅之潔不使為物所汚奈何彼女懷春吉士遂誘而汚以非禮吉士猶然彊暴之男可知矣其次言樸樕之木猶可用以為薪死鹿猶束以白茅而不汚二物微賤者猶然況有女而如玉乎豈不可惜而以非禮汚之其卒章遂道其淫奔之狀曰汝無疾走無動我佩無驚我狗吠彼奔未必能動我佩蓋惡而遠却之之辭

騶虞

論曰以下闕

以時發矢射豝下句直數騶虞不食生物若此乃是刺文王曾騶虞之不若也故知毛鄭為失

本義曰召南風人美其國君有仁德不多殺以傷生能

以時田獵而虞官又能供職故當彼叢草茁然而初生國君順時畋于騶圃之中蒐索害田之獸其騶圃之虞官乃翼驅五田豕以待君之射君有仁心惟一發矢而已不盡殺也故詩之首句言田獵之得時次言君仁而不盡殺卒歎虞人之得禮

柏舟

論曰我心匪鑒不可以茹毛鄭皆以茹為度謂鑒之瞽形不能度真偽我心匪鑒故能度知善惡據下章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毛鄭解云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者其意謂石席可轉卷我心匪石席故不可轉卷也然則鑒可以茹我心匪鑒故不可茹文理易明而毛鄭反其義以為鑒不可茹而我心可茹者其失在於以茹為度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茹納也傳曰火曰外景金水內景蓋鑒之於物納景在內凡物不擇妍媸皆納其景時詩人謂衛之仁人其心匪鑒不能善惡皆納善者納之惡者不納以其不能兼容是以見嫉於在側之羣小而獨不遇也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者本謂仁人為羣小所怒故常懼禍而憂心馬如鄭氏云德備而不遇所以慍者則是仁人慍羣小爾以文理考之當是羣小慍仁人也居諸語助也日月詩傳云日乎月乎者是也胡迭而微者謂仁人傷衛日往月來而漸微爾猶言日胰月削也安有大臣專恣日如月然之義哉

擊鼓

論曰擊鼓五章自爰居而下三章王肅以為衛人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辭而毛氏無說鄭氏以為軍中士伍相約誓之言今以義考之當時王肅之說為是則鄭於此詩一篇之失太半矣州吁以魯隱四年二月弒桓公而自立至九月如陳見殺中間唯從陳蔡伐鄭是其用兵之事而謂其阻兵安忍衆叛親離者蓋衛人以其有弒君之大惡不務以德和民而以用兵自結於諸侯言其勢必有禍敗之事爾其曰衆叛親離者第言人心

不附爾而鄭氏執其文遂以為伐鄭之兵軍士離散案春秋左傳言伐鄭之師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兵出既不久又未嘗敗衂不得有卒伍離散之事也且衛人輸出從軍已有怨刺之言其卒伍豈宜相約偕老於軍中此又非人情也由是言之王氏之說為得其義

本義曰州吁以弑君之惡自立內興工役外興兵而伐鄭國數月之間兵出者再國人不堪所以怨刺故於其詩載其士卒將行與其室家訣別之語以見其情云我之是行未有歸期亦未知於何所居處於何所喪其馬若求與我馬當於林下求之蓋為必敗之計也因念與子死生勤苦無所不同本期偕老而今濶別不能為生時又以深厲淺揭喻男女才性賢不肖長幼宜相當乃是刺婚姻不時男女不相當之詩爾且烝父妾奪子婦皆是鳥獸之行悖人倫之理詩人刺之宜為甚惡之辭也宣公烝父妾淫之辭也今鄭氏以匏葉苦濟水深為八月納采問名之豈有婚姻之禮安問男女賢愚長幼相當與否蓋毛鄭二家不得詩人之意故其說失之迂遠也昔魯叔孫穆子賦匏有苦葉晉叔向曰苦匏不才供濟於人而已蓋謂要舟以渡水也春秋國語所載諸侯大夫賦詩多不用詩本義第略取一章或一句假借其言以苟通其意

匏有苦葉

論曰詩刺衛宣公與夫人並為淫亂而鄭氏謂夫人者衛宣姜也宣姜者宣公之父妾也宣公子伋之婦

如鵲巢黍苗之類故皆不可引以為詩之證至於鳥獸草木諸物常用於人者則不應繆妄若貍為物當毛鄭未說詩之前其說如此若穆子去詩時近不應繆妄也今依其說以解詩則本義得矣毛鄭又謂飛曰雌雄走曰牝牡然周書曰牝雞無晨豈為走獸乎古語通用無常也

本義曰詩人以腰匏苦葉以涉濟者不問水深淺惟意所往期於必濟如宣公烝淫夷宣二姜不問可否惟意所欲期於必得不懼滅亡之罪如涉濟者不思及溺之禍也濟盈不濡軌者濟盈無不濡之理而涉者貪於必進自謂不濡又興宣公貪於淫欲身蹈罪惡而不自知也雉鳴求其牡者又興夫人不顧禮義而從宣公如禽鳥之相求惟知雌雄為匹而無親疎父子之別雖雉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士之娶妻猶有禮別宣公曾庶士之不若也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者謂行路之人衆皆涉矣有招之而獨不涉者以待同行不忘其友也以刺夫人忘己所當從而隨人所誘曾行路之人不如也凡涉水者淺則徒行深則舟渡而腰匏以涉者水深而無舟蓋急遽而蹈險者也故詩人引以為比

詩本義卷三

宋 歐陽修 撰

北風

論曰北風本刺衛君暴虐百姓苦之不避風雪相攜而去爾鄭謂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喻君政教暴酷者非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者承上攜手同行之路云其可虛徐而不進乎謂當亟去爾皆民相招之辭而鄭謂在位之人故時威儀寬徐令為刻急之行者亦非也詩人必不前後述衛君臣而中以民去之辭間之若此豈成文理莫赤匪狐莫黑匪烏者鄭謂喻君臣相承為惡如一且赤黑狐烏之自然非其惡也豈以喻君臣之惡皆非詩之本義也

本義曰詩人刺衛君暴虐衛人逃散之事述其百姓相招而去之辭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者民言雖風雪如此有與我相愛好者當與相攜手衛風靜女

論曰靜女之詩所以為刺也毛鄭之說皆以為美既非陳古以刺今又非思得賢女以配君子直言衛國有正靜之女其德可以配人君考序及詩皆無此義然則既失其大旨而一篇之內隨事為說訓解不通者不足怪也詩曰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據文求義是言靜女有所待於城隅不見而徬徨闚其文顯而義明灼然易見而毛鄭乃謂正靜之女自防如城隅則是舍其一章但取城隅二字以自申其臆說闚彤管不知為何物如毛鄭之說則是女史所執以書后妃功過之筆之赤管也以為女史所書是婦人之典法彤管是書典法之筆故云遺以古人之法何其迂也

據詩云靜女其孌遺我彤管所謂我者意是靜女以彤管所貽之人也若彤管是王宮女史之筆靜女從何得以遺人使靜女自有彤管用以遺人則因彤管自媒何名靜女若謂詩人假設以為言是又不然且詩人本以意有難明故假物以見意如彤管之說左右不通如此詩人假之何以明意理必不然也其下文云彤管有煒說懌女美鄭既不能為說遂改為說釋以曲就已義改經就注先儒固已非之矣萇茅之始生而秀者何取其有

始有終毛義既失鄭又附之謂可以供祭祀據詩但言其美澣安有共祭祀之文皆衍說也據序言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謂宣公與二姜淫亂國人化之淫風大行君臣上下舉國之人皆可刺而難於指名以偏舉故曰刺時者謂時人皆可刺也據此乃是述衛風俗男女淫奔之詩爾以此求詩則本義得矣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此彤管是何物也但彤是色之美者蓋男女相悅用此美色之管相遺以通情結好爾

本義曰衛宣公既與二夫人烝淫為鳥獸之行衛俗化之禮義壞而淫風大行男女務以色相誘悅務誇自道而不知為惡雖幽靜難誘之女亦然舉靜女猶如此則其他可知故其詩述衛人之言曰彼姝然靜女約我而俟我於城隅與我相失而不相見則踟躕而不能去又曰彼孌然靜女贈我以彤管此管之色煒然甚盛如女之美可悅懌也其卒章曰我自牧田而歸取彼茅之秀者信美且異矣然未足以比女之為美聊貽美人以為

報爾

新臺

論曰毛傳新臺訓詁而已其言既簡不知其意如何未可遽言其得失至鄭傳釋遂篠為口柔戚施為面柔然後一篇之義皆失國語晉胥臣對文公言遂篠不可使俯（注謂遂篠僂人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注謂戚施僮人不可使仰）與僬僥侏儒矇瞍罷瘖聾瞶僮昏之類皆是人之不幸而身病者故謂之八疾鄭既以為遂篠戚施並斥衛宣公據詩宣

公淫亂不恤國事兵革數起北風刺其虐政衛人怨怒相搆持而叛去二子乘舟又殺伋壽乃是衛之暴君似非柔者其淫於子婦鳥獸之行最為大惡詩人刺之宜加以深惡之言不當但言其口柔面柔而已鄭意自謂邊篠戚施本是病人以口面柔者似之故取以為言爾使宣公口面不柔耶詩人刺其大惡何故委曲取此小疾以斥之使宣公性實柔耶不當兼此二事蓋口柔不能俯則是仰矣又安得戚施面柔不能仰則是俯矣又安得邊篠哉一人之身不容兼此二事此尤可笑者鮮少珍絶訓釋甚明而鄭解鮮為善又改珍為腆以曲成已說此尤不可取也今以毛傳訓詁求詩本義又據毛解卒章則毛雖簡略於義為得

本義曰衛人惡宣公淫其子婦乃臨河上築高臺而遂之以求燕婉之樂使國人見此又或俯面而不欲視之得此猶遇此也言遇此人而俯面不欲視據詩公在臺上其下之人甚衆有仰而視者有俯而不欲視者然則不欲視者惡之尤深

二子乘舟

論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毛謂國人傷二子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據傳言壽伋相繼而往皆見殺豈謂汎汎然不礙引譬不類非詩人之意也宣公奪伋妻為鳥獸之行使伋之齊而殺之伋當逃避使宣公無殺子之事不陷於罪惡乃為得禮若壽者益不當先往而就死二子舉非合理死不得其所聖人之所不取但國人憐而哀其不幸故詩人述其事以譬夫乘舟者汎汎然無所維制至於覆溺可哀而不足尚亦猶語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也詩人之意如此而已不瑕有害毛說是矣

牆有茨

論曰牆有茨文義皆簡而易明由毛公一言之失鄭氏從而附之遂汨詩之本義公子頑通乎宣姜烏獸之行人所共惡當加誅戮然宣姜是國君之母誅公子母之道故不得而誅爾詩人乃暴宣姜之罪傷惠公子母之道故不得而誅爾詩人乃引蒺藜人所惡之草今乃生於牆理當埽除然欲埽除則懼損牆以比公子頑罪當誅戮欲誅則懼傷惠公子母之道其義如此而已所謂毛公一言之失者謂牆所以防非常也且詩人取物比興本以意有難明假物見意爾若謂牆以防非常則雖有蒺藜生其上何害其防非常也且所謂牆以防非常者為內外之限爾若上有蒺藜則人益不可履而踰是於牆反有助爾此豈詩人之本意哉詩人本意但惡公子頑當誅懼有所傷而不得誅如蒺藜當去懼損牆而不得去爾毛公言去之傷牆則近矣

相鼠

論曰經義固常簡直明白而未嘗不為說者迂回汨亂而失之彌遠也相鼠之義不多直刺僖之羣臣無禮儀不知廉恥皆詩所無鼠穴處詩人不以譬高位也本刺無禮儀何取鼠之偷食苟得不知廉恥皆詩所無鼠穴處詩人不以譬高位也本刺無禮儀何取鼠之偷食苟得言鼠有皮毛以成其體而人反無威儀容止以自飭其身豈鼠之不如也人不如鼠則何不死爾此甚嫉之辭也三章之意皆然更無他意也

考槃

論曰考槃本述賢者退而窮處鄭解永矢弗諼以謂捨不忘君之惡永矢弗過謂捨不復入君之朝永矢弗告謂捨不告君以善道如鄭之說進則喜樂退則怨懟乃不知命之很人爾安得為賢者也孔孟常不遇矣所居之國其君名之以禮無不往也顏子常窮處矣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也使詩人之意果如鄭說孔子錄詩必不取也

本義曰考成槩樂也考槩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謂碩人居於山澗之間不以為狹而獨言自謂不忘此樂也碩人之寬澗居雖狹賢者以為寬也永矢弗過者謂安然樂居澗中不復有所他之也永矢弗告者自得其樂不可妄以語人也

氓

論曰氓據序是衛國淫奔之女色衰而為其男子所棄困而自悔之辭也今考其詩一篇始終皆是女責其男之語凡言子言爾者皆女謂其男也鄭於爾卜爾筮獨以謂告此婦人曰我卜汝宜為室家且上下文初無男子之語忽以此一句為男告女豈成文理據詩所述是女被棄逐怨悔而追序與男相得之初殷勤之篤而責其終始棄背之辭云子初來即我謀我既許子而爾乃決以卜筮於是我從子而往爾推其文理爾卜爾筮者甚于嗟女勿無與士耽皆是女被棄逐困而自悔之辭

竹竿

論曰竹竿之詩據文求義終篇無比興之言直是衛女嫁於異國不見答而思歸之詩通其言多述衛國風俗

所安之樂以見已志思歸而不得爾而毛鄭曲為之說常以淇水為比喻詩曰籧篨竹竿以釣于淇毛謂釣以得魚如婦人待禮以成為室家取物比事既非倫類又與下文不相屬詩下文云豈不爾思遠莫致之且衛女嫁在夫家但思意不相厚爾是所謂近而不相得也而詩云遠莫致之故知毛說難通也鄭又以泉源小水當流入淇大水今不入淇而相左右喻女當歸夫家而不見答如鄭此說是以泉源喻女而以淇水喻夫家也若然則小水自不流入淇是衛女自不歸夫家爾義豈得安又其下章云淇水滺滺檜楫松舟謂舟楫相配得水而行如男女相配得禮而備則又以淇水喻禮也不唯淇水喻禮義自不倫且上章以淇水喻夫家下章又以淇水喻禮詩人不必二三其意雜亂以惑人也

本義曰衛女之思歸者述其國俗之樂云有籧篨竹竿以釣于淇者我在家時常出而見之今我豈不思復見之乎而遠嫁異國不得歸爾又言泉淇二水之間衛人之所常遊處也今我嫁在異國與父母兄弟皆不得相近況此二水乎因又思衛女之在其國者巧笑佩玉威儀閒暇樂然於二水之上念已有所不如也又言淇水滺滺然有乘舟而遊者亦可樂也序言思而能以禮者謂雖不見答而不敢道夫家之過惡亦不敢有欲去之心但陳衛國之樂以見思歸之意漏若谷風及氓則多述夫家之過惡也

揚之水

論曰據詩三章周人以出戍不得更代而怨思爾其序言不撫其民者謂勞民以遠戍也鄭氏不原其意遂以不流束薪謂恩澤不行于民且激揚之水本取其力弱不能流移於束薪猶東周政不能名燮諸侯獨使周人遠戍久而不得代爾彼其之子周人謂他諸侯國人之當戍者也曷月還歸者久

而不得代也

兔爰

論曰鄭氏於詩其失非一或不取序文致乖詩義或遠棄詩義專泥序文或序與詩皆所無者時時自為之說兔爰之義據序文及詩本以桓王之時周道衰微諸侯背叛君子惡居亂世不樂其生之詩也而鄭氏泥於王師傷敗之言遂以逢此百罹為軍役之事又以兔雉喻政有緩急且詩言欲寐而不覺其惡時甚矣政有緩急未為大害也矧夫政體自當有緩有急就令寬猛失中詩人未至欲寐而不覺也

本義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羅者歎物有幸不幸也謂兔則爰爰而自得雉則陷身於羅網兔則幸而雉不幸也其曰我生之初尚無為者謂昔時周人尚幸世無事而閒緩如兔之爰爰也我生之後逢此百罹者謂今時周人不幸遭此亂世如雉陷於網羅蓋傷己適丁其時也

采葛

論曰詩人取物為比比所刺美之事漏至於陳已事可以直述不假曲取他物以為辭采葛采蕭采艾皆非王臣之事此小臣賤有司之所為也讒人者害賢材離間親信乃大臣賢士之所懼彼詩人不當引小臣賤有司之事以自陳此毛鄭未得於詩而強為之說爾故毛直以謂采葛者自懼讒而鄭覺其非因轉釋以為喻臣以小事出使者二家之說自相違異皆由失其本義也

本義曰詩人以采葛采蕭采艾者皆積少以成多如王聽讒說積微而成惑夫讒者疏人之所親疑人之所信奪人之所愛非一言可劾一日可為必須累積而後成或漸入而日深或多言之並進故曰浸潤之譖又謂積毀銷骨也是以詩人刺讒常以積少成多為患采葛之義如是而已至於采苓防有鵲巢伯青蠅其義皆然

丘中有麻

論曰留為姓氏古固有之然考詩人之意所謂彼留子嗟者非為大夫之姓留者也莊王事迹略見春秋史記

當時大夫留氏亦無所聞於人其被放逐亦不見其事
既其事不顯著則後世何從知之詩人但以莊王不明
賢人多被放逐所以刺爾必不專主留氏一家及其云
子國則毛公又以為子嗟之父前世諸儒皆無考據不
知毛公何從得之若以子國為父則下章云彼留之子
復是何人父子皆賢而並被放逐在理已無若汎言留
氏舉族皆賢而皆被棄則愈不近人情矣況如毛鄭之
說留氏所以稱其賢者能治麻麥種樹而已矣夫周人
衆矣能此者豈一留氏乎況能之未足為賢矣此詩失
本義曰莊王之時賢人被放逐退處於丘壑國人思之
以為麻麥之類生於丘中以其有用皆見收於人唯彼
賢如子嗟子國者獨留於彼而不見錄其來施施難於
自進也將其來食思其來而錄之也貽我佩玖謂其有
美德也子嗟子國當時賢士之字汎言之也

詩本義卷三

詩本義卷四

宋　歐陽修　撰

叔于田

論曰叔于田之義至簡而明毛鄭於飲酒服馬無所解
說而謂巷無居人者國人注心於叔似如無人處不惟
其說迂踈且與下二章飲酒服馬文義不類以此知非
詩人本意也雖為小失不可不正
本義曰詩人言大叔得衆國人愛之以謂叔出于田則
所居之巷若無人矣非實無人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
仁也其二章又言叔出則巷無可共飲酒之人矣雖有
而不如叔之美且好也其三章又言叔出則巷無能服
馬之人矣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武也皆愛之之辭

羔裘

論曰羔裘晏兮三英粲兮毛鄭皆以三英為三德者本
無所據蓋旁取書之三德曲為附麗爾六經所在三數

甚多苟可曲以附麗則何說不可據詩三章皆上兩言述羔裘之美下兩言稱其人之善其一章曰羔裘如濡洵直且侯者言此裘潤澤信可以為君朝服洵信也至其下言則稱其人曰彼其之子守命不變也其二章曰羔裘豹飾孔武有力言裘所以用豹為飾者以豹有武力之獸也故其下言稱其人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者謂服以武力之獸為飾而彼剛彊正直之人稱其服爾其三章曰羔裘晏兮三英粲兮亦當是述羔裘之美其下言始云彼其之子邦之彦兮者謂稱其服也英美也粲衣服鮮明貌但三英失其義不知其為何物爾故闕其所未詳

女曰雞鳴

論曰女曰雞鳴士曰昧旦是詩人述夫婦相與語爾其終篇皆是夫婦相語之事蓋言古之賢夫婦相語者如此所以見其妻之不以色取愛於其夫而夫之於其妻不說其色而內相勉勵以成其賢也而鄭氏於其卒章知子之來之以為子者是異國之賓客又言豫備珩璜雜佩又言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意皆非詩文所有委曲生意而失詩本義且既解卒章以此又因以宜言飲酒與子偕老亦為賓客斯又泥而不通者也今編考詩諸風言偕老者多矣皆為夫婦之言也且賓客一時相接豈有偕老之理是殊不近人情以此求詩何由得詩之義

本義曰詩人刺時好色而不說德乃陳古賢夫婦相警勵以勤生之語謂婦勉其夫早起往取鳧鴈以為具飲酒歸以相樂御其琴瑟樂而不淫以相期於偕老凡云子者皆婦謂其夫也其卒章又言知子之來相和好者當有以贈報之以勉其夫不獨厚於室家又當尊賢友善而因物以結之此所謂說德而不好色以刺時之不然也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論曰有女同車序言刺忽不昏於齊卒以無大國之助

至於見逐令考本篇了無此語若於山有扶蘇義則有之山有扶蘇序言刺忽所美非美考其本篇亦無其語若於有女同車義則有之二篇相次疑其戰國秦漢之際六經焚滅詩以諷誦相傳易為差失漢興承其訛繆不能考正遂以至今然不知魯韓齊三家之義又為何說也今移其序文附二篇之首則詩義煥然不求自得定本有女同車刺忽也所美非美然山有扶蘇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毛鄭之說與子之本義學者可以擇焉

本義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翔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云者詩人極陳齊女之美如此而鄭忽不知為美反娶於他國是所美非美也又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云者詩人以草木依託山隰皆得茂盛榮華以刺鄭忽不能依託大國以自安全遂斥其君此狂狡之童爾各舉一章則下章之義不異也

褰裳

論曰褰裳之詩鄭有忽突爭國之事思大國来定其亂也據詩但怨諸侯不来而箋意謂鄭人不往義正相反此其失也其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者謂彼大國有惠然思念我鄭國之亂欲来為我討正之者非道遠而難至但褰其裳行涉溱水而来則至矣言甚易而不来爾而鄭謂有大國思我則我揭衣渡水往告以難也且以難告人豈待其思而後往告亦不以難而不往也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者但言諸侯衆矣子不我思則當有他國思我者爾詩人假為此言以述鄭忽諸侯不相救卹爾而鄭謂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荊楚者穿鑿之衍說也又曰豈無他士者猶言他人爾鄭謂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者亦拘儒之說也

子衿

論曰子衿據序但刺鄭人學校不修爾鄭以學子在學

中有留者有去者毛傳又以嗣為習謂習詩樂又以一日不見如三月謂禮樂不可一日而廢苟如其說則學校修而不廢其有去者猶有居者則勸其來學然則詩人復何所刺哉鄭謂子寧不嗣音為責其忘已則是矣據詩三章皆是學校廢而生徒分散朋友不復羣居不相見而思之辭爾挑達城闕閒日遨遊無度者也

東方之日

論曰東方之日毛鄭皆以喻君而毛謂日出東方人君明盛鄭謂其明未融喻君不明東方之月毛鄭皆以喻臣而毛亦謂月盛於東方鄭又以為不明以詩文考之日月非喻君臣毛鄭固皆失之矣至於明不明之說二家特相反而日出東方明最盛皆智愚所具見而鄭以為不明者蓋遷就已說爾若毛既謂日月在東方為君臣盛明則於詩序所謂君臣失道者義豈得通此其又失也

本義曰東方之日之初升也蓋言彼姝者子顏色奮然美盛如日之升也在我室兮履我即兮者相邀以奔之辭也此述男女淫風但知稱其美色以相誇榮而不顧禮義所謂不能以禮化也下章之義亦然

南山

論曰南山刺齊襄與魯文姜之事毛鄭得之多矣其曰葛屨五兩冠緌雙止毛但云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而不究其說鄭謂葛屨五兩喻文姜與姪娣傳姆同處冠緌喻襄公文姜與姪娣傳姆五人為奇襄公往從而雙之詩人之意必不如此然本義已失矣故闕其所未詳

蟋蟀

論曰蟋蟀之義簡而易明鄭氏以農功為詩考序及詩但刺僖公不能以禮自娛樂爾初不及農功也國君之尊以禮晏樂自有時豈如庶人必待農隙乎鄭惟此為衍說爾職思其外毛謂禮樂之外鄭謂國外至四境鄭又謂職思其憂為鄰國侵伐之事皆失之詩曰蟋蟀在

堂者著歲將晚而日月之速宜為樂也職思其外者謂國君行樂有時使不廢其職事而更思其外爾謂廣為周慮也一國之政所憂非一事不專備侵伐也

揚之水

論曰詩人本刺昭公封沃而桓叔盛彊而毛鄭謂波流湍疾洗去垢濁使白石鑿鑿然如桓叔除民所患民得有禮義遂如二家之說則是桓叔善治其民非其盛彊為晉患也據序所陳直謂昭公微弱不能制桓叔之彊民皆舍弱就彊叛而歸沃爾非謂民知就禮義也使民知就禮義則晉雖弱而不叛也詩王風鄭風及此有揚之水三篇其王鄭二篇皆以激揚之水力弱不能流移東薪豈獨於此篇謂波流湍疾洗去垢濁以意求之當是刺昭公微弱不能制沃與不流東薪義同則得之矣本義曰激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白石以興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彊於晉國如白石鑿鑿然見於水中爾其民從而樂之則詩文自見毛鄭之說亦通也

采苓

論曰毛以采苓為細事與采葛傳同予於采葛論之矣鄭又轉釋細事以為小行詩人之意明白固不使後人須轉釋而後知也首陽山名人所共見而易知者毛以為幽僻鄭以為無徵皆失矣至於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以文意考之本是為一事而鄭分為二謂人之為言是稱薦人欲使見進用舍旃舍旃是誹訕人欲使見賤退者考詩之意不然也蓋其下文再舉人之為言而不復舉舍旃舍旃者知非二事也本義曰采苓者積少成多如讒言漸積以成惑與采葛義同其曰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者戒獻公聞人之言且勿聽信置之且勿以為然更考其言何所得謂徐參其虛實也義止如是而已

蒹葭

論曰據詩序但言刺襄公未能用周禮爾鄭氏以為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德教日久襄公新為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案史記秦本紀周幽王時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秦襄公將兵救周戰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居西垂宮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又據詩小戎序云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但言征伐而不言敗逐之以史記及小戎序考之蓋自西戎侵奪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而卒至文公立十六年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然則當詩人作蒹葭之時秦猶未得周之地鄭氏謂秦處周之舊土大旨既乘其餘失詩本義不論可知

本義曰秦襄公雖未能攻取周地然已命為諸侯受顯服而不能以周禮變其夷狄之俗故詩人刺之以詩兼設水草蒼蒼然茂盛必待霜降以成其實然後堅實而可用以比秦雖彊盛必用周禮以變其夷狄之俗然後可列於諸侯所謂伊人者斥襄公也謂彼襄公如水旁之人不知所適欲逆流而上則道遠而不能達欲順流而下則不免困於水中以興襄公雖得進列諸侯而不知所為欲慕中國之禮義既遐不能及退循其舊則不免為夷狄也白露未晞未已謂未成霜爾

詩本義卷四

詩本義卷五

宋 歐陽修 撰

東門之枌

論曰子仲之子莫知為男也女也而鄭謂之男子穀旦者善旦一也猶今言吉日爾鄭謂朝日善明者何其迂邪南方之原毛以為陳大夫原氏而鄭因以此原氏國中之最上處而家有美女附其說者遂引春秋莊公時季友如陳葬原仲為此原氏且原氏陳之貴族宜在國中而曰南方之原者何哉據詩人所陳當在陳國之南方也而說者又以不績其麻而舞於市者遂為原氏之女皆詩無明文以意增衍而惑學者非一人之失也

本義曰陳俗男女喜淫風而詩人斥其尤者子仲之子常婆娑於國中樹下以相誘說因道其相誘之語當以為好之意蓋男女淫奔多在國之郊野所謂南方之原者猶東門之壝也

衡門

論曰毛鄭解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其義是矣自泌之洋洋以下鄭解為任用賢人則詩無明文大抵毛鄭之失在於穿鑿皆此類也鄭改樂為療謂飲水療飢理豈然哉

本義曰詩人以陳僖公其性不放恣可以勉進於善而惜其懦無自立之志故作詩以誘進之云衡門雖淺陋若居之不以為陋則亦可以遊息於其下泌水洋洋然若閑之而樂則亦可以忘飢言陳國雖小若有意於立事則亦可以為政以此勉其不能而誘進之也其首章既言雖小亦有可為其二章三章則又言何必大國然後可為譬如食魚者凡魚皆可食若必待魴鯉則不食魚矣譬如娶妻諸姓之女皆可娶若必待齊宋之族則不娶妻矣是首章之意言小國皆可有為而二章三章於市中其下文又述其相約以往而悅慕其容色贈物

言大國不可待而得此所謂誘掖之也

防有鵲巢

論曰詩人刺讒之意予於采葛論之矣鄭以防之有鵲巢卬之有旨苕處勢自然喻宣公信讒致此讒人其說汗漫不切於理若謂處勢自然則何物不然而獨引鵲巢旨苕邪至於中唐有甓則無所解蓋理有不通不能為說也

本義曰詩人刺陳宣公好信讒言而國之君子皆憂懼及已謂讒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由累積而成如防之有鵲巢漸積累成之爾又如苕饒蔓引牽連將及我也中唐有甓非一甓也亦以積累而成旨鷮綏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義與貝錦同

匪風

論曰毛傳發發飄風偈偈疾驅是矣而云非有道之風非有道之車者非也至於誰能烹魚溉之釜鬻則惟以老子烹小鮮之說解烹魚二字今考詩人之意云誰能烹魚者是設為發問之辭而其意在下文也毛鄭止解烹魚至於溉之釜鬻則無所說遂失詩人之意

本義曰詩人以檜國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天子治其國政以安其人民其言曰我顧瞻鄶周之道欲往告以所憂而不得往者非為風之飄發非為車之偈偈而不安我中心自有所傷怛而不寧也其卒章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鬻者謂有能烹魚者必先滌濯其器器潔則可以烹魚若言誰能治安我人民必先平其國之亂政國亂我以好音者謂思周人來平其國亂也

候人

論曰候人箋傳往往得之至維鵜不濡其翼則毛鄭各自為說然皆不得詩之本義而鄭猶近之毛云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詳其語謂在梁則濡翼矣此非詩人意也鄭謂當濡翼而不濡為非常考詩之意謂鵜不宜在梁如小人竊位爾豈但不濡其翼為非常邪不遂其

媾毛鄭訓媾為厚鄭又以遂為久今徧考前世訓詁無
厚久之訓訓釋既乖則失之遠矣鄭又謂天無大雨歲
不熟則幼弱者飢此尤迂闊之甚也據詩本無天旱歲
饑之事但以南山朝隮之雲不能大雨假設以喻小人
不足任大事爾安有幼弱者飢之理況歲凶饑人不止
幼弱也鄭箋朝隮其說是矣至幼弱者飢則何其迂哉
媾婚媾也馬融謂重婚為媾不知其何據而云也鄭於
注易又以媾為會大抵婚媾古人多連言之蓋會聚合
好之義也

本義曰曹共公遠賢而親不肖詩人刺其斥遠君子至
有為候人執戈役以走道路者而近彼小人寵以三命
之芾於朝者三百人因取水鳥以比小人鵜鶘澤也俗
謂淘河常羣居泥水中飢則沒水求魚以食者謂此鵜
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邈然高處漁梁之上
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味如彼小人竊禄於高
位而不稱其服也其曰不遂其媾者婚媾之義貴賤匹
偶各以其類彼在朝之小人不下從羣小居卑賤而越
在高位處非其宜而失其類也其卒章則言彼小人者
婉孌然佼好可愛至使之任事則材力不彊敢如小人
弱女之飢乏者言其但以便辟柔佞媚悦人而不勝任
用也

鴟鳩

論曰鴟鳩之詩本以刺曹國在位之人用心不一也如
毛鄭以鴟鳩有均一之德而所謂淑人君子又如三章
所陳可以正國人則乃是美其用心均一與序之義特
相反也此由以鴟鳩為均一之鳥而謂淑人君子為詩
人所刺之人故也其既以鴟鳩有均一之德至於其子
在梅在棘在榛則皆無所說者由理既不通故不能為
說也又其三章皆美淑人君子獨於中間一章刺其不
稱其服詩人之意豈若是乎至為疏義者覺其非是始
略言淑人君子刺曹無此人而在梅在棘彊為之說以
附之然非毛鄭之本意也序言在位之人非止曹君蓋

剌其臣事國懷私不一心於公室爾

本義曰鴟鳩之鳥所生七子皆有愛之之意而欲各盡其愛也故其哺子朝從上而下則顧後其下者為不足故暮則從下而上又顧後其上者為不足則復自上而下其勞如此所謂用心不一也及其子長而飛去在他木則其心又隨之故其身則在桑而其心念其子則在梅在棘在棘也此亦用心之不一也故詩人以此剌曹臣之在位者因思古淑人君子其心一者其衣服儼

然可以外正四國內正國人歎其何不長壽萬年而在位以此剌今在位之不然也胡不萬年者已死之辭也

鴟鴞

論曰毛鄭於鴟鴞失其大義者二由是一篇之旨皆失詩三百五篇皆據序以為義惟鴟鴞一篇見於書之金縢其作詩之本意最可據而易明而康成之箋與金縢之書特異此失其大義一也但據詩義鳥之愛其巢者呼鴟鴞而告之曰寧取我子勿毀我室毛鄭不然反謂鴟鴞自呼其名此失其大義者二也金縢言周公先攝政中誅管蔡後為詩以貽王毛鄭謂先為冢宰中避而出作詩貽王已作詩後乃攝政而誅管蔡二說不同而知金縢為是毛鄭為非者理有通不通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蔡疑其不利於幼君遂有流言周公乃東征而誅之懼成王之怪已誅其二叔乃序其意作鴟鴞詩以貽王此金縢之說也其義簡直而易明毛鄭乃謂武王崩成王即位居喪不言周公以冢宰聽政而二

叔流言且冢宰聽政乃是常禮二叔何疑而流言此其不通者一也金縢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謂東征二年而得三監淮夷叛者誅之爾毛鄭乃謂二叔既流言周公避而居東者二年又謂罪人斯得者成王多得周公官屬而誅之且周公本以成王幼未能行事遂攝政若避而居東則周之國政成王當自行之若已能臨之大事也周公國之尊親大臣也使周公有閒隙而出

避成王能以周法刑其尊親大臣之屬周公復歸其勢必不得攝且周公所以攝者以成王幼而不能臨政爾若已能臨二年矣有能刑政其尊親大臣之屬則周公將以何辭奪其政而攝乎此其不通者三也矧周公誅管蔡前世說者多同而成王誅周公官屬六經諸史皆無之可知其臆說也詩謂我子者管蔡也我室者周室也鄭謂子者周公官屬也室者官屬之世家也毛又謂子為成王此又其失也諸儒用爾雅謂鴟鴞為鸮鴂爾雅非聖人之書不能無失其又謂鸮鴂為巧婦失之愈遠令鴟多攫鳥子而食鴞鴟類也

本義曰周公既誅管蔡懼成王疑已戮其兄弟乃作詩以曉諭成王云有鳥之愛其巢者呼彼鴟鴞而告之曰鴟鴞鴟鴞爾毋取我子無毀我室我之生育是子非無仁恩非不勤勞然未若我作巢之難至於口手羽尾皆病弊積日累功乃得成此室以譬毋使亂我周室者我祖宗積德累仁造此周室以成王業甚艱難其再言鴟鴞者丁寧而告之也又云予室翹翹懼為風雨所漂搖故予維音嘵嘵者喻王室不安懼有動搖傾覆使我憂懼爾其他訓詁則如毛鄭

破斧

論曰破斧箋傳意同而說異然皆失詩人本意毛謂斧斨民之用禮義國家之用其言雖簡其意謂四國流言破缺國家之禮義所以周公征之且詩人所惡者本以四國流言毀傷周公爾況今考詩序並無禮義之說詩人引類比物長於譬喻以斧斨比禮義其事不類況民之日用不止斧斨為說汗漫理不切當非詩人之本義也至康成又以斧斨刑傷成王則都無義類矣

本義曰斧斨刑戮征伐之用也四國為亂周公征討凡三年至於斧破斨缺然後克之其難如此然周公必往征之者以哀此四國之人陷於逆亂耳斨刃可缺斧無破理蓋詩人欲甚其事者其言多過故孟子曰不以辭害志者謂此類也錡銋義與首章同

伐柯

論曰毛傳謂禮義治國之柄又云治國不以禮則不安至於所願上下等語不惟簡略汗漫而已考之詩序都無此意且詩序言刺朝廷之不知者謂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出往討之及罪人既獲猶懼成王君臣疑惑乃作鴟鴞詩示王以明已所以討叛之意而成王未啟金縢不見周公欲代武王之事雖得鴟鴞之詩未敢誚公而心有流言之惑故周公盤桓居東不歸於此之時周之大夫作伐柯詩以刺朝廷不知周公之忠也康成不然反謂成王既遭雷風之變已啟金縢之後羣臣猶不知周公則與詩書之說異矣且成王已得金縢之書見周公欲代武王之事乃捧書涕泣君臣悔過出郊謝天遂迎公以歸是已知周公矣羣臣復何所惑而疑於王迎之禮哉康成區區止說王迎之事由是失詩之大旨也

本義曰伐柯如何者發問之辭也詩人刺成王君臣譬彼伐柯者不知以何物伐之乃問曰如何可伐而荅者曰必以斧伐也以斧伐柯易知之事而猶發問是謂不知也娶妻必以媒其義亦然其卒章又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者謂所伐之柯即手執之柯是也亦誚其易知而不知以譬周公近親而有聖德成王君臣皆不能知也又云我覯之子籩豆有踐者謂欲見之子非難事第列籩豆為相見之禮即可見矣其如王不知公使久居於外而不名何

九罭

論曰九罭之義毛鄭自相違戾以文理考之毛說為是也爾雅云緵罟謂之九罭者謬也當云緵罟謂之罛前儒解罛為囊謂緵罟百囊網也然則網之有囊當有多有少之數不宜獨言九囊者是緵罟當統言緵罟謂之罛而罛之多少則隨網之大小大網百囊小網九囊於理通也九罭既為小網則毛說得矣鴻飛遵渚遵陸毛皆以為不宜於理近是而言略不盡其義且鴻鴈水鳥

而遵渚乃曰不宜至遵陸又曰不宜則彼鴻鴈者舍水陸皆不可止當何所止邪蓋獨不詳詩文鴻飛之語爾鴻鴈喜高飛今不得翔於雲際而飛不越水渚又下飛田陸之閒由周公不得在朝廷而留於東都也此是詩人之意爾至於豕衣毛鄭又為二說毛云所以見周公意謂斥成王當被豕衣以見周公鄭謂成王當遣人持上公豕衣以賜周公而迎之其說皆疎且迂矣且周大夫方患成王君臣不知周公尚安能賜豕衣而迎之迎猶未能東都之人安能使賜豕衣留封於東都也

本義曰周大夫以周公出居東都成王君臣不知其心而不召使久處於外譬猶鱒魴大魚反在九罭小罟因斥言周公云我覯之子豕衣繡裳者上公之服也上公宜在朝廷者也其二章三章云鴻鴈遵渚遵陸亦謂周公不得居朝廷而留滯東都譬夫鴻鴈不得飛翔於雲際而下循渚陸也因謂東都之人曰我公所以留此者未得所歸故處此信宿閒爾言終當去也其曰公歸不復者言公但未歸爾歸則不復来也其卒章因道東都之人留公之意云爾是以有豕衣者雖宜在朝廷然以公歸使我人思公而悲也詩人述東都之人猶能愛公所以深刺朝廷之不知也

狼跋

論曰據序言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周公不失其聖考於金縢自成王啟鑰見書之後悔泣謝天遂迎公以歸是已知公矣而狼跋詩序止言王不知則未啟金縢以前攝政之初流言方興管蔡未誅而周公居東都時所作之詩也康成乃言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又為之大師終始無愆皆是已迎公歸後事與序所言乖矣至於公孫碩膚又以孫為遁謂周公攝政七年之後遁避成功之大美而復成王之位因以遂其繆說可謂惑矣毛傳跋胡疐尾是矣而謂公孫為成王是豳公之孫亦已踈矣且詩本美周公而毛以謂成王有大美又不解赤舄之義固知其踈繆矣然鄭皆釋碩膚為美此其

所以失也膚體也碩大也碩膚猶言膚革充盈也孫當讀如遜順之遜

本義曰周公攝政之初四國流言於外成王見疑於內公於此時進退之難譬彼狼者進則疐其胡退則跋其尾而狼能不失其猛公亦不失其正和順其膚體從容進退履爲几几然舉止有儀法也然序本言周公不失其聖謂不損其德爾今詩乃但言和順膚體從容進退者蓋以見周公遭讒疑之際而無惶懼之色身體充盈心志安定故能履危守正而不失爾其卒章則直言其德不可瑕疵也

詩本義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臣查 瑩
覆校官編修臣
校對官庶吉士臣邱庭滌
謄錄監生臣侍 臣
謄錄監生臣何 瑞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 經部

詩本義卷六至八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雍正殿藏

詩本義卷六

宋 歐陽修 撰

鹿鳴

鹿鳴言文王能燕樂嘉賓以得臣下之歡心爾考詩之意文王有酒食以與羣臣燕飲如鹿得美草相呼而食爾其義止於如此而傳云懇誠發于中者衍說也聖人不窮所不知鳥獸之類安能知其誠不誠考上下經文初無此意可謂衍說也其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者謂示我於周行思禮之勤若此爾古字多通用示視義同而鄭改示為寘遂失詩義毛傳德音孔昭既簡略未知其得失鄭引飲酒之禮於旅也語謂此嘉賓語國君以先王德教國君以此賓語示天下之民使其化之皆不偷於禮義者非也且使庶民不薄於禮義必須君臣漸漬教化使然豈飲酒之際一言可致此其曲說也考詩之意使君子則傚我者謂傚我厚嘉賓也

本義曰文王有酒食能與羣臣共其燕樂三章之義皆然其首章言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云者言我有賢臣與其同樂既飲食之又奏以笙簧將以幣帛凡人之欲與我相好者示我於周行之臣恩意如此爾其二章云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者又言我此嘉賓皆有令德之音遠聞我待之厚禮所以示民遇此嘉賓不薄之意使凡為君子者當則傚我所為常厚禮有德者故其下文又云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者謂君子當傚我厚嘉賓也其卒章之義甚明不煩曲解

皇皇者華

論曰皇華序及箋傳皆失之然其大義僅存也據序止言君遣使臣遠而有光華此但解首章一句爾其所以累章丁寧之意甚多不止有光華而已也其云送之以禮樂則詩文無之又衍說也毛鄭之失在乎皆用魯穆叔之說為箋傳故其穿鑿泥滯於義不通也凡詩五章章四句每章皆失矣毛以懷為和初無義焉用此為解則一篇之義皆失矣毛以懷為和初無義

理鄭改為私用穆叔之說爾其忠信為周訪問為咨意謂大夫出使見忠信之賢人就之訪問令詩文乃曰周爰咨諏是出見忠信之賢人止一周字豈成文理若直以周為周詳周徧之周則其義簡直不解自明也又曰訪問為咨則所問何者非事而獨以咨諏為咨事其下咨謀咨度咨詢非事而何其又以謀事之難易為咨謀而穆叔直謂咨難為謀若書曰汝有大疑謀及卿士庶人則凡問於人皆可曰謀矣書又云爾有嘉謀入告于君則又不止問於人為謀以事告人亦曰謀矣其又以咨禮義所宜為度而穆叔止云咨禮二說亦自不同且度忖度也施於何事不可奚專於咨禮義哉其又以親戚之謀為詢書曰詢于衆豈皆親戚乎若此之類甚多故可知其穿鑿泥滯於義不通而六德之說可廢也據詩首章直言使臣將命而出有光華爾毛鄭所謂遠近高下不易其色亦衍說也

本義曰周之國君遣其臣出使其首章稱美其賢材能

將君命為國光華于外爾云于原隰者其道路所經也既又勉其於事毎思惟恐不及也慽思也其二章以下則戒其調御車馬雖有馳驅之勞不忘國事周詳訪問因以博采廣聞不徒將一事而出也詩人述此見周之興國之初其君臣勤勞於事如此爾諏謀度詢其義不異但變文以叶韻爾詩家若此其類甚多

常棣

論曰毛傳鄂不韡韡但云鄂鄂然光明其言雖簡然於義未失而鄭改不為柎先儒固已言其非矣且不韡韡者韡韡也古詩之語如此者多何煩改字為柎蓋已言鄂則足見相承之意矣毛謂聞常棣之言為令者蓋嫌作詩之人指當時為令而義不通於後故言後世之誦是詩以相戒者所誦詩之時即為令矣意謂後世之人亦莫如兄弟矣此義雖不解亦可在毛氏已為衍而鄭又從而為說曰始聞常棣之說也如此則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厚皆衍說也毛解原隰裒矣兄弟求矣止言裒聚也求矣言求兄弟於詩雖無所發明然未為害義鄭則不然且詩止云兄弟求矣而鄭謂能立榮顯之名既於詩無文箋何從而得此義又云原隰以相與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者亦非也且原也隰也乃土地高下之別名爾土地不動無情之物或高或下不相為謀安有相與聚居之理此尤為曲說也毛謂飲酒之飫為私者燕私之意也鄭乃云圖非常大疑之事豈詩人本意哉惟不如友生之說毛鄭意同而皆失且詩人欲親兄弟如毛鄭之說則是作詩者教人急難時親兄弟安平時不如親友生矣

本義曰作詩者見時兄弟失道乃取常棣之木花蕚相承韡韡然可愛者以比兄弟之相親宜如此因又極陳人情以謂人之親莫如兄弟凡人有死喪可畏之事惟兄弟是念雖在原隰廣野衆聚之中必求其兄弟如脊令飛鳴而求其類此既言兄弟之相親者如是又言兄弟雖有內閱者至逢外侮猶共禦之又言當急難時雖

有朋友但能長歎而無相助者惟兄弟自相求如此及乎喪亂平而安寧則反視兄弟不如友生此乃責之之辭所謂弔其不咸也由是戚陳籩豆飲酒之樂以謂兄弟宜以此相樂則妻子室家皆和樂矣使其深思如此為是乎

伐木

論曰伐木文王之雅也其詩曰以速諸父毛謂天子謂同姓諸侯曰父陳饋八簋又以為天子之簋則此詩文王之詩也伐木庶人之賤事不宜為文王之詩作序者自覺其非故曰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且文王之詩雖欲汎言凡人須友以成猶當以天子諸侯之事為主因而及於庶人賤事可矣今詩每以伐木為言是以庶人賤事為主豈得為文王之詩鄭氏云昔人當伐木者又無位可居以此知鄭說為繆也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考詩之意是為鳥在木上聞伐木之聲則驚鳴而飛遷于他木方其驚飛倉卒之際猶不忘其類相呼而去其在人也可不求其友乎其義甚明矣然果如此義則是此詩主以鳥鳴求友為喻爾至其下章則了不及鳥鳴之意但云伐木許許伐木于阪便述朋友之事與首章意殊不類蓋失其本義矣故闕其所未詳

天保

論曰天保六章其義一也皆下愛其上之辭其文甚顯而易明然毛鄭不能無小失鄭以俾爾多益以莫不興為每物益多及草木暢茂禽獸碩大川之方至為萬物增多皆詩文無之雖國君受天之福則當被於民物然詩既無文則為衍說毛以公為事鄭謂先公是矣若鄭謂羣臣舉事得宜而受福祿亦詩文無之

本義曰天之安定我君甚堅固既稟以信厚之德則何福不可以除之俾爾多益而衆也既曰何福不除矣又曰俾爾戩穀又曰無所不宜而受天百祿又曰降爾遐福其所以殷勤重複如此而猶曰維日不足也其下章則又欲其國家興盛如山阜岡陵之高大如川流之寖長而又增之既則又言非惟天之福我君如此至於四時豐潔酒食祀其先公先君而神亦詒之多福使民及羣黎百姓皆被及之前既欲其興盛則又欲其永久故多引常久不虧壞之物以為況曰如日之常明如山之常在如松柏之常茂其卒章云無不爾或承者謂上六章之所陳者使我君皆承之也大抵此詩六章文意重複以見愛其上深至如此爾恒常也詩人爾其君者蓋稱天以為言

出車

論曰詩文雖簡易然能曲盡人事而古今人情一也求詩義者以人情求之則不遠矣然學者常至於迂遠遂失其本義毛鄭謂出車于牧以就馬且一二車邪自可以馬駕而出若衆車邪乃不以馬就車而使人挽車遠就馬于牧此豈近人情哉又言先出車於野然後召將率亦於理豈然其以草蟲比南仲阜螽比近西戎諸侯由是四章五章之義皆失一篇之義不失者幾何本義曰西伯命南仲為將往伐玁狁其成功而還也詩人歌其事以為勞還率之詩自其始出車至執訊獲醜而歸備述之故其首章言南仲為將始駕戎車出至于郊則稱天子之命使我來將此衆遂戒其僕夫以趨王事之急難二章陳其車旗以謂軍容之盛雖如此然我心則憂王事我僕則亦勞瘁矣三章遂城朔方而除玁狁其四章五章則言其凱還之樂敘其將士室家相見歡欣之語其將士曰昔我出師時黍稷方華今我來歸則雨雪消釋而泥塗矣我所以久於外如此者以王事之故不得安居我非不思歸蓋畏簡書也其室家則曰自君之出我見阜螽躍而與非類之草蟲合自懼獨居

有所彊迫而不能守禮每以此草蟲為戒故君子未歸
時我常憂心忡忡今君子歸矣我心則降我所以獨居
憂懼如此者以我君子出從南仲征伐之故也其卒章
則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
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由我南仲之功赫赫然顯
大而獵狁之患自此遂平也

湛露

論曰據序止言天子燕諸侯而箋以二章為燕同姓三
章燕庶姓卒章為燕二王後者詩既無文皆為衍說由
詩有在宗載考之言遂生穿鑿爾鄭又以露之在物使
柯葉低垂喻諸侯有似醉之貌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
有似露見日而晞何其臆說也詩但言露匪陽不晞爾
初無柯葉低垂之文鄭何從而得此義若詩人欲述諸
侯似醉之狀則當以柯葉低垂之意見於文也今但言
露非見日不乾則非喻似醉之狀矣天子燕諸侯當以
晝而此詩但言夜飲者燕禮有宵則設燭之禮是古雖

以禮飲酒有至夜者所以申燕私之恩盡慇懃之意以
盡燕常禮不足道而舉其燕私慇懃之意以見天子恩
禮諸侯之厚此詩人所以為美也
本義曰天之潤澤於物者若雨若雪若水泉之浸其類
非一而獨以露為言者露以夜降者也因其夜飲故近
取以為比云湛湛之露潤霑於物非至曙則不乾厭厭
之飲恩被於諸侯非至醉則不止其義如此而已其言
在彼豐草杞棘者以露之被草木如王恩被諸侯爾又
云令德令儀者言此與燕之臣皆有令德令儀爾其桐
其椅木之美者其實離離然亦喻諸侯在燕有威儀爾
詩人比事多於卒章別引他物若下泉之詩芃芃黍苗
之類是也在宗載考毛傳是矣

鴻雁

論曰詩所刺美或取物以為喻則必先道其物次言所
刺美之事者多矣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
子好逑又如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者是也詩非一人之作體各不同雖不盡如此然如此者多也鴻雁詩云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以文義考之當是以鴻雁比之子于而康成不然乃謂鴻雁知辟陰就陽喻民知就有道之子自是侯伯卿士之述職者上下文不相須豈成文理鄭於三章所解皆然則一篇之義皆失也

本義曰厲王之時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宣王之興遣其臣四出于野勞来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使皆得其所其所遣使臣奔走于外如鴻雁之飛其羽聲肅然而勞其體也其二章言使臣暫止為民營築居室其暫止于野也如鴻雁集于澤爾其卒章云哀鳴嗸嗸者以比使臣自訴也其自訴云哲人知我者謂我以君命安集流民而不憚劬勞爾愚人不知我者謂我好興役動衆為驕奢也或謂據序言美宣王而此詩之說但述使臣疑非本義且使離散之民還定安集者由宣王能遣人以恩意勞来之也天子之尊必不自往作序者不言遣使以不待言而可知也復何疑哉

沔水

論曰序言沔水規宣王也則是規正宣王之過失爾今考詩文及箋傳乃是刺諸侯驕恣不朝及妄相侵伐等事了不及宣王也蓋箋傳未得詩人之本義爾

本義曰宣王中興於厲王之後諸侯未洽王之恩德故詩人規戒宣王以恩德親諸侯云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者言諸侯朝王如水朝海以此規王當容納諸侯如海納衆水也鴥彼飛隼載飛載止者言諸侯之来者如隼之或飛或止其或来或不来不可常又規王宜常以恩德懷来之也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者言此同姓異姓之諸侯雖不念王室之亂然誰非父母所生謂人人皆知親親之恩又規王若以恩德懷之則皆親附矣念亂者厲王之亂也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者謂諸侯不循法度者王念之載起載行而不安居不可弭忘者又規王以不忘懷来之

也駮彼飛隼率彼中陵者言諸侯有能循法度者無使讒人害之故曰我若親友而敬禮之則讒言其能興乎

黃鳥

論曰序言黃鳥刺宣王而不言所刺之事毛鄭以為室家相去之詩考文求義近是矣其曰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者則非也宣王承厲王之亂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征伐所向有功故能恢復境土安集人民內用賢臣外撫諸侯其功德之大蓋中興之盛王然其詩有篤有不吝者蓋不言無過而能改爾宣王之詩凡二十篇其興衰撥亂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江漢常武是也恢復文武之業萬民安集國富人衆廢職皆修則車攻鴻雁斯干無羊是也慎微接下任賢使能則吉日烝民是也親禮諸侯賞功褒德則崧高韓奕是也夙興勤政則庭燎是也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則雲漢是也其為功德盛矣其所稱美者衆矣然庭燎曰葢沔水曰規鶴鳴曰海祈父曰駒黃鳥我行其野四篇皆曰刺者所謂雖聖人不能無過也其所任賢臣如方叔召虎尹吉甫仲山甫之徒多矣其用人之失者一祈父爾其有遺賢乘白駒而去者亦一人爾荒歲多淫昏亦不歲歲皆然蓋有大功者不能無小失也如黃鳥所刺云此邦之人不可與處則他邦可處矣是所刺者一邦之事爾非舉天下皆然也孔子刪詩並錄其功過者所以為勸戒也俾後世知大功盛德之君雖小過不免刺譏爾而毛鄭於白駒注云宣王之末不能用賢於黃鳥又云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如此則宣王者有始無卒終為昏亂之主矣異乎聖人錄詩之意也

詩本義卷六

詩本義卷七

宋 歐陽修 撰

斯干

論曰毛於斯干詁訓而已然與他詩多不同鄭箋不詳詩之首卒隨文為解至有一章之內每句別為一說是以文意散離前後錯亂而失詩之旨歸矣又復差其章句章句之學儒家小之然若乖其本旨害於大義則不可以不正也鄭謂秩秩斯干者喻宣王之德流出無極已也幽幽南山者喻國富饒民取足如取於山如竹苞矢者喻時人民之殷衆如松茂矣者喻民佼好又以兄及弟矣已下三句謂時人骨肉相愛好無相詬病斷此為一章且詩之比興必須上下成文以相發明乃可推據今若獨用一句而不以上下文理推之何以見詩人之意且如鄭說則一章都無考室之義且宣王方戒其臣民兄弟無相詬病下章承之遽言我似續姜嫄先祖初無義理且詩止云似續妣祖鄭便謂是成廟不知何以知之其次句則已別言築寢矣又隔二章後謂如跂斯翼一章為成廟其下一章又復言寢都無倫次此所謂文意散離前後錯亂者也且約之閣閣一章與如跂一章皆是述造屋之事而鄭輒別如跂一章為廟者止用君子攸躋一句謂升而祭祀爾至如七月云躋彼公堂又可為祭祀乎以此知其繆也自下莞上簟而下四章直述占夢生子等事毛鄭訓釋皆是矣然不言其吉歸則何關考室之義也毛訓秩秩於此為流行於假樂則為有常鄭於他詩又別訓為清莫知孰是今以斯干義考之有常近是矣毛訓猶為道鄭於他詩皆訓為圖為謀又或為尚惟為圖謀近是謀者事疑未決心有所慮而言也蓋言兄弟相親好無相疑慮而謀爾鄭又改猶為瘉改芋為幠改宇先儒已知其非矣毛訓芋為大於義是也毛鄭於他詩皆訓棘為急而毛於此詩為稜廉意頗近而簡難曉鄭訓為戟謂如挾弓矢戟其肘迂

矣義當為急矢行緩則枉急則直謂蔑隅緬直如矢行
也鄭又謂如鳥斯革云夏暑希草張其翼者迉之甚也
革變也謂如鳥驚變而竦顧也且毛鄭所以不得詩之
本義者由不以詩為考室之辭也古人成室而落之必
有稱頌禱祝之言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謂之
善頌善禱者是矣若知斯干為考室之辭則一篇之義
簡易而通明矣且序但言考室而詩本無廟事鄭云宮
廟亦行說也

本義曰宣王既成宮寢詩人作為考室之辭其首章曰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云者澗也山
也有常處而不遷壞者也竹也松也生於其間四時常
茂盛不彫落草木之壽者也詩人以成室不遷壞如山
澗而入居此室常安榮而壽考如松竹之在山澗也此
所謂頌禱之辭也其二章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
猶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
語云者謂宣王與宗族兄弟相親好無疑閒以共承祖

先之世不隕墜得保有此宮寢以與族親居處笑語於
其中亦聚國族於斯之類也笑語非一人之所獨為必
有共之者謂上所言兄及弟也其三章乃言工人約之
榦之施功力以成此室以蔽風雨而去鳥鼠然由君子
增大而新之也其四章又言宮寢之制度其嚴正如人
跂而翼翼敬也其四隅如矢行而直也其竦起如鳥驚
而革也其軒翔如翬之飛也謂此室之美如此宜君子
升而居之也其五章又言其庭平直其楹植立晝夜寬
明宜君子居之而安寧也其六章以下至於卒章盛陳
占夢生子之事者謂安此寢而生男女男則世為王女
則宜人之家室而不貽父母之憂亦禱頌之詞也

無羊

論曰無羊之義簡而易明然毛不解以雌以雄使學者
何所從鄭以爾為斥宣王又謂衆維魚矣實維豐年為
人衆相與捕魚是歲熟庶人相供養之祥室家溱溱為
人之子孫衆多既不關考牧事因謂占夢之官獻夢於

王皆失之矣且一篇之中所爾者皆是牧人豈特於無羊無牛為爾宣王鄭亦何從而知此爾宣王而彼爾牧人邪以雌以雄鄭謂牧人搏禽獸迂矣據詩衆維魚矣但言魚多爾何有捕魚之文及人之子孫衆多皆不關牧事詩人本為考牧不應汎言獻夢而為鄭學者遂附益之以為庶人無故不殺雞豚惟捕魚以為養此為繆說不待論而可知鴟鴞曰予未有室家則鳥獸以所居為室家矣牛羊牢闌亦其室家也

本義曰宣王既修厲王之廢百職皆舉而牧人所掌牛羊蕃息詩人因美其事呼牧人而告之曰誰謂爾無牛羊乎其數若此之多也其曰以薪以蒸以雌以雄者謂牛羊在野牧人有餘力於薪蒸而牛羊以時合其牝牡所以云此者見人畜各遂其樂也魚之為物生子最多故夢魚者占為豐年歲無水旱則野草茂而畜牧肥此牧人之樂也室家溱溱謂牛羊蕃息衆多也

節南山

論曰作詩序者見其卒章有家父作誦之言遂以為此詩家父所作此其失也考詩之言極陳幽王任大師致王政敗亂號天仰訴斥責其君臣無所隱避卒乃自言作此詩以窮極王之致亂之本欲使王心化其言以遷善然則家父者果何人哉至於君臣之際無所忌憚直指其惡而自尊其言雖施於賢王猶恐不可況於幽王昏亂之主使家父有知其言不如是也詩言民畏其上不敢戲談豈有作詩之人極斥其君臣過惡極陳其亂亡之狀而自道其名字又顯言我究窮王之致亂之由與不敢戲談之義頓乖此不近人情之甚者又自稱其字曰家父案春秋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距幽王卒之年至桓王卒之年七十五歲矣然則幽王之時所謂家父者不知為何人也說者遂謂幽王之時有兩家父又曰父子皆字家父此尤為曲說也或云乃求車之家父爾至平王時始作詩也此亦不通要在失於以家父作此詩遂至衆說之乖繆也且追思前王之美以

剌今詩多矣若追剌前王之惡則未之有也蓋剌者欲其改過非欲暴君惡於後世也若追剌前王則改過無及而追暴其惡此古人之不為也故言平王時作詩剌幽王者亦不通也案詩三百五篇惟寺人孟子自著其名而崧高烝民所謂吉甫作誦者皆非吉甫自作之詩夫所謂誦者豈得以謂詩乎訓詁未嘗以誦為詩也詩云誦言如醉蓋誦前言而已然則作節南山詩者不知何人也家父為作詩者所述爾今序既失之非毛鄭之過也毛鄭於此詩大義得之而不免小失所謂憯莫懲嗟如鄭注以憯莫懲為一句嗟字獨為一句於義豈安不弔昊天毛訓弔為至鄭又轉解至為善皆失之不自為政鄭意謂民怪天不自出政教既而自覺其非又言天不出圖書有所授命不惟怪妄且詩意本無至於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本義曰大師尹氏為下民所瞻而為治不平致王政亂民被其害大義毛鄭皆得之其十章之所失者五一曰憯莫懲嗟者謂民無善言而莫有懲艾嗟閔者爾二曰不弔昊天者言昊天不弔哀此下民而使王政害民如此也三曰不自為政者責幽王不自為政而使此尹氏在位致百姓於憂勞也四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云者作詩者言我駕此大領之四牡四顧天下王室昏亂諸侯交爭而四方皆無可往之所五曰家父作誦云者作節南山詩者既已具陳幽王任用大師之失致民被其害矣其卒章則曰有家父者常有誦言以究王之失庶幾王心化善而能畜萬邦也詩之本意如此爾

正月

論曰正月之詩十三章九十四句其辭固已多矣然皆有次序而毛鄭之說繁衍迂溷而俾文義散斷前後錯雜今推著詩之本義則二家之失不論可知惟其為大害者如毛鄭解瞻烏之意則正月者乃大夫教其民叛

上之詩也毛謂父母為文武鄭謂彼有旨酒為尹氏大師皆詩無明文二家妄意而言爾鄭又謂車載二章以商事喻治國者亦非也蓋以覆車喻覆國爾不必商人之車也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謂適丁其時爾鄭謂苟自免者豈詩人之意哉烏巢烏也當止於林木屋非烏所止也止屋則近禍以譬君子仕亂邦非所宜處而將及禍也毛鄭之意不然謂烏擇富人之屋而集譬民當擇明君而歸之是為大夫者無忠國之心不救王惡而教民叛也幽厲之詩極陳怨刺之言以揚君之惡孔子録之者非取其暴揚主過也以其君心難格非規誨可入而其臣下猶有愛上之忠極盡下情之所苦而指切其惡尚冀其警懼而改悔也至其不改悔而敗亡則録以為後王之戒如毛鄭瞻烏之説異乎孔子録詩之意矣

本義曰其一章云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云者降霜非時天災可憂而民之訛言又甚於繁霜之害物也又曰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瘋憂以痒云者大夫言已獨為王憂爾以見幽王之朝多小人而君臣不知憂懼也其二章云父母生我胡俾我齎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云者言父母生育我猶不欲使我有疾病而乃遭罹憂患如此蓋適丁其時爾又曰好言自口其曰不自我先後者直歎已適遭之爾又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云者刺王但見人言從口出而不分善惡而我為之憂是以見侮慢也其三章曰憂心惸惸念我無禄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禄瞻烏爰止于誰之屋云者大夫懼禍思去其位也念我無禄者念思也思毋食其禄也所以然者見時人民無辜并其臣僕濫及於刑罰所以懼而思去也既自為謀而又哀他人之居禄位者如烏止於人屋處非所安而將及禍也其四章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

云憎云者道民怨訴於天之辭也云人之乏薪蒸者瞻彼中林則往得所欲今民方危殆而仰瞻天則夢夢然而無所告若天能有定意則何人不可禍罰之然此訛言亂國之民不見禍罰而使危殆之民反被其害彼皇皇上帝果憎誰乎此怨訴之言也其五章曰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云者言人勿謂山為卑不能阻險以致傾覆此山至卑止為岡陵亦能使人傾覆言不可忽也然則訛言之人其可忽為無害而莫之懲乎又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者意謂烏之雌雄尚不能知其能知我夢之吉凶乎此驕昏之主侮慢老成之辭也凡禽鳥之雌雄多以其首尾毛色不同而別之烏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故引以為言其六章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云者大夫既戒王無忽訛言而不懲因又戒其小人曰汝無恃王不懲汝譬猶謂天高去人雖遠謂地厚託足雖安然不可不局蹐而畏懼者天有時而降禍殃地有時而致淪陷言天地猶如此宜常畏懼王之恩私難恃也我之斯言甚有倫理而哀爾訛言之人聞我正言則走避如虺蜴見人輒走然大夫所哀之人蓋指訛言之小人也其七章曰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云者大夫自傷獨立於昏朝之辭也五章既陳戒王之意六章又戒小人而不見聽因自傷獨立而無助云瞻彼阪田之苗有特立者乃菀然而茂盛今我獨立於昏朝而勢傾危天之扤我惟恐不傾折也又云彼有欲求我相則儆者又不與我相遭其與我同列而耦居者又不出力助我也云天之扤我者君子居危推其命於天也古言謂耦為仇其複言仇仇者猶昔言兩兩今言雙雙也大夫既傷獨力而知其無如之何故於下章遂及亡國之憂然猶欲救之也其八章曰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為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

威之云者言我心之憂如結而國之政何其惡也正政古用字多通而毛訓為長非也又言火燎于原其勢盛若不可嚮而猶或有撲滅之者周雖赫然而必為褒姒所滅也作詩時周實未滅而云滅之者鄭箋是矣詩上七章皆述王信訛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其九章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云者謂欲以車棄其輔而覆其載喻王將傾覆其國故先言陰雨者謂車遭雨水泥濘而又棄其輔則必覆爾既覆而求助則不及矣其十章又戒其無棄爾輔而益其輻又顧其僕使不覆所載者謂駕車者當如此猶恐覆敗而今乃履絶險而不以為意則宜其覆矣此又喻王不知戒慎以覆國也所謂猶欲救之辭也其十一章曰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云者大夫既憂國之將亡又自傷將及於禍之辭也水魚所樂也而池沼近人常易得禍故曰匪樂雖潛藏隱伏而以近人終被獲也以比身仕亂邦無所逃禍也其曰念國為虐者意謂國君為虐政而我仕於亂邦也其十二章曰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云者大夫既自傷將及禍而又哀彼眾人不知危亡可憂而猶有以酒殽與其鄰里親戚為樂者而我獨憂也其十三章曰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禄天天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云者言彼佌佌之小人蔌蔌之貧陋者初猶有屋穀以生而今民無禄食天又夭害之國君既不能卹矣彼富人之有餘者尚可哀此惸獨而卹之也大夫憂國者陳禍亂述危亡戒其君及其民備矣知其無可奈何矣反告富人以哀惸獨此窘窮苟且之急辭也故以為卒章

十月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論曰君子之所以貴於衆人者衆人之惑君子辨之而世取信焉是不可以不慎也故至於有所疑則雖聖人猶或闕焉者慎之至也吾於十月之交小旻小宛正其

失而從其是者於浩浩昊天置之而不敢辨者闕其所疑也此四詩者毛氏皆以為刺幽王鄭氏皆以為刺厲王而後世惑焉鄭謂十月為刺厲王者以番維司徒豔妻煽方處及七子以后寵亂政知之也其言幽王時鄭桓公友為周司徒而非番也案幽王在位十一年至其八年始以友為司徒其前七年安知無番為司徒也就使番不為幽王司徒安知其為厲王司徒也毛以豔妻為褒姒而鄭謂褒姒非王后不得稱妻遂以豔妻自是厲王之后就使褒姒不稱妻亦安知豔妻為厲王后也案史記載厲王之事惟云好專利任用榮夷公又使衛巫監謗得謗者而殺之矩芮良夫召公等諫又云暴虐侈傲而已若使豔妻用事以致流亡則不得略而不載也厲王出奔于彘十四年本紀惟言太子靜留匿召公家而不言王后所在及其姓氏始末前世諸書皆無之使厲王由豔妻以致亂亡不應前世都沒而不見既無所見鄭氏何從而知之據詩列皇父卿士至於豔妻此八人者皆是用事亂政之人爾而鄭氏乃以七子者皆是后之親黨且詩無后黨之文而豔妻姓氏本末尚皆不可知而七子者安知皆為后黨是三者皆臆說之繆妄者也厲幽皆昏亂之主也其及於禍也亦然小宛之詩據文求義施於厲幽皆可雖鄭氏亦不能為說以見非刺厲也而為鄭學者彊附益之乃云四詩之序皆言大夫刺既以十月為刺厲王則小旻小宛從可知然則正月不云大夫刺乎安得獨為刺幽王也又云小旻小宛其卒章皆有怖畏恐懼之言似是一人之作夫以似是而為必然之論此不待攻而可破也或問十月之交從毛為刺幽可矣旻宛施於厲幽皆可而子亦從毛為刺幽而不疑者何也曰邑中失火邑人走而相告曰火起某坊郊野道路之人望而相語曰火在某坊則誰從乎若以邑人之言為非而郊野道路之言為是者非人情也毛氏當漢初興去詩猶近後二百年而鄭氏出使其說有可據而推理為得從之可矣若其說無據而推

理不然又以似是之疑為必然之論則吾不得不舍鄭而從毛也或者又曰然則雨無正亦可以從毛矣何疑而闕焉曰使毛於詩序但云浩浩昊天刺幽王則吾從之矣其曰雨無正則吾不得不疑而闕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曰雨自上下者也言衆多如雨而非正也此述篇中所刺厲王下教令繁多如雨而非正爾今考詩七章都無此義與序絶異其第一章言天降饑饉於四國及無罪之人淪陷非辜爾自二章而下皆言王流于彘已後之事且王既出奔宣王未立周召二公攝政十四年而王卒崩于外是厲王不復為政久矣安有教令所下如雨之多者乎況詩六章如毛鄭箋傳悉是刺周之大夫諸侯不肯從王出居而無人夙夜朝夕事王于外及在位之人不能聽言而不畏天命等事爾殊無一言及於教令自上而下之意然則雨無正不為昊天之序決可知也獨不知何為而列於此是以闕其所疑焉

小人之道不可責高明之功正與詩人之意相反又謂先人為文武亦疎矣而後之學者既以先人為文武而有懷二人又為文武不應重複其言而無他義也鄭以蝗蛉之子比萬民亦疎矣至以日邁月征為視朝視朔及謂岸獄中人持粟出卜皆繆論也卜者決疑之謂也有疑而問謂之卜毛以交交為小貌亦初無義理交交者參雜相亂之謂也鄭於甫田之什桑扈詩以交交為飛往來貌是也

本義曰大夫刺幽王敗政不能繼先王之業其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云者謂此鳩雖小鳥亦有高飛及天之志而王不自勉彊奮起曾飛鳩之不如以墜其先王之業故曰念昔先人謂思宣王也其曰有懷二人者以下章所陳二人刺王云人誰不飲酒一人則齋肅通明雖飲而温克一人則昏然無知但以沉醉苟一日之樂謂王也因戒之使無耽此樂宜敬天命之無常也既以此語警之則又勸勉之云中原有菽庶民皆可采往者無不得也世有善道凡人皆可為為則得之矣王何獨不為也又言人性雖惡可變而為善譬如螟蛉之子教誨之則可使變其形而為蜾蠃子也既勸勉之則又告其速自改悔云譬如脊令且飛且鳴自勤其身不少休息今日月之行甚速不可失時王亦宜夙夜汲汲勉勵庶無忝辱於先王云所生者亦謂宣王也其下二章則言小人君子所苦以見舉國之人今皆失所也謂彼桑扈食肉之鳥今無肉以食則相與羣飛雜亂循場而爭粟有如國人失其常業而至於窮窘乃相與為爭訟而入於岸獄云宜者謂其勢不得不然也王又愚暗不曉民事至乃握粟問人云此粟自何而能得成穀謂其不知稼穡之艱難猶今世諺愚人云菽麥不分是也王既驕昏如此則其君子立於朝者如集于木危懼而不安又如臨谷履冰常憂殞陷也

詩本義卷七

詩本義卷八

宋 歐陽修 撰

巧言

論曰據巧言序是大夫刺幽王信讒之詩而鄭於首章解為刺王傲慢無法度二章以下所斥君子又皆以為在位之臣則與序文異矣毛訓憮為大鄭訓為傲據詩言亂如此大則義可通若云亂如此傲豈成文理曰父母且且當為語助鄭音苟且之且言王即位且為民父母其後乃刑殺無罪非惟學者附益以增鄭過就令只依鄭說曰父母且（苟且之且）亦豈成文理鄭又以寢廟大猷他人有心與毚兔共為一章言四事各有所能乃以田犬之能擬聖人之能不惟四事不類又殊無旨歸蓋由誤分章句失詩本義故其說不通也委委蛇蛇古人常語乃舒遲安閒之貌毛訓為淺意不知其何所據也本義曰幽王信惑讒言以敗政大夫傷已遭此亂世而被讒毀乃呼天而訴曰悠悠昊天為我父母我無罪辜而使我遭此大亂之世我畏天之威已太甚矣實謹慎不敢有罪辜也此首章之義大夫先自訴也其二章三章遂述幽王信讒致亂之事其四章曰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云者寢也廟也衆工之所成也然規為制度本於君子是君子者皆知衆工之事也先王之大道聖人之所謨也意謂聰明之人下通小人之賤事上達聖人之大道無所不知而至於忖度常人之心則不待聰明者雖子亦能之蓋歎幽王獨不能而為讒邪所惑也子作詩之人自謂也其五章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云者以狡兔比狡惡之人王所當誅也荏染柔木君子樹之云者以柔木比柔善之人王宜愛護使得樹立勿縱讒邪傷害之也往來行言心焉數之云者謂往來行路之言焉足聽納於心也其六章曰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云者謂讒人能言然徐緩敢為大言出口而無忌憚又

善悅人聽其美如笙簧而頗不慙愧使人易惑而難辨也其二章三章及卒章箋傳粗得其義學者可推而通不煩論著惟君子當為斥幽王爾

何人斯

論曰古詩之體意深則言緩理勝則文簡然求其義者務推其意理及其得也必因其言據其文以為說舍此則為臆說矣鄭於何人斯為蘇公之刺暴公也不欲直刺之但刺其同行之侶又不欲斥其同侶之姓名故曰何人斯然則首章言維暴之云者是直斥暴公指名而刺之何假迂回以刺其同侶而又不斥其姓名乎其五章六章義尤重複鄭說不得其義誠為難見也今以下章之意求之則不遠矣但鄭以何人為同侶則終篇之語無及暴公者此所以不通也古今世俗不同故其語言亦異所謂魚梁者古人於營生之具尤所顧惜者常不欲他人輒至其所於詩屢見之以前後之意推之可知也詩曰毋逝我梁者谷風小弁皆有之谷風夫婦乖離之詩也其棄妻之被逐者為此言矣小弁父子乖離之詩也於太子宜曰之被廢又為此言矣胡逝我梁者何人斯有之此朋友乖離之詩也於蘇公之被譖其語又然然則詩人之語豈妄發邪蘇暴二公事迹前史不見今直以詩言文義首卒參考以求古人之意於人情不遠則得之矣谷風小弁之道乖則夫婦父子恩義絕而家國喪何獨於一魚梁而每以為言者假設之辭也詩人取當時世俗所甚顧惜之物戒人無幸我廢逐而利我所有也蘇公之意亦然由是而求之何人斯之義見矣

本義曰彼何人斯者斥暴公也其心孔艱者心傾險而不平易也胡逝我梁者欲利我所有也不入我門者與我絕也伊誰云從維暴之云者謂聽譖者伊誰乎乃惟暴公之言是從其二章曰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者意謂借有二人相從則我不知果誰為譖我者今爾何逝我梁而不入

弔我之被譖又今待我不如初則爾為譖我者可知而不疑其三章云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陳堂塗也蓋言其又進而陰窺其家私矣而蘇公者自省內無所愧畏不懼其來窺爾其四章云不自北自南者歎已適遭之也飄風取其無形而中人有似譖言爾其下章則述與暴公俱仕王朝相從出入親好之意云爾所安行我亦不遑舍而從爾爾所亟行爾車既脂吾已從爾也言或緩或急有一於此惟爾之從云何敢告病又云爾還而入我室則我心安還而不入我室則我莫知何故而致爾不入也其或入或不入有一於此常使我心病之也言我待爾之勤惟恐相失也其下章又言我與爾相親愛而相應和如兄弟之吹壎篪相聯比如貫索而爾不我知舍此三物不足以喻我心則惟當與爾詛其不信爾三物謂壎也篪也貫也其卒章則極道其事云汝隱匿形迹能使我不見不覺如鬼蜮之肆害於人乎我則不得而知汝今汝乃人爾曰以面目與我相視無窮極不可隱藏我安得不知汝之譖我乎故我作此與汝相好之歌以究極爾反側之心

蓼莪

論曰蓼莪之義不多毛傳特簡鄭氏之失惟以視莪為蒿以文害辭此孟子之所患也又以餅罍比貧富之民非詩人之本意以下文推之可見飄風非取其寒亦非詩意也其以終養為病亡之時滯泥之甚矣

本義曰周人苦於勞役不得養其父母者見彼蓼蓼然長大者非莪即蒿皆草木之微者其茂盛如此者由天地生育之功也思我之生也父母養育我者亦劬勞矣而我不得終養以報也餅罍物之同類也此述勞苦之民自相哀之辭也其曰鮮民之生者言不遂其生不如死也南山烈烈望之可畏也飄風發發暴急而中人也言王威虐可畏而暴政害人我獨罹之也

大東

論曰鄭氏以有饛簋飧為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又以

公子發幣於周之列位而責周人無反幣自天漢有光以下至卒章喻王置官司而無督察之實皆非詩人之本義也據序本為譚人遭幽王之時困於役重而財竭大夫作詩以告病爾亦何暇及於主人為客致殽使還反幣等事且謂王置官司而無督察之實了不關役重財竭之意若但言督察官司施於何詩不可又若必剌官司失職則日月星辰名職至多宜舉其大而要者義與王官相近方可以為善譬今詩所舉止於掩兔簸揚挹酒漿之類又其下無文莫見王官之義蓋鄭氏不得詩人本義故其為說汗漫而無指歸其以天漢有光屬鞙鞙佩璲為一章分雖則七襄以下為別章使詩不分章則已若果分章則當有義類今毛鄭所分章次以義類求之當離者合之當合者離之使章句錯亂然不繫詩義之得失學者自求之可見矣

周之君子履行此道使下民視而有所賴也大夫反顧昔時譚人蓋嘗如此所以潛然出涕者傷今不然也其二章遂言今則王政偏而賦役重無小無大皆取於東使譚人杼軸皆空至於窮乏以葛屨而履霜其公子佻佻然奔走於周行其祇役往來頻數使其力疲而心病也其三章者告病之辭也謂彼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今乃以之履霜糾糾然尚可載糾若斯人者勞苦而困弊則將死矣故云可以休息之也其四章則言東人困苦如此王官無以其職來撫勞之者而周人方事侈富潔其衣服以相誇至於操舟之賤亦衣熊羆之裘而私家之人皆備百官而祿食其五章則剌王多取於下而濫用也言當飲漿者今飲酒矣佩玉之人皆不材而冗食矣其橫費如此所以致周之重斂也其六章以下皆述譚人仰訴於天之辭也其意言我民困矣天之雲漢有光亦能下監我民乎其不言日月之明而言雲漢之光者謂天不能下監也又言天雖有織女不能為我織而成章雖有牽牛不能

為我駕車而輸物其七章又言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日為晝俾我營作雖有天畢不能為我掩捕鳥獸其八章又言雖有箕不能為我簸揚糠粃雖有斗不能為我挹酌酒漿其意言我譚人困於供億其取資於地者皆已竭矣欲取於天又不可得也其卒章則又言箕斗非有所挹取於東也是皆怨訴之辭也其餘訓解則毛鄭多得學者當自擇之

四月

論曰毛鄭於四月之義小小得失皆不足論惟以先祖匪人為作詩之大夫斥其先祖此失之大者也且大夫作詩本刺幽王任用小人而在位貪殘爾何事自罪其先祖推於人情決無此理凡為人之先祖者積善流慶於子孫而已安知後世所遭者亂君亂治君亂今此大夫不幸而遭亂世反深責其先祖以人情不及之事詩人之意決不如此就使如此不可垂訓聖人刪詩必棄而不録也鄭之所失於此尤多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直謂江漢紀率南國之衆以為比吴楚之君且詩人本患下國之構禍豈可反稱吴楚僭叛之君以為美於理豈然矧考詩文無之此亦其失之大者子當為子奪之爲鄭以予為我是以其説莫通也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謂惟其才也詩所謂匪人者言非才也古之仕者世禄故詩人刺在位貪殘之臣自其先祖以來任非其才爾凡言任才非其人者譬有能治水之人使之為治木之官是任非其人也而鄭氏直以謂非人者身非是人也故云是人則當知患難昔之通儒執文害義蓋有如此或謂詩人但當刺時在位之臣何必遠及其先祖曰作詩者人人意異四月之詩以寒暑為喻故推其初始而言見事皆有漸不圖之於早也考其三章之次第可以見矣

本義曰周大夫刺幽王之臣在位者貪殘刻剥於其下使民物耗竭如草木彫盡於秋冬乃於首章先本其事

云自四月夏暑氣盛至六月盛極當退於此之時萬物已有將哀之漸而人未見也如彼世祿在位之臣自其先祖以來所任已非其人當時何安然忍予之祿位者蓋未見其害其二章遂言貪殘之政使民物傷耗如秋日之淒然使百草俱病也其三章則極言民物窮竭如冬日寒風凜冽暴急而萬物彫盡也其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者民被患淺猶思有所歸以苟免也又曰民莫不穀我獨何害者民被患愈深則其辭愈緩蓋知其無如之何但自傷歎而已而云民誰不有生我獨何為及此害也詩人於此三章言有次第蓋如此也其曰山有嘉卉侯栗侯梅者又言貪殘之臣害物廣也謂如採於山者但知貪取栗梅不知其下美草皆被蹂踐而殘賊也其曰相彼泉水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者謂此泉水澄之則清撓之則濁譬彼諸侯可使為善可使為惡而彼貪殘之臣日自構怨亂之禍於下國亦何由使其為善其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者勉其下國之辭也謂此江漢二大川總納南方之衆水滔滔而流以歸乎海故能為南國之紀汝下國之諸侯當盡瘁以事周相率而尊天子則土地爵祿何所不有也其下二章則哀其人民之辭也謂其欲去則不如魚鳥有所逃避欲居則不如草木之依山隰得遂其生也

小明

論曰小明序云大夫悔仕於亂世也鄭謂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曰小其明損其政事據詩終篇但述征行勞苦畏於得罪不敢懷歸之事乃是大夫悔仕之辭如序之說是也了無幽王曰小其明之意大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為誌別爾了不關詩義苟如鄭說則小旻小宛之類有何義乎詩云嗟爾君子無恒安處乃是大夫自相勞苦之辭云無苟偷安但靖共爾位之職惟正直是與則神將祐爾以福也鄭乃以嗟爾君子為其友之未仕者且大夫方以亂世悔仕宜勉其未仕之友以安居而不仕安得

教其無恒安處蓋鄭謂大夫勉未仕之友去之他國無安處於周邦也故引鳥則擇木之說夫悔仕者悔不退而窮處爾如鄭之說則周之大夫皆懷貳心教其友以叛周而去此豈足以垂訓也

鼓鍾

論曰鼓鍾序但言刺幽王而不知實刺何事若據詩文則作樂於淮上矣然旁攷詩書史記無幽王東巡之事無由遠至淮上而作樂不知此詩安得為刺幽王也書

曰徐夷並興蓋自成王時徐戎及淮夷已皆不為周臣宣王時嘗遣將征之亦不自往至魯僖公又伐而服之乃在莊王時而其事不明初無幽王東至淮徐之事然則不得作樂於淮上矣其詩曰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其先言憂心而後言君子不知憂心者復為何人其卒章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其辭甚美又疑非刺也毛謂南為南夷之樂者非也昔季札聽魯樂見舞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蓋以為文王之樂也詩人以文王之詩為周南名南然則此所謂以雅以南者不知南為何樂也皆當闕其所未詳

裳裳者華

論曰裳裳者華刺幽王者三事爾由小人在位而讒諂進故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也其卒章又戒王毋近小人而當親君子義止如是而已矣然毛鄭之失者以裳華喻君以之子為明王由是詩之義不可得而見毛又以左之為朝祀之事右之為喪戎之事鄭以君子為

先人攷詩及序皆了無此義失之尤遠本義曰裳裳者華其葉湑兮者言其葉華並茂喻賢材美衆盛也我見是人而傾心用之則君臣有榮譽也又曰裳裳者華芸其黃矣言其華色光耀喻有功之臣功烈顯赫也我見是人作事皆可法故得慶於後而世祿不絕也章法也陳二章刺王不能也又曰裳裳者華或黃或白刺王朝君子小人雜處也而讒諂得進因戒王以馭臣之道當如馭馬使驁良並駕而進退遲速如一

者在調和其轡緩急以節之爾謂善馭臣下者君子小人各適其用而節制在已也其卒章則又言左右常當親近君子而慎其所習左右有小人則似小人有君子則似君子也

鴛鴦

論曰鴛鴦序云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今考詩下二章言乘馬在廄猶近於自奉養之事然馬無事則委之以芻有事則子之以穀此前世中材常主之所能為而不足當詩人思古而詠歎然義猶有說而通若其上二章之義了不涉及序意且鴛鴦非是鴈之類其肉不登俎非常人所捕食之物今飛而遭畢羅乃是物之失所者而謂匹鳥止則耦飛則雙此為交萬物之實匹鳥之雙自是物之本性了不干人事幽王之世鴛鴦飛止亦宜自雙耦何必果明王之時也其二章云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謂明王之時人不驚駭而自若無恐懼然則人不驚駭與遭畢羅二章義正相反而鄭皆為明王之時理豈得通又詩二章其下文皆云君子萬年是其在梁與畢羅詩人本不取其驚不驚也故此篇本義未可知也宜闕其所未詳

車舝

論曰鄭氏以車舝之詩周大夫惡褒姒之亂國欲求賢女以輔佐幽王然解詩三章燕喜燕譽飲食歌舞皆以為幽王既得賢女之後改為善行大夫以此相慶自相燕樂故雖無賢友旨酒嘉殽亦且亟相飲食歌舞言其喜甚也據詩序言褒姒之惡敗亂其國大夫不能救止顧無如之何因思得賢女以配君子為輔佐庶幾可救王爾思得者是未見之辭也所思賢女尚未有其人而諸大夫舍其所憂之急者遂言已得賢女之後慶喜燕樂之事使略及之猶在人情或有今詩連章復句述其燕喜燕譽至其三章更不及他事惟說飲酒歌舞然則鄭氏之說豈詩人之本意哉且詩人本以幽王無道思得賢女以救其惡鄭箋平林云王若有美茂之德則賢

女來配若王自有美茂之德則詩人復何所刺乎亦非
詩人本意也至於雖無旨酒式飲庶幾以為庶幾王之
變改是式飲庶幾分為二事又云我與女用是歌舞相
樂喜之甚也然則上言方庶幾幸王變改下言則已喜
甚又以雖無德三言斷為一句皆文義乖離害詩本義
不可不論正也
本義曰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
來括者所謂思得賢女之辭也匪飢匪渴云者言我所
思者非飢思食非渴思飲乃思賢女以德音來與我王
配合也雖無好友式燕且喜者謂彼所思之女雖無衆
妾與相好友祇得一人亦足以承王之燕喜也婦人以
相好為友見關雎之文又曰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
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云者此惡褒姒嫉
妬之辭也謂彼平林之廣能容飛鳥則鳴鷮皆來依其
蔭蔽碩女賢淑能容其下則衆妾之有令德者皆來化
其善行也若得此賢女與王燕樂而享榮譽則我好愛
之無厭射也又曰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
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云者思賢女而不可得之
辭也以謂酒殽雖不美善庶幾可飲食則飲食之矣賢
女雖無德及汝可配王則當共歌舞而樂之爾陟岡析
薪言得之易也鮮我覯爾我心寫兮者歎賢女難得使
我傾心求之而未見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勉其不
已之辭也以謂賢女雖難得求之不已將有得也故其
下則云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者謂調和車馬往迎之如
首章車舝也徒我見正得此賢女為新昏則慰我心矣

詩本義卷八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邱庭滌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何　瑞

欽定四庫全書要　經部

詩本義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參酒臣韋謙恒

詩本義卷九

宋　歐陽修　撰

青蠅

羅振玉論圖書

青蠅之汙黑白不獨鄭氏之說前世儒者亦多見於文字然蠅之為物古今理無不同不知昔人何為有此說也今之青蠅所汙甚微以黑點白猶或有之然其微細不能變物之色詩人惡讒言變亂善惡其為害大必不引以為喻至於變黑為白則未嘗有之乃知毛義不如鄭說也齊詩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蓋古人取其飛聲之衆可以亂聽猶今謂聚蚊成雷也

本義曰青蠅之為物甚微至其積聚而多也營營然往來飛聲可以亂人之聽故詩人引以喻讒言漸漬之多能致惑爾其曰止于樊者欲其遠之當限之於藩籬之外鄭說是也棘榛皆所以為藩也

賓之初筵

論曰衛武公之作是詩也本以幽王荒廢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沈湎所以刺也如鄭氏之說則王之飲酒賓主肅然禮修樂備物有其容揖讓周旋皆中其節先與羣臣射而擇士然後祭祀其先至於受神之福酌尸登餕禮無違者及乎射祭訖事之後燕其族人旅酬之際始與其坐賓頓出小人之態號呼傾側以至失禮敗俗是其一日之內朝為得禮之賢君暮為淫液之昏主此豈近於人情哉蓋詩人之作常陳古以刺今今詩五章其前二章陳古如彼其後三章刺時如此而鄭氏不分別之此其所以為大失也鄭氏長於禮學其以禮家之說曲為附會詩人之意本未必然義或可通亦不為害也學者當自擇之

本義曰賓之初筵刺幽王君臣沈湎於酒其前二章略陳昔之人君與其臣下飲酒必賓主秩秩然肅恭至於籩豆觕薄皆有次序而酒旨樂和又其不徒燕飲而已也或行射禮以揖讓周旋因其勝不以相爵或因祭其先祖神享而降福子孫受賜乃相湛樂蓋明非以淫泆為樂也其下二章遂刺王之君臣上下飲酒既失威儀又號呶雜亂籩豆亦無次序至於起舞傾側其冠弁又立監史以督罰不飲者皆使之醉而時人反以不醉為恥勿無皆禁止之辭也其卒章曰式勿從謂無俾大怠者戒醉者無從其所謂以自縱而至於大慢惰也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云者又戒人以醉言不可聽至於謂羖羊童首是以無為有則醉言無度可知也三爵不識矧敢多又云者又教飲者以醉辭也言我三爵已昏然無所識知矣其又敢多飲乎

采菽

論曰詩云君子來朝言觀其旂鄭謂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為敬且省禍福據序但言幽王侮慢諸侯不能錫命以禮君子思古以刺今爾如鄭所說省禍福詩及序文皆無之據詩但述諸侯來朝車服之盛可觀爾其曰君子所屆者乃言君子

所至車旂如此之盛爾亦不謂其法制之極也天子所予者謂此諸侯旂纛驂駟與其所服赤芾邪幅皆是天子所賜爾以刺幽王不能賜諸侯也諸侯爵秩車服有等差當賜則賜矣不待其幅束無紓緩之心然後賜也其曰彼交匪紓者直自言邪幅爾鄭謂君子所屈為法制之極天子所予為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者皆衍說也汎汎楊舟紼纚維之者鄭謂紼纚維舟猶諸侯御民以禮法者非也據詩意紼纚維舟如葵之毛謂明王能維持諸侯是矣

角弓

論曰角弓據序但言幽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而作是詩爾如毛鄭之說老馬反為駒謂王侮慢老人遇之如幼稺雖非詩本義而理尚可通其如食宜饜如酌孔取謂王如食老人宜使之飽如飲老人宜度其所勝多少則非詩之意也詩述九族怨王不親爾不論老者飲食多少也言如者有所比類之辭也至於教猱塗附謂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雨雪見晛喻小人雖行如夷狄而王不能變化考序及詩了無此義與上章意不相屬由毛鄭失其本旨也弓之為物其體往來張之則內嚮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詩人引此以喻九族之親王若親之以恩則內附若不以仁恩結之則亦離叛而去矣其義如此而已毛謂不善紲檠巧用則反者已成之弓則體有往來其張之則來弛之則去古今通然是詩人所取之義也

本義曰角弓之詩自四章以上毛鄭之說皆是其一章言雖骨肉之親若遇之失其道則亦怨叛而垂離如角弓翩然而外反矣二章言王與骨肉如此則下民亦將效上之所為也三章四章遂言效上之事云兄弟不令而交相賊害則民亦效之各相怨於一方貪爭不已至

於亡身也五章六章則刺王所以不親九族者由好讒佞而被離間也因述讒佞之人變易是非善惡乃以老馬為駒不顧人在其後而辨其非也謂其肆為讒佞傍若無人也其所以如此取王之寵如貪飲食之人務自飽足而已又言讒佞之人已自如此而王又好讒以來之如猱喜升木又教之塗喜著又附之其曰君子有徹徹美也猷小人與屬者徹也猷道也君子有所美之道則小人爭趨而為之矣其七章八章又述骨肉相怨之言云王踈九族而好讒佞如此亡無日矣如雨雪見日而將消也莫肯下遺式居婁驕者謂王不以恩意下及九族而自為驕傲也如蠻如髦言骨肉相視如夷狄無禮義仁恩也

菀柳

論曰鄭箋上帝云者愬之也以謂詩人呼上帝而告之曰幽王暴虐甚使我中心悼病然則上帝與甚蹈當分為兩句豈成文理考於詩意亦豈得通俾予靖之後予極焉知之不可極焉知之謂王之惡人心離叛如此而王不悔改也

白華

論曰白華據序意言幽王黜申后而立褒姒致下國化之亦多棄妻而立妾周人推本其事由褒姒淫惑幽王窮居后位故使下國之人效之立妾為妻正妻被棄而王不能治也然則周人作詩本為下國之人以妾為妻爾毛鄭二家所解終篇不及下國之人妻妾事此其所以失也且序言刺幽后而鄭以詩所謂之子為斥幽王碩人為斥幽后今考詩八章五章常言之子則是刺幽王者多矣何得序獨言刺幽后也碩人者大人爾毛既以為斥褒姒遂解為妖大之人此又其穿鑿也今考詩意言之子者棄妻斥其夫也所謂碩人者乃刺幽后爾又序言以妾為妻以孽代宗雖為兩事而其實一也蓋妾子為孽妻子為宗既升妾為妻則自然其孽子為適矣今考詩但述妻妾之事而無及適庶之語乃作序者因言及之爾

本義曰白華以為菅白茅以為束言二物各有所施可以並用如妻妾各有職可以並居而之子乃獨遠棄我而不見容彼英英然白雲者於彼蒼也皆覆露之而無所擇而君子之於妻妾亦當均其恩愛無異而之子乃獨棄我蓋由天道艱難而使之子心不善也步猶行道也滤池北流浸彼稻田者自高而及下也言化自上行而及下也此刺王及后也碩人者大人也王后是矣樵彼桑薪印烘于煁者物失其所也桑薪宜爨烹飪而為燎燭棄妻自傷失職者由幽后化之然也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者言王后為惡於內而聲達於外使人效之而之子懆懆然棄逐我使我邁邁而去也邁往也有鶖在梁有鶴在林言二物皆非其所處如妾不宜居正位而妻不宜被遠棄也亦由褒姒奪據后位而下效之也鴛鴦戢翼雌雄相好之鳥也言之子二三其德曾此鳥之不如也有扁斯石履之卑兮言至賤之物當常在人下而為人助也扁石乘石也人履以升車者也棄妻指此石常在人下而助人升者如妾止當在下而佐人爾今之子遠我而進彼使我病也

漸漸之石

論曰序言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蓋序詩者言幽王暴虐致天下離心因言戎狄已叛而荆舒又不至爾然考詩之文惟言東征則是此詩但述征荆舒也鄭氏泥於序文遂以漸漸之石比戎狄不可伐山川悠遠為荆舒之所處且戎狄無不可伐之理如文王征犬戎宣王伐玁狁但幽王自不伐爾就使戎狄為不可伐幽王置而專討荆舒則是幽王知所伐矣復何刺哉何國無山川豈獨荆舒有之此又不通之論也維其勞矣者詩人述東征者自訴之辭也鄭以為荆舒之國勞廣闊何其舍簡易而就迂回也不皇者詩人之常語鄭於此獨以皇為正至不皇出矣為不能正荆舒令出使聘問於王此尤臆說也豕涉波月離畢但將雨之兆爾毛說是也鄭曲為比興又汗漫而不切蓋其行說也本義曰漸漸高石與悠悠然長遠之山川皆東征之人叙其所歷險阻之勞爾不皇朝矣者謂久處於外不得朝見天子也其二章云不皇出矣者謂深入險阻之地將不得出也豕涉波而月離畢將雨之驗也謂征役者在險阻之中惟雨是憂不皇及他也履險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為言

詩本義卷十

宋 歐陽修 撰

文王

論曰嗚呼語有之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豈虛言也哉文王之甚盛德所以賢於湯武者事殷之大節爾而後世誣其與紂並立而稱王原其始蓋出於疑似之言而衆說咻然附益之遂為世惑可不慎哉泰誓曰惟十有一年師渡孟津武成曰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此所謂疑似之言也而毛鄭於詩謂文王天命之以為王又謂文王聽虞芮之訟而天下歸者四十餘國說者因以為受命之年乃改元而稱王由是以來司馬遷史記及諸讖緯符命怪妄之說不勝其多本欲譽文王而尊之其實積毀之言也然而學者可以斷然而不惑者以孔子之言為信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一言者楊子所謂衆辭淆亂質諸聖者也至於虞芮質成毛鄭之說雖疑過實然考傳及箋初無改元稱王之事未害文王之為文王也惟雅之序言文王受命毛以為受天命而王天下鄭又謂天命之以為王云者惑後學之尤甚者也詩人之意以謂周自上世以來積功累仁至於文王攻伐諸國威德並著周國自此盛大至武王因之遂伐紂滅商而有天下然以盛德為天所相而興周者自文王始也其義如此而已故序但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且詩人述作周之業歸功於其父而言國之興也有命自天此古今之常理初無怪妄之說也書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又曰天既訖殷命又曰勑絶天命之類其言甚多蓋古人於興亡之際必推天以為言者尊天命也如毛鄭之注文王則是天諄諄命西伯稱王爾此所以失詩本義而使諸家得肆其怪妄也說者但言殷未滅時文王自稱王於一國之中理已為不可況毛鄭於此詩言商之子孫衆多有國者皆在文王九服之中又言殷之諸侯來助文王祭者皆自服

殷之服此二者皆是殷已滅之事若如毛鄭之說是文王已滅殷而盡有天下矣此又厚誣文王之甚者也詩曰於緝熙敬止詩屢言緝熙毛鄭嘗以為光明不知其何據也爾雅云緝熙光也爾雅非聖人之書考其文理乃是秦漢之間學詩者纂集說詩博士解詁之言爾凡引爾雅者本謂旁取他書以正說詩之失若爾雅止是纂集說詩博士之言則何煩復引也頌敬之云學有緝熙于光明毛鄭說以為學有光明于光明謂賢中之賢此穿鑿之尤甚者許慎說文熙燥也孔安國傳尚書熙廣也他書或訓為安或訓為和隨文義各自不同而此熙訓廣近是矣緝績也績者接續而成功也緝熙云者接續而增廣之也駿命不易當音難易之易

本義云文王在上於昭於天者據武王以為言也言武王雖滅殷而有天下然由文王在上其德昭著于天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據后稷公劉以來為言也言周自上世以來為周久矣至文王始受天之眷命而興盛也有周不顯乎自文王而顯大矣其顯不是帝命乎是帝命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者謂其俯仰之間常如在帝左右言為天所親輔也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者言勉勉勤修文王之業使文王之善聞流於後世者不止能如此乃是周之君而可以為文王之子孫也子孫能勉勉不墜文王之令聞則本與支皆可傳於百世也子武王孫成王也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者言周之興也不獨其君因其世德其衆士佐文王成功業者亦世有顯名而謀事忠敬惟此多士生於周國為幹事之臣文王用之以寧周邦也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者以戒成王也言美哉文王之德於此乎當績而廣之敬慎不墜大哉天命商之子孫數甚衆多而上帝乃命之為周諸侯昔也天命為商之蕃屏而今也

乃命為周諸侯由商王失德而天奪之周有世德而天
予之天所予奪惟德所在而無常主故又曰侯服于周
天命靡常也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哻
者詩人既先引商王子孫以戒成王又引商之衆士以
戒周之羣臣以謂殷之衆士乃服其服而來助周祭猶
服殷服者見其亡國之故臣也故引以戒周臣使亦無
失其世德以配天命而求福祿既又丁寧之曰當知殷
之未失衆心之時故能配上帝宜鑒殷之亡知天命之
不易無使天命至爾躬而止當明揚善聞常虞度殷之
興亡皆自天也其卒章又言天無聲臭其命難知但效
法文王所為則可以使萬邦信天之輔有德也

棫樸

論曰棫樸五章毛於其四章所解絕簡莫見其得失其
首章棫樸之義頗詳而二家之說相違然毛得而鄭失
也詩人本以文王能官賢才任國大事故美之如鄭說
則豫斫棫樸將祭而積新乃賤有司之末事民庶人人
能之詩人必不以此為能官人也鄭所以然者牽於二
章奉璋之說也奉璋助祭與積薪事不同然能奉璋助
祭亦止能官人之一事爾不必連首章言之且官人之
職多矣豈專於祭祀乎自倬彼雲漢而下二章如鄭說
更無官人之意但汎述法度為政等事汗漫而無指歸
此皆其失也

本義曰詩人言芃芃然棫樸茂盛採之以備薪爝以喻
文王養育賢才美茂官之以充列位而王威儀濟濟然
左右之臣趨而事之以見君臣之盛也其二章言在宗
廟則奉璋助祭皆髦俊之士其三章言舟之行水由衆
人以楫櫂之如王之治國必衆賢居官以共濟其曰周
王于邁六師及之者又言王有所征伐則六師皆從以
見王所官人入宗廟居軍旅皆可用言文武之材各任
其事也其四章言雲漢在上為天之文章猶賢才在朝
為國之光采其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者作動也言文
王能官羣材各任其職王但享壽考邈然在上無所動

作於人而國自治也蓋言官人之成效也其卒章又言金玉之質美矣必待追琢而成文章以喻臣下雖有賢才必待奬用而成德業又言王當勉勉用人而但提其綱紀爾

思齊

論曰序言思齊文王所以聖也鄭云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蓋言文王所以聖者由其母太任之賢也然則思齊之義主述太任之德能致文王之聖爾今詩四章鄭箋自惠于宗公而下三章皆了不及太任雖雖在宮肅肅在廟又以為文王在辟雍羣臣助王養老在宗廟羣臣助祭等事考序及詩皆非詩人本意其為衍說失詩之旨遠矣惠于宗公鄭以為順于大臣據詩上文云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是方述太姒之德遽云順于大臣便為文王之事其下文又別述神無怨恫上下文義何雖狂愚之人皆得觀豈限賢才之質自古王者在辟雍未聞必須能射者方得觀禮就如鄭說不明無射之人皆來觀禮亦前世之常事不足彰文王之聖不聞亦式以為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不諫亦入以為有孝弟之行而不能諫諍者皆得助祭於廟且詩但云不顯亦臨無射亦保鄭何據而知是在辟雍之人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何據而知是在宗廟之人不聞何據知為仁義不諫何據知為孝弟學者穿鑿之弊至於如此毛以思齊為思莊以文理推之當讀如見賢思齊之齊也

本義曰文王所以聖者世有賢妃之助也自太姜太任以至太姒相繼有賢德也其可思而齊者太任也可思而愛者周姜也太任文王之母也太姜大國之婦也京大室國也言太姒每思慕任姜而繼其美聲有不妒忌之賢而子孫衆多又能輔佐君子順事先公而神無怨怒宗公先公也言周世有賢婦人文王幼育於賢母長

得賢妃之助以成其德其德廣被由内及外由近及遠自親者始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雝雝在宫肅肅在廟者言文王平居在宫中則雝雝然而和有事在宗廟則肅肅然而敬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言不以人所不見而怠常端莊若有所臨又無厭倦而能守其常也保守也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戎衆也烈光也假大也言文王之應於事雖衆多敏疾而不絶其施於事者光大而無瑕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者式法也言也毛謂性與天合者是也詩人既述文王修身之善能和敬於人神而出處有常度又述其遇事之聰明所為皆中理然後本其所以聖者由生於賢母幼被養育而至成人也故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言文王有成人之德自其為幼小之子而養育成其性也既又推廣而名譽為俊髦之士矣

論曰據序但言文王修德最盛而考詩則上述大伯王季又多言文王征伐之事蓋詩人言周世德所積至文王又著功業而德最盛也詩謂二國者毛以為夏殷者非也且詩述文王何因遠及夏世而終篇無殷事則毛說非矣鄭謂二國為紂及崇侯者崇侯是其一也紂亦非也詩謂四國者毛以為四方鄭以為密阮徂共者鄭亦非也鄭所謂國者皆不見於前書莫可知其是否惟據詩稱密人則密可知為國也又曰以伐崇墉則崇可知為國也其曰以按徂旅侵自阮疆二者亦似國名而知非者以上下文考之義不能通故也且鄭以密阮徂共為四國以充上維彼四國之文而數外又有串夷及崇詩人不應前以四國為目而後列六國上章先阮而後徂下章先徂而後阮共則不復再見密但言不恭而不言侵伐崇不在四國之數反著其伐功最詳其先後無次詳略失宜詩人之作不應如此絶無倫理此所以

難通也阮徂共既不可為國則四國當從毛說為四方詩云四國順之又云四國是皇又云正是四國詩人之語此類甚多然毛云侵阮遂往侵共以徂為往是矣而猶以阮共為國者亦非也今以文考義止於侵密伐崇則上文二國當是密及崇也度明類長君順比七者二事爾且詩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若如鄭說以上下文考之乃是密人有不恭距命之罪不被討而徂阮共三國以無罪見侵理必不然毛傳亦同但以徂為往小異爾大義皆失之也或曰密人距周之侵三國而密人距之則密亦有罪矣就如鄭說阮則侵而服徂則僅能止其旅共則不見勝敗密則未嘗加討是文王有所舉鄰國不順而不能討所侵之國又無必勝之功然則何以為功業何以示威德詩人亦何足稱述哉所以知其不然也正而為毛鄭之學者又謂周侵三國召兵於密而不從者尤踈也阮共當是密國地之別名如周有岐邠豐召也串夷依毛傳則義通如以為昆夷

本義曰皇矣之首章言大哉天乃赫然下視四方求民之所歸定見此密崇二國失政而暴亂乃於彼四方諸國謀度孰可定民者而天意遲久之慎其所擇既憎二國之自大乃眷然顧周與之使宅西土其政不獲謂失為政之道也著遲久也其二章乃本周作宇之始岐周之民樂就有德皆共刊除樹本而營理邑居帝亦遷就以成周家之德累世積習常久而增大遂以配天而受命天立厥配者謂立其德可配天者以為君也受命既固者謂世積德久也其三章言帝視岐周之山柞棫松柏皆拔起茂盛謂其土地肥美可以建國乃使之作周邦以配天而推其始自大伯王季言此王季能友其兄大伯使讓已以傳聖子而餘慶流光後世子孫受天之

祿無喪失遂至奄有天下其四章又言王季之德昭明克類可以君長大邦而文王順承比合其世德而無改遂受天福及於子孫悔改也其五章言天謂文王無信從諸侯之跋扈貪羨者宜先據可勝以臨之無信而從之也岸高也當先據高以制下謂諸侯有暴亂者先修威德以待之故密人不恭則赫然奮怒整其師旅以侵之兵入其國自阮至共而止其不伐滅其國者但揚其威不滅人之國以為德所以厚周之福而示天下其六章又言周師先據勝地然後侵之而密人不敢有其岡陵水泉密人既服外患已除乃度善原於岐渭之間以定周國其七章言天謂文王我懷爾明德深厚不外為聲形又不大為變革使人不識不知如天於萬物使人不見其所為蒙德而不自知故諸侯不識文王之德者反助紂無道與周為仇敵者崇侯是也當率爾兄弟之國以往伐之其八章又言周師攻具之盛而崇城高大難攻而周師執生獻馘禱兵而伐之遂以滅崇而威德加於四方無敢侮戾者言天下之心遂歸周也一侵一伐未必能使天下皆歸詩人上述伐崇皆先言帝謂者古人舉事必稱天於興師討伐尤託天命如天討有罪肅將天威恭行天罰之類是也侵密而外患息乃定邑居伐崇而威德著則四方皆服詩人雖推大祖宗之功務極其美然功業大小次第先後亦自有倫也

生民

論曰妄儒不知所守而無所擇惟所傳則信而從焉而曲學之士好奇得怪事則喜附而為說前世以此為六經患者非一也后稷之生說者不勝其怪矣不可以遍攻攻其一二之尤者則衆說可從而息也毛謂姜嫄帝嚳高辛之配也高辛為天子以元鳥至之日親祠于郊禖以求子姜嫄從帝嚳而見于天將事齊敏天歆饗而降福乃生后稷姜嫄以后稷生異於人欲以顯其靈乃寘於隘巷而牛羊辟之又寘於平林而林間人收取之又寘於氷上而有鳥以翼覆藉之於是姜嫄知有天

異乃往取而育之鄭謂姜嫄非帝嚳之配乃高辛氏後世子孫之妃爾高辛後世不為帝矣得用天子之禮祠高禖者為二王後故也又謂當祠高禖時有上帝大足迹姜嫄履其指拇歆然感而有身遂生后稷以無人道而生子懼人不信乃實之隘巷等處以顯其異凡怪妄之說使諸家合辭并力以相固結若折以至理猶可攻而破之況二家自相乖戾如此也今各以其所自為說者反攻之則亦可以屈矣毛鄭之前世已傳姜嫄之事也今見於史記者是矣初無高禖祈子與欲顯靈異之事也直言姜嫄出履大人之迹生子懼而棄之及見牛羊不踐等事始知為異兒遂收育之爾就其妄說猶若有次第至二家解詩乃各增損其事以遷就已說毛能不信履迹之怪善矣然直謂姜嫄從高辛祠於郊禖而生子則是以人道而生矣且有所禱而夫婦生子乃古今人之常事有何為異欲顯其靈而以天子之子棄之牛羊之徑及林間冰上乎此不近人情者也毛傳商頌亦言高辛次妃簡狄以元鳥至之日祀高禖而生契與姜嫄生后稷事正同其先生契也未嘗以為異其後生后稷豈特駭而異之乎此又理之不通矣五帝君臣世次至周以後已失其傳蓋其相去千五六百歲歲久不能無訛繆而無所考正矣今史記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其言堯及契稷皆為帝嚳之子先儒以年世長短考之理不能通固難取信而鄭又自惑於讖緯專用命歷序言帝嚳傳十世因以堯契皆不為嚳子而猶以后稷為嚳後世子孫謂堯不徒非嚳子亦非高辛氏之族故以后稷於堯世為二王之後其言無所稽據而皆由其臆出夫天命有德以王天下此聖賢之通論也天生聖賢異於衆人理亦有之然所謂天命有德者非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申甫維嵩生申及甫維申及甫皆父母所生也鄭則不然直謂后稷天自生之也詩謂天生聖賢者其人必因父母而生非天自生之也詩導導有言語丈告之命也惟人有德則輔之以興爾所生子則是以人道而生矣且有所禱而夫婦生子乃古今人之常事有何為異欲顯其靈而以天子之子棄之牛羊之徑及林間冰上乎此不近人情者也毛傳商頌

有天下六百歲而為周如鄭之說是天不因人道自與
姜嫄歆然接感而生后稷其傳子孫一千歲後為周而
王天下且天既自感姜嫄以生后稷不王其身而王其
一千歲後之子孫天意果如是乎無人道而生子與天
自感於人而生之在於人理皆必無之事可謂誣天也
蓋毛於史記不取履迹之怪而取其訛繆之世次鄭則
不取其世次而取其怪說三家或異或同諸儒附之駁
雜紛亂附毛說者謂后稷是帝嚳遺腹子附鄭說者謂
是蒼帝靈威仰之子其垂妾至於如此夫以不近人情
無稽臆出異同紛亂之說遠解數千歲前神怪人理必
無之事後世其可必信乎然則生民之詩孔子之所錄
也必有其義蓋君子之學也不窮遠以為能闕所不知
慎其傳以惑世也闕焉而有待可矣毛鄭之說余能破
之不疑生民之義余所不知也故闕其所未詳

鳧鷖

論曰鳧鷖序言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
樂之者但言人神和樂而已其曰鳧鷖在涇在沙謂公
尸和樂如水鳥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爾在沙在渚在
潨在亹皆水旁爾鄭氏曲為分別以譬在宗廟等處者
皆臆說也於詩大義未為甚害然學者戒於穿鑿而汩
亂經義也

假樂

論曰假樂序所以但言嘉成王而不列所嘉之事者以
詩文意顯更無他事可陳大意止於臣民嘉美成王之
德爾而鄭氏乃以宜人為能官人成王德美甚眾不應
獨言其官人若專為官人而作則序當見詩人之意況
考文求義理不然也其二章言子孫千億宜君宜王則
不愆不忘當為戒其後世無忘成王之法爾而鄭以為
成王循用周公之禮法者亦非也燕及朋友非謂燕飲
之燕也語曰子之燕居則燕私之燕也三者皆為小失
然既汩詩義則不可以不明燕及朋友與以燕翼子義
同

本義曰詩人言大哉可樂者彼成王君子有顯顯之德以宜其人民而受天之祿為天所保右而命之以為王也其二章言成王福祿及其子孫之衆世世宜為君王又戒其子孫常循用成王之典法無使過差忽忘也其三章言成王外有威儀内有令德其臨下無有怨惡於人率用羣臣以共治之王享其福祿總其綱紀而已其卒章言在燕私則朋友在公朝則卿士皆當共愛于王而不解于位民乃得安息也

詩本義卷十

詩本義卷十一

宋 歐陽修 撰

卷阿

論曰卷阿言召康公戒成王求賢用吉士毛鄭二家所解得詩義者多矣而其所失者三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毛以為道可馮依以為輔翼得之矣而鄭謂馮為馮几有孝為成王有德為羣臣言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為尸豫撰几擇佐食尸之入也使祝贊道扶翼之據詩十章其九章皆言用賢不應忽於此章三句特言祭祀用尸之事於其本章豈弟君子四方為則義已不倫而以上下章文義考之絶不相屬且詩本無祭祀之事此鄭之失一也詩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者謂吉士來居王朝如鳳凰來集鳳凰世所稀見之鳥故詩人引以喻賢臣難得王能致之其義止於如此爾而鄭以亦集爰止為衆鳥也謂衆鳥慕鳳凰而來

喻賢者所在羣士慕而往仕且詩人但言亦集爰止安知亦為衆鳥如下章亦傳於天豈可鳳自來集而衆鳥上傳于天此理不通灼然可見且詩人言亦者多矣皆是連上為文未嘗以亦別為他物也鄭又言因時鳳凰至故以為喻考於詩書成王時未嘗有鳳至此其失者二也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者言鳳鳴高岡而集於梧桐之上梧桐則菶菶萋萋然茂盛鳳凰則雝雝喈喈而和鳴以喻成王能致賢士集於朝君臣相得而樂也故其下文遂言君子車多而馬閑謂其得優游之樂也而毛謂梧桐太平而後生朝陽且梧桐世所常有之木無時不生詩人言生朝陽者取其向陽而茂盛爾安有太平然後生朝陽猶君德之温仁者亦行說也此其失者三也

湯

論曰詩人言上帝者多矣皆謂天帝也而毛鄭惟於板及此詩以上帝為君王意謂斥厲王者皆非也湯自二章以下每言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者自是詩人之深意而鄭謂厲王弭謗穆公不敢斥言王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者亦非也厲王之詩多矣今不暇遠引如湯之前板也所謂靡聖管管天之方虐之類斥王之言多矣湯之後抑也所謂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之類斥王之言多矣豈凡伯衛武公敢斥而獨召穆公之不敢也蓋鄭見詩為厲王作終篇不剌王而但述殷商不得詩人之意所以云然也鄭又謂天降滔德是厲王施倨慢之化者亦非也且詩終篇述殷紂不宜中取一句獨斥厲王此理難通矣至於流言以對箋云王若問之則以對侯作侯祝謂王與羣臣乖爭而祝詛鄭意皆謂厲王者皆非也湯湯無綱紀文章者詞天下廣大無綱紀條理以治之也文章條理也鄭不達此意以湯湯為法度廢壞遂失詩義矣凡人善惡有大小故

作詩之意從而有深淺時君之過惡小則勸戒之而已宣王之有規誨成王之有戒之類是也其過惡已大然尚可力救之庶幾能改則指其事而責誚之凡言刺者皆是也其過惡已甚顧力不可為則傷嗟而已蓋刺者欲其君聞而知過傷者顧其君不可與言矣直自傷其國之將亡爾然則刺者其意淺故其言切而傷者其意深故其言緩而遠作詩之人不一其用心未必皆同然考詩之意如此者多蓋人之常情也湯之序云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是穆公見厲王無道知其必亡而自傷周室爾所以言不及厲王而遠思文王之興也能事事以殷為鑒因歎人事常有初而無終以謂初以文王興終以厲王壞也詩人所陳殷商之事自其初用小人至於大命傾亡其訓義則毛鄭得之矣所失者詩之大義也

本義曰召穆公見厲王無道而傷周室將由王而隳壞乃仰天而訴曰蕩蕩上帝乎此厲王者下民之君也天之禍福於人其應甚疾而尊嚴之威可畏乃命此多邪辟之王以君天下遂言天之生民其命難信謂天果愛斯民乎則宜常命賢王奈何有初而無終謂初則命文王終則命厲王也其二章以下乃條陳王者之過惡言此等事皆殷紂所行文王容嗟以戒於初而厲王踐而行之於終也其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者謂紂時宗廟社稷猶在天下諸侯未盡叛但王自為惡盈滿而禍敗爾蓋穆公作詩時周室尚存然知其必亡者以王為無道根本先壞爾王者國之本也又曰殷鑒不遠在夏后氏之世者言非獨文王之鑒殷殷之初興亦鑒夏之亡矣謂今既然則後之興者當又鑒厲王也此言傷之尤深者

抑

論曰序言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言也考詩之意武公為厲王卿士見王為無道乃作詩刺王不自修飾而陷於過惡其詩汎論人之善惡無常在人自修則為哲人

不自修則為愚人爾其意雖以刺王不自修而陷於不善然其言大抵汎論哲人愚人因以自警也蓋詩終篇汎論之語多指切厲王之語少而毛鄭多以汎論之語為刺王如靡哲不愚謂王政暴虐賢者佯愚之類是矣皆非詩義也鄭於蕩謂召穆公畏王監謗不敢斥言王而遠引殷商於抑則以小子皆為斥王何前後之不類也召穆衛武厲王時人不宜相異如此畏監謗而不敢斥理實不通然臣斥其君為小子義亦難安也今偏考詩書稱小子者多矣皆王自稱為謙損自卑之言也未見臣呼其君為小子者也書曰小子封小子胡君命其臣可也周公呼成王為孺子者成王幼周公屬親而尊其語或然其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者主言成王之幼疑周公害之猶言欺孤兒爾理亦通也衛武於厲王非如周公之尊親而厲為暴虐之長王斥以小子而乳臭待之理必不然況考詩義亦非也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者不欺暗之謂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者言幽則有鬼神亦不欺暗之謂鄭引禮祭於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神之來止不可度知況可於祭末而有厭倦乎者衍說也考詩上下文直謂修慎容德為人儀法爾了不涉祭祀之事也詩又曰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蓋言事有是非相亂者爾鄭謂童羊譬王后與政事又言天子未除喪稱小子以上下文考之殊無倫次亦其衍說二者尤汩亂詩義者也至於分斷章句皆失其本既害詩義不可以不正也詩句無長短之限短或一二言長至八九言取其意足而已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當以九言為一句也

本義曰武公刺王不修慎其容德而陷於不善其首章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云者汎言人當外謹其容止則舉動不陷於過惡是其威儀為德之廉隅也人亦有言靡哲不愚云者謂哲人之愚亦職維疾云者謂衆人性本善而初不明不能勉自開發而終為昏愚者譬

人之疾是其不幸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云者言哲人
性明而本善惟不自修慎而習陷於過惡終為愚人者
自戾其性爾此雖汎論人之善惡在乎自修慎與不修
慎以譏王而勉之亦以自警其怠忽也其二章曰無競
維人四方其訓之云者競彊也亦汎言莫彊於人乃以
一身所為而訓道四方謂以天下為已任可謂自彊者
也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云者覺警動也言德行修著可
以動人則四國服從矣謂一日克已而天下歸仁也二
者為君天下者言也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
民之則云者言君天下者欲使四方四國訓道而服從
其君臣相與謨謀以出命令遠慮深圖而以時相告戒
者其要在一言而已敬慎威儀以為民法爾謂修身而
天下服也一章二章皆汎論下章乃專以刺王其三章
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云者指
時事以刺王也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
共明刑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云者言王

荒于湛樂不思繼紹文武之業又不求先王所作之典
刑不知為惡者有戮乃躬自陷於罪咎而皇天不祐則
大戮當至如泉水之流汎濫無不被而君臣皆將滅亡
也其四章曰夙興夜寐洒埽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
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云者剌王有廷內知日
夕洒埽以示人嚴潔而不知修飭其身以自潔其容德
又剌王知修戎備以防兵亂禦夷狄而不知修身以遠
禍敗遏與惕同謂警惕之也其五章曰質爾人民謹爾
侯度用戒不虞云者教王此所以防禍亂也質定也安
定人民謹守為君之法度此乃以防非意之事也慎爾
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云者亦教王自修也謂慎出
話敬威儀不猶愈於洒埽廷內與修戎備乎謂王知嚴
潔其廷之勤而不知修飭其身之要知防兵戎於外知
備夷狄於遠而不知敬慎近在其身而可以遠禍也其
六章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云者
又戒王之慎出話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

不可逝矣云者謂言不可苟雖莫有持我舌者而言不可以妄出也其七章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云者又戒王慎言與德謂善惡各有其報當施德於朋友庶民小人皆使懷惠則王子孫之衆世世為萬民承順謂施德自其身者子孫猶將獲報也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云者又戒王起居左右當友君子和柔其顏以接之以習為善道則庶幾遠罪也不遐遐也詩人語常如此其八章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云者不欺暗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云者謂君子非徒不以不我見而自欺又有神鑒於幽而不可測宜常畏懼而不可怠忽也此又戒王不惟自修於顯又當不懈於幽隱也射厭也厭怠也其九章曰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云者謂臣民法王之為德當使稱善而美之則宜慎其舉止不愆於儀而不至於僭差而賊害則民罕有不效以為法者謂人心樂善惟上所為是效其下章乃刺王之不然其十章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言有德而應以類也謂上若修德以示下則下當為善以應之也彼童而角實虹小子云者言失所望也謂下當效上之為善而上反為惡使民無所效譬猶當童而反角使小人惑亂而不知所從也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云者汎言人必先觀其質性之如何也謂木必柔忍然後可以緡絲人必溫恭然後可以修德其十一章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云者又汎言哲人可教愚人不可教如此其下章乃以刺王其十二章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云者刺王之不可教告而武公自悔也小子者武公自謂也未知臧否者不度可否也言我小子不度可否而欲教告王以善道非徒引其手而指以所從乃取已驗之事以示之欲其信非徒對面語之乃提其耳而告之欲其聽而王終不信

聽也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云者武公已自悔而又自解也抱也謂扶持也假使我未知可否而遽教告王然我為卿士當扶持王雖遽教之不為過也惟人不自滿者何人蚤有知而不成其德言自是王心自滿教不可入爾其十三章曰昊天孔昭我生靡樂云者武公自傷丁此時也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誨誶誶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云者君暗於上臣憂於下臣言甚至而君聽甚忽不以為德而反以為罪也借曰未知亦聿既耄云者言使我不知如此之難而教告王然我亦老矣今而不言恐後遂死而不得言也其十四章曰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云者不忍棄王而不告也言我小子所告爾者非我妄言皆據舊事之已然者庶幾聽我猶可不至於大悔也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云者急辭也言天方將喪我國不暇遠引前世興亡之驗天之於人福善禍淫不差忒言王為惡必及禍也而王方為邪辟使民困急言天愛民必降禍罰於王也

桑柔

論曰桑柔之序但云芮伯刺厲王而不言所刺之事蓋厲幽暴虐之王其政昏亂人民勞苦上下愁怨王之過惡甚多故序不能以偏舉也其於兵役亦是暴政之一事宜或有之然考厲王事蹟據國語史記及詩大小雅皆無用兵征伐之事在此桑柔語文亦無王所征伐之國凡鄭氏所謂軍旅久出征伐士卒勞苦等事皆非詩義也軍旅久出士卒勞苦是大舉兵也在於朝廷乃一大事宜有所伐主名與其勝敗事迹不應詩無明文序又不言旁稽史傳皆無其事不知鄭氏何據而為說也詩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據詩但以桑無葉不能蔭覆人喻王無德不能庇民爾鄭以詩言捋采其劉乃云羣臣恣放損王之德者亦非詩人本意也又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者厭亂之辭也鄭以為

治國之道當用賢者不惟取喻踈遠又與下文意不聯屬亦非詩義也其餘小失甚多至其本義理自可見故不復具列也毛於刺厲之詩常以昊天上帝為斥王至此一篇鄭獨以昊天為上天鄭既不從可知毛說非矣本義曰桑柔將采病此下民者以桑無葉不能蔭人喻王無德不能庇民也他木皆有枝葉而詩人獨以桑為喻者惟桑以葉用於人常見將采為空枝而人不得蔭其下故以為喻也四牡騤騤臣吏奔走於道路也旟旐有翩庶民召集於兵役也此臣民勞苦之辭也暴虐之政臣民勞苦不息則禍亂日生而不可平夷無國不至於泯滅民人雖衆皆為灰燼矣黎衆也此汎言暴政之為害有國必滅有民必盡既則歎嗟哀王為國所行之道方頻急如此也靡所止疑云徂何往者謂欲止則不知所安欲行則不知所往此臣民勞苦怨訴之辭也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者民歸其咎於上之辭也言諸君子本無彊爭之心而何人生此禍亂之階為今人之病意若禍有根原其來也遠而今人遭之爾其實剌禍由王致也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謂不幸生此虐王之時天方降怒於王而臣民遭此亂亡之禍也自西徂東靡所定處者不知逃亂之所也多我覲瘖孔棘我圉者謂民疲病矣又急迫之以禦捍寇盜為謀為毖亂況斯削者剥王謀事不慎亂日滋而國日削也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者言王之臣遭王虐政如蹈水火也序爵者謂外則守土公侯伯子男內則在位公卿大夫士也告誨之者謂苟伯也告王以可憂之事誨王以方今外內守土在位之臣皆有去王之心謂遭王暴虐思得賢君以紓患如執熱者孰不思往就水滌濯其煩也既以火喻矣則又曰今羣臣逃禍不暇何能自守善道譬如遇水患者不思逃避以苟免則相與就溺矣是謂厭亂之辭也如彼遡風亦孔之僾者苟伯既以禍亂日滋而國家日削羣臣各懷去就之心以告誨王可憂可恤而王

不能聽如彼嚮風而歎未必聞也蓋呼聲者順風則聞逆而遠逆風則難故以為喻也民有肅心并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者言民本無怠惰之心而不逮於事者言王盡民之力於稼穡而重斂之為羣臣祿食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者言稼穡可寶當以祿養賢才而刺王不然也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者言天降喪亂將滅亡我王室而歲又蝗螟為災稼穡盡病哀痛羣臣具列於位如贅疣而使中國卒至荒亂無有同力以念天災而救患者也其餘鄭氏得其義雖小有不合不害大義者皆可通也故不煩復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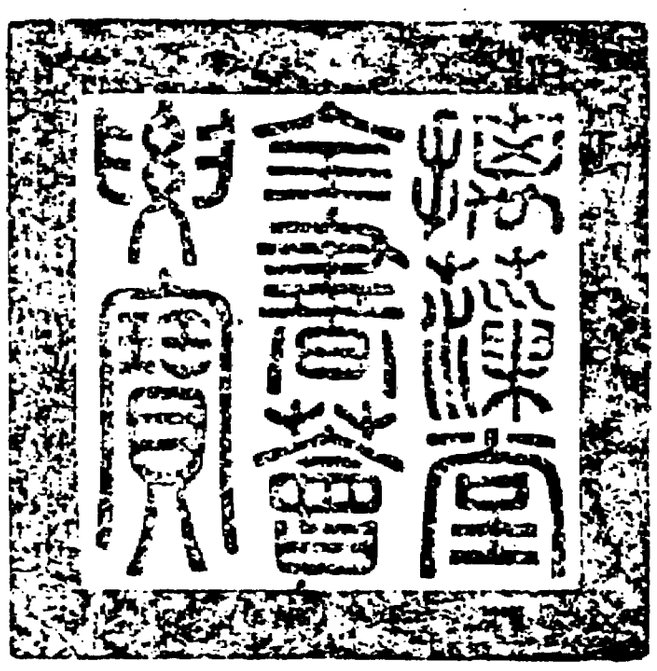
瞻卬

論曰詩云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者述民呼天而仰訴之辭也言天不惠養我使久不安而降此大惡謂命此幽王為君故使邦靡有定而士民病也其下遂陳幽王之事也又曰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

忝皇祖式救爾後者此稱天以戒王之辭也言藐藐昊天無不能鞏固周室無自為敗亂則上不忝先祖下全爾子孫也而毛鄭以昊天皆為斥王者非也又云微箴之者亦非也據詩述幽王有人之土田奪人之民人收無罪而說有罪等事直陳其過惡而斥言之者多矣何假微箴也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但謂士多才智者為謀慮則能興人之國婦有才智者干外事則傾敗人國爾此義不待訓解而可知而鄭謂丈夫陽也婦人陰也及陽動陰靜等語皆其衍說汩亂本義者也匪教匪誨時維婦寺者謂婦人與寺人皆王所親近者其日相親近則不待教誨而習成其性爾言婦寺者舉類而言爾而毛訓寺為近鄭謂近愛婦人寺無訓近之義且詩所刺婦人本不謂踈遠者不暇更言近也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者謂婦人不當與外事苟無公事則但當樂其蠶織爾休之義當如心逸日休之休王而毛鄭以為休息也謂婦止不蠶而干公事考詩之文義不如此也公事者王

后以下所治宫中之内政及共祭祀之事也

詩本義卷十一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邱庭滌
謄録監生臣徐　松

欽定四庫全書

詩本義 經部

卷十二至附錄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詩本義卷十二

宋 歐陽修 撰

維天之命

論曰維天之命者謂天命文王爾鄭以命為道謂天道動而不止行而不已者以詩下文考之非詩人之本義也序言以太平告文王者謂成王繼紹文武之業於時天下治安乃歸其美於祖考作為歌頌因其祭祀而歌之其於祭文王也乃述文王有盛德以受天命之事爾蓋頌作於成王之時而已其年數早晚不可知亦不必出於臆說因謂既告之後遂制禮作樂又解駿惠我文王謂為周禮六官之職者皆詩文所無以惑後人者不可不正也

本義曰成王謂天命文王以興周文王中道而崩天命不已王其後世乃大顯文王之德假以及我我其承之

以大順文王之德不敢違又戒其子孫益篤承之也假之為言如不以禮假人之假溢及也如水溢而旁及也成王謙言天本命文王興周而文王不卒遂假以及我爾不言武王主於祭文王也

烈文

論曰詩云錫茲祉福毛以為文王錫之鄭以為天錫之據序言成王新即政諸侯來助祭於廟則祉福當為文武所錫宜從毛義為是無封靡于爾邦是詩人述成王

告在廟諸侯之語云無無封不在于爾邦而毛鄭以為無大累於爾邦者非也無兢維人四方其訓之鄭於抑箋與此意同亦非詩人之本義也詩人述成王即位之初與羣臣謀政事於廟中則訪落是也王之見于廟也諸侯來助祭已事而去以禮遣之則臣工是也其序皆言詩人所述之事至於烈文之序但云諸侯助祭而不言本義曰成王祭於廟乃呼助祭之諸侯曰烈文辟公文武錫此祉福矣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孫其永保之無封靡于爾邦者猶言無封不在于爾邦謂有封必于爾邦也言我周之爵命封建于爾邦是先王所以尊崇諸侯諸侯宜念此大功世繼其序而增大之故曰維王其崇之又曰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此君勑其臣之辭也莫彊於人乃以其一身所修而為四方之訓者王也

其可不顯明其德而使百辟為法乎嗚呼前世之王皆不忘勉彊於此此臣戒其君之辭也

天作

論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考詩本義但謂天有此高山大王依以為國爾荒奄也謂奄有之爾鄭謂高山為岐山者是也又云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者行語也何山不興雲雨乎毛又謂天生萬物於高山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者益非也且物生於平地多而高山少豈獨

能安山生之物乎彼作矣文王康之者作起也彼大王也謂天起高山太王奄有之大王起於此而文王安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者徂往也謂大王自豳往遷岐夷其險阻而行言艱難也故其下言戒子孫保之也鄭謂彼作矣為作宮室又云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者皆非也

時邁

論曰據詩但言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爾鄭謂多生賢知使為之臣者詩既無文鄭何從而得此說由鄭以天其子之既為子周矣嫌其下文又云實右序有周義無所屬故贅以多生賢臣之語爾載戢干戈載櫜弓矢鄭謂王巡守而天下咸服不復用兵考武王之事蓋天下已定遂收藏兵器而後巡守爾不得云王巡守而天下服也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鄭謂我武王求有懿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而歌之如鄭之說是武王陳臣下之功而歌頌之其下文云允王保之者是誰呼武王而戒使長保也鄭於此頌其失尤多矣

本義曰時邁者是武王滅紂已定天下以時巡守而其臣作詩頌美其事以為告祭柴望之樂歌也其曰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者言武王巡守所至之邦天當子愛之以其能右助我有周也薄言震之莫不震疊者言武王巡守諸國聊警動之而諸侯皆警懼而修職也莫不者非一之辭也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者言武王又來安和其山川百神信矣我王真天下之君也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者言顯昭有周之命以序諸侯之在位者謂時邁所至之邦考其功過而黜陟之皆天子巡守所行之事也作頌者既已述巡守之事乃於卒章頌周之功德以告神因以戒王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者言王以武除暴亂成功而兵不用也又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者我者作頌之臣自我也言我求周之美德陳于是夏而歌之遂戒王曰信矣王宜保守

之

思文　臣工

論曰思文曰貽我來牟臣工又曰於皇來牟毛但以牟為麥而鄭於思文謂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王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為烏五至以穀俱來此出於今文尚書偽泰誓之文也故於臣工又云赤烏以牟麥俱來甚矣漢儒之好怪也生民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毛謂詩言誕降者天降也鄭遂云天應堯之顯后稷為之下此四穀之嘉種蓋毛鄭於生民已為天降四穀之說至於思文臣工又為此說不獨鄭氏之失毛意似亦同也書稱后稷播時百穀者蓋其為舜教民耕殖以足食爾如後世有勸農之官也非謂堯舜已前地無百穀而民不粒食待天降種與后稷而後有也然則百穀草木其有固已久矣安知四穀之種為后稷而降也使天有顯然之迹特為后稷降此四穀其降在於何地自周秦戰國之際去聖遠而異端起奇書怪說不可勝道而未嘗有天為后稷降種之說詩又無明文但云誕降

則毛鄭何據而云天為后稷降種也可謂無稽之言矣是以先儒雖主毛鄭之學者亦覺其非但云詩人美大其事推天以為言爾然則毛鄭於后稷喜為怪說前後不一也自秦焚書之後漢初伏生口傳尚書先出而泰誓三篇得於河內女子其書有白魚赤烏之事其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真尚書自有泰誓三篇初無怪異之說由是河內女子泰誓世知非真棄而不用先儒謂之偽泰誓然則白魚赤烏之事甚為繆妄明智之士不待論而可知然毛鄭之說既存汨亂經義則中人以下不能無惑不可以不正也牟者百穀中一穀爾自漢以前已有此名故孟子亦言麰麥然言麰又言麥則明非一物蓋麥類也而後之學者以麥不當有二名因以麰為大麥然謂麰為麥之類或為大麥理尚可通若謂來牟為麥則非爾且毛鄭所據偽泰誓但云以穀俱至則在百穀之中不知為何穀是毛鄭妄信偽書不可知之穀

臆度以為麥而苟欲遷就來牟之說爾古今諸儒謂來牟為麥者更無他書所見直用此一頌毛鄭之說爾是以來牟為麥始出毛鄭而二家所據乃臆度僞泰誓不可知之言爾其可信哉爾雅釋草載詩所有諸穀之名黍稷稻粱之類甚多而獨無麥謂之來牟是毛公之前說詩者不以來牟為麥可知矣然來牟既不為麥而於爾雅亦無他解詁旁考六經牟無義訓多是人名地名爾然則闕其不知可也來牟之義既未詳則二篇之義亦當闕其所未詳

敬之

論曰敬之一章毛鄭失其義者三四則所得者幾何也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毛但易士為事而都無其說鄭遂云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且天之蒼然在上者一氣也運行晝夜照臨萬物者日月之明也其所以降監善惡禍福於人者乃天之至神也而鄭氏遂言天運日月以日月瞻視何其淺也緝熙詩書之常語也而毛鄭常以為光明至於此頌云學有緝熙于光明然則緝熙不為光明可以悟矣而二家對執遂云學有光明于光明謂賢中之賢此豈為通義哉示我顯德行者成王荅羣臣見戒之意爾鄭謂成王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且周公所以居攝者以武王初崩成王幼未能視事遂代之攝行政事爾蓋自武王崩之初即攝政也豈待嗣君祭廟見羣臣自陳不能於詩頌然後始有居攝之意邪況考詩文了無此語鄭氏之旨不惟衍說實惑後人不可以不正也命不易哉當為難易之易毛鄭以為變易之易者非也

本義曰羣臣之戒成王曰敬之哉天道甚顯然其命不易無以天高為去人遠凡一士之微其陟降天常監見之況於王者乎其舉止善惡天監不遠也命不易哉云者言王者積功累仁至於受命而王甚艱難也成王乃荅羣臣見戒之意為謙恭之辭曰維予小子不聰明於敬天之道但當以日月勉彊積學而增緝廣大至於其

道光明然更賴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告示我以顯然可修之德行也

酌

論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毛傳但云遵率養取晦昧而更無他說為義疏者述其意云率此師以取是闇昧之君雖非詩人所謂遵養時晦之義而著論以辨之余於此頌因衆論而正之也

篤故以仁人目之如鄭所謂文王者異乎仁人之用心也孔子於湯武之事心甚非之其於論樂云武未盡善略見其意而無明言以貶之但咨嗟歎息極稱文王之美而已美於此則非於彼可知矣此聖人之深意也苟如鄭說則文王幸紂為不善養成其惡利而取之此小人尚或不為而孔子尚何極稱其美哉是故知文王之用心者惟孔子一言而為萬世信者亦惟孔子也由是言之鄭氏可謂厚誣矣鄭氏此說近世學者多以為非而著論以辨之余於此頌因衆論而正之也

本義曰於鑠王師者美武王之師也遵養時晦者循養以自晦之道謂有師而不耀其威武養之以晦也時純

熙矣是用大介者介助也時至而後動乘時而興用王師為大助也謂周興以德不專用武以師助其興爾我龍受之者謂武王之功興此王業成王寵受而承之也蹻蹻王之造言蹻蹻然武功武王之所為也載用有嗣者謂後世能承其業為有嗣矣實維爾公者武王用師實天下之至公信可謂王師矣

有駜

論曰有駜之義毛以為馬肥彊貌又謂馬肥彊則能升高進遠臣彊力則能安國據詩但述乘馬肥彊爾毛以喻臣能彊力已為衍說而鄭又謂喻僖公用臣必先足其禄食則莫不盡忠意謂畜馬者必先豐其養飼養飼豐則馬肥彊馬肥彊則能盡力以喻養臣者必先豐其禄食禄食足則臣盡忠者皆詩文所無此又妄意詩人而委曲為說故失詩之義愈遠也振振鷺鷺于下毛以為興潔白之士鄭又謂僖公君臣無事相與明義明德而已潔白之士羣集於君之朝君與之飲酒鄭所謂君臣明義明德者解在公明明也故為義疏者廣鄭之說謂僖公君臣既明德義則潔白之士慕其所為羣集於朝因謂在公為舊臣振鷺為新來之士不惟詩無明文妄為分別非詩之本義若以首章之義如鄭說則舊臣夙夜在公而新來之士飲酒醉舞此豈近於人情所以然者皆由委曲生意為衍說以自累也據序言頌君臣之有道者謂僖公君臣知治國之道致其國治民安然後君臣燕樂有威儀爾振鷺取其能自修潔翔集有威儀本義曰有駜有駜駜彼乘黃者僖公寵錫其臣車馬之盛也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者其臣修其官稱其車服之謂也在公明明者謂修明其職也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者言其羣臣能自修潔有威儀君臣燕飲以相樂也胥相也其先言在公而後言胥樂者先公而後私也下章飲酒載燕其義皆同卒章箋傳是矣

那

論曰詩云寘我鞉鼓毛鄭皆讀寘為植謂三代之鼓異制夏足鼓殷植鼓周縣鼓湯伐桀定天下作濩樂始用植鼓故詩人歎美之者非也如毛鄭之說鞉貫而搖之非植鼓則寘不讀為植已可知矣且詩人稱頌成湯之功德當舉其大者如正域彼四方奄有九有聖敬日躋式于九圍武王載旆有虔秉鉞之類是也湯作大濩雖是成功之樂詩人欲歌頌之亦必舉其大者據禮家之說三代器服無一物相襲者至於樂舞其器甚衆商人改夏制者不可勝數不獨植鼓也鼓衆樂器中一器爾鞉器之尤小者也商人歌頌成湯功德不應遺大舉小若曰植鼓取其變夏制而立殷制則器服變制大者頗多又況鞉非植鼓乎書曰下管鞉鼓蓋自虞夏以來舊物常用者詩人必不引以為成湯之美事以此可知毛鄭之非也據序云那祀成湯也若依序說商人作頌以為祀湯之樂歌述其祀時樂舞之盛以衍樂先祖則得之矣古人作頌之體此類甚多如周頌我將祀文王但述祀時羊牛肥腯執競祀武王亦言祀時鐘鼓管磬之類是也頌曰湯孫奏假毛謂湯孫者成湯也言湯善為人子孫也鄭謂湯孫者太甲也二家之說皆非也且湯孫者當是湯之孫爾若以湯為孫則是商人謂其先祖為孫理豈得通鄭以湯孫為太甲者但以世次數之太甲於湯為孫爾至烈祖祀中宗又云湯孫之將殷武祀高宗又云湯孫之緒則那所謂湯孫者不得為太甲也頌言湯孫者斥主祀之時王爾自太甲以下至紂皆可為湯孫不知頌作於何時所斥者何王爾蓋商有天下六百年而為周自天下為周而微子封於宋又四百餘年而孔子始得商頌於宋宋之禮壞樂崩久矣其頌亡失之餘纔五篇僅存爾當孔子得頌時已不知其作於何王之世也然則湯孫不知是商之何王鄭以為太甲者妄意而言爾置當讀如置器之置綏我思成者綏安也思語助也安然而成者謂下章所陳管磬和調而成

聲也毛引禮記齊日之說亦非也思讀如不可射思之思

本義曰猗那之頌詩人述商王祀其先祖成湯美其樂舞及其助祭諸侯與其執事之臣皆由商王之能將其事也其述樂也先自其小者故先言鞉鼓次言管磬次言庸鼓次言萬舞皆述其聲容之美又言諸侯助祭者皆悅懌羣臣執事者皆恭恪一章三稱其主祀之時王而謂之湯孫者言其能主商祀之蓋嘗可謂湯之子孫矣其大義止於如此爾其始云湯孫奏假者言能奏此樂而升薦之鄭解假為升是也其又云於赫湯孫者謂於赫湯之孫也詩人作此頌以為祀成湯之樂歌其言湯孫能修祀事則可若於赫者盛美之辭也不應自稱盛美之孫以誇其先祖故當為於赫湯之孫也卒云湯孫之將者謂能將祀事也其述樂先小者而閒稱湯孫至於再三者蓋詩無定體作者之意或然也

烈祖

論曰序言烈祖祀中宗則嗟烈祖者中宗也鄭執那頌烈祖以為成湯者非也如丙以甲為祖戊亦可以丙為祖矣此古今人之常也是則湯之後世以湯為祖中宗之後世以中宗為祖此常事也何必曲為之說哉頌云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毛訓假為大而已鄭謂和羹喻諸侯有和順之德者非也其失自左氏傳春秋也左傳魯昭二十年晏子為齊侯陳和同之異云和如羹焉者其意本譏齊侯與子猶同欲不得為和也因引和羹為喻以謂和者鹹酸異味相濟為和以喻君臣以可否相濟為和故曰君臣亦然因引此頌云亦有和羹但謂羹當以五味相和爾古人引詩喻事多不用詩本義但取其一句足以曉意而已如鵲巢本述后妃而魯穆叔引以喻晉君有國而趙孟治之之類是也方晏子引頌和羹雖非詩義而未為甚失鄭則不然據詩上言既載清酤下言亦有和羹乃是直陳祭時酒與羹爾鄭何據而為喻諸侯哉詩無明文乃是臆說

也至於鄭解駿假無言以為諸侯助祭總升堂而齊一寂然無言而杜預注左氏傳言總大政能使上下皆如和羹以此見先儒各用其意為解以就成已說豈是詩人本意也至如詩云來假來饗降福無疆假至也據詩但言神至而饗乃降福爾蓋鄭訓假為升遂云諸侯助祭者來升堂獻酒而神饗且諸侯助祭古無獻酒之禮今詩又無明文亦鄭之臆說也

本義曰嗟嗟我烈祖中宗以其有常之福申錫及爾者爾時主祀之王也既載清酤賚我思成謂以清酒祼獻而神賚我使成祀事也亦有和羹者言調和此羹之人謂膳夫也既戒既平者戒慎其事也而駿假無言時靡有爭者謂執事之臣總至無喧譁又不交侵其職位以見在廟之人皆肅恭而舉動得禮所以神明錫以眉壽黃耇之福也約軧錯衡八鸞鶴鶴者此始謂助祭之諸侯也以假以享者謂諸侯既至而助享也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者我時王受天命溥將此祭祀而天降豐穰使我備物而祭致神歆饗而降福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

長發

論曰帝立子生商帝上帝也而鄭以為黑帝鄭惑讖緯其不經之說汩亂六經者不可勝數學者稍知正道自能識為非聖之言然今著於箋以害詩義不可以不去也至玄王桓撥又云承黑帝而立子者亦宜去也書稱格王正厥事寧王遺我大寶龜商頌亦云武王載旆之類甚多蓋古人往往以美稱加王爾玄者深微之謂也老氏言玄之又玄是矣不必為黑也笵有三蘗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毛以笵為本蘗為餘訓詁是矣鄭何據而為三王之後乎考文求義謂一本而生三蘗也然則大者為本小而附者為蘗夏所謂本也韋也顧也昆吾也所謂三蘗也達生長也謂此三蘗莫能遂達其惡皆伐而去之并拔其本也其曰九有有

截者蓋湯已為天下所歸用此九有之師以伐三蘗并其本而去之也

詩本義卷十二

詩本義卷十三

宋　歐陽修　撰

一義解

甘棠美召伯也其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毛鄭皆謂蔽芾小貌茇舍也召伯本以不欲煩勞人故舍於棠下棠可容人舍其下則非小樹也據詩意乃召伯死後思其人愛其樹而不忍伐則作詩時益非小樹矣毛鄭謂蔽芾為小者失詩義矣蔽能蔽風日俾人舍其下也芾茂盛貌蔽芾乃大樹之茂盛者也

日月衛莊姜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也其詩曰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者謂父母不能畜養我終身而嫁我於衛使至困窮也女無不嫁其曰畜我不卒者困窮之人尤怨之辭也鄭謂莊姜尊母義無此理也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其詩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者舊室被棄之辭也禁其新昏毋發我笱者言棄妻將去猶顧惜其家之物既而嘆曰我身尚不容安能恤其後事乎以見其妻雖去而猶不忘其家所以深嫉其夫也鄭謂禁其新昏毋之我家以取我室家之道者非也蓋舊室所以見棄者為有新昏爾尚安能禁其毋之我家乎又云何暇憂我後所生之子孫者亦非也據詩意後後事也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也其詩曰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者謂此賢者才力皆可任用而反使之執籥秉翟為伶官也萬舞正是惜其非所宜為也豈以為能哉矧能籥舞豈足為文武道備鄭云能籥舞言文武道備者非也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桓公救而封之衛人思之欲厚報也其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鄭謂欲令齊長以為玩好結己國之恩者非也詩人但言齊德于衛衛思厚報永為兩國之好爾好當如繼好息民之好木瓜薄物瓊琚寶玉取厚報之意爾豈以為玩好也

擇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其詩曰擇兮擇兮風其吹女鄭謂風喻號令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近得之矣又曰叔兮伯兮倡予和女毛謂君倡臣和是矣鄭謂羣臣無其君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和之者非也詩人本謂擇須風吹則動臣須君倡則和爾如鄭之說與上文意不相屬非詩人之本義國君以伯叔稱其臣者蓋大臣也

野有蔓草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也其詩曰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此詩文甚明白是男女昏娶失時邂逅相遇於野草之間爾何必仲春時也周禮言仲春之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學者多以此說為非就如其說乃是平時之常事兵亂之世何待仲春鄭以蔓草有露為仲春

遂引周禮會男女之禮者行說也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受祿君子不得仕進也其詩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毛謂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如毛之說是寘檀於濁河之側以俟河清不可得也據詩文乃寘檀於清河之側爾初無俟清之意知毛之說非也詩人之意謂伐檀將以為車行陸而寘於河干河水雖清漣猗檀不得其用如君子之不得仕進莫能施其用矣其下章伐輻伐輪義皆同也

羔裘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其詩曰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鄭謂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爾又云我不去者念子故舊之人據詩乃晉人述其國民怨上之辭云我豈無他國可往猶顧子而不去爾在位者晉國執政之大臣民於上位何論故舊序但云不恤其民鄭何據而限以卿大夫采邑皆曲說也

七月陳王業也其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據詩農夫在田婦子往饁田大夫見其勤農樂事而喜爾鄭易喜為饎謂饎酒食也言餉婦為田大夫設酒食也鄭多改字前世學者已非之然義有不通不得已而改者猶所不取況此義自明何必改之以曲就衍說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其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鄭謂山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者非也考詩之義本謂高山多草木如周大國多賢才爾且山以其高大故草木託以生也豈由草木覆蓋然後成其高大哉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育材之道博矣人之材性不一故善育材者各因其性而養成之或教於學或命以官勸以爵祿勵以名節使人各極其所能然則君子所以長育之道亦非一也而鄭氏引禮家之說曰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

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者拘儒之狹論也又曰既教學之又不征役者衍說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謂此君子樂易而有威儀爾樂易所以容衆有儀所以為人法也而鄭謂有官爵然後得見君子見則心喜樂又以禮儀見接者亦衍說也鄭氏解詩常患以衍說害義如其所說則未仕之人不見君子而不得教育矣

采芑宣王南征也其詩稱述將帥師徒車服之盛威武之容而其首章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者言宣王命方叔為將以伐荊蠻取之易如采芑爾芑苦菜也人所常食易得之物于新田亦得之于菑亩亦得之如宣王征伐四夷所往必獲也其言采芑猶今人云拾芥也其所以往而必得之易者由命方叔為將而師徒車服之盛威武之容如詩下章所陳是也毛鄭於此篇車服物名訓詁尤多其學博矣獨於采芑之義失之以謂宣王中興必用新美天下之士鄭又謂和治軍士之家而養育其身可謂迂踈矣

頍弁刺幽王也暴戾無親孤危將亡也其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霰箋云喻幽王不親九族亦有漸自微至甚如先霰後大雪非詩意也考詩之意非謂不親九族有漸謂其危亡有漸爾謂國將亡必先離其九族如雪將降必先下霰見霰知必有雪見九族離心知必亡國必然之理也故其下文云死喪無日無幾相見也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其詩曰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鄭謂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明王之時魚處於藻得其性則肥充詩之言有述事者有比物者一句之中不能兼此兩義也魚藻述事之言也詩人謂幽王時萬物失其性而不安其生王亦將不能長有其樂也乃思古武王之時萬物得其性故王亦安其樂其言魚在在藻者言萬物之得其性也王在在鎬者謂武王安其樂爾其義止於如此而已鄭謂魚依水草如人依明王者非詩人之本意也

板刺厲王也其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癉者上帝天也其民呼天而訴曰上帝板板者謂天宜愛養下民而今反使民皆病也其意如此而已毛鄭以為上帝斥王者非也其下云天之方難又以為斥王者亦非也天之方蹶方虐方懠及天之牖民皆呼天而訴之辭也其謂天之方虐者天不宜酷虐蓋民怨尤之辭猶言天未悔禍也苟如鄭說其卒章云敬天之怒又豈得為斥王乎故凡言天者皆謂上天也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遇裁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其詩曰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毛訓摧為至初無義理鄭又改摧為嗺嗟也改字先儒不取據詩摧當為摧壞之義謂旱既大甚人民饑饉不能為國則將摧壞先祖之基業爾故其下章又云父母先祖胡寧忍予者其義同也而毛鄭皆謂先祖文武為民父母者亦非也蓋詩人述宣王訴于父母及先祖爾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其詩曰旻天疾威天篤降喪又云天降罪罟皆述周之人民呼天而怨訴之辭也其義與瞻卬同而毛鄭常以為斥王者皆非也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其詩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毛以為亦周鄭以為亦武庚者其說皆非也毛鄭之意謂亦者又也有因之辭也以謂彼既為是此又為是者為亦也其謂亦周亦武庚者謂周人與武庚乘白馬而微子亦乘白馬也今考詩之文不然詩言亦者多矣若抑曰哲人之愚亦維斯戾者似因上文先述庶人之愚然庶人之愚自云亦職維疾則又無所因以此知其不然也卷阿曰鳳凰于飛亦集爰止鄭以為亦衆鳥其義不通已見別論至其下章又云亦傅于天則鄭更無所說菀柳曰有鳥高飛亦傅于天鄭亦無所說蓋其義不通不能為說也至於人亦有言亦孔之哀民亦勞止之類甚多皆非有所因蓋亦者詩人之語助爾然則亦白其馬者直謂有客乘白馬爾況詩無周及武庚之文二家妄自為說所以不同也

閟宮頌僖公也其詩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毛謂上帝是依依其子孫鄭謂依其身也天依憑而降精氣鄭之此說是用履帝武敏歆之說也其言怪妄生民之論詳之矣而毛謂依其子孫者亦非也其上下文方言姜嫄生后稷時事與上帝依其子孫文意不屬據詩意依猶賴也謂上帝是賴者言姜嫄賴天帝之靈而生后稷無災害爾

取舍義

緑衣衛莊姜傷己也言妾上僭夫人失位也其詩曰緑兮衣兮緑衣黄裏毛謂緑間色黄正色者言間色賤反兮衣兮緑衣黄裳毛謂緑衣當以素紗為裏而反以黄先為衣正色貴反為裏以喻妾上僭而夫人失位其義甚明而鄭改緑為褖謂褖衣當以素紗為裏而反以黄儒所以不取鄭氏於詩改字者以謂六經有所不通當闕之以俟知者若改字以就已說則何人不能為說何字不可改也況毛義甚明無煩改字也當從毛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其卒章曰叔兮伯兮褎如充耳毛謂大夫褎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鄭謂充耳塞耳也言衛諸臣如塞耳無聞知也據詩四章皆責衛之辭其卒章云充耳者謂衛諸臣聞我所責如不聞也鄭義為長當從鄭

出其東門閔亂也鄭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思保其室家焉其詩曰出其闉闍有女如荼毛謂荼英荼也言皆喪服也鄭謂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考詩之意云如荼者是以女比物也毛謂喪服疎矣且棄女不當喪服而下文云雖則如荼匪我思且言女雖輕美匪我所思爾以文義求之不得為喪服當從鄭

敝笱刺文姜也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其詩曰敝笱在梁其魚魴鰥毛謂鰥大魚也鄭謂鰥魚子也孔穎達正義引孔叢子言鰥魚之大盈車則毛謂大魚不無據矣鄭改鰥字為鯤遂以為魚子其義得失不較可知也詩人之意本以魯桓弱不能制強則敝笱

不能制大魚是其本義苟如鄭說則小猶不能制大則可知義亦可通然鰥為大魚非毛臆說又其下文言從者如雲雨是其黨衆盛恣行無所畏忌以見齊子強盛宜以大魚為比皆當從毛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盛其車服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其詩曰四驪濟濟垂轡瀰瀰魯道有蕩齊子豈弟毛云言文姜於是樂易然者謂文姜為淫穢之行曾不畏忌人而襄公乘驪垂轡而行魯道文姜安然樂易無慚恥之色也其義甚明鄭改豈字為闓轉引古文尚書以弟為圍而訓圍為明以為闓明猶發夕也迂踈甚矣當從毛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儉嗇不能用其民也其詩曰園有桃其實之殽謂園有桃其實之食國有民得其力鄭謂魏君儉嗇不能用其民者謂不知為國考詩之意本刺魏君儉嗇不能用其民也其取於民有道而過自儉嗇爾非謂其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其詩曰綢繆束薪三星在天毛謂三星參星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鄭謂三星心星也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用有常度其取於民有道而過自儉嗇爾非謂其不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參心皆三星而知鄭

義為得者以其所見之月候嫁娶早晚為有理毛以束薪喻男女成昏於義不類鄭謂因束薪於野而見天星

義簡而直故皆當從鄭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好奢而任小人也其詩曰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考詩之意謂曹國迫小而昭公無法自守將至危亡但好奢侈而整飾其衣服楚楚然如

蜉蝣雖有羽翼不能久生也鄭謂不知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者是也毛謂渠略猶有羽翼以自修飾則是昭

公不能修飾衣服不如渠略爾與詩之義正相反也當

從鄭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也其詩曰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毛謂稂童梁非溉草得水而病鄭謂稂當作涼涼草蕭著之屬毛鄭皆謂泉流浸病其草如共公為政困病其民大意則同但稂為童梁其義自通何煩改字理當從毛

楚茨刺幽王也其詩曰或肆或將毛謂肆者陳于牙將者齊于肉鄭謂或肆其骨體于俎或奉持而進之詩之大義毛鄭皆得之無所違異惟此一句雖不害大義然各為一說使學者莫知所從以理考之當從鄭

玄鳥祀高宗也其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毛謂春分玄鳥降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古今雖相去遠矣其為天地人物與今無以異也毛氏之說以今人情物理推之事不為怪宜其有之而鄭謂吞鳦卵而生契者怪妄之說也秦漢之間學者喜為異說謂高辛氏之妃陳鋒氏女感赤龍精而生堯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高辛四妃其三皆以神異而生子蓋堯有盛德契稷後世皆王天下數百年學者喜為之稱述欲神其事故務為奇說也至帝嚳無所稱故獨無說鄭學博而不知統又特喜讖緯諸書故於怪說尤篤信由是言之義當從毛

詩本義卷十四

宋 歐陽修 撰

時世論

案鄭氏譜周南召南言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邑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使施先公大王王季之教於己所職六州之國其民被二公之德教尤純至武王滅紂巡守天下陳其詩以屬太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繫之周公謂之周南其得賢人之化者繫之召公謂之召南今考之于詩義皆不合而為其說者又自相牴牾所謂被二公之德教者是周公旦召公奭所施大王王季之德教爾今周召之詩二十五篇關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兔罝芣苢皆后妃之事鵲巢采蘩小星皆夫人之事夫人乃大姒也麟趾騶虞皆后妃夫人德化之應草蟲采蘋殷其雷皆大夫妻之事漢廣汝墳羔羊摽有梅江有汜野有死麕皆言文王之化蓋此二十二篇之詩皆述文王太姒之事其餘三篇甘棠行露言召伯聽訟何彼襛矣乃武王時之詩烏有所謂二公所施先公之德教哉此以譜考詩義皆不能合者也譜言得聖人之化者謂周公也得賢人之化者謂召公也謂旦奭共行先公之德教而其所施自有優劣故以聖賢別之爾今詩所述既非先公之德教而二南皆文王大姒之事無所優劣不可分其聖賢所謂文王大姒之事其德教自家刑國皆其夫婦身自行之以化其下久而變紂之惡俗成周之王道而著於歌頌爾蓋譜謂先公之德教者周召二公未嘗有所施而二南所載文王大姒之化二公亦又不得而與然則鄭譜之說左右皆不能合也後之為鄭學者又謂譜言聖人之化者為文王賢人之化者為大王王季然譜本謂二公行先公之教初不及文王則為鄭學者又自相牴牾矣今詩之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至于關雎鵲巢所

述一太姒爾何以為后妃何以為夫人二南之事一文
王爾何以為王者何以為諸侯則序皆不通也又不言
作詩之時世蓋自孔子沒羣弟子散亡而六經多失其
旨詩以諷誦相傳五方異俗物名字訓往往不同故於
六經之失詩尤甚詩三百餘篇作非一人所作非一國
先後非一時而世久失其傳故於詩之失時世尤甚周
之德盛於文武其詩為風為雅為頌風有周南召南雅
有大雅小雅其義類非一或當時所作或後世所述故
於詩時世之失周詩尤甚自秦漢已來學者之說不同
多矣不獨鄭氏之失也昔孔子嘗言關雎矣曰哀而不
傷太史公又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而關雎作而齊
魯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皆與鄭氏之說其意
不類蓋常以哀傷為言由是言之謂關雎為周哀之作
者近是矣周之為周也遠自上世積德累仁至于文王
之盛征伐諸侯之不服者天下歸者三分有二其仁德
所及下至昆蟲草木如靈臺行葦之所述蓋其功業盛
大積累之勤其來遠矣其威德被天下者非一事也大
姒賢妃又有內助之功爾而言詩者過為稱述遂以關
雎為王化之本以謂文王之興自大姒始故於衆篇所
述德化之盛皆云后妃之化所致至于天下太平麟趾
與騶虞之瑞亦以為后妃功化之成效故曰麟趾關雎
之應騶虞鵲巢之應也何其過論歟夫王者之興豈專
由女德惟其後世因婦人以致哀亂則宜思其初有婦
德之助以興爾因其所以哀思其所以興此關雎之所
以作也其思彼之辭甚美則哀此之意亦深其言緩其
意遠孔子曰哀而不傷謂此也司馬遷之於學也雖博
而無所擇然其去周秦未遠其為說必有老師宿儒之
所傳其曰周道缺而關雎作不知自何而得此言也吾
有取焉昔吳季札聞魯人之歌小雅也曰思而不貳怨
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而太史公
亦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然則小雅者亦周衰之作也
周頌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謂二后

者文武也則成王也猶文王之為文王武王之為武王也然則昊天有成命當是康王已後之詩而毛鄭之說以頌皆是成王時作遂以成王為成此王功不敢康寧執競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猶文王武王謂之文武爾然則執競者當是昭王已後之詩而毛以為成大功而安之鄭以為成安祖考之道皆以為武王也據詩之文但云成康爾而毛鄭自出其意各以增就其已說而意又不同使後世何所適從哉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鄭亦皆以為武王由信其已說以頌皆成王時作也詩所謂成王者成王也成康者成王康王也豈不簡且直哉而毛鄭之說豈不迂而曲也以為成王康王則於詩文理易通如毛鄭之說則文義不完而難通然學者捨簡而從迂捨直而從曲捨易通而從難通或信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而不敢辨者以去詩時世遠茫昧而難明也余於周南召南辨

其不合者而闕雖之作取其近是者焉蓋其說合於孔子之言也若雅也頌也則辨之而不敢必而有待焉夫毛鄭之失患於自信其學而曲遂其說也若余又將自信則是笑奔車之覆而疾驅以追之也然見其失不可以不辨辨而不敢必使余之說得與毛鄭之說並立於世以待夫明者而擇焉可也

本末論

關雎鵲巢文王之詩也不繫之文王而下繫之周公召公召公自有詩則得列於本國周公亦自有詩則不得列於本國而上繫於豳豳大王之國也考其詩則周公之詩也周召周公召公之國也考其詩則文王之詩也何彼襛矣武王之詩也不列於雅而寓於召南之風常棣周公之詩也不列於周南而寓於文王之雅衛之詩懿公之詩也或繫之邶或繫之廓或繫之衛詩述在位之君而風繫已亡之國晉之為晉久矣不得為晉而謂之唐鄭去咸林而徙河南為鄭甚新而遂得為鄭自漢

已來其說多矣蓋詩之類例不一如此宜其說者之紛然也問者曰然則其將柰何應之曰吾之於詩有幸有不幸也不幸者遠出聖人之後不得質吾疑也幸者詩之本義在爾詩之作也觸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善之惡者刺之以發其揄揚怨憤於口道其哀樂喜怒於心此詩人之意也古者國有采詩之官得而錄之以屬太師播之於樂於是考其義類而別之以為風雅頌而比次之以藏於有司而用之宗廟朝廷下至鄉人聚會此太師之職也世久而失其傳亂其雅頌亡其次序又采者積多而無所擇孔子生於周末方修禮樂之壞於是正其雅頌刪其繁重列於六經著其善惡以為勸戒此聖人之志也周道既衰學校廢而異端起及漢承秦焚書之後諸儒講說者整齊殘缺以為之義訓恥於不知而人人各自為說至或遷就其事以曲成其已學其於聖人有得有失此經師之業也惟是詩人之意也太師之職也聖人之志也經師之業也今之學詩也不出於此四者而罕有得焉者何哉勞其心而不知其要逐其末而忘其本也何謂本末作此詩述此事善則美惡則刺所謂詩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別其類或繫於彼所謂太師之職者末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為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求詩人之意達聖人之志者經師之本也講太師之職因其失傳而妄自為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盡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雖其本有所不能通者猶將闕之況其末乎所謂周召邶鄘唐豳之風是可疑也考之諸儒之說既不能通欲從聖人而質焉又不可得然皆其末也若詩之所載事之善惡言之美刺所謂詩人之意幸其具在也然頗為衆說汩之使其義不明今去其汩亂之說則本義粲然而出矣今夫學者知前事之善惡知詩人之美刺知聖人之勸戒是謂知學之本而得其要其學足矣又何求焉其末之可疑者闕其不知可也蓋詩人之作詩也固不謀於太師矣

今夫學詩者求詩人之意而已太師之職有所不知何害乎學詩也若聖人之勸戒者詩人之美刺是已知詩人之意則得聖人之志矣

豳風

或問七月豳風也而鄭氏分為雅頌其詩八章以其一章二章為風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之半為雅又以六章之半七章八章為頌一篇之詩別為三體而一章之言事則繁雜而難行者多故自漢興六經復出而周禮獨不為諸儒所取至或以為贋亂不驗之書獨鄭氏尤推尊之宜其分豳之風為雅頌以合其事也問者又曰今豳詩七篇自鴟鴞以下六篇皆非豳事獨七月一篇豈足以自為一國之風然則七月而下七篇寓於豳風爾豳其自有詩乎周禮所謂豳雅豳頌者豈不為七月而自有豳詩而今亡者乎至於七月亦當亡矣故齊魯韓三家之詩皆無之由是言之豳詩其猶有亡者乎應之曰經有其文猶有不可知者經無其事吾可逆意而謂然乎

魯問

或問魯詩之頌僖公盛矣信乎其克淮夷伐戎狄服荊舒荒徐宅至于海邦蠻貊莫不從命何其盛也泮水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武臣在泮獻馘又曰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又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閟宮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又曰淮夷來同魯侯之功又曰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其武功之盛威德所加如詩所陳五霸不及也然魯在春秋時常為弱國其與諸侯會盟征伐見於春秋史記者可數也皆無詩人所頌之事而淮夷戎狄荊舒徐人之事有見於春秋者又皆與頌不合者何也案春秋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其伐邾者四敗莒滅項者各一此魯自用兵也其四年伐楚侵陳六年伐鄭是時齊桓公方稱伯主兵率諸侯之師而魯亦與焉爾二十八年圍許是時晉文公方稱伯主兵率諸侯而魯亦與焉爾十五年楚伐徐魯救徐而徐敗十八年宋伐齊魯救齊而齊敗二十六年齊人侵伐魯鄙魯乞師于楚楚為伐齊取穀春秋所記僖公之兵止於是矣其自主兵所伐邾莒項皆小國雖能滅項反見執于齊其所伐大國皆齊晉主兵其所救者又力不能勝而輒敗由是言之魯非強國可知也烏有詩人所頌威武之功乎其所侵伐小國春秋必書烏有所謂克服淮夷之事乎惟其十六年一會齊侯于淮爾是會也淮夷侵鄫齊侯來會謀救鄫爾由是言之淮夷未嘗服于魯也其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者鄭氏以謂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荊及羣舒案僖公即位之元年齊桓二十七年也齊桓十七年伐山戎遠在僖公未即位之前至僖公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魯又不與鄭氏之說既繆而詩所謂戎狄是膺者孟子又曰周公方且膺之如孟子之說豈僖公事也荊楚也僖公之元年楚成王之十三年也是時楚方強盛非魯所能制僖之四年從齊桓伐楚而齊以楚強不敢速進乃次于陘而楚遂與齊盟于召陵此豈魯僖得以為

功哉六年楚伐許又從齊桓救許而力不能勝許男卒面縛銜璧降于楚十五年楚伐徐又從齊桓救徐而力又不能勝楚卒敗徐取其妻林之邑舒在僖公之世未嘗與魯通惟三年徐人取舒一見爾蓋舒為徐取之矣然則鄭氏謂僖公與齊桓南艾荆及羣舒者亦繆矣由是言之詩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者皆與春秋不合矣楚之伐徐取妻林齊人徐人伐楚英氏以報之蓋徐人之有楚伐也不求助於魯而求助於齊以報之以此見徐非魯之與國也則所謂遂荒徐宅者亦不合於春秋矣詩孔子所刪正也春秋孔子所修也詩之言不妄則春秋疎繆矣春秋可信則詩妄作也其將柰何應之曰吾固已言之矣雖其本有所不能達者猶將闕之是也惟闕其不知以俟焉可也

序問

或問詩之序卜商作乎衛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則作者其誰乎應之曰書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詩之序不著其名氏安得而知之乎雖然非子夏之作則可以知也曰何以知之應之曰子夏親受學於孔子宜其得詩之大旨其言風雅有變正而論關雎鵲巢繫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詩不為此言也自聖人没六經多失其傳一經之學分為數家不勝其異說也當漢之初詩之說分為齊魯韓三家晚而毛氏之詩始出久之三家之學皆廢而毛詩獨行以至於今不絕今齊魯之學没不復見而韓詩遺說往往見於他書至其經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類是也然不見其終始亦莫知其是非自漢以來學者多矣其卒舍三家而從毛公者蓋以其源流所自得聖人之旨多歟今考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故吾於詩常以序為證也至其時有小失隨而正之惟周南召南失者類多吾固已論之矣學者可以察焉

詩本義卷十四

詩本義卷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詩解統序

五經之書世人號為難通者易與春秋夫豈然乎經皆聖人之言固無難易繫人之所得有深淺今考於詩其難亦不讓二經然世人反不難而易之用是通者亦罕使其存心一則人人皆能明而經無不通矣大抵謂詩為不足通者有三曰章句之書也曰淫褻之辭也曰猥細之記也若然孔子為泛儒矣非唯今人易而不習之考於先儒亦無幾人是果不足通歟唐韓文公最為知道之篤者然亦不過議其序之是否豈足明聖人本意乎易書禮樂春秋教道所存也詩闕此五者而明聖人之用焉迹其道不知其用之與奪猶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圓是果成乎故二南牽於聖賢國風惑於先後幽居變風之未惑者溺於私見而謂之兼上下二雅混於小大而不明三頌昧於商魯而無辨此一經大槩之體皆所未正者先儒既無所取捨後人因不得其詳由是難易之說興焉毛鄭二學其說熾辭辨固已廣博然不合於經者亦不為少或失於疎略或失於繆妄蓋詩載闕雖上兼商世下及武成平桓之間君臣得失風俗善惡之事廣闊遼邈有不失者鮮矣是亦可疑也予欲志鄭學之妄益毛氏疎略而不至者合之於經故先明其統要十篇庶不為之蕪泥云爾

二南為正風解

天子諸侯當大治之世不得有風風之生天下無王矣故曰諸侯無正風然則周召可為正乎曰可與不可非聖人不能斷其疑當文王與紂之時可疑也二南之詩正變之間可疑也可疑之際雖惡紂而主文王然文王不得全有天下爾亦曰服事於紂爲則二南之詩作於事紂之時號令征伐不止於受命之後爾豈所謂周室衰而關雎始作乎史氏之失也推而別之二十五篇之

詩在商不得為正在周不得為變焉上無明天子號令由己出其可謂之正乎二南起王業文王正天下其可謂之變乎此不得不疑而輕其與奪也學詩者多推於周而不辨於商故正變不分焉以治亂本之二南之詩在商為變而在周為正乎或曰未諭曰推治亂而迹之當不誣矣

周召分聖賢解

聖人之治無異也一也統天下而言之有異焉者非聖人之治然也由其民之所得有淺深焉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豈異乎然孔子以周召為別者蓋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淺深爾文王之心則一也無異也而說者以為由周召聖賢之異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周公能行聖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淺故因召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召公能行賢人之化乎殆不然矣或曰不繫於雅頌何也曰謂其本諸侯之詩也又曰不統於變風雜於變風則文王之迹殆矣雅頌不可混周迹之始其將略而不具乎聖人所以慮之也由是假周召而分焉非因周召聖賢之異而別其稱號爾蓋民之得者深故其心厚心之感者厚故其詩切感之薄者亦猶其深故其心淺心之淺者故其詩略是以有異焉非聖人私於天下而淺深厚薄殊矣二南之作當紂之中世而文王之初是文王受命之前也世人多謂受命之前則大姒不得有后妃之號夫后妃之號非詩人之言先儒序之云爾考於其詩惑於其序是以異同之論爭起而聖人之意不明矣

王國風解

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與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平桓平桓而後不復支矣故書止文侯之命而不復錄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詩自黍離之什而降於

風絕於丈侯之命謂教令不足行也起於周平之年謂正朔不足加也降於黍離之什謂雅頌不足興也教令不行天下無王矣正朔不加禮樂徧出矣雅頌不興王者之迹息矣詩書貶其失春秋憫其微無異焉爾然則詩處於衛後而不次於二南惡其近於正而不明也其體不加周姓而存王號嫌其混於諸侯而無王也近正則貶之不著矣無王則絕之太遠矣不著云者周召二南至正之詩也次於至正之詩是不得貶其微弱而無異二南之詩爾若然豈降之乎太遠云者春秋之法書王以加正月言王人雖微必尊於上周室雖弱不絕其正苟絕而不與豈尊周乎故曰王號之存黜諸侯也次衛之下別正變也桓王而後雖欲其正風不可得也詩不降於厲幽之年亦猶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爾春秋之絕也黍離之降憫雅頌之不復也幽平而後未有如宣王者出則禮樂征伐不在諸侯而雅頌可知矣柰何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乎

十五國次解

國風之號起周終豳皆有所次聖人豈徒云哉而明詩者多泥於疏說而不通或者又以為聖人之意不在於先後之次是皆不足為訓法者大抵國風之次以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為比則賢善者著而醜惡者明矣或曰何如其謂之比乎曰周召以淺深比也衛王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秦陳以祖裔比也檜曹以美惡比也豳能終之以正故居末焉淺深云者周得之深故先於召世爵云者衛為紂都而紂不能有之周幽東遷無異是也加衛於先明幽紂之惡同而不得近於正焉姓族云者周法尊其同姓而異姓者為後鄭先於齊其理然也土地云者魏本舜地唐為堯封以舜先堯明晉之亂非魏徧儉之等也祖裔云者陳不能興舜而襄公能大於秦子孫之功陳不如矣穆姜卜而遇艮之隨乃引文言之辭以為卦說夫穆姜始筮時去孔子之生尚十四年爾是文言先於孔子而有乎不

然左氏不為誕妄也推此以迹其怪則季札觀樂之次
明白可驗而不足為疑矣夫黍離已下皆平王東遷桓
王失位之詩是以列於國風言其不足正也借使周天
子至甚無道則周之樂工敢以周王之詩降同諸侯乎
是皆不近人情不可為法者昔孔子大聖人其作春秋
也既微其辭然猶不欲公傳於人第口授而已況一樂
工而敢明白彰顯其君之惡哉此又可驗孔子分定為
信也本其事而推之以著其妄庶不為無據云

定風雅頌解

詩之息久矣天子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詩之作有天
下焉有一國焉有神明焉觀天下而成者人不得而私
也體一國而成者衆不得而違也會神明而成者物不
得而欺也不私焉雅著矣不違焉風一矣不欺焉頌明
矣然則風生於文王而雅頌雜於武王之間風之變自
夷懿始雅之變自厲幽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
不作焉秦漢而後何其蔑然也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
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
出於民之情性情性其能無哉職詩者之罪也通之言
其幾於聖人之心矣或問成王周公之際風有變乎曰
幽是矣幸而成王悟也不然則變而不能復乎幽之去
雅一息焉蓋周公之心也故能終之以正

十月之交解

小雅無厲王之詩著其惡之甚也而鄭氏自十月之交
已下分其篇以為當刺厲王又妄指毛公為詁訓時移
其篇第因引前後之詩以為據其說有三一曰節彼南
師尹不平此不當譏皇父擅恣予謂非大亂之世者必
不容二人之專不然李斯趙高不同生於秦也其二曰
正月惡褒姒滅周此不當疾豔妻之說出於鄭氏非史
傳所聞況褒姒之惡天下萬世皆同疾而共醜者二篇
譏之殆豈過哉其三曰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此不
當云番維司徒予謂史記所載鄭桓公在幽王八年方
為司徒爾豈止桓公哉是三說皆不合於經不可案法

為鄭氏者獨不能自信而欲指他人之非斯亦惑矣今考雨無正已下三篇之詩又其亂落歸向皆無刺厲王之文不知鄭氏之說何從而為據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非如是其能通詩乎

魯頌解

或問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非頌也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爾何頌乎頌惟一章而魯頌章句不等頌無頌字之號而今四篇皆有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之亦未離乎彊也頌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訪于衆人衆人可之猶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訪于天下天下人亦曰可然後作之無疑矣僖公之政國人猶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貶尚不能逃未知其頌何從而興乎頌之美者不過文武文武之頌非當其存而作者也皆追述也僖公之德孰與文武而曰有頌乎先儒謂名生於不足宜矣然聖人所以列為頌者其說有二貶魯之彊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

請于天子其非彊乎特取於魯其非勸乎或曰何謂勸曰僖公之善不過復土宇修宮室大牧養之法爾聖人猶不敢遺之使當時諸侯有過於僖公之善者聖人忍絕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勸爾鄭氏謂之備三頌何哉大抵不列於風而與其為頌者所謂憫周之失貶魯之彊是矣豈鄭氏之云乎

商頌解

古詩三百篇始終於周而仲尼兼以商頌豈多記而廣錄者哉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一也予紂之不憾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曷謂大商祖之德曰頌具矣曷謂予紂之不憾曰憫下民之罹其毒而不忍斥言紂之惡雖惡紂之暴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絕其為後焉或曰商頌之存豈異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之知矣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

湯之德徵毒紂之惡有不得其著矣向所謂存一頌而有三益焉者豈妄云哉

詩本義卷十五

詩本義附録

詩圖總序

鄭氏詩譜

詩圖總序

周之詩自文王始成王之際頌聲興焉周之盛德之極頌凡二十世王澤竭而詩不作今鄭之次比考於舊史先後不同周召王畿皆出於周邶鄘衛合於衛檜魏世家絶其可考者七國而已陳齊衛晉曹鄭魏此變風之後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季札所聽周樂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之次第也考其得封之先後為國之大小與其詩作之時皆有其次說者莫能究焉

其外魯之頌四篇商頌五篇鄭康成以為魯得用天子之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五篇而夏頌已亡故錄魯詩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法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夏矣康成所作詩譜圖自共和而後始得春秋次序今其圖亡今略準鄭遺說而依其次第推之以見前儒之得失今既依鄭為圖故風雅變正與其序所不言而說者推定世次皆且從鄭之意其所失者可指而見焉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篇孔子刪之存者三時秦風始變至平王時鄭風始變惠王時曹風始變陳風自懿王始作懿王時齊風始變夷王時衛風始變次厲王時陳風始變厲王崩周召共和唐風始變次宣王

百鄭學之徒皆以遷說之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焉以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詩三百一餘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十一篇亡者六篇存者三百五篇云

鄭氏詩譜

宋 歐陽修 補亡

鄭氏譜序云自共和以後得太史年表接於春秋而次序乃明今詩諸國惟衛齊變風在共和前餘皆宣王已後予之舊圖起自諸國得封而止於詩止之君旁繫于周以世相當而詩列右方依鄭所謂循其上而省其下及旁行而考之之說也然有一君之世當周數王者則考其詩當在某王之世隨事而列之如鄘柏舟衛淇澳皆衛武公之詩柏舟之作乃武公即位之初年當繫宣王之世淇澳美其入相當在平王之時則繫之平王之世其詩不可知其早晚其君又當數世之王則皆列於最後如曹共公身歷惠襄頃三世之王其詩四篇頃王之世之類是也今既補之鄭則第取有詩之君而略其上下不復次之而粗述其興滅於後以見其終始若周之詩失其世次者多今為鄭補譜且從其說而次之亦可據以見其失在予之別論此不著焉

周名

文王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罝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趾 鵲巢 采蘩 草蟲

武王

甘棠 何彼穠矣

采蘋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騶虞

周詩世次依毛鄭說則如此考於實則其失尤多已具予之別論大小論亦然自邶廓已下或有依毛鄭之說而又失錯者各隨而正之如後

邶廓衛

邶柏舟	頃侯	夷王
	釐侯	厲 共和
	釐侯	宣 幽 平
莊公	武公	武公
宣公	州吁	黔牟 桓 莊 釐 惠
惠公	黔牟	惠公
	惠公	懿公
鄘螮蝀	文公	

| | | |

立卒子靖伯立卒頃侯立當夷王時衛之變風始作至於襄公凡十二君而有詩者六次於譜自成公已下無詩又二十四君至於君角為秦始皇帝所滅鄘柏舟衛淇澳已解於左惠公歷桓莊釐文公歷惠襄二王之世而詩皆在初年蓋皆惠公幼時之詩也惠四王之世而定之方中乃其即位二年之時故繫於惠王之時

檜鄭

夷王厲共和宣幽平桓莊釐惠

羔裘　桓公　桓公　莊公　武公　莊公　厲公　厲公

素冠　　　　　　　　　　

隰有萇楚　　　　　　　　　　

匪風　　　　　　　　　　

右檜　　　　　　　　　　

無世　　　　　　　　　　

次其　　　　　　　　　　

修曰鄭桓公以周宣王二十二年始封於鄭立三十五年為犬戎所殺子武公立當平王時而鄭之變風始作至於文公凡七君而有詩者五次於譜自穆公已無詩凡十六君至於君乙而為韓哀所滅莊公共叔段之亂在平王之世則大叔于田巳工三篇當繫平王時有女同車昭公前立時事褰裳厲公未會諸侯已前亦前立之事故皆繫於桓世

齊

詩在夷厲之際

懿	孝	夷	厲	共和	宣	幽	平	桓	莊	釐	惠
哀公	胡公		武公	武公	莊公	莊公	釐公	襄公	南山		
胡公	獻公		厲公	莊公	釐公	襄公					

雞鳴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葛屨	魏
桓公	莊公	文公	文公	襄公	桓公	文公	莊公	桓公	
莊公	桓公	桓公	桓公	桓公	莊公	莊公	桓公	莊公	
文公	莊公	莊公	莊公	莊公	文公	桓公	莊公	釐公	
桓公	文公	釐公	釐公	釐公	桓公	釐公	釐公	獻公	
莊公	桓公	獻公	獻公	獻公	莊公	獻公	獻公	武公	
釐公	莊公	武公	武公	武公	釐公	武公	武公	文公	
獻公	釐公	文公	文公	文公	獻公	文公	文公	成公	
武公	獻公	成公	成公	成公	武公	成公	成公	昭公	
文公	武公	昭公	昭公	昭公	文公	昭公	昭公	定公	
成公	文公	定公	定公	定公	成公	定公	定公	哀公	
昭公	成公	哀公	哀公	哀公	昭公	哀公	哀公	悼公	
定公	昭公	悼公	悼公	悼公	定公	悼公	悼公	平公	
哀公	定公	平公	平公	平公	哀公	平公	平公	元公	
悼公	哀公	元公	元公	元公	悼公	元公	元公	穆公	
平公	悼公	穆公	穆公	穆公	平公	穆公	穆公	康公	
元公	平公	康公	康公	康公	元公	康公	康公	景公	
穆公	元公	景公	景公	景公	穆公	景公	景公	悼公	
康公	穆公	悼公	悼公	悼公	康公	悼公	悼公	簡公	
景公	康公	簡公	簡公	簡公	景公	簡公	簡公	平公	
悼公	景公	平公	平公	平公	悼公	平公	平公	宣公	
簡公	悼公	宣公	宣公	宣公	簡公	宣公	宣公	康公	
平公	簡公	康公	康公	康公	平公	康公	康公	威公	
宣公	平公	威公	威公	威公	宣公	威公	威公	安公	
康公	宣公	安公	安公	安公	康公	安公	安公	烈公	
威公	康公	烈公	烈公	烈公	威公	烈公	烈公	桓公	
安公	威公	桓公	桓公	桓公	安公	桓公	桓公	威王	
烈公	安公	威王	威王	威王	烈公	威王	威王	宣王	
桓公	烈公	宣王	宣王	宣王	桓公	宣王	宣王	湣王	
威王	桓公	湣王	湣王	湣王	威王	湣王	湣王	襄王	
宣王	威王	襄王	襄王	襄王	宣王	襄王	襄王	王建	
湣王	宣王	王建	王建	王建	湣王	王建	王建		
襄王	湣王				襄王				
王建	襄王				王建				
	王建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石良公

武公　文公　成公　莊公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修據周武王封大公於齊卒子乙公立卒子癸公立卒子哀公立卒子哀公立當懿王時齊之變風始作凡十君至於襄公而有詩者二次於譜自桓公以下無詩凡十六君至於康公貸為田和所篡

詩本義　詩譜　八

魏

平桓　萚兮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右魏無世家其詩在平桓之間

唐

共和　宣　幽　平　桓　莊　釐　惠

伐檀　碩鼠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杕杜　羔裘　鴇羽

靖侯　僖侯　獻侯　穆侯　孝侯　哀侯　小子侯　鄂侯　晉侯　無衣　武公　晉侯　獻公

殤侯　文侯　昭侯　文侯　鄂侯　晉侯　武公　葛生　采苓

有杕之杜

詩本義　詩譜　九

修據周成王封弟叔虞於唐卒子燮立改為晉侯卒子武侯立卒子成侯立卒子康侯立卒子僖侯立當宣王時唐之變風始作凡十三君至於獻公有詩者四次於譜自惠公已下無詩又十九君至於靖公為韓魏趙所滅

秦

厲	共和	秦仲	秦仲	秦仲	莊公	襄公	文公	武公	德公	穆公
宣	幽	莊公	襄公	文公	靈公	武公	德公	宣公	康公	穆公
平	桓	莊	釐	惠	襄					

修據周孝王封非子於秦邑為附庸非子卒秦侯立於西垂卒子秦仲立當周厲王時命為大夫而厲王無道暴虐秦仲與其子莊公興兵伐西戎殺其大父而滅之秦仲卒子莊公立卒子襄公立卒子文公立卒子武公立卒子德公立卒子穆公立卒子康公有詩者三次於譜共公已下無詩又二十一君是為始皇帝

陳

共和	宣	幽公	平公	桓公	莊公	厲公	莊公	共公	株林
幽	平	釐公	武公	莊公	宣公	宣公		穆公	靈公
桓	莊	武公	夷公	宣公		穆公	靈公	共公	哀公
釐	惠	夷公	文公	穆公	靈公	共公	哀公	哀公	悼公
襄	頃	平公	桓公	共公	哀公	悼公	愍公	湣公	懷公

修據周武王封嬀滿於陳是為胡公卒子申公立卒子慎公立卒子幽公弟相公立卒申公子孝公立卒子湣公立當周厲王時陳之變風始作凡十三君至於靈公有詩者五次於譜成公已下又六君至於湣公而楚惠王滅陳

曹

惠王 | 襄 | 頃

莊公 | 共公 | 共公

僖公 | 侯人

昭公 | 鳲鳩

共公 | 下泉

蜉蝣

右昭公

修據周武王封叔振鐸於曹卒子太伯脾立卒子仲君立卒子宮伯立卒子素伯立卒弟幽伯立卒弟戴伯立卒子碩甫立卒弟繆公立卒子桓公立卒子莊公立卒子釐公立卒子昭公立當周惠王時曹之變風始作至於共公凡二君有詩次於譜共公已下無詩又十君至於伯陽宋景公滅曹

豳

成王 | 周公

七月 | 鴟鴞 | 伐柯 | 九罭 | 破斧 | 東山 | 狼跋

王

平王 | 桓王 | 莊王

黍離 | 兔爰 | 采葛

君子于役 | 葛藟 | 大車

揚之水 | 丘中有麻

中谷有雚

葛藟

二雅

| | | |

詩譜補亡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譌謬得以粗備傳於今者豈止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述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於去聖人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諸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以徒為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蟲魚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為改易之意其為說不止於箋傳而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不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辨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自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秘書所藏亦無之慶歷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

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為訛舛悉皆顛倒
錯亂不可復序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
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
不知周召邶廓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
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
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廓衛王
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大師樂歌之
次第也周召邶廓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鄭氏
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第也初予未見鄭譜
當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為
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
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
圖庶幾一見乎於鄭氏之學盡心焉瀹夫盡其說而不
通然得以論正乎豈好為異論哉凡補譜十有五補其
文字二百七

譜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子取孔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為之注自周公已下即用舊注云

增損塗乙改正者八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矣

鄭氏詩譜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邱庭漋
謄錄監生臣李維裕

缺　页

詩經疑問

〔元〕朱倬撰　趙德附編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疑問卷一至四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詩經疑問綱目
第一卷
國風
周南
召南
第二卷
邶
廊
王
衛
鄭
齊
唐
陳
曹
豳
秦
魏
鄶
檜
十五國風次第歌
周南召南邶廊衛
繼以王鄭及齊魏
唐秦陳鄶與曹豳
十五國風今次第

周召邶鄘衛王鄭　齊豳秦魏及唐陳
鄫曹同為十五國　季札所觀之舊文
第三卷
小雅
第四卷
大雅
第五卷
三頌
第六卷
周頌
第七卷
魯頌
商頌
總論

臣等謹案詩疑問七卷元朱倬撰倬字孟章建昌新城人至正二年進士明初歙人汪敞作七哀辭録元季守節服義者七人倬其一也其稱倬為遂安縣尹興學誦詩民熙化洽壬辰秋寇由開化趨遂安吏卒逃散倬獨坐公所以待盡及寇焚廨舍乃赴水死其人蓋與城存亡能不失守土之職者惜元史之佚其名也是書略舉詩篇大指發問而以其說條列於下亦有發問之下竟闕不注者或傳寫佚之或未成之書也其書雖義蘊未深然昔儒論讀書之道先在善疑存之亦足以啟學者之致思況其人立身有本不愧通經而遺文墜簡有此尤宜寶而録之者也末有趙惠詩辨説一卷惠宋宗室舉進士入元隱居豫章東湖倬之疑問蓋師其意而廣之斯卷殆倬所録以附入已書者與倬書共為八卷朱睦㮮授經圖焦竑經籍志皆作六卷殆字

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詩經疑問序

詩經疑問朱君孟章所擬以闕 淑人者也朱君以明經取闕 凡所辨難誠足以發朱子之闕而無高叟之固然其間闕 無荅者豈真以為疑哉在乎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耳舊闕 先後無緒今特為之論闕 使言同而辭小異者因得以互觀焉復以豫章趙氏所編頗采以附於後其於四詩之旨剖析殆無肯綮明經之士必將有得於斯嘗至正丁亥蒲節建安書林劉錦文叔簡因書以識卷末云

詩經疑問卷一

元 朱倬 撰

國風

十五國風詩中開卷第一義也敢問其次第何以分邶鄘衛又何以次二南之後且邶鄘入衛詩皆為衛而作何以猶存邶鄘之名鄭自有風矣檜詩皆為鄭而作何以猶謂之檜唐風晉風也何以不謂之晉而謂之唐魏風皆為晉而作何以猶謂之魏平王以後之詩何以謂之王風周公之詩何以繫之於豳敢問

十五國風之次第孔氏謂舊無明說當依程氏之說荅之衛首滅邶鄘故邶鄘之詩皆為衛作而猶存邶鄘之名者不與衛之滅國也故為變風之首焉嚴氏謂二南以正家為先而柏舟以下諸詩皆夫人失位而作此二南之變也此說亦甚有理晉風謂之唐者仍其始封之舊號檜之於鄭魏之於晉則亦邶有邶音鄘音之比如邶鄘衛之例焉東遷以後雅自降而為風周公之詩附於七月之後以明變之可正也

孔氏曰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衛而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說

程氏曰詩有四始而風居首風風也其風動於人猶風之吹物入物故曰風本乎一人而成乎國俗謂之風發於正理而形於天下謂之雅雅稱美盛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先之家及於政以底成功其叙然也

名得於衛地者為衛得於邶廊者為邶廊所以見其首亂也

董氏曰風首衛且先邶廊以著滅也

刑政不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相并滅王跡熄矣故雅匕而為一國之風

董氏曰諸侯至於滅國王政不行矣謂天下無王可也故以王風叙衛下

先王之制苟能守之足以統臨天下廢法失道則王畿之内亦不能保鄭本畿内之封因周之衰遂自為列國故次以鄭君臣上下之分失則人倫亂人倫廢則入於禽獸人君身為禽獸之行其風可知故次以齊天下之風至於如此則無不亂之國無不變之俗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國久被聖人之化漸成美厚之俗歷二叔之世而遺風尚存今亦變矣故因其舊名而謂之唐所以見意唐魏之風且變則先代之風化中國之禮義消匕極矣是以夷狄强大天下亦相

胥而夷矣故次以秦秦之始封秦谷西戎之地國亂乃東侵而始大其俗尚夷故美其始有車馬禮樂而刺其未能用周禮也禮義之俗匕夷狄之風行先聖王之流風遺俗盡矣故次以陳陳舜之後也聖人之都風化所厚也聖人之國典法所存也王澤竭而風化熄矣夷道行而典禮匕矣天下之所以安且治者聖人之道行也聖人之道絶則危匕至矣人情迫於危匕則思治安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檜曹懼於危匕而思周道故為亂之終

孔氏曰檜曹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於末宜哉

亂既極必有治之之道危既甚必有安之之理自昔天下何嘗不拯亂而興治革危而為安周家之先由是道也其居豳也趨時務農以厚民生善政美化由茲而始王業之所以興也故次以豳

孔氏曰豳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故次於衆國之

後小雅之前非諸國之例也

邶廓衛何以居變風之首

鄭譜曰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廓衛之詩焉

孔疏曰既以衛國為首并邶廓則衛之所滅故邶廓先衛也

程子曰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邶廓之地故為變風之首

朱子曰邶廓必存舊號者豈其聲之異歟

嚴氏曰夫婦之經萬化之原關雎鵲巢為三百篇綱領風之正也反乎此者變也邶廓衛皆衛風也衛禍基於衽席覃及宗社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也王道盛則諸侯不得擅相并存邶廓之名不與衛之滅國也邶列其右衛後於廓世次也

邶廓入衛諸詩皆為衛作何以猶存邶廓之名與檜風之為鄭詩魏風之為唐詩果何所考

朱子曰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衛有衛音廓有廓音邶有邶音故有廓音者係之廓有邶音者係之邶

魏本姬姓其滅於晉無疑按其篇中且有公行公路又皆晉官名又恐魏亦嘗有此官然彼不可考不若晉之有考也

又按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鄶者居其地

孔氏曰譜以鄭因虢檜之地而國之左傳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姓也閔元年云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是為獻公所滅也既而以地賜大夫畢萬自是晉魏氏至魏斯為諸侯

嚴氏曰魏唐無淫詩蓋猶有先代之風化焉

輔氏曰邶廓之地既入衛其詩皆為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先儒說雖多而先生初疑其聲之異今但以為不可考者蓋此本不繫詩之大義又它無所考不若闕之為得也

詩十五國風之次序季札所聞於魯者與今詩之次序何以不同且夫子刪詩其序既定萬世無異辭矣而鄭詩譜所序十五國風之次又不同何歟

季札所聞國風之次第在夫子未刪之前詩譜之作亦有意如檜先於鄭則依邶鄘先衛之例也

孔子刪詩十五國風次序與季札所觀鄭氏詩譜何以不同

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太師詩次第也

季札觀樂於魯次敘如此

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

孔氏曰譜以鄭因虢檜之地而國之先譜鄶事然後譜鄭王在豳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

昔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曰變風也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詔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卒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係之豳遠矣哉觀於文中子之言則孔氏之說當矣

十五國風終於豳而朱子引呂氏說以為變風終於陳靈何耶

今按變風終於陳靈以時世而言也詩自文武開基至魯僖公凡四百年陳靈當夏氏之亂乃宣公九年十年之間為變風之終

文中子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

公乎係之幽遠矣哉

終於幽者以其變之可正乃夫子刪詩之意也

正當以所錄丈中子問荅為說

謂變風之終於陳靈者蓋以時世而言以其後之不復有詩也

又按春秋傳陳靈公於魯宣公十一年為徵舒所弒其後無詩

十五國風夫子刪詩所定其說然歟然二南則周公制禮作樂時定之矣黍離以下十篇王降為風始於何人所定歟夫子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也抑或因其舊而不改歟

闕

集傳於國風之下曰風者民俗歌謠之詩諸侯采之以貢于天子天子受而列之樂官則天下諸侯宜皆采詩以貢矣而今詩止十五國風其餘諸侯豈獨不采之以貢于天子乎徵如曹檜且有詩矣大如宋魯乃獨無詩乎借曰諸國有詩夫子刪之而夫子以前季札所觀亦止此數國何以通其說乎

諸國無風既無所攷宋魯無風所以寵異之也然詩經夫子刪定後世無以議為也

二南

周南召南周召二公之采地也召南有召公之詩周南何以無周公之詩歟周公之詩何以列之豳風歟且周召二公股肱周室而江漢之詩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召旻之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皆獨言召公而不及周公何歟

周南皆述后妃之事而本於文王身脩家齊之功故為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周公之詩宜難厠於其間也七月一詩周公所作而繫之以豳此周公諸詩所以類附之也周召二公股肱周室詩人豈不知之而周

公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一家之親可以不言而
召公之功不可以不言也閟觀成王以天子禮樂祀
周公非召公所有也則周公之功可知矣
二南正家之道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鹿鳴四牡
皇皇者華則人君所以燕其友者乃亦為上下通用之
樂何歟
闕
周南召南朱傳以為周公制作時所定也甘棠思召伯
當在康昭之世以是求之魯詩得無亦有取乎
闕

明矣又謂契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夫稷與契同時者也
契至湯四百餘年已十四世湯又六百餘年而武王始
興稷至武王乃止十六世契之後世代何長歟抑它有所攷歟
朱子嘗辯史記之疑有曰若以為湯與王季同世由
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爾是文王以
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
之豈不甚謬戾耶況於集傳中亦明言詩之文意事
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以強而推今朱
子從史以釋經雖有可疑亦非鑿空妄說以欺人蓋
有所本矣當闕所未詳也
詩言之子于歸大槩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九罭云我
覯之子則東人指周公而言棠棠者華云我覯之子則
天子美諸侯之語車攻所言之子則指有司鴻鴈所言
之子則流民相謂之語豈之子二字無分於男女貴賤
歟

古人質實簡朴故之于二字上下男女皆通稱焉如
爾女其君之類後人其敢用之乎
羔羊之皮召南以為大夫之服羔裘逍遥鄘風又以為
諸侯之服何歟
羔裘之服通上下用之但君用純物臣則雜以它物
飾之觀於鄭風羔裘豹飾之詩可見矣故羔羊之皮
乃大夫有飾之服也羔裘逍遥乃諸侯純用之服也
故一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則信乎為有飾之服矣
一則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則信乎為純用之服矣
然則召南以為大夫之服也固宜檜風以為諸侯之
服也亦當復何疑哉
何彼穠矣有平王之孫之語則東遷以後詩矣何以不
繫之王風而繫之召南七月鴟鴞東山諸詩周公所自
作伐柯九罭等詩東人為周公作者也何以不繫之周
南而繫之豳風乎
何彼穠矣或是錯簡而見於召南　周南諸詩則皆

述文王后妃之化無緣以周公之詩置其間也　七
月一詩周公所作而繫以豳風故凡周公所自作及
東人為周公而作之詩因以類附焉
二南周公制作之時所定也何彼穠矣言平王之孫甘
棠思召伯又雜以後世之詩何歟王姬之肅雝公子之
振振矣不列之周南而列之召南何歟
闕

國風有以王言者為王前驅王于興師王姬之車平王
之孫是也大雅有以公言者公尸燕飲是也國風一國
之詩何以言王大雅天子之詩何以言公歟
侯國而稱王侯國之僭也其春秋之世歟王姬之車
則天子之女也其錯簡之詩歟　周稱王而曰公尸
蓋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生

也然論祀悉嘗于公先王則自后稷以下至公劉祖
紺皆稱公也

詩經疑問卷一

詩經疑問卷二　元　朱倬　撰

邶風

變風首邶或言不與衛之并小或言本於莊姜之失位異於關雎之齊家其說孰是

正變之說朱子本以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若求其篇次之義先儒有謂變風首邶者不與衛之并小所以著其首惡也其說是矣而嚴氏又以為本於莊姜之失位乃二南之變故以邶為變風之首其義亦優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邶鄘之詩皆為衛作則列邶鄘於衛之前魏詩為晉作則列魏風於唐之上編詩者似不能無意也至檜風皆為鄭作又不與鄭相次何歟豈編詩之次亦皆偶然歟

檜詩皆為鄭作亦蘇氏之說此鄭氏作詩譜所以先檜於鄭也歟

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幽王此鄭氏詩譜

次第也

孔氏曰鄭譜以鄭因虢鄶之地而國之先譜鄶事然後譜鄭

闕

鄘風

國風言命者二鄘風蝃蝀篇曰大無信也不知命也鄭風羔裘篇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文王篇曰其命維新又曰命之不已至於文王受命維天之命命之不易雅頌言命者不一其旨同乎亦有不同乎

闕

衛文公騋牝三千則由於秉心塞淵魯僖公思馬斯臧則本於思無疆馬之蕃息何與於人君之心歟

闕

秉心塞淵騋牝之頌僖公亦此義也聖人刪詩而序其次若泮水之興學不以旨酒頌而顧先取牧馬之富何歟

闕

衛風

淇澳美武公之德也賓之初筵武公飲酒悔過之詩也

抑懿戒自警之詩也傳者謂三詩相表裏可得聞其義歟

閟

王風

黍離十篇盡風體也不列於雅豈無謂歟駉篇非頌體也不係於風猶有說歟

閟

鄭風

齊風

魯無風而有頌先儒既言之矣敝笱猗嗟刺魯莊之詩也何以附見於齊歟何彼穠矣之詩明言齊侯之子宜係之齊風矣何以繫之召南歟

敝笱猗嗟固以魯無風而無所附而其曰展我甥兮則詩作於齊明矣所以見於齊歟何彼穠矣係於召南朱子明言其不可曉安知非錯簡乎

如楚茨十篇見於變小雅者皆錯簡也

猗嗟敝笱載驅諸篇皆為刺魯作何以居齊

齊詩諸篇固皆曰刺魯猗嗟等篇實作於齊人故敝笱載驅小叙皆曰齊人惡桓公襄公作也至於猗嗟小叙亦曰齊人傷魯莊公作也其曰刺魯則非魯人之作明矣既非魯人所作而作於齊固宜置於齊亦所以刺齊也

魏風

唐風

秦風

詩言戎車者非一葉傳皆曰兵車也秦風言小戎伐收集傳曰平地任載曰大車小戎則兵車也兵車何以謂之小戎歟大車兵車田車之制可得而聞歟王風所謂

大車集傳又曰大夫之車豈大車有二歟

闕

陳風

陳帝舜之後而杞宋夏商之後皆先代子孫也陳有風矣而杞宋無風何歟秦楚皆遠方之國而吳則泰伯仲雍之後也秦有風矣而吳楚無風何歟

杞宋無風皆先代之後迺狩不陳其詩者也杞至春秋時用夷禮而春秋薄之久矣夫子謂杞不足徵也秦居西周之舊都是以有風吳楚居南方之遠國斷髮文身之俗潛王猶夏之邦是以無風歟

鄘風

曹風

凡凡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鄘伯勞之凡凡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鄘伯勞之其辭意適相類歟抑各有說歟

闕

幽風

七月一詩或以周禮籥章有幽詩幽雅幽頌而欲三分是詩以當之集傳謂恐無此理或謂本有是詩而亡之者然歟或又謂但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以為風以為雅以為頌果可行歟或又疑以楚狹信南山甫田大田為幽雅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為幽頌其說是歟非歟敢問

疑後說可通故朱子於大小雅諸篇之後各言之也

幽風正朔如何呂氏謂三正通于民俗尚矣夏為幽而言歟抑兼夏商以前言之歟

幽風正朔固用夏正而呂氏謂三正通于俗者蓋幽

詩之中所謂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及十月改歲亦有彷彿用三正之意矣而甘誓篇亦謂怠棄三正然則三正之通行又豈特幽俗而已哉

張氏曰七月之詩曰以夏正為斷曹氏曰公劉正當夏時所用者夏正也

時舉問東萊呂氏曰十月而曰改歲則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商周而迭用之據七月詩七月流火之類是用夏正一之日觱發之類即不見用商正而呂氏以舉而迭用之何也先生曰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記其時日者故三正皆曾用之

幽風既以二之日為卒歲又以十月為改歲何耶

七月一詩專用夏正故雖於子月言一之日二之日若以建子月為正朔之意而二之日之下即曰何以卒歲即用夏正明矣又於十月而曰改歲則不過言歲將終之意其辭固不若卒歲一辭為切又雖曰改歲而曰改歲又曰入此室處乃大寒之候已至熏鼠塞戶之工已備而改歲漸近不入豳室可乎若以改歲與卒歲同則不宜曰入此室處矣此改歲與卒歲之

義所以不同

凡詩之言正朔皆夏正七月一詩集傳以夏正釋之無可疑矣其餘皆言月而獨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不言月而言日何歟四之日以下獨不言三月又何歟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之後何以即言曰為改歲歟篇中皆言夏正不終於建丑之月而終於十月滌場何歟數始於一而終於十故七月詩中言至十月而止而一陽生於子即以一之日言之況周之先公已用子

月紀候而後世遂以為一代之正朔此凡詩之言皆用夏正七月詩中二之日之下即言何以卒歲非夏正歟十月之下而言曰為改歲非三正之通于民俗歟蠶月條桑以月令證之其為三月無疑正朔田賦通於天下有天下者之常也公劉居豳必當夏之盛時而一之日二之日集傳謂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其後遂為一代之正朔徹田為糧謂周之徹法自此始居夏之時而易其正朔田賦王制之所不許也而公劉行之何歟及大王遷岐則在商無疑矣所謂迺疆迺理不知果助法乎果徹法乎正朔田賦侯國固必遵時王之制而小國僻遠或無純臣之義焉此固於傳紀無所稽而詩人詠之朱子言之庶可通其說也　徹本通貢助二法也

周公召公皆以公劉之政化戒成王而作於召公者編之大雅作於周公者係之豳風何也

豳風為公劉作也而篤公劉何以列之大雅豳鴟東山以下諸詩皆周公詩也何以列之豳風歟

風雅之體不同此公劉一詩所以不係豳風而係之雅周公之詩無所附此鴟鴞諸作所以附見於豳風

詩經疑問卷二

詩經疑問卷三

元 朱倬 撰

小雅

二雅所以分曰小雅是所繫者小大雅是所繫者大呦呦鹿鳴其義小文王在上其義大小雅燕禮用施之君臣之間大雅饗禮用則止人君可歌○變雅亦是變用大小雅腔調耳

釋文曰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宣幽六王皆居豐鎬

集傳於小雅之首曰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又定正小雅為燕饗之樂正大雅為會朝之樂則宜皆謂之樂歌矣今攷之小雅唯常棣伐木魚麗彤弓言樂歌而南有嘉魚南山有臺則止言樂其餘則止言詩何歟大雅諸詩皆不言樂歌又何歟且引儀禮鄉飲酒燕禮明言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及間歌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諸詩而集傳於鹿鳴三詩亦不言樂歌何歟豈詩與樂歌無辨歟然則常棣伐木等詩又何以獨謂之樂歌也

此疑無明文可據然以集傳鹿鳴一詩觀之則詩與樂歌無辨矣集傳以鹿鳴為燕饗賓客之詩其下即云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且方曰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下即云正小雅燕饗之樂正大雅會朝之樂以此推之則曰詩曰樂曰樂歌其義一也況儀禮明言工歌間歌非樂歌而何哉

鹿鳴諸詩朱子以為升歌工歌升歌抑有分歟

工歌者乃堂下之歌與琴瑟笙磬相間而歌之也○升歌者乃堂上之樂當祭而歌不以他樂間之而獨歌之也

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

謹因奏樂云云至猶古清廟之樂也

采薇出車杕杜諸詩多言文王時事而朱子又定以為
成王之時所作何耶
闕
小雅魚麗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南有嘉魚崇丘南山有
臺由儀諸詩篇次朱子悉依儀禮正之首南陔次白華
華黍次魚麗由庚次南有嘉魚崇丘次南山有臺由儀
至於周頌之武春秋傳以為大武之首章桓為大武之
六章賚為大武之三章朱子又不依春秋傳正之何歟

儀禮之說明白可據故朱子釐正之春秋傳之說大
武諸章既不全其謂武王時作者又已誤如之何而
正之哉
由庚以下逸詩既有聲無詞則樂譜也夫子刪詩而係
樂譜者何也然則如武宿夜之類何以不類入周頌
闕
六月采芑江漢常武等篇皆宣王中興之詩也何以有
大雅小雅之分
大雅小雅亦如今之商調宮調作歌曲者亦按其腔
調而作耳大雅小雅是古作樂之體格按大雅體格
作大雅按小雅體格作小雅非是啟成詩後旋相度
其辭自為大雅小雅也
采芑之詩言方叔蒞止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千萬衆矣
閟宮之詩言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何以足千乘之
數歟

闕
十月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毛氏皆以為刺幽王鄭氏
以為刺厲王其說孰優
按歐陽氏說則以為幽王有女寵而厲王無之以證
鄭氏之非且如毛氏去古未遠而鄭氏後二百年出
其為說皆臆度之言亦為有理若此當以毛氏為優

矣然朱子之說則皆疑而未決之辭蓋亦不斷然以執為優執為劣也

鼓鐘一篇中言淮有三洲等語皆言幽王遊於淮上遠甚又史傳諸書未嘗言幽王巡狩至淮果何所本歟

朱子雖引王氏蘇氏之說而解之蓋亦未敢信其必然而又曰此詩之義有不可知者蓋不可考矣歐陽氏曰旁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無由遠至淮上而作樂且書曰徐夷並興蓋自成王時徐戎及淮夷已皆不為周臣宣王時嘗遣將征之亦不自往至魯僖公又伐而服之乃在莊王時而其事不明初無幽王東至淮徐之事明矣

雅有厲幽之詩平王之詩何以不入于雅雅有后稷公劉之詩七月之詩何以不入于雅

平王之詩不入于雅蓋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七月之詩不入于雅蓋風雅之體不同也

車攻宣王復古其時蓋祀岐狩之事也二南雅頌詠歌文王之德化武王之功業豈直蒐狩之一端何取其為復古歟

闕

瞻彼洛矣言以作六師謂天子六軍也六軍為車七百五十乘而采芑詩言方叔南征則曰其車三千故正義曰天子六軍千乘今三千乘則十八軍矣然則謂天子六軍非歟諸侯大國三軍為車三百七十五乘而閟宮詩言魯僖從齊桓伐楚則曰公車千乘然則大國三軍非歟敢問

天子六軍諸侯三軍不易之制也以王師伐楚而曰其車三千集傳明曰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魯僖從齊桓伐楚詩人亦極稱美之辭未必舉國盡行也　楚雖蠻荊大國亦何至勞王師如此之衆哉

天子諸侯君臣之分截然也而先王之燕饗皆以嘉賓稱之瞻彼洛矣之詩諸侯則以君子美天子采菽之雅天子又以君子稱諸侯何歟萬壽無疆祝賓客甫田之辭也而南山有臺之詩則以萬壽無疆祝君之末又以為農夫之祝何歟

古人君臣一體上下交歡故天子諸侯互有君子之稱賓客農夫同致萬年之祝

文王之世則有二南成王之世則有豳風平王東遷之後則有王風康王以後平王以前何以獨無國風歟大小雅篇什多矣何以獨無武王之詩歟頌有昭王以後之詩何以獨無宣王之詩歟敢問

詩經夫子刪定有者存之非者去之今不見於三百篇者不可以強求也不可如東晉之補亡不知而作也

漢志謂古詩三千餘篇夫子刪之今所存者三百十一篇安知其本有而刪之乎抑本無之乎

詩經疑問卷三

詩經疑問卷四　　元　朱倬　撰

大雅

大雅非聖賢不能為其間平易明白正大光明熊去非詩說曰按小雅傳云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文王大明綿三篇按國語皆以為兩君相見之樂朱子謂特舉其一端而言其實則成王治定功成之時周公制作以此為天子諸侯會朝之樂也今誦其詩則於其詠歌洋溢之中而凜然有嚴重齊莊之意猶使人有所興起況親聞其樂者乎

皇矣追述太王王季文王之盛德大業與大明綿詩同意生民又推本后稷所以積行累功之旱麓二篇詩中有奉璋玉瓚等語要亦羣臣從王祭祀之詩上篇乃方祭從行之初下篇既受

福之後當是祭祀之樂思齊追述大任大姒大姜之德疑此必入而燕處之樂也靈臺與民同樂豈亦出而遊觀之樂乎下武文王有聲二篇皆是言武王之事其樂或用之宗廟或用之朝廷今皆不可知若行葦以下四篇為受釐之辭公劉以下三篇為陳戒之辭則又明白曉然者矣惜其被之聲歌者其音節已不復存然善觀詩者但玩其辭氣亦足以識先王之雅道矣

詩言緝熙者凡四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於緝熙單厥心文王成王聖賢之等不同矣而皆以緝熙言之何歟

有聖人之學有賢人之學於緝熙敬止美文王之能緝熙聖人之學也緝熙文典言後人之不可不緝熙也緝熙光明賢人希聖人之學也於緝熙美武王之能緝熙也　又嘗提出敬字說文王之所以為文者以能緝續熙明此敬也成王言不聰敬止而有志於

文王之間者也

王季未嘗有天下也而詩言奄有四方成康繼世以有天下也而亦言奄有四方至魯頌言后稷封邰之事亦曰奄有下土何歟

王季之後言奄有四方謂至于文武而奄有四方也自彼成康奄有四方言奄有前人之天下猶言不失舊物也后稷之奄有下國言封於邰也奄有下土纘禹之緒言敷天下以稼穡於禹平水土之後也

旱麓詩以豈弟君子稱文王洞酌卷阿則以豈弟君子稱成王成王之德果無間於文王歟抑可通稱歟

闕

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曰泮宮禮也鎬京辟廱為武王天子之學無疑矣文王終身西伯而靈臺兩言於樂辟廱集傳釋之曰辟廱天子之學豈西伯亦建辟廱乎敢問

朱子曰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則在追王之後無疑故靈臺以王在靈囿王在靈沼言之則無嫌於辟廱之名矣

文王有聲之詩凡八章前四章詠文王後四章詠武王其詠文王也兩稱文王兩稱王后其詠武王也亦兩稱皇王兩稱武王傳者謂皆周公作周公因為是偶對更易之體乎亦有其意乎

文王伐密遷都程邑伐崇遷都于豐今據史傳所載但言文王遷豐不言遷程何歟

孔疏曰太王初遷已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曰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鄭箋嫌此是豐故云後竟徙都於豐知此作豐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今周書無文王在程之文亦無程寤等逸書此必是偽書而文王之兩遷止有居岐之陽一句可證此外無所據矣朱子信之其亦有所考歟

古大事皆用卜如大王遷岐武王遷鎬周公營洛皆卜以決之何公劉之遷豳文王之作豐獨不用卜歟且文王既伐密而徙都之所謂程邑也詩人但言其伐崇作豐豈先都程邑而又作豐歟聖人重勞民者也既遷程邑何以又作豐歟

闕

公劉之遷豳也曰既景迺岡謂考日景以正四方也衛文公徙居楚丘亦曰揆之以日又曰景山與京皆考測日景之事也公劉與衛文之遷其詳於考日景則同矣衛文公繼之以卜而公劉不用卜何歟大王之遷岐武王之遷鎬周公之營洛皆用卜矣而公劉遷豳文王作豐乃不用卜何歟大王武王周公之遷又不言考日景何歟

聖賢之遷國難以求其必同也

篤公劉之詩見公劉遷豳已有室家之可居矣七月篇又言上入執宮功傳者謂宮邑居之宅也古者民受五畝之宅綿之詩乃陶復陶穴則至古公時猶未有家室何歟

闕

文王伐密伐崇皆以為出於帝謂可也言伐密則首之似乎

闕

崧高送申伯之詩何以并及甫侯六月美尹吉甫之詩何以并及於張仲長發祫祭殷之先生何以并及於伊尹歟

稱人之善而及其同列忠厚之至也祫祭宗廟而及其輔臣崇報之深也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孔子有是言也故陳氏曰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信斯言矣又觀生民篇后稷配天之詩則不言天而言帝我將祀文王配帝之樂歌則不言帝而言天何歟思文一詩兼言天與帝又何歟

闕

詩經疑問卷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陸恩綬

欽定四庫全書要　經部

詩經疑問　卷七至　附編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詩經疑問卷五　元　朱倬　撰

三頌

頌皆頌也周頌不分章而多不協韻魯頌商頌何以協韻分章歟借曰商周之體不同魯頌周詩也何以同於商而不同於周歟且商頌五篇那烈祖玄鳥亦不分章而長發殷武獨分章何歟豈皆偶然歟抑有說歟

朱子曰商頌雖多如周頌覺得文勢自別周頌雖簡文自平易商頌自是奧古然則商周之頌不可槩觀也當矣魯頌之協韻分章蓋其體固列國之風而所歌乃當時之事也然則又可以商周二頌例觀之乎

大叙明言頌者美盛德告神明之詩今觀周頌有為獻助祭諸侯之詩有稱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若武賚桓為大武之章賚頌武王之功而不為廟樂魯頌諸篇皆非廟樂何耶

頌有美盛德者有為告神明者非兼此二義也烈文

雖為獻助祭之諸侯然其後有有覺德行前王不忘之語有容振鷺雖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然亦可見其德之足以服人也若大武三章則直以美武王之德凡若此者當以美盛德之義求之若欲例以為廟樂則鑿矣

陳氏曰頌者謂其稱頌功德則是矣何必告神明乎敬之進戒小臣亦求助與夫振鷺臣工閔予小子皆非告神明也觀此言頌之旨又可通也

詩集傳曰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又曰頌皆天子所制郊廟之樂歌而周頌三十一篇其間如戒農夫美二王之後延訪羣臣述羣臣進戒等作皆非宗廟之樂歌矣而亦謂之頌何歟魯頌四篇皆羣臣頌禱之作何以亦謂頌魯以侯國而有頌又何歟

闕

頌者宗廟之樂歌則諸詩宜皆謂之樂歌矣周頌三十一篇唯清廟烈文我將時邁豐年潛六詩言樂歌其餘皆不言樂歌何歟豈凡言詩者皆樂歌歟然則清廟等六詩又何以獨謂之樂歌也

此亦如小雅樂歌之例

頌者宗廟之樂歌則各廟之祭宜皆有詩矣今大王文王武王成康之祭皆有詩矣獨無祭王季之詩何歟文王配帝則有我將之詩矣而不聞有后稷配天之詩何歟思文雖有克配彼天一語集傳又不明言為配天之詩其敢以為然乎

周頌無祭王季之詩好古生晚者固無所攷思文有克配彼天一語雖指為配天之樂亦何所妨

頌者宗廟之樂歌如祭文王則止頌文王祭武王則止頌武王宜矣而天作祀太王之詩則并言文王昊天有成命祀成王之詩則并言二后武為大武之樂又并言文王何歟

祀大王而及文王以有聖人為之後也祀成王而先二后以有文武為之先也大武之并言文王亦然此正可引為執競祀武王成王康王之例

周頌

集傳於成王不敢康不顯成康皆定為成王誦康王剖之諡矣至成王之孚又以為成王者之信於天下抑有所據而言乎

朱子初本於不顯成康亦止依古註言成大功而安之後取歐陽本義鄭氏詩譜之說始定為成王康王至言成王者之信於天下則從古注之說也

天作一詩朱子定為祭太王之詩又兼言文王何歟

此詩之類亦多如大武祭武王而並言文王是也蓋祭父而并及其子者所以表其有後也祭于而及父者所以表其有自也政所以頌其德而非有害於詩之義也祭大王而兼言文王夫何疑

我將一詩舊序與傳皆以為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也然冬至祭天於圜丘秋嘗帝於明堂天與帝有別也是時不言帝而言天傳亦以為天即帝也何歟

我將一詩不知唯武王得以文王配天歟抑後王皆得以父配天歟

明堂之樂周公以義起之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閟成只得以文王配纔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者配

孝經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考之於詩宗祀之樂我將是已郊祀之樂其思文

乎集傳乃不明言為郊祀之樂何也生民則明言為郊祀之詩矣然我將祭帝乃言天不言帝生民祭天乃言帝而不言天何歟孝經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嚴父當配帝矣乃曰配天何歟郊與明堂之祭主果武王歟抑成王歟抑周公制禮作樂成王時也而曰嚴父何歟配天以祖配帝以父後世明堂之祭各以其父歟止以文王歟

思文之詩集傳既無明文則不敢以為郊祀之詩矣然而濮氏之說則以為郊祀后稷之樂歌祭天宜有詩而今亡矣及考它詩又別無祭后稷之詩朱子集傳豈以無所考徵不敢從其必然而不明言之歟

然則必以經文明白而不復贅辭耳若言天而不言帝言帝而不言天乃互舉而言也若閟明堂祭主則當以武王為是倘以為成王則文王不為嚴父以為周公則周公不當主祭制禮作樂雖在成王時然亦不過因其舊而損益之而集其大成以為後世常行之道自非本無是禮也且明堂之祭實為大武王豈不行之乎必周公於武王之時已定此禮矣至於各以其父而止以文王之說其說有二若以孝經嚴父配天之禮而推則各以其父者為得若止以有功者配之之說而言則止以文王然此特後世之言孝經乃先聖之書不可不以為正也此又因孝之大而推言之嚴尊也謂孝固大矣然孝之事不一而莫大於尊其父尊其父之事亦不一而

莫大於天子之禮祀其父以配天然得遂此心盡此禮者惟周公而已故曰周公其人蓋自武王有天下之後周公始制此禮以尊其父文王也王山汪氏嘗疑嚴父配天之文非孔子語陵陽李氏曰此言周公制禮之事爾猶中庸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也周公制禮成王行之自周公言則嚴父成王則嚴祖也謂嚴父則明堂之配當一世一易矣豈其然乎司馬公曰周公制禮文王適其父故曰嚴父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禮不敢踰也祖已曰祀無豐于昵孔子於孝亦曰祭之以禮漢以高祖配大光武配明堂文景明章德業非不美然不敢推以配天近世明堂皆以父配此乃誤識孝經之意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法也朱子此因於武王周公之事而贊美其孝之辭非謂凡為孝者皆欲如此也況孝之所以為大者自有親切處而非此之謂也若必如此而後為孝則是既為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時邁執競思文三詩韋昭以為即周禮九夏之三也然則九夏宜皆有詩矣六詩不見於經者將何所攷歟時邁思文以其有肆于時夏陳常于時夏之語執競一詩何以知為九夏之一歟外傳以為金奏肆夏繁遏渠韋昭注云肆夏一名繁遏夏一名渠又與呂叔玉繁遏之說不合果何所折衷歟周禮周公作也集傳於時邁之下曰此武王之世周公所作執競之下曰此昭王以後之詩然則九夏之作果出於周公乎果昭王以後之詩乎

韋昭以時邁執競思文為即周禮之三本無明據自
餘六夏之詩不見於經者竊意當如大武二章四章
五章之例既不經見於何而攷之哉竊意韋昭之注
外傳本無明文呂叔玉之說又矛盾不合集傳既信
春秋傳定時邁為武王之世周公所作執競為祀武
王成王康王而作故曰昭王以後之詩當以此為不
易之論何以韋昭呂叔玉之說為哉
天子七廟非祫祭則無合祭羣廟之禮集傳謂執競為
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不知一詩而兼用之於三廟乎
抑合三廟而祭之乎敢問

此最無的說疑必是祭武王成王康王之時三廟皆
是用此詩
祭武王而兼言成康猶天作祀太王之詩而及文王
也祭成王而兼言武王康王猶中庸論文王以王季
為父以武王為子也祭康王而首言武王猶昊天有
成命祀成王而先言二后也以此例推之其說通矣
若以為合三廟而祭之則決無此理
執競為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果一詩而用之歟抑合
三王而祭之歟
執競一詩先生雖取歐氏之說以為祭三王之詩然
先生初說亦取古注疏錢氏成大功安天下之說今
以周禮考之執競乃九夏之一如此則作於周公之
時非祭成王康王明矣當以先生初注為主非以一
詩而三用亦非以合三王而祭之也此獨祀武王之
詩乎
大武九章存於頌而可識者三章耳散亂失次夫子亦
無從改歟時邁執競思文傳者以為九夏之三章說各
不同又何歟

闕

大武三章春秋傳楚子之言耳與今序次不同夫子不
之改何歟者定爾功楚子以為卒章今集傳以為首章

何歟酌與般體製極相似其亦大武之詩歟且南陔以下六譜列於小雅武宿夜乃不列於頌何歟

闕

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二王之後皆然也今觀有客振鷺諸詩但言本白其馬等語似皆為宋作不及於杞何耶

二王之後杞最微弱且去夏已遠故其始入春秋猶以侯稱其後乃降而為子男而以夷禮自處卑亦甚矣宋至春秋其國猶多賢才如向戌華元之類宜有客振鷺之詩但及宋而不及杞也

武之詩并言文王武王集傳何以曰象武王之功賚之詩止言文王勤止集傳何以曰頌文武之功

武詩象武王之功而并言文王言武王之武本於文王之文也賚詩言文王勤止而傳曰頌文武之功蓋大武諸章有武王之謚故知非作於武王之時實後人頌文武之功而并言文王之謚故知非作於武王之時實後

賚之詩為祀四嶽河海之詩四嶽河海果合祭歟抑一詩而兩用之歟

四嶽河海固無合祭之理賚一詩而兩用之也猶豐年一詩為秋冬報賽田事之詩閟雖一詩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皆此類也

周頌有為獻助祭諸侯之詩有稱二王後來助祭之詩若武賚桓之章專頌武王之功而不為廟樂魯頌諸篇皆非廟樂何耶

闕

詩經疑問卷六

元 朱倬 撰

魯頌

魯侯爵也閟宮詩言乃命魯公俾侯于東詩中言公者不一而足周禮諸公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則爵土不同也今公侯並稱豈二等之爵可通稱歟詩言公車千乘集傳謂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而其地則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也然則千乘之賦果儉於百里之魯歟抑諸侯方四百里之魯歟若是者皆有司所不能無疑也幸悉言之

魯本侯爵言公者皆稱頌之辭故明言乃命魯公俾侯于東可見矣公侯二等之爵如周禮之說則不同孟子則言公侯皆方百里也百里千乘若以孟子說推之則包氏百里千乘之萬取千千取百集註之說亦嘗疑孟子言周公封魯儉於百里則無緣有千乘車明堂位言以曲阜地七百里封周公於魯則又不啻千乘此極難解析然集傳據司馬法明言千乘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又言大國之賦通滿千乘不容舉國盡行故大國止用三軍大東大東極東也豈儉於百里而已哉況僖公春秋之魯也孟子時去春秋不遠已明言今魯方百里者五凡此皆着引用推而通之可也

魯之有頌本非禮矣魯祖周公禮之宜也今閟宮一詩上紀姜嫄后稷大王文武之事且以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郊祀配天之禮堂堂言之禮歟夫子刪詩而在所不去豈作春秋之意歟

詩人之論自源徂流故雖頌魯僖而上及乎后稷大王文武周公之事明其源本之所自出也因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故遂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而以后稷配之然非禮矣魯人據其實而頌之夫子因其舊而存之豈非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之義歟

魯閟宮篇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謂魯得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騂牡騂牡禮郊以冬至非春秋時禮也傳文以為孟春何歟

闕

閟宮言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成王封伯禽于魯明矣孟子乃言周公之封於魯史記亦言武王封周公于曲阜然則封魯者成王歟抑武王歟受封者周公歟抑伯禽歟閟宮言大啟爾宇為周室輔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明堂位亦曰成王封周公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是大國也周禮則曰諸侯之地方四百里孟子則曰周公封魯儉於百里何歟

闕

商之高宗周之宣王皆中興之君也商有祀高宗之樂周無祭宣王之詩何歟

詩經夫子刪定有之者不容除無之者無所攷

長發一詩朱子謂宜為祫祭之詩祫則合太祖而下牽廟之主皆祭也而詩中獨稱契相土成湯三君何歟未及於伊尹又何歟

祫雖合羣廟之主而祭之而以肇基之主與顯王言之亦足矣豈能一一及之乎

猶玄鳥言契之生以及成湯閟宮言后稷大王以及文武周公也

蘇氏引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猶周詩言文武受命而及於召公也

長發一篇朱子疑為祫祭之詩果何以知非禘祭之詩歟

禘者祭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故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此詩若以為禘祭則當但言嚳與契而已今乃不及嚳而始於契且及相土而至于成湯其非禘祭明矣蓋祫祭者合已毀未毀之主而祭于太祖之廟也今由契而至湯凡十四君此詩乃該首尾而言之其為祫祭之詩無疑矣

稷契皆未嘗有天下也而詩人於稷曰奄有下土纘禹之緒於契曰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何歟且契教教者也而以玄王桓撥稱之又何歟

奄有下土纘禹之緒謂后稷教民稼穡於禹平水土之後也

受小國大國謂天下無不歸心於敷教之聖人也契敷教於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之時故不得不以桓武撥治之歟

不剛不柔長發所以頌湯也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烝民所以美仲山甫也剛柔不可失於一偏尚矣而衛武公自警之辭曰無不柔嘉嵓高之美申伯曰柔惠且直仲山甫之德亦以柔嘉言之又每以柔為尚何歟

文蔚問此以柔嘉維則稱仲山甫嵓高以柔惠且直稱申伯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曰如此則乾卦不用得了人之資質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如宋朝范文正公富鄭公輩是以剛德勝范忠宣范淳夫趙清獻蘇子容輩是以柔德勝只是他柔却柔得好如仲山甫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却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如此柔去人看文字要得言外之意若以仲山甫柔嘉維則必要為入德之方則不可

人之進德須用剛健不息

契有玄王之稱湯有武王之號文王又有平王之稱何名號之不一而皆不見於他經歟

閎

商周之先稷契同居有虞之世何以自契至湯十有四世自稷至王季以十四世耶

閟

殷武之詩曰奮伐荊楚又曰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按周成王時始封熊繹於荊周惠王時為魯僖公元年始有楚號商之高宗乃伐荊楚何耶

閟

詩經疑問卷六

詩經疑問卷七

總論

元 朱倬 撰

國風雅頌四詩也二南居國風之首匪風下泉居變風之終係之以豳言豳閟正先儒皆有其說是聖人刪定之次不偶然也鹿鳴文王居小雅大雅之首何草不黃召旻居小雅大雅之終清廟般為周頌之始終駉閟宮為魯頌之始終那殷武為商頌之始終果皆有其說乎周頌之後不繼以商而繼以魯抑有微意乎殷武閟宮卒章文章又畧同豈皆偶然乎願聞其說

國風之始終既有其義則雅頌始終似不能無意也然先儒未嘗言之今以意推之鹿鳴為燕饗賓客之詩所謂歡欣和說以盡其羣下之情者也文王為周公成成王之詩為兩君相見之樂所以昭先王之德者也其居小雅大雅之首固宜變小雅之何草不黃周室將亡征於天下所謂恭敬齊莊以昭先王之德者也其居小

役不息之詩也居小雅之終宜哉變大雅之召旻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以此而終大雅不亦宜乎周頌商頌皆祭祀樂歌初不以終始為優劣魯頌始終皆頌禱僖公之辭亦豈以先後論哉魯頌周詩固宜以類從周閟宮卒章適同於殷武之末亦必非依放而作況商頌本十二篇使皆存其舊安知亦以殷武終之乎抑他有詩乎

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王風固宜入雅何以繫之國風魯頌宜在所黜何以列之於頌衛自有風也而宜之初筵何以列之小雅抑之何以列之大雅歟六月采芑車攻吉日庭燎等作宣王詩也乃列之於小雅抑衛武公詩也乃列之於大雅何歟

風有風體雅有雅體詞各不同體製亦異

國風者列國諸侯之風大小雅 闕 王國之雅古今定論也平王以後之詩繫之國風而小弁白華之作又繫之雅淇奧係之國風而賓之初筵抑戒之詩又係之大小雅何若是之不倫歟

風有風體雅有雅體此諸詩之或為雅或為風蓋以體製論不以其人論也

諸侯之詩為風王之詩為雅衛侯國也故其詩列於國風然賓之初筵武公悔過之詩也何以列於小雅抑武公懿戒自警之詩也何以列於大雅

闕

雅頌諸詩有稱為樂歌者有稱為詩者有獨言樂者果何所分歟

詩與樂歌詩其一時隨意而言也初無分別試即時邁執競思文三詩而考之皆九夏之詩固宜無所分別今乃於時邁則曰樂歌於執競思文則曰詩此可見其非用意於其間矣蓋詩即樂歌樂歌即詩初無異同也 此可與小雅大雅樂歌等問參看

詩三百篇皆可弦可歌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
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
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
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
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
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
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大射禮歌鹿鳴三終乃
管新宮曰歌曰笙皆止於二南小雅而不及大雅三頌
何歟

朱子云不知當初何故獨取此數篇也

儀禮鄉飲酒射燕禮皆歌二南六詩召南曰鵲巢采蘩
采蘋不及草蟲何歟射義鄉作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
儀禮先采蘩而後采蘋射義反之何歟

闕

春秋左氏傳所載列國諸侯卿大夫賦詩凡六十六篇
如許穆夫人賦載馳高克賦清人皆是作此詩也至晉
文公賦河水以後如賦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文王大明
緜等詩又止歌頌此詩而已申包胥如秦乞師哀公為
之賦無衣果作此詩乎抑止歌此詩乎明經者必有攷
於斯也敢問

朱子以為不可知後學則傳疑而已矣禮疑事毋質
漢詩學凡四家魯詩起於申公而盛於韋賢齊詩始於
轅固而盛於匡衡韓詩始於韓嬰而盛於王吉毛詩起
於毛公後傳徐敖何三家之學不傳而毛氏之說獨傳
歟願悉其說

闕

詩經疑問卷七

詩經疑問附編

宋 趙惠 撰

孔子正樂止言雅頌而不及風

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之詩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蓋雅頌者所以合韶武之音故曰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者專言雅頌而不及風也

夫子每舉二南而不及十三國

二南之詩皆文武盛時德化深入於人心而見之歌詠者無非禮義之正孔子刪詩冠之篇首所以正始基王化故嘗嘖然歎曰周南召南其周道之所以盛也是豈十三國之所可例論哉故先儒云詩之首二南猶易之首乾坤書之首典謨觀此則可見矣蓋二南者脩齊之本而脩齊又平治之本夫子舉其要以教人本末先後固自有序然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十三國風不外是矣

詩之盛何獨見於周

自有天地有萬物而詩之理已具非特始於康衢擊壤之作也文至周而大備故詩之詠歌於斯為盛而採詩之官所以首見於周也夏商之去周已遠固不可得而考然觀五子之歌猗那之頌則二代亦未始無詩也特杞宋為之後而文獻不足耳若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絕無而僅有者又亡其七篇

槩可知矣

國風無楚詩

或謂春秋外楚且詩云蠻爾蠻荊大邦為雠魯頌曰荊舒是懲殷頌曰奮伐荊楚之類皆見於詩則楚雖有詩聖人必刪之矣然吳季札觀樂於魯襄公二十九年則固未經夫子之刪而當時所觀國風已無楚詩矣孰知楚之封域正在江漢汝沱之間以漢廣汝墳江有沱數詩觀之其民被文王之化得於耳濡目染者有素而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則其詩亦楚之詩

也然聖人以歸之周公召公其意深矣逮楚懷王之時離騷作而楚之為楚可知古詩之體變矣

二南之中有曰武王時詩者

二十五篇之中惟甘棠與何彼穠矣二篇乃是武王時作何以知之武王伐紂之後乃封太公為齊侯命周召為二伯而何彼穠矣云齊侯之子是太公已封於齊甘棠云召伯者召公為伯之後故知二詩皆武王時作非徒作在武王之時其所美之事亦武王時者乃當時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且夫

吳楚皆南方諸侯何以無詩

也山堂考索

陳諸侯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為陟降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威令則不可黜陟今弃其詩夷狄之也吳楚僭王春秋多有其事徐亦僭者檀弓云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其辭云昔我先君駒王是其亦僭稱王也」

周南無周公之詩

周公在內而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甚著明者也東萊

魯頌商頌何以皆列於周

魯僭天子之樂久矣於是乎有頌以為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王肅又云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然其體固列國之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且夫子魯人也安得不錄之乎若商頌則正考父得之於周太師者蓋周用六代之樂故周太師有之孔子商人也乃正考父之後亦安得而不存之哉王者存二王之後然夏之篇章既以杞之文獻不足則唯有商頌而已孔子既錄魯頌同之三王之後著為後王之義使後人監視三代成法其法莫大乎是此聖人之深

雅不言周頌獨言周

意也山堂考索

周蓋孔子所加也既有商魯二頌預題周以別之故知其為孔子所加也

魯僖獨有頌

頌之為體非徒天子用之諸侯之臣子凡所以說頌其國者亦得而用之僖公既沒魯人述陳其功德以告于王王命魯臣之能文者頌之其君比之諸侯則勤儉其時比之諸侯則小康其事則臣子之願心而非有諂畏此孔子所以取而錄之 山堂考索

魯與宋無風

先儒以為時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宋王者之後時王所容迺守述職不陳其詩理或然也或又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札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

又濮氏曰魯無變風不知如敝笱載驅猗嗟諸詩夫子竄之而繫於齊乎 山堂考索

詩篇名重者九篇

柏舟 邶言仁人不遇 柏舟 鄘共姜自誓

谷風 邶刺夫婦失道也 谷風 小雅朋友道絕也

叔于田 鄭刺莊公 大叔于田 鄭刺莊公

揚之水 王風刺平王 揚之水 鄭閔無臣也 揚之水 唐刺晉昭公也

羔裘 鄭刺朝也 羔裘 唐刺時也

甫田 齊刺襄公也 甫田 小雅刺幽王也

杖杜 唐刺時也 有杖之杜 唐刺晉武

無衣 唐刺晉武公 無衣 秦刺用兵也

白華 小雅孝子潔白也 白華 小雅刺幽王也

右詩篇重名之中邶柏舟朱子以為婦人不得於其夫者之作鄘柏舟則婦人喪夫而守義者王風揚之水鄭風揚之水皆曰不流東楚不流東薪如二谷風及吳季札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

又濮氏曰魯無變風不知如敝笱載驅猗嗟諸詩夫子之義類皆相似何耶

大夫之辭其篇名之同者其詩之義類皆相似何耶

項氏詩說云作詩者多用舊題而自述己意如樂府家飲馬長城窟日出東南隅之類非真有取於馬與

日也特取其音節而為詩耳愚按晦翁所謂變風變雅者變用其腔調即此意也楊柳枝曲每句皆足以楊柳竹枝詞每句皆和以竹枝初不於柳與竹取興也王國風以揚之水不流東薪賦戍申之勞鄭國風以揚之水不流束薪賦兄弟之鮮作者本此二句以為逐章之引而說詩者乃欲即二句以釋戍役之情見兄弟之義不亦陋乎審是則篇題之重複者間有謂而然也如邶谷風之弃妻小弁之放子皆有毋逝我梁以下四語此亦古之遺言

風雅之題猶可即題以取義至如頌題酌詩無酌字賚詩無賚字般詩無般字何也

此皆大武樂章之本名而詩人為之辭爾必欲求義於名決無可通之理今古之樂雅鄭雖不同然題自記其聲而詞自述其意題與辭不相干至今然也漢魏郊祀樂歌如章和二年春之類每代異辭而題皆仍舊自晉以後始併歌其題以就辭義然樂錄猶曰此即章和二年所造之曲蓋不如是則聲失其譜將為何聲哉

序詩者以二南為正風十三國為變風以文武成王之詩為正雅幽厲為變雅有是理乎

風雅古詩之體或美或刺辭有美惡而體則一而已矣謂二南多美而列國多刺則可矣謂風有正變則不可也既謂之變風而又以淇奧美衛武緇衣美鄭武小戎美秦襄之類皆稱其功德何也且謂變風變雅之作由禮義廢政教失作者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若鄭衛二公之德豈亦有此乎既以政之小為小雅政之大為大雅而雅又有變何其說之多歟今其序以小雅為刺幽王大雅為刺厲王大戎之禍西周以亡則幽王之失猶為小乎宣王中興南征北伐而六月車攻之作猶為政之小則大者其誰當之成王聖主周公聖臣而幽詩猶曰風之變則其正者又誰當之文中子亦以幽為變風鄭以六月至何草不黃為小雅之變民勞至召旻為大雅之變鄭氏不足

責也以王通之才而惑於詩序詩義豈復存哉林氏

衛風次二南邶鄘先衛

二南乃正家之本而邶詩首柏舟綠衣皆以嫡妾易位而終之以新臺二子乘舟則倫類之變極矣鄘詩柏舟之次則牆有茨之言誠有不可道者邶鄘凡二十七篇而淫亂之詩大半項安世曰詩首二南次以邶鄘衛亂生於衽席二南之反也然衛詩十篇首之以衛武公淇奧之美則異於邶鄘矣其間僅有氓之蚩蚩有狐綏綏為刺淫之詩此其所以居邶鄘之末或謂衛兼邶鄘而滅人之國聖人筆其罪以刑萬世次之二南著善以明惡也晦翁謂邶鄘之入衛不知始於何時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盡以其地封康叔遷邶鄘之民於洛邑如志之言則康叔之初已兼二國矣此說恐是而遷邶鄘之民又與遷頑民之說合如果以衛有兼國之罪胡不首衛而反首邶鄘乎況其說於二南無所繫乎獨項氏之言為得其旨矣

豳詩次國風先二雅

孔氏曰豳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尊一國故次於衆國之後小雅之前欲兼其上下之美非諸國之例也林曰凡詩之體土風之謂風朝廷之詩謂之雅宗廟祝頌之詩謂之頌諸詩各具一體故皆以先後為次惟豳兼有風雅之志以為風則其辭作於朝係於政事以為雅則又記土風焉故列於風雅之間明其不純於風而又不可以為雅也項平庵曰亂極而思治則必有救亂者出焉故次之以豳豳周公救亂之詩也救亂則反之正矣故以豳為變之終雅之始云

周頌章句

周頌章句與風雅之體不同其音不必協其句不必齊其章亦不可分也蓋嘗攷之樂記曰清廟之歌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此正謂周頌也按古樂錄有辭有聲倡者舉辭和者舉聲一倡而三嘆則和聲之

最多者也今其三和之譜不存而一倡之辭獨載此其所以寂寥簡短聱牙齟齬而不可易知歟

商頌章句

那與烈祖二詩皆五章章四句以韻考之可見獨第五章各加顧予烝嘗湯孫之將二句以為亂辭据他詩例當稱五章四章章四句一章章六句何不可者而必欲準之周頌以為一章則失之牽合矣國語稱那之末章為其輯之亂則元非一章明甚又長發殷武皆明著章數不應一頌自為二體也玄鳥一章亦當分四章章皆五句獨第三一章七句此詩每章之首皆承上章末字發辭正與文王下武等詩相類此皆其分章處也要之商魯二頌自與周頌不同其辭義深淺較然可見烏得以一律並言哉

辟雍之樂何以見於靈臺

靈臺乃望氛祲察災祥之所與學校自不相關而王在靈囿靈沼乃云作樂於辟雍之學是以辟雍勷入之前賢固嘗疑之矣鄭玄注云文王作靈臺而知人之歸附作靈沼靈囿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為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合樂而詳之東萊呂氏云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皆述民樂之詞此說與孟子之言合則為得之矣況靈臺與辟雍皆在長安西北四十里故合而言之然靈臺與辟雍自異辟雍之樂無預乎靈臺但總言其民樂之耳

執競一詩兼及三廟

或謂一詩而用之三廟為可疑者以之合祭則四廟又關用之三廟則曷為而可同愚謂以諸頌例之后稷大王文武成王皆各有頌獨賚之一詩以為頌文武之功然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三章則為武王之頌明矣疑不得為兼頌成康也然如天作之詩本祭大王而下及文王又及其子孫昊天有成命本祀成王而其辭又上及文武二后賚亦武王之頌而其辭

文上及文王往往上則推本其先下則期美於後今執競之詩朱子斷以為昭王以後豈非祀康王之詩乎蓋所謂執競武王者亦推本而言若祀成王而上及文武若曰不顯成康則亦父子連文之辭夫如是則文武成康之各有詩而執競之兼用於三廟者決不然也

豳七月詩何以始於七月

七月流火為一篇之始者此詩大抵終始惟言衣與食兩事而已故一歲之中獨於三陰之月暑退將寒之時而言衣褐於建寅之正月農事將興而言修田器凡衣食之謀各因其時而言且皆預為之備也或曰然則當先言農事而後及乎女工殊不知豳土多寒若三之日納冰於凌陰則正月猶未解凍宜其衣褐為急故篇首三章皆以七月流火言之至於又言七月鳴鵙八月載績則鵙鳴而陰盛故思為績緝之工皆拳拳乎七月也

我將之詩大享五帝而用羊

詩云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疏祀文王於明堂大享五帝文武也然禮稱郊用特牲祭統云燔柴於泰壇祭天用騂犢則明堂祭天止當用特牛矣而得有羊者何哉夫祭天以物莫稱焉稱焉者貴誠用犢若其配之人則無莫稱之義自當用太牢也牛羊豕蓋配者與天異饌明其當用太牢此祀有文武為配於禮得用羊也

愚按疏文言得用太牢為是言文武俱配則非所引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三禮辨云周人之禮郊以祖配而宗文武二王記謂祖文王而宗武王者誤也謂文武並配五帝則又未考我將之詩止言文王也鄭實甚誤矣后稷配天文王配帝禮無二主豈有武王兼配哉疏引夏官羊人云饗犆共其羊牲者乃祀司命司中之等不可例以祭天言之

漢儒謂清廟與明堂同制安知清廟非明堂而獨以我將為明堂之祀乎且明堂有九室五室之說之異主於祀五帝則何以有九室若以為復祀昊天上帝則九室

亦尚有餘且祀文王於明堂則文王與帝位當何如也

夫謂明堂清廟路寢同制者周書之說而鄭氏注禮用之蔡邕和之王肅諸儒已嘗議其非矣明堂九室五室之異則考工記月令皆五室大戴盛德篇九室以圖考之則若井田之制總之為一室謂之太廟中為太室分為五室五室之外并虛處四閨數之則為九室也合考工記與月令大戴篇其實一也五室本以祀五帝月令季秋大享帝止遍祭五帝而已唐乾

封二年詔曰晉代鴻儒或同昊天於五帝則自晉以來始失其義成均助教孔玄成曰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明配尊大之天昊天是也夫昊天上帝天之總名后稷既已配天則文王無復配天之理矣若宋儒唐仲友云謂明堂獨祀五帝而不及昊天不知我將之詩者也謂明堂祀五帝而不及昊天不知孝經者也詩言天孝經言上帝則祀昊天明矣謂五帝各設於堂不知昊天上帝者也五帝各居其方則昊天杞

方上帝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太祖在太昊之南愚按五天帝則木火土金水之精也五人帝則為太昊配木神農配火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五人帝各在天帝之左而隋唐之祖皆在青帝太昊之南而西面則少却於人帝故謂侑坐而食以此言之周人於明堂之位雖不可得而詳大意當亦若此也

不曰周黍離而曰王黍離

王國風次衛衛有狄人之難未幾復振周有犬戎之

禍遂致陵夷王之次衛其以此歟蘇氏曰其風及其
竟內而不能及天下與諸侯比然其王號未替故不
曰周黍離而曰王黍離云
魯頌與商周之頌不同
魯頌三頌之中周頌商頌皆用以告神明而魯頌乃
以為善頌善禱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耳非商周之
舊也
殷武奮伐荊楚舊註荊楚荊州之楚國也疏曰周有天
下始封熊繹為楚子若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
愚按史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故離騷
云朕高陽之苗裔兮至重黎為高辛火正謂之祝融
其後有陸終生六子其長曰昆吾三曰彭祖昆吾氏
夏之時嘗為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即彭鏗經
頴頊之玄孫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往流沙之西非
壽終也殷之時彭祖殷之末世滅其國以後中微或
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有鬻熊

子事文王其曾孫熊繹當成王之時封於楚今考殷
之所伐荊楚即昆吾是也前詩言聿顧既伐昆吾夏
桀蓋可證矣且殷武之詩蓋謂高宗也易云高宗伐
鬼方三年克之者按史索隱云陸終娶鬼方之妹則
鬼方者乃荊楚之黨惡也以是證之尤為可信據
昭公十二年傳楚子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此
時屬鄭故云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又哀十七年
傳衛侯夢見人登昆吾之觀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
之虛在濮陽城中則昆吾居此二處未知孰為先後

殷之所伐亦此二處也
先儒謂克淮夷之事春秋皆不載此特頌禱之詞然詳
考淮水詩中始曰屈此羣醜淮夷攸服既克淮夷淮夷
卒獲憬彼淮夷來獻其琛閟宮之詩又曰淮夷蠻貊莫
不率從言之而屢言不應屢以此虛辭以為頌禱也
因考書之費誓始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是淮夷徐
戎同為一黨者也而其終獨言甲戌我惟征徐戎則

征徐者所以救淮夷之黨也春秋僖公十五年經楚人伐徐魯大夫公孫敖帥師及諸侯大夫救徐傳云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秋伐厲（伐楚興國）以救徐也十六年夏救徐還十二月公與齊侯會諸侯于淮謀鄫注鄫為淮夷所病諸侯為鄫築城詳此則徐即諸夏固已親魯魯又以師救之徐戎淮夷既親魯魯又以師救之徐戎淮夷同一體今諸侯會淮則淮夷攸服又可知矣以是考之則詩皆實事而非空言也

武桓賚三篇春秋傳以為大武詩謂武為大武之首章桓為六章賚為三章據傳言則大武一詩關矣今頌之篇次與傳言不同然詩頌凡三十一篇皆止一章而無疊章何獨大武有六章之分歟且又以為武王所作是歟非歟

武之詩朱子謂篇內已有嗣武受之蓋有武王之詮則不得為武王之詩明矣桓為大武之六章則序以為講武類禡之詩而篇內亦有桓桓武王則不可以為武王之時所作至賚之詩以為大武之三章此蓋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則左傳所分三章固不可信謂武王克商而作頌者亦非也楚莊引詩乃楚樂歌之次第在宣公十二年正樂記所謂有司失其傳也夫子在哀公十二年始正樂而雅頌各得其所故今詩與之不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悖大
謄録監生臣陸恩綬

詩解頤

〔明〕朱善撰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

經部

詩解頤卷一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詩解頤目録

卷之一　國風

卷之二　小雅

卷之三　大雅

卷之四　周頌　魯頌　商頌

臣等謹案詩解頤四卷明洪武中文淵閣大學士朱善撰善字備萬豐城人其書不載經文但以詩之篇題或章次標目衍朱子集傳大意而為説亦有置而不説者則併篇目闕

之蓋自經疑作而揣摩問答之例興經義行而數行文句之體盛明人口義講章汗牛充棟先儒說經之法至是而一變是編其噴矣乎卷末有其門人丁隆跋稱其每授諸弟子於發明肯綮處輒録之不數年成集俾誦之者不待玩諸心而喜形於色令觀其書辭意條達而簡要不煩雖考證發明不及古人然愈於纖巧支離破碎經義者遠矣乾隆四十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詩解頤卷一

明 朱善 撰

國風一

周南 總論

周天子之國南南方諸侯之國也謂之周南者修齊治平之道本之乎天子達之乎諸侯表立於此而天下無不知所取正焉法立於此而天下無不知所取則焉此化之所以行而俗之所以美也由關雎而螽斯其詩作於宮中此身修家齊之效也桃夭兔罝芣苢其詩作於國中此家齊國治之效也漢廣汝墳其詩作於南國此國治天下平之漸也若麟趾則又王者之瑞也故以是終焉是時王道明盛國不得異政家不得殊俗故以南之一字該之則南方諸侯之風皆可得而見矣

關雎

淑者善也是女德之最著者也凡温恭慈惠端莊靜一

悉舉之矣文王聖人也而詠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敬而已大姒聖女也而詠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淑而已蓋能敬則能靜存動察而無一時之或怠無一事之或忽其自強不息以此其純亦不已亦以此此所以為乾之健也能淑則能事上接下而無一事之或愆無一理之或遺其配至尊也以此其奉宗廟也亦以此此所以為坤之順也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體坤道之順以承乾也

葛覃首章

黃鳥飛鳴乃春暮初夏之時葛方長而未盛未可刈也而已動女工之思見其念念不忘也

二章

刈而後濩濩而後績績而後成布成布而後為衣其為之也有序其服之也不厭此所以為勤且儉也

三章

師氏導我者也則必及時而問安見其不敢忘也君子宗主我者也則必因師以致告見其不敢褻也

總論

此詩三章首章是未為絺綌以前事二章是正為絺綌時事三章是既為絺綌以後事所謂勤儉孝敬亦非后妃之自言也乃讀詩者即為絺為綌之辭而知其能勤即澣濯無斁之辭而知其能儉因其告師氏而知其能敬因其歸寧父母而知其能孝前鬫睢之所謂淑挹其德之全體言也此所謂勤儉孝敬又各就其一事言之也所謂后妃之本者勤儉孝敬正修身之事身固家國天下之本也

卷耳

卷耳易得之物頃筐易盈之器其采之非必難且勞也然采之又采而不盈頃筐何也則以其心在乎君子而不在乎物也於是舍之而置彼大路之旁馬其心之專一而不暇於他可知也

總論

此詩見后妃之於君子思之切憂之深望之至然有懇惻至到之意而無悲愁悽愴之懷蓋所以憂思者情也雖憂而不至於傷雖思而不至於悲者后妃之所以性其情也噫此所以為不可及也

樛木 螽斯

樛木美后妃不妒忌而衆妾有祝願之誠螽斯美后妃不妒忌而子孫有衆多之盛蓋正家之道始於閨門尊卑之分雖不可以不嚴而必均其施於房帷之間貴賤之位雖不可以不定而必需其澤於衽席之際故上無嫉妒之心則下無怨恨之意和氣充溢瑞慶流衍福履之綏子孫之衆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噫此文王大姒之德所以為盛而有周八百年之業所以必自此而基之也歟

桃夭

宜者和順之意和則不乖順則無逆此非勉强所能致也必孝不衰於舅姑敬不違於夫子慈不遺於卑幼義不咈於夫之兄弟而後可以謂之宜是豈易而能哉之子之所謂宜猶后妃之所謂淑然淑以其德之蘊於中者言宜以其效之著於外者言惟其有是德故可必其有是效也后妃躬行而倡於上之子則傚而應於下故于歸之際見者知其必有以宜室宜家焉此亦可以觀感應之機矣

兔罝

罝兔即武夫之事武夫即罝兔之人肅肅以言其敬赳赳以言其勇曰干城以其才之著於外者言也曰腹心則以其德之蘊於中者言也以武夫之賤而才可以為干城德可以為好仇為腹心是何人才之盛若此哉蓋幸而遇聖人之世又幸而生聖人之國則其親炙聖人之化固宜其成就之若此也棫樸之詠文王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旱麓之詠文王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是人才之作興固本之文王之德尤本之文王之

壽也有文王之德故其造就之也速有文王之壽故其涵養之也深雖以罝兔之野人而疑然可以為公侯之良輔則其在官使者從可知矣

漢廣

漢之廣者不可泳江之永者不可方以比女德之端莊靜一者不可求也言今日之不可求則知前日之可求矣前日之可求衰世之俗也今日之不可求聖人之化也夫觀聖人之化不於其他而必於江漢之游女何也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錄一漢廣以見天下之家正也天下之家正而天下治矣非聖人之化而能若是哉

汝墳

周南十一篇而南國之詩僅居其二何也曰漢廣汝墳之間是非一國也而其被聖人之化則一而已矣不錄則無以見其風俗之善盡錄則又有不勝其可錄者焉故錄一漢廣以見其德之端莊其性之靜一者非特一汝墳以見其意之忠厚其志之專慤者又非特一行役之婦人而已也是時王化自北而南故觀於桃夭而見化之行於國中者如此觀於漢廣汝墳而見化之行於南國者又如此詩亦何以多為哉

麟趾

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然非獨其趾之仁厚而已有額焉可抵而不以抵則其額亦仁厚也有角焉可觸而不以觸則其角亦仁厚也此見物性之仁者其體雖不一而固無一體之不仁也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非獨其子之仁厚而已有公姓焉其被化而仁厚無以異於公子也有公族焉其被化而仁厚無以異於公姓也此見聖德之仁者其人雖不一而固無一人之不仁也詩人言之不足而重嗟歎之首章之于嗟所以歎公子之即麟也二章之于嗟所以歎公姓之即麟也三章之于嗟又以歎公族之即麟也始焉即物以興乎人終焉因人而擬諸物其所感者深矣

二南總論

讀聖賢之書必自大學始誦三百篇之詩必自二南始二南之與大學實相表裏蓋大學是言修齊治平之理二南是言聖人修齊治平之事大學是聖人立法以教人如射之必至於彀大匠必用夫規矩二南是聖人躬行心得於上而化行俗美於下乃羿之發而必中大匠之巧用規矩以成其室屋者也然則讀大學者固不可不知二南而學二南者又豈可徒誦其文而不考聖人行事之實哉

召南

鵲巢

周南之與召南合而言之則周南猶易之有乾召南猶易之有坤分而言之則國君能正心修身以刑其家是亦一乾道也夫人能專靜純一以配其君是亦一坤道也推而至於大夫妻亦然凡為夫者皆屬乎乾道凡為妻者皆屬乎坤道蓋陽健而陰順陽唱而陰和陽主其始陰成其終此天地之常經其理則通上下而無間其分雖殊而室家之情則一于以見地有遠近心無遠近

采蘩

頻蘩蘊藻之薦者夫人之職夙夜將事之敬者夫人之心國君之於夫人固曰將以共承宗廟之重也苟不能以誠敬之心奉祭祀之事則何以配君子而為宗廟主哉采之於沼沚之中用之於宗廟之內舉一事之始終而見其無不敬也蘋藻至薄祭之先舒遲於既去之後舉全體之始終而見其無不敬也知關雎葛覃為天下風化之首則知鵲巢采蘩亦一國風化之首其謂之坤承乾以此

草蟲

卷耳后妃之思其君子也草蟲大夫妻之思其君子也曰汝墳曰殷其雷又行役者之妻之思其君子尊卑之分雖殊而室家之情則一于以見地有遠近心無遠近

時有古今心無古今正風之所以為正者以行役之有時故雖有別離之思而無怨恨之情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者以行役之無期故既有別離之苦而又有怨恨之懷也為人上者必有絜矩之恕則能以已之心度人之心征役不至於繁興而人遂室家之樂矣

采蘋

采之而後盛之盛之而後湘之既足以見其循序采之有其處盛之有其物湘之有其器復足以見其有常蓋

由其嚴敬之存乎中是以整飭之著于外嚴敬以心言整飭以事言心之嚴敬者所以為整飭之本事之整飭者所以為嚴敬之驗也莫之必於宗室之牖下則見其事之益嚴也主之必以有齊之季女則見其人之能敬也質之美自季女言之也化之遠本聖人言之也

甘棠

敬其師者視其書冊而不敢越愛其親者視其杯棬而不能舉召伯之於南國有師保之尊有父母之親民之

思之固未嘗一日忘也其人雖不可得而見其德猶可得而想則其跡之所寓有若甘棠者焉其人豈忍輕棄之哉始而曰勿翦謂不可翦其枝葉也曰勿伐謂不可伐其條榦也繼而曰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雖敗折之且有所不可也終而曰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雖拜屈之且有所不可也所以然者以召伯嘗於此乎爰於此乎憩且說也其愛之愈久而愈深如此讀是詩者可以見文王之風化遠矣召伯之政教深矣南國之風俗厚矣嘻是豈後世所能及哉

行露

貞信之女此能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者也強暴之男此不遵召伯之教不服文王之化者也豈文王召伯之教化能行於貞信之女而不能行於強暴之男邪蓋當是時南國之人染商之惡俗方深被周之善政猶淺則其或變或不變固不可以一律齊也譬之陽氣之復一陽之微雖不足以勝五陰之盛然其氣之上騰已駸

駸乎不可遏矣積而至於薰蒸透澈則陽盛陰微而為夫為乾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桃夭之宜室宜家純乎純者也漢廣之游女歎其終不可求此被化而先變者也行露之貞女見訟而召致於獄此被化而未純者也斯女也蓋幸而遇聖人之世不幸而遠聖人之居也太陽雖無私而其照陰崖也獨後陽春雖無私而其至陰谷也獨遲其勢則然也

啟其竇

何斯違斯念其久也莫敢或遑閔其勞也振振君子美其德也歸哉歸哉望其至也往後者君子事上之義思念者婦人愛夫之情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総論

二南言振振者凡三螽斯之振振以衆盛言也麟趾之振振以信厚言也自子孫之衆多而言故取其盛自聖化之漸濡而言故取其仁自室家之別離而言故取其信言固各有所指也

摽有梅

始而迫吉猶有待也繼而迫今則已迫矣終而謂之則愈迫矣是蓋汲汲於求售者而豈可以貞信許之邪嘗試思之男有家女有室必有待乎父母之命今而曰求我庶士則是苟有求之者將不待父母之命而輕以其身許人也豈有當聖人之世輕以其身自許於人而可以為貞乎意斯女也必不幸而父母俱亡內之無兄弟之可依外之無婚姻之可托其勢孤其援寡處於昏亂之俗惴惴乎惟恐其身之不保故其形於言者如此其亦可念也已若是則亦聖人之所許也

江有汜

始而不我以者私欲之害乎良心也終而遂能悔者天理之勝乎私欲也自一人之身言之則可以見其私欲消而天理復自天下之勢言之又可以驗夫聖化行而美俗成使其終迷而不悔則是詩也且為扶淚謳吟之作而遂變矣寒谷之無温覆盆之不照雖非造化之

罪亦豈不足為造化之累哉故一人之悔不悔其事為甚微而可以驗王化之行不行則所繫為甚大聖人録之蓋亦幸其悔悟之早而王者之化得以周徧而無礙也

何彼穠矣

何彼穠矣之詩或以為武王之後或以為平王襄公之事然以詩之例考之二南之詩皆述文王大姒之化是時文王未嘗稱王故其詩不謂之雅而謂之風兎罝所謂公侯正指文王言也公稱公侯則子自應稱公子女自應稱伯姬叔姬必不稱王姬也此詩若以為武王以後之詩則當屬之小雅固不可以入召南若以為平王襄公之事則作於王國乎當屬之王風作於齊國乎當屬之齊風尤不可以入召南也今而列於召南則豈特非周公之舊固亦非夫子之舊其為後人誤入無疑

騶虞

于嗟騶虞之辭與于嗟麟兮此興中之比也于嗟騶虞此賦中之比也公子之仁無以異於麟趾所以見家道之盛諸侯之仁無以異於騶虞所以見王道之成由是而法度彰由是而禮樂著由是而雅頌之聲作豈徒曰風而已哉

總論

南方之諸侯固非一國也而國君之夫人無不有鵲巢之德大夫之妻無不有采蘋之敬立乎朝廷者無不節儉而正直處乎閨門者無不專靜而純一為嫡妻者無不有逮下之仁為媵妾者無不有安分之義雖里巷僻遠之處民庶微賤之家而其女子之賢猶以貞信而自守無強暴之相陵則推而上之從可知也積而至於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矣先儒所謂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之不仁舉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仁者惟此時為然是雖文王意誠心正之功而召伯循行宣布之力亦不可誣也然則後之人君如欲復三代之治者其可不取法於此哉

邶

柏舟首章

莊姜之憂何憂也憂己之不得於其夫也己之不得於夫似若未害也而夫婦之道於此乎始虧嫡妻之分於此乎始亂廢嫡立庶之禍又將於此乎始萌思昔先王之世閨睢之和樂樛木之不妒忌小星之安分而無怨人倫之變而不得以道其常涕泣以言之辟標以風之此何時也而今也乃使我以其柔順之質淑善之心處反者惟知心志之不可以不專一威儀之不可以不閑習使惡我者無得而簡擇怨我者無得而瑕疵其亦可謂善自處矣噫此所以居變風之首也歟

綠衣

前之憂憂今日遇此而無聊也後之思思古人處此之有道也然古人之處此亦豈有他道哉亦曰安於義命而已矣

燕燕

塞實淵深以德之蘊於中者言温和惠順以德之著於外者言蘊於中者所以為淑慎其身之本著於外者所

憂妾之亂嫡而已是以憂之深而寤辟有摽則固非飲酒之所能消也憂之久而不能奮飛則固非敖游之所能解也此二憂字蓋終首章隱憂之意也

總論

莊姜不得志於夫而無怨夫之意不見禮於兄弟而無絶兄弟之情不見愛於衆妾而無怨衆妾之心所以自反者惟知心志之不可以不專一威儀之不可以不閑習使惡我者無得而簡擇怨我者無得而瑕疵其亦可謂善自處矣噫此所以居變風之首也歟

四章

此詩首章但言隱憂而不言所憂者何事蓋姊辭以發端也至於四章乃言愠于羣小則莊姜之所憂者不過

以為淑慎其身之驗戴媯之德如此可謂賢矣余讀是詩未嘗不歎莊公之狂惑也使其翻然悔悟立莊姜以為之主俾戴媯以為之助則閨門正矣立子完以為之輔則國本定矣若州吁者可教則姑教之不可教則去之夫如是則衛非今日之衛即康叔武公之衛矣顧乃以寵奪正以孽奪宗卒貽國家無窮之禍不謂之狂惑而何乎

終風

變風之始於莊姜何也曰婦人夫其所天也而以夫則狂惑妾其所使也而以妾則上僭子其所恃賴以終身也而以子則暴而無禮莊姜之處此亦難矣然有夫之狂惑而能不失其正有妾之上僭而能不失其仁有子之狂暴無禮而能不失其慈雖遣人倫之變而能不失乎天理之常則莊姜亦賢矣哉是可以為處變者之法矣

擊鼓首章

夾土功於國者此民也築城於漕者亦此民也南行而平陳與宋者又此民也先王之於民也不得已而用之則必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未聞衆役並興罷民之力以逞吾之志若斯之甚者也是亦可謂忍矣大抵好兵者即其阻兵之實土國城漕而又南行則又其安忍之驗也阻兵則無衆安忍則無親衆叛親離其卒至於敗亡也宜哉

卒章

從軍之士以州吁負不義之名於天下知其必有敗亡之禍也故危之若曰此行也將以平陳也然使陳之君臣果有明大義者焉則我必敗亡於陳矣將以平宋也然使宋之君臣果有明大義者焉則吾又將死亡於宋矣自傷不幸而遇此不得與其室家遂前日之約故危之危其身即所以危孫子仲危孫子仲即所以危州吁也卒之討賊之舉不見於他國而見於陳則亂賊之不

容於天下豈特君子知之雖軍士亦未嘗不知之也噫
孰謂天理民彝之在人心果終可得而泯哉

凱風

母之於子其乳哺之恩抱負之勤必三年而後免而其
長育教誨之功不與焉七其三年則為二十一年矣以
二十一年乳哺之勞抱負之苦而又俟其成立則顏色
之榮華者亦已悴矣氣力之壯盛者亦已衰矣此正母
老受養之時人子報恩之日也而乃或不安其室焉雖
善者乎使七子之中果無一人之不盡善則必能先意
承志諭父母於道而非僻之心無自萌矣既不能先意
承志以消弭其過于未萌及其過之已形也乃悔悟而
自責吁已晚矣君子取之亦以其猶賢於冥然悍然全
不悔悟而不能自責者云爾而或者乃引大舜負罪引
慝之事以明之噫舜有不可事之親而乃能使之變惡
以為善七子之親非必不可事也而不能潛消默止其

過於冥冥之中是豈可與大舜同日語哉為人子者必
知此義而後可與言事親矣

雄雉

雄雉四章前三章皆所謂發乎情後一章乃所謂止乎
禮義蓋閨門之內以愛為主則雖思之切是亦情之
正也惟其思之也切故其憂之也深惟其憂之也深故
其勉之也至何憂乎爾也誠以軍士之行役也蒙犯霜
露更歷寒暑什伍相聯患難同之飢不能以獨飽勞不
能以獨逸而又徒侶之中善惡之相雜強弱之相半苟
非善處其能自免於患乎忮者嫉人之有求者恥已之
無皆取禍之道也必能不忮害不貪求則徒侶之中強
者服焉弱者安焉乃可以自免於患矣噫不忮不求此
孔門克已之術求仁之方而行役之婦人能言之其亦
可謂賢也已此其所以為先王之遺澤也歟

匏有苦葉首章

行者之涉水必度乎水勢之深淺而厲揭之男女之昏

姻必審乎事理之可否而從違之彼不度可否而率意妄行者未有不陷於惡者也

二章

禮有節文義有裁制禮其體也義其用也棄禮則必至於妄作違義則必至於妄求此淫亂之人所以逆理犯分而不顧也

谷風首章

陰陽和而雨澤降天道之自然也夫婦和而家道成人道之當然也不以根之惡而棄其蔓之美審於擇物者當如是也不以色之衰而棄其德之善審於明人倫者當如是也

卒章

谷風雖棄婦所作而觀其自序有治家之勤有睦鄰之善有安貧之志有周急之義皆其節之可取者也至於見棄矣而奉拳拳忠厚之意猶謔然溢于言辭之表則是初無可棄之罪也徒以其夫之安於新昏不以為潔而棄之耳然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殆庶幾乎夫子所謂可以怨者矣

旄丘

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是誠可罪也雖然方伯連率之職亦豈衛國君臣所能修哉衛固北州大國然而地濱大河其人氣輕浮則非能任重者也其人質柔弱則非能強毅者也其人心怠墮委靡則非能自振拔奮厲者也故自康叔武公而下求其能自保足矣而又何敢望其救人且夫小國不自強於政治而欲恃大國之安靖已則雖以江黃之恃齊桓猶不免於滅亡而況不能為齊桓之舉者乎黎之君臣亦可謂不知所擇矣紀侯恃魯而魯卒不能以存紀黎侯恃衛而衛卒不能以救黎人之不可恃如此有國有家者其亦自強於政治而無恃人以為安也哉

簡兮

簡兮簡兮言其志之大也有力如虎言其才之武也執

轡如組言其藝之精也赫如渥赭言其貌之充也皆自譽之詞也而不免仕於伶官則亦可辱之甚矣使遇西周之盛王豈使我有是哉所以使我至是者正以盛王不可得而見也盛王既不可得而見則賤役亦不可得而辭於是而執鬻於是而秉翟於是而錫爵于公庭玩其辭則懽然以為榮揣其意則歎然以為辱故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安得言從之游以寫我心之憂乎此賢者之處此亦難而又家人之交謫則是內不見知於其思也深矣其意也遠矣而世莫之知也噫此輕玩之心所由生也歟

泉水

禮緣人情而為之也夫既曰緣人情而為之則父母其本根也兄弟其同氣也皆人情之不可忘者而曷為其不可以寧兄弟也曰人之情有出於天理之公者有出於人欲之私者聖人制禮將以全夫天理之正而節其人欲之流也據禮女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所以厚別也則閨門之內所可同坐而共食者惟母姑姊妹耳使父母沒而歸寧則誰與同坐誰與共食而孰為之主乎聖人於此寧以義斷恩不以恩揜義故制為父母終不得歸寧之禮所以存天理而遏人欲也以此為防猶有禽獸其行如齊襄魯桓夫人之所為者然後知聖人制禮真可謂萬世無弊者矣

北門

投之以王事之重遺之以國事之難益之以家計之窘賢者之處此亦難而又家人之交謫則是內不見知於妻子也祿食不足以自存則是外不見知于君上也斯二者人之所為乎抑天之所為乎然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盡心竭力以為其所當為而無一毫怨悶之心此所以為賢也

二子乘舟

宣公納子之妻以為妻則夫婦之倫滅矣因宣姜而殺二子則父子之倫滅矣夫而不夫父而不父則君人之道不立而君臣之倫亦廢矣入春秋以來三綱淪九法

數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其卒脊而為夷也宜哉

總論

或曰壽伋之爭死可以為孝乎曰吾嘗聞孝於夫子矣其責曾子蓋曰舜之於瞽瞍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宣公逆理亂倫欲殺其子而為子者又成父之志以陷父於惡使陷父於惡而可以為孝則是教天下後世之為人子者皆從父之志以成國家無窮之禍也而可乎抑壽之死又與伋異彼誠不忍其兄之無罪而見殺而以父母之情告之冀兄之或聽而逃焉以避難使伋能逃則壽固不死也惟伋之不能逃也故不忍獨存而竊其節以先往冀其兄之徼倖於萬一其志亦可傷矣是則二子之死一也而伋之志在於從其父壽之志在於讓其兄讓其兄者不害其為恭而從其父者固未可遽以為孝也

鄘

柏舟

女子之生以身事人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古之制也共姜之守義裁以古制亦婦道之當然耳而讀詩至此使人欣然每若景星鳳皇之為瑞何也蓋衛詩三十九篇前乎此者為靜女為新臺後乎此者為牆有茨為君子偕老人道至此而盡天理至此而滅矣聖人於其間而置柏舟焉又以見人心之未嘗亡天理之未嘗滅也則讀是詩者又安得不矍然而驚躍然而喜而歎斯人之不多見乎噫不有疾風無以知勁草之後衰不有洪流無以知底柱之屹立聽桑間濮上之餘音而歌柏舟以洗之亦豈不足以挽風俗之衰而扶綱常之重則其置之鄘風之首亦宜矣

牆有茨

宣姜本伋之妻也一失身於宣公而為新臺之有泚再失身於公子頑而為中冓之不可道蓋由其節義虧缺於前是以無所顧藉於後甘以其身處於汚穢而不辭則亦無復羞愧悔悟之萌矣

君子偕老

當其奉宗廟之時其首飾之有副也其身章之有翟也是非不盛也而不知宣姜之行果能視先君而無愧否乎當其見賓客之時其禮服之有展也其裏服之有絺也又非不盛也而不知宣姜之行果能視賓客而無愧否乎夫入而奉宗廟出而見賓客非不尊且嚴也而有靦面目曾無羞愧悔悟之萌則是人心之果亡而天理之果滅矣能無夷狄之禍乎

定之方中首章

遷國之初城郭不可以不完宮室不可以不修器用不可以不備文公之遷楚丘也以言其城郭則既賴諸侯之師以成之矣以言其宮室則自戴公野處而至于今其成之固不可以不亟也而文公不然為民力之不可以或傷則寧待其時而不速為國法之不可以或廢則寧從其制而不苟此非其心之塞實淵深者固不足以知此若乃器用之所資則或用之於宗廟或用之於朝

二章

望者登高而望形勢也景者測景以正方向也觀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卜者問焉以決其吉凶也始之以望景觀卜所以求得乎善也繼而終焉允臧則是果獲乎善也

三章

星言夙駕所以見其勤也騋牝三千所以見其富也然所以有是勤者固此心之誠實淵深者為之也所以有

是富者又此心之誠實淵深者致之也夫人之秉心苟
能誠實淵深則欲覇而覇欲王而王果何所為而不成
而豈止於牧養之蕃而已哉

蝃蝀

昏姻之際男女之大欲存焉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知
正命者也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不知正命者也莊姜
之正靜自守共姜之節義自持可謂知正命也已宣姜
一失身而為新臺之有泚再失身而為中冓之不可讀
可謂不知正命也已所貴乎知命者謂能全其天理之
正以節夫人欲之流也人人能節夫人欲之流則淫亂
之風息矣

干旄

大夫之乘車馬建旌旄而來者乃朝夕與君圖議國政
者也彼其承破滅之餘方將撥亂以為治轉危以為安
此其弛張闔闢之機固非一人之私智所能獨運也聞
浚之郊有賢人焉駕言遵野而往從之使其可出邪吾
當與之共事也如其不可出邪夫獨無以教我乎國人
能誠實淵深則欲覇而覇欲王而王果何所為而不成
而豈止於牧養之蕃而已哉

蝃蝀

昏姻之際男女之大欲存焉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知
正命者也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不知正命者也莊姜
之正靜自守共姜之節義自持可謂知正命也已宣姜
一失身而為新臺之有泚再失身而為中冓之不可讀
可謂不知正命也已所貴乎知命者謂能全其天理之
正以節夫人欲之流也人人能節夫人欲之流則淫亂
之風息矣

干旄

大夫之乘車馬建旌旄而來者乃朝夕與君圖議國政
者也彼其承破滅之餘方將撥亂以為治轉危以為安
此其弛張闔闢之機固非一人之私智所能獨運也聞
浚之郊有賢人焉駕言遵野而往從之使其可出邪吾
當與之共事也如其不可出邪夫獨無以教我乎國人
能誠實淵深則欲覇而覇欲王而王果何所為而不成
而豈止於牧養之蕃而已哉

載馳

始之欲往發乎情也終於不敢往止乎禮義也宗國顛
覆而不知恤有人心者宜不若是恝也然而義有重於
亡者獨且奈之何哉余讀控於大邦此男子之事也非婦人
傷夫人之志也夫控於大邦此男子之事也非婦人
之所得 闕 義而不得為男子者又或溺
於欲而不能為自古敗國之君亡家之子卒於委靡而
不振者常以此也使許之大夫聞大夫之義能為之請
於天王告於方伯率與國以定其難則是使衛國既亡

而復存既危而復安豈不足以大慰夫人之心也邪惜也許之君臣不足以及此其後齊卒救衛而封之蓋桓公管仲自為圖霸之舉而非臣子控告之力也

總論

邶風始於柏舟莊姜處夫婦之變者也鄘風始於柏舟共姜處母子之變者也衛風始於淇奧又以著武公之德也二姜處人倫之變而能不失其常武公處昏亂之世而能獨明厥德使衛之人君皆能有武公之德為夫人者皆能有二柏舟之賢則新臺牆有茨之詩可以不作而衛亦可以無夷狄之禍矣然則聖人刪録之際得無意乎

衛

淇奧

淇奧首章之旨大學章句與或問盡之蓋切磋琢磨者知與行之並進也瑟僩赫喧者表與裏之相符也知行之並進則善其始者固所以成厥終也表裏之相符則充乎內者固所以形諸外也兩言有斐君子美其德之實有以著於已也終言不可諼兮美其成德之效有以驗於人也

總論

首章以竹之美盛興其德之進修卒章以竹之至盛興其德之成就故讀詩者又當合二章而並觀之所以能全其有是鍛鍊之精純者由其知行之並進也所以能全其生質之温潤者由表裏之相符也寛廣者矜莊之反矜莊而又寛廣則是寛而有制也和易者威嚴之反威嚴而又和易則是嚴而能泰也此所以為德之成也果能是則其謂之睿聖也亦可以無愧矣

考槃

賢者隱處於澗谷其蓬蒿之居非若廣厦之安也其藜藿之茹非若肉食之腴也其葛屨非若安車駟馬之寵也而曷為其可樂也蓋其所養之充所守之正有以自尊而不慕乎人爵之貴有以自重而不徇乎外物

之誘榮辱不關於心毀譽不加於意則天下之樂亦孰有加於此哉獨寐而寤獨寤而言言已而載歌歌竟而復宿見其無往而不獨亦無往而不樂也是故始而曰弗諼謂其心之不忘乎此也繼而曰弗過謂所願之不踰乎此也終而曰弗告謂不以此樂告人非不以告人也得於心而難於言雖言人亦未必信也斯人也其東漢徐穉之流也歟

碩人

夫貴族人之所願娶令有是族類之貴而不見荅何也美色人之所願得令有是容貌之美而不見親何也大國人之所願交令有是勝送之盛而不見禮又何也蓋莊公狂惑之人也嬖倖之是昵而貞信之是棄令莊姜以其族類之貴容貌之美勝送之盛而端莊靜一以自守則固不能如嬖妾之左右逢迎以求媚說也其不合也宜哉

氓

竹竿衛之物也淇水泉源衛之水也思昔幼時固嘗於此乎釣於此乎笑語且於此乎遊戲矣今而嫁於異國父母既終則雖欲暫焉之往釣不可得也復欲暫焉之笑語遊戲於其間愈不可得也顧彼二水之流於衛日夜不息而我之阻隔曾二水之不如則其思之將何時而已邪不能不思者情也思之雖切而卒不往者義也人孰無父母也亦孰無兄弟也而女子有行乃獨遠其父母兄弟焉忘宗國而不思非仁也縱情欲而忘反非

義也惟既有思國之仁而又能自克以禮自守以義二者並行而不相悖焉此所以為賢也

河廣

母出固與廟絕而母之與子則初無絕道也為襄公者當若之何曰宗廟之中不以恩揜義閨門之內不以義勝恩襄公能盡其誠敬于宗廟則外既不失乎承重之義盡其孝養於慈母則內亦不失乎愛親之仁庶乎恩義兩全而無恨矣然則母可以返國乎曰母之轍雖不可以私返而子之使則未嘗不可以私往也歲時問安之使交錯於道路而一草一木之微必先以奉乎親焉則子之心固可以無愧而母之心亦可以自慰矣

伯兮

首如飛蓬則髮已亂矣而未至於痛也甘心首疾則頭已痛矣而心則無恙也至於使我心痗則心又病矣其憂思之苦亦已甚矣所以然者以其君子之未歸也然思之雖切而無雄雉卒章之勉以正何也觀首章言邦之榮兮則其夫之才必有大過人者豈其於事上保身之道有不待勉而後能故不及言歟

王

黍離

彼宗廟之墟則既有黍矣彼宮室之墟則復有稷矣兩言彼者見地非一處而莫不盡為禾黍也是以使我行之靡靡則足欲前而不忍也心之搖搖則心若懸而靡定也謂我心憂者知我者也而亦非能有以解我憂也謂我何求者不知我者也則亦奚責於彼哉悠悠蒼天歎其遠而莫可詰也彼何人哉歎其罪之不容誅也雖不斥其人而所以追恨之意深矣

總論

宮室所以奉至尊宗廟所以妥先王而令乃鞠為禾黍徘徊顧瞻安得而不憂追思所以致此者又安得而不怨雖然憂之而付之無可奈何則非也周之王業公劉開拓之於豳太王創造之於岐

文王光大於豐武王成就於鎬皆在西都八百里之內其土地則先王之土地其人民則先王之人民也為子孫者正當以死守之而不去今乃無故舉八百里之舊都棄之而即安於東平王亦可謂不君矣行役之大夫苟無所見則已既已見之而且憂之且追怨之豈容付之無可奈何而已邪謂宜請於平王泣血嘗膽號令諸侯整師緝旅克復舊物諸侯見王之有志孰不奔走而服從當是時晉之義和鄭之掘突既皆王室舊勳齊籍太公之故基魯承周公之遺烈衛憑康叔之威靈亦皆足以左右王室苟有宣王中興之志則侯國之甲兵即吾之甲兵侯國之財賦即吾之財賦也而王自棄之為之臣者又寂無一人以為言則其偷安忍恥頹墮委靡豈特王之罪亦羣臣之罪噫周轍之不西有由矣夫

鄭

緇衣

緇衣所以為好賢之至者以其始終之如一也始之厚者不能保其終之不薄始之勤者不能保其終之不怠惟緇衣之好賢不然其改造改作既始終之無間而遠館授粲復前後之如一衣欲其常新粟欲其常繼儀刑欲其常接乎耳敖勤繾綣久而不厭所以為好賢之至爾彼夏屋之渠渠者其始非不盛也而終或每食之無餘每食四簋者其始非不隆也而終或每食之不飽此詩人所以歎其權輿之不繼也觀權輿之不繼益信緇衣為好賢之至

大叔于田

段之為人以射則善以御則良以容止則甚習以材力則甚武如是而甚不仁夫惟不仁所以欲紓兄而奪其位也而國人愛之若此者豈盡出於公哉王教不明人心不古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固有不勝其可歎者矣

總論

段之輕浮淺露如此固不得為善矣然莊公所以處之者果得為盡善乎仁人之於兄弟也亦親愛之而已矣

教誨之而已矣使莊公之於叔段果能寵之以高位與之以大邑富之貴之而無藏怒蓄怨之意既足以盡吾愛弟之誠矣而又使吏治其私邑使彼城郭不得以擅完車乘不得以擅興則段雖欲為亂惡乎敢夫親之而使其貴愛之而使其富既足以全吾仁使吏治其邑而彼不得以妄為復足以全吾義若是則莊公所以處段者無以異於舜之處象孰得而議之哉今莊公不然始則恣其所為而不問終則操之已蹙而不恕則是其予之者乃所以奪之也其寵之者乃所以殘之也其不仁已甚矣聖人錄二詩於國風既以著叔段之惡而書鄭伯克段于春秋復以甚莊公之罪其亦可以為後世戒矣

羔裘

舍命不渝則必不徼倖而苟得而於守身之道得矣邦之司直則必不諛說以求容而於事君之道盡矣既能明哲以保身又能忠直以事上此所以為邦之彦也歟

齊

女曰雞鳴

雞鳴而興昧旦而往言其時之有常也翱翔而往鳧鴈而歸言其事之有常也弋而取之於外宜而和之於內蓋欲各供其職也酒食以養其身琴瑟以和其志蓋欲同享其樂也來者致其來贈者送其往順以愛之好以親之皆來之之意問以遺之報以荅之皆贈之之意又見其重不在物而在乎德也前二章相戒以職分之當為後一章相勉以德業之交修

雞鳴

男女之際人之大欲存焉節欲而循乎天理者賢君之所以治也縱欲而滅夫天理者昏君之所以亂也此詩述賢妃警畏之心如此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其為君子之助不亦多乎

甫田

田之大者非果不可治也先小而後大可也人之遠者

非果不可來也先近而後遠可也天下之理可循序而漸致不可躐等而欲速果循其序則總角之童可以忽然而見其幷是小非不可以為大近非不可以為遠也果欲躐等則厭小務大而大終不可為忽近圖遠而遠終不可至矣亦何益之有哉

魏

伐檀

車之不可以行於川猶舟之不可以行於陸檀木美材宜為車者也坎坎而伐之非不勤且勞也於河干而寘之其如無所用何且車非不可用以稼穡也然欲稼穡者必之乎原隰河干固非稼穡之地也非不可用以狩獵也然欲狩獵者必之乎山林河干固非狩獵之處也夫勞其力而無所用未有不悔者也而斯人之心則曰不耕固不可以得禾而吾何取乎禾之三百也言雖不粒食而不悔也不獵固不可以得獸而吾何取乎庭之懸貆也言雖不肉食而不悔也既不徼倖而苟得不沮抑而自悔其厲志如此亦可以為賢矣故詩人述其事而歎之曰彼君子者真可謂不素餐者矣贊美之辭也

唐

蟋蟀

勤者生財之道儉者用財之法聖人教人不越乎勤儉而已夫勞苦者人情之所畏然而不可以不勉也逸樂者人情之所喜然而不可以太過也必也致其勤於三時之久而享其樂於一時之暫則其生財也不匱而用財也有節矣猶恐其或過也又戒之以思其職之所居夫斯民之職不在乎他男子之所當務者稼穡狩獵而已矣女子之所當務者桑麻紡績而已矣誠使男女各盡其職之所當為則廩有餘粟機有餘布老者衣帛食肉少者不飢不寒而於仰事俯育之間可以沛然有餘雖良士之長慮却顧亦不過如此而已矣豈不可以為美俗哉

無衣

武公之事人情所不與天理所不容王法所必誅而序以為美之失其旨矣且武公惟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彼其請命於天子之使豈真知有王哉正以人心不附非假王靈則終不能以定晉也夫王不命焉而請之非禮也不聞朝王而請命于其使尤非禮也為僖王者固當正名其罪命方伯連帥帥諸侯以討之聚其都而戮其人為晉立君而後反則人紀既壞而復正王綱已弛而復振文武之道復興於東周矣不此之圖顧乃貪於寶玩而爵命行焉其為長惡也大矣夫子不刪其詩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

采苓

采苓於首陽之巔非必果無是事也而猶曰無遽以為信則欲其察之詳也曰舍之而無遽以為然則欲其聽之審也能如是則雖誑之以理之所有其計且有所不行況欲昧之以理之所無其計果孰得而行哉小人之為讒譖或積小以成大或飾虛以為實其為害也大矣

患人君不能徐察而審聽之耳苟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遁其情而被讒者亦可以免於禍矣

秦

總論

案成與非子本兄弟也成之族既為犬戎所滅而非子之孫秦仲復敗死於西戎則二戎者固秦世讐也及幽王為西戎犬戎所殺則二戎者又豈非周之世讐歟使平王而有志者則於襄公之封宜榮命之曰戎為不道弑我先王是用痛心疾首夙夜不忘今予命爾侯於西土蕃屏王室爾其糾合侯伯統率師徒為予一人討之苟捷有功則圭瓚之錫土田之賜予豈汝愛若是則王轍可以不東戎難可以必除而先王之讐亦可以少報矣既不能然乃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夫岐豐之地興王之地也不惟其土地人民之不可棄抑先王之墳墓在焉宗廟在焉宮室之美官府之富皆在焉如之

何其可委之而去也且先王之封國有常制矣八百里之地封方百里者八以開方計之則又不止於是矣而一旦舉而畀之於秦藉曰其地已為犬戎所侵令其自取然秦能取之王獨不能率諸侯以取之乎王而少有越勾踐之志則必不若是恝矣故嘗謂平王之東也忘先王之仇讐而不報棄先王之土地人民而不恤舍先王之宗廟墳墓而不顧隳先王之典章法度而不守卒使興王八百里之地悉歸于秦則秦之代興不待他日而其兆已見於此矣可勝歎哉

駟鐵

駟鐵孔阜馬之良也六轡在手御之良也公之媚子從公于狩便嬖使令之多也至于捨拔則獲則又言其射之善也一章言其往而狩二章言其狩而獲三章言其獲而息此皆創見而深喜之之辭也

小戎

一章言其車之善二章言其馬之良三章言其器之備以如是之兵甲復如是之寇讐此其矜誇之辭也温則言其德之和易厭厭則言其德之安靜秩秩則言其德之有常以如是之君子而親如是之勞苦此其閔惜之辭也西戎者秦人不共戴天之讐也故復讐討賊之義不特其君知之其卿大夫知之其國人知之雖行役者之婦人亦無不知之而其形於言者如此東周之君臣亦可以少愧矣

蒹葭

白露為霜言其時之暮也在水一方言其居之遠也迫之以時之暮限之以水之遠所謂伊人果若何而求之將欲使之逆流而上以求之歟則既遠而不可即將欲使之順流而下以求之歟則雖近而不可至然則斯人也其終不可見乎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亦在乎心誠求之而已所謂伊人雖不知其所指然味其詞有敬慕之意而無褻慢之情則必指賢人之肥遯者惜不知其何人耳舊説以為未能用周禮者非是

無衣

與子同袍恩愛相結於無事之時也與子同仇患難相恤於有事之日也先王之時居而為比閭族黨之民出而為伍兩軍師之衆其所以使之相保相愛相扶持者要非一日之積矣岐豐之地雖已屬秦然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故其所以相告語者如此然曰王于興師則非從其君之私也誠欲其君奉王命而為討賊復讐之舉也惜也周既不能以此而令諸侯秦復不能以此而匡王室卒之數傳之後討賊復讐之志既衰貪功謀利之心益勝而其黷然好戰之習非復先王之民真秦之民矣

陳

衡門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即考槃在澗之意也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即獨寐寤歌之意也豈其食魚必河之鮪則雖簞食瓢飲未嘗不樂也豈其娶妻必齊之姜則雖縞衣茹藘未嘗不可與娛也此皆其無求自足之意也

月出

月出之詩其悅之也至矣其思之也切矣其憂之也深矣移是心以好賢亦將何求而不獲哉惜也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株林

衛之亂至於牆有茨而極于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於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名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名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為淫亂者之戒矣

檜

素冠

三年之喪非終其服之難情稱其服之難也棘以言其哀遽之狀欒欒以言其毀瘠之形則是其衣服之變顏色之哀心志之思慕皆可即是而見之夫惟表裏之相稱本末之無善所以為賢惜乎今之不及見斯人也則

安得而不勞心慱慱將乎

匪風

周道者遶周之道也周之盛時其君則文武成康其臣則周召毛畢東諸侯之朝覲聘問與其臣民之往來以供百役者若百川之赴海蓋靡日而不有也而今也征伐之煩會盟之數吾小國僕僕焉奔走以事大國之不暇而遶周者寂乎其無聞也則安得不為之怛然而悲傷乎夫惟遶周者寂然也故又重言以結之曰孰有能西歸者乎有則我願慰之以好音所以傷夫今王之不如古而又以重歎夫今人之不知有王也

曹

鳲鳩

首章即其儀之一而知其心之誠二章即其服之盛而知其德之稱三章言由其國之治故福有以裕其身前三章皆頌美之辭末章胡不萬年則祝願之辭也

豳

七月首章

七月之詩以衣食為急而衣食所資以豫備為貴必以七月為首者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于是而豫為禦寒之備三陽之月陽氣始盛故于是而豫為治田之備先衣而後食故以七月為首也大寒之候在於丑月而圖之於建申之時收成之候在於酉月而慮之於建寅之日其為豫備可知若寒至而後索衣飢至而後索食則其為計亦晚矣

二章

豳民以流火為授衣之漸故於春月將蠶之候蠶之新出者則求穉桑以養之蠶之未出者復求白蒿以洗之此見其趨事之勤也而其許嫁之女豫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為悲此見其秉心之厚也此所以為邠俗也

上章於春日而求桑以養蠶為今年授衣計也此章於八月崔葦既成而豫蓄之以為曲薄為明年養蠶計也上章求稱桑以養其始生者采白蒿以洗其未生者此蠶事之始也此章於桑之大者條取之桑之小者猗取之蠶盛而大小畢取此蠶事之成也蠶事既成又於鳴鵙之候而績其麻以為布蓋蠶之所成者可以供老疾給昏嫁奉君上而已非績麻以為布則固無以為少者壯者之供也蠶績皆成然後染之或以為玄或以為黃而其朱者尤為鮮明且以供上而為公子之裳其風俗之厚如此豈一日之積哉

四章

四月純陽而微陰已萌萋感之而蚕秀五月一陰成象蜩感之而始鳴八月正秋物成而禾之蚕者可穫十月將寒之候也西北地寒非狐貉之厚無以禦之然貉賤陰氣已極而木之隕者為薪四者見陰氣以漸而至而而狐貴賤者以奉貴者以奉公也至於二之日則又竭作以狩績繼武功而私其一歲之豵獻其三歲之豜

五章

由動股而至於入我牀下所以感時物之屢變由穹窒而至於墐户入室所以盡人事之當為豳民於衣食之奉必先老而後幼先貴而後賤獨於改歲入室則老幼貴賤同之所以廣其愛也

六章

此章當看介眉壽食農夫六字豳詩莫之食葵菽之食瓜有助之之意則非之剥而春酒之為皆介眉壽之事介有助之之意則非以為常食也瓜之食壺之斷苴之叔苓之采而樗之薪皆食農夫之事食有養之之意固以是為常矣然則果酒嘉蔬非不可以及少也而供老疾奉賓祭之意多瓜壺苴苓老者未必不食也而不可以為常於以見食稻食肉乃老者之常而果酒嘉蔬則又於常食之外專以

此而致其助也有常食以養之而又有美味以助之此幽人之老所以無凍餒也歟

七章

稼之既同者可以少休也而即念夫邑居之當修屋之方乘者可以少緩也而復念夫農功之當始於其築而納之也有以見歡欣鼓舞之意於其亟而乘之也有以見勸勉戒飭之意事有始終而其憂勤艱難則無間於始終此所以為厚也歟

八章

鑿冰藏冰其供上役也為甚勤肅霜滌場其畢農功也為甚速故其開冰也獻羔以祭司寒祭韭以薦寢廟君既得以致其誠於神其務閑也殺羊以獻於公舉酒而祝其壽民復有以致其忠愛於君可謂上下相親之甚矣

鴟鴞

鴟鴞之於衆鳥有攫其子而食之者矣而鳥不以子之既失而遂廢其生育之勤也有毀其巢而破之者矣而鳥不以巢之既毀而遂廢其補葺之勞也蓋子之殘而室之毀者禍患之不測也養育之勤而補葺之勞者已分之當為也豈可以禍患之或至而遂廢其室家嗣續之常理也哉若武庚之敗管蔡則比之於鳥雖取其子猶未能毀其室也而纏綿補葺之勤周公果可以辭其責邪于是拮据于是蓄租于是手口交病卒之羽敝尾敝以成其室而未安也則其作詩以遺王亦不得而不汲汲矣噫當是時王心疑於上羣情惑於下亂賊乘機伺間於其側國勢之危甚於風雨之漂搖非周公至誠果孰能感悟王心解釋羣疑誅討亂賊以措國家於泰山之安磐石之固哉

東山

聖人之所以能感人者以其以已之心度人之心而下之人亦樂於効力而不患上之不我知也東山之詩述其歸而未至也則凡道塗之遠歲月之久風雨之凌犯

飢渴之困頓裘衣之以久而垢敝室廬之以久而荒廢室家之以久而怨思皆其心之所苦而不敢言者我則有以慰勞之及其歸而既至也則覩天時之和暢聽禽鳥之和鳴而人情和悅適與景會舊有室家者其既歸而相見固可樂未有室家者其既歸而新昏尤可樂此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我則有以發揚之莫苦於歸而在塗之時而上之人能與之同其憂莫喜於歸而相見之時而上之人能與之同其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其是之謂歟

總論

或曰以周公而誅武庚猶以千鈞之重而壓乎鳥卵之上蔑不破矣而奚俟乎三年之久也曰文武深仁厚澤其浸漬於西土者雖深而漸濡於殷邦者猶淺其頑民染於商辛之舊習者未盡變其賢士懷於先王之遺澤者未盡泯一旦改商而為周其眷眷思念之意固未遽釋然也況又益之以管蔡之流言在我者有釁之可乘乎周公之東征也將以誅之耶將以化之耶將以誅之則固不可勝誅將以化之則又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故衮衣繡裳舒徐容與於東山之下諄諄乎友邦之訓誨懇懇乎警民之戒飭使人曉然知逆之不可以犯順邪之不可以干正則自然有以剪其羽翼而披其枝葉將不必斧鉞干戚之用而罪人斯得矣卒之三年之久所誅者不過武庚管蔡而已其於殷士殷民不戮一人而天下服則周公之於殷庶非以力勝之也以德化之也惟其以德服人也故軍士之從公而東者雖有別離之苦而無死亡之患則周公此舉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矣

破斧

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定四國既莫敢不一於正矣及管蔡以武庚叛而四國復有不正者焉周公之東征也固將以我之正正彼之不正也而孰能禦之也哉理之逆者不足以犯我之順也辭之曲者不足以抗我之直也

氣之餒者不足以敵我之浩然也戮一人而天下服則向之不正者復反於正矣蓋其匡四國即所以哀我人即天地生物之心故其功言也哀我人者以其心言也惟其心作於軍士然亦可謂知聖人者矣

九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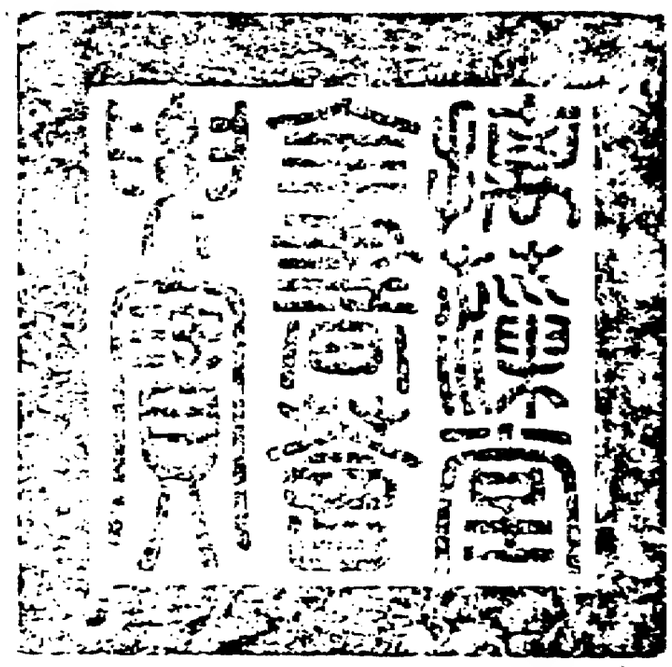
鴻飛而戾天宜也而有時乎遵渚復有時而遵陸則亦暫焉而已耳公歸而在朝宜也而於此乎信處於此乎信宿則亦豈久於是哉夫惟其信處信宿於此也是以東方有此服衮衣之人此固東土之幸也然相位不可以久虛君德不可以無輔人心天意不可以久咈則必有迎公以歸者而使我心悲矣蓋留公者東人之私情而迎公者天下之公論一人之私情不足以勝天下之公論此東人所以拳拳於公雖欲挽而留之而卒不可得也

狼跋

物之累於形者其進退跋疐無所往而不病聖人之周於德者其進退從容無所往而不宜蓋臨大難而不懼處大變而不憂斷大事而不疑非道隆德盛者固不足以語此非常人之所能及也

詩解頤卷一

謹案第二頁前三行蓋能敬則能靜存動察刊本
重行靜字今刪
第三頁前二行則必因師以致告刊本因師訛師
因今改
第二十一頁後四行乃可以自免于患矣刊本免
訛勉今改
第二十三頁前二行殆庶幾乎夫子所謂可以怨
者矣刊本以訛與今改
第五十四頁前五行於其築而納之也刊本於其
訛其於今改
第五十七頁前八行則周公之於殷庶刊本殷庶
訛庶殷今改
第五十七頁後五行四國既莫敢不一于正矣刊
本敢不訛不敢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沈啟晉

欽定四庫全書荟要 經部

詩解頤卷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詩解頤卷二

明 朱善 撰

小雅二

鹿鳴首章

君之燕臣其事非一有因祭而燕者有因朝而燕者有因聘而燕者有因錫有功而燕者其事不同則所以相告語者亦異如其君之尚武歟則告之以天其文德洽此四國可也如其君之尚文歟則告之以詰爾戎兵陟禹之迹可也如欲其君之敬天歟則告之以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可也如欲其君之修身歟則告之以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亦可也為其有兄弟也而申之以常棣之思為其有朋友也而申之以伐木之義矣職由是而可補民情由是而可達先王之典章由是而可修先民之話言由是而可聞莫不因事以有言因言以致戒而所謂大道者在是矣夫豈泛然為不切之論而已哉抑古

人之燕必至於旅而後語何也蓋由旅而上其揖遜升降之節繁矣其酌獻酬酢之文縟矣嘉賓之至於斯也其容止之淑慎威儀之審密固自足以起人之敬畏而斯人之所得於觀感者深矣迨夫幣帛之既將琴瑟之既奏則主人之誠意已至矣乃至於旅而後君可以有求臣可以有言蓋君之求臣也必在於禮樂既備之後臣之荅君也亦在於禮樂既成之餘則上之所以求之者固從容而不迫下所以荅之者亦誠一而無偽此古之君臣所以為不可及歟

二章

蘊於中而有是德則發於外而有是聲譽其聲譽之孔昭非勉強而致之也乃其自然之形著也自斯民言之則示之以重厚而澆薄之俗革示之以忠信而詐偽之習變是德孚於下而下有所法也自君子言之則觀感之深而有以鎮其躁儀刑之久而有以消其邪是德孚於上而上有所法也斯人也其可使之一日而不在朝

乎是以我有旨酒則願其於此乎燕飲於此乎遨遊也

四牡

忠孝非二道忠於君者必其能養於親也然忠孝不兩立致其勞於外則必闕其養於內又不可以不慮也為人臣者將欲致其力於私養歟則當官而行國事固不可以不恤將欲致其力於王事歟則子職之不共又何以為孝哉此王者之勞使臣所以必採其情而代之言為人臣者聞之亦必有以自慰而益不懈於用力矣

皇皇者華

每懷靡及其義甚廣每懷者每事而思之謂之靡及則其心歉然常若有所不及也然不曰使臣而曰征夫則不特使臣此心其屬亦此心也以在外則耆老之在所當問遺逸之在所當求鰥寡之在所當恤廢墜之在所當舉上德之厚也而欲其無一之不宣下情之遠也而欲其無一之不達為使臣者固惟恐無以副君之意而為其屬者又惟恐無以為使臣之助庶可以

稱斯職矣於遣使之時而歌此固所以勸勉之也

常棣

自三章至五章皆舉朋友以明兄弟之當親自六章至八章復舉妻子以明兄弟之當厚朋友之不如兄弟也朋友以義合而兄弟以天屬也妻子之不如兄弟也妻吾之所配子吾之所出而兄弟則吾之同氣也薄於兄弟而厚於朋友者不知親疎之殺者也薄於兄弟而厚於妻子者不知尊卑之等者也故必厚於兄弟而後朋友之好愈篤尤必厚於兄弟而後妻孥之樂可久苟兄弟鬩於內則不惟朋友不得以盡其情而妻孥且不得以久其樂矣噫世之人乃有視兄弟如路人甚則視之如寇讐者亦獨何心哉

伐木

伐木以燕朋友而篇中有諸父諸舅兄弟之辭何也曰人之所資於朋友者以明道也以進德也道之所存德之所存吾斯友之矣而何常之有哉是故無貴無賤無尊無卑無親無疏皆可得而友貴之而為天子賤之而為庶人尊之而為父兄卑之而為子弟親之而為同姓疏之而為異姓其分雖不同而其可友則如一故以賤僭以尊就卑而不為貶內取之同姓而不為昵外取之交貴而不為諂以貴交賤而不為屈以卑就尊而不為異姓而不為泛道之所存德之所存即吾友之所存也而何貴賤親疏之間哉必知此道也而後可以言友矣

天保

首章言天將安定我君則必有以廣其受福之量使爾之盡厚則福之來也如百川之赴海其來者無窮而其消而去之也亦無窮使爾之多益則福之來也又無一之不備身之康強子孫之逢吉室家之和平朝廷之清明黎民之質實無偽皆所謂福也而無不有以受之以其有是量也苟其量之不廣且厚則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豈能以盛大悠久哉月之恒每月而一盈者也日之升每旦而一明者也南山之壽終古而不忒者也松

栢之茂每歲而一新者也日與月則明與明之相承也山之壽則厚與厚之相承也松栢之茂則新與舊之相承也故曰無不爾或承則不特指松栢而言蓋兼日月南山而言之也是詩前三章言天之福吾君後三章言神之福吾君故三章以山阜岡陵喻其福之興盛以川之方至喻其福之盛長所以終首章而下之意六章以日月松栢喻其福之方進而不已以南山喻其福之有常而不變所以終四章而下之意當是時君以鹿鳴四

牡皇華燕羣臣以常棣燕兄弟以伐木燕朋友而臣之所以荅其君者如此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所以上下交德業成而均享盛大悠久之福也歟

采薇

首章言靡室靡家則叙其非悲傷之情也言不遑啓居則叙其勤苦之情也而必曰玁狁之故則毒民不由其上不得已而應之所謂風以義也二章曰靡使歸聘勉之以先公後私也三章曰我行不來勉之以竭力致死也

皆命戍役之辭也四章以下曰四牡業業言其壯也四牡騤騤言其强也四牡翼翼言其行列之整治也曰一月三捷期之以必勝也小人所腓訓之以恤下也玁狁孔棘戒之以不可忘備也皆命將帥之辭也卒章楊柳依依即采薇之時也雨雪霏霏即歲暮之時也重告之以歸期欲其知離別之不遠也曰載渴載飢則再述其勤苦之情也我心傷悲則再述其室家之思也且終之曰莫知我哀言莫知者乃所以見其深知之也遣將帥及成役同歌同時故既言君子又言小人欲其同心也故曰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其此之謂歟

出車

案六月之詩言六月棲棲戎車既飭正指建未之月而此詩言昔我往矣黍稷方華則亦夏正之六月也司馬法冬夏不興師而文王以六月行師於前宣王以六月出師於後何也蓋冬夏不興師者法之常也橫逆之來不得已而應之者事之變也變而不失其正此聖人之

所以得人心也先王之法蠻夷而侵中國其救之當如拯焚溺解倒懸揭匍匐而出之井惟恐少緩豈得以六月為解哉苟以六月為解而不急興師以救之則是縱禽獸之害人而坐視腹心之受病也其為不仁甚矣人皆知宣王以六月出師而不知味黍稷方華之詞則文王固未嘗以六月而廢征伐也故下文曰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苟非以多難之故則必不以六月而行師矣

出車總論

欽定四庫全書

是詩之言赫赫南仲者凡三三章之赫赫美其城朔方之功也五章之赫赫美其伐西戎之功也六章之赫赫美其有振旅凱旋之樂也赫赫者威名光顯之謂非有一章之忠敬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則亦安能有如是之赫赫哉三軍以將為主文王用一南仲而昆夷之患平於西獫狁之患平於北遂有以措中國於社稷之安其易所謂師貞丈人吉者歟

杕杜

杜之有實秋冬之交也秋而望之以至於歲暮杞之可采則春又暮矣而征夫猶不歸也豈惟女心之傷悲而父母亦憂且病矣然而車則不載也人則不來也歸期之過已久而不至也則使我多為憂恤宜何如哉於是龜以卜之著以筮之合言於繇而皆以為近則征夫亦適而將至矣是詩四章皆述其未至之思而不言其已至之喜蓋未歸之時其思念之切如此則既歸之時其喜樂之深有不言而喻者矣先王之於戍役敘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是之謂乎

南有嘉魚

樛木者勢之下曲者也甘瓠者蔓之延施者也木之下曲者必為物所附蔓之延施者必有附於物宜其纏繞固結而不可解也若君子之於賢者則如之何哉有其物而無其禮賢者不可得而安也有其禮而無其誠賢者愈不可得而安也酒醴以奉之幣帛以將之獻酬以

行之誠意以求之庶可以安其心乎

南山有臺

此詩五章而樂只君子一句每章必疊言之其辭繁而不殺者所以深致其頌美祝願之意也細分之則美其德者凡四祝其壽者凡四而言其德與壽之效者各一無疆猶無期也黃耆猶眉壽也此祝其壽之四也邦家之光與邦家之基為對謂之基者言邦家必賴賢德而後安以固也謂之光者言邦家必賴賢德而後榮以顯也德音是茂與德音不已為對不已言其聲譽之無窮是茂言其聲譽之益盛此美其德之四也保艾爾後與民之父母為對民之父母言盛德之澤有以及當時之庶民也保艾爾後言壽考之效有以及於後世之子孫也此德與壽之效各一也前兩章先德而後壽故第三章極言盛德之效以終前二章之意第四章先壽而後德故第五章極言壽考之效以終第四章之意言之重辭之複而不獻者由其愛之深敬之至而不能已也盛王之所以待賢者如此賢者亦孰不樂為之用乎

蓼蕭首章

心之輸寫鬱結之散於中也燕且笑語和樂之見於外也譽則善聞之著於人處則樂意之在乎已又兼內外而言之也朝廷之禮以敬為主今而曰笑語譽處則是有和樂而無嚴敬忘其君臣之分而鵲然兄弟朋友之相親其待之也厚矣其接之也誠矣彼忌刻之君又惡足以語此哉

二章

為龍為光美之也其德不爽戒之也壽考不忘又所以祝願之也赤芾金舄會同有繹則為龍為光矣彼交匪敖彼交匪紓則其德不爽矣萬壽無疆萬壽無期則壽考不忘矣夫諸侯固賴天子以為本根天子亦賴諸侯以為屏蔽苟諸侯之不朝事則王室之卑亦可知矣故觀其車服之盛享其多儀之誠而天子之心亦得以自慰焉則其以為寵光也豈一時之虛偽云乎哉

湛露

案燕禮將燕公揖賓就席主人獻賓獻公酬酢之禮畢命媵爵於公而後公為賓舉旅主人三獻及孤卿再媵爵於公而後公為卿舉旅主人四獻及大夫乃樂賓升歌獻工而後公為大夫舉旅其樂也工歌鹿鳴之三笙奏南陔之三乃閒歌魚麗笙由庚以下遂歌鄉樂周南名南然後徹俎而燕主人五獻及於士賓媵爵於公而後公始為士舉旅自士舉旅行酬而上其升降揖讓之節繁矣其酌獻酬酢之文縟矣其笙歌間合之樂備矣禮成而樂闋日則暮矣雖有強力之人亦已倦矣乃於是而爵樂無算則夜飲之時也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為大燭於門外此雖諸侯燕賓之禮然推而上之則天子燕諸侯之禮亦於是乎可想矣此詩前兩章言厭厭夜飲所以道其情之相親也後兩章言令德令儀又美其德將而無酔也顯則其心之明白允則其心之誠實德之令者固非酒之所能亂也豈則其心之和樂弟則其心之平易儀之令者固非酒之所能喪也既有令德又有令儀則雖醉而不至於顛倒錯亂也審矣然則是詩也其亦褒美之中而寓規戒之意也歟

彤弓

饗盛禮也鍾鼓大樂也彤弓重器也行之以盛禮用之以大樂賜之以重器而所予者則有功之諸侯也誠以將之而無僞速以畀之而不遲則天子之予之也足以為禮而諸侯之受之也亦足以為榮矣

六月首章

先王之法蠻夷侵中國臣子背君父皆天下之大變有能討之者許之先發而後聞其急如此所以然者以中國不可一日而不尊天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今玁狁內侵不得已而應之雖六月出師而人不以為暴者知其過之不在於君上蓋以為所以勞我者乃所以安我也匪之為言正也夷狄橫則中國危攘夷狄固所以正

中國也此述其始受命出征之辭也

三章

兵事不可以不嚴尤不可以不敬不嚴則無以一士心不敬則無以承上命書曰欽承天子威命敬也又曰威克厥愛允濟嚴也嚴敬二字乃用師之要道夫惟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所以能定王國也

四章

獫狁惟不自度量故其大衆整齊既盤據於焦穫之間其輕軍掩襲復時出入乎鎬方之地且遠及乎涇水之陽焉其深入為寇如此可謂熾矣於是建旗旄選鋒銳以攘之元戎者車縵輪焉被甲衛輊之上皆有劒戟所謂選鋒也然謂之十乘則為焉四十匹甲士三十人其為步卒亦不過七百二十人而止耳數非加多也而味其辭意則獫狁之難已若不足乎矣所以然者惟其辭直故其氣壯惟其用之以律故每事而盡善彼夷狄雖衆且盛又烏足以敵王者之師哉

五章

聞之先人曰北伐之詩曰比物四驪此以其在後而殿者言之也知在後而殿者其色尚黑則左焉而青右焉而白從可想矣曰元戎十乘此以其居前而啓者言之也知居前而啓者其數必盈則知殿而在後者不過一乘又可想矣然則其為中軍也奈何曰既有其前莫為之後不可也既有其後莫為之前亦不可也前有十乘後有四驪居其中者可安然而無恐矣故曰戎車既安是以其中軍而言也三語之中而軍制備焉此古人之詩所以為非後人之所可及歟

采芑

聞之先人曰北伐之詩先言後軍次言前軍又其次也乃言中軍非曰後其所當先而先其所當後也蓋出師之法賤者居前貴者居後是故先言後軍非先其賤者乃先其貴者也又出師之法勇者在前怯者在後是故次言前軍非勇者不如於怯乃勇而必示以怯也民知

以賤事貴則其志有定無僭踰之患矣民知以怯養勇則其氣不暴無挫折之患矣然後老者弱者居於其中雖甚畏且懦亦可恃以為安而無恐焉若夫軍之成數則有不言者矣惟南征之詩乃言其車三千者三焉一言之不足又再言之再言之不足又三言之以車之多可見其民之衆以民之衆可見其國之盛而凡其勞來於蕩析之餘還定於轉徙之後者其效益以著矣或曰牧野之車三百而已而新田之車乃至十倍牧野之數不已夸乎曰牧野之軍但言三郊不言三遂亦當有三萬七千五百言三萬者舉成數也新田之軍既言六鄉又言六遂四其三萬七千五百則為十有五萬輕車千五百兩重車亦當千五百兩適三千矣故知北伐之詩是言行軍之法南征之詩是紀行軍之實不言其法則無以見軍制之復不紀其實則無以見民數之復欲知宣王之復古觀此二詩而可見矣豈曰夸云乎哉

車攻首章

車攻馬同之言其軍實之盛也四牡龐龐則自君子之所乘言之也軍政修治於閑暇之時而四牡充實於啓行之日則可以駕言而徂東矣

三章

徒之選旄之建旌之設皆有司之事也所以然者將欲從王搏獸于敖也徒手曰搏以見師徒之勇而其教之有素也

四章

諸侯之來朝也其來也非一方其止也非一所先後之不同遠近之或異此其所以連絡而布散也及其會同於斯也五等各以其爵兩階各以其班尊卑之有其序貴賤之有其等此所以陳列而聯屬也讀是詩者可以想見當時朝會之盛矣

五章

決以開體拾以遂弦二者相比則既調矣之輕重二者相得則既飲矣弓之强弱矢

六章

四馬皆黃色之騂也兩驂不倚御不失其正也不失其馳範我馳驅也此所以為御之良也

七章

田獵既畢軍旅旋歸觀者惟聞馬鳴之蕭蕭而已無雜聲也惟見旆旌之悠悠而已無亂次也徒御之不驚則其政之肅可知也大庖之不盈則其惠之均可知也

八章

前章言之子于苗而繼之以選徒搏獸即其始而言之也此章言之子于征而繼之以有聞無聲即其終而言之也夫有體有用斯謂之君子有始有終斯謂之大成存於中而有興衰撥亂之志所以立其體施於外而有內修外攘之事所以達其用如此得不謂之君子乎靜治於往狩之初所以成其始嚴肅於旋歸之際所以成其終如此得不謂之大成乎體用之兼備始終之無間此王道之所以為大而詩人所以贊美之也

鴻鴈

惠鮮鰥寡文王之所以興也矜矣富人哀此煢獨幽王之所以亡也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宣王之所以中興也夫鰥寡孤獨乃天民之窮而無告者聖人一視同仁雖無一物而不在所愛而其發政施仁則必自鰥寡孤獨始誠使鰥寡孤獨各得其所則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者矣宣王之勞來還定安集其真有得於文王之家法也歟劬勞于野自其始之流散而言也百堵皆作自其中之還歸而言也此詩不作於流離之時而作於安定之日蓋痛定思痛者是知者以為勞苦而不知者則反以為宣驕也

庭燎

夜之未央此初問之時也而其心已不安於寢矣夜之未艾此再問之時也可以起矣而未可以出也夜之鄉晨此三問之時也臣辨色而入則君亦可以出矣未可以出而出則失之太蚤可以出而不出則失之太晚君

子之視朝不蚤不晚惟其時而已雖然辨色而入者君子視朝之時不安於寢者君子勤政之心是心也即周公坐以待旦之心也其致此中興之盛也宜哉厥後晏起至動賢后脫簪之諫則宣王之心少懈而中興之政亦衰矣

鶴鳴

知誠之不可揜則知念慮方萌而鬼神已知形迹欲掩而肺肝已見所以不可無誠身之功也知理之無定在則知事有精粗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所以不可無明善之功也知愛當知其惡憎當知其善則知親愛賢惡之不可以或偏哀矜敖惰之不可以自恣所以於應接之間尤不可不去其私欲之心也能是數者則知行並進而明誠兩立好惡不偏而人已兼盡其於治天下不難矣此所以為陳善納誨之辭也歟

祈父

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司馬所掌封圻之兵甲不過衛王室而已此詩前二章責司馬不當以王之爪牙而遠從征役後一章責司馬不當以國之孤子而遠從征役使王而自棄其爪牙則謂之不智使司馬而棄王之爪牙則謂之不忠至於使孤子之無以為養則又謂之不仁一事而三失具焉其取敗也宜哉

白駒

白駒好賢而賢者卒不可留何也曰古之人君之好賢也必與之共天位與之治天職與之食天祿待之誠養之厚處之尊崇諫必行言必聽膏澤必下於民雖欲不留安得而不留今白駒之好賢不出於君上之誠心而顧出於臣下之私情故繫之維之以致其愛逍遥嘉客以致其慕賁然來思以見其欣幸之至毋金玉爾音以見其期望之深而所謂爾公爾侯者特詩人假設之辭而非出於君上之真情也使其果出於君上之真情則華野之耕夫方丘以為阿衡傅巖之胥靡方且以置左

右渭濵之釣叟方且以為尚父孰有已立於其朝而復有高蹈遠舉之意耶惟其留之而不可得此所以致其愛惜思慕之情雖足以見斯人秉彝好德之良心而時世之不如古亦可想矣

斯干

古人築室既成而落之必有頌美禱祝之辭如美哉輪焉美哉奐焉則所謂頌美之辭也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則所謂禱祝之辭也此詩言其基趾之廣厚結構之周密垣牆之堅固堂室之高深則美輪美奐之類也上有以續祖妣之業下有以開子孫之祥兄弟之相好室家之相安則歌哭聚族之類也堂之高也以聽事室之深也以安身至於寢而夢興而占男子之為君為王女子之無非無儀則皆自夫君子攸寧而推言之也其必首及兄弟者人之居室夫婦之好易完也父子之恩易全也兄弟之相好而無相猶則非篤天倫之親者不能也果能篤於兄弟之好則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和氣之益充大福之益集而子孫之繁衍基業之昌盛有不可勝窮者矣此所以為善頌善禱歟

無羊首章

三百以為羣其犉者九十所以見其多也濈濈以言其和濕濕以言其潤又以見其多而能善也降阿飲池寢處訛動物之適其性也簑笠以禦暑雨餱糧以備飲食人之勤於事也色之無不備用之無不有則又以其效而言也

三章四章

新蒸以供饔燎惟雄以備飲食見牧人不特勤於事又有餘力以及乎他也有堅強之力無虧崩之患見牛羊不特順其性又無疾病以致其損也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見人識物情物解人意而無事乎奔走追逐之勞也衆之為魚則自寡而變多也旐之為旟則自小而變大也此因牧事有成而及乎年穀之豐登人民之蕃庶皆頌禱之辭也

節南山首章

南山所以為民所瞻者以其勢之崇也師尹所以為民所瞻者以其位之崇也位之崇者德必有以稱之而其所為不善使我憂心內熱如火燔灼且不敢輕出一言以小人間之則豈至於危亡而不可救哉故善為國者以避禍然則周宗雖未絕亦終必亡而已矣王何為而獨不察乎不敢戲談保身之智也何用不監愛君之仁也

五章

幽王昏暴必無悔悟之理而家父作詩猶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者拳拳愛君之心不敢謂其必不能而絕望焉厚之至也比干之於紂尚良夫之於厲王亦嘗以此望之矣紂惟不從比干之言故卒用飛廉惡來以至於亡而不悟厲王惟不從尚良夫之言故卒用榮夷衛巫以至於流而不悔幽王惟不從家父之言故卒用尹氏以至於危而罔覺蓋昏暴之君用小人以致亂未有不至於滅亡者書曰與亂同事罔不亡其是之謂歟

總論

案項氏曰幽王時為亂者皆宣王時故家率犬戎以攻幽王者崧高之申伯也為趣馬以亂朝者韓奕之蹶父也為卿士而貪殘擅政為大師而迷民誤國者常武之

皇父尹氏也四人雖未必非其身亦必無昏死之理此說不然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大雅所美諸臣皆初年輔佐中興者幽王時未必存蓋皆其子孫也

正月首章

繁霜則天令乖於上訛言惑於下我心憂傷憂天變之無已也憂心京京癙憂以痒憂民言之益偽也京京言所憂者大則非止於一身也癙憂言其所憂之獨則有異於衆人也憂之而傷傷焉而至於病則其亡聊也甚矣

二章

父母之於子無所不用其愛而胡為使我至於如此之病乎使亂而在我之先則吾有所不及見固可以無憂也使亂而在我之後則吾有所不及知亦可以無憂也今不先不後而使我遘當其時則安能以無憂乎虛偽之言但出於口而不出於心則聞其善言而不足以為喜聞其惡言而不足以為怒以其反覆而不可憑也是以使我憂之至於甚病而彼反見侵侮則其亡聊也愈甚矣

三章

念我無祿傷己之不幸也并其臣僕傷斯民之俱不幸也于何從祿未知其所從之人也于誰之屋未見其所止之處也此哀國之將亡而無所定之辭也

四章

福善而禍淫此天之常理也善者未必福淫者未必禍則以氣化自盛而趨於衰則常者有時而變此正其未定之時也方其未定則人或能以勝天及其既定則天必能以勝人然則今日之受禍者安知其不為他日之福而今日之受福者又安知不為他日之禍乎

五章

訛言之人是而謂之非非而謂之是其虛偽反覆甚矣非有明哲之君孰能辨而懲之哉故老明於臧否者也占夢明於吉凶者也此國之所賴以正訛者也今問之

故老故老曰予聖矣而未必明於臧否之理問之占夢亦曰予聖矣而未必明於吉凶之兆則亦誰能別其言之是非乎

六章

謂天為高而我不敢不跼懼其崩而壓也謂地為厚而我不敢不踏懼其陷而墜也天地豈有崩陷之理而既號呼而為此言又自以為有倫理而可考何也當是時日食震電不寧禾令則天雖未崩而實有崩之兆也高

岸為谷深谷為陵則地雖未陷而實有陷之形也況喪亂之極禍出不測豈可謂其可必無而不慮哉故又歎息而言哀哉今之人胡為虺蜴之行至於如此之甚乎然則天之崩不必憂也地之陷不必懼也而人之肆毒以害人則不可以不畏也

七章

求之甚艱棄之甚易即鄭氏所謂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者也

八章

桀之亡也非湯滅之也妹喜實滅之也紂之亡也非武王滅之也妲己實滅之也幽王之亡也非申侯犬戎滅之也褒姒實滅之也然桀亡於妹喜而天下遂為商者以其有湯也紂亡於妲己而天下遂為周者以其有武王也幽王亡於褒姒而天下不至於易姓者以雖有褒姒以滅之而無德如湯武者以繼之也亦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其在人者未泯也噫當是時天命之眷眷於

周者未釋也民心之眷眷於周者未厭也而幽王則用嬖妾以亂於內用羣小以亂於外而先自絕於天結怨於民則足以滅其身而已矣

十章

輻以闕轂輔以蓋輻僕以將車三者皆備然後可以不墮所載苟始之不謹則終之敗也必矣

十一章

魚之在沼其潛雖深而卒無所遁其形君子之在亂世

其去雖遠而卒無所安其身故魚之在沼不如遊於江湖之為樂也君子之在亂世不如遭遇治平之為快也此其憂之所以慘慘而日瘁也

十二章

旨酒嘉殽以合比其鄰里怡懌其婚姻惟優游無事者能之若喪亂畏禍之人則其家之不能恤而何以合比其鄰里其身之不能保而何以怡懌其婚姻此君子之憂所以至於疾痛而自歎小人之不如也

十三章

佌佌而有屋則卑小者轉而豐大矣穀穀而有穀則窶陋者轉而富足矣而民今之無祿則是天獨厚於小人而椓喪於庶民也均之為椓喪也富者優於財而裕於力猶未至於甚困惸獨者罷於力而傷於財則豈不可哀之甚哉

十月之交二章

不用其行天之反其常也不用其良人之反其常也

天之所以反其常正以人之不用善而有以致之也陰固不足以亢陽然亢陽而不勝猶愈於勝陽而揜之也小人固不足以亢君子然亢君子而不勝猶愈於勝君子而陷之也

三章

日食震電此天之不寧不令也山崩水溢陵谷變遷此地之不寧不令也君人者父事天母事地父母震怒而恐懼修省猶可冀其怒之息也苟父母震怒而為子者漠然無悔悟之萌則怒將何時而解哉噫此亂之所以

闕

四章

兼總六官者卿士之職也而皇父實為之敷五典擾兆民者司徒之職也而蹶實為之統百官均四海者冢宰之職也而家伯實為之內史掌八法之廢置師氏掌朝政之得失皆輔導王者也而以付之楀與聚子膳夫掌王之飲食趣馬掌王之馬政皆親近王者也而以付之

蹶與仲允則小人之黨盛矣后妃主內治者也當求窈
窕貞淑以為君子之配而以艷妻為之則嬖妾之熾而
矣有嬖妾以蠱惑於內有小人以煽亂於外此災異之
所以繁興而亂亡之所以莫救也

五章

豈曰不時言其任智而自是也不即我謀言其挾勢而
妄作也徹我牆屋則無以安其身田卒汙萊則無以食
其力如是而猶曰非我戕汝乃禮之當然也夫下供上
役固禮之常也然豈有作大事動大衆而不通衆志不
盡下情者哉

欽定四庫全書　詩解頤　卷二　三十二

六章

人臣之患莫大於自聖苟有自聖之心則謂天變為不
足畏謂人言為不足恤謂君子未必勝於己謂小人未
必害於事於是援富民以為黨殖厚利以自私上則不
忠於君下則不惠於友而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

雨無正一章

自其廣大而言謂之昊天自其仁覆閔下而言謂之旻
天天之廣大也而饑饉以斬伐則是不大其慮也天之
仁覆閔下也而有罪無罪俱陷死之則是不溥其仁也
此章姑怨天之辭以發閔

二章

周宗既滅言君有敗亡之兆也正大夫離居言臣有離
散之心也人臣之義有與君同休戚者有與國同休戚
者與君同休戚者君憂則與之同其憂與國同休戚者
國亡則與之同其亡今而曰正大夫離居則非特無與
國同休戚者亦無與君同休戚者矣然衆人皆去而已
獨居則衆人皆逸而已獨勞雖有黽勉從事之勤孰得
而知之哉三事大夫有官守者也而莫肯夙夜邦君諸
侯有民社者也而莫肯朝夕則雖未至於離居而已莫
有任其責者矣上章言饑饉天之變也此章言離居人
之離也天之變既如彼人之離又如此則敗亡之兆即

此而可見矣庶幾王改而為善乃覆出而為惡則天意豈可得而回人心豈可得而輓哉

三章

法度之言人君所恃以為國者也法度之言而不聽則猶射者之不求中夫的之行者之不求至夫家亦將何所底至哉敬者古聖賢相傳之心法即所謂法度之言也能敬其身則能敬於友能敬於友則能畏於天而天變人離之禍庶幾其少息矣

四章

兵已成矣而為惡不退則人離而寇亂將益進矣饑已成矣而遷善不遂則天怒而饑饉將益甚矣豈御者王之近臣任涵養薰陶之責者也故憂之而慘慘日瘁然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則即上章正大夫之離居邦君大夫之莫肯夙夜朝夕者也聽言則荅謂告君不盡其誠也譖言則退謂引身遠避其禍也斯人也愛君不如愛身之厚憂國不如憂家之深其自為計則得矣而以君臣之大義責之能無愧乎

六章

君子之仕將以行其道也若其甚急且危則其身之不能保其志豈得而遂哉是故將欲直道以事君則君既以為怒將欲枉道以從人則友復以為責此仕於亂世者所以進退皆病無所適而可也

小旻首章

數于下土言天之暴虐其禍為甚徧也何日斯沮言人之邪僻其勢為未止也謀臧不從所謂惡人之所好也不臧覆用所謂好人之所惡也此之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

二章

謀之其臧則具是違即所謂謀臧不從也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即所謂不臧覆用也但上章指王而言此章指小人而言夫小人之事君喜則諂諛以相和怒則訾訾以相詆此其喜怒之不常也善者違之而不用惡者用

之而不舍此其去取之不當也謀猶如此亦何能有所定乎

三章

卜筮將以求之神則厭而不吾告詢訪將以謀之人而人則泛而不吾決蓋惟堂上之人方可以辨堂下之曲直今發言盈庭則是雜於堂下衆人之中果孰能任其責而決之乎譬之適國者必駕輕車就熟路而後可以言至若不行不遵而坐以謀之則言之雖善亦何能有所得哉

五章

恭從明聰睿五事之德也肅乂括謀聖五德之用也恭則無不敬故肅謂其能嚴整也從則無不順故乂謂其有條理也明則無不見故哲謂其能察於事也聰則無不聞故謀謂其能度於義也睿則通乎微故聖謂能無不通也有是五者則以之修身而身修以之治國而國治然王不能用則雖有是善且不能以自存將如泉流之不反而淪陷以至於敗也

小宛首章

鳩之飛非可以戾天也而猶有時乎戾天人之貴本可以為善也而豈能不念昔之先人乎鳩之翰飛戾天勉而為高也我之有懷二人勉而為孝也勉而為孝則無所往而不善庶可以免於禍矣此兄弟相戒之意也

二章

齊則整肅聖則通明整肅者必不以酒而喪儀通明者必不以酒而敗德此所以能溫恭自持以勝也彼昏不知者反是吾兄弟安可以不敬乎敬則天命為可保不敬則天命為難恃其戒深遠矣

三章

中原有菽而庶民采之斯庶民之有矣螟蛉有子而蜾蠃負之斯蜾蠃之似矣吾兄弟其可不思所以善其身以繼吾親也教其子所以繼吾身也物之在外也猶可采而有之況性善本吾

心之所有乎物之不似也猶可負而化之況子之性亦吾之性乃其本似者乎為此詩者其於保身與教子可謂兩得矣

四章

脊令之且飛且鳴其勢之不能以已也我兄弟之日遘月征亦其情之不能以已也夙興夜寐各務努力以求無忝於先人可也天之密運聖人之不已君子之自強皆此意也而此詩及之其亦有得於聖賢之學也歟

小弁首章

民莫不穀謂其皆有父母之親兄弟之懿也我獨于罹謂得罪於父子兄弟之間皆不能以保其樂也子以父為天父之不吾愛即天之不吾與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而不見愛於父也心之憂矣云何如之何此詩本叙其哀痛迫切之情故以憂之一字為一篇之綱領下章凡七言之

二章

此章憂之一字凡三言之慇懃如擣憂之而至於痛也維憂用老憂之而至於衰也疢如疾首憂之而至於病也

三章

父猶天也母猶地也何所瞻而非父乎尊之至也何所依而非母乎親之至也毛者膚體之餘自其外者言之也裏者心腹之間自其内者言之也生之膝下一體而分而父母之不我愛也豈我外焉不連屬於父母之毛内焉不附麗於父母之裏乎無所歸咎則歸之於天曰豈我生時不善哉而何為使我至此極也

四章五章

譬彼舟流不知所届言其泛然而無所止也譬彼壞木疾用無枝言其孑然而無所附也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已之不遑安也心之憂矣寧莫之知歎人之莫吾恤也

六章

物之與我同生而異類者也而兔之走尚有哀而先脫之者人之與我同類而相疎者也而人之死尚有哀而掩藏之者蓋皆不忍之所發也若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宜無所不用其愛也而信讒棄逐曾投兔死人之不如則王之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心憂則哀痛之發乎中涕隕則哀痛之形於外也

七章

讒者之言未必遽可信骨肉之親未必遽可棄使王而

加惠愛焉則猶有惻隱之心也使王舒徐究察之焉則猶有是非之心也今於我則不加愛是無復惻隱之萌矣又信之而不加察是無復是非之辨矣無惻隱之心不仁也無是非之心不知也惟其不知也故人之有罪者則舍之而不問惟其不仁也故我之無罪者則加之而不恤則其窮困亡聊亦甚矣

總論

小弁之詩處父子之變白華之詩處夫婦之變聖人備

錄於經所以著周室禍敗之由又以見天理民彝之不容泯也然嘗考之小弁之詩其前六章皆與白華之詩其八章皆比小弁之辭婉而切猶有望之之意處父子之間則然也白華之詩簡而莊不無責之之意處夫婦之間則然也小弁之詩其哀痛迫切之意具於首章其下不過自此而推之耳舜之怨怨已之不得乎親小弁之怨怨親之不容乎已雖所怨不同然以孟子之言推之親之過大而不怨則是愈然無情也愈然無情者視其親猶路人也其為罪不愈大乎宜曲中人之資聖人亦姑取其一節之可觀耳固不敢以大舜之事望之也

巧言二章

涵者受之而不察信者聽之而不疑受之而不察此亂之所由以生聽之而不疑此亂之所由以成也怒讒則亂斯沮而怒讒固非優柔不斷者之所能也用賢則亂斯已而用賢固非昏昧不明者之所克也

三章

屢盟將以要言於神實弗福則亂安得而不長乎
信盜將以肆虐於民而民用胥怨則亂安得而不暴乎
味之甘者雖可食而或積毒以喪身言之甘者雖可悅
而或致亂以喪國苟味其言之甘而忘其毒之慘則亂
安得而不進乎且彼讒人亦何能為哉其職之不共其
責之不任亦徒以為王之病而已可不戒哉

四章

寢廟之奕奕者惟君子為能作之以其法之定也大猷
之秩秩者惟聖人為能莫之以其德之盛也以興他人
之有心亦惟我為能度之以其鑒之明也狡兔之走疾
矣而遇犬則其迹無所逃讒人之言巧矣而遇明哲則
其情無所遁亦何益之有哉

五章

詳審而不暴質實而無偽此君子之所謂碩言也其出
於口宜矣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小人之所謂巧
言也而豈可出於口哉自君子觀之不勝其可恥而小
人之處此則顏厚而不以為愧也亦何望其能擴充羞
惡之心而為不可勝用之義哉

六章

言此讒人所居之卑所稟之微惡疾之多而徒衆之寡
非特以賤惡其人亦以見其本易驅除特王不悟而不
能去之耳是可歎也

何人斯五章六章

壹者之來云何其盱望之切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悅
之深也未見而望之切既見而悅之深我之所以待彼
者其故舊之情自若也而彼之所以待我者乃獨異於
平時何也反覆委曲言之而讒者之情愈無所遁矣

七章

伯仲以喻其心之親壎篪以喻其聲之和如貫以喻其
事之聯如是而猶曰不我知也則出此三物以詛之可
也

卷伯一章二章

蓼斐以成貝錦喻讒人者能因細小而飾成大罪也哆侈以成南箕喻讒人者能因疑似而構成實罪也始則以小而成大終則以虛而為實此讒人者所以能傾人之家國也

三章

緝緝者如麻之績繼續而不已也翩翩者如鳥之飛往來而自得也諧之初行既以不信而加諸人言之不慎亦闕以不信而責於汝成之也

四章

捷捷而儇利則非若訥者之遲鈍矣幡幡而反復則非若木者之質樸矣好諧之初固為汝之受好諧不已又將於汝乎遷亦戒之之辭也

六章

投畀豺虎欲其食之也而豺虎不食則物之所不取也投畀有北欲其受之也而有北不受則地之所不載也

惡哉其必有

以制之矣

蓼莪首章

此詩諸儒皆以為興至集傳正以為比而其義始明凱風之子以棘自比棘固木之賤者也蓼莪以已非美材故念母氏養我比蒿固草之賤者也凱風以已非美材而之劬勞則自責以期親之悔悟也蓼莪以已非美材而念父母生我之劬勞則父母已沒矣不過重自哀傷而已

末章

民莫不穀我獨何害者言民莫不有父母而我獨遭此閔凶也民莫不穀我獨不卒者言民莫不有父母而我獨不得終養也夫孝子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形於歎詠者如陟岵鴇羽皆是也而蓼莪之詩獨使人誦之者流涕嗚咽而不能止何也曰陟岵鴇羽思念於父母尚存之日蓼莪之詩感傷於父母既沒之後父母尚存則雖曠廢於今日而猶幸來日之可繼也雖潤略於此

時而猶幸他時之可補也則是猶有望焉若父母之既沒則魂不可以復返神不能以永存容貌之不可以復見音響之不可以復聞雖有甘旨無所奉之也雖有輕暖無所衣之也念生育之艱思顧復之勤罔極之恩既不可得而報則無涯之悲亦孰得而止之哉此蓼莪之所以作也噫彼父母俱存者猶未知是詩之悲也若父母既沒誦是詩而不三復流涕者是亦非人子也

大東三章

薪所以供爨必收蓄之而後可用若浸之於寒洌之泉則濕腐而不可爨矣民所以為國必撫字之而後可用若困之以暴虐之政則窮悴而不能勝矣吾所以契契憂苦寤寐而不忘永歎者正以哀我東國勞苦之人也然則如之何薪之既穫則必載而蓄之然後可爨也民之既勞則必其休而息之然後可用也

四章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則雖以公子之貴而奔走往來其賤者可知也西人之子而粲衣服熊羆是裘則貧窶者且轉而富矣復百僚之是試則畢賤者且轉而貴矣別舟人私人言之者舉畢賤以見其餘也

五章

酒之厚也而不以為漿佩之鞙也而不以為長其出之也甚艱其視之也甚賤蓋羣小得志其意氣驕溢類如此然則貧富勞逸之不均吾將曷惙哉亦惟惙之於天而已漢之有光其亦能監視我也邪織女之七襄其亦能成文章以報我也邪其辭之婉而不迫如此詩人之忠厚亦可見矣

四月總論

此詩或以為行役或以為憂亂以詩考之由夏而秋由秋而冬則見其經歷之久由西周而南國由豐鎬而江漢則見其跋涉之遠此行役之證也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則無所歸咎之辭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則無所逃避之辭此憂亂之證也專以為行役則先祖匪人之怨其

辭過於深專以為憂亂則滔滔江漢之詠其辭過於遠然則是詩也蓋大夫行役而憂時之亂懼及其禍之辭也

北山總論

大東言賦斂之不均北山言役使之不均賦斂之不均則諸侯怨役使之不均則臣子怨夫臣之於君不擇事而安之所以為忠也而不免於怨何也蓋怨生於彼此之相形者也吾方盡瘁而彼則居息之燕燕吾方劬勞而彼則飲酒以湛樂此勞與逸之相形也彼且息偃在牀而吾則征行之不已彼且棲遲偃仰而吾則鞅掌於王事彼且出入風議而吾則靡事之不為此親與疎之相形也均之為臣子也彼以其逸我以其勞彼若是其相親我若是其相遠吾亦均平其心而無使其彼此之相形乎

楚茨首章

此章言由古人有墾闢之勞是以今日有收成之富由倉廩有牧成之富是以宗廟有享祀之豐是以吾君獲福禄之大蓋力於農事所以致其勤也以奉宗廟所以致其孝也惟勤故致力於民者盡惟孝故致力於神者詳此古之賢公卿所以為不可及也

二章 此章舉括輔氏語

濟濟蹌蹌謂凡與祭之人皆有容儀也絜爾牛羊未祭則在滌而芻之方祭則毛以告純血以告殺之類皆是也自黍稷成而為酒醴至其為祭乃烝嘗之時矣先烝而後嘗先其盛者且赴韻也或有解剥其皮者或有烹而熟之者或有肆而陳之者或有將而進之者各有其人即此濟濟蹌蹌之衆也祊廟門內也凡祭禰皆則求諸陰焫蕭則求諸陽索祭祝於祊則求諸陰陽之間蓋

魂無不之神無不在求之備如此祀事之所以明也先祖是皇若有以見其大且有以見其尊神保是享既享其誠意又享其飲食即神具醉止之意也此孝孫之所以有慶也

三章

執爨踖踖對君婦莫莫言之踖踖敬也賤者能敬則貴者可知矣莫莫亦敬也在內者能敬在外者又可知矣為俎孔碩對為豆孔庶言之俎所以載牲體主於肥腯故曰碩豆所以盛內羞庶羞主於多品故曰庶或燔或炙對為賓為客言之主之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則燔炙即此從獻之物而賓客即此從獻之人也其曰為賓為客謂筵而戒之使助祭者而非泛然賓客之謂也獻尸既畢而後有獻有酢有酬有旅則少長相勸交錯以徧而禮將終矣而禮儀則無一之不合於度笑語則無一之不得其宜言自始至終皆盡善也於是神保來格而報之以介福言其福之盛大也酢之以萬壽言其福之悠久也

五章

祀事既畢禮儀備矣鐘鼓既戒為尸出當奏肆夏預設以待之也孝孫往堂下西面之位工祝以利養成畢告之所祭羣廟非止一神而皆醉矣皇尸則起而歸矣於是鳴鐘鼓以送尸謂奏肆夏也先已戒之至此乃奏之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謖送尸而神歸諸宰徹去諸饌君婦徹去豆籩皆敏疾而不遲不以禮終而闕也祭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以尊賓客以致其敬親骨肉以致其愛也

信南山首章

此詩首章言地利之盡也此南山之下有神禹以甸治之於前若彼其可信也有曾孫以耕治之於後又若此其墾闢也於是而疆之理之使之為溝為洫為澮為川則則所以順地勢之所宜也使之為畛為畝為畦為畤為丘為甸則所以順水勢之所宜也

二章

二章言天時之和也雪為豐年之兆冬將雪則雲一色雪乃霏霏而下至春又益之以霢霂之小雨既優而多既渥而沃既霑而潤既足而豐故能生我百穀也

三章

三章言人事之善也田以井制其疆場翼翼然整齊其黍稷或莘或芸然茂盛皆曾孫之穡也於以為酒則三酒五齊之無不備於以為食則潔粢豐盛之無不宜於以畀福使之壽考萬年也

四章

四章言民心之悅豫也農民於田中作廬以便田事於畔上種瓜瓜熟獻之於君俾剥而削治之菹而淹漬之以祭祀而獻皇祖令君得壽考之福也

甫田首章

歲取十千言其賦斂之常也食我農人言其周給之仁也今遒南畝言其巡省之勤也烝我髦士言其勸相之備也

二章

上五句言報成之祭下五句言祈年之祭齊明犧羊禮之盛也禮以備物故於報成之祭言之琴瑟擊鼓樂之盛也樂以達和故於祈年之祭言之上言方社而不及田祖因方社以見田祖也下言田祖而不及方社舉田祖以見方社也上言農夫之慶歸其功於民也下言穀我士女溥其惠於下也

三章

曾孫之來以省耕為職者也田畯之至以勸農為職者也以其婦子饁彼南畝言其力之齊也攘其左右嘗其旨否言其情之親也禾易長畝終善且有言其效之著也於田畯曰喜於曾孫曰不怒互文以見意也田畯見之而喜曾孫見之而不怒則農夫益以敏於其事矣謂不待督趣而自勸也

大田首章

大田多稼總言其事以發端也既種既戒善其備於往歲也既備乃事致其力於今歲也以我覃耜利其器也俶載南畝耕之勤也播厥百穀種之時也既庭且碩生之盛也凡此皆以順曾孫之所欲也此言其處己之勤而事上之忠也

二章

既庭且碩言其初長時也既方既皁言其初實時也既堅且好言其將熟時也不稂不莠去其害苗之草也去螟螣蟊賊去其害苗之蟲也禾之穉者尤當有以愛護之無害我田穉盡其力於己也秉畀炎火求其助於神也

三章

上章言苗已盛矣害已除矣人力至而神惠貽矣所少者雨露之澤耳有渰萋萋雲之盛也興雨祈祈雨之徐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後私也穉也穧也秉也穗

也本無異義詩人特致意於彼此二字以深見其豐成有餘而不盡取若曰彼處之田若是其遺棄此處之田亦若是其遺棄田雖不同而其禾之富有則一也彼人之心若是其忠厚此人之心亦若是其忠厚人雖不同而其心之惻怛則一也先公後私尊君之義也以羨補不足及衆之仁也蓋仁義之道上之人既以是而為教下之人復習是以成俗此周之盛時所以為不可及也

瞻彼洛矣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言其形勢之壯盛也君子至止福禄如茨言其福祥之厚集也棘翰有翥以作六師言其人心之翕聚也形勢之壯盛得乎地也福祥之厚集得乎天也人心之翕聚得乎人也此周之王業所以有泰山之安磐石之固也周人尚文其獎也必起於弱故周公戒成王曰詰爾戎兵畢公戒康王曰張皇六師皆欲其振厲奮發以聳萬民之觀瞻一四方之趨向也此詩云天子至洛水之上親御戎服以起六師則必於此乎

朝會於此乎田獵修戎備於閑暇之時講武事於燕安之日據地利以合人心遵國典以承天意使斯民睹車馬之盛而知國勢之尊安見旂常之美而知王靈之赫奕是固福禄之所由聚邦家之所由安也夷厲而下王室偷安人心渙散朝事之不修武事之不講姬轍既東而天下無復中興之望矣顧洛水之泱泱寧不重為之有感乎

棠棠者華

此詩朱子以為咨瞻彼洛矣則是天子會諸侯於東都講武既畢而燕飲之詩也夫尊為國君固非他人之所能左右也左之左之而無不宜是其才之全也右之右之而無不有是其德之備也宜者宜於外觀於朝廷而見其禮文之無不周觀於田獵而見其射御之無不善則信乎其才之全矣有者有於內即夫多儀之享而知其事上之敬即夫趨事之敏而知其有事上之忠則信乎其德之備矣惟其有之於內是以似之於外蓋容貌詞氣乃德之符其外之無可選擇如此則其中之所存可知有於中者所以為外之本宜於外者乃其中之似也

頍弁

推親親之恩由兄弟以及甥舅亦其親疎之殺也前二章言萬難施于木上以比纏緜依附之意末一章以雪之先集維霰以比老至而將死之驗方其纏緜固欲相依以永久也既而自知老之將至則亦豈能以久哉惟當樂飲以盡今夕之驩耳蓋君子之於兄弟親戚其相與之情無窮而相見之日有限以無窮之情乘有限之日則其飲食聚會亦真情之所不能已也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此與唐風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辭指略同而意則異彼欲及時以自娛樂此欲及時以相親愛也

車舝首章

首章言思孌季女則男至女家而親迎也曰德音來括則女至男家而成室也曰式燕且喜則既至而燕飲以

相喜樂也正小雅有鹿鳴以燕羣臣有常棣以燕兄弟有伐木以燕朋友而獨於夫婦缺焉則此詩雖燕樂新昏之詩其亦昏禮上下通用之樂也歟

末章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於六義屬興而斷章取義則於行道進德之喻尤為切至蓋知高山之可仰則知聖德之可慕矣知景行之可行則知大道之可由矣由聖人之道以求至聖人之所止則所謂至善不外是矣然則仁之不如堯也學之不如舜也學之不如孔子也猶之陟高山而不至其巔行大道而不達乎國都也是即所謂半塗而廢也豈不惜哉

賓之初筵

因射而飲有飲在射先因祭而飲者飲在祭後飲在射先者方有事於射其容體欲比於禮其節奏欲比於樂固不暇以醉也飲在祭後者禮行既久其筋力已竭其志氣少舒若可以醉矣而獻酬交錯之際禮儀欲無一之不合於度笑語欲無一之不得其宜則亦豈暇於醉

哉噫禮莫大於射而因射而飲者其禮儀之備如此尤莫重於祭而因祭而飲者其禮樂之盛又如此則不惟不暇醉亦不敢醉矣此古人之飲所以無過舉歟

三章至末章

反反而謹重抑抑而慎密此溫恭之所為也幡幡而輕數恍恍而媟嫚則必至於屢舞且不免於號呶矣號呶者口之不謹也屢舞者手足之妄動也惟其手足之妄動故始焉傞傞而軒舉中焉儦儦而傾倒終焉僊僊而不止是自伐其德也惟口之不謹則不當言而言不當語而語雖正之以監史罰之以童羖亦且奈之何哉

采菽首章

予之以車馬所以為之乘予之以袞黼所以為之衣其禮亦已厚矣而猶以為薄者蓋以車馬衣服之賜自先王以來所以懷諸侯者如此吾遵而行之非能有加於常禮之外也則其歉然不自足之意可見矣

二章

諸侯之來朝有旂焉所以昭其明也有和鸞焉所以昭其聲也有車馬焉所以昭其物也故觀其旂之淠淠而有以知其德之著聽其鸞聲之噦噦而有以知其德之稱然則雖不言德而其德之令亦可想矣此所以為天子之所予也歟

三章

禮以齊遬為敬彼交匪敖則萬福之所求彼交匪舒則天子之所予即福禄之所申也

四章

柞則有枝枝則有葉以比枝枝以衛幹上下相承而根本堅固宜也天子必有諸侯諸侯必有左右諸侯以衛天子左右以衛諸侯上下相承而福禄厚集亦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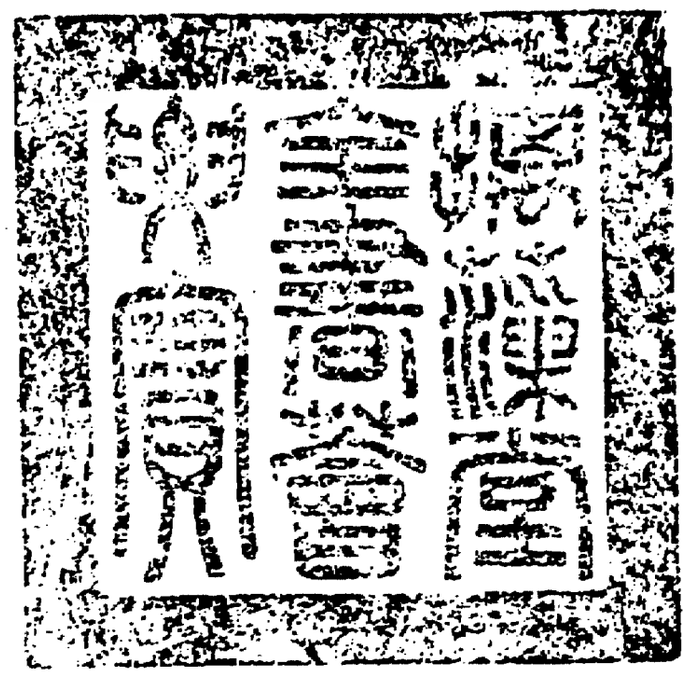
詩解頤卷二

謹按第二頁後八行其可使之一日而不在朝乎刊本之訛人今改

第十九頁前八行自其始之流散而言也刊本散訛連今改

第二十七頁前五行于何從禄刊本何從訛從何今改

第五十七頁前六行末一章以雪之先集維霰刊本末訛此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沈啟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解頤卷三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詩解頤卷三

明　朱善　撰

大雅三

文王首章

此章之意約言之而四句已足惟周公告戒其君言有盡而意無窮故反覆申之其德之顯即於昭之謂也其命之時即維新之謂也其陟降在帝左右即文王在上之謂也然於昭以言其神而不顯又言其德何也蓋周家天命之新固本於文王之德尤本於文王之神其德之顯自其在人者言之也其神之昭自其在天者言之也光於四方顯於西土此其德之在於人者然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此其神之在天者然也文王生而其德昭著既足以膺天命之眷顧沒而其神之昭明尤足以基天命於悠久方其以德而受命文王與天猶二也及其昭明而在天則文王與天一矣惟其神之昭於天

也故周之為國雖舊而周之受命則新斯命也非文王一人之命乃周家一代之命也其神之在天相與為無窮則其命之在後嗣亦相與為無窮文王之神即天之神也上帝之命即文王之命也上帝之陟降無一時而不監於人文王之陟降無一時而不同於帝則為後王者豈可謂天之高高在上而不吾察文王之神杳冥恍惚而不吾知哉此章雖不言畏敬而不可不敬畏之意隱然已見於言外矣

二章

亹亹猶勉勉自聖人言之則純亦不已之謂也惟其德之不已故其令聞亦不已惟其令聞之不已故天命之亦不已由其身以及其子以及其孫而又及於無窮使其本宗百世而為天子支庶百世而為諸侯則可謂盛矣而又以為有是君不可無是臣也故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其傳世亦無不顯者焉此詩言不顯者三有周不顯自聖人言之也不顯亦世與世之不顯自臣子言之也上章以德言此章以世言惟其德之顯是以其傳世亦顯也上章言文王之德之神此章以下專言德者周公告戒成王固欲其法先王之顯德保上天之顯命非但欲其求之窈冥恍惚而已也

三章

翼翼者勉敬之謂勉即文王之亹亹也敬即文王之緝熙敬止也文王之德莫盛於此故文王之臣子亦無不取法於此而有是勉敬焉勉則能自強而不息敬則能主一而無二以之為已而身以修以之事君而國以治其謀猶如此宜其傳世之無不顯矣故又歎美之曰美哉此衆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也以多士而生王國謂非天命之保佑不可以王國而克生此多士謂非聖化之造就不可由天命之保佑而多士以生由聖化之造就而王國克生則信乎足以為周之楨幹矣牆非幹無以立國非人無以立此濟濟然之多士乃文王之所賴以安也

四章

穆穆者深遠之容著於外敬者戒懼之意存於中外深遠而内戒懼則表裏之如一既緝續而又熙明則始終之無間此文王之敬所以與天合德也文王之受天命以其敬也商紂之失天命以其不敬也文王惟不已其敬是以大命集焉商紂惟不已其惡是以大命去焉天命之去就既殊則天位之隆替亦異而商之孫子遂臣服於周矣雖有子孫千億之衆其若天命何哉

五章

膚敏以言其才之美裸將以言其職之共黼哻以言其服之常以商之士而服商之服若不改昔日之舊也然以其膚敏之才而奔走於周王之廟則今日之命非復昔日之命矣於是呼王之蓋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使爾而不念厥祖則將墜厥緒而爾之臣子又將服周之服而助祭於他人矣蓋者忠愛之篤是以欲其監戒之深也

六章

此章言法先王而修德配命則福自我求若此其易也不法先王而修德配命則失衆失國又若彼其難也為後王者可不以文王為法而以商為監哉

七章

過爾躬者商後王之所以自絶於天也宣昭義問者商先王之所以克配上帝也二者不可不折之於天然上天之事無聲臭之可聞孰得而測之哉惟取法於文王則法其緝熙之敬而上有以得天心法其亹亹之誠而下有以得人心萬邦且作而信之矣我將之頌曰畏天之威畏天即所以畏文王也又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法文王即所以法天也天與文王一也

大明首章

天果不可信乎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未嘗不可信也天果可信乎夏有昏德而商受之商有昏德而周受之其去就無常又未嘗必可信也惟

天之不可信此為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為殷之正適而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者蓋天命未絕則為天子天命既絕則為獨夫故也

二章

由父母家言之則曰来嫁由夫家言之則曰嬪于京維德之行者王季以明德而治乎外大任以淑德而治乎內乾健而坤順陽唱而陰和其志意無不同也有王季以為之父有大任以為之母此文王之所以為之父有大任以為之母此武王之所以聖也有文王以為之父有大姒以為之母此武王之所以聖也

三章

聖人之德敬為大泛言之而為德切言之而為敬敬者德之輿也無敬則德不行聖人之敬上與天心合下與人心合故以之事天非有心以求福也而自足以来多福以之治人非有心於求媚也而自足以受方國其德之不回即其心之敬者為之也使此心之敬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則不可謂之不回矣

四章

天命必有所厭也而後有所集以六百年之商將欲革其命而新之非監視之久而眷顧之深夫固不輕集也天命既集於文王則文王之配豈人力之所能為哉洽水之陽渭水之涘有聖女焉天實擬之以為聖人之配也而天命之集於周益可信矣

五章

俔天之妹言其猶天之女也納幣為昏禮之始親迎為昏禮之成文定厥祥敬其始也親迎于渭敬其終也造舟為梁重其事也不顯其光賛美之詞也

六章

有大任以為之母有大姒以為之婦故謂之纘言女德之有繼也既生文王於前又生武王於後故謂之篤言天命之匪懈也其伐商也上以順乎天下以應乎人故謂之燮言其無慚德也

七章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言處天下之大變當天下之大任當一以天命行之不可置毫髮私意於其間彼以人之衆寡事之成敗存於念慮者皆所謂私意也武王無是之所不容拒而非武王之得已云爾

卒章

此章述牧野之事然言其檀車之煌煌而已不及乎矛戟之利則是無待於擊刺也言其駟騵之彭彭而已不及乎弓矢之良則是無待於貫革也言尚父之鷹揚而已也馬用戰皆此意也會朝清明以然者殷周之不敵久矣孔子曰仁不可為衆孟子曰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不及乎徒御之衆則是無待於選鋒陷陣之勇也所謂一戎衣而天下定也

縣首章

案朱氏曰厥初生民自后稷始入此室處在邠公時已然此云爾者生民之詩是推始祖所自出縣詩首章是見民人所自來姜嫄生后稷建邦分土之由也稷封於有邰而不密竄去有邰廢而周無民矣漆沮之幽又周之民人始生之地也夾皇邨過雖為已有宮室但穴處乃幽地所不能無謂之未有室家何怪哉況詩意主本大王肇基王迹文王克成厥勳以二王始終之者見在幽而小遷岐而大矣

三章

內則言婦養舅姑公食禮言君侍於臣皆以堇則堇乃芙菜也七月言食農夫以荼則荼乃苦菜也周原之所膴膴然肥美所生堇荼皆甘如飴則苦者亦甘矣於是大王始以為可遷謂謀及乃心也又謀之於衆謂謀及卿士庶人也又契龜而卜之謂謀及卜筮也龜兆告吉乃告其民曰可以止於是而築室矣則大王之遷豈偶然而已哉

五章

量地制邑度地居民司空之職也故先召之致衆庶令

徒役司徒之職也故次召之定其位處揆其基地使不失其繩直此司空立室家之事也既正則束版以築築訖復升下而上以相承載此司徒命徒役之事也

六章

上章言作宗廟此章言治宮室也築牆之時取土而實之於器者其衆則陾陾然牆上之人受而投之於版者其聲則冡冡然既投之則從而築之其聲登登而相應也牆成而重復削治之其聲則馮馮然堅也五版為堵百堵同時而並興言民皆樂事勸功競欲致力其間雖鼛鼓不能勝而止之見大王之得人心也

七章

皐門曰有伉自外觀之而見其高也應門曰將將自內觀之而見其嚴正也冢土曰戎醜攸行固將於此乎起大事動大衆非苟安於畔近而已也

八章

太王之去邠避獯狁之難也及其至岐則又有昆夷之

慍焉昆夷之慍患之自外至者也內治之修政之由中出者也自外至者聖賢必由內出者聖賢必加勉焉蓋君子創業垂統為其可繼者而已若夫成功則固有天命存焉然積累之既久培植之既厚至於木拔道通則屈不終屈而必於伸晦不終晦而必於顯昆夷之寘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九章

虞芮之質成是訟獄者不之商而之文王也歸者四十餘國是朝覲者不之商而之文王之德其孚於人也久矣至是而始動其興起之勢者譬之弩機之既張是惟無發發則沛然而不可禦矣詩人推本言之以為是雖文王之德之盛而亦由此四臣之助而然蓋舜之德雖非五臣之所能及而非五臣則亦無以佐其治也文王之德雖非四臣之所能及而非四臣則亦無以宣其化也書亦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於國人知此則知文王得人之盛而人才之為聖化之助

亦大矣或者乃謂文王之化非四臣之所能為豈不異哉

棫樸首章

芃芃棫樸則薪之槱之矣薪以燎之所以致其用於今日槱以積之所以儲其用於後日也濟濟辟王則左右趣之矣左右使令之人固無不於此乎趣向也之人又無不於此乎趣向也

三章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上章言人心之趣向見於祭祀之時此章言人心之趣向見於征伐之日也

四章

倬彼雲漢則為章於天矣言天道之大而有以成其文也周王壽考而豈不作人乎言聖壽之久而有以成其化也

五章

追者所以美乎金之文也琢者所以美乎玉之文也既追之而又琢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者所以全其可追之質也玉者所以全其可琢之質也既金之而又玉之則所以美其質者至矣勉勉者誠之存乎中也綱紀者治之著於外也既勉矣而又勉焉則所以綱紀乎四方者至矣

旱麓二章

玉瓚之瑟然則必有黃流以注之器之美者味亦美也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祿以下之德之盛者福亦盛也

三章

鳶飛而戾天魚躍而于淵物之囿於氣者有自然之機也豈弟君子而何不作人乎人之囿於德者有自然之化也

五章

瑟彼柞棫不期於民之燎也而民自不能以不燎言物之盛者必為人所用也豈弟君子不期於神之勞也而神自不能以不勞言德之盛者必為神所福也

棫樸旱麓總論

棫樸旱麓咏文王之德必曰豈弟何也蓋豈馬而樂弟馬而易此見文王之德同一泰和元氣之流行而於其燕居之時有春生而無秋殺有陽舒而無陰慘此所以能作興天下之材綱紀天下之治不惟有以斂是福於一身尤必有以敷是福於庶民也論語記夫子燕居之容曰申申夭夭申申者其容舒夭夭者其色愉即豈樂弟易之謂也知文王則知夫子矣知夫子則知文王矣噫此文王夫子所以為安而行之之聖而非賢者之所可企及歟

思齊首章

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謂文王生於大任而大任有莊敬之德則文王之聖敬其氣稟有自來矣大任上能致孝於姑媚周姜以盡婦道下能示法於婦而大姒又繼其美德之音是大姒之德亦大任之德也大任以敬德而生文王大姒以美德而百斯男則文王於此夫何憂哉

二章

先神而後人尊卑之序也先家而後國親疏之殺也誠以事神而神無不格誠以治人而人罔不孚此所謂接神人各以其道也

三章

雝雝者和之至也所以為治人之本也肅肅者敬之至也所以為事神之本也不顯自其在已者言之亦臨則其在已者而言也無射自其在人者言之亦保則指在於幽隱而心之戒懼則常若有臨之者人之於我雖無所厭射而心之操存

戎疾不殄難之自外至者聖賢有所不能必也烈假不瑕德之由中出者聖賢未嘗不自勉也不聞亦式其知生知不思而得故稽之往古而不謬也不諫亦入其行

安行不勉而中故質之當今而無疑也此所以為性與天合也

五章

成人之所以有德小子之所以有造以古人之無斁也古之人謂誰指文王而言也夫惟文王有不已之誠是以斯士皆有俊乂之美也

皇矣首章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言其威命之顯也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言其主宰之公也彼夏商之政既失其道天之絶之也久矣故求之四方之國其未得之也則於是而尋究之於是而謀度之其既得之也復於是而耆定之於是而增大之乃眷然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為居宅焉然則天豈私我有周哉其眷周也即所以求民之安定也

二章

上章此維與宅一此字指岐周而言此章八其字復指岐周而言此章承上章而言大王居之而民之歸者益衆於是競刊除之所作而拔之屏而去之者是其地之菑而翳者也所修而理之平而治之者是其地之濯而柳者也所啓而拓之辟而開之者是其地之楛也所攘而去之剔而剪之者是其地之檉而拓美材可以養贊非可刊除者也惟穿剔去其繁穴而已然則作屏修平啓辟皆所以刊除其木而攘之剔之又所以成長其木也大王之遷於岐非人力所能為也乃上帝遷此明德之君使之内治既修則遠夷自遁遠夷既遁則國勢益張而又以為有明德以治其外不可無賢妃以助其内也故又立之配焉凡此皆天之所以厚我有周也

三章

王業之成雖在於武王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於泰伯讓王季之日泰伯讓焉而無迹王季受之而無悃此王業之所由基也文王創造於前武王繼續於後

此王業之所由成也泰伯當立而不立文王可為而不為故皆謂之至德非王季之友無以成泰伯之志非武王之孝無以成文王之功武王之孝易知也王季之友難知也此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詩人所以再三歎咏於王季也

四章

帝度其心使之能權也夫惟能權故能受泰伯之讓而篤周家之慶也其德之清靜者體之所以立克明以下六者又其用之所由著克明者其德足以知人克類則明之察也克長者其德足以長人克君則長之大也克順者其德足以和民克比則順之至也此章專美王季之德故言之特詳至於文王則但言其德之靡悔而已然謂之靡悔則其德之純一無間亦可見矣惟其德之無間是以其福之無窮也

五章

人心必有所畔而後有所援必有所援而後有所畔心之慕乎外也斯二者皆溺於人欲之流者也文王無是二者蓋天實使之而非人力勉強之所能也故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焉密之敢拒大邦不知有事大之禮也侵阮徂共不知有恤小之義也此天理之所當怒而王法之所當誅也故赫怒整兵以遏其衆則其伐密也初非有所畔也其救阮也初非有所援也兵之所在陵曰我陵池曰我池初非利其土地人民而有所敬羨也此所以能厚周家之福而荅天下之心也

六章

依其在京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猶所謂居其所不動也夫聖人豈有利天下之心哉其侵自阮疆也亦因其可怒者而怒之耳然文王以聖人之德當方伯之任則諸侯之人民即吾之人民也諸侯之土地即吾之土地也兵之所至罪人斯得而孰敢陳兵於陵以拒我飲水於泉以抗我哉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以山言之則

在岐之陽以水言之則在渭之將此萬邦之所方向下民之所歸往也而其勢之盛已勃然不可禦矣

七章

不大聲以色言其德之不形也不長夏以革言其功之無迹也不識則不至於作其聰言一循乎天理之自然而與天同體也仇方其所讎者也兄弟其所友者也詢仇方而知崇之不可以不伐同兄弟而知兵之不可以不戒於是以伐崇墉焉蓋亦怒其所可怒而莫非順帝之則也

八章

閑閑然徐緩言設而不用也言然高大言縱而未攻也連連則相續而不絕也安安則詳審而不暴也是類是禡昭其罪於神也是致是附敷是德於人也此四方之所以莫敢侮也弗弗然強盛則非徐緩之比矣仡仡然堅壯則猶負固不服也於是伐以聲其罪肆以奮其力絕以殄其祀忽以滅其國則天誅不留而罪人斯得矣此四方之所以莫敢拂也

靈臺首章

望氛祲察災祥憂民之憂也時觀游節勞佚樂民之樂也臺而謂之靈神之也曷為乎神之以其不終日而成也不終日而成果文王之心乎非然也文王之心固戒以勿亟而斯民之心則自如子來也然則勿亟者聖人愛民之仁而子來者斯民事上之忠也

二章

臺下有囿則從而謂之靈囿囿中有沼則從而謂之靈沼王而時在靈囿也則見其鹿之攸伏言其性之適也見其鹿之濯濯言其體之充也見其鳥之翯翯言其色之潔也此飛走者樂其為飛走也王而時在靈沼也則既見其魚之牣而其魚之躍而其適可知也此鱗介者亦樂其鱗介也

總論

前二章言靈臺之游觀後二章言辟雍之教育游觀而

言其物之盛者以見涵育長養之有素也教育而言其樂之和者以見鼓舞作興之有術也然則臺池鳥獸之樂固與百姓共之而鐘鼓之樂又將與賢者共之也

下武首章

聖人興王之業非先后固無以基之於前而先后在天之神非聖人亦無以配之於下蓋一代興王之業必世德之相承有以基之於其始而後聖德之受命有以成之於其終也周之王業自文王而始著自武王而始成是文王武王實造周矣然推原其始則文王之前固有王季也王季之前又有太王也謂王業之所基不在於是而可乎夫惟太王王季文王既沒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是以武王繼之實能配彼在天之靈於鎬京 闕 武王之所成而可乎詩人於此原其始而 闕 於三后要其終而歸功於武王則夫任繼述之責者其必知所法矣

二章

此章二配字不同王配于京是以下而對乎上之辭永言配命是以人而合乎天之辭有以配對於下而已之德既與先王而為一有以配合乎天而已之理而為一此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為天下之法也然則王者之信豈可以他求哉亦在乎求世德配天命而已蓋世德皆實心之形著而天命即實理之流行既有以配對於先王復有以配合乎天命則王者之德著於下而天下之心應乎上上下交孚而其為信也成矣

三章

求世德配天命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其信之可法正以其孝之可法也長言孝思而不忘者一飲食之頃而如見於羹一坐作之頃而如見於牆一陟降之頃而如見於庭無一處之不然亦無一時之不然也若有時而忘之則是勉強矯偽之所為也而豈足為天下之法哉

五章

繩祖武者欲後人繼武王之迹也武王之道惟信與孝

而已然武王之信乃王者之大信固非暫焉作輟之所
能武王之孝乃天下之達孝尤非暫焉勉強之所能也
然則如之何曰法武王之信在乎天命之永配法武王
之孝在乎世德之是求如是而不受天之祐者未之有
也

文王有聲首章

文王惟有安天下之心故能成安天下之功惟其有安
天下之功故能有高天下之譽即其聲之大而知其功
之盛即其功之盛而知其心之勤此文王之所以為克
君也

二章

大命自文王而始集故武功自文王而始成伐崇所以
除天下之暴作豐所以立天下之本有以除天下之暴
則人心服有以立天下之本則人心歸此文王之所以
克君也

三章

通追來孝文王之孝也永言孝思武王之孝也文王之
孝有以追先人之志武王之孝有以成文王之功此周
之王業所以盛也

五章

豐水東注言其水勢之順也四方攸同言其人心之合
也即水勢之順而有以見神禹之功即人心之合而有
以見武王之德武王因人心之合而益有以盡其君道
之隆則不惟近無愧於文王而且遠無愧於神禹矣

六章

四方攸同皇王維辟見武王之盡君道也鎬京辟雍無
思不服見武王之盡師道也君以治之而四方無不於
此乎攸同師以教之而四方無不於此乎心服則其尚
德而不尚力於此亦可見矣

七章

武王之遷鎬非以狥一已之私也必考之於卜以定其
宅焉惟龜為能致其決惟武王為能成其事則武王之

遷固將上以承天意下以順民心前以承先王之志後以開無窮之基信乎其克君也哉

八章

豐水則有芑矣而武王豈無所事乎水之流不窮則其生物亦無窮也聖人之德無窮則其善後亦無窮也於孫謀曰詒則所以遺之者至矣翼子曰燕則所以安之者至矣彼苟一時之安而不為悠久之計者又惡足以語此哉

生民三章

牛羊之腓護之以其股也鳥之覆護之以其翼也人之會伐平林則又收而置之懷抱也人與我同類者也物與我異類者也而無不有愛護之意以見天之所生固非人之所能棄也實覃實訏言其形之大也厥聲載路言其聲之大也此穉之所以異於人也於是始收而養之則亦知其受命於天而不可以常兒待之矣

五章

后稷之穡其種雖降於天其相之實在於已苟不能致其人力之助則豐草之不芟嘉穀必不能與之而並生矣實方實苞自其漬種時言之也實種實褎自其始苗時言之也實發實秀自其始穉時言之也實堅實好自其始實時言之也實穎實粟自其實熟而收成時言之也自種而苗自苗而秀自秀而實無所往而不致其人力之助此穉之播種所以大有功於斯民而有卹之封所以享無窮之報也

六章

穉之降種其名不一而此獨以秬秠糜芑言者自其種之事而可以供祭祀者言之也秬秠糜芑可以供鬱鬯糜芑可以供粢盛故降之於民使得以徧種之種焉而成成焉而穫穫焉而任負以歸於是為黍酒以降神為粢盛以享神此自其始封時言之也

七章

所舂而揄者即此秬秠也所簸而蹂者即此糜芑也浸

於盆而漸之其聲叟叟然盛於飯而烝之其氣浮浮然將以釀鬱鬯之酒供簠簋之實備三酒五齊之獻也物既備矣於是而載謀則卜日擇士之無不善也於是而載惟則齊戒具修之無不至也取蕭祭脂宗廟之祭也取羝以軷行道之祭也諸侯之祭莫大於宗廟有朝聘之事則軷祭焉上自宗廟下至軷祭悉舉之矣或取肉傅火而燔之或取肉貫之加火而烈之四者皆祭祀之事凡此者皆所以興來歲而繼往歲也

欽定四庫全書

詩解頤 卷三 二十八

八章

上章言后稷之祀此章遂言今日尊祖配天之祭夫莫高於天莫尊於帝若不可得而感格也而香之始升上帝已安而饗之豈為其黍稷之馨得其時而已哉蓋自后稷之肇祀也載謀載惟之致其誠取蕭祭羝之致其謹載燔載烈之致其戒固未嘗有一毫之罪悔由后稷而公劉公劉之心無以異於后稷也由公劉而太王太王之心無以異於公劉也由太王而文武文武之心又無以異於太王也今至於後王之時矣而此心之敬畏猶前日也則上帝之饗之也豈徒以其物哉正以周人之用心同一敬以之相傳也

總論

首章述姜嫄禋祀之祥二章述后稷降生之易三章述其生而有見棄之事四章述其幼而有種植之志五章述其教稼穡而受封六章述其降嘉種而肇祀七章備言后稷祭祀之誠八章備言周人尊祖配天之義以終前章之意

欽定四庫全書

詩解頤 卷三 二十九

行葦

侍御之盛言其人之不乏也獻酬之盛言其禮之無闕也飲食之盛言其物之豐也歌樂之盛言其聲之和也前兩章未射而飲燕之始也故備言其禮樂之盛後二章既射而飲燕之終也故惟致其頌禱之誠言之固有序也

既醉二章

上章言介爾景福此章言介爾昭明則昭明者亦指福之高明光大而言耳不必以德言也

三章

昭明高朗言其福之光大令終言其福之悠久此詩之言昭明高朗猶天保之言單厚多益若以德言而實以福言也

總論

遵豆靜嘉孝誠之著於物也朋友攸攝孝誠之寓於人於內助也錫爾以祚所以厚其身也錫爾以胤所以昌厥後也釐爾女士則室家之深遠而嚴肅者非止於一世從以孫子則嗣子之孝誠而不竭者非止於一人也此皆述所告之詞也

假樂首章

嘉言其德之可嘉樂言其福之可樂顯明也令善也明則光輝而閟　善則純粹而無瑕此其德之所以為美也宜民宜庶民也宜人宜閟　也受祿受天百祿也此自其已然者言之也保如天保之保謂有以安之右如左右之右謂有以助之也命如命令之命謂有以付畀之也申重也既保之而又保之既右之而又右之既命之而又命之所謂申之也此自其無窮者言之也德之顯而且令所以為可嘉命之保右而申之所以為可樂

二章

王者之所干者祿也而可以得百福焉祿指其一端言之福指其全體言之也子孫千億言其多也穆穆皇皇以下言其賢也多而能賢所以能保天命於無窮也穆穆皇皇以德言也宜君宜王以位言也不愆不忘以其心言也率由舊章以其法言也必有穆穆皇皇之德而後可以宜君王之位必有不愆不忘之心而後可以遵先王之法

三章

穆穆皇皇總言其德之美也抑抑秩秩詳言其德之善

也不愆不忘言其心之敬有以修諸已也無怨無惡言其心之廣有以容乎人也率由舊章言其能循用先王之法率由羣匹言其能全用天下之賢也皆自王者之子孫言之也然前章干禄百福子孫千億則言王者之福本乎天而有以及後世所以為祝頌之辭也後章受福無疆四方之綱則言子孫之福本乎德而有以及天下又所以為稱願之辭也

末章

之綱之紀以事言也不解於位以心言也燕及朋友自羣臣言之也民之攸暨自庶民言之也人君能綱紀四方則既有以安其臣矣而臣子愛君之心又欲其不解而有以安乎民焉厚之至也不解于位即周公所其無逸之意此稱願其子孫之辭也

公劉首章

匪居匪康言其心之勤也迺場迺疆言其事之理也田畯者為思光顯其國家闕欲復乎后稷之業也於是以其弓矢斧鉞之備啓行而遷都於豳遷都必用武備者一以壯國容一以防外患也

三章

自下觀之則往彼衆水之所聚而又望彼溥廣之原自上觀之則升彼南山之岡眷而乃見高大之京丘是京也乃大衆所宜居者於是經畫以定之於此作民居以其所言於此議政事而語其所語無不於斯焉此章言處其處者於此作客舍以廬其旅者於此施教令而言營度邑居之事也

四章

于京斯依言其即京師闕安也蹌蹌濟濟言其會羣臣而有儀也俾筵則或肆之筵也俾几則或授之几也登則登斯筵羣臣之所同也依則依斯几耆老之所獨也執豕于牢非必牛羊之厚也酌之用匏非必金玉之

華也遷國之初崇簡儉也於是而食之將以勸之飽也於是而飲之將以侑之醉也於是而君以統之對羣臣而言也於是而宗以主之對衆賓而言也

五章

國之始遷莫先於奠民居其次莫如定軍賦正稅法既溥既長言其孳孳夷猶闢之廣而長也既景乃岡以下言其望景觀卜之詳而備也其軍三單言軍制雖不可以不定而非悉民以為兵也徹田為糧言田制雖不可以不定而非竭民以奉上也大王之自西徂東則自水之西而往乎東言其治之遍也公劉之度其夕陽則自山之東而至乎西言其居之大也皆以見民之歸者日以衆而田之闢者日以廣也

六章

于豳斯館為容舍以居也涉渭為亂為方舟以濟也取厲為斤斧之用不可以無砥也取鍛為宮室之 閟 不可以無鐵也止基言其居室之初定也迺理言其田疇之初治也迺慶言其居室之初定也迺理言其田疇之理之效也夾澗而居則或處其東或處其西也遡澗而居則前依乎水後依乎山也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即芮鞫而居之要其終之盛而言也

卷阿首章

有卷者阿則可以游歌之地也飄風自南則可以游歌之時也來游來歌君以和平之音唱也以矢其音臣以和平之音和也此所謂總序以發端也天下之可樂者莫如於泰和盛治之時而所可慮者亦莫如於泰和盛治之時曷為其可樂而又可慮也蓋泰和盛治之時以三光則得其明以四時則得其序以庶類則得其所萬國有咸寧之效而黎民有丕變之風是誠可樂也然治極而不戒則衰亦於此乎萌日中則必昃月盈則必虧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謂治可保其常不亂盛可保其常不衰乎此其所可慮也夫惟慮之於極盛之時此有虞之廷所以有舜與皋陶之賡歌有周之卷阿所以有

王與召公之矢其音也

二章

伴奐以游偃優游以休息則是當閒暇之時享和平之福此其已然者也又當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則所以保之於無窮也周之先公后稷教民稼穡而封於邰公劉自西戎而遷於豳古公自漆沮而遷於此皆能自小而大由微而著享壽考福祿之盛成王以持盈守成之主而欲似先公之善始善終則所以致此者必自有其道矣此所以廣王心而敬動之也

三章

王者之都雖止乎千里之遠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阪者大也言其無不包也章者明也言其無不治也厚者如地勢之重厚言其無不承載也郊焉而祭天社焉而祭地所以為天地之主也望焉而祭山川所以為山川之主也廟焉而祭人鬼所以為人鬼之主也

四章

受命之長以壽考言也弗祿之康以福祿言也上章欲其如先公之善始善終為百神之祭主此言純嘏爾常則欲其兼二者而常享之也

五章六章

王者在前則有馮在側則有翼所用以馮依者惟此孝德之人所用以輔翼者亦此孝德之人也以是人也而引導乎其前即有馮之謂也以是人也而輔相其左右即有翼之謂也能孝則慈祥有德則篤實與慈祥之人處則可以薰陶其德性善心生而外有以鎮其躁德性定而內有以消其邪有以鎮其躁而為顯印之尊嚴有以銷其邪而為圭璋之純潔純潔之至播而為令聞則其德音秩秩而有常矣尊嚴之至發而為令望則其威儀抑抑而慎密矣夫如是則君子之德信乎其豈弟矣四方為則謂天下以之為準則也四方為綱謂天下以之為綱領也既有以為天下之法又有以統天下之治此無他由有上章

之得賢是以有此章之咸德也

七章八章

此章通下章言之則為興就此章言之則為比如以為比則鳳皇者賢材之喻梧桐者賢君朝廷之喻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者朝廷之喻也鳳皇鳴矣于彼高岡猶賢者之在朝廷也梧桐之生朝陽猶賢君之馭明時也鳳皇非梧桐不棲猶賢者非遇明君則不仕也非朝陽不鳴猶賢者非遇明時則不出也惟其有菶菶萋萋之盛是以有雝雝喈喈之和則其一時感會之機蓋可想矣　又曰高岡非潛伏之地朝陽乃明盛之處賢者出潛離隱而逢明君致治之時也其相遇之盛既如此必君盡其禮猶梧桐之菶菶萋萋臣得展其所蘊猶鳳鳴之雝喈然其相與之盛當如此今而後賢者集於王朝矣禮意之當惠此中國以綏安乎四方可也小人為惡內則詭隨以悅其君外則寇虐以害乎民皆所謂無良也非詭隨無以媚上而為寇虐之本非寇虐無以威下而遂詭隨之志詭隨者柔惡之所為寇虐者剛惡之所發苟不禁而絕之則是不畏天之明命也而可乎能通則惠中國之謂柔遠即綏四方之謂遠者懷而安之通者順而習之即有以定王室矣

二章

無良者行之不謹也憯慘者言之不謹也憯不畏明言其不知天怒之可畏也無棄爾勞勉之以修其職業之詞也

三章

敬慎威儀欲其修身也以近有德欲其親賢也修身以為之本親賢以為之輔則必不至於縱詭隨而為寇虐矣

板首章

言民之勞苦甚矣庶幾其少安乎京師者諸夏之本惟

治者天道之常亂者天道之變今天反其常道是以使民至於盡病而任大臣之責者乃出言不求其是為謀不求其遠靡聖則無所師法也管管則無所依據也不實於亶則無所持守也是皆謀之未遠而然也故我用大諫於汝汝可以莫之察乎

二章

天之方難則宜兢兢焉馬恐懼而豈可欣欣以豫悅乎天之方蹶則宜業業焉馬戒謹而豈可沓沓以弛緩乎輯者和也言於天理無所逆也此民之所以洽也懌者悅也言於人情無所咈也此民之所以定也

三章

我之於爾其職分雖不同而其為王臣則一故就爾而謀之將以輸其忠也而爾乃囂囂而自得則是諱疾而忌醫也然我所言者乃今日之急務汝其可以為笑乎古人所以詢及芻蕘者誠以淺近之言至理存焉不可以其人之賤而忽之也況於察友之言其可忽而不聽乎

四章

老夫灌灌知天命之可畏而盡誠以相告也小子蹻蹻不知天命之可畏而大言以相欺也匪我言耄自老夫灌灌者言之也爾用憂謔自小子蹻蹻者言之也夫憂不可戲也苟以憂為謔則積之多將如火之燎於原而不可得而撲滅矣

五章

夸毗者言之無常也卒迷者行之不謹也載尸者善人之不用也厥屎者庶民之胥怨也此所以至於喪亂而卒無能順德我之師衆者也

六章

天之開民如壎篪之相和壎唱而篪和言必應也如璋圭之相合合二璋以成圭言必同也如往取物之必得一手携物之必從也携而必從非別立一道以增益之也因其所固有耳牖民之道其易如此上之化下其道

獨不然乎

七章

大德之人所以為君之藩籬也萬民之衆所以為君之垣牆也國之強大者所以為吾之屏蔽也族之強盛者所以為吾之楨榦也同姓之宗子又所以為吾之城也五者皆君之所恃以為安也而德其本焉人君能惟德之懷則得是五者之助而安矣不能惟德之懷則失是五者之助而不安矣不安則同姓先有離心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蔽皆壞而獨居獨居而禍亂之至斯無日矣豈不可畏之甚哉

八章

天之怒不可不敬也汝其敢戲豫乎天之變不可不敬也汝其敢馳驅乎昊天曰明及爾出王言一出入之際而天必與之俱也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一動息之頃而天必與之同也此所謂陟降厥士日監在茲也此君子之學所以必戒懼慎獨之為貴也

蕩首章

此章正意在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二句夫自其初而言之人性皆善厲王之性亦文武成康之性也而何不善之有及要其終而觀之則文武成康若彼其仁厚而厲王若彼其暴虐何也蓋文王性之者也武王身之者也成康困知勉行者也厲王自暴自棄者也惟其自暴自棄也故與之言仁義之言則拒之而不信與之行仁義之行則絕之而不為然則非天命之多僻也乃王之逆天命而自底於多僻也非天命之匪諶也乃王之逆天命而自為是匪諶也非天命之多僻非天命之匪諶則其蕩蕩者固自若也而豈可以疾威言之哉固知其為怨天之辭而非天之實有是也

二章

厲王之惡貪暴而已惟暴也故所用皆強禦之人惟貪也故所用皆掊克之人曾是在位謂以之而居公卿百執事之位曾是在服謂以之而任公卿百執事之事也

強禦也掊克也即所謂滔德也而以為天降之者世之有治有亂雖本於人事之得失亦關於氣化之盛衰然則汝之興起此人而力為之也果孰使之然哉亦不得而不歸於天矣

三章

善類之不用則所用者強禦寇攘而已強禦則暴虐之臣也寇攘則聚斂之臣也暴虐之是用則既有以殫民之力聚斂之是用則復有以竭民之財此怨懟之所以生流言之所以興而詛祝之所以無窮極也

四章

怠傲者怒氣之盛也飲怨以為德者不以德為德而以怨為德也人君不明其德則慈祥豈弟之人遠而暴虐聚斂之人進無背莫為之後也無側莫侍其旁也無陪莫為之貳也無卿莫為之輔也無非實無也雖有之而不稱其職不任其事則亦若無人焉爾

五章

人君荒湛於酒則必信任小人於是而恣厥止則威儀之迷亂也於是而號且呼則言語之譁譁也窮日夜以娛樂棄國事而不恤所謂俾晝作夜靡明靡晦也

六章

如蟬之鳴言其無靜默之時也如羹之沸言其無清淨之處也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言亂亡之證無間於小大也內睽於中國覃及鬼方言怨怒之極無間於遠邇也

七章

殷不用舊言既不用乎舊人又不用乎舊政也何謂舊人老成是也何謂舊政典刑是也老成之不用則無所咨訪典刑之不用則無所持守此大命之所以傾覆而不可救也

八章

上章言暴虐聚斂之是用老成典刑之是棄皆自絕其根本之謂也祭以是亡於前而殷受之為殷王者可以

鑒矣而紂不知鑒也紂以是亡於後而周受之為周王者可以鑒矣而厲王又不知鑒也此亂亡之所以相繼也可勝歎哉

抑首章

愚人之所以益愚者以其有稟賦之偏而又無學問之力也哲人之所以不愚者以其所稟既異於人而又有省察克治之功也今天而曰靡哲不愚曰亦維斯戾則是既不能省察於幾微之際復不能克治於形著之後其為反常也大矣

二章

人君必大其謀而後可以定其命必遠其圖而後可以時其告謨之訏猶之遠此自綱領上說所以立一代之規模者也命之定告之辰此自號令上說所以為一時之政事者也此戒其加於人者不可不審諸已也敬慎者戒懼之存乎中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威而能敬儀而能慎則容止必可觀進退必可度而斯民無不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此勉其修於己者必有以示於人也上四句蓋泛言之下四句關其切近者言之也

三章

迷亂於政謂施於事者眩惑而無統也顛覆厥德謂見於行者顛倒而不常也所以然者以其荒湛於酒故也汝獨不念汝所承之緒乎則當廣求先王所行之道以共其明法可也

四章

夙興夜寐修身之事也洒埽庭內齊家之事也身者民之主家者國之則身修而家齊是豈不足以為民之章乎車馬所以安身也固不可以不修弓矢戎兵所以禦患也尤不可以不戒在我者既不至於妄動則在彼者亦不敢以輕侮此又治國之要也詳於內而亦不遺於外謹於大而亦不忽乎細地有遠近之不同而慮之無不周事有常變之不同而備之無不飭此所以為訏謨定命遠猶辰告之實也歟

五章

質爾人民即所謂寢興洒埽維民之章也謹爾侯度即所謂車馬之修戎兵之戒也用戒不虞即所謂用戒戎作用遏蠻方也慎爾出話則欲其謹於言也敬爾威儀則欲其謹於行也白圭之玷以下又以見欲謹於行者必先謹於言也

六章

言之不可輕也以舌之不可捫也言之不可苟也以其易致差失也不可放也且天下之理孰有言而不讎者乎孰有德而不報者乎朋友輔我者也庶民則傚我者也小子師法我者也而皆有以順之則子孫繩繩謂後有以繼乎前也萬民靡不承謂下有以承乎上也此皆謹言之效也

七章

輯柔爾顏以下言修飭於顯明之處也相在爾室以下言戒懼於幽隱之時也神之格思以下又言神之體物而不遺此所以雖人所不睹不聞之處尤當戒謹恐懼而不可忽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此自君子之戒懼言之也徵之顯誠之不可掩此自鬼神之體物言之也至此則不特無愧於人亦且無愧於天矣

八章

言爾為人君之德當使無一事之不善無一事之不嘉容止之不可以不慎威儀之不可以不謹不僭則於事無所差不賊則於理無所害夫如是鮮不為民之則矣投桃報李言理之必有者以勉之也彼童而角言理之必無者以戒之也夫昧之以理之所無者將以潰亂汝也而豈可以莫之察乎

九章

荏染柔木則可以緝之絲矣此温温恭人則亦可以為德之基矣基者 問學之所由以立温恭者亦德之所以成也彼明哲之人告之以善言則順而行之此愚昧之

人告之以善言則反謂我為不信人心之不同如此吁可歎哉

桑柔首章

桑之盛也其根本未蠹其枝葉未壞而蠶者采之忽焉而盡以比周之盛也其典章未廢其法度未改而厲王敗之忽焉而亡君子不幸而遇此安得而不憂憂之甚而至於病又安得而不號天以訴之乎

二章

車馬之盛旌旗之美一也而在正雅則為美在變雅則為怨者亦由聞鐘鼓管籥之音其欣欣喜色而相告者以其君能與民同樂也其疾首蹙頞而相告者以其君不能與民同樂也身之所遇有勞逸之殊而心之所感有悲喜之異然則為人君者其可不以絜矩為心而與民同好惡也

三章

無爭者君子之所以已亂好爭者小人之所以生亂亂生也代食之所以為好者謂可因之以全吾志也

五章

告爾憂恤欲其反諸已也誨爾序爵欲其用夫賢也不能憂其所當憂則是悔悟之未萌無以為致治之本矣不能用其所當用則是賢否之不辨無以為致治之資矣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賢者之能已亂猶水之能滌熱也其何能淑載胥及溺不用賢以已亂猶不用人以拯溺也

六章

君子之在世惟出與處而已世治而行其道則祿食為無愧世亂而守其志則稼穡為無憾夫以稼穡而視祿食其勞逸固有間矣而惟君子之心視之如一故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稼穡之所以為寶者可資之以養吾生也代食之所以為好者謂可因之以全吾志也

七章

上章言稼穡以代禄食則朝廷雖不可以留田野猶可得而處也不曰關

十六章

職競用力指暴虐之臣言之也上有反覆之臣則民亦貪亂而不已矣上有暴虐之臣則民亦邪僻以相尚矣上有聚斂之臣則民亦怨咨而不定矣涼曰不可者外為正直之言覆背善詈者陰為險詐之行然亦孰得而掩之哉此我之所以既作嗣歌也

雲漢首章

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此哀矜惻怛不能自已之誠所以消災弭禍之本也靡神不舉言於神無不求也靡愛斯牲言於牲無所愛也圭璧既卒天以蒼璧地以黃琮四方各以其色之玉言羣祀徧舉而於玉無所吝也而何為其莫我聽乎

二章

薀則其氣之方蓄而未散也隆則其氣之方盛而未衰也禋祀之相繼而不殄將以弭其災也郊焉而祭天地廟焉而祭祖考既靡神之不宗矣莫親於后稷而何為其不克也莫尊於上帝而何為其不臨也耗則財之消而趨於盡數則勢之敗而幾於危此其為下土之禍也甚矣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乎

三章

兢業言其心之危懼也如霆如雷言其勢之可畏也靡有孑遺則其民之不可保也不我遺則其身之不可保也先祖于摧則其宗社之不可保也

四章

靡瞻無所依也靡顧無所望也所以無所望者為羣公先正而不我助也所以無可仰者為父母先祖之忍子也

五章

羣公先正上章言其不助則不肯用其力也此章言其不我聞則不肯聽其言也父母先祖親也故其望之也

切昊天上帝尊也故其畏之也深望之切故不無怨慕之情畏之深故雖欲逃遁而不敢

八章

始言有嘒其星歎其雨之不可必終言曷惠其寧幸其雨之或可必上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求其助於神此言大命近止無棄爾成盡其責於已惟其責之在已者不可以不盡故當益求所以昭假者而修之凡若此者非以為一人也固以定衆志也余讀是詩見宣王有事之虔恭以事神而神享之惻怛以恤民而民懷之蘊隆之氣消豐穰之效著内治既修外攘斯舉南征北伐無不如意中興之業視文武成康而無愧皆自雲漢一念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之仁敬畏以事天而天監之虔恭以事神而神享之惻怛以恤民而民懷之蘊隆之氣消豐穰之效著内治既修外攘斯舉南征北伐無不如意中興之業視文武成康而無愧皆自雲漢一念之烈而基之也

崧高首章

四嶽之佐唐虞不惟總方嶽之諸侯抑且奉嶽神之祭祀則其有功於神人大矣故嶽神享之愈久而不替其

在於周則其神靈和氣之所鍾既生甫侯於前復生申伯於後甫侯之生有以佐宣王於耄期之時申伯之生有以佐宣王於中興之日甫侯之訓刑申伯之番番要皆足以為周之楨幹四國其有不賴之而屏蔽者乎四方之人其有不賴之而宣布天子之德澤者乎

二章

申伯以元舅之親世德之懿而即封於謝宜也召伯王朝之大臣乃以身任版築之責而不以為勞何也蓋大封之禮召公實世掌之則其上承天子之命下慰羣黎之心亦其責之不得辭也申伯之宅既定則不惟一世之安而申伯之子孫亦得以世執其功矣

三章

徹土田王者之大法故以命之大臣遷私人王者之私恩故以命之傅御土田徹而國制定私人遷而家道成則王之所以待申伯者厚矣

六章

信邁誠歸言其行之決而不疑也式遹其行言其行之速而無留也徹土疆所以定經制峙餱糧所以廣儲蓄定經制者所以為他日悠久之計廣儲蓄者又所以為今日經營之計也

七章

蕃蕃者言其才德之武勇嘽嘽者言其儀衛之衆盛才德之武勇固足為國之幹儀衛之衆盛亦所以為國之光豈不顯哉此申伯乎以親則天子之元舅以賢則百辟之是法則其位望之隆重而名譽之彰著亦可想矣

烝民首章

天監有周謂上天之明命有以視於下也昭假于下謂宣王之明德有以格于天也惟天子有昭明之德故上天有保佑之命惟上天有保佑之命故賢佐鍾粹美之德則其天性之本善者雖賢愚之所同而其氣稟之獨厚者乃賢哲之所以異於人也

二章

令儀令色者輝光之著於外小心翼翼者嚴敬之存乎中古訓是式者學問以致其知威儀是力者進修以力於行四者體之所以立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則用之所以行也惟其為用之所以行所以亦可謂之德也

三章

式百辟而侯國有所法保王躬而君德賴以成司政本而王命有所寄此皆自其已然者言之也至於賦政於外則正指築城于齊之事而言

效言之則所以期望之者至矣

四章

此肅肅城齊之命惟仲山甫為能將而行之邦國之有藏有否亦惟仲山甫能明之明哲保身者周身之智夙夜匪懈者事君之忠惟其有保身之智所以能明邦國惟其有事君之忠所以能將王命未有不能保身而可以事君者也未有不能事君而可以治民者也此明哲保身所以為事君治人之本也

五章

常人之情因物有遷而惟君子之守則不以物情之異而或變上章言仲山甫明哲保身明者明於理體之所以立也哲者察於事用之所以行也既能明於理又能察於事則其賦政於外也亦惟視事理之可否何如耳柔者豈得而茹剛者豈得而吐哉惟不茹柔故不侮鰥寡則可以惠鮮之固所以行吾仁也惟不吐剛故不畏強禦則可以過絶而過絶之亦所以示吾勇也然則山甫之保身豈枉道徇人之謂哉

六章

儀度圖謀而後言者所以為知德之至愛而恨其不能助者所以為好德之深斯德也何德也固人所同得也然得之於天者衆人之所同而舉之於已者仲山甫之所獨何以見其獨也人莫不有是心也而仲山甫獨能翼翼其敬焉人孰無古訓也而仲山甫則是式焉人孰無威儀也而仲山甫則是力焉此即其舉德之實也觀鮮克舉之詞衆人惟致其不足於人觀愛莫助之詞詩人惟致其不足於已則山甫之舉德固可謂賢矣詩人之知德好德亦可謂賢矣舉已之德者所以立本補君之闕者所以致用即上章所謂能保身而後能事君者也

韓奕首章

受命者能事君之忠親命者君待臣之厚纘戎祖考欲其無愧於親也無廢朕命欲其無愧於君也夙夜匪懈勉之以勤也虔恭爾位戒之以敬也朕命不易示之以信也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又欲其有以敵王之愾也

末章

彼韓城之廣而大者乃召伯康公之所營也昔先祖之受命既因百蠻以為之長今韓侯之受命復因追貊以為之伯則其城池之不可以不修田畝之不可以不治稅法之不可以不正土物之不可以不貢皆修其職業之謂所以終首章之意也

江漢二章

經營者召虎之職告成者召虎之功有召虎之經營故四方得以既平有召虎之告成故王國得以庶定四方之既平時靡有爭矣王國之庶定則王心載寧矣天下之所以未平者以爭心之未息而爭心之所以未息者以王化之未孚也彼見利則奪見便則乘者固夷狄之常情而轉逆以為順轉危而為安者乃王者之盛心故必使天下無有爭心而後大臣之功成而王者之心亦安矣

三章

封建井田二者皆先王之良法中興之所當復也故江漢既平宣王即命召虎闢四方之侵地將以復封建之舊也徹四方之疆土將以復井田之舊也復封建之舊所以息四方之爭而固小國之利也復井田之舊所以厚其禮也告于文人錫山土田所以廣其封也于周受命自召祖命君臣相期望於非以急之也惟欲其取正於王國而已於是而疆之所戡四國之暴而固小民之利也凡若此者非以病之也聖君也爾之祖有若康公焉則佐命之元臣也此其同心同德為可知也今我之伐淮夷非以黷武也將以復

先王之境土也爾之受命而往非以邀功也將以嗣先人之功業也然則爾之告成非特無愧於爾祖固亦無愧於先王也我之報功非特無愧於先王也固亦無愧於爾祖也昔也爾祖既於此乎受命則功非爾之功即爾祖之功也賞即先王之賞也且佐命之臣固有於此乎受命者矣而其子孫未必能繼之於今日也中興之臣固有於我乎受賞者矣而其先祖未必能開之於昔日也則是自先王創造以來祖孫相繼而受命於茲者惟爾而已此所以為寵異之至也若虎之受賜則如之何亦惟曰虎拜稽首以致其敬天子萬年以致其祝而已

六章

上四句為祝頌之詞下四句乃勸勉之語祝頌者所以進君於道夫淮夷之服王則有令聞矣然猶願其令聞之不已焉四方之平王則有武功矣然猶願其文德之治焉武功可以撥禍亂於一時而文德者誠令日之急務也若召穆公可謂愛君之至矣

常武首章

赫赫言其聲勢之盛明明言其威靈之顯此中興之氣象也王之所命者以正官則卿士以兼官則大師言其世則南仲以為祖言其人則皇父以為字是當時之大將也是時天子親征故親命皇父以整六師謂統其士衆也以修我戎謂備其器械也軍事以敬戒為主敬則無一念之或怠戒則無一事之敢忽即南仲所謂憂心悄悄也爾祖南仲既以敬戒而服玁狁平昆夷於前矣爾其可不以敬戒而惠此南國於後乎

二章

宣王嘗命吉甫北伐矣又嘗命方叔南征矣獨於淮夷之叛則赫赫自將何也蓋淮夷徐戎近居中國中國之土地則先王之土地也而夷狄侵之中國之人民則先

王之人民也而夷狄暴之果安得不以吾之仁伐彼之不仁以吾之義討彼之不義也赫赫業業言其威靈之顯盛也匪紹匪游言其師行之節制也如雷如霆言其聲勢之磅礴也用兵之法攻心為上徐方繹騷徐方震驚雖未即順從而已先服其心矣

四章

震天之怒也怒人之怒也虓虎之怒也王之武則如震而如怒士之武則闞焉而如虎於以進師於淮浦鋪則其衆之徧也敦則其陣之厚也仍執則其力之勇也此淮浦之地所以截然而不可犯者以其為王師之所也

總論

首章言敬戒卒章言允塞蓋不言敬戒無以見軍律之嚴不言允塞無以見王道之大惟其軍律之嚴所以戰而同人以為天子之功也而不知宣王初未嘗以兵力而必勝惟其王道之大所以不戰而自服也服而來服之也終而曰不回則王道之大信有以服其心矣宣王於此夫何為哉可以班師振旅而歸矣斯時也其即武王戢干戈而橐弓矢求懿德而肆時夏之時乎故曰因以為戒者戒其武功之不可黷而勉其文德之不可以不修也

瞻卬首章

昊天者民之所瞻卬也而曷為其不我惠乎既使我甚久而不寧矣而又降此大厲焉國無有定則民之受其病也甚矣小人之害民猶良苗之瘁於蟊賊也則亂將何時而已乎刑罪之網民者若鳥獸之罹於羅網也則病將何時而瘳乎

三章

哲夫成城言其智謀之可以立國也哲婦傾城則其知辨徒足以亡人之國而已故哲婦之懿美也而反為鴟鴞之惡以其多言而為禍亂之階梯也然則亂豈真自天而降哉殷之亡也以妲己周之亡也以褒姒蓋皆出於婦人而已然言之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又非特婦

人而已也雖奄寺亦然蓋有嬖妾以蠱惑於內必有奄寺以煽亂於外奄寺非嬖妾無以為之主嬖妾非奄寺無以為之輔二者實相倚以為奸其可以莫之察乎

四章

鞫人者恃其智辨以屈服人也忮者殘害之意存於中也忒者變詐之態著於外也諧始者始為不信之端竟背者終無可驗之實豈曰不極者人以為罔極而彼則不自知其放恣也伊胡為慝者人以為慝惡而彼則猶以為無害也皇皇求財利者小人之事皇皇求仁義者君子之事君子而識三倍之利則其為慝也甚矣謀謨於廟堂者君子之事蠶織於宮庭者婦人之職婦人而與朝廷之政則其為慝也愈甚矣

五章

天之所以責王者以其信用婦人也神之所以不富王者亦以其信用婦人也內惟婦言之用則外必有夷狄之變蓋陰慝之招也舍爾介狄者不憂其所當憂惟予胥忌者反忌其所不當忌不弔不祥不畏于天也威儀不類不敬其身也人之云亡不求善人以為之輔也不畏於天此天之所以剌也不敬其身不用夫善此神之所以剌也若是則邦國之殄瘁也宜哉

七章

泉之上出而不已則其源也深矣心之隱憂而不已則其來也亦非一日矣蓋天降禍亂而已之生也適于是時則亦如之何哉抑天雖高遠而其轉危以為安轉亂以為治亦惟天為能耳苟天意之所與亦無不能鞏固之者幽王誠能翻然悔悟改其前日之行以求無忝於厥祖則民心之所與庶幾禍亂可救而子孫亦蒙其福矣

召旻首章

旻天疾威言其暴虐之甚也天篤降喪言其喪亂之多也國之將亡必先之以災異而重之以飢饉飢饉荐臻則民無不流亡內而中國外而邊境將悉為荒虛而不

可救矣

二章

惟天降刑罪以罔罟斯民故使蟊賊之人用則其內亂也至矣使昏椓之人用則其不恭也甚矣夫潰亂邪僻之人不平其心而亂人邦國者也乃使之任治平之責則其致亂也宜哉

三章

皐皐訛訛小人之頑慢訛毀者也而王則愛而不知其惡兢兢業業在位之戒謹恐懼者也而王則憎而不知其善不知其惡則其惡日長矣不知其善則其位孔貶矣其顛倒錯亂如此欲國無危得乎

四章

歲之旱則草之生於谷中者且不能以遂長況其栖於木上者安得而不枯槁乎國之亂則民優於財用者且不能以自給況其窮而無告者安得而不流亡乎是以我相此邦無不潰亂者也

六章

池之竭由外之不入亦猶國之亂由外無忠賢以為之輔也泉之竭由內之不出亦猶國之亂由內無仁義以為之本也此害之所以益廣憂之所以益大而惟恐災禍之并及於我躬也

末章

大雅終於召旻何也曰幽王無道嬖妾蠱惑於內小人用事於外天變於上而不知民怨於下而不悟周室將亡不可救矣君子傷之曰必有君如文武有臣如召公則周室其可復興乎是時去宣王中興未遠亦豈無舊臣可任者如王之不用何此所以終於亡也

總論

厲王無道而宣王中興以宣王之有志也幽王無道而平王不復中興以平王之無志也噫此雅之所以亡而黍離之所以降於國風也

詩解頤卷三

謹按第八頁後三行仁不可為衆刊本脱不字今增

第九頁前三行雖為已有宫室刊本為訛未今改

第九頁後五行豈偶然而已哉刊本偶訛其今改

第二十二頁前八行自文王而始著刊本著訛者今改

第三十七頁行三行而為顯印之尊嚴刊本印訛昂今改

第四十七頁後一行夙興夜寐刊本寐訛寤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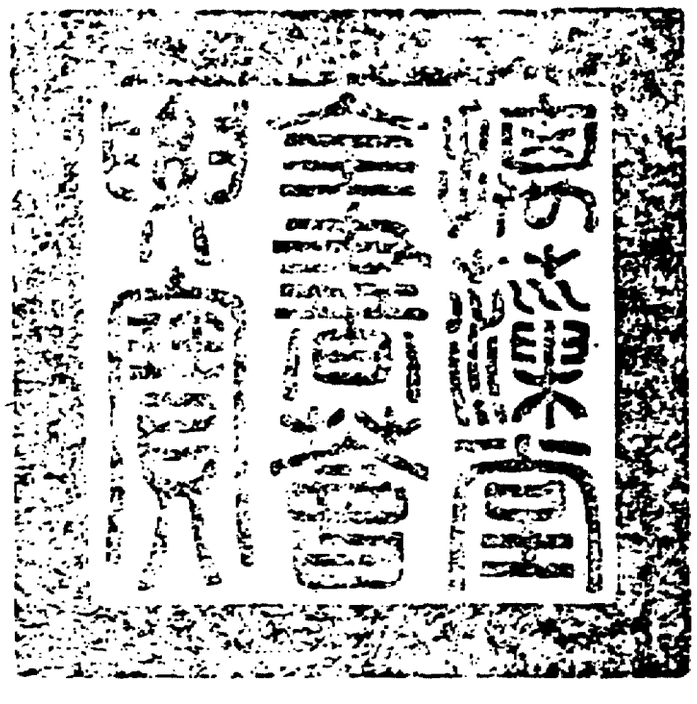
第四十八頁後二行朋友輔我者也刊本者下衍老字今刪

第五十九頁後三行此肅肅城齊之命刊本城訛然今改

第六十一頁前六行韓奕首章刊本訛作烝民之七章今改

第六十一頁後一行勉之以勤也刊本勤訛勤今改

第六十六頁前三行言其威靈之顯盛也刊本盛訛威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胡容佺

欽定四庫全書卷要　經部

詩解頤卷四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詩解頤卷四

周頌

清廟

明　朱善　撰

於穆哉此清靜之廟所以祀文王也文王遠矣不可得而見矣而入清廟者皆如復見於文王何也不曰文王之德肅肅其敬雖雖其和乎今助我而祭文王者尊之而為公侯則肅雖顯相而肅雖即文德之謂也畢之而為多士則秉文之德而文德即肅雖之謂也文王之神雖在天而文王之主則在廟對越其在天之神即所以事其在廟之主也駿奔走在廟是其在廟之主即所以事其在天之神也主之在廟者一於廟而已而神之在天者則固無不之也無不在也以為在彼而或在於此以為在此而或在於彼其於昭于天則宜不顯乎其使人齊明

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則豈不承乎惟其不顯不承此所以不可得而厭射也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自其平居之時言之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此自其祭祀之時言之也神之無在無不在雖平居之時且不可得而厭也況文王之神與天同體而謂祭祀之時可得而厭射乎

維大之命

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惟其德之不已故其福澤之及於後人者亦不已凡神之所以恤我我之所以受之者皆其德之不已者為之也我既有以受之則必有以順之順之而不違則已既與文王一矣後人又篤厚之而不忘則後人又與已為一矣曰駿惠曰篤皆自其不已者而推言之也

烈文

烈文美其德也錫福美其閥也無封靡所以致其戒也崇之皇之所以厚其報也諸侯助祭而有以及王者之子孫王者之德能顯明其德則百辟其刑之矣道者天下所共由德者人心所同得千萬人同此心此理也故施諸當世而人心無不服千萬世亦同此心此理也故傳諸後世而人心不能忘先王既以此道德而感人心則後人當以此道德而事先王使助祭之諸侯而皆惟先王之是法則人道無不盡德行無不顯而國內之民莫不是訓而是從矣其子孫豈不能與王者之子孫相保守於無窮乎上言子孫保之繼序皇之故此言道德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也

天作

彼高者山天實作之也然天能作之而不能有以治之所以荒而治之者實有待於大王焉大王能作之而不能安之所以安而定之者尤必有待於文王焉夫惟大王創造於前文王安定於後是以昔焉之險阻今焉之

平易則以哲王之相繼而人之歸附者衆也我子孫是以得奉其祭祀於此則繼今以往世世相承其可不思所以保守而勿失乎

昊天有成命

不敢康以心言宥密以德言宥密者弘深密者靜密弘則不可量深則不可測靜則不可撓密則不可間其德之弘深而靜密固非一日之積也惟其積累於下而君德益以隆是以承籍於上天而天命益以固以不敢康寧之心成弘深靜密之德以弘深靜密之德成繼續光明之業則所以基上天之命者在是所以繼先王之業者在是而皆不外乎此心故又以單厥心終焉我今日所以能安靜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者是又成王之賜也噫昊天有成命而文武受之於前成王能基命而子孫保之於後則周之王業其有窮乎

我將

將曰我將則所以將而奉之者必躬必親也享曰我享則所以享而獻之者必敬必戒也羊曰維羊謂於羊之外不敢有加禮也牛曰維牛謂於牛之外不敢有加物也此貴誠之義也而不知天之果降而在此之右乎不敢必也承上文而言雖不敢必於天而實可必於文王文王之典安靖天下之典也我惟當於文王之典是以為儀是以為式且是以為刑焉以是典也而日安靖乎四方則所以感格之者有其素矣今而將是羊也獻是牛也此能錫福之文王豈不降而右享我乎其者辭之疑既者辭之決所以疑者尊之而不敢必也所以決者親之而或可必也畏者戒懼之誠保者奉持之意畏天之威即所以畏文王之威也保天之命即所以保文王之命也

時邁

實右序有周所以見天眷之隆也惟天眷之隆故使之治人而人無不治使之事神而神無不懷益有以見其盡君道之可信明昭有周所以見王道之大也惟王道

之大故慶讓黜陟而刑賞行偃武修文而好尚定益有以見其保天命之可信

思文

粒我者雖稷之功而貽我者實帝之命惟其命之出於帝是以其功之可以配乎天也然稷之功養民而已而乃以為陳常時夏則是果嘗教民而侵契之職也邪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為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制為祭祀之禮以盡孝誠之感制為冠昏之禮以明陰陽配合之義以明長幼嗣續之節至於日用常食之間尤必老者先而少者後老者豐而少者儉老者甘美而少者麤惡則是人倫之所以厚固本於飲食之豐而飲食之所以豐實本於后稷之教夫如是則陳常時夏之功稷亦豈得而辭哉

臣工

此詩兩言嗟嗟嗟嗟臣工謂凡百官之事皆不可以不敬也先王之於百官皆有成法以賜之有官守者固當來咨來度也況我周家以農事開國其法尤為詳備爾農官其可不來咨而來度乎孟春躬耕帝籍此正咨度之時也於是戒之曰時至於暮春則當治其新畬矣爾毋謂其田之難治其效之難見也況來年將熟既可以受明賜於已然即來年以為嘉穀之占又可以徯豐年於後日爾農官固不可不致其勸相之勤而為甸徒者亦不可不致其耕治之力也當知錢鎛之用雖在於春暮之時而鉏艾之收已在於孟秋之際特奄[闕]之間耳豈可以為久而難待哉言豐穫之必然以勸勉之也

噫嘻

此詩舉成王之謚則成王以後之詩也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後王復遵其法而重戒之率時農夫農官之職也播厥百穀農夫之事也終三十里欲其地之無遺利也十千維耦欲其人之無遺力也地無遺利人無遺力此豐穰之所以可必也

豐年

收入之多而祭禮之備而福祿之無不備祭禮之備而福祿之無不偏此方社之賜也而亦田祖先農之力也秋而報焉則方社之謂也冬而報焉則蜡祭百神之謂也以其同謂之報祭故同歌是詩也

有瞽

重言有瞽見其非一人也而皆在於周之庭矣上言設下言奏皆兼應田縣鼓鞉磬柷敔而言設之者有其人即瞽師也簫管獨言於其下者以其為器之小而無所事乎設也簫管備舉則樂器之無不舉可知矣喤喤者言其聲之大而和也和鳴者言其聲之小而和也肅雝者言其人之和而敬是以其聲之亦無不和而敬也先祖是聽幽有以感乎神也我客戾止永觀厥成明有以感乎人也獨言嘉客者尊之也

雝

来而雝雝至而肅肅此諸侯助祭之容也薦其廣牡相其肆祀此諸侯助祭之職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謂諸侯助祭而天子得以遂其深遠之容也假哉皇考綏予孝子謂諸侯助祭而皇考有以安我孝子之心也莫強於人也而文王之宣通哲知則有以盡人之道莫顯於德也而文王之允文允武則有以備君之德其道德之效下有以安乎人上有以及乎天遠有以昌厥後則文王之所被者廣矣故能安我以眉壽介我以繁祉使我得以享右乎烈考文母愈久而不替則即綏子孝子之實也即克昌厥後之實也

載見

諸侯之来朝將以稟受法度也而我乃率之以祀武王何也蓋先王者法度之所從出而宗廟者又禮法之所由施也諸侯之助祭於此也夫獨無所感乎先王之神洋洋乎在上孝子之誠穆穆乎在下昭穆之各以其位內外之各以其官長幼之各從其事貴賤之各守其職

禘獻之有其禮和平之有其樂將享之有其物酬酢之有其儀凜乎其不可踰秩乎其不可紊則所謂法度即此而在矣奚必他求哉故章末但美其助祭之功而不及乎戒飭之事者豈非以率見之際所以教示之者已深而無所事於戒飭也歟

武

武王之功所以天下莫強者以文王開之於前而武王受之於後也於文曰允文則其開於前者初非不足於武也於武王曰無競則其受於後者亦非以力取之也於勝殷以見其伐暴之義於過劉以見其止殺之仁仁義之師王者之師也此大功之所由定而大業之所由成也

閔予小子

未免喪以前居諒闇之時也惟思慕而已既免喪以後臨朝廷之時也則有家國天下之責焉皇考之達孝不可無以繼之也皇王之大業不可無以承之也然所以繼皇考之孝固不外乎敬而已孝也敬也一理也自繼述而言謂之孝自存主而言謂之敬敬其身即所以孝於親孝於親未有不敬其身者也此所以能就文武之業而崇大化之本也

訪落

居諒闇之時未可以言也既免喪以後可以言矣可以言而不言則無以見求助之意無以見繼述之志訪予落止求助之誠也率時昭考繼述之孝也於乎悠哉歎其遠也繼猶判渙歎其難也然豈可畏其遠而不進畏其難而不勉哉惟當繼其上下於庭者欲其無一事之不敬也庶幾不敬也繼其陟降於家者欲其無一時之不敬也庶幾賴皇考之休有以保其身焉則無危亡之患也有以明其身焉則無昏昧之患也

敬之

敬者戒懼慎獨之事所以誠身也明者學問講習之事所以明善也羣臣以敬而進戒欲成王之誠之也成王

以明而自勉謂必先有以明之而後可以誠之也既有以致其明之功復有以致其誠之之力則聖賢之事業可以馴致矣而又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則欲其教示之無已也若成王者可謂能受諫者矣

載芟

墾闢之時芟以除其草柞以除其木然後耕之則其土氣烝達釋釋然解散矣專言新墾之田者以其用力尤難故也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言耕夫徧野無曠土也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言衆力競勸無游民也思媚其婦有依其士言其家道和平無乖戾也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言其事之時也實函斯活言其苗之初生也驛驛其達有厭其傑言其苗之既長也緜緜其應言耘耔者之詳而密也載穫濟濟言穫者之衆而整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言其積之富也烝畀祖妣以洽百禮言其用之廣也有飶其香有椒其馨皆酒醴芬芳之氣也宴享賓客所以致敬也而邦家

以之光顯供養耆老所以致愛也而胡考以之安寧匪且有且則豐穰之慶非止於一處也匪今斯今則豐穰之慶非止於一日也蓋自極古而已然則自后稷耕稼而至於今其所從來者遠矣

良耜

自有人民而有稼穡自有稼穡而有祭祀春而祈焉秋而報焉皆人情之所不能已也載芟良耜皆言春而致其耕種之勤夏而極其耘耨之勞秋而獲夫收成之富男盡力於外女盡力於內使我得宜其宴享以致其敬祭祀以致其孝者是果誰之賜哉以為田祖先農之功而固有方社也以為方社之功而固有田祖先農也此所以不得不並致其祭報也

絲衣

絲衣其紑言其潔齊也載弁俅俅言其恭順也自堂徂基自內而之外也自羊徂牛自小而之大也鼐鼎及鼐自大而之小也告濯告潔見其器之整飭也告充及其

牲之肥碩也此未祭以前事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則既祭以後事夫祭畢以燕而兕觥罰爵觩然上曲徒設而不用既不吳而失之謹譁則其敬靜為何如也復不敖而失之倨慢則其謹飭為何如也宜其得壽考之福也

酌

時之未可聖人不先時而有為時之既可聖人不後時而不為夫聖人亦何心哉惟視夫時之可與未可耳方其遵養時晦聖人非忘天下也及其是用大介聖人非忘天下也故其利天下也聖人無忘天下之心亦無利天下之心此所以為聖人之武也後人受武王之功則當嗣武王之業天下者而治天下又豈不以其事武王者而事我後之人哉

桓

武王之綏萬邦所謂一戎衣而天下定也其屢獲豐年之祥則以人心和於下天時應於上也所以然者由上

天有匪解之命故武王有桓桓之德由武王有桓桓之德故多士有濟濟之盛而武王之於多士不惟保而有之尤必任而用之不惟用之於朝廷尤必用之於四方蓋天子以天下為家者也必有以安定乎四方而後有以克定乎厥家此其德所以上昭於天而遂君天下以代商也詩言於昭于天者二大雅所謂於昭以文王之神言也此所謂於昭以武王之德言也惟文王之神昭於天也故周有維新之命惟武王之德昭於天也故周有代商之命其實武王之德即文王之德而武王之命即文王之命也

賚

文王之勤勞於前固以遺我後之人也則子孫受之於後者亦豈敢以自專哉且後人之所當尋繹而思念者文王之德也而文王之德所以能使人尋繹而思念者以有諸臣之功也知文德之不可忘則知功臣之不可忘矣於是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賚有

功使各建都邑於禹所治之地新與舊之相間親與疎之相錯小與大之相承遠與邇之相聯使天下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順從而無不安其分之意則其大封功臣固所以求天下之安定也凡若此者蓋皆有周之命非復商之舊矣於是復歎美之使功臣之受封賞者無不繹思文王之德而不忘焉上言敷時繹思將以布其可繹思者於人也此言於繹思欲其存此可繹思者於已也敷時繹思固所以求天下之安定而於繹思則又欲其共保安定於悠久也

魯頌

駉

言駉則每章同詞見其充實之如一也言有則每章異詞見其名色之不一也言坰亦每章同詞見其地有常所官有常職初不病民居而妨民田也於車曰彭彭言其盛也伾伾則盛而有力繹繹則盛而不絶祛祛則盛而強健皆自夫彭彭而推言之也於馬曰斯臧言其善也斯才則材之良而非駑斯作則氣之盛而方壯斯徂則力之健而致遠皆自夫斯臧而推言之也於思曰無疆言其立心之遠也無期則遠之無窮無斁則遠之不已無邪則遠而能正皆自夫無疆而推言之也然則夫子何以獨有取於無邪之一語曰自詩人之意言之則魯侯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故以無疆為先自聖人之意言之則君子修身以道由其立心之正故以無邪為切果能無一事而不思無一思而不正則為子而思孝為臣而思忠為學而思所以為賢為聖將無所施而不可奚獨牧馬一事而已哉噫聖人教人之意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學者誠不可以不勉也

有駜

有駜有駜則其駜然而肥彊者乃秉黃之馬也夙夜在公則其在公而飲酒者乃辯治之人也謂之辯治則既不失之諠譁亦不失之怠放其不至於亂也審矣詖即所謂坎坎詖我也舞即所謂蹲蹲舞我也當國家閒暇

之時而君臣同享乎和平之福則其樂可知也自今以始歲其有樂之在外者也君子有穀詒孫子樂之在內者也樂之在外者無不敬也合內外而無不敬此所以為民之法也允文允武欲其君德之備也靡有不孝欲其子道之盡也惟其文武之備故有以昭格乎烈祖惟其靡有不孝故有以自求乎多福孝也敬也文武也其實一理也人君之可樂孰有大於此者哉

四章

敬明其德德之存於中者無不敬也敬慎威儀之著於外者無不敬也合內外而無不敬此所以為民之法也允文允武欲其君德之備也靡有不孝欲其子道之盡也惟其文武之備故有以昭格乎烈祖惟其靡有不孝故有以自求乎多福孝也敬也文武也其實一理也

五章

克明其德所以淑其身也既作泮宮所以淑諸人也既有以淑其身又有以淑諸人則不期於遠人之服而遠人自無不服矣如是而猶有不服者則命虎臣以伐之而又願其於此乎獻馘於此乎獻囚且欲其訊問之審無愧於古人焉則遠人之不服者鮮矣

六章

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見於費誓之書則淮夷之為魯患自伯禽受封之時而已然矣故詩人頌禱其君必至於逖彼東南而後可以無愧於烈祖伯禽烝烝皇皇言

其盛也即三郊三遂之衆也不吳不揚言其肅也即所謂無譁聽命也不告于訟無爭訟也即所謂勿敢越逐無敢寇攘也夫如是則其在泮獻功宜也

閟宮首章

宮廟所以安神其侀然而清靜則深嚴而不褻也實實而鞏固則安重而不傾也枚枚而罄密則綱直而有序也此述其修閟宮之詞也其德不回言已德之無疵也上帝是依言天命之攸眷也此后稷之所由以生也降之百福天降之也天以是福而降之稷稷以是福而敷之民則民之福即稷之福也此所以奄有乎一國也俾民稼穡稷使之也稷降是種以教乎民民賴是種以養其生則民之有皆稷之有也是即奄有此下土也禹以平水土為功稷以播百穀為功由水土之既平而後百穀之可播則稷之教稼穡固所以繼禹之緒也

二章

金履祥曰案詩稱大王實始翦商不過謂周家翦商之業自大王始基之爾而後世稱大王有翦商之志不惟誤認詩意其失大王本意甚矣且大王遷岐在小乙之世至丁已而高宗立殷道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祖甲祖甲二十八祀而生文王其時商未衰也大王亦安得有翦商之志哉況大王前日猶能棄國於狄人侵豳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天下於商家未亂之日大王之心決不如此其悖也愚案金氏之說足以補朱子之所不及故著之

三章

皇皇后帝惟周王為得而祀之耳胡為乎魯之廟魯之郊皇祖后稷亦惟周王為得祭之耳而胡為乎魯之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然則魯之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也周公之心果得以自安乎其心有所不安則其神有所不寧其神有所不寧則其福有所不降詩人於后帝后稷則曰降福既多既者辭之決也於周公皇祖則曰亦其福女其者辭之疑也我將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則敢必於文王而不敢必於天今魯人之頌僖公乃敢必於帝與稷而不敢必於周公皇祖何也噫帝與稷之可必非真可必也周公皇祖之不可必則原周公伯禽之心其心誠有所不安其神誠有所不寧而其福亦誠有所不可必也然則龍旂承祀六轡耳耳其儀非不盛也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其誠非不至也享以騂犧是享是宜其禮非不隆也而獨於福之降與否則有所不敢必只亦其福女半辭之間而詩人不足之意已悠然見於言外矣可勝歎哉

四章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言其事之豫也白牡騂剛言其牲之備也犧尊將將言其器之飭也毛炰胾爓籩豆大房言諸物之備有也萬舞洋洋言衆樂之交奏也君之所以事神者極禮樂之盛則神之所以報君者極福壽之隆不虧如月之常盈而不缺也不崩如山之常峙而不陷也不震不騰如地之常靜而不動也不特如山之高而已又欲其如大阜之陵則公之壽可以等岡陵而為三矣

五章

以車之數則千乘而車之所載必有弓與矛焉以人之數則三萬而人之所戴必有冑焉以是衆也而西伐戎北伐狄南伐荆舒孰得而禦之哉故又願其如此而且祝其昌大壽考焉

六章

泰山魯之望也龜蒙魯之有也以如是之土地如是之人民苟善用之則可以荒大東可以服海邦可以來淮夷皆祝願之辭也

八章

純嘏言其福之盛大眉壽言其福之悠久曰眉壽保魯則願其壽考而常享茲富貴也曰復周公之宇則又以土地人民受之先王傳之先君凡諸侯之所侵者皆欲其自今而復之也而魯人願望之心猶未已也閟門之

內有令妻焉則願其常有以為之綱也有壽母焉則願其常有以為之子也朝廷之上有大夫焉則願其常有以為之君也邦國之大有土地人民焉則願其有以為之主也據天位之尊而樂之在外者無不備處天倫之常而樂之在內者無不有此所謂多受祉也多祉即純嘏之謂黃髮兒齒即眉壽之謂章末二句所以終首章二句之義也

商頌

那

猗與歎其美也那與歎其多也置我鞉鼓謂有人以奏之也奏鼓簡簡謂有人以奏之也奏之而聞其聲之簡簡則可以衍我之烈祖矣湯孫奏假綏我思成始焉人固因樂以致其感格之效也於赫湯孫穆穆厥聲終焉樂復因人而成其和敬之美也至於鏞鼓之數數然而盛也萬舞之奕奕然有次序也則不特幽有以感乎神而嘉賓在位亦無不夷懌者矣獨言嘉客者尊之也古昔以世言先民以人言溫恭朝夕敬之存於中者無一時之或息也執事有恪敬之見於外者無一事之或慢也聲樂之感通既如彼恭敬之奉持復如此則湯其尚顧我烝嘗哉此乃湯孫之所奉也則其拳拳思慕之意藹然見於言外亦可想矣

烈祖

成湯以盛德而受天命凡商一代之福所以盛大而悠久者已基於烈祖受命之日矣故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爾者指其人而言所者指其處而言爾後人所以能入烈祖之廟以奉烈祖之祭者是即其福之所及也言此以起下文之意酒之清者方載而在樽則未獻之時也而烈祖之神已與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言應之疾也至於烝定則薦熟之時也既戒既平誠意之寓於物也無言無爭誠意之存乎人也無言則肅敬之至無爭則齊一之至故烈祖之神復安我以眉壽黃耇之福焉溥將之命舉其福之全體言之也豐穰之慶

舉其福之一事言之也由有溥將之命是以有豐穰之慶由有豐穰之慶是以有祭禮之備由有祭禮之備是以有福祿之報諸侯之助祭既有以致其假饗之誠天命之眷顧復有以致夫假饗之效則福祿之報其有窮乎

玄鳥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推契之所以生固本於天命也古帝命武湯原湯之所以興亦本於天命也宅殷土茫茫言契之受天命而奄有乎一國也正域彼四方言湯之受天命而奄有乎天下也非有契以開之於前無以為有商受命之基非有湯以繼之於後無以成有商興王之業此詩人於契與湯所以必並致其尊美而無異辭也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則諸侯之受命於商王者固非止於一國也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則商王之受命於天者亦非止於一世也夫惟其受命非止於一世而皆不危殆也故至於武丁孫子之世猶得以賴其福焉是何也以其武德之相繼也昔者湯有武德而武丁繼之其武德無以異於湯也武丁有武德而武丁孫子繼之其武德無以異於武丁也夫惟武丁孫子襲湯號而有天下者其武無所不勝故諸侯莫不乘其車馬奉是黍稷以來助祭於商焉以見人心之同也人心之同本乎天命之隆天命之隆本乎君德之盛此詩人所以反覆歎咏而歸之商王之武德也王者之都雖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以見王化之行必自內而達之外也王者之地雖遠極於海隅而其來假則皆萃於輦轂之下以見人心之合必自外而向乎內也噫此殷之受命所以咸宜而皆有以負何乎百祿也

長發首章

有商受命之祥雖在於濬哲相繼之時而有商受命之基實定於有娀生商之日夫有娀之生商此何時也乃禹治洪水之時也是故其曰禹敷下土方則有以見其濬治之勞也其曰幅員既長則有以見其疆理之大也

以氣化則方盛以人事則方理於斯時也而有娀氏始大是固上帝之所眷也故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焉必言有娀者以契固商人之所由生而有娀又商人之所自出猶之稷固周人之所由生而有邰又周人之所自出也故詩人將言商之受命則不惟本之契又必推契之所以生而歸之有娀將言周之受命則不惟本之稷又必推稷之所以生而歸之姜嫄以其受命之基實在此也

二章

契為司徒敷五教言文德則有之未見其武德也而詩人以桓撥言之何也蓋舜之命契也百姓不親者欲其治之而使親五品不遜者欲其治之而使遜是即撥亂以為治撥不正而反之正也此非有武德而何能若是哉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受小國大國亦非謂受小大諸侯之國也蓋契始封於商後乃徙封於殷殷土者亦無所窒礙矣率履不越自已之躬行者言之所以為敷教之效也是即受小國大國是達之實也玄王桓撥而肇造於前相土以烈烈繼承於後則必其當方伯之任掌征伐之權故諸侯畏之截然整齊是亦天命之所不違也

三章

聖敬日躋修已之敬也上帝是祗事天之敬也惟其有修已之敬故能昭假于天久而不息惟其有事天之敬故帝又命之使式於九圍焉大明稱文王之德曰小心翼翼即修已之敬也曰昭事上帝即事天之敬也曰聿懷多福即式於九圍也孔子曰修已以安百姓中庸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皆此意也

四章五章

此承前章湯惟聖敬日躋而天命之使之為法於九州故能受小球大球小共大共言四方小大之國莫不恪共厥職以來朝於商也為下國綴旒者譬之於旗旗之旒必附於縿天下之諸侯必附於有德也既為諸侯之所附則有以何天之寵矣為下國駿厖者譬之於馬馬之任重必以力聖人任天下之重亦必以武德也既能任天下之重則有以何天之寵矣不競不絿者強與緩迭施初不偏於強而亦不偏於緩也不剛不柔者剛與柔相濟初不偏於剛而亦不偏於柔也此所謂中道也故能敷政優優而百祿之是遒焉不震不動者有離之文明故處大變而不疑不懾不竦者有乾之剛健故臨大事而不懼此所謂武德也故能敷奏其勇而百祿之是總焉敷政優優本上章聖敬而言敷奏其勇則又以為下章征伐張本也

末章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此詩前章言湯降不遲是湯之生不先不後而適當乎五百年之期乃天實立之以為興王之君也此章言降於卿士是尹之生亦不先不後而適當乎夏商革命之際乃天實賜之以為興王之佐也使生湯而不生尹則是有君無臣而何以成興王之業惟有湯以為之君而又有尹以為之佐此天命之所以集而王業之所以成也孟子又言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則湯之不競絿剛柔固自伊尹聖學中來其不震動虩竦亦惟有尹之任故湯得以大進其武功也然則韋顧昆吾與夫夏桀之伐豈湯一人之獨任哉實惟阿衡有以左右之耳已上四章皆頌成湯功烈至此乃以左右商王一語歸之阿衡則湯固為百世不遷之烈祖而商之子孫凡有大事於先王則伊尹以佐命元臣得與於享無疑矣

殷武首章

自古中興之君未有不以武德勝者蓋繼衰亂之後內之則法度之既弛紀綱之既壞外之則諸侯之既叛四

夷之既起自非以武德勝之則安能舉王綱於已墜合人心於已離撥亂而復反於正哉若殷之高宗是已方其捷然用武以伐荊楚也深入其阻則彼雖有山川之險而不足恃也裒荊之旅則彼雖有人民之衆而不足賴也是何也以王者之無敵也於是荊楚之地截然齊一則信乎其無愧於湯之孫矣

二章

商自盤庚遷殷在河之南去荊楚為近去氐羌為遠故

告之曰爾荊楚雖遠亦吾國之南鄉耳昔成湯之世雖遠而氐羌且莫敢不來享謂獻其方物也莫敢不來王謂共其臣職也夫以臣事君以子事父以外夷事中國此天地之常經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故雖遠而氐羌猶不敢以不來則近而荊楚又曷敢以不至哉

三章

諸侯之立國其始雖本於天命而歲事之共尤不可不奉乎王命焉觀勿予禍適之辭乃其兢惕戒懼之誠所以奉王命保天命而君國子民之本也蓋君國子民之道莫先於稼穡苟農事之不修則國用之不給上無以供朝貢而盡臣職內無以供祭祀而盡 闕道 故葛伯不祀則毫衆往耕而征伐隨之田野不闢則天子巡狩而責讓加焉必也於稼穡能匪解則朝貢祭祀無不有以供歲事之常其得免於罪愆宜矣

四章

天命不外乎民心民之視聽即天之視聽民之好惡即天之好惡則下民之嚴信乎其不可忽矣君人者知所以敬天敬民則於刑賞之際必不敢怠遑而或至於僭濫不僭則賞當功不濫則罰當罪然刑賞見於事者也戒懼存於心者也見於事者雖可以勉強於其暫然苟戒懼之心不絕則今日之賞雖不僭安知後日之不以私喜而或至於僭乎今日之刑雖不濫安知後日之不以私怒而或至於濫乎故必不敢怠遑之心常流行乎賞善罰惡之間則賞非私賞與衆共之刑非私刑與衆

棄之好惡不咈乎民而命討必奉乎天此天之所以命於下國而大建其福也賞不僭如舜之誅四凶高宗之賞不僭於其命多辟見之刑不濫於其伐鬼方見之其不敢怠遑又於書之不敢荒寧見之噫此所以受命而中興也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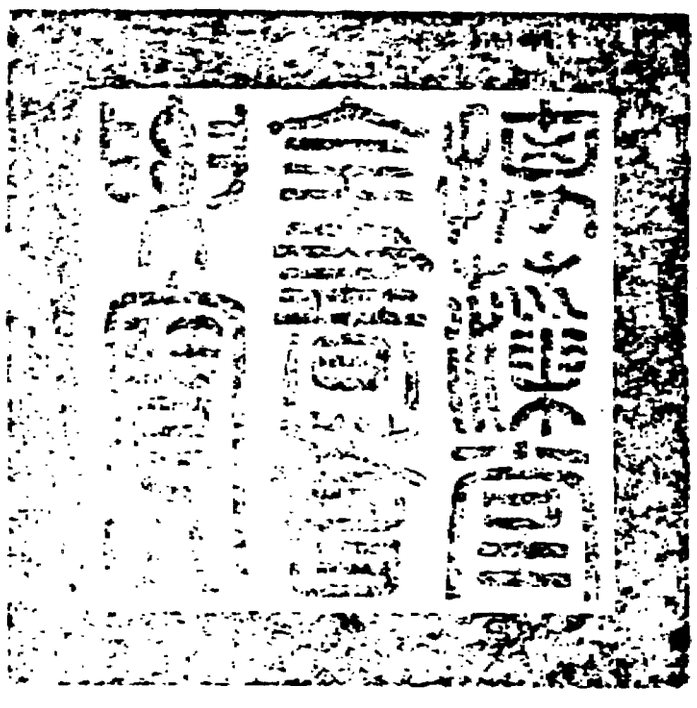
詩解頤卷四

詩經解頤一編先師文淵閣大學士一齋宋先生之所述也先生得家學之傳經籍無不考賾至古詩三百篇尤博極其趣每授諸弟子於發明肯綮處輒錄之時愚亦在門不數年成集俾誦之者不待玩諸心而喜形於色先生遂取匡說詩解人頤之語以名之其子叔開既鋟諸梓遠邇讀詩之士往往稱之不啻良金美玉之重焉比年愚承乏南昌司訓上下亦莫不重是編之便學者但歲久不能無玄豕魯魚之難辨於是僉議命工重刊以廣其傳愚僭分章析類正其譌誤以便觀覽亦未必無小補云洪武三十五年歲在壬午孟夏上澣後學豐城丁隆謹識

詩解頤跋後

謹案第九頁後八行內外之各以其官刊本內訛而今改

第十二頁後一行侯彊侯以刊本彊訛彊據監本詩經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胡容佺

缺　页

詩地理考

〔宋〕王應麟撰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蓄要 經部 詩地理攷卷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詩地理攷

提要

臣等謹案詩地理攷六卷宋王應麟撰其書全録鄭氏詩譜又旁採爾雅説文地志水經以及先儒之言凡涉於詩中川谷地名者會萃成編然皆兼采諸書案而不斷故得失往往並存如小雅六月之四章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其五章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其地於周為西北鎬方在涇陽外焦穫又在其外而大原更在焦穫之外故劉向疏稱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孔穎達乃引郭璞爾雅注池陽之瓠中以釋焦穫考漢書池陽屬左馮翊而涇陽安定不應先至焦穫乃至涇陽穎達又以太原為晉陽是玁狁西來周師東出尤乖地理之實殊失訂正又

大雅韓奕首章曰奕奕梁山其六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應麟引漢志夏陽之梁山通典同州韓城縣古韓國以存舊說兼引王肅言燕為北燕國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以備參考不知漢王符潛夫論曰昔周宣王時有韓其國近燕水經注亦曰高梁水首受濕水於戾陵堰水北有梁山是王肅之說確有明証應麟兼持兩端亦失斷制然如駒虞毛傳云囿天子之囿侯傳云門屏之間曰著漢志則以為我于著毛傳云著門屏之間曰著漢志則以為濟南著縣虎池北流毛傳云虎流貌水經注則有虎池水十道志亦謂虎池一名聖女泉兼采異聞亦資考證他如二子乘舟引左傳盜待于萃之說秦穆三良引括地志家在雍縣之說皆經無明文而因事以存其地其徵引實為該洽固說詩者所宜考也乾隆四十

一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詩地理攷自序

詩可以觀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延陵季子以是觀之太史公講業齊魯之都其作世家於齊曰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於魯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益深識夫子一變之意班孟堅志地理敘變風十三國而不及二南豈知詩之本原者哉夫詩由人心生也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郊廟之音曰頌其生於心一也人之心與天地山川流通發於聲見於辭莫不繫水土之風而屬三光五嶽之氣因詩以求其地之所在稽風俗之薄厚見政化之盛衰感發善心而得性情之正匪徒辨疆域云爾世變日降今非古矣人之性情古猶今也今其不古乎山川能說為君子九能之一毛公取而載於傳有意其推本之也是用据傳箋義疏參諸禹貢職方春秋爾雅說文地志水經罔羅遺文古事傳以諸儒之說列鄭氏譜十首為詩地理攷讀詩者觀乎此亦升高自下之助云王應麟伯厚甫自序

詩地理攷卷一

宋　王應麟　撰

總說

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書大傳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情性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漢食貨志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太史公曰聞之董生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故長於風（風主衛曰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責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大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鄭氏詩譜序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詩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適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大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託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不

明大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斯則久矣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

周南 召南

鄭氏譜曰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化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為風之正經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姒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獲嘉瑞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為節令無貍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為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周公封魯謚曰文公召公封燕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

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台公是也問者曰周南台南之詩為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為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黃氏曰二南皆文王之化而附之二公豈容有聖賢之辨

孔氏曰或以為東謂之周西謂之台事無所出未可明也陳氏曰周公台公為天子之二老分治岐之東西自岐以東周公主之然岐東之地宗周在焉故雖周公所治之國其實王者之風也 朱氏曰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文王使周公為政於國中而台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成王立周公相之制禮作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台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繫於天子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 括地志周公台公故城在岐山縣北九里台公故城在岐山縣西南十里此周台之采邑也

周原因號曰周 通鑑外紀古公邑于岐山之陽始改國曰周 郡國志美陽有周城 括地志周城一名美陽城在雍州武功縣西北二十五里即太王城也 今京兆府

左傳周桓公注周采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 史記正義太王居自陝以東皆周南之地 補傳曰武王克商又分二公為左右成王時復分陝以東周公主之分陝以西台公主之 周公居東為洛陽台公居西即雍縣台亭雍與洛皆周之中土其化行於南國孔子論先王之道必及周台述三王之迹亦必及周台見聖人屬意於此國風終於美周公二雅終於思台公聖人刪詩蓋傷衰亂之極非周台不能救也 公羊傳自陝而西者台公主之 注陝蓋今弘農陝縣是也 水經陝縣故城注云周台分伯以此城為東西之別 孔氏曰公羊傳漢世之書陝縣漢弘農郡所治其地居二京之中故以為二伯分掌之界 朱氏曰公羊分陝之說可疑蓋周之所分亦當然也 陝東地廣陝西只是關中雍州之地恐不應分得如此

不均　黃氏曰分陝當在武王得天下之後而二南之繫當在二公既分陝之後　郡國志陝縣有陝陌二伯所分　括地志陝原在陝州陝縣西南二十五里分陝從原為界　集古錄陝州石柱相傳以為周召分陝所立以別地里　呂氏春秋禹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候禹于塗山之陽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　程氏曰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季札觀樂有舞南籥者二南之籥也文王世子有胥鼓南則南之為樂信矣　孔叢子云孔子讀詩曰吾於二南見周道之所成　左傳吳公子札觀周樂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儀禮注皆大王王季居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

自北而南

孔氏曰書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為雍州之伯南兼梁荊　文王之國在於岐周東北近於紂都西北迫於戎狄故其風化南行也從岐周被江漢之域

河洲

朱氏曰河北方流水之通名　莊子音義云北人名水皆曰河　曹氏曰

周地東表大河　禹貢注雍州東據河　爾雅水中可居曰洲　韓詩章句曰河之洲嚴隱無人之處　說文作州

南有樛木　南有喬木

毛氏曰南南土也鄭氏曰南土謂荊揚之域　孔氏曰木盛莫如南土禹貢揚州厥木惟喬周官正南曰荊州東南曰揚州二州境界連接故以南土為荊揚與南有喬木同　朱氏曰南南山也

南國

朱氏曰南方之國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　商書大誥曰三州之侯咸率程典曰六州之侯奉勤于商　六州雍梁荊豫徐揚歸文王

漢廣　江漢之域

韓詩漢廣悅人也江之漾矣　漾長也說文作羕　黃氏曰江水自茂州汶山縣至通州海門縣入海漢水二源一源出秦州天水縣謂之西漢水至恭州巴中縣入江一源出大安軍三泉縣謂之東漢水至漢陽軍入江　水經注地理郡國志並言漢有二源東出西縣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為漢水　通典秦州上邽縣嶓冢山西漢水所

出經嘉陵曰嘉陵江經閬中曰閬江漢中金牛縣嶓冢山南導漾水至此為漢水亦曰沔水上郡今廢入清水金牛今廢入褒城蔡氏曰東源在令西縣之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 李氏曰漢水出嶓冢山 東流至漢陽軍大別山南入于江 水經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今鄂州江夏縣 江水出茂州汶山 岷山 東流至蘇州許浦入海 朱氏曰東流至漢陽軍岷山 大別之東彭蠡之西乃江漢合流之處 作詩者在江漢合流之處 易氏曰江自歸州秭歸至鄂州武昌凡一千四百餘里皆荊州之地江漢分流於其間至是合流 括地志江水源出岷山過荊州與漢水合漢水源出梁州金牛縣東二十八里嶓冢山至荊州與大江合為夏水 夾滍鄭氏曰周為河洛台為岐雍河洛之南瀕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於此岐雍之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於此屈宋以來騷人辭客多生江漢故仲尼以二南之地為江漢之域即荊梁二州 戴氏曰漢廣採於江漢而得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變而為楚辭即屈原宋玉為之作詩之始 林氏曰江漢在楚地詩之萌牙自楚人發唱是文章鼓吹多出於楚也 朱氏曰江漢之俗其女好遊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 水經注方山下水曲之隈

云漢女皆遊處也張衡南都賦遊女弄珠於漢皋之曲漢皋即方山之異名在襄陽縣 孔氏曰江漢之域即荊梁二州 戴氏曰漢廣採於江漢而得之 嚴氏曰江水尤深闊於漢故漢止言不可泳而江言不可方 爾雅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注此益殷制 陳氏曰汝墳是已被文王之化者江漢是聞文王之化而未被其澤者

汝墳

韓詩汝濆辭家也 列女傳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其妻恐其懈於王事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乃作詩 李氏曰汝水周南之水也出汝州魯山東南 朱氏曰出汝州梁縣天息山 博物志出燕泉山 水經注亦出魯陽縣大孟山 地理志出定陵縣高陵山 魯陽今汝州魯山縣定陵今潁昌府舞陽縣 至蔡州褒信縣入淮 杜氏曰至褒信入雖 朱氏曰逕蔡潁州入淮地理志至新蔡入淮 說文出廬氏還歸山東入淮 爾雅汝為濆郭璞注引詩遵彼汝濆疏李巡曰汝旁有肥美之地 水經注濆水亦謂大瀙水別為小水之名又曰汝有濆疏 周禮大司徒注水厓爾雅汝有濆郭璞注引詩遵彼汝濆大水溢出別也 楚辭哀郢登大墳以遠望兮 王氏曰水中高者曰墳詩汝墳

是也　孔氏曰謂汝水之側厓岸汝墳之國以汝厓表國所在猶江漢之域非國名也伐薪宜於厓岸大防之上不宜在汝濱之間字當從土　地理志汝南郡汝陰縣莽曰汝濱與地廣記汝陰縣唐為潁州　孔氏曰汝漢之濱先被文王之教　戴氏曰汝濱揉於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　段氏曰周民猶知商之為王室文王之心可見矣

台南

釋文台地名在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台亭　朱氏曰台公爽之邑也　水經注雍水東逕郃亭南世謂之樹亭川　益聲相近　亭故台公之采邑又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　郡國志注雍台穆公采邑　穆公康公之後　括地志郃亭故城在岐州岐山縣西南十里故台公邑　今鳳翔府　程氏曰台伯為諸侯長故諸侯之風主之於台南

陳氏曰自岐以西台公主之故岐西之地為台公專主諸侯之國而為諸侯之風　朱氏曰分岐東西之說無據而台公所分之地愈狹蓋僅得隴西天水數郡之地耳恐無此理所以為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以交於諸侯者屬之台公大雅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台公日辟國百里言其治外大而辟國百里也　鄭氏曰食采於台作上公為二伯　孔氏曰食采文王時為伯武王時　樂記武王分周公左台公右　孟子云文王以百里王則周台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名是周內之別名　康王之誥大保率西方諸侯　傅氏曰二南之國始於文王之分岐成於武王之分陝而其詩定于周公之作樂李氏曰江漢汝墳即陝之東也江沱即陝之西也　孔氏曰春秋時周公台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台之名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道記河東郡垣縣有台亭周則未聞今為台州是也　唐地理志絳州垣縣武德元年曰郃州今垣曲縣　通典河南府王屋縣古台公之邑　今屬孟州　傅氏曰武王分陝之後徙於王屋　郡縣志王屋縣本周時台武公之采邑　今按此春秋時台公之采地

甘棠　南國

九域志台伯甘棠樹在陝州府署西南隅　括地志台伯廟在洛州壽安縣西北五里台伯聽訟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伐其樹後人懷其德因立廟有棠在九曲城東阜上（今河南府）　說苑傳曰台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　曹氏曰繫之周公則由雍州以至荆揚東南之域也繫之台公則由岐山以至梁益西南之域也武王伐紂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國之人為助其服周之化久矣台伯能以先王所以教者宣明於其國是以見美也

江有汜

爾雅水決復入為汜　朱氏曰今江陵漢陽安復之間蓋多有之（楚辭哀郢遵江夏以流亡江大江也夏水也或以為自江而別以通于漢還復入江冬竭夏流故謂之夏其入江處今名夏口即詩所謂江有汜也　洪氏楚辭補注曰水經云夏水出江流于江陵縣東南注云江津豫章口東會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　說文作泹

江沱

禹貢荆州梁州皆有沱孔氏曰發源梁州入荆州（水經氏道縣江水又東別為沱注云開明之所鑿也郭景純謂玉壘作東別之標今茂州汶山縣通典沱水在彭州唐昌縣今崇寧縣）　蔡氏曰爾雅水自江出為沱南郡枝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非出於江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於江尾入于沔亦謂之沱此荆州之沱蜀郡郫縣江沱在東西入大江（今成都府郫縣）汶江縣（今康軍導江縣）江沱在西南東入江（今永）此梁州之沱　黄氏曰沱自導江縣分江東至眉州彭山縣入江　李氏曰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梁州之域也江沱之間即梁州之界乃岐西之地居江沱者以江沱起興

江有渚

韓詩章句一溢一否曰渚　爾雅小洲曰陼　毛氏曰水岐成渚

騶虞

賈誼新書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　魯詩傳曰古有梁騶者天子之田也（班固東都賦制同于梁鄒　歐陽氏曰賈

誼以騶者文王之囿名國君順時畋于騶囿之中

邶鄘衛

鄭氏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黃氏曰管今鄭州管城蔡今蔡州上蔡霍今晉州霍邑）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穫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悅而迎之反而遂居攝三監導武庚叛武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康誥疏曰三年滅三監七年始封康叔書傳云四年封）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焉　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鄘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孫毓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為長）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孔氏曰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封即兼彼二國非子孫矣服虔以為說鄭不然者以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王畿千里康叔與之同反過周公非其制也）遷邶鄘之民于雒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鄘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顏師古曰今邶詩無此句）鄘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鄘衛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至十六世懿公無道為狄所滅齊桓公率諸侯伐狄而更封衛於河南曹楚丘是為文公而河內殷虛更屬於晉康叔之風既歇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彊多豪桀侵奪薄恩禮好生分　孔氏曰詩人所作自歌土風驗其水土之名知其國之所在衛曰送子涉淇至于頓丘頓丘今為郡名在朝歌紂都之東也紂都河

北而鄘曰在彼中河鄘境在南明矣都既近西明不分國故以為邶在北三國之境地相連接故邶曰亦流于淇鄘曰送我乎淇之上矣衛曰瞻彼淇奧是以三國皆言淇也頃公之惡邶人刺之則頃公已前已兼邶與鄘或亦然矣周自昭王以後政教陵遲諸侯或强弱相陵故得兼彼二國混一其境同名曰衛也此殷畿千里不必邶鄘之地止建二國也或多建國數漸并於衛　程氏曰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邶鄘之地故為變風之首

董氏曰邶鄘同姓受封國也商俗靡靡周雖化革其俗其風尚不盡變俗易感而風易變者亡國之餘音也風首衛且先邶鄘以著滅也　張氏曰周之興也商民後革及其衰也衛風先變非衛所能亂　朱氏曰邶鄘不詳其始封邶鄘之詩皆主衛事而必存其舊號者豈其聲之異歟　補傳曰邶

古作鄁邶鄘衛皆以水得名邶水在太山之阜滽水出宜蘇山衛水在靈壽即真定

郡國志河內郡朝歌北有

槽則遠之益因以為識焉

城漕

通典滑州白馬縣衛國曹邑左傳作曹戴公廬于曹即此

孔氏曰漕地在鄘而邶曰土國城漕國人所築之城也思須與漕衛女所經之邑也

平陳與宋

輿地廣記陳國今陳州宛丘縣漢陳宋國今應天府宋城縣漢睢陽

朱氏曰平和也合二國之好也舊說以此為春

秋隱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服虔曰為主使大夫將故序衛於陳蔡下

寒泉　浚

通典寒泉在濮州濮陽縣東南浚城　水經注濮水枝津東逕浚城南而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即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世謂之高平渠非也濮陽今屬開德府

李氏曰一云浚水出浚儀東經邶地入濟輿地廣記開封縣有浚溝詩所謂浚郊浚都也祥符縣北有浚水故謂浚儀有寒泉阪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　寰宇記在縣西十里　按毛氏傳浚衛邑干旄云在浚之都下邑曰都當以在濮陽者為正

浧以渭濁

職方氏雍州川浧浸渭地理志浧水出安定郡浧陽縣西开頭山今原州百泉縣开苦見反又音牽東南至京兆陽陵縣入渭今京兆府高陵縣渭水出隴西郡首陽縣西南鳥鼠山西北南谷山渭州渭源縣今熙州渭源堡說文出首陽渭首亭南谷東至京兆船司空縣入河今華州華陰縣毛氏曰浧渭相入而清濁異孔氏曰禹貢浧屬渭汭注云浧渭發源皆幾二十里然而浧小渭大屬於渭而入於河漢溝洫志浧水一石其汎數斗潘岳西征賦

清渭濁浧是也　朱氏曰浧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既合而清濁益分　鄭氏曰浧水以有渭故見渭濁此絶去所經見取以自喻孔氏曰衛在東河浧在西河浧不在衛境作詩宜歌土風故言絶去此婦人既絶至浧而自比已志

黎侯

鄭氏曰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　孔氏曰杜預云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是在衛之西也九域志潞州黎侯亭在黎侯館上　通典潞州上黨縣古黎侯國西伯戡黎即此漢為壺關縣又壺關縣古黎國地有羊腸坂後魏移壺關縣於此　說文鼜國在東北十八里　黃氏曰今潞州上黨黎城縣東北十八里括地志故黎城黎侯國也在潞州黎城縣古黎國地林氏曰周人乘黎河北之要害也　列女傳黎莊公之夫人及傳母作詩呂氏春秋武王封帝堯之後於黎城蘇氏曰是時衛猶在河北黎衛壤地相接故狄之為患黎衛共被之

中露　泥中

毛氏曰衛二邑　水經黎陽縣注式微黎侯寓于衛是也黃氏曰黎陽本屬衛州今為濬州有黎陽山大伾也　寰宇記始以為黎侯寓衛居之故縣得名　跂

河東涇黎縣故城南注云世謂黎侯城笛黎侯寓于衛詩謂胡為乎泥中毛云邑名疑此城也土地汙下城居小阜魏濮陽郡治也地理志東郡黎縣寰宇記澶州臨河縣漢為黎縣中露地未詳郡縣志黎丘在鄄州鄄城縣西四十五里黎侯寓于衛因以為名況中益惡其卑溼也

旄丘

爾雅前高曰旄丘　寰宇記在澶州臨河縣東九域志明德屬

有旄丘

狄人

補傳曰衛穆公之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奪黎氏地之罪是詩作於宣公之後穆公之前　孔氏曰狄者北夷之號此詩責衛宣公唯言狄人迫逐不必是赤狄

林氏曰史伯曰當成周之北有衛燕翟鮮虞潞洛泉徐蒲然則河北自衛之外皆戎狄之國也　許氏曰春秋齊桓攘之豈復有中國哉

衛伯

鄭氏曰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為州伯也孔氏曰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一州一牧二伯佐之　春秋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陳氏曰諸侯不稟于天子而私相命於是始於是齊僖稱小伯黎之臣子亦以方伯責衛宣桓文之事其所由來者漸矣

段氏曰黎之于衛屬齒之邦也黎亡則衛及矣黎既不守衛其免乎其後卒有狄難

西方之人

毛氏曰西方王室　呂氏曰西方指西周也晉語齊姜氏引西方之書韋昭以為周亦西周也周既東遷而衰每思其全盛之時文獻之美也　朱氏曰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

泉水

呂氏曰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故曰亦流于淇而竹竿詩言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者蓋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為左南為右　水經注即泉源之水也淇

水左右益舉水所入為左右 岱彼泉水韓詩作祕説文作瀎

淇

水經淇水出河內隆慮縣西大號山 相州林慮注自元甫城東南逕朝歌縣北 竹書紀年晉定公二十八年淇絕于舊衛即此 地理志出河內共縣北山 郡縣志出共城縣西北沮洳山通典出共山今衛州共城 東至黎陽入河 溝洫志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 通典淇水至衛州衛縣界入河謂之淇水口古朝歌也衛居河淇之間 水經注頓丘縣遮害亭 山海經沮洳之山濛水出焉南流注于河 注今淇水出隆慮大號山東過河內縣南為白溝

溝

洧溝

毛氏曰地名 鄭氏曰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 地理志東郡有發干縣 曹氏曰即此所志禹貢導流水東流為洧 注泉出王屋山名為流流去乃為洧 東郡臨邑有洧廟 注洧亦濟水字通典臨邑在濟州盧縣 褊韓詩作泥 寰宇記大褊溝在漕州冤句縣北七十里 今興仁府冤亭縣九域志詩云飲餞于溱洧即此 洞 朱氏曰皆自衛來時所經之處 蘇氏曰書導流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溢為滎春秋傳衛賂于滎澤故濟水及衛

干

干言

毛氏曰所適國郊也 地理志東郡有發干縣 曹氏曰即此所謂干 郡國志東郡衛國有干城 故發干縣今開德府觀城 隋志九域志邢州內丘縣有干言山 李公緒曰柏人縣有干山言山柏人邢州堯山縣 水經注泜水又東南經干言山 孔氏曰干涉在郊則言褊益近在國外衛女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見故思之

肥泉

水經注馬溝水出朝歌城北又東流與美溝合又東南注淇水為肥泉詩我思肥泉毛云同出異歸為肥泉爾雅歸異出同曰肥今是水異出同歸

思須與漕

水經注濮渠東逕須城北詩思須與漕 地理志東郡須昌縣故須句國今東平府須城縣 漕即漕邑 括地志白馬故城在滑州衛南縣西南二十四里戴延之西征記云白馬城故衛之漕邑 衛南屬開德府本楚丘之地也 傅氏曰自須至漕由東而西也

北門

曹氏曰葢忠臣行役之所由出　毛氏曰北門背明鄉陰

新臺

說文新臺有玼（通典魏州黃縣有新臺）　水經注鄄城北岸有新臺　寰宇記在濮州鄄城縣北十七里（輿地廣記開德府觀城縣有新臺）

二子乘舟

左傳使盜待諸莘　水經注京相璠曰陽平縣北十里有莘亭自衛適齊之道縣東有二子廟猶謂之孝祠（今大名府莘縣本陽平屬東郡郎縣志莘亭在縣北十三里）

鄘

通典衛州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有鄘城即鄘國（九域志熙寧六年省新鄉為鎮入汲鄘城在汲縣東北）　補傳曰鄘本庸姓之國漢有庸光及膠東庸生是其後也古或作庸（傅氏曰孟庸當是鄘國之姓鄘孔氏曰王肅服虔以鄘在紂都之西孫毓云據鄘風定之方中楚丘之歌鄘在紂都之南明矣沫邦於諸國屬鄘酒誥命康叔明大命于妹邦注云紂都所處康叔為其連屬之監是康叔并監鄘也

中河

曹氏曰衛國居河淇之間故邶鄘鄘皆以柏舟發興齊地西以河為境而衛居河之西欲奪共姜歸齊則當乘舟渡河而去　嚴氏曰鄘在紂都之南則近河矣言中河以土風所見也

桑中

孔氏曰譜云東及兗州桑土之野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濮陽在濮水之北是有桑土明矣郡國志東郡濮陽縣有顓帝冢皇覽曰冢在城門外廣陽里中博物記曰桑中在其中地里志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衛之音樂記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注桑間在濮陽南（郡縣志濮水在曹州南華縣南五里）　朱氏曰桑間衛之桑中是也夫子於鄭衛深絕其聲於樂以為

法而嚴立其辭於詩以為戒　呂氏曰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寧有編鄭衛樂曲於雅音中之理乎桑中溱洧諸篇錄之於經謹世變之始也　楊氏曰此戴衛為戎狄所滅之因也

沫

毛氏曰沫衛邑　鄭氏曰衛之都惡能盡變也遭宣姜之故風俗益壞　水經注晉地道記朝歌城本沫邑武丁始遷居之為殷都　史記武丁從河北帝王世紀帝乙復濟河北從朝歌其子紂仍都焉　有新聲靡樂　論語撰考讖曰邑名朝歌頗淵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屢墮車括地志朝歌故城在衛州東北七十三里衛縣西二十二里　衛縣今省為鎮屬滑州黎陽縣　朱氏曰所謂殷墟　黃氏曰沫水在衛之北　曹氏曰沫即妹土衛都所在自鄉而北自北而東言其浸遠也　傅氏曰當是紂城外之地

上宮

通典衛州衛縣有上宮臺　朱氏曰桑中上宮淇上又沫鄉之中小地名也　孔氏曰酒誥注妹邦於詩國屬鄘後三分殷畿則紂都屬鄘朝歌即沫也

東徙渡河　漕邑

孔氏曰東徙渡河則戰在河北禹貢豫州滎波既豬注云沇水溢出河為澤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在縣東　今鄭州滎澤縣　春秋衛及狄戰滎澤此其地也如禹貢注當在河南時衛都河北狄來伐而禦之既敗而渡河杜預云滎澤當在河北但沇水發源河北入河乃溢為滎則沇水所溢被河南北故河北亦有滎澤但在河南多耳故指豬水則在豫州此戰則在北左傳宋桓公逆諸河宵濟　水經注白馬濟津之東南有白馬城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故濟取名焉　通典衛州黎陽縣北岸滑州白馬縣南岸皆有白馬津即鄘生云杜白馬之津後魏改黎陽津　孔氏曰衛本河北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　陳氏曰齊桓存三亡國必若救衛庶幾於公矣春秋狄入衛不言滅廬于曹不言救遷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曹不言救　樂緯稽耀嘉曰狄人與衛戰桓公不救於其敗也然後救之　載馳言至于漕毛氏曰漕衛東邑

楚丘　楚宮　楚室

鄭氏曰魯僖二年齊桓公城楚丘封衛楚宮謂宗廟也楚室居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　鄭志張逸問楚丘今何地答曰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　郡縣志隋置楚丘縣屬滑州後改衛南本漢濮陽縣地　輿地廣記漕楚丘二邑相近今拱州楚丘非衛之所遷縣有景山京岡乃後人附會名之　通典滑州衛南縣衛文公遷楚丘即此城五代屬澶州今為開德府九域志有楚丘城　地理志齊桓公更封衛於河南曹楚丘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

堂　景山　京

曹氏曰虛漕虛也升虛以望楚丘與堂邑之間有大山及高丘形勢之勝可依以立國　毛氏曰楚丘有堂邑朱氏曰虛故城也堂楚丘之旁邑　傳氏曰堂當是今博州堂邑　博濮二州連境　商頌陟彼景山　水經注河水分濟北逕景山東又北逕楚丘城西　補傳曰景山以大而得名商之故都也衛在商畿內升故虛以望知地勢之勝　朱氏曰春秋傳言景亳益商所都之山名衛乃商舊都也　寰宇記景山在澶州衛南縣東南三里　九域志開德府有景山

阿丘

爾雅偏高曰阿丘　謂丘邊高　辭為衛發

衛

地理志河内朝歌縣紂所都康叔所封更名衛（通典古殷朝歌城在衛州衛縣西宋忠云康叔從康徙衛括地志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左傳祝佗曰分康叔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衛北界）及圃田之東（康誥在茲東土）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為狄所滅戴公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楚丘衛故都即今衛縣令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是也秦徙之於野王今懷州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凡九百年最後絕九域志大名府古觀扈國亦商之舊都商城武王伐紂立武庚於此傳氏曰封武庚不於紂都朝歌

名府界皆衛境也（呂氏曰衛自康叔受封至君角凡十世地理志成公徙于帝丘今濮陽）

淇奧

大學作澳　釋文曰淇衛水　爾雅曰隩隈也　說文隈厓也其内曰澳其外曰隈（袁氏曰淇水之彎曲處）水經注美溝水東南注淇水博物志謂之奧水流入於淇漢武帝塞決河用淇園之竹屈恂為河内伐竹淇川治矢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唯王蒭篇草不異毛興（晉灼曰淇園衛之苑也其地常多竹）

邢侯

地理志趙國襄國縣故邢國　通典邢州治龍岡縣（今信德府）祖乙遷於邢即此　括地志邢國故城在邢州外城内西南角十三州志云殷時邢侯國周公子封邢侯都此

譚公

春秋譚子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即國志東平陵有譚城故譚國）通典齊州全節縣春秋時譚國城在縣西南（唐元和十五年省入歷城　寰宇記譚城在歷城縣東南十里今濟南府）白虎通作覃（孔氏曰譚者依臣子之稱子爵言公）

農郊

毛氏曰近郊

河水北流

朱氏曰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　董氏曰齊地西至

于河衛居河之西則自齊適衛河界其中故曰北流活孔氏曰九河故道河間成平以南平原高縣以北曹氏曰河在齊之西而海在北河由齊而入海則為東北流

頓丘

爾雅丘一成為敦丘敦亦頓也地理志東郡頓丘縣注以丘名縣丘一成為頓丘謂一頓而成或曰一重之丘輿地廣記頓丘本衛邑在淇水南晉置頓丘郡唐大歷七年置澶州晉天福四年以頓丘為德清軍熙寧四年省頓丘入澶州清豐縣今開德府

水經注淇水北逕頓丘縣故城西竹書紀年晉定公三十一年城頓丘

闕駰云頓丘在淇水南又屈逕頓丘西又東屈而西轉逕頌丘北釋名謂一頓而成丘無高下小大之殺也詩所謂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宿胥故潰受河於頓丘縣遷宮于東黎山西北會淇水蘇氏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即指是潰也

復關

寰宇記澶州臨河縣復關城在南黃河北阜也復關堤在南三百步自黎陽下入清豐縣界

泉源

朱氏曰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水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

水經注泉源水有二源一水出朝歌西北又東與左水合謂之馬溝水又美溝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更出逕駱駝谷於中逶迤九十曲故俗有美溝之目歷十二崿崿流相承泉響不斷寰宇記澶州頓丘縣東北三十五里有泉源祠九域志大名府莘縣有泉源河

河廣

孔氏曰此假有渡者之辭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宋去衛甚遠喻宋近猶喻河狹曹氏曰自閔二年東徙渡河衛已居河東至僖九年宋襄公立已十餘年矣則自衛至宋不必渡河蓋取河為喻

自伯之東

孔氏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桓五年鄭在衛之西南而言東者時三國從王伐鄭則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也

詩地理攷卷一

詩地理攷卷二

宋　王應麟　撰

王

鄭氏譜曰王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令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令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咎奔申申后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

史記曰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鄭志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在雅何答曰幽厲無道酷虐於民以強暴至於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於百姓乎泰山孫氏曰詩自泰離而降書自文侯之命而絕春秋自隱公而始　括地志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郟鄏周公新築在河南縣北九里苑內東北隅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此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故城在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公所築　水經注乙年王遷盟向民于郟二十四年齊人城郟郟王城書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孔氏曰今河南城也　王室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為雅而為風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　唐氏曰二南之風也商徵而周之興也王之風也周降而詩之將亡也　呂氏曰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都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所謂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所謂東周者洛陽也　考王以地封其弟桓公　補傳曰周之始盛也文王位止西伯未嘗稱王而二南之化被于天下周之既衰也平王以後雖為天子而王風之詩僅同列國此二南與王風名同為風

實則不同也風之名既同於列國而加以王之一字所以尊周亦所以愧周與孔子於魯春秋書王之意一也

服虔云尊之猶稱王猶春秋之王人稱王而列於諸侯之上　戴氏曰東遷之後降而為風自季札觀樂已然非聖人降之也　吳氏曰王謂王城之地王人王號說皆非

後平王居洛邑亦謂洛邑為宗周祭統云即宮于宗周是時鎬已封秦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周初無定名隨王者所都而名耳　張氏曰秦離閔宗周蕩傷周室皆甚於刺者也

周謂洛邑也　呂氏曰王者定都天下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衛孔悝之鼎銘曰即

申

鄭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　周語富辰曰齊許申呂由大姜　四國皆姜姓四嶽之後

地理志南陽郡宛縣故申伯國　括地志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　朱氏曰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母家也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平王以申國近楚數被侵伐遣戍內之民戍之孔氏曰宣王時申伯以王舅改封於謝宛縣者謂宣王舅改封之後以前不知其地所滅　林氏曰周平受國於賊而不能討故諸侯強而莫能制　呂氏曰平王戍申與晉平公城杞相類

甫

書呂刑孔氏注呂侯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　唐世系表呂為甫朱氏曰甫即呂也亦姜姓呂刑禮記作甫刑當時益以申故而并戍之　徐廣記曰呂

在宛縣 左傳楚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實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史記呂尚先祖為四嶽佐禹治水有功虞夏之際受封於呂列女傳太姜有呂氏之女 水經注宛西呂城四嶽受封於呂 括地志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呂氏春秋呂在宛縣西伯夷主四嶽之祀佐禹有功氏曰有呂或為甫鄧國志汝南新蔡有大呂亭故呂侯國輿地廣記蔡州新蔡縣古呂國今縣為正

許 見前

孔氏曰言甫許者以其俱為姜姓其實不戍甫許也 六國時秦趙同為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亦此類

留

曹氏曰留本邑名其大夫以為氏

鄭

鄭氏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為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為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鄢蔽補丹依疇歷華 孔氏曰八國皆在四嶽之閒韋昭曰八邑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為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虢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 鄭玄發墨守云武公遷居東周畿內 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地理志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及成皋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土陘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菅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吳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自武公後二十三世為韓所滅 通鑑外紀宣王二十二年封季弟

友於鄭都咸林　括地志鄭故城在華州鄭縣西北三里桓公友之邑秦縣之武公十一年初縣鄭　朱氏曰新鄭今之鄭州　水經注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為桓公帝王世紀云或言縣故有熊氏之墟黃帝所都也孔氏曰鄭世家號鄶果獻十邑竟國之則桓公自取十邑見史伯為桓公謀故傳會為此說　服虔云鄭東鄭古鄶國之地是鄭雖取其地不居其都僖三十三年左傳稱文夫人葬公子瑕於鄶城之下服虔云鄶故鄶國之墟杜預云鄶國在滎陽密縣東北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是鄭非鄶都故別有鄶城也　郡縣志鄭州新鄭縣鄭

武公之國都　韓滅鄭自平陽徙都之戰國策韓之取鄭從成皋始　林氏曰春秋戰爭之多者莫如韓秦漢之間如鄭戰國戰爭之多者莫如韓秦漢之間天下有變必於滎陽成皋之間決勝負　朱氏曰鄭

聲之淫有甚於衛故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而不及衛　周禮疏曰鄭詩說婦人者九篇　吳氏曰齊詩刺哀襄而季札觀樂乃曰洋洋乎大風也哉鄭美武公父子而札乃曰其細已甚曰大曰細自其土地風氣之發於音聲者言之而非繫乎辭也班孟堅曰民性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劉夢得論八音與政通以三光五嶽之氣為言固有見於此

祭仲

括地志故祭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北十五里鄭大夫祭仲邑　水經注長垣縣有祭城祭仲之邑　長垣今屬開封府

京

括地志京縣故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南二十里鄭之京邑　穀梁傳襄十一年同盟于京城北　地理志河南郡京縣即共叔段所居　曹氏曰滎陽故東虢國也有京水索水楚漢戰於京索之間即其地也京邑在滎陽縣東敖倉鴻溝在縣西官渡在中牟皆古戰爭處　左傳鄭京櫟實殺曼伯注云屬公得櫟又并京　郡縣志鄭州滎陽縣京水出滎陽縣南平地　楚語范無宇曰國為大城未有利者叔段以京　服虔云京鄭邑不封

清彭消軸河上　水經注清池水出清郡國志河南中牟縣有清口水

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逕清陽亭南東流即故清入城也詩清人在彭彭為高克邑杜預春秋釋地云中牟縣西有清陽亭是也清水又屈而北流至清口澤　中牟今屬開封府　鄭氏曰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　毛氏曰彭衛之

河上鄭之郊也消軸河上地　孔氏曰禦狄於境在鄭衛境上翺翔河上是營軍近河而衛境亦至河南彭消軸皆河上之地益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不相遠

溱洧

陳氏曰鄭國在溱洧二水之間　說文引詩潧與洧潧水出鄭國溱水出桂陽臨武入匯當以潧為正　洧水出頴川陽城山東南入頴陽城縣入淮　志溱水源出鄭州新鄭縣西南府登封縣　郟縣志今屬鄭州地理南密縣西南馬領山　密縣志出陽城縣陽城山　又東過新鄭縣南溱水東逕新鄭故城中裏元年晉伐鄭敗其徒兵於洧上又東為洧淵水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則此潭也洧水又東與黃水合經謂潧水非也　又東過習陽城西折入于潁　地理志潁長平省入陳州西華縣　鄭語主茅騩而食溱洧　地理志密縣有大騩山　韓詩溱與洧方渙渙兮傳云三月桃華水下之時執蘭拂除辟君注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秉蘭草祓除不祥　十道志曰鄭俗以三月合於溱洧之上以自祓除　括地志洧水在新鄭縣南與溱水合　孟

子曰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東門

左傳隱四年宋陳蔡衛伐鄭圍其東門　朱氏曰城東門也

學校

曹氏曰校本夏之學名鄭亦以名學故鄭人游鄉校以議執政

齊

鄭氏譜曰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　司寇也　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周公致太平數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於穆陵　沂州沂水縣北有穆陵山　北至于無棣　滄州無棣縣南無棣溝　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　地理志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間兮又曰竢我於著乎

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吳札聞齊之歌曰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古有分土無分民太公以齊地負海爲鹵少五穀而人民寡廼勸以女功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其後二十九世爲彊臣田和所滅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爲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朱氏曰今青齊淄濰德棣等州是其地也　世家云胡公徙都薄姑獻公徙治臨淄括地志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薄姑城天齊池在青州臨淄縣東南十五里封禪書云齊所以爲齊者以天齊　地理志成王滅蒲姑以封師尚父　注武王封太公於齊初未得爽鳩之地成王以益之也　左傳晏子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　水經注薄姑故城在臨菑縣西北五十里近濟水　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　即營丘也今青州西北四十里　樂記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

營

地理志臨淄名營丘齊詩曰子之營兮注毛詩作還齊詩作營　水經注臨淄城中有丘淄水出其前經其左故有營丘之名孔氏曰水所營繞釋丘云水出其左營丘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乃東以丘臨水謂之臨淄與營丘二地　括地志營丘在臨淄北百步外城中　爾雅齊曰營州疏博物志云營與青同海東有青丘齊有營丘曹氏曰說者以茂也昌也皆地名

猏

括地志作嶕注山名字或作猏亦作巒乃高反　水經注作貓　水相逢於嶕山也　董氏曰皆山名在齊之郊文猏山在齊　集注本作嶕　說

著

地理志埜於著乎而注著地名濟南郡著縣　水經

漯水東北逕著縣故城南

南山

朱氏曰齊南山也

魯道

水經注汶水南逕鉅平縣故城東　鉅平省入兗州博城今龔慶府奉符縣

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令汶上夾水有文姜臺汶水西南流詩云汶水滔滔

汶水

淮南墜形訓汶出弗其流合於濟注弗其山在北海朱虛縣東　汶達于涕曹氏曰汶水許氏以為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括地志朱虛故城在青州臨朐縣東東至安丘入濰今密州安丘縣桑欽以為出泰山萊蕪縣原山鄒縣志兗州乾封縣東北括地志淄州淄川縣東南七十里原山西南入濟蔡氏曰在今鄆州中都縣括地志東至青州博昌班孟堅兩存其說閔子騫曰吾必在汶上矣說者主桑欽義以為汶在齊南魯北在汶上者欲北如齊也董氏曰出萊蕪者今須城之汶是也出朱虛者今濰州之東南有大汶小汶是也鄒縣志汶陽城在兗州龔丘縣東北五十四里汶陽之田謂此北尚是魯地　孔氏曰汶水之州之汶也出朱虛泰山北又東北入濰者青州之汶也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廡之於衛也朱氏曰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疑實晉詩又恐魏亦嘗有此官魏分河中府解州即其地鄒縣志河中府春秋時為魏地

汾沮洳

地理志汾水出太原鄔汾陽縣北山水經出汾縣北管涔山括地志出

嵐州靜樂縣北管涔山令屬憲州　山海經管涔之山汾水出焉　説文出晉陽山　西南至汾陰入河　今河中府榮河縣　郡縣志汾水北去寶鼎縣二十五里　蘇氏曰汾水出於縣北西入于河　入河之處即魏之舊國　水曲流處　山海經沮如之山郭氏注引詩彼汾沮如　水經汾水西至汾陰十歘之間　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歘之詩　朱氏曰十歘之間郊外所受場圃之地十歘之外鄰圃也

河之干

水經河水東過河北縣南又東永樂澗水注之　注云水出于薄上南流逕河北縣故城西故魏國也永樂漢水又南入于河晉獻公滅魏後乃縣之在河之北故曰河北縣　薄山即襄山在潼關北十餘里　郡縣志河水經永樂縣南二里　董氏曰河濁而在岸之干之側之滑者清也

唐

鄭氏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　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為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喬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地理志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它人是愉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吳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文公後十六世為韓魏趙所滅三家皆自立為諸侯是為三晉太原郡晉陽縣故詩唐國龍山在西北晉水所出東入汾

臣瓚曰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又云堯居唐東於氾千里順帝改氾曰永則瓚以唐國為永安

皇甫謐云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後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於詩為唐國則唐國為平陽此二說詩之唐國不在晉陽 顏師古以瓚說為是 曹氏曰意唐叔受封之始實在永安至子燮徙居晉水之陽後人遂以晉陽為唐之故國歟 左傳唐叔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 注大夏今太原府 呂氏曰晉陽漢太原郡所治隋以古晉陽為太原縣太平興國四年徙州治陽曲而空其故城世本云居鄂括地志故鄂城在慈州昌寧縣二里 孔氏曰禹都平陽或於安邑或於晉陽夏都亦在晉境故云夏墟 朱氏曰唐叔所封在今翼城西 水從縣南東流注之 晉水出縣西懸甕山 括地志故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 堯築也國都城記燮父徙居晉水傍唐城即燮父初徙之處 諸侯譜云晉穆侯遷都於絳孝侯改絳為翼 故翼城一名故絳在絳州翼城縣東南十五里 左傳注翼晉舊都在絳邑縣東 新田 今絳州絳縣 晉語景霍以為城汾河涑澮以為淵戎狄之民實環之 朱氏曰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 補傳曰魏舜禹之故都晉堯之故都在雍冀之閒三聖人皆有儉德遺風百世未泯

沃 鵲

毛氏曰沃曲沃 孔氏曰在河東聞喜縣聞喜今屬解州成侯徙居曲沃則為晉都至昭公分曲沃封桓叔則昭公已前已徙絳矣然則穆侯以後晉常都絳序言沃則既封之後謂之沃國 鵲曲沃 傳曰下國 邑 孔氏曰其都在曲沃其傍更有邑 水經注左邑故城故曲沃 即新城也漢武以為聞喜縣 涑水自城西注水流急潛故詩人以為激揚之水 曹氏曰自桓叔初封曲沃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 竹書紀年莊伯十二年翼侯焚曲沃之禾 林氏曰曲沃之民知有曲沃不知有宗國

首陽

朱氏曰首山之南也 孔氏曰首陽之山河東蒲坂縣南馬融曰華山之北河曲之中 左傳趙宣子田于首山 晉志蒲坂有雷首山 夷齊居其陽蒲坂舜都也 石曼卿云恥生湯武干戈日寧死唐虞揖讓 水經注雷首山一名中條山 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 輿地廣記在永樂縣北三十里 山南曰首陽 河東縣南十五里 鄙縣志在河中府夷墓在縣南三十五里雷首山南 河東縣本漢蒲坂縣地伯

秦

鄭氏譜曰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 伯益 實皋陶之子佐禹治水 列女傳皋子生中侯苗興云皋陶之苗為秦 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

獸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為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為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鄭語史伯曰秦仲嬴姓之僑也其將興乎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迆山孔氏迪謂靡迆禹貢無迆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地理志扶風雍縣

志非子邑于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括地志秦州清水縣本名秦十三州志云秦亭秦谷通典秦州古西之邑輿地廣記秦州隴城縣有秦谷史記莊公伐西戎破之周宣王予大駱犬丘為西垂大夫括地志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是也世紀襄公徙汧故城在隴州汧源縣南三里文公還居非子舊墟犬丘在汧渭之間即槐里是也在京兆府興平縣東南十里寧公徙平陽故城在鳳翔府岐山縣西四十六里有平陽聚德公居雍故城在鳳翔府天興縣南七里獻公徙櫟陽在京兆府櫟陽縣東北孝公徙咸陽故城在咸陽縣東十五里水經注秦川有故亭秦仲所封孔氏曰德公之後常居雍季札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服虔云與諸夏同風杜預云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鄰四載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穆公稱伯以河為竟注地界東至於河朱氏曰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於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於如此則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重厚質直無鄭衛驕墮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晁氏曰晉之儉秦之好車馬鄭衛之音宛丘之婆娑以詩所記行四方察其風俗無不近者當其一時上

之所為豈自知能入人如此之深耶其漸靡使然　李氏曰鄭風鄘曼齊風闈綏秦風黃鳥晨風聲氣俗使然

阪有漆

曹氏曰説文阪山脅也地理志隴西有隴坻在其西注隴阪也即今隴山三秦記其阪九回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東望秦川然則阪固秦地之所有也通典秦州有大阪名曰隴坻亦曰隴山

西戎

朱氏曰西戎者秦之臣子所不與共戴天之讐也襄公承天子之命以報君父之仇所以能用其人而秦人所以樂為之用也温其在邑西鄙之邑也史記襄公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

後漢西羌傳秦襄公攻戎救周及平王之末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貎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音九邽冀之戎涇北有梁山之戎鳳翔有岐山之戎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　漢匈奴傳秦襄公伐戎至邽始列為諸侯　張氏曰車鄰駟驖小戎諸詩武事備矣益其地與戎錯而秦仲以來武事最勝故能使秦伯有天下者是詩也而使之不二世而失國者亦是詩也夫其嚴急之風與三代之温柔敦厚抑何遠哉

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開地千里　史記匈奴傳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獂之戎岐梁山涇漆之

取周地

歐陽氏曰按史記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以岐西之地子文公立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豳自戎侵奪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至文公始逐戎而取之　孔氏曰襄公救周即得之本紀之言不可信　呂氏曰蘇氏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使平王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以形勢臨諸侯齊晉雖大未敢貳也此論失於考之不精岐豐之地自犬戎盤據舊都非周所有故平王遂以賜襄公使之自取其勢非可以不遷也

終南

郡縣志終南山在京兆府萬年縣南五十里一名太一

亦名終南 又在鳳翔府鄠縣南三十里 張衡西京賦終南太一隆崛崔嵬潘岳西征賦云九嵕巀嶭太一巃嵸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然則終南太一非一山也畢原在縣西南二十八里詩注云畢周公葬于畢是也 終南之道名邊如堂之牆 孔氏曰釋丘云畢堂也畢終南之道平如堂也 鄭氏曰畢終南之道名邊如堂之牆 孔氏曰釋丘云畢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 毛氏曰紀基也堂畢牆 郭璞云今終南山道名畢 曹氏曰紀崔靈恩集注作屾曰終南之旁有屾山字當作屾 爾雅說文皆以山如堂者曰密謂形如堂室也此言終南形勢之壯 朱氏曰紀山之麓角堂山之寬平處寔字記堂即畢原也

三良

括地志秦穆公冢在岐州雍縣東南二里三良冢在雍縣一里故城內 今鳳翔府天興縣東坡蘇氏秦穆公墓詩禦泉在城東墓在城西無百步

渭陽

鄭氏曰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 孔氏曰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地理志在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

曹氏曰渡渭而送之至於渭北言其遠也 水經渭水逕長安城北注即咸陽也 鄜縣志京兆府咸陽縣本秦舊縣渭水南去縣三里

秦咸陽在今縣東二十二里

陳

鄭氏譜曰陳者大皞虙戲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閼父作窓 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 音孟豬 書盟豬 爾雅孟諸 大姬

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地理志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吳札聞陳之歌曰國亡主其能久乎自胡公後二十三世為楚所滅　通典陳州宛丘縣陳都今淮寧府九域志城陳胡公所築　唐氏曰陳靈公弒而楚子入陳則王迹熄矣詩之所以亡也　歐陽氏曰陳最後至頃王時猶有靈公之詩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

宛丘

水經注宛丘在陳城南道東　王隱曰漸欲平今不知所在矣　爾雅陳有宛丘注今在陳縣南三里　括地志縣在陳城中古陳國　郡縣志宛丘在陳州宛丘之側　孔氏曰釋丘云宛中宛丘言中央宛宛然是為四方高中央下郭璞謂中央隆峻狀如一丘與毛傳正反　爾雅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其二在河北

東門之枌

毛氏曰東門宛丘國之交會　戴氏曰陳詩多言東門必陳人遊息之地　南方之原氾氏曰擇高明之地而荒樂焉

東門之池

郡縣志東門池在陳州城東門內道南　毛氏曰池城池也　水經注陳城故陳國也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而不耗竭不生魚草水中有故臺處詩所謂東門之池也

墓門

楚辭天問何繫鳥萃棘負子肆情縱欲與之淫泆婦人引詩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淫王逸注云解居父聘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　列女傳陳辯女陳國採桑之女也為歌曰墓門有棘墓門有棋　毛氏曰墓道

之門

防 邛

郡國志陳國陳縣今宛丘縣注博物記曰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毛氏曰防邑也邛丘也

株林

毛氏曰夏氏邑 孔氏曰邑在國外 郡國志陳縣注陳有株邑蓋朱襄之邑寰宇記陳州南頓縣西南三十里有夏亭城城北五里有株林郡縣志宋州柘城縣本陳之株邑詩株林是也故柘城在寧遠縣南七十里陳之株邑 柘城寧陵今屬拱州

檜

左傳國語作鄶 地理志作會 鄭氏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已董彭秃妘曹斟芊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孔氏曰檜祝融之後復居祝融之墟 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正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於虢謂東虢 鄭語妘姓鄶注陸終第四子求言為妘姓封于鄶鄶今新鄭也 世本曰陸終生子六人四曰鄶人 宋忠云鄶國名妘姓所出 周語鄶之亡由叔妘 郡縣志鄶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二里括地志云二十二里 寰縣漢屬河南鄭州今屬鄭州 水經注洧水又東南逕鄶城南注劉禎云北鄰於虢 孔氏曰鄭譜以鄭桓公寄孥與賄於虢鄶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風次于末宜哉 蘇氏曰檜詩皆為鄭作如邶鄘之於衛也 通典河南府密縣古鄶國有洧水鄶水有溱洧二水本鄶國之地 杜預云鄶城在滎陽密縣東北 鄭州新鄭縣晉文侯二年同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正名之曰鄭是曰桓公 徐廣曰鄶在密縣不得在外方之北也 左傳鄶城注在密縣東北

西歸

鄭氏譜曰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 孔氏曰檜在滎陽周都畺鎬周在于西故言西

曹

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昔帝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輿地廣記廣濟軍定陶縣故三朡國周封曹叔振鐸於此陶丘在西南菏澤在東北　郡縣志古曹國在曹州濟陰縣東北四十七里自曹叔至伯陽凡十八葉今輿地則踰濟北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傳曰分曹地也曹在汶南濟東據魯而言是濟西魯在其東南衛在其西北　地理志濟陰郡成陽有堯冢靈臺昔堯作游于成陽今濮州雷澤縣　陳氏曰仁府濟陰縣本漢定陶縣地唐爲曹州省定陶入焉　孔氏曰曹都雖在濟陰其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夫子之刪詩繫曹於檜於國風之後於檜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　程氏曰檜曹懼於危亡而思周道故爲亂之終則反正故以幽風繼之

南山

毛氏曰曹南山也　郡縣志曹南山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詩南山朝隮是也　寰宇記在縣東南　春秋盟于曹南括地志有曹南因名曹

周京 京周　京師

公劉京師之野朱氏曰京師高丘而衆居之也　董氏曰所謂京師者始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曰京師曰嬪于京依其在京則岐周之京也王配于京則鎬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皆仍其本號而稱之猶晉之言新絳故絳也洛邑謂之洛師正京師之意　呂氏曰下泉作於齊桓之後　李氏曰周京者周室所居之京師也京周者京師所治之周室也

鄶伯

左傳鄶文之昭也　毛氏曰鄶伯鄶侯　鄭氏曰文王之子爲州伯　春秋釋地曰解縣西北有鄶城　左傳盟于鄶　說文國在晉地　服虔曰鄶國在解縣東鄶瑕氏之墟也　水經注涑水西逕鄶城鄶伯故國也今解故城東北二十

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俗名為邠城　輿地廣記河中府猗氏縣有邠城文王子所封詩邠伯　括地志城在縣西南四里

豳

鄭氏譜曰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大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之公劉之出大王之入雖有其異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大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己志後成王迎而反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大王之所為大師大述其志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為豳國變風焉　朱氏曰虞夏之際棄為后稷而封於邰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密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密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豳之谷焉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為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莅阼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成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為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豳在今邠州三水縣邠在今京兆府武功縣

近狄　孔氏曰不密已竄豳地定國於豳自公劉始也　郡縣志慶州治東南三里有不密故城　地理志昔后稷封黍公劉處豳太王徙郊文王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右扶風栒邑縣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都　徐廣曰漆縣東北有豳亭　通典曰邠州古豳國　西魏置豳州開元十三年改為邠州

郡縣志古豳城在邠州三水縣西三十里公劉始都之處　栒邑故城在縣東二十五里　括地志縣西十里有豳原豳城在原上　史記正義武王登邠

之草以望商邑益登此城 孔氏曰鄭譜王在豳後 公劉為狄迫逐夕陽豳居允荒本紀公劉在戎狄間杜預云豳在新平漆縣東北郃始平武功縣所治鄠城郃近而豳遠公劉初居豳太王終去豳俱是先公之後 括地志郊州新平縣即漢漆縣詩豳國 鄭志張逸問豳七月專詠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風何答曰以周公事專為一國上冠先公之業所以在風下次於雅前 曹氏曰不密之居於豳未能國也至其孫公劉始立國焉后稷開國在郃豳雖非后稷之舊而豳公所修者實后稷之業故併以后稷繫之豳其後自豳而岐自岐而程自程而豐自豐而鎬積累增修而後王業成焉 吳氏曰風有周召王豳地則皆周地詩則皆周詩如邶鄘衛之為三魏唐之為二其詩所從得之地不同其發於聲者不一故本其地而繫之也 張氏曰黍離出於洛陽者也七月出於豳者也

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鄶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大師歌樂之次第也 季札觀樂於魯次第如此 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 張氏曰始於二南終於豳聖人所以為無窮也

東山

程氏曰東山所征之地 李氏曰周在豐鎬三監叛其地在王室之東周公自周征之是自西而東故謂東征

今攝商故都在河北唐杜牧以河北為山東秦漢謂山東山西者皆指太行山東山即太行商地 孔氏曰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周公在東實出入三年

四國

毛氏曰四國管蔡商奄也 書序三監及淮夷叛 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也以其監殷故謂之三監 成王東伐淮夷遂殘奄說文郇國在魯 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奄至即奄國之地 左傳周有徐奄注二國嬴姓分魯公因商奄之民 孟子注奄東方國 通鑑外紀奄君謂武庚祿父曰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祿父從之率奄淮夷叛周公奉王命興師東伐 書多方注云奄國在淮夷之傍 孔氏曰書傳稱周公二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 書傳又曰奄君薄姑薄姑齊地名非奄君名 四國不數淮夷 四國之君祿父管叔皆見殷蔡叔放之奄遷其君於齊 周書作雒篇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 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叛周公乃作師旅臨衛攻殷大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二年管叔霍叔遂滑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乃囚蔡叔遷于郭陵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作雒九邑作殷獻民遷于九里成周之地俾康叔宇于殷俾申茆父宇于東

歐陽氏曰周召王豳皆出於周邶鄘合於衛檜魏世

家絶其可考者七國而已

詩地理攷卷二

謹案總說第二頁前三行自傳於此名也刊本名訛明據注疏本改

第二頁後七行憂娛之萌漸刊本娛字訛作誤據注疏本改

卷一第六頁後三行述三王之迹亦必及周召刊本脫召字據逸齋詩補傳增

第九頁前六行大別之東彭蠡之西刊本西訛東據禹貢諸家說及水經注改

第十九頁後五行六行渭水出隴西郡首陽縣西南鳥鼠山西北南谷山案漢書地理志無西北南谷山五字當是引水經注文訛入于此

卷二第三頁後八行為方百里者三十六刊本方字訛作六據漢書注改

第六頁前三行奉辭伐罪刊本伐訛罰據國語改

第十頁後三行更方五百里刊本方訛立據注疏本所載詩譜改

第十一頁後三行胡公徙都薄姑刊本公訛氏據
史記齊世家改
第十三頁前四行弗其山在北海朱虛縣東刊本
北訛此據淮南子注改
第十六頁後七行龍山在西北刊本龍山二字訛
作龍據漢書地理志改正
第二十三頁後二行大夫之戒襄公刊本襄訛衰
據毛詩疏改

校總官庶吉士臣侍　朝
對官中書臣朱　炘
謄錄貢生臣蕭志鴻

缺　页

陸氏詩疏廣要

〔吳〕陸璣原本〔明〕毛晉廣要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經部

陸氏詩疏廣要卷上之上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陸氏詩疏廣要目錄

卷上之上

釋草

參差荇菜 采采卷耳

采采芣苢 言刈其薁

于以采蘩 言采其蕨

言采其薇 于以采蘋

于以采藻 白茅包之

白蘋采蓱菲

貌有苦葉 言采其蓫

誰謂荼苦 芄蘭之支

菉竹猗猗 隰有游龍

中谷有蓷 隰有萇楚

茹薦在阪 方秉蕳兮

贈之以芍藥 言采其莫

言采其蓫 欲逝于野

蒹葭蒼蒼
可以漚紵
卬有旨鶩
隰有萇楚
隰有萇楚
食野之苹
食野之蒿
食野之芩
南山有臺
南山有桑
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
言采其遂
匪莪伊蔚
匪莪伊蔚
白華菅兮
茇之華
莫莫葛藟
維筍及蒲
卷上之下
釋木
檄弟甘棠
標有梅

視爾如荍
卬有旨苕
有蒲與荷
浸彼苞稂
食野之蒿
集于苞杞
薄言采芑
北山有萊
北山有萊
言采其蓫
蔦與女蘿
茇之華
取蕭祭脂
薄采其茅
標有梅

唐棣之華
梓椅梧桐
無折我樹杞
山有樞
隰有杻
集于苞栩
山有苞櫟
六月食鼈及黿
常棣之華
北山有杞
其下維穀
無浸穫薪
榛楛濟濟
其樫其椐
卷下之上
釋鳥
敝笱在梁

樹之榛栗
不流束蒲
顏如舜華
山有栲
椒聊之實
有條有梅
隰有樹檖
采荼薪樗
南山有枸
爰有樹檀
敝笱其樗
隰有杞棧
其灌其栵
柞棫拔矣

關關雎鳩
黃鳥于飛
流離之子
弋鳧與鴈
肅肅鴇羽
鴥彼晨風
傴其鷺羽
維鵜在梁
鳴鳴于垤
鳲鳩在桑
翩翩者鵻
鴥彼飛隼
鴥彼飛隼
鶴鳴于九皐
脊令在原
鴻飛遵渚
鳧鷖在涇
交交桑扈
鳳皇于飛
翩彼飛鴞
卷下之下
釋獸
麟之趾
于嗟乎騶虞
羔裘豹飾
碩鼠碩鼠
狼跋其胡
毋教猱升木
有熊有羆
釋魚
九罭之魚鱒魴
魚麗于罶魴鱨鰋
成是貝錦
有鱣有鮪
維魴及鱮
鼉鼓逢逢
釋蟲
螽斯羽
喓喓草蟲
趯趯阜螽
領如蝤蠐
蟋蟀在堂
蜉蝣之羽
六月莎雞振羽
伊威在室
蠨蛸在戶
胡爲虺蜴
蜮蛉有子蜾蠃負之
爲鬼爲蜮
去其螟螣及其蟊賊
卷髮如蠆
如蜩如螗

臣等謹案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廣要四卷

吳烏程令陸璣原本而明毛晉所作廣要也考隋書經籍志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註云烏程令吳郡陸機撰而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録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註云字元恪吳郡人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唐書藝文志亦作陸璣然則隋志作機字之悞也是書久佚後人於孔穎達五經正義内采掇其詞輯為二卷明毛晉因而註之每卷又分為上下跋中疑此本非原書其説良是至援陳氏之説謂其引爾雅郭璞注則當在郭後未必吳人因而題曰唐陸璣則考證殊屬疎舛書中于爾雅注僅及漢建為文學樊光實無一字涉郭璞不知陳氏何以云然也晉之廣要据拾頗勤亦俾附驥以傳而所編條目與經文篇第錯亂並加改訂以從經次焉

乾隆四十一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陸氏詩疏廣要卷上之上　明　毛晉　撰

釋草

參差荇菜

荇一名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案酒一作肥美

爾雅云莕接余其葉荇郭注叢生水中葉圓在莖端長短隨水深淺江東食之亦呼莕鄭注今水荇也蔓鋪水上毛傳云后妃供荇菜以事宗廟埤雅曰參差荇菜左右流之三相參為參兩相差為差參差言其出之無類左右言其求之無方王文公曰荇餘詩雖以比淑女然后妃所求皆同德者則荇餘惟后妃可比焉其德行如此可以共奉祭祀舊說藻華白荇華黃顏氏家訓云今荇菜是水悉有之黃華似蓴是也爾雅翼本草云鳧葵即莕菜也別本注駭之云荇菜生水中葉似蓴莖滋根極長江南人多食唐本云是猪蓴誤也猪蓴與絲蓴並一種以春夏細長肥滑為絲蓴至冬短為猪蓴亦呼龜蓴此與鳧葵殊不相似案荇菜今陂澤多有令人猶止謂之荇菜非難識也葉亦卷漸開雖圓而稍羨不若蓴之極圓也葉皆隨水高低平浮水上花則出水黃色六出今究陵中陂湖中彌覆頃畝日出照之如金俗名金蓮子狀既似蓴又猪好食皆以小舟載取以飼猪又可糞田或因是亦得猪蓴之名但非蓴菜耳陸德明曰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荇菜者以商禮詩詠時事故有之案風有采蘩采蘋又有采藻采蘋之屬水草甚多而醢人所薦止于昌本茆芹深蒲而已物之為菹蓋自有所宜餘或為羹芼之用豈可四物之外便謂商禮耶顏之推云荇先儒解釋皁云水草江南俗亦呼為蓴或呼為荇菜而河北俗人多不識之博士皆以參差者是覓菜呼人覓為人荇

亦可笑矣嚴粲云參差訓不齊今池州人稱荇為菩公鬚蓋細荇亂生有若鬚然詩人之辭不苟矣

按詩人取興荇菜以其柔順芳潔可羞神明也還重左右無方不流以興寤寐無時不求意況是時洽陽渭涘尚未造舟覩迎何得便說到后妃薦荇以供祭祀埤雅直云后妃采荇諸侯夫人采蘩大夫妻采蘋藻固有次第尤為可笑王文公借接余舊名以為妾餘草近于戲矣

采采卷耳

卷耳一名枲耳一名胡枲一名苓耳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羹為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瑞今或謂之耳瑞草鄭康成謂是白胡荽幽州人呼爵耳

爾雅云菉耳苓耳郭註廣雅云枲耳也亦云胡枲江東呼為常枲或云苓耳形似鼠耳叢生如盤詩周南云采采卷耳非也此即卷菜葉如錢細蔓被地本草曰枲耳一名胡枲一名地葵一名菟一名常思生安陸川谷及六安田野實熟時採埤雅云爾雅曰菉耳苓耳廣雅曰即枲耳也幽州人謂之爵耳或曰形似鼠耳故有耳之號或曰白華細莖子如婦人耳瑞故名荊楚記曰卷耳一名瑞草亦云蒼耳叢生如盤詩曰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言后妃持是器采是物而不滿焉則以志在彼不在此也問者曰后妃貴矣今曰采卷耳何也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詩人借此以寫后妃之志耳故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詞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爾雅翼云卷耳菜名也幽冀謂之襢菜雒下謂之胡枲江東呼為常枲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可羹為茹滑而少味又謂之常思菜傖人皆食之又以其葉覆麴作黃衣崔寔四民月令曰伏後二十日為麴至七月七日乾之覆以胡枲故古人采之卷耳之詩后妃志欲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

先儒多異說蓋采采卷耳職之賤者淮南子稱蓱師
庶女位賤尚菜權輕飛羽許叔重曰尚主也菜者菜
耳菜名也主是官者至微賤也蓱師庶女復賤于主
枭之官故曰權輕飛羽觀此則主枭之官位之微者
周禮顧不可考或成周以前周南之官有之其實如
蒼耳而蒼色上多刺好著人衣今人通謂之蒼耳其
一名施離騷以譬小人所謂資枭施以盈室是也一
名羊負來博物志曰洛中有人入蜀胡枭著羊毛蜀
人種之曰羊負來也陶隱居乃云昔中國無此言從
外國逐羊毛中來據此物既稱胡枭必是胡物但國
風爾雅所載則其來已久而羊負來之名僅出後代
則此名恐自洛入蜀者得之

按本草云卷耳一名蒼施離騷云資枭施以盈室兮王
逸註曰施枭耳也或又因爾雅卷施草謂即是施郭
氏以為宿莽引離騷夕搴中洲之宿莽句第宿莽遇
冬不死枭耳至秋早影確是二物又按詩云卷耳爾
雅云蒼耳廣雅云枭耳皆以實得名第陸氏曰蔓生
郭氏曰叢生必當以郭氏為正

采采芣苢

芣苢一名馬舄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故
曰車前當道也今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
草可鬻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
爾雅郭注云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
為蝦蟆衣邢疏云王肅引周書王會云芣苢如李出
于西戎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
各齊土地異物以為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是芣
苢為馬舄之草非西戎之木也埤雅神仙服食法曰
車前之實雷之精也善療孕婦難產及令人有子故
詩序以為婦人樂有子也列子曰若蠅為鶉得水為
醫得水土之際則為蠅蠙之衣生于陵屯則為陵舄
陵舄車前也故或謂之蝦蟆衣韓詩傳曰直曰車前
瞿曰芣苢蓋生于兩傍謂之瞿芣从艸从不苢从艸

从已婦人樂有子或不或已按艸最易生然他草所
在或無唯車前蒼耳所至有之故茉苢卷耳之詩正
言此二物本草云車前養肺强陰益精令人有子一
名當道一名牛遺一名勝舄生真定平澤丘陵阪道
中陶隱居云子性冷利仙經亦服餌之令人身輕不
老韓詩乃言茉苢是木似李食其實宜子孫謬矣圖
經云春初生苗葉布地如匙面累年者長及尺餘如
鼠尾花甚細青色微赤結實如葶藶赤黑色今人五
月採苗七月八月採實又云地衣地衣者車前實也
韓詩說云茉苢澤舄也臭惡之茉詩人傷其君子有
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茉苢雖
臭惡乎我猶採取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
猶守而不離去也
按爾雅及圖經諸書茉苢與澤舄確是二種韓氏之
誤甚矣況既云是木似李又云澤舄何其自相背戾
耶

言刈其蓫
蓫蓫高也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
澤中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
可蒸為茹
爾雅云購薗蓫郭璞鄭俱云蓫高也生下田初出可啖
江東用羹魚埤雅薗蓫一名購莖高丈餘薗屬其葉
似艾白色初生可啖江東亦采以羹魚管子曰葉下于

音
聲下于覓覓下于蒲蒲下于葦葦下于萑萑下
于蓫蓫下于莽莽下于蕭蕭下于薜薜下于萑萑下
于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爾雅翼蓫蓫高說文曰可
以烹魚今古以為珍菜大招云吳酸蓫不沾薄只
王逸曰蓫高菜草也蓫香草也蓫一作芼芼菜也言吳
人善為蓫其菜若蓫味無沾薄言其調也又曰沾多
汁也薄無味也言吳人工調醎酸爚蓫高蓫以為羹其
味不濃不薄適其美也蓋蓫多生于吳郭氏亦云江
東用蓫魚則吳人猶能調和之如後世千里蓴蓫末

下鹽豉之比

于以采蘩

蘩皤蒿凡艾白色為皤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食一名游胡北海人謂之旁勃故大戴禮夏小正傳云蘩游胡游胡旁勃也

爾雅曰蘩皤蒿郭氏俱云白蒿又曰蘩菟蘇又曰蘩由胡郭氏俱云未詳疏云召南云于以采蘩毛傳云蘩皤蒿也郭氏云白蒿然則皤猶白也本草云白蒿唐本注云此蒿葉麄于青蒿從初生至枯白于衆蒿欲似艾者所在有之又云葉似艾葉上有白毛麄澁俗呼蓬蒿可以為菹故詩箋云以豆薦蘩菹博雅云蘩母勃也圖經曰白蒿蓬也生中山川澤今所在有之爾雅所謂蘩皤蒿是也唐孟詵亦云生按酢食今人但食蔓蒿不復食此或疑此蒿即蔓蒿而孟詵又別著蔓蒿條所說不同明是二物又今階州以白蒿為茵陳蒿苗葉亦相似然以入藥恐不可用也埤雅蒿青而高蘩白而蘩爾雅曰蘩皤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食一名游胡北海謂之旁勃夏小正傳曰蘩由胡由胡旁勃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蘩所以祭也傳曰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七月之詩曰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傳曰采蘩祁祁衆多也今復蘩種尚用蒿云仙經曰白蒿白兔食之仙爾雅曰蘩菟蘇豈謂是歟爾雅翼云爾雅釋草曰蘩之醜秋為蒿此大略之言也又曰蘩皤蒿此指一物之言也故子以水草之蘩為菑而皤蒿麄于青蒿從初生至枯白于衆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以為菹甚益人故詩箋云以豆薦蘩菹然非水物故非召南所謂也春初此蒿前諸草生云可以生鱠蓋所以蘩青蘇物此物非惟生鱠又曰兔食之而仙又駏驉亦食菴蕳子而仙駏驉馬類兔食蘩駏驉食菴蕳物各有所宜本草又稱茵蔯蒿白兔食之仙蓋茵蔯似

青蒿而背白故說者誤以白蒿說之其苗細經冬不死更因陳根而生故名茵蔯凡蓼之醜艾可灸耆可占蕭可燎蔓蒿蓼通可茹唊論者別而論之

按左傳云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必用水草者取其芳潔也据爾雅本草蘩即白蒿羅氏何云非水物余生澤國習見水草繁茂于陸地者不少然恒在洲渚浒涘間其根下滋于水故生耳嘗有荷花挺出于曲沼芳蹊之上者將亦謂之陸草耶

言采其蕨

蕨鱉也山菜也周秦齊魯曰鱉初生似蒜莖紫黑色可食如葵

爾雅蕨鱉郭云廣雅云紫綦非也初生無葉可食江西謂之鱉邢疏云可食之菜也舍人曰蕨一名鱉鄭云今蕨芽也所在山谷有之埤雅蕨狀如大雀拳足又如其足之蹶也故謂之蕨俗云初生亦類鱉脚故曰鱉爾雅翼蕨生如小兒拳紫色而肥詩及爾雅說文皆云蕨鱉也郭氏曰江西謂之鱉草木疏云周秦曰蕨齊魯曰鱉召南陟彼南山先蕨而後薇蕨薇蓋賤者所食爾今野人今歲焚山則來歲蕨菜繁生其舊生蕨之處蕨葉老硬數枚人誌之謂之蕨基通志云蕨一名鱉莽芽也四處皆食之而壽夷齊食之而天此物不可生食又有一種大蕨亦可食謂之綦蕨爾雅云綦月爾陳藏器云今永康道江居民多以醋淹而食之山谷詩云蕨芽初長小兒拳酷似其狀

雅稚薇垂水言生于水邊而召南之詩陟南山以采之故陸璣云山菜也又詩稱山有蕨薇而伯夷采薇于首陽山其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其後說者以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其土之所出即為之臣于是不食而死通志云白薇曰白幕曰薇草曰春草曰骨美又云薇生水旁葉如萍然詩云采薇者金櫻芽也胡明仲云荊楚之間有草叢生脩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剝而食之甘美野人呼為迷陽疑莊子所謂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即此名物疏云按本草薇有二種生平原川谷似柳葉者白薇也生水旁葉似萍者薇也詩云陟山采薇又云山有蕨薇則是山菜非爾雅所云垂水者也埤雅混而一之誤矣然陸璣稱莖葉如小豆蔓生璚親見官園所種所言必審復非似柳之白薇鄭漁仲謂是金櫻芽不知何據朱子胡氏皆以為迷陽而一云味苦一云甘美又自不同惟項安世以為今之野豌豆蜀人謂之巢菜有合陸璣之疏

于以采蘋

蘋今水上浮萍是也其麤麤大者謂之蘋小者曰萍季春始生可糝蒸以為茹又可用苦酒淹以就酒爾雅云萍萍其大者蘋郭璞云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藻邢昺云舍人曰萍一名萍大者名蘋鄭樵云萍浮萍也今謂之藻其大者蘋即萍類而大者按萍屬不可食此必蓴類葉亦圓浮水上如萍也本草云水萍有三種一名水花一名水白一名水蘇唐本注水萍有二種生平原川谷似而葉圓小者水上浮萍大者名蘋又有荇菜亦相似而葉圓闊寸許葉下有一點如水沫一名茗菜爾雅翼云蘋葉正四方中折如十字根生水底葉敷水上不若小浮萍之無根而漂浮也故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藻音澡即小萍也蘋亦不沈但比萍則有根不浮游耳五月有花白色故謂之白蘋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崑崙

之蘋萍焉蘋之極大者則有實楚王渡江有物觸王舟其大如斗而赤食之而甘孔子以童謠決之曰蘋實也雖皆萍之類然實蘋也非無根者所能生也又天問曰靡萍九衢言其枝葉分為衢道猶今言花五出六出也靡萍九衢異方之物故特奇偉今浮萍三衢蘋雖大四衢而已九衢而大于蘋則亦大蘋非特萍也又本草稱水萍亦謂此物陶隱居云非今浮萍子此三事皆得萍名而實蘋也故詳著之使覽者無惑焉詩緝云蘋可茹萍不可茹郭氏以小萍為大萍誤名物疏云按周處風土記萍蘋芹菜之別名此說非是芹別一物矣蘋又有水陸之異柳惲所謂汀洲采白蘋者水生而似萍末者陸生而似莎者也宋玉所謂起于青蘋之

按蘋可食萍不可食鄭樵疑之嚴粲駁之尚未詳析其狀後人未免傳譌然陸疏云小者曰萍原未嘗相涸坪雅釋蘋與藻互發反多糢糊處又釋萍云無根而浮常與水平故曰萍也江東謂之藻言無定性漂流隨風而已周官萍氏掌水禁鄭氏云以不沈溺取名蓋使之幾酒謹酒也月令季春穀雨之日萍始生舊說萍善滋生一夜七子一日萍浮于流水則不生于止水則一夕生九子萍也世說楊花入水為浮萍爾雅翼云水上小浮萍江東謂之藻高誘曰蘋大萍水漂也字並同皆以漂蕩之漂音篇酓之酓字似藻說者遂以相紊孟非其類也說文云萍無根浮水而生但有小鬚垂水中而已楚辭曰竊傷今浮萍無根然淮南子云萍植根于水木植根于地蓋萍以水為地垂根于中則所垂者乃是根今或反根于上為日所暴即死是與失土同也二家釋萍極其詳明又與蘋有別但俱謂食野之草即此物恐未必然名物疏云蘋有水陸之異甚確但陸生者亦不可茹鄭氏意蘋為蕈類亦非

于以采藻

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扶風人謂之藻聚為發聲也此二藻皆可食鷺熟接去腥氣米麪糝蒸為茹嘉美揚州饑荒可以當穀食也饑時蒸而食之

若爾雅云牛藻郭云似藻葉大江東呼為馬藻邢云以此草好聚生故言溫藻鄭云水藻之類而葉差大生水底博雅云荂菜藻也風俗通云殿堂宮室象東井形刻作荷菱水草以厭火

埤雅云藻水草之有文者出乎水下而不能出水之上其字从澡言自潔如澡也又云藻萍類似槐葉而連生道旁淺水中與萍雜至秋則紫俗謂之馬藻亦呼紫藻故曰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而傳云聚藻也爾雅翼藻生水底橫陳于水若自澡濯然流水之中隨波衍漾莖葉條暢尤為可喜故采藻于行潦也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五六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橫被水下有自然之文故古者象服有藻火之屬藻取其潔又畫于棁以為飾亦以厭火山節藻棁唯取其文亦以禳火今屋上瓦縫謂之藻井亦曰綺井又曰覆海又曰圜項今鳧雁屬亦樂于藻故曰鳧藻楚辭曰鳧雁皆唼夫梁藻是也

按陸氏云藻出乎水下而不能出水之上羅氏亦云橫被水下則藻非浮者了然矣或因韓氏云浮者為藻誤刻作藻遂謂藻亦出乎水上謬甚埤雅引呂覽云菜之美者崑崙之蘋藻又引淮南子云容華生蔈藻之藻又云萍藻生浮草遂疑蘋即所謂藻又云非蒲蔈生萍藻萍藻生浮草者自藻之藻沉總惑于浮沉之說遂誤認蘋藻為一物耳詩致作于以采藻

白茅包之

爾雅云遬牡茅郭璞俱云白茅屬遬音速邢云茅之不實者也一名遬一名牡茅周易云拔茅茹以其彙征吉陸佃云茅之為物拔其根而牽茹者君子以類出

處之象又云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孔子曰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禹貢云荆州厥貢苞匭菁茅吳錄地理志曰桂陽郴縣有青茅可染零陵泉陵有香茅古貢之縮酒合璧事類云茅叢生荒野間野人刈以覆屋江淮間生者一莖三春曰菁

茅

苞有苦葉

苞葉少時可為羹又可淹鬻極美揚州人恒食之至八月葉即苦故曰苞有苦葉

郊特牲曰器用陶苞以象天地之性陶苞蓋取其質説文曰苞瓠也从包从夸聲包取其可包藏物也博雅苞瓠也埤雅長而瘦上曰瓠短頭大腹曰苞傳曰苞謂之瓠誤矣蓋苞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定非一物也鵜冠子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壺即苞也其性浮得之可以免沈溺故當失船之時其直千金也此亦如天竺涉水帶浮囊之類爾雅翼河汾之實有曲

鼓東苞瓜繫而不食猶南箕不可以簸揚北斗不可以挹酒漿也按楚辭王逸九懷稱援苞瓜兮接糧曹植洛神賦曰數苞瓜之無匹兮詠牽牛之獨處阮瑀止慾賦曰傷苞瓜之無偶悲織女之獨勤則古稱苞瓜皆謂星爾詩緝云苞經霜其葉枯落然後乾之腰以渡水名物疏云按廣雅説文古今註通云苞瓠也惟陸農師云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苞其兩形之別出于農師創見考諸書惟瓠甘苞苦為可明耳

然本草有苦瓠唐本註謂之苦瓠瓤復非瓠中之苦者瓠中之苦者疑是匏矣陸疏似以甘瓠為匏非也蓋瓠為總名甘者可食嘉魚稱甘瓠纍之是也苦者佩以渡水此詩匏有苦葉是也入藥者名苦瓠瓤夏末始實秋中方熟取以為器經霜乃堪無柄者名壺盧七月稱八月斷壺是也有柄者懸瓠潘岳云河汾之寶是也小者名瓢舍人云瓢瓠也可食之勝瓠陶貞白所言是也細腰者名蒲盧淮南子云百人抗浮是也

采葑采菲

葑蔓菁一作蕪青幽州人或謂之芥菲似蔓菁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鬻萬為茹甘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爾雅又謂之葖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

葑爾雅云須葑蓯郭云未詳鄭云菰葑也蓯積舊交頭而成封者　又云須蕪無郭云似羊蹄葉細味酢可食鄭云一名葑即蔓菁也　邢疏云案詩谷風云采葑采菲毛傳云葑須也先儒即以須葑蓯當之孫炎云須一名菜菔所謂温菘是也菜菔言來難之所服也爾雅翼云蔓菁南北通有之北土種之尤多菜中之

最有益者塞北并汾河朔間燒食其根呼為燕根猶是燕菁之號昔漢桓帝永興中令災傷郡國皆種蔓菁以助民食劉備歸曹公公使覘之閉門將人種蔓菁而諸葛亮所止令軍士獨種蔓菁者取其纔出甲可生啖一也葉舒可觜食二也久居則隨以滋長三也棄不令惜四也同則易尋而采之五也冬有根可劚而食六也三蜀江陵之人今呼為諸葛菜蔓菁根葉及子乃是菘類與蘆菔全別陶隱居言其子與蘆菔相似兼言小葷故說者疑江表不產注失其真耳有人將菘菜北種初一年半為燕菁二年菘種都絕將燕菁子南種亦二年都變其子亦隨色變大率菘子黑蔓菁子紫赤大小相似蘆菔子黃赤而大又不圓也亦梗長葉瘦高者為菘葉闊厚短者為燕菁嚴氏云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周禮醢人菁菹鹿臡註菁蔓菁也急就章曰老菁冬藏荷冬日藏按禹貢荊州包匭菁茅孔子曰菁以為菹呂氏春秋亦曰菜之美者具區之菁則菁之見貴舊矣然說者或以菁茅為茅之名而言老菁冬藏者為韭花云今蔓菁園中無蜘蛛是其所畏也南都賦秋韭冬菁註曰韭其華謂之菁

菲爾雅云菲芴郭璞云菲草生下濕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鄭即土瓜也又云菲蔥菜郭璞云菲似蕪菁根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鬻為茹甘美可作羹云蔥菜也邢疏云菲一名芴郭云土瓜也孫炎曰葍類也詩谷風云采葑采菲陸璣云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鬻為茹甘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爾雅又謂之蔥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按今爾雅菲芴與蔥菜異郭註似是別草如陸之言又是一物其氏註爾雅二處皆引谷風詩即菲也芴也蔥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者一物其狀似葍而非葍故云葍類也

按爾雅疏云葑也須也蔓菁也蕪無菁也蔓菁也蕪無也蔓也芥也七者一物也考爾雅又云葑蓯方言又云蘴圖經云臺子共得十名至若河朔呼為無根蔓北呼為

九英蜀呼為諸葛菜隨俗異名不可勝紀但菘與蔓菁南北互變實是一種蘆服確是二物不知子雲何以云然

誰謂荼苦

荼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所謂董荼如飴荼也良内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

爾雅云荼苦菜郭註云詩曰誰謂荼苦荼可食鄭註云生山谷味苦今人呼苦益邪疏云此味苦可食之菜一名荼本草一名荼草一名選一名游冬案易緯通卦驗玄圖云苦草生于寒秋經冬歷春乃成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黄似菊堪食但苦耳博雅云游冬苦菜也埤雅云荼苦菜此草凌冬不彫故一名游冬時訓解云小滿之日苦菜秀苦菜不秀賢人潛伏儀禮云鉶芼羊苦蜀本圖經云春花夏實至秋復生花而不實爾雅荼一名荼今常用之藥出近道形似聚貝子故云貝母本草云一名空草一名藥實一名苦花

敝在南方則冬夏常青葉如苦苣更狹其緣色差淡味苦花與野菊似春夏秋皆旋開花詩緝云經有三荼一曰苦菜二曰委葉三曰英荼此詩誰謂荼苦及唐采荼云采苦采菜菽董荼如飴之荼皆苦菜也良耜以薅荼蓼之荼委葉也鄭出其東門有女如荼英荼也鵻鶉子所捋荼傳云荼苦菜也雀苕疏云亂之秀穗亦英荼之類

按朱傳云蓼屬謂此荼與良耜以薅荼蓼之荼同似不可從嚴華谷辨之甚詳但以捋荼為英荼之類恐未必然

言采其蝨

蝨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也

爾雅薗音萌貝母註云根如小貝圓而白華葉似韭疏云藥草貝母一名薗今常用之藥出近道形似聚貝子故云貝母本草云一名空草一名藥實一名苦花

一名商草一名勤母能散人心胸鬱結之氣殊有功
詩云言采其蝱是也圖經云根有瓣子黃白色二月
生莖細青色葉亦青似蕎麥葉隨苗出七月開花碧
綠色形如鼓子花八月採根晒乾又云四月蒜熟時
採之良

菉竹猗猗

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菉竹也箘竹一草
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傍生此人謂此
為綠竹淇澳二水名

菉爾雅云菉王芻郭云菉蓐也今呼鴟脚莎某氏云
鹿蓐也鄭云蓋草亦名菉蓐本草唐注云蓋草葉似
竹而細薄莖亦圓小生平澤溪澗之側荊襄人驚以
染黃色極鮮好洗瘡有效爾雅所謂王芻爾雅翼云
說文曰菉王芻也引詩曰菉竹猗猗則綠與菉同本
草名蓋草俗亦呼淡竹葉所謂終朝采綠不盈一匊
者上林賦稱香草云揜以綠蕙被以江蘺揖亦以
綠為王芻衛風引以為首蓋必嘉草也而離騷云蓀
菉葹以盈室今判獨離而不服以三者皆惡草與衛
風相反詩騷所取各有義耳

竹爾雅云竹萹蓄郭註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
食又殺蟲李巡曰一物二名也孫炎某氏引詩衛風
云菉竹猗猗案陶隱居本草註云處處有布地而生
節間白華葉細綠人謂之萹竹也箘竹一草
蟲鄭注即萹竹也韓詩綠竹猗猗淇澳傍生此人謂
曰藩萹竹也石經同萹竹亦作扁竹蜀本草云葉如
竹莖有節細如釵股生下濕地圖經云春中布地生
道旁苗似瞿麥葉細綠如竹赤莖如釵股節間花出
甚細微青黃色根如萵根爾雅翼云九章曰擊大薄
之芳蓀兮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之上兮吾誰
與玩此芳草解萹蓄與雜菜皆備以為交佩王逸曰
言已解折萹蓄雜以香草合而佩之脩飾彌盛也然
萹蓄雜菜皆非香草逸義非是蓋言解去萹蓄與雜

菜而佩芳蒞宿莽為交佩爾然則竹又惡物與衛風相反耶又云萹蓄既似竹則宜謂之竹爾按璣所說則又合綠與竹為一草未知其審然古今說者皆言淇水旁自生竹箭故古人言伐竹淇衛又曰淇衛之箭如此多矣蓋淇水宜竹箭自古已然說文引詩作篆竹韓詩作綠薄菉既非色而薄又非竹不可合為綠色之竹箭故拆而解之曰菉王芻薄萹筑也然則淇澳自出竹箭不妨兼有篆竹二草耶

綠竹朱傳云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竹譜云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淮南子曰烏號之弓貫淇衛之箭毛詩云綠竹猗猗是也又云植物之中有物曰竹不剛不柔非草非木或茂沙水或挺巖陸又云竹之別類六十有一又云竹六十年一易根輒結實而枯死其實落地復生六年遂成叢埤雅云竹物之有筋節者也故蒼史制字筋節皆從竹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今竹性亦喜東南引生故古之種法云劚取東南引根于園角西北種之久之自當滿園語曰西家種竹東家治地言其滋引而生來也易曰方以類聚竹引東南則以卦推之巽為竹矣震東方也故震為蒼筤竹而已蒼筤幼竹也傳曰淇衛之箭又曰下淇園之竹以為楗伐淇園之竹以為矢蓋淇之產竹土地所宜故風人以此美武公之德也詩云瞻彼淇奧綠竹猗猗瞻彼淇奧綠竹青青竹之初生其色綠長則綠轉而青矣卒章又曰如箦言盛也則又明其為竹矣說文竹冬生草也圓實虛中深根勁節其種大小不一字從倒草竹草也而冬不死故從倒艸按綠一作篆王芻也竹一作藋萹蓄也毛韓說皆同而竹譜朱傳皆以為即漢書淇園之竹酈道元云淇川無竹惟王芻萹草不異毛興劉孰中云淇水之旁至今多美竹豈淇園之竹在後魏無復遺種而至宋更滋茂乎然據兩漢書淇澳有竹據水經注有王芻

萹草毛韓朱三家各自可通陸璣又以綠竹為一草名古今並無從其說者今木賊艸醫方通用木工以治器但無華葉寸寸有節與陸說有葉者稍殊未知即一物否也爾雅釋蕩莽等在草中然實非草類王元美所云竹于草木如魚于鳥獸是也其類至多山海經帝俊竹共谷竹鈞端竹尋竹禮斗威儀蔓竹吳越春秋晉竹述異記斑竹孤竹孝竹呂覽嶰谷竹南都賦籦籠篳篥篠簜等吳都賦筼筜當林箖桂箭射筒柚梧篠箬竹譜單名者篔簹棘單苦甘弓筋節篇節豐蓋狗蘆箐之屬雙名者蘇麻般腸百葉雞脛箘簬篠之屬廣志有雲母櫹葉漢利之屬酉陽雜俎有篛箘漢之屬廣難以具載然多出交廣荒外非詩人所盡見也竹田曰篁竹胎曰筍竹膚曰筎竹皮曰箖竹裏曰笨竹枚曰箇竹約曰節剖竹未去節曰蔣竹死曰箴竹有雌雄雄者多筍五月十三日謂之竹醉日栽竹多茂盛其性惡寒好温故曰九河鮮育五嶺實繁然處處有之不似萹蓄但盛于淇川也上文皆馮嗣宗辨證可謂詳明博雅矣但遍搜陸疏刻本並未載木賊惟馮本多其草澁礪可以洗攪筋及盤枕利于刀錯俗呼為木賊數語因多木賊草一辨然木賊產于秦隴間不聞產于淇衛未知昔人何以云然

芄蘭之支

芄蘭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蔓生葉青綠色而厚斷之有白汁嚼為茹滑美其子長數寸似瓠子爾雅云蘿蘼芄蘭邢氏云蘿一名是芄蘭郭云蘿芄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案如此註則以蘿芄一名蘭或傳寫誤芄衍字詩衛風云芄蘭之支支莢也芄蘭生莢有所依緣則起沈括曰芄蘭之支支出于葉間垂之如觿狀其葉如佩韘之狀

按說文說苑石經俱作芄蘭之枝許慎云枝木別生
枝條也

中谷有蓷

蓷似萑方莖白華華生節間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
明皆云萑蘆是也韓詩及三蒼說苑云蓷益母也故曾
子見益母而感按本草云芄蔚一名益母故劉歆曰蓷
臭穢即芄蔚也

爾雅云萑萑郭璞曰今芄蔚也葉似荏方莖白華華
生節間廣雅云又名益母本草經云芄蔚子一名益
母一名益明一名大札一名貞蔚生海濱池澤圖經
云今園圃及田野見者極多形色皆如郭說而苗葉
上節節生花實似鷄冠子黑色莖作四方稜行義云
芄蔚子葉至初春亦可鬻作菜食凌冬不凋悴陳藏
器云此草田野間人呼為鬱臭草外臺秘要云益母
草一名負濆子一名夏枯草三月採治產婦諸疾神
妙故曰益母埤雅曰芄蔚一名蔚臭一名萑詩曰中
谷有蓷暵其乾矣旱乾曰暵蓷萑者能暵之草今曰暵
其乾矣則非一日之亢也故序以為凶年饑饉室家
相棄李巡曰臭穢草也傳云萑雖也名物疏云毛傳
云萑雖大車傳云炭雖考本草諸書芄蔚子並無雖
名豈毛以萑為炭乎毛又云陸草生谷中傷于水據
本草芄蔚正生海濱池澤非陸草也魏博士等以為
菴閭本草菴閭生雍州川谷及上黨道邊春生苗葉
如艾高三二尺七月開花八月結實亦無萑名不
知古人何以云爾

按萑雖菴閭異種名物疏辨之甚核余意毛傳之誤
爾雅萑字誤之也（但據說文从艸从隹朱惟切草屬
即此爾雅萑萑也从艸从隹者胡官切鴟
者即八月萑葦之萑也从艸从隹从艸从隹朱惟切草屬
屬也首既不同因有三音今从俗混作一字）朱注
亦云雖也又云葉似萑不惟傳說且兩岐矣至如夏
枯草一名鬱臭因入夏即枯故名別是一種經中所
不載陳藏器及外臺秘要混以為萑獨不見萑草夏
間始著花何云枯耶但花有紫白二種陳藏器以白

花者為是孫思邈以紫花者為是李時珍又云二色皆是白花者主氣分紫花者主血分如牡丹芍藥有紅白之類

隰有游龍

游龍一名馬蓼葉麤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爾雅云紅蘢古其大者鶣郭註俗呼紅草為蘢鼓語轉耳毛云蘢紅草也鄭註亦云紅草也似蓼而高大多毛故謂之馬蓼本草經云紅草一名鴻薖如馬蓼而大生水旁五月採實陶隱居云此類極多今生下濕地極似馬蓼甚長大圖經云紅草即水紅下濕地皆有之葉大赤白色高丈餘詩隰有游龍是也陸璣云一名馬蓼本經云似馬蓼而大若然馬蓼自是一種埤雅蘢紅草也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生水澤中高丈餘今人猶謂之水紅草而爾雅又謂之蘢古鄭詩隰有游龍縱也以縱故謂之龍爾雅翼按本草衍義云水蓼與水紅相似則龍非蓼可知但諸書未有詳其花色者惟陸佃釋蓼云又一種水蓼一名天蓼蔓生葉如柘花黃白子皮青滑其最大者名龍巳見別章蓋指此管子五位曰其山之淺有龍與卉按五位之土上土也龍始生焉或不若諸蓼之下濕皆有歟

茹藘在阪

茹藘茅蒐蒨草也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今圃人或作畦種蒔故貨殖傳云巵茜千石亦比千乘之家

爾雅云茹藘茅蒐郭璞郭鄭俱云今之蒨也可以染絳本草茜根可以染絳一名地血一名茅蒐一名蒨蜀本圖經云染緋草葉似棗葉頭尖下闊莖葉俱澁四五葉對生節間蔓延草木上根紫赤色今所在有八月採根陳藏器云周禮庶氏掌除蠱毒以嘉草攻之嘉

草蓑荷與茜主蠱為最爾雅翼云說文曰茹蕙人血所生故一名地血茅蒐染韋一入為茹詩曰茹藘有爽左傳茹韋之跗注是也其女子之染則毛氏云茹蕙茅蒐之染女服也鄭箋云茅蒐染巾也則縞衣茹蕙為婦人服矣齊人謂之蒨蒨或作茜漢書千畝卮茜其人與千戶侯等是也今人染蒨者乃儭蘇方木非古所用

方秉蘭兮

蘭即蘭香草也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曰紉秋蘭以為佩孔子曰蘭當為王者香草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故天子賜諸侯芭蘭藏衣著書澤蘭但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中辟白魚

坤雅蘭香草也而丈蘭艸為蘭蘭蘭不祥故古者為防刈之也一名蘭有蒲與蘭蓋蘭以蘭之蘭以閒之其義一也傳曰德芬芳者佩蘭古之佩者各象其德楚辭所謂紉秋蘭以為佩是也疏云藏之書中辟白魚故古有蘭省芸閣芸亦辟蠹詩曰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言衆人會于溱洧兩水之上秉蘭以自祓除其風俗之舊也及其甚也淫風大行過時而不反來者日益以衆序所謂莫之能救者也淮南子曰男子樹蘭美而不芳說者以為蘭女類也故男子樹之不芳夫草木之性蘭宜女子樹之本草經云蘭草主殺蟲毒辟不祥久服輕身不老一名水香生大吳池澤澤蘭生汝南諸大澤旁圖經云澤蘭與蘭草相類但蘭草生水旁葉光潤根小紫五六月盛澤蘭生水澤中及下濕地葉尖微有毛不光潤方莖紫節七八月初採微辛此為異耳爾雅翼簡兮之蘭草都梁香也盛弘之荊州記曰都梁縣有山山下有水清淺其中生蘭草因名都梁因山為號其物可殺蟲毒除不祥故鄭人方春之月於溱洧之上女士相與秉蘭而祓除因以淫佚韓詩云兮三月桃花水下

以招魂續魄祓除氛穢又周禮女巫歲時祓除疊浴鄭氏云今三月上巳水上之類疊浴以香藥薰草沐浴則用蘭可知矣陸氏所說皆是惟引以解左傳楚辭之蘭為非矣又云蘭是香草之最而古今沿習次莊說樂府又引離騷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以為沅澧所生花在春則黃在秋則紫春黃不若秋紫之芳馥二家之說皆是蘭草一名都梁香一名水香以之解秉蘭可也何關古之所謂蘭乎予生江南所見甚熟蘭之葉如莎首春則茁其芽長五六寸其杪作一花花甚芳香大抵生深林之中微風過之其香藹然達於外故曰芳蘭生于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故稱幽蘭與蕙甚相類其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六花而香不足者蕙今野人謂蘭為幽蘭蕙為香蘭其名不變于古然江南蘭只在春芳荊楚及閩中者秋復再芳故有春蘭秋蘭至其綠葉紫莖則如今所見大抵林愈深而莖愈紫耳近世惟黃太史豫章人說蘭蕙合此餘皆蘭草蘭草生水傍非深林之物又稱紫莖而解以紫花皆非其理矣左傳鄭文公妾名燕姑夢天與蘭且曰蘭有國香人服媚之文公遂與之蘭而御之生子穆公名蘭內則曰婦或賜之莖蘭則受而獻諸舅姑此蘭女事故一名女蘭夏小正云五月畜蘭為沐浴也陳藏器云蘭草婦人和油澤頭故曰澤蘭凡蘭皆有一滴露珠在花蓝間謂之蘭膏不啻沆瀣李長吉云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烟花不堪剪

按孔子云蘭為王者香草江南人以蘭為香祖又云蘭無偶稱為第一香但爾雅獨不載不解何故蘭之種甚多如竹蘭石蘭伊蘭崇蘭風蘭鳳尾蘭玉柱蘭珍珠蘭之類不可枚舉凡吳越閩粵荊楚間皆有之或產于幽谷或產于深溪無論土人莫辨其品類即陶隱居鄭漁仲輩亦未免指鹿為馬矣羅氏以陸氏誤引左傳楚詞辨之似得其實第毛氏及張揖諸家

俱云閒蘭也羅氏以為蘭草未知確否或又詳辨澤蘭與閒是二物闕陸氏云似澤蘭何嘗認為一種觀埤雅蘭以閒之閒以閒之二語深得古人祓除之意當年鄭俗淫蕩焉知不因燕姞一夢士女爭相秉閒耶○王氏詩攷異字異義作方秉菅兮不知何解

贈之以芍藥

芍藥今藥草芍藥無香氣非是也司馬相賦云芍藥之和揚雄賦曰甘甜之和芍藥之美七十食之廣雅云攣夷芍藥也本草云一名白木一名餘容一名犁食一名解倉一名鋭生中岳川谷及丘陵圖經云春生紅芽作叢莖上三枝五葉似牡丹而狹長高一二尺夏間花有紅白紫數種子似牡丹而小秋時採根根亦有赤白二色古今註曰芍藥有二種有草芍藥木芍藥木者花大而色深俗呼為牡丹非也又牛亨問曰將離別相贈以芍藥者何荅曰芍藥一名可離故相贈猶相招召贈以文無文無一名當歸也欲忘人之憂則贈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思使人忘憂也欲蠲人之忿則贈以青裘青裘一名歡合則忘忿也山海經條谷之草多芍藥洞庭之上多芍藥堅雅芍藥榮于仲春華于孟夏傳曰驚蟄之節後二十有五日芍藥榮是也花有至千葉者俗呼小牡丹今羣芳中牡丹品第一芍藥第二故世謂牡丹為華王芍藥為華相又或以為華王之副也爾雅翼芍藥華之盛者當春暮祓除之時故鄭之士女取以相贈其根以和五臟制食毒古有芍藥之醬合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為芍藥七發曰芍藥之醬子虛賦曰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服虔文穎伏儼輩解芍藥稱具美也或以為芍藥調食或以為五味之和或以為以蘭桂調食雖各得彷彿然未究名實之所起至韋昭又訓其讀勺丁削切藥旅酌切則并沒此物之名實矣今人食馬肝馬腸者猶合芍藥而鬻之古

之遺法也毛萇云香草陸璣云今藥草芍藥無香氣非是也孔頴達曰未審今何草蓋醫方但用其根陸不識其華故云無香氣孔又云何草今芍藥人家庭戶種之翫其芳無不識者何云何草

按韓詩云勺藥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不過就漆洧說詩耳未必如箋為忘憂之說也終未悉為何草或云古人以牡丹為木芍藥此即牡丹誤矣牡丹之名經傳不載唯本草入草部中品六一居士牡丹已後始盛于洛陽其先不過丹延已西及褒斜道中與荊棘並多土人以為薪耳未聞其為鄭產也羅氏爾雅翼極與陸疏相合不知爾雅何故不載張揖以為蠻夷亦未詳何義

言采其莫

莫堇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令人繅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為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

丹記云自唐則天已後始盛于洛陽其先不過丹延已西及褒斜道中與荊棘並多土人以為薪耳未聞其為鄭產也羅氏爾雅翼極與陸疏相合不知爾雅何故不載張揖以為蠻夷亦未詳何義

言采其蓫

蓫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令人繅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為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

爾雅蕢牛唇郭註云毛詩傳曰此即牡丹誤矣牡丹有節拔之可復邢疏云李巡曰別二名郭云如續斷璣以為今澤蕢也郭氏所不取鄭註云狀似麻黃亦謂之續斷其節拔可復續生沙陂

按陸氏因毛傳水蕢誤為澤蕢耳澤瀉也本草云澤瀉郭註如蕢斷直指為續斷愈失其真矣又按爾雅云蕢水蕢之名又按本草云續斷一名龍頭一名屬折一名水瀉一名及瀉一名芒芋一名鵠瀉並無蕢與

名接骨一名南草一名楓生亦無蕫與木蔦之名至其莖葉花實之各異圖經已詳之

蘞蔓于野

蘞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萬不可食也幽人謂之烏服其莖葉蘸鬲以哺牛除熱

按本草蘞有赤白黑三種疑此是黑蘞也圖經云蔓生莖端五葉花青白色俗呼為五葉莓葉有五柄子黑一名烏蘞草即烏蘞莓是也又云二月生苗多在

林中作蔓蜀本註云或生人家籬墻間俗呼為籠草

蒹葭蒼蒼

蒹水草也堅實牛食之令牛肥強青徐州人謂之蒹葭州遼東通語也葭一名蘆蘆葦一名蔨蔨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梃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異種者也蒹小而中實凡曰萑草也

按蒹葭二物相類而異種者也蒹小而中實凡曰萑曰薕曰蔨曰荻曰蘆一物九名皆蒹也葭大而中空凡曰葦曰華曰芀曰馬尾一物六名皆葭也蓋因其萌也同時其秀也同時其堅成也亦同時又同產河洲江渚間故詩人往往並詠如葭莩揭揭八月萑葦及此篇三詠蒹葭是也陸疏原云蘆蔨別草但李巡認為一草朱子河廣注云葦蒹葭之屬毛公大車傳云葭蘆之始生偶爾相混後人遂不能分別耳因分疏于右以俟讀者採擇焉

蒹爾雅釋草云蒹薕郭注云高數尺江東呼為薕鄭注云荻也蘆屬而小可為箔葭蘆郭鄭俱云似葦而小實中江東呼為烏蘆又釋言云葭雖也葭蘆也郭注云葭草色如雖在青白之間廣雅云薕荻一名蒹一名薕高數尺今人以為簟箔因此為名至秋堅成謂之萑說文曰萑之初生一曰蘆一曰雖夏小正云萑未秀為葭大車曰毳衣如葭說文曰緅雖帛也引此毳衣如葭蓋青者如葭故謂之緅一曰葭玄色字說曰葭中赤始生未黑

黑已而赤故謂之炭其根旁行牽搽盤互其形無辨矣而又強馬故謂之亂亂之始生常以無辨惟其強馬乃能為亂又鴟鴞云予所捋荼傳曰荼萑苕今女匠亦以萑荼絮巢其色白故傳曰望而視之欲其荼白也

葭爾雅釋草云葭蘆郭注云葦也　郭云即今蘆也　陸氏詩疏廣要　卷上之上　四十七

醜芍　郭云其類皆有芍秀　邢云葦即蘆之成者　埤雅云葦即今之蘆一名華夏小正云葦未秀為蘆

葭葭葦之未秀者也一名華夏小正云葦未秀為蘆

先儒以為萑如葦而細按禮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葦管中籥則萑小而葦大矣是故謂之偉其字从韋荀子曰柔從若蒲葦葦可緯為簿席又云

爾雅曰葦醜芍言其華皆有芍秀今風輒吹揚如雪

其聚于地如絮淮南子云季夏令涝人入材葦

又按夏小正博雅埤雅爾雅註疏郭璞孫炎舉與陸疏甚合但李巡樊光及字說未免相戾毛傳朱註稍有異同今合考之其始萌曰蘢則兼葭同名其餘皆異名矣据夏小正云七月秀萑葦未秀則不為萑葦秀然後為萑葦則曰萑曰葦皆堅成後之名也鴟鴞云余所捋荼河廣云一葦杭之是也曰適曰蒹曰荻則萑未秀之名也曰蘆則葦未秀之名曰華曰芍則葦吐花之名也曰荼曰雖曰蘭曰鳥薁則萑始生之名召南云彼茁者葭是也曰馬尾則葦始生之名召南云彼茁者葭是也字說雖不足據其荻強而葭弱荻高而葭下二語頗得其形似

視爾如菽　陸氏詩疏廣要　卷上之上　四十八

菽一名芃芽一名荊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

爾雅云菽虸蚄郭註云今荊葵也似葵紫色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舍人曰菽一名虸蚄陳風云視爾如菽毛傳云芃芃然也花似五銖錢大色粉紅有紫紋縷之一名錦葵大抵似蘆菔華故陸氏云

似蕪菁花紫綠色可食微苦是也亦其文采相錯故陳風男子悅女比之曰視爾如荍言如戎葵之花小而可愛也此與戎葵異類故釋草云菥戎葵郭氏曰今蜀葵也似葵華如木槿又曰荍芘芣郭氏曰今荊葵也似葵紫色則戎葵與蜀葵荍與荊葵其所來各不同本草蜀葵中云小花者名錦葵一名戎葵功用更強則是以此雜之蜀葵中而又反得戎葵之名矣崔豹古今註又云荊葵一名芘芣似木槿而光色奪目有紅有紫有青有白有黃莖葉不殊但色有異耳一曰蜀葵其說戎葵蜀葵之狀可也混荊葵芘芣之名于內者非也然今人亦通呼此為錦蜀葵則從其類比附之爾又今有一種葉纖長而多缺如鋸花如錦葵而極紅每以夜半開至午則連房脫落謂之川蜀葵亦云朝開暮落花濮氏曰此菜紫荊春時開花葉未生花紫色自根及幹而上連接甚密有類蟻窠故爾雅名蚍蜉俗曰火蟻按荍為荊葵蜀葵郭景純辨之甚明鄭漁仲注荍亦曰蜀葵誤矣濮氏直以為紫荊不知何見

可以溫紵

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荊揚之間一歲三收一作刈今官園種之歲再割割便生剝之以鐵若竹刮其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鬻之用緝謂之徹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

周禮典枲掌布絲縷紵之麻艸之物陸德明曰紵字又作苧張揖云苧三稜中空多節葉似麻而多缺如鋸花如錦葵而極紅每以夜半開至午則連房脫落謂之川蜀葵亦云朝開暮落花

苴苴餚也幽州人謂之翹餚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蔡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

正義曰苴之華傳云苴麻草彼陵苴此直云苴草彼陵苴之草好生下濕此則生于高丘與彼異也詩緝云此言苴苴餚也非小雅苴之華所謂陵苴也

按孔氏以為好生下濕亦因陸疏誤認鼠尾為陵苴矣不知陵苴乃凌霄亦好生高阜者但二種俱不可

食與此肯苔異耳

卬有旨鶩

鶩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

爾雅云鶩綬郭註云小草有雜色似綬（鶩音逆）邢疏云鶩者雜色如綬文之草也鄭漁仲云疑即赤孫施草也埤雅小草五色似綬故名綬草詩曰卬有旨鶩言欲有文采具備以成條理之臣如鶩者不戕賊之而後得焉或曰鶩綬鳥也故鶩有雜色似綬其字从鶩綬鳥大如鸛鶇頭頰似雉有時吐物長數寸食必蓄嗉臆前大如斗古今註云吐綬鳥一名功曹今俗謂之錦囊一名辟株行必遠草木慮觸其嗉劉公瑾云鶩本鳥名亦名綬鳥咽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鶩草之名豈因其似鶩鳥而取義乎

有蒲與荷

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者名蒻大如匕柄正白生啖之甘脆鬻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荷芙蕖江東呼荷其莖茄其葉遵莖下白蒻其華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蕖其實蓮蓮（謂房也）其根藕其中的（謂子也）的中薏（中心苦也）李巡曰皆分別蓮莖華葉實之名芙蕖其總名也今江東人呼荷華為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為荷亦以

蓮為荷蜀人以藕為茄或用其母為華名或用根子為母葉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體者也埤雅總名郭璞以為芙蓉按說文云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華之號也蓋亦通曰芙蕖毛詩傳云荷芙葉也其華菡萏許慎以為其華曰芙蓉其實曰蓮蓮之茂者曰華今其的中有青為薏皆側生兩芽一成芰荷一藕荷也又生一芽為華藕荷帖水生藕者也芰荷無藕卷荷也與華菡萏爾雅曰其華菡萏其實蓮蓋參曰芙蓉秀曰菡偶生出乎水上亭亭如繖者或謂之距荷藕荷一本其支傍行為藕節節生一華一葉詩曰有蒲與荷蓋荷善傾欹蒲無骨幹而柔從字說曰藕藏于水其自處卑無所加焉其所與汙潔白自若中有空焉不偶不生若此可以偶物矣而無枝附泥不能污水不能沒挺出而立若此可以加物矣蓮既有以自白又魯而遨假根以立而不如藕之有所連菡萏之有所偶假莖以出而不如藕之有所連菡萏之有蒲與荷有蒲與荷蓋荷菡萏爾雅曰其華菡萏其實蓮蓋參曰芙蓉秀曰菡萏畅茂曰華古今注曰芙蓉一名荷華華之最秀異者也大者華百葉然則華亦謂之芙蓉楚辭所謂搴芙蓉兮木末蓋言此也凡物皆先華而後實獨此華果齊生故西域之書多言此詩曰有蒲與荷有蒲與

現實始于黃終于玄而莖葉綠葉始生也乃有微赤實既能生根根又能生實實一而已根則無量一與無量互相生起其根曰藕常偶而生其中為本華實所出藕白有空食之心歡本實有黑然其生起為綠葉者皆不實其根惟白藕為佳今禁中又生碧蓮為黃為玄為白為青為赤而無有黑無見無用而有見有用皆因以出其名曰蓺退藏于密故也藕爾雅曰其本蓺其根藕蓋莖下白弱在泥中者蓺藕偶生又善耕泥引長故藕之文从耦名之亦曰藕今江左穿池取汲不欲種藕以藕善耕泥壞池也俗云藕生應月月生一節閩輒益一趙辟公雜記曰藕能移鯉能飛龜能守凡芙蓉行藕如竹之行鞭耳節生一葉一華華葉常偶生故謂之藕又華初著子首顧在下久之其房倒垂首更在上也爾雅翼宋時大官作血鮊音勘庖人削藕皮誤落血中遂散不凝醫乃用藕療血多效葉可裹物漢鄭敬為新遷功曹與同郡鄧敬折芰為坐以荷為肉齊師伐梁以糧運不繼調市人

餽軍建康令孔奐以麥屑為飯用荷葉裹之一宿得數萬裹古今注一名水芝一名澤芝一名水花管子曰五沃之土生蓮援神契曰王者德至于地則華華感注云華華並頭蓮也本草行義云粉紅千葉白千葉者皆不實其根惟白藕為佳今禁中又生碧蓮按蒲是水草與魚藻依于其蒲蒲字同埤雅謂不流束蒲亦同是草與朱注相戾詳見揚之水篇又按有蒲與蘭鄭氏謂蘭當作蓮芙蕖實也韓氏湊洧秉蘭釋文云蘭蓮也豈古人蓮蘭通用耶

隰有萇楚

萇楚今羊桃是也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今人以為沮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爾雅云萇楚銚弋郭云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子如小麥亦似桃鄭亦云長楚羊桃也藤生子赤狀如鼠糞故亦名鼠矢兒童食之本草羊桃一名

羊腸一名御弋生山林川谷及田野陶隱居云山野多有甚似家桃又非山桃子細小苦不堪噉花甚赤蜀本圖經云葉花似桃子細如棗核苗長弱即蔓生不能為樹多生溪澗今人呼為細子根似牡丹鄭箋云銚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猗儺而柔順不妄尋蔓草木陸佃云長楚今羊桃也白華子如小麥其葉與實皆似桃故有桃之號也一日有兩羊桃一種華實皆連理故詩以刺淫恣

按長楚莖弱不能為樹牽弱于草木又何揀擇康成乃云不妄尋蔓耶或曲體毛序疾恣之說而取興耳但草木疏云花紫赤色圖經亦云花甚赤景純農師俱云花白則矛盾矣

浸彼芑稂

稂童粱禾秀為穗而不成則疑然謂之童粱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守田也甫田云不稂不莠外傳曰馬不過稂莠皆是也

爾雅云稂童粱郭云莠類也鄭註云稂童粱守田也俗呼鬼稻云米之所產一穗之間得一二穀而已傳云稂非溉草得水而病也箋云稂當作涼涼草蕭著之屬孔氏疏鄭以芑稂則是童粱為禾中別物作者著之屬釋草不見草名涼者未知鄭何所據爾雅翼稂惡草也與禾相雜故詩人惡之古者以飼馬魯仲孫宅馬饑不過稂莠謂此也釋草稂童粱郭璞以為莠類說文云禾粟為穗而不成則疑然謂之童粱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之守田也按詩稱稼之茂美繼之以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則稂莠以下皆是害稼者孔氏正義云稂莠苗既似禾實亦類粟鋤禾除非類莠既別是一物則稂亦當是一物故郭璞云莠類蓋未能的知其物故稱其類耳而許叔重陸璣以為禾之不成者則是亦禾而已何至與莠並稱

乎按本草有狼尾草子作黍食之令人不饑似茅作穗生澤地廣志曰可作黍引爾雅孟狼尾令人呼為狼茅子然則此物似是稂爾稂既有食如黍故能亂苗又芳令謂之狗尾草稂名狼尾則亦相類爾雅疏解孟狼尾亦云草似茅者令人亦以覆屋說文曰禾粟之生而不成者謂之童節節或从禾作稂

食野之苹

苹藥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脆一作肥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

爾雅云苹藾蕭郭註云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詩小雅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鄭註云苹蓾蒿也盧氏雜說云唐文宗問宰臣苹是何草李珏曰是藾蕭上曰朕看毛詩疏苹藥圓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藾蕭按毛傳云苹萍也陸氏羅氏遂以為水上小浮萍且云鹿飲且食也令人失笑鄭氏謂水萍非野所生非鹿所食易之曰藾蕭孔疏朱傳俱因之蓾蒿別是一種鄭漁仲何亦誤註豈附會唐文宗非藾蕭之說耶

食野之蒿

蒿青蒿也荊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𠯿也

爾雅云蒿菣郭云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為菣詩小雅云食野之蒿孫炎云荊楚之間謂蒿為菣鄭亦云青蒿也本草云草蒿一名青蒿一名方潰生華陰川澤唐本注云江東人呼為狐蒿圖經云葉似茵蔯蒿而背不白春生苗葉極細嫩時人亦取雜諸香菜食之至夏高四五尺秋後開細淡黃花花下便結子如粟米大衍義云草蒿即青蒿也得春最早人剔以為蔬根赤葉香埤雅晏子曰蒿草之高者也又曰青蒿蒿背之不白者也說文耄从蒿省蓋五十象艾六十象耆七十象蒿艾治也蒿亂也蒿之類至多如青蒿一類自有兩種有黃色者有青色者本草謂之青蒿亦恐有別也陝西綏銀之間有青蒿在蒿叢之間時有一兩株迥然青色土人謂之香蒿

莖葉與常蒿悉同但比常蒿色青翠一如松檜之色至深秋餘蒿並黃此蒿猶青氣稍芬香恐古人所用以此為勝爾雅翼蒿今之青蒿莊子稱今之君子蒿目而憂世之患今蒿細弱而陰潤最易棲塵故以比天時則藜莠蓬蒿並興然則蒿者蓋非農祥也博物志曰周時德盛蒿大以為宮柱名曰蒿宮

食野之芩

芩草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為草真實牛馬皆喜食之

爾雅翼曰鹿鳴所食三物一曰芩今藾蕭始生香可食二曰蒿蒿甚香三曰芩芩亦香草蓋草木之臭味相同有同類食之之義

按芩草爾雅埤雅俱不載不知為何物惟博雅云黃芩一名經芩陶隱居云圓文內虛芩也此即本草黃芩也此即本草黃芩一名經芩陶隱居云圓者名子芩破者名宿芩及考圖經云莖如箸葉從地四面作叢生似與陸疏不同種

集于苞杞

杞其樹如樗一名苦杞一名地骨春生作叢莖似莓子秋熟正赤莖葉及子服之輕身益氣

爾雅杞枸檵郭鄭注俱云枸杞也本草云枸杞味苦寒久服堅筋骨輕身不老一名杞根一名地骨一名枸忌一名地輔一名羊乳一名却暑一名仙人杖一名西王母杖生常山平澤及諸丘陵阪岸冬採根春夏採葉秋採莖實抱朴子云家菜一作柴一名托盧或名天精或名却老或名地骨日華子云地仙苗即枸杞圖經云春生苗葉如石榴葉而軟薄堪食俗呼為甜菜其莖榦高三五尺作叢六七月生小紅紫花隨結紅實形微長如棗核其根名地骨與枸棘相類其實形長而枝無刺者真枸杞也圓而有刺者枸棘也世傳蓬萊縣南丘村多枸杞高者一二丈其根盤結甚固其鄉人多壽考亦飲食其水土之品使然耳潤

州州寺大井傍生枸杞亦歲久故土人目為枸杞井云飲其水甚益人又按枸杞一名仙人杖而陳藏器拾遺別有兩種仙人杖一種是菜類并此為三物而同一名也陳子昂觀玉篇云余從補闕喬公北征次于張掖河洲惟仙人杖一種是枯死竹竿之色黑者往往叢生戍人有薦嘉蔬者此物存焉因為喬公言其功時王仲烈亦同旅喜而食之旬有五日有人自謂知藥者謂喬公曰此白棘也仲烈遂疑曰吾亦怪其味甘喬公信是言乃譏子子因作觀玉篇按此仙人杖作菜茹者葉似苦苣白棘木類何因相似而致疑或曰白棘當是枸棘然本經枸棘又無白棘之名況枸棘又非甘物乃知草木之類多而難識使人惑于疑似之言以真為偽宜子昂論著之詳也廣雅云地筋枸杞衍義云凡杞未有無刺者雖大至有成架然亦有刺但小則多刺大則少刺如酸棗及棘其實一也後人分別枸棘強生名耳詩緝云詩有三杞

將仲子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南山有臺南山有杞井露在彼杞棘山木也此詩集于芑杞雅杕杜北山言采其杞四月隰有杞梅枸杞也按嚴華谷詩緝云南山有杞之杞是山木與此篇杞是二種確甚朱文公註南山之杞云樹如樗極肖其形若陸氏疏此杞亦云樹如樗幾相涸矣考本草枸杞固入木部但見有成架未見有成林者惟沈存中云陝西極邊枸杞最大高丈餘可作柱亦豈與山樗並蔽芾耶

南山有臺

臺夫須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為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或云臺草有皮堅細滑緻可為簦笠以禦雨是也南山多有

爾雅云臺夫須郭景純曰鄭箋云臺可以為禦雨笠舍人云臺一名夫須詩小雅云南山有臺都人士云臺笠緇撮箋云都人之士以臺皮為笠也鄭漁仲云

臺即雲臺萊舊說以為莎草坤雅臺夫須夫須莎草也可以為笠又可以為蓑疏而無溫故莎从沙與內司服所謂素沙同意爾雅翼臺者沙草可為衣以禦雨令人謂之蓑衣毛氏云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箋云臺夫須也以臺皮為笠毛氏知臺笠為二物但獨言笠禦雨未當鄭氏則言臺皮為笠夫臺但可以為衣不可以為笠古稱臺笠蓑笠自謂臺與笠爾不必以臺笠細撮之語必欲合為一物也齊語曰今夫農時雨既至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韋昭曰茅蒲蓑笠也茅或作萌萌竹萌之皮所以為笠則笠不用臺為可知又曰襏襫蓑辟衣也則襏襫以沙草為之今人作笠亦多編筍皮及箬葉為之其臺為衣編之若甲冑而垂故雨順注而下然或藉而卧則不能隔雨山海經曰三危之山有獸其豪如被蓑郭氏亦云蓑被雨草衣則蓑但可為衣不可為笠明矣臺一名曰夫須盖匹夫所須纂文曰臺一名山莎本草香附子即莎草根生田野二月八月採圖經云香附子交州者大如棗近道者如杏仁苗莖葉都似三稜根若附子周匝多毛今近道生者苗葉如薤而瘦根如箸頭大

北山有萊

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蒸以為茹謂之萊蒸說文云萊藜華也从艸來聲洛哀切黃直翁云詩北山有萊通作藾爾雅藾草與萊同韻吳才老云萊夫須也陸璣草木疏云萊藜也爾雅作藾郭璞遊仙詩云朱門何足榮未若托蓬萊臨源挹清波陵岡掇丹蕤

按爾雅云藾蔓華說文云萊蔓華則萊即藾無疑矣韻補韻會諸書俱云萊藾同韻范石湖吳郡志云萊臺吳音並用小雅南山章與臺田餘友基期同叶則二字同音又無疑矣但諸韻書俱引草木疏云萊藜也今疏本文不載可見陸疏逸去者甚多如夫須即南

山有臺之臺草不知才老何以云然又蓼草似蓬一名洛帚大可為杖杜子美云清風獨杖藜疑與菜異種據景純漁仲註蘆一名蒙華未詳其狀何似

菁菁者莪

莪蒿也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食香美味頗似蒌蒿爾雅云莪蘿郭註今莪蒿也亦曰蘪蒿鄭註莪蒿也本草謂之蘪蒿似艾而細可食本草云角蒿唐註云葉似白蒿花如瞿麥紅赤可愛子似王不留行黑色作角七月八月采蜀本云葉似蛇牀青蒿等子角似蔓青實黑細秋熟所在皆有之陳藏器云蘪蒿生高岡宿根先于百草一名莪蒿行義云角蒿莖葉如青蒿開淡紅紫花花大約徑三四分花罷結子長二寸許微彎埤雅莪亦曰蘪蒿蘪之為言高也莪生澤國漸洳之地葉似斜蒿而細科生可食宿根先于百草一名蘿蒿一名角蒿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阿大陵也莪微草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猶大陵之長育微草也菁菁盛貌蓋草之初生其色玄盛則乃青霜死而後黃落故菁之丈从青詩曰何草不玄以言其生何草不黃以言其死也爾雅釋蟲曰蛾羅也釋草又曰莪蘿也蓋蛾所以生蠶莪亦所以覆而出之此義亦謂之羅與字說曰莪以科生而俄詩曰匪莪伊蒿匪莪伊蔚莪而莪細育材之詩正言莪者以此爾雅翼莪蘿蒿也生于水澤詩云在彼中阿在彼中沚在彼中陵蓋莪水中所生陵阿亦通有之

按蒿類甚多爾雅云蘩之醜秋為蒿言春時各有種名至秋老成通呼為蒿也張揖謂白蒿為蘩母即此意凡蒿皆入藥品此章菁菁者莪莪為莪蒿即本草白蒿也角蒿也采蘩云于以采蘩蘩為皤蒿即本草白蒿也鹿鳴云食野之蒿蒿為青蒿即本草草蒿也蓼莪云匪莪伊蔚為牡蒿即本草馬先蒿也

薄言采芑

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謂之芑西河鴈門尤美北人戀之不出塞

朱傳云即今苦蕒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本草云野苦蕒五六回拘後味甘滑于家苦蕒按朱晦菴云苦菜也陸元恪又云似苦菜則又一種矣顏氏家訓云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其花或紫或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案郭景純註爾雅云此乃蘵黃除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梁世講禮者以此當苦菜既無宿根至春子方生耳亦大誤也据云此菜可以釋勞宜乎人馬皆食又云至春方生似合軍行之時或青州鴈門以為芑江南無其名耳

言采其遂

遂牛蘋揚州人謂之羊蹄似蘆服而莖赤可淪為茹滑而美也多啖令人下氣幽州人謂之遂

爾雅云蘧牛蘋邢氏云蘧一名牛蘋郭云今江東呼草為牛蘋者高尺餘許方莖葉長而銳有穗穗間有華華紫縹色可淋以為飲者字林云縹青白色淋以水沃也鄭樵註云蘧即羊蹄菜張揖云堇羊蹏也本草云羊蹄一名東方宿一名連蟲陸一名鬼目一名蓄陶隱居云今人呼禿菜即是蓄音之誤詩云言采其蓄圖經云羊蹄夏中即枯濕地春生苗高三四尺葉狹長頗似萵苣而色深莖節間紫赤花青白成穗子三稜有若莞蔚夏中即枯根似牛蒡而堅實詩小雅云言采其遂或作蓄又有一種極相類而葉黃味酢名酸摸爾雅所謂須蘩蕪郭璞云似羊蹄葉細味酢可食一名蔆是也衍義云葉如菜中菠薐但無歧而色差青白葉厚花與子亦相似

按傳云遂惡菜與本草羊蹄俗呼禿菜者相似陸元

恪又稱其美可多啖何也郭璞註爾雅牛蘾未嘗明指為遂宜乎孔頴達云釋草無文矣僅見邢疏引詩句以鄭箋遂牛蘾為証亦無確見至圖經雖亦引詩句其形色與陸疏不甚合又見釋草有云遂者圖經又相類因附載以備參考○爾雅云遂蔏馬尾邢氏云藥草蔏陸也一名遂蔏一名馬尾郭註云廣雅曰馬尾蔏陸本草云別名蔏今關西呼為蔏江東為當陸按本草蔏陸一名葛根一名夜呼不同者所見本異也今註云一名白昌一名當陸是也鄭註亦云即商陸廣雅云常蓼馬尾商陸也圖經云商陸俗名章柳根生咸陽山谷今處處有之多生于人家園圃中春生苗高三四尺葉青如牛舌而長莖青赤至柔脆夏秋間紅紫花作朵根如蘆菔而長如人形者有神爾雅謂之遂廣雅謂之馬尾易謂之苋陸皆謂此商陸也然有赤白二種花赤者根赤花白者根白易曰苋陸夬夬苋與陸皆陰類也或曰此一物即名章陸今亦猶菱芰華黃白異名也

葉細而花赤一種
葉大而花白復香

爾雅云蔜蔓郭云大葉白華根如指正白可啖鄭云即商陸也爾雅又云蔜蔓茅郭云蔜華有赤者為蔓蔓蔜一種耳亦猶菱芰華黃白異名鄭云商陸有二種赤者為蔓茅毛傳云蔜惡菜也鄭箋云蔜亦仲春時生可采也博雅云烏麩蔜也邢氏云蔜一名當與蔓茅一草也華白者即名蔜華赤者別名蔓茅故郭云亦猶菱芰華黃白異名也

匪莪伊蔚

蔚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為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薪蒿

爾雅云蔚牡菣郭鄭註俱云蔚即蒿之雄無子者故云牡菣本草云馬先蒿生南陽川澤葉如盌母草花紅白八九月有實俗謂之虎林亦名馬新蒿詩所謂匪莪伊蔚是也但郭註云牡菣無子者而陸云有子二說小異今當用有子者為正陶隱居云一名爛石草爾雅翼蔚蒿菣郭氏曰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為菣又曰蔚牡菣郭曰無子者詩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又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又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蒿生子以喻母牡蒿以喻父凡人之情念其父母則因物而感一說曰匪莪伊蒿蒿猶有子者匪莪伊蔚則無子以見父母得我之難也今皆無報矣則有我之不如無也且蔚又治無子亦寓其意焉

蔦與女蘿

蔦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女蘿今兔絲蔓連草上生黄赤如金今合藥兔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兔絲殊異

蔦爾雅云寓木宛童郭云寄生樹一名蔦鄭云樹上寄生木也有二種一種葉圓名蔦一種似麻黄名女蘿女蘿與蔦雚是二物不知漁仲何以云然博雅云寄屏寄生也本草云桑上寄生一名寄屑一名蔦生弘農川谷桑樹上陶隱居云桑上者名桑寄生爾詩云施于松上方家亦用楊上楓上者各隨其樹名之形類猶是一般但根津所因處為異生樹枝間寄根在皮節之內葉圓青赤厚澤易析旁自生節冬夏生四月花白五月實赤大如小豆圖經云桑寄生云是烏鳥食物子糞落枝節間感氣而生葉似橘而厚軟蓬似槐枝而肥脆三四月花黄白色六月結實黄色如小豆樹櫸柳木楊楓等樹皆有惟桑上者堪用

女蘿爾雅云唐蒙女蘿兔絲註云別四名詩云
爰采唐矣疏云孫炎曰別三名郭云別四名則唐與
蒙或并或別故三四異也詩經直言唐而傳云唐蒙
也是以蒙解唐也則四名為得下又云蒙玉女郭云
即唐也女蘿別名是又名玉女鄭云即女蘿也然則
唐也蒙也女蘿也兔絲玉女也凡五名詩頌弁云菧
與女蘿也埤雅在木為女蘿在草為兔絲舊說上有
菟絲下必有伏菟之根無此菟在下則絲不得生乎
上然其實不屬也淮南子曰下有伏苓上有兔絲詩
曰菧與女蘿施于松柏言菧之為物寄生而女蘿浮
蔓尚得施于松柏可以人而不如乎且姓同本而生
族同支而出則與寄生浮蔓者異矣故詩以此駁王
又曰菟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
口而鳴皆自然者也爾雅翼女蘿兔絲其實二物也
然皆附木上廣雅云女蘿松蘿也菟丘菟絲也則是
兩物今女蘿正青而細長無雜蔓故山鬼章云被薜

荔兮帶女蘿蘿青而長如帶也何與兔絲事然兩者
皆附木或當有時相蔓古樂府云南山幕幕兔絲花
北陵青青女蘿樹由來花樹同一根今日枝條分兩
處唐樂府亦云兔絲故無情隨風任顛倒誰使女蘿
枝而來強縈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則古今多
知其為二物者博物志魏文帝所記諸物相似亂者
女蘿寄生兔絲兔絲寄生木上根不著地然則女蘿
有寄生兔絲上者爾雅女蘿兔絲或亦此義爾本草

雅疏云唐也蒙也而本草并以唐蒙為一名似毛傳本此一名菟縷一名蔓蒙圖經云爾
草部云菟絲子一名菟蘆一名玉女一名赤網一
名菟纍生朝鮮川澤田野蔓延草木之上色黃而細
為赤網色淺而大為菟纍九月採實又木部云松蘿
一名女蘿生熊耳山川谷松樹上五月採
按毛公傳云女蘿兔絲松蘿也李善因古詩云與君
為新昏兔絲附女蘿註云二者異草毛公誤合為一
此與張揖同見但合叅爾雅埤雅及郭鄭諸家俱以

為一物而異其名耳惟陸氏云女蘿非松蘿本草分菟絲入草部松蘿入木部似與陸氏合苻然又云松蘿一名女蘿何耶此詩云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應是松蘿松蘿與女蘿菟絲原非異種總是依附纏綿于他物而生長不能自植者在草則附于草在木則附于木陸佃分在草曰菟絲在木曰女蘿亦非確見

白華菅兮

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為索漚乃尤善矣

爾雅云白華野菅舍人云白華一名野菅郭云茅屬此白華亦是茅之類也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為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為野菅耳詩小雅云白華菅兮是也鄭氏云今亦謂之菅似茅而高大孔疏曰鄭箋云入刈白華于野已漚之名之為菅然則菅者已漚之名未漚則但名為茅也陸農師云爾雅曰白華野菅傳曰已漚為菅未霑人功故謂之野菅菅茅屬也而苕之華

其華白故一曰白華詩序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陔戒也故曰相戒以養逸詩曰雖有姬姜無棄憔悴雖有絲枲無棄菅蒯菅蒯猶所謂糟糠也范氏曰菅以為屨濮氏曰左傳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菅蒯與菅皆謂苕也黃花者俗名黃芒即蒯也白華者俗名白芒即菅也異物志云香菅似茅而葉長大于茅不生洿下之地凡所烝享必得此菅包裹助調五味

按郭景純云菅茅屬而陸疏鄭註朱傳俱云似茅確是二物下章云露彼菅茅猶逸詩云無棄菅蒯也茅乃散材菅為女作纖微所不棄者故東門之池與麻紵同詠也孔氏以為已漚為菅未漚為茅恐未必然惟邢氏云未漚為野菅斯得耳濮氏以為苕想誤認為蓧蓨之醜矣若異物志所載香菅又是一種想成王時會人獻以菅即此類也

苕之華

苕一名陵時一名鼠尾似王芻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華可染皂驚以沐髮即黑蓼青如藍而多華

爾雅云苕陵苕黃華蔈白華芨郭注云一名陵時舍人曰黃華名蔈白華名芨別花色之名也鄭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陸璣亦言其花紫色而此云黃白者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為黃故詩云芸其黃矣毛傳云將落則黃是也鄭注

云陵苕今謂之凌霄花本草謂之紫葳蔓生依緣樹木皆黃花少見有白華者博雅云苕威陵苕瞿麥也本草云紫葳一名陵苕一名芨華生西海川谷及山陽劉禹錫云一名女葳圖經云陵苕陵霄花也多生山中人家園圃亦或種蒔初作藤蔓生依大木歲久延引至顛而有花其花黃赤夏中乃盛陶隱居云詩有苕之華按爾雅苕陵苕郭云一名陵時又據陸璣及孔頴達疏義亦云苕一名陵時陵時乃是鼠尾草之別名本草紫葳無陵時之名而鼠尾草有之乃知以陵時作陵霄耳又陵霄非是草類蓋可明其誤矣

行義曰紫葳今蔓延而生謂之為草又木身謂之為木又須物而上然榦不逐冬斃亦得木之多也故分入木部為至當唐白樂天詩有木名凌霄擢秀非孤標益知非草也本經又云苕葉味苦是與瞿麥別一種甚明唐本注云且紫葳瞿麥皆本經所載若用瞿麥根為紫葳何得復用苕葉此說盡矣然其花赭黃

色本條雖不言其花又却言苕葉味苦則紫葳為花故可知矣爾雅翼苕今陵霄花是也蔓生喬木極木所至開花其端詩云苕之華芸其黃矣鄭箋以為陵苕之華紫赤而繁華衰則黃蓋非也是物雖名紫葳根為紫葳瞿麥花紅亦非此而花不紫又或以瞿麥根為紫葳瞿麥花紅亦非此類然則芸其黃者正自苕花開之色耳此華亦彌絡石壁盛夏視之如錦繡不可仰望露滴目中有失明者名物疏云陵苕即陵霄也故本草云芨華與爾雅合

陸璣疏則以為鼠尾爾雅云勤鼠尾註云可以染皂本草經云鼠尾草有白華者赤華者一名勤一名陵翹生平澤中四月採葉七月採華陶隱居云田野甚多人採作滋染皂圖經云苗如蒿夏生莖端作四五穗穗若車前與陸說生下濕七月花可染皂者相似則陸誤以陵苕為鼠尾矣又或以紫葳為瞿麥根瞿麥即爾雅所謂大菊蘧麥亦非也陵苕斷即女葳陸璣疏全謬不可從

莫莫葛藟

藟一名巨瓜似燕薁亦延蔓生葉如艾白色其子赤可食酢而不美幽州謂之推藟

爾雅云諸慮山櫐郭註云今江東呼櫐為藤似葛而麤大鄭註云諸慮山藤也詩稱葛藟本草千歲櫐櫐名蘗無陶隱居云樹如葡萄蔓葉小白子赤條中有皆謂藤本草云千歲櫐一名蘗如鬼桃陳藏器云似葛蔓葉如葡萄而小四月開花七月結實八月採子青黑微赤冬惟凋葉此即詩云葛蘗者也蘇恭白汁圖經云蘗生泰山川谷作藤蔓延木上葉如葡萄蔓葉小白子赤條中有其字从蕭亦秋風之過蕭意象蕭然詩曰取蕭祭脂凡祭灌鬯求諸陰焫蕭求諸陽奏樂求諸陰陽之間或云牛尾蒿今藥家謂之青箱子埤雅蕭可以祭故爾雅云蕭荻郭註云蕭荻音秋即青蒿也

蕭荻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麤科一作斜非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為香許慎以為艾蒿非也郊特牲云既奠然後爇蕭合羶香是也

爾雅云蕭荻郭註云即青蒿也或云牛尾蒿今藥家謂之青箱子埤雅蕭可以祭故其字从蕭亦秋風之過蕭意象蕭然詩曰取蕭祭脂凡祭灌鬯求諸陰焫蕭求諸陽奏樂求諸陰陽之間

故禮曰聲音之號所以告詔于天地之間也又曰見以蕭光以報氣也加以爇蕭以報魄也凡祭周人先求諸陰故先爇蕭在後商人先求諸陽故先焫蕭灌鬯在後也詩曰列彼下泉浸彼苞蕭民者上之所恃以事宗廟社稷養蕭之象也又曰蓼彼蕭斯零露湑兮蕭微物也而其香能上達故詩亦以況四海之諸侯爾雅翼蕭今人所謂荻蕭者是也生民詩云取蕭祭脂后稷之祭也蓋宗廟之祭薦熟之時堂下事

尸竟延入戶內更從熟始于薦熟時祝先酌奠于鉶羹之內訖尸未入乃取蕭染以牲腸間脂合黍稷燒之于宮中后稷之祀乃郊雖非宗廟然將郊為載道之祭其用亦同爇之于行神之位故曰取羝以載祭脂者即此羝之脂也蓋自后稷之時已如此故周宗廟用之昔有虞氏尚氣血腥燔祭用氣商人尚聲以聲音之號詔告天地之間周人尚臭以鬱合鬯灌以圭璋而使臭陰達于淵泉既奠然後爇蕭合黍稷羶

薌爇之而使臭陽達于墻屋臭陰以水而報魄臭陽以火而報氣古人以神之道微不可搏執故求萬物之理以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故用百物之英華庶幾麗而留之此蕭之氣遶于墻屋則墻內乃熱蕭之地故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其蕭蓋甸師所供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先鄭以為蕭或用茜但作縮茅解之杜子春始讀為蕭詩緝云蒿者總名蕭蒿之香者也

維筍及蒲

筍竹萌也皆四月生唯巴竹筍八月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鬻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

爾雅云筍竹萌邢疏云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凡草木初生謂之萌筍則竹之初生者可以為菜羹詩大雅韓奕云其籔維何維筍及蒲是也爾雅又云箭前萌郭註云箭竹筍也通志云凡筍類惟箭筍為美故會稽竹箭有聞焉周禮天官醢

人云笋沮雁醢筍菹魚醢呂覽云和之美者越酪之
菌註越酪山名菌竹筍也筍譜云竹初種根食土而
下求乎母也及擢筍冒土而上愛乎子也筍大約不
過青綠色本草木性甲乙氣蘇子瞻云竹之始生一
寸之萌耳陸農師云其萌曰筍筍从勹从日勹之日
為筍解之曰為竹一日从旬旬内為筍旬外為竹今
俗呼竹為妒母草言筍旬有六日而齊母其自死筍
謂之仙人杖

蒲箋云深蒲也傳云蒲蒻也周禮醢人深蒲醢醢鄭
司農云深蒲蒲蒻入水深鄭玄云深蒲蒲始生水中
子

薄采其茆

茆與荇菜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
停莖大如七柄葉可以生食又可鬻滑美江東人謂之
尊菜或謂之水葵諸陂澤水中皆有

說文博雅俱云茆鳧葵也毛傳朱注亦同杜子春讀
為卯許慎以沛宮詩讀之作力久切周禮醢人朝事
之豆用茆菹注云茆鳧葵北人音柳鄭大夫又讀為
芽謂茆初生者此不過方音各別耳爾雅翼云今尊
小于荇陸璣所說則大于荇今尊自三月至八月莖
細如釵股黃赤色短長隨水深淺名為絲尊九月十
月漸麤硬十一月萌在泥中麤短名堪尊味苦澁取
以為羹猶勝雜菜吳人嗜尊采鱸魚蓋魚之美者復
因水菜以荃之兩物相宜獨為珍味然以鱓鱷為之
更足生病陸德明云干寶曰今之鳧葵草堪為葅江
東有之何承天曰此菜出東海堪為葅醬不可用鄭
小同云江南人名之尊菜生陂澤中草木疏同或又
名水戾一云今之浮菜即猪尊也本草有鳧葵陶弘
景以入有名無用品解者不同未詳其正

按諸說則茆為鳧葵鳧葵為尊無疑矣但本草以尊
又一物鳧葵即荇菜圖經又稱尊葉似鳧葵殆亦以
鳧葵為荇菜歟

陸氏詩疏廣要卷上之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舉人臣吉士璜

欽定四庫全書要 經部

陸氏詩疏廣要卷上之下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陸氏詩疏廣要卷上之下　明　毛晉　撰

釋木

蔽芾甘棠

甘棠今棠棃一名杜棃赤棠也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為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澁而酢無味俗語云澁如杜是也赤棠木理韌亦可以作弓幹

爾雅云杜赤棠白者棠郭云棠色異異其名樊光云赤者為杜白者為棠爾雅又云杜甘棠邢疏曰郭云今之杜棃舍人曰杜赤色名赤棠白者亦名棠然則其白者名棠其赤者為杜棠為甘棠杜為赤棠詩召南云蔽芾甘棠唐風云有杕之杜傳云杜赤棠是也鄭註云北人謂之杜棃南人謂之棠棃雅云宇說詩言蔽芾甘棠以杜之美言有杕之杜以棠之惡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劉敞廟議以為思其

人尚愛其木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爾雅翼云每梨有十餘子唯一子生梨餘者生杜孫楚云梨有用為貴杜無用為賤括地志召伯廟在洛州壽安縣西北五里召伯聽訟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伐其樹後人懷其德因立廟有棠在九曲城東阜上通志云梨之類多杜甘棠謂之海棠梨其花謂之海棠花其實謂之海紅子

按樊光云白者為棠赤者為杜陸氏以為白者甘赤者澀則確乎棠美而杜惡矣字說相反之極豈因爾雅杜甘棠之說誤之耶或棠杜其總名但以赤白為美惡耳

摽有梅

梅杏類也樹及葉皆如杏而黑耳曝乾為腊置羹臛中又可含以香口

夏小正云正月梅杏杝桃則華五月煮梅為豆實郭璞云似杏實酢陸佃云梅在果子華中尤香俗云梅

花優於香桃花優於色故天下之美有不得而兼者多矣女失婚姻之時則感已之不如故詩人以摽有梅興焉又詩曰墓門有梅有鴞萃止言墓門之隧既非梅之所宜生而鴞食甚而甘棠非梅之所能養猶之陳佗無良師傅養成其質以至於不義也今江湘二浙四五月之間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濘礎壁皆汗蒸鬱成雨其霏如霧謂之梅雨沾衣服皆敗黦故自江以南三月雨謂之迎梅五月雨謂之送梅傳曰五月有落梅風江淮以為信風亦花信風之類賈思勰曰梅花早而白杏花晚而紅梅實小而酸杏實大而甜梅可以調鼎杏則不任此用世人或不能辨言梅杏為一物此則北人不識梅也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七命云燁以秋橙酤以春梅正以春梅者實尚青味酢故也舊說大庾嶺上梅南枝已落北枝始花羅願云梅先春而花其實亦早古者以梅實薦饋食之籩所謂乾薠是也蜀志曰蜀名梅為薠大如雁子禮

記疏云蘩為乾梅說苑曰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魏文帝與軍士失道大渴而無水遂下令曰前有梅林結子甘酸可以止渴西京雜記云漢初修上林苑羣臣各獻名果有朱梅紫花梅紫蒂梅同心梅麗枝梅燕梅侯梅范石湖云梅天下尤物無問智賢愚不肖莫敢有異議

按爾雅凡三釋梅俱非吳下佳品一云梅柟蓋交讓木也一云時英梅蓋雀梅似梅而小者也一云杭繫梅蓋杭樹狀如梅子似小柰者也鐵腳道人和雪噉之寒香沁入肺腑者迺是標有梅之梅爾雅獨未有釋文真一欠事范文穆公譜中所列種類甚多不能具載但綠萼梅紅梅蠟梅不可不辨至如梅龍盤園之奇古及重陽日錢塘江上折梅花鵲詠有橫枝對菊開之句堪與廣平一賦並傳

唐棣奧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中皆有其

唐棣之華

花或白或赤六月中熟一作成實大如李子可食

爾雅云唐棣棣移郭註似白楊江東呼夫移移音鄭註移楊也亦名扶移似白楊埤雅唐棣一名移其華反而後合詩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詩三百所以無此篇歟凡木之花皆先合而後開惟此花先開而後合詩曰山有苞棣隰有樹隧苞棣以況可與權之臣樹隧以況可與立之臣可與權者在上可與立者在下移公之業也又曰何彼襛矣唐棣之華何彼襛矣華如桃李益棣華偏而後合桃李則皆有華之盛者故詩以況王姬下嫁其衣之襛如此爾雅翼云移生江南山谷其大十數圍無風葉動華反而後合所謂偏其反而者也又何彼襛矣之詩亦言唐棣之華此之道至於執婦道以成肅雝則若桃李之相輝敬不終反而已也崔豹古今註曰移楊圓葉弱蒂微風大

搖一名高飛一名獨搖又曰杉楊一曰杉柳亦曰蒲
杉而齊民要術以高飛獨搖為白楊之別名又本草
白楊註云取葉圓大蒂小無風自動者故說者云葉
無風自動此是杉楊非白楊也蓋白楊多悲風又與
此相類故相雜耳杉皮焚為灰置酒中令味正經時
不敗本草云扶杉木皮味苦名物疏云唐棣常棣是
二種爾雅云唐棣杉本草謂之扶杉木一名高飛一
名獨搖爾雅又云常棣棣小雅所謂常棣之華也又
本草郁李仁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七月之
所謂薁也陸璣知唐棣常棣各一種却不當以名薁
李車下李五月成實者為唐棣故孔仲達七月疏俱
不明了本草註於郁李仁下既引陸氏釋常棣之文
圖經又引釋唐棣之文而常唐二字俱作棠混之甚
矣唐棣自是楊類雖得棣名而實非棣也惟鄭漁仲
分析甚當朱子論語註云唐棣郁李也亦陸璣誤之
與

樹之榛栗

榛栗屬有兩種其一種之皮葉皆如栗其子小形似杼
子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也其一種枝葉如木蓼
生高丈餘作胡桃味遼東上黨皆饒山有榛之榛枝葉
似栗樹子似橡子味似栗枝莖可以為燭五方皆有栗
周秦吳揚特饒吳越被城表裏皆栗唯漁陽范陽栗甜
美長味一作味長他方者悉不及也倭韓國諸島山栗大
如雞子亦短味不美桂陽有羊栗狀生大如杼一作杏
子中仁一作人皮子形色與栗無異也但差小耳又有
奧栗皆與栗同子圓而細或云即羊栗也今此一本多色字
惟江湖有之又有茅栗佳栗其實更小而木與栗不
殊但春生夏花秋實冬枯為異耳
榛周禮籩人云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説文云棗果實如

小栗榛木也曲禮云婦人之摯棋榛脯修棗栗埤雅榛似梓實如小栗栗屬也先王以為女摯賦云榛栗鍾發江南有小栗謂之茅栗讀茅為茅誤也莊子曰狙公賦芧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芧小栗也爾雅翼榛枝莖如木蓼葉如牛李色高丈餘子如小栗其核中悉如李生則胡桃味膏燭又美亦可食噉漁陽遼代上黨皆饒鄭注禮曰榛似栗而小關中鄜坊甚多詩云樹之榛栗是也然則其字從秦益此意也左傳曰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稱告虔者榛有臻至之義栗有戰栗之義棗有早作之義脩有脩飭之義皆以其名告已之虔恭也又一種大小枝葉皆如栗其子形如杼子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其下云爰伐琴瑟是大木非榛榛之榛至女贄則宜兩者皆可用通志榛有三四種棗類也似棗而小正圓

云栗曰撰之疏云栗蟲好食數數布陳撰省視之本草註云栗作粉勝於麥麪蜀本云樹高二三丈葉似櫟花青黃色似胡桃圖經云兗州宣州者最勝實有房彙若拳中子三五小者若桃李中子惟一二將熟則鏄拆子出凡栗之類甚多詩云樹之荎栗荎音綦栗房當心一子謂之栗楔治血尤効陳士良云栗有數種其性一類三顆一毬其中者栗楩也理筋骨風痛衍義曰湖北路有一種栗頂圓末尖謂之旋栗西京雜記上林苑有侯栗瑰栗榛栗峄陽栗峄陽都尉曹龍所獻大如拳堺雅云栗味鹹北方之果也有柔蝑自裹東觀書曰栗駭蓬轉蓋今栗房秋熟鏄發其實驚躍如暴去根榦甚遠所謂栗駭也相法曰白如截肪黃如蒸栗今黃玉謂之栗玉義蓋取此爾雅翼栗其實下垂故從鹵鹵者草木實垂鹵然蓋象形也古文棗從西從二鹵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棗言木則凡木皆然而栗至鏄發之時將墜不墜尤有

戰栗之象故天子五社西社植栗而宰我對栗社之義亦以為使民戰栗也栗之生極謹密三顆為房其房為蝟毛其中顆褊者號為栗楔尤益人大率栗味鹹性温而宜於腎有患足弱者坐栗木下多食之至能起行其質縝密故稱玉質縝密以栗泰風阪有漆隰有栗燕秦千樹栗是其出處也秦饑應侯請發五苑之果蓏橡棗栗以活民昭王不許范子計然曰栗出三輔詩又云山有嘉卉侯栗侯栗侯梅侯助辭也西京雜記稱漢上林苑中有侯栗又有侯梅此吳均之語不可取信廣要云有石栗其樹與栗同俱生於山石鎛中花開三年方結實其殼厚而肉少其味似胡桃熟時或為羣鸚鵡所啄故彼人極珍貴之出日南又頻婆子者其實紅色大如肥皂核如栗煨熟食之味苹為栗之一種可見草木形狀相似者其名亦易相與栗無異

按許慎以棻為楛張揖又云辛棻也圖經陸疏又以字本草及元恪諸家作苹從艸字至于陸佃云似梓直認為梓字點畫間毫釐千里誤人不小何六書之學累代莫問耶

梓椅梧桐

梓者楸之疎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梓實桐皮曰椅今人云梧桐也則大類同而小別也桐有青桐白桐赤桐宜琴瑟今雲南牂柯人績以為布似毛布

梓椅爾雅云椅梓郭云即楸鄭云今亦謂之梓木良材也埤雅云舊說椅即是梓梓即是楸蓋楸之疎理而白色者為梓梓實桐皮曰椅其實兩木大類同而小別也今呼牡丹為花王梓為木王蓋木莫良於梓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也爾雅翼云郭氏文亦曰椅梓也梓楸也楸梓也楸也檟楸也然則椅梓楸檟一物而四名定之方中既言椅又言梓故疏曰楸

之疎理白色而生子為梓梓實桐皮曰椅而齊民要術稱白色有角者為梓或名角楸又名子楸黃色無子者為柳楸世呼荆黃楸云然則是數者又以有子為辨耳梓為百木長宜屋之間有此木則餘材皆不復震其英細如箸其長僅尺冬後葉落而英猶在樹總總然其實一名豫章古今註云棘實曰棗梓實曰豫章桑實曰椹柘實曰佳昔者伯禽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遂見商子商子使觀於南山之陽見橋木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於是二子再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則以能子道焉耳雜五行書曰舍西種梓楸五令子孫順孝蓋亦此義曰華子云椅樹皮有數般惟楸梓佳蕭炳云梓似桐而葉小花紫禮斗威儀云君乘火而王其政和平楸梓為長生通志略云梓與楸相似爾雅以為一物誤矣齊民要術云白色有角者為梓無

子為楸是皆不辨楸梓也梓與楸自異生子不生角街稱白色有角者為梓或名角楸又名子楸黃色無子者為柳楸世呼荆黃楸云然則是數者又以有子為辨耳梓為百木長宜屋之間有此木則餘材皆不復震其英細如箸其長僅尺冬後葉落而英猶在樹總總然其實一名豫章古今註云棘實曰棗梓實曰椹柘實曰佳昔者伯禽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遂見商子商子使觀於南山之陽見橋木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於是二子再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則以能子道焉耳雜五行書曰舍西種梓楸五令子孫順孝蓋亦此義曰華子云椅樹皮有數般惟楸梓佳蕭炳云梓似桐而葉小花紫禮斗威儀云君乘火而王其政和平楸梓為長生通志略云梓與楸相似爾雅以為一物誤矣齊民要術云白色有角者為梓無

子為楸是皆不辨楸梓也梓與楸自異生子不生角街稱白色有角者為梓或名角楸又名子楸黃色無子者為柳楸世呼荆黃楸云然則是數者又以有子為辨耳梓為百木長宜屋之間有此木則餘材皆不復震其英細如箸其長僅尺冬後葉落而英猶在樹總總然其實一名豫章古今註云棘實曰棗梓實曰椹柘實曰佳昔者伯禽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遂見商子商子使觀於南山之陽見橋木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於是二子再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則以能子道焉耳雜五行書曰舍西種梓楸五令子孫順孝蓋亦此義曰華子云椅樹皮有數般惟楸梓佳蕭炳云梓似桐而葉小花紫禮斗威儀云君乘火而王其政和平楸梓為長生通志略云梓與楸相似爾雅以為一物誤矣齊民要術云白色有角者為梓無

有有實無實之辨本草衍義云桐有四種白桐可斲琴者葉三杈開白花不結子荏桐早春先開淡紅花狀如鼓子花成筒子子作桐油梧桐四月開淡黃小花一如棗花枝頭出絲墮地成油霑漬衣履五六月結子今人取炒為果此是月令清明之日桐始華者岡桐無花不中作琴體重圖經云桐生桐柏山谷今處處有之其類有四種青桐梧桐白桐岡桐是也白桐一名椅桐又名黃桐岡桐似白桐惟無子或云今南人作油者此桐亦有子頗大於梧子耳通志云桐之類亦多陶隱居云白桐岡桐俱堪作琴瑟據此說則白桐者梧桐也其材最大可為棺槨左傳云桐棺三寸爾雅云櫬是也註疏家不能別椅是岡桐桐是梧桐梓似楸別是一物爾雅謂之椅梓誤矣又有一種赬桐夏月繁花其紅如火又有紫桐花如百合又有華而不實堪作琴瑟者若生石間其聲則鳴書嶧陽孤桐是也雲南牂牁人績以為布其葉飼豕肥大三倍至秋後亦用以飼魚鄉人養魚者每春以草養

魳曰桐有三葉青白之外復有岡桐即油桐也生於高岡葢梧性便濕不生於岡故此桐有岡之號遁甲曰梧桐不生則九州異名之曰桐似本於此舊說梧桐以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為一月有閏則生十三葉視葉小者則知閏何月論衡云楓桐速長故其皮肌不能堅桐譜云桐體濕則愈重乾則愈輕生時以斧斫之甚易乾乃軟而拒斧花木考云凡木本實而末虛惟桐反之試取小枝削皆實堅其本皆中虛世所以貴孫枝者貴其實也實故絲中有木聲也嚴坦叔云陸璣言有青桐白桐赤桐此中琴瑟者白桐也椅桐梓漆之桐為白桐梧桐生矣之桐為青桐羅願云桐之中有數種有其子可以取油者蓋即詩所謂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者也有華而不實堪作琴瑟者若生石間其聲則鳴書嶧陽孤桐是也雲南牂牁人績以為布其葉飼豕肥大三倍至秋後亦用以飼魚鄉人養魚者每春以草養

之頓能肥大秋後食以葉以封魚腹則不復食亦不復瘦以待春復食也齊地記曰城北十五里有桐臺即梧宮賈誼新書懸弧之禮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弧以為箭幹故春秋傳曰桐始華桐不華歲有大寒晉武帝時嘗得一石鼓擊之無聲張華取蜀桐材以為箏聲遂勝既乎今人又以為箕錐之楊也董仲舒請雨以桐魚九枚莫曉其義王逸子曰木有扶桑梧桐松柏皆受氣淳美異於羣類者松柏冬茂陰木也梧桐春榮陽木也扶桑日所出陰陽之中也漢西域鄯善國有胡桐亦似桐蟲食其木則沫出其下流者俗名為胡桐淚言如目中淚也可以汗金銀俗語訛呼淚為律

白桐赤桐岡桐赬桐紫桐荏桐刺桐胡桐蜀桐翼子桐之類不可枚舉其實各各不同諸家紛紛致辨轉轉惑人至若陶氏謂白桐是岡桐鄭氏謂岡桐是椅桐益可笑矣

不流束蒲

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正白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柳葉皆可以為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今人又以為箕錐之楊也

爾雅云楊蒲柳邢疏楊一名蒲柳生澤中可為箭笴左傳所謂董澤之蒲即此也埤雅蒲柳今有黃白青赤四種東北有董池鄭註楊蒲柳水楊也可為箭幹葉圓濶樹與柳相似故名楊柳采微所謂楊柳依依左傳所謂董澤之蒲即此也埤雅蒲柳今有黃白青赤四種白楊葉圓青楊葉長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黃楊木性堅緻難長俗云歲長一寸閏年倒長一寸重黃楊以其無火或曰以水試之則無火取此木必於

陰晦夜無一星則伐之為枕不裂楊之孚甲早於衆木婚姻失時則曾木之不如也故詩曰東門之楊其葉牂牂牂盛也東門之楊其葉肺肺肺哀也以言嫁娶之算如此莊子曰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折楊逸詩皇華即詩所謂皇皇者華是也易曰枯楊生華枯楊生稊益楊性堅勁雖生棟不撓齊民要術曰白楊性勁直堪為屋材寧折終不曲撓楡性懦軟久無不曲比之白楊不如遠矣毛傳云蒲草也本草圖經云蒲柳其枝勁韌可為箭笴又謂之蒹蒲即水楊也本草註云水楊葉圓濶而赤枝條短硬多生水傍古今註云蒲柳生水邊葉似青楊一名蒲柳枝勁細任矢用國策云夫楊樹之則生倒樹之亦生折而樹之又生世說顧悅云蒲柳之姿望秋而落詩緝云楊可為舟又可為屋材詩曰揚之水不流束蒲言激之水宜能浮泛而蒲又輕楊善泛今反不流如此則以水力更微而不勝故也列子曰虛

則夢揚實則夢溺之反也說者以為上章言薪言楚則蒲亦木名不宜為草誤矣夫匏亦草也而綢繆之詩乃曰束薪束芻束楚則豈以言木故妨草哉

無折我樹杞

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麤而白色木理微赤故今人以為車轂今共北淇水傍魯國泰山汶水邊純杞也爾雅云旄澤柳邢疏柳生澤中者別名旄鄭註杞柳也生澤中如蘆荻可編為楛箱通志略云杞柳亦曰澤柳可為梧楛者本草圖經云今人取其細條火逼令柔韌屈作箱箧河朔猶多

顏如舜華

舜一名木槿一名櫬一名曰椵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今朝生暮落者是也五月始花故月令仲夏木槿榮爾雅釋草云椵木槿櫬木槿郭註云似李樹華朝生夕隕可食或呼日及一曰王蒸鄭註云即朝生暮落花也今亦謂之木槿一名椵一名櫬一名王蒸一名

舜華埤雅云華如葵朝生夕隕一名舜蓋瞬之義取諸此詩曰顏如舜華又曰顏如舜英言不可與久也蓋榮而不實者謂之英人物志曰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將羣者為雄張良是英韓信是雄萬論曰日給之華似柰柰實而日給虛虛偽之與真實相似也通志云爾雅入草例者樊光云其花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今人謂之朝生暮落人多植庭院間唐人詩云世事方看木槿榮言可愛易凋也亦可作籬

故謂之槿籬傅玄云舜花麗木也或謂之洽容或謂之愛老成公綏云日及華甚鮮茂榮於孟夏記於孟秋廣雅云一名朱槿一名赤槿爾雅翼云抱朴子曰夫木槿楊柳斷植之更生倒之亦生橫之亦生生之易者莫過斯木也仲夏應陰而榮月令取之以為候其花朝開暮落或呼為日及陸機賦云如日及之在條常雖盡而不悟潘尼云朝菌者詩人以為舜華莊生以為朝菌詩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又曰顏如舜英舜華蓋華之茂者又枝葉相當有同車之象亦如舜朝開日暮落少過時則後之矣太子忽當有功於齊之時可以取齊女於是時而不取則若日及之不可待矣木槿作飲令人得瞑與榆同功其花用作湯代茗可以治風煞茗令人不睡木槿令人睡為異耳本草衍義云木槿如小葵花淡紅色五葉成一花朝開暮斂花與枝兩用湖南北人家多植為籬障傳咸賦云應青春而敷蘂逮朱夏而誕英布天天之纖枝發灼灼之殊榮紅葩紫蒂翠葉素莖含暉吐曜爛若列星

山有樞

樞其鉏刺如柘其葉如榆瀹為茹美滑於白榆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木理異爾雅云樞茎樞音歐大結反 邢疏云別二名也郭云今之刺榆詩唐風云山有樞是也鄭註云刺榆也有鉏刺如柘其葉如榆沟為蔬美滑於白榆爾雅翼

詩山有樞隰有榆樞荎荎榆之類今之刺榆也爾雅疏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木理異耳而刺榆有鍼刺如柘其葉如榆瀹為蔬美滑於白榆內則曰堇荁枌榆免薨滌濯以滑之孫愐唐韻莧新生草則莧乃是久者以上四物新舊之名皆滑利之名也嵇康謂榆令人瞑齊民要術稱柍榆凡榆三種色別種之勿雜以為柍榆莢味甘甘者春時將煮賣是以須別也廣志曰有姑榆有郎榆郎榆無莢管子五粟五沃之土其榆條直以長按陳藏器云江南有刺榆無大榆蓋大榆北方有之秦漢故塞其地皆榆塞榆北方之木也淮南子曰槐榆與橘柚合而為凡弟有苗與三危通而為一家言槐榆北方橘柚南方也是以江南無榆但言樞耳若晉風則山隰兼有之然而有材不能用則不如其亡也氾勝之書曰三月榆莢南時高皆強土可種木漢鑄莢錢如榆莢也又豐有枌榆社崔寔四民月令曰榆莢成者收乾以為旨蓄已變白將落收為醬河平元年旱傷麥民食榆皮萬畢術曰八月榆孺令人不饑廣雅云柘榆梗榆也陳藏器云江南有剌榆無大榆剌榆秋實

山有栲

栲葉似櫟木皮厚數寸可為車轅或謂之栲櫟許慎正以栲讀為稾今人言栲失其聲耳爾雅云栲山櫬邢疏云舍人曰栲名山櫬郭云栲似櫬色小白生山中因名云亦類漆樹俗語曰櫟櫬栲漆相似如一詩唐風云山有樞陸璣疏語云山櫬與下田櫬略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為名方俗無名此為栲者誤也今所云為栲者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為車轅謂之栲櫟許慎正以栲讀為稾今人言栲失其聲矣鄭註云山櫬似櫬而葉差狹櫬木葉似椿江東呼為虎目葉脫處有痕如櫬蒲子又如眼目

按疏云許慎讀栲為稆應作糗讀丘上聲故與杻叶

南山有臺亦與杻叶

隰有杻舊刻山有杻非

杻檍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為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花如棟而細蓋正白蓋樹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于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共汲山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檍材可為弓弩幹也

爾雅云杻檍郭氏註云似棣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輞閑西呼杻子一名土橿鄭氏註云俗呼牛筋木其材堅韌中車輞及弓弩

椒聊之實

椒聊語助也椒樹似茉萸有鋸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為香今成皐諸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也可著飲食中又用蒸雞豚最佳香一作者東海諸島上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一作其香其味似橘皮島上麋鹿食此椒葉其肉自然作椒橘香也

爾雅云椒大椒邢疏云椒者大椒之別也郭云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為椒詩唐風云椒聊且鄭註云椒大椒秦椒也與蜀椒相似稍大而香氣減焉俗呼樛子爾雅又云椒椒醜莤疏云椒椒之類實皆有莤臭自裹李巡曰椒茱萸皆有房故曰莤莤實也郭云莤萸子聚生成房貌今江東亦呼莤椒似茱萸而小赤色鄭云此類結子成毬朵埤雅椒似茱萸而小赤內含黑子如黍今謂椒目木有鋸刺葉堅而滑澤爾雅曰椒椒醜莤桃李屬皆內核椒椒屬皆外莤也酉陽雜俎曰椒可以來水銀茱萸氣好上椒氣好下蓋椒氣性不上達故詩以譬沃也言沃盛強能修其政然其馨香下達而已詩曰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椒聊之實蕃衍而至於盈升盈斗也將盛大則猶之椒也其實蕃衍盈升而已莊子曰韋以裹椒雖踰絺綌然久則臭故天下之理

有初雖若佳後更為害不可不察也爾雅翼椒實多而香故唐詩以椒聊喻曲沃之蕃衍盛大聊語助也陳詩貽我握椒周頌有椒其馨離騷云雜申椒與菌桂懷椒糈而要之九歌云奠桂酒兮椒漿播芳椒兮成堂漢世皇后稱椒房取其實曼延盈升以椒塗屋亦取其温暖故長樂宮有椒房殿其後董賢女弟為昭儀居舍與后相擬風及晉世石崇王愷之徒相矜以富於是崇以椒為泥泥其屋而愷以赤石脂泥其壁云荆楚之俗正月一日長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賀進椒酒從小起成公綏椒花銘云肇惟歲首月正元日是知小歲則用之漢朝元正則行之後世率以正月一日以盤進椒飲酒則撮實酒中號椒盤焉然椒亦能殺人故漢李咸欲爭竇后配桓帝擣椒自隨而齊建武中欲併誅高武子孫令太醫煮二斛椒熟則一時賜死此其事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為椒山海經曰琴鼓之山其木多椒孝經援神契曰椒薑濕昌蒲益聰蜀都賦丹椒爾雅以櫬為大椒謂叢生實大者又曰椒櫬醜荄茱萸子聚生成房貌今江東亦呼荄云樹有鋮刺葉堅而滑澤每葉中亦有刺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煮其葉以為香又東海諸島上有椒子長而不圓其味如橘皮島上麋鹿食此葉者其肉自然作椒橘香范子計然曰蜀椒出武都赤色者善秦椒出天水隴西細者善通志椒曰蕘毅曰陸璣曰南椒生於漢中者曰漢椒蜀中者曰蜀椒巴中者曰巴椒

按爾雅云朻者聊郭氏鄭氏雖俱云未詳然聊為木無疑矣或者木之糾曲者名聊烏知椒聊之聊非即朻者耶耶但向來諸家俱作語助辭不敢妄解

集于苞朻

朻今柞樸也徐州人謂樸為杼或謂之為朻其子為皁或言皁斗其殼為汁可以染皁今京洛及河内多言杼

斗或云橡斗謂櫟為杼五方通語也

爾雅云栩杼郭註栩柞木今人以為杭本草云木高二三丈三四月開黃花八九月結實柞櫟也栩也皆橡櫟之通名枕中記曰橡子非果非穀最益人服食無氣而受氣無味而受味消食止痢令人強健本草衍義云櫟葉如栗葉堅而不堪充材風土記云吳越之間名柞為樧生食之味辛其梂子八月中成搏以為燭明如胡麻燭研以為羹肥如胡麻羹

古今註云杼實曰橡東海及徐州謂之木蓮其葉始

有條有梅

條牾也今山楸也亦如下田楸耳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為車板能濕又可為棺木宜陽共北山多有之梅樹皮葉似豫章豫章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花赤黃子青不可食栂葉大可三四葉一蘗木理細緻于豫章

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荊州人曰梅終南及新城上庸皆多樟栂終南與上庸新城通故亦有栂也

條爾雅云楢山榎李巡曰山榎一名杼斗槲櫟皆有斗以櫟為勝櫟秦風云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是也鄭云山楸也其材有文緻中車板樂器盤合用爾雅又云柚條郭註云似橙實酢生江南邢疏云禹貢揚州云厥包橘柚孔安國云小曰橘大曰柚呂氏春秋云果之美者有雲夢之柚本草唐本註云柚皮厚味甘不如橘皮味辛而苦其肉亦如橘有甘有酸酸者名胡甘今俗人或謂橙為柚非也鄭註云條今謂之柚似橘而大皮瓤厚埤雅云柚似橙而大于橘一名條秦風所謂有條者是也碧幹丹實出于江南列子曰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櫾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度淮而北化為枳焉故曰橘柚周于北徙若榴鬱于東移也

梅爾雅云梅栂郭云似杏實酢孫炎云荊州曰梅揚州曰栂詩秦風云有條有梅是也埤雅云梅至北方

多變而成杏故人有不識梅者地氣使然也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條柚也蓋柚渡淮而為枳梅變而成杏今終南之所生有條有梅而材實成焉以譬人君之道化也爾雅翼云栲大木也可以為舟又可以為棺故古稱楩楠豫樟以為良木之類任昉云黃金山有栲木一年東邊榮西邊枯一年西邊榮東邊枯張華云交讓木宋子京云讓木即栲也其木直上柯葉不相妨蜀人號讓木名物疏云按陸璣所釋梅自是栲木似豫樟者豫章大樹所謂生七年而可知可以為棺舟者也陳文帝嘗出栲材造戰艦即此栲也若今之所謂梅乃古和羹之邊實之乾藤郭璞云似杏實酢者也若爾雅之梅栲乃陸云似豫章實如小爾雅翼管子五粟之木也栜盛實之房也孫炎曰櫟實橡也璣疏云秦人謂柞為櫟故說者或曰柞櫟或曰木蓼璣以為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鄭註亦謂之橡一名皁斗其實作栜似栗實而小爾雅翼管子五栗之土其柘其櫟條直以長淮南時則訓十二月之木正月其木楊楊蒲柳也楊木春光二月其木杏有竅在中象陰布散在上三月其木李亦有核李後杏熟故主三月四月其木桃說與杏同桃後李熟故主四

按條是栲梅是栜爾雅與陸疏甚合此篇乃秦人誇美其君之詞借巨材以起興若陸農師指條為柚指梅為杏取渡淮變化之義益無謂矣今併錄之以見其誤釋梅一條已詳標有梅篇中

山有苞櫟

苞櫟秦人謂柞為櫟河內人謂木蓼為櫟椒椴之屬也其子房生為栜木蓼子亦房生爾雅云櫟其實栜郭云有栜彙自裹疏云櫟似樗之木也栜盛實之房也孫炎曰櫟實橡也璣疏云秦人謂柞為櫟故說者或曰木蓼璣以為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鄭註亦謂之橡一名皁斗其實作栜似栗實而小爾雅翼管子五栗之土其柘其櫟條直以長淮南時則訓十二月之木正月其木楊楊蒲柳也楊木春光二月其木杏有竅在中象陰布散在上三月其木李亦有核李後杏熟故主三月四月其木桃說與杏同桃後李熟故主四

月五月其木榆六月其木梓說未聞七月其木棟棟實鳳凰所食今雒城旁有樹棟實秋熟八月其木柘未聞九月其木槐槐懷也可以懷來遠人十月其木檀檀陰木也十一月其木棗取其赤心也十二月其木檿木出火唯櫟為然亦應陰氣也莊子匠石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上林賦註應劭曰櫟采木也顏師古以為木蓼葉辛初生可食通志櫟曰橡亦曰栩其實作梂曰阜斗曰橡斗然有二種南土多栩北土多櫟爾雅釋木云櫟其實梂詩秦風云山有苞櫟並此也其釋木云栩杼與唐風云集于苞栩並是柞木而陸璣誤謂是此耳橡實之類極多大體皆棗屬也可食有似栗而圓者大小有三四種爾雅所謂栵柅是也註三四種周禮籩人所謂榛實是也二三實作一梂正似棗而小者大小有三四種爾雅所謂栵柅是也註云子如細棗江東人亦呼為柅棗今俗謂之為茅栗猴棗柯棗皆其類也或曰栩之實似櫟而小不可食

隰有樹檖

檖一名赤羅一作蘿一名山梨今人謂之楊檖其實如梨但實甘小異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齊郡廣饒縣堯山魯國河內共北山中有今人亦種之極有脆美者亦如梨之美者

爾雅云檖蘿郭註云今楊檖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鄭註云山梨也埤雅云檖一名羅其文細密如羅故曰羅也又有白者赤羅文棘白羅文緩雖皆所謂文木然而赤羅為上秦詩初曰晨風卒曰樹檖者言人君所以用賢之道始於能致之終於能立之棣謂之綾杉謂之紗檖謂之羅羅亦有華者俗謂之羅錦羅錦猶言杉錦棣綾也羅錦明杉錦暗今北地有棣綾器其文如綾綺狀又下於杉錦矣

六月食鬱及薁

鬱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色正赤食之甘毛詩云鬱棣薁薁也孔疏云鬱是唐棣之類劉

穎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與棣相類故云棣屬奠蕣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奠李一林車下李即鬱奠李即蕣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蕣也本草圖經云郁李木高五六尺枝條葉花皆若李惟子小若櫻桃赤色而味甘酸核隨子熟六月採根并實取核中人用名物疏云奠一名郁李一名蕣李一名蕣一名燕奠一名棣一名爵李一名車下李之名陸璣以唐棣為蕣李非也而以為實大如李則得之本草圖經謂郁李子如櫻桃則似說常棣非郁李也郁李雖棣屬然非爾雅所謂唐棣常棣也古之說者惟不知唐棣為扶移木而以為蕣又不知蕣別是一種而以為常棣故本草注及詩緝諸說俱誤今由陸璣崔豹鄭樵及本草諸說參詳之始知其別如此魏王花木志云燕蕣實如龍眼黑色說文謂之蕣蕣木堇也朝華夕隕與此正同

一名車下李廣雅謂之蕣舌與鬱俱棣屬也故同得車下李之名陸璣以唐棣為蕣李非也而以為實大如李則得之本草圖經謂郁李子如櫻桃則似說常棣非郁李也郁李雖棣屬然非爾雅所謂唐棣常棣也古之說者惟不知唐棣為扶移木而以為蕣又不知蕣別是一種而以為常棣故本草注及詩緝諸說俱誤今由陸璣崔豹鄭樵及本草諸說參詳之始知其別如此魏王花木志云燕蕣實如龍眼黑色說文謂之蕣蕣木堇也朝華夕隕與此正同

種毛氏云鬱棣屬則非棣可知孔氏云蕣鬱類則非鬱可知馮嗣宗辨之甚詳但燕蕣蕣舌是草大概與下文葵相似恐不應與木類相混

采荼薪樗

樗樹及皮皆似漆青色耳其葉臭本草樗木根葉尤良唐本註云二樹形相似樗木疎椿木實為別也蕭炳云樗俗呼為虎眼樹本經椿木殊不相似圖經云椿樗二木形幹大抵相類但椿實

而葉香可啖樗木疎而氣臭膳夫亦能熬去其氣北人呼樗為山椿江東人呼為鬼目葉脫處有痕如樗蒲子又如眼目故得此名其木最為無用莊子所謂吾有大木人謂之樗其本擁腫不中繩墨小枝曲拳不中規矩立於途匠者不顧是也俗語云樗櫟樗漆相似如一衍義云世以無花不實木身大其榦端直者為椿椿用木葉其有花而莢木身小榦多迻曲者為樗樗用根葉莢故曰未見椿上有莢者又有樗雞者為樗無雞者為椿

故知古人命名曰不言椿雞而言樗雞者以顯有雞

常棣之華

常棣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

爾雅云常棣棣郭註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鄭註郁李也埤雅常棣如李而小子如櫻桃正白華蕚上承下覆甚相親爾采徵所謂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是也唐棣之華反而後合詩以譬權則此華上承下覆甚相親爾者常而已矣故曰常棣也棣移从移棣从隶隶言華蕚相承輝榮相隶也隶仁也移義也兄弟尚親親仁也故常棣以燕兄弟傳曰聞常棣之言為今也聞常棣之言為今則管蔡之所以失道者以不聞乎此而已故序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左傳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蔡子曰作人當如常棣灼然光發程子曰今玉李也華蕚相承甚力

南山有枸 南山舊刻北山

枸樹山木其狀如櫨一名枸骨高大如白楊所在山中皆有理白可為函板枝柯不直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啖之甘美如飴八九月熟江南特美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古語云枳枸來巢言其味甘故飛鳥慕而巢之本從南方來能令酒味薄若以為屋柱則一屋之酒皆

薄

宋玉賦曰枳枸來巢謂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本草枳椇一名木蜜以木為屋屋中酒則味薄註云昔有南人修舍用此木悞有一片落在酒甕中其酒化為水味唐本註云其樹徑尺木名白石葉如桑柘其子作房似珊瑚核在其端埤雅云椇木高大似白楊子依房生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味如飴今俗謂之枳椇古今註一名樹蜜一名木餳實形卷曲核在實外一名白石白實木石木實爾雅翼古者人君燕食所加庶羞凡三十一物椇其一也又婦人之贄棋榛棗栗荊楚之俗亦鹽藏荷裹以為冬儲今不以為重賤者食之而已明堂位四代之俎商以椇益俎足橫木為曲撓之形如椇枳之枝也今人謂之枳枸又謂之蜜曲錄荀子枸木必待隱括烝矯然後直廣志云葉似蒲柳子十一月熟樹乾者益美或云果名一名白石李通志枳椇蜀人謂之枸詩緝云疏

引宋玉賦枳椇來巢以證毛說然風賦字作枳句李善註云橘踰淮為枳句曲也句音溝非毛義也

北山有栵

栵楸屬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濕時脆燥時堅金永昌又謂鼠梓漢人謂之栵爾雅云栵鼠梓郭云楸屬也今江東有虎梓鄭云苦楸也圖經云鼠梓一名栵亦楸之屬也詩小雅云北山有栵是也鼠李一名鼠梓或云即此也然鼠梓花實都不相類恐別一物而名同也曹氏云宮室之良材通志略云鼠李曰牛李曰鼠梓曰椑曰山李曰栵曰苦楸即烏巢子也

爰有樹檀

檀木皮正青滑澤與繫迷相似又似駁馬駁馬梓栵其樹皮青白駁犖遥視似馬故謂之駁馬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尚可得駁馬繫迷一名挈盭故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挈盭先殫下章云山有枹棣隰有樹檖

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謂獸

傳曰檀彊轂之木論衡曰楓桐之樹生而速長故其皮肌不能堅剛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之木其材强勁車以為軸淮南子十月檀檀陰木也爾雅云貆梫檻郭註貆大木細葉似檀今河東多有之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梫檻音系醮先殫鄭註按此俗呼朴樹其木如檀子大如梧桐子而黃

按朱註檀木已詳盡矣陸疏特辨其似而非者耳今併載爾雅郭鄭二家註以備隰有六駁參考但摯檻

爾雅作梫檻

其下維穀

穀幽州人謂之穀桑或曰楮桑荊揚交廣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謂之穀皮紙長數丈潔白光輝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為茹

博雅云穀楮也稗雅穀惡木也而取名於穀者穀善也惡木謂之穀則甘草謂之大苦之類也本草曰楮一名穀陶氏云即今構木誤矣先賢以為皮斑者是楮皮白者是穀有瓣者曰楮無瓣者曰構按此非一種物類相感志云其膠可以粘丹砂語曰構膠為金石之漆是也列子曰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亂之楮葉中不可別也遂以巧食宋國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知巧爾雅翼穀易生之物一說穀田久廢則生穀其實正赤如楊梅而無核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傳曰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劉向以為桑喪也穀猶生也殺生之柄失而在下則是以桑穀為二物也而陸璣以為穀幽州人謂之穀桑或曰楮桑然則蓋一物也廣州記曰蠻夷取穀皮熟搥為褐裏布鋪以擬氈南山經曰招搖之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裏其華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本草圖

經云楮有二種一種皮有斑花文謂之斑穀令人用為冠一種皮無花但葉似葡萄作瓣而有子者為佳其實初夏生如彈丸青綠色至六七月漸深紅色乃成熟八月九月採抱朴子云柠實赤者餌之一年老者還少通志云楮亦謂之穀其實入藥其皮造紙濟世之用也桑穀共生者即此

敝芾其樗

山樗與下田樗略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為茗

李氏曰樗者不材之木也莊子云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枝擁腫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不中規矩按樗似栲似椿陸疏辨之甚明樗又有山樗下田樗稍別此章與采荼薪樗時下田一種所謂不中繩墨規矩者也詳見七月篇

無浸穫薪 舊刻穫非

穫今椰榆也其葉如榆其皮堅韌剝之長數尺可為紼索又可為甑帶其材可為杯器

爾雅云穫落邢疏云穫一名落某氏曰可作杯圈皮韌繞物不解郭云可以為杯器素素謂樸也小雅大東云無浸穫薪鄭箋云穫木名鄭註云郭云可以為杯器據此則今椰杉

按鄭漁仲通志略曰穫郭云可以為杯器素此赤椰也但椰是柳屬穫是榆屬恐非一類○又按大東篇穫字從禾與八月其穫穫字同故毛朱傳及呂嚴諸家俱云刈也今爾雅陸疏俱釋木名从木確與本章

無涉

隰有杞棣

棣葉如柞皮厚而白其木理赤者為赤棣一名棣白者為棣其木皆堅韌令人以為車轂爾雅云棣赤棣白者棣郭云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為車輞白棣葉圓而岐為大木邢云棣赤者名棣白者即名棣某氏曰其色雖異為名即同鄭云棣赤棣白者棣俗呼斤木叢生可作籩籬

大者任車輞棟山尼反江河間棟可作鞍

榛楛濟濟

楛其形一作莖似荊而赤莖一作葉似著上黨人織一作箴以為斗箕箱器又揉一作屈以為釵故上黨人調問婦人欲買赭否曰竈下自有黄土問買釵否曰山中自有楛

禹貢云荆州貢楛註云中矢幹出雲夢之澤爾雅翼楛堪為矢其莖似荆而赤其葉如著古者楛矢則石砮者中州職貢之常也今仲尼獨以遠方之貢為驗豈三代之際職貢不同或者不妨中國自有之特其為之弩說者以榛可為贄為文事楛可為矢為武事是蓋不然夫榛楛皆用之武事說文榛木也一曰蓁也蓁益矢之善者春秋傳所謂致師者左射以蓁是也若楛則為矢甚明周世修后稷公劉之業而申以百福干祿皆文事也然不可無武備故琱彼玉瓚以下述文治之美而首章言武備也周語曰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匿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凋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是先有險哀之備而後可以及易樂也顔監曰楛木堪為箭笴今俗以北皆用之土俗呼其木為楛子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弩其長尺有咫問諸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伐商封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故以楛矢封陳使求諸故府果得之夏書荆州之貢礪砥弩丹惟箘簵楛則夫楛矢石弩者中州職貢之常也今仲尼獨以遠方之貢為驗豈三代之際職貢不同或者不妨中國自有之特其長有咫者為肅慎氏之物歟

其灌其栵

栵柞葉如榆也木理堅韌而赤可為車轅可食今江東亦呼為柞栗一作栗爾雅云栵柞郭註樹似槲而麤庳小子如細栗一作栗栗也内則云芝栭菱芰鄭註栵柞音例而茅蓋也通志云橡實之類極多有似棗而小者大小

有三四種爾雅所謂栵栭是也註云子如細栗江東人亦呼為栭棗今俗謂之為茅栗猴栗柯栗皆其類也

按栭亦栗屬故可作人君庶羞必當以漁仲之說為正向坊刻爾雅云子如細栗江東呼為栭栗俱从米不從木誤矣

其樫其椐

樫河柳生水旁皮正赤如絳一名雨師枝葉似松椐樻節中腫可作杖以扶老今靈壽是也今人以為馬鞭及杖弘農共北山甚有之

樫爾雅云樫河柳郭註今河旁赤莖小楊鄭註殷樫也生水畔其葉經冬變紅爾雅翼樫葉細如絲婀娜可愛天之將雨樫先起氣以應之故一名雨師而字從聖字說曰知雨而應與于天道木性雖仁聖矣猶未離夫木也小木既聖矣仁不足以名之音賴則赤之貞也神降而為赤云樫非獨能知雨亦能負霜雪大寒不凋有異餘柳詩皇矣云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樫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鬆文王之養材于山林日就繁茂故其始而屏除之也始于已死之菑翳而及于麤雜之灌栵又及于樫椐之小材又不得已而及于檿柘之良木以明草木逾茂則始之所愛者不能並育以漸去焉故其卒至于柞棫斯拔松柏斯兌也然則樫亦良木矣漢書鄯善國多樫柳段成式云赤白樫出涼州大者為炭復入灰汁可以煮銅南都賦註樫似栢而香今樫中有脂號樫乳本草衍義云人謂三春柳以其一年三秀也花肉紅色成細穗河西者戎人取滑枝為鞭通志云樫曰河柳曰雨師曰春柳本草謂之赤樫木以其材赤故也大槩松杉之類而意態似柳故謂之樫柳其材可卷為盤合又曰槲落郭云可以為梧器素此赤樫也又有一種名赤楊又名水楊與此相似而植之水邊其葉經秋盡紅人多植于門巷杜

詩頍檕曉夜希即此也

椐爾雅云椐樻郭註腫節可以為杖鄭註按此木似藤節目相對今人以為杖甚奇爾雅翼云椐樻也草木疏云節腫似扶老即今靈壽是也今人以為馬鞭

漢書孔光傳賜靈壽杖孟康曰扶老杖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之所燎且至于聳拔則其餘可知也齊民要術稱不須削治也山海經云廣都之野靈壽實華王粲頌云寄榦堅正不待矯揉陳藏器云生劒南山谷圓長人力料理有不可復此以見太王之勤也又言柞

皮紫作杖令人延年益壽

柞棫拔矣

柞棫三倉說棫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為白棫直理易破可為牘車軸一作牘車輻又可為矛戟鐓一作矜

爾雅云棫白棫郭註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啖鄭註即山柘也爾雅翼柞生南方葉細而密令人為梳用之詩雅道柞為尤多方周之興太王之事曰柞棫拔矣山木多矣而釋獨言柞棫蓋柞民之所燎且至于聳拔則其餘可知也齊民要術稱柞斫去尋生料理還復蓋良木之易成者然亦非人力料理有不可復此以見太王之勤也又言柞

宜種于山阜之曲十年中椽二十年中屋樽柴在外然則為利亦博矣通志柞木曰棫曰栩曰杼爾雅云栩杼詩析其柞薪又曰柞棫斯拔陸機云三蒼云棫即柞也其葉繁茂其木堅韌有刺今人以為梳亦可以為車軸嚴粲云柞櫟也即唐風鴇羽所謂栩也

據陸氏釋柞棫與唐風集于苞栩之栩秦風山有苞櫟之櫟一物也秦人謂柞為櫟徐州人謂櫟為栩不

過方言或異耳嚴華谷亦云然但鄭漁仲謂栩杼為柞謂櫟為槲別是一種本草又以槲稍有差別朱子解柞云枝葉盛叢生有刺却與櫟葉如栗葉者不同況柞十年中椽二十年中屋而朱子解棫云小木叢生有刺何相去之遠耶可見棫是小木所謂無赤心實如耳瑞者是也柞栩櫟是大木所謂栗屬樹大敝牛者是也但鄭氏認棫是山柘恐未必然

陸氏詩疏廣要卷上之下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舉人臣吉士璜

欽定四庫全書卷 經部

陸氏詩疏廣要卷下之上

明 毛晉 撰

釋鳥

關關雎鳩

大小如鳩一作鴟誤深目目上骨露出幽州人謂之鶖

禽經云王雎雎鳩魚鷹也亦曰白鶖亦曰白鷹張華註云毛詩曰王雎摯而有別多子江表人呼以為魚鷹雌雄相愛不同居處詩之國風始關雎也爾雅云雎鳩王雎郭璞註曰鵰類今江東呼之為鵰好在江渚山邊食魚鞨詩說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乎無人之處徐鉉蟲魚圖云雎鳩常在河洲之上為傳偶更不移處俗云雎鳩交則雙翔別則立而異處朱子語錄狀如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兩兩相隨不相失然亦不曾相近須隔丈來地陰陽自然變化論雎鳩不再匹淮南子關雎興于鳥君子美之為其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于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埤雅云通習水又善捕魚風土記云或說雎鳩為白鷺白鷺鸛屬于義無取蓋蒼鷺大如白鷺而色蒼其鳴憂和順又游于水而息于洲常雙不雙鄭漁仲云雎鳩王雎鳧類多在水邊尾有一點白故揚雄云白鷺舊說鶻類誤矣嚴華谷云左傳郯子五鳩備見詩經雎鳩氏司馬此詩是也祝鳩氏司徒鶻鳩也四牡嘉魚之雖是也鳲鳩氏司空布穀也曹風之鳲鳩是也爾雅釋鳥又云揚鳥白鷺是與雎鳩同類而異種者也不知揚雄許慎何昏曰白鷺范鄭諸家辨之甚詳或謂王雎雎鳩是二鳥則與經傳相乖余未敢遽信

黃鳥

于飛

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鸝留幽州人謂之黃鸝或謂之黃鳥一名倉庚一名鶩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摶黍關西謂之黃鳥一作鸝黃當甚熟時來在桑閒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甚熟不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或謂之黃袍

爾雅皇黃鳥又云倉庚商庚又云鶩黃楚雀又云倉庚黃也郭註云俗呼黃離留亦名摶黍其色鶩黑而黃因以名云鄭註云黃鸝也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鶩黃一名楚雀一名摶黍一名黃離留陸璣云常以甚熟時來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甚熟不故又名黃栗留禽經倉庚鶩黧黃黃鳥也亦曰楚雀亦曰商庚夏黧倭也張註今謂之黃鶯黃鸝是也野民按爾雅釋鳥又云揚鳥白鷺是與雎鳩同類而異種者也不知揚雄許慎何昏曰白鷺范鄭諸家辨之甚詳或謂王雎雎鳩是二鳥則與經傳相乖余未敢遽

黃鳥以色呼也北人呼為楚雀此鳥鳴時蠶事方興蠶婦以為候說文離黃倉庚也鳴則蠶生禮記曰仲春之月倉庚鳴格物總論云鸝黑尾嘴尖紅腳青遍身甘草黃色羽及尾有黑毛相間三四月鳴聲音圓

滑堺雅倉庚鳴于仲春其羽之鮮明在夏韓子曰以鳥鳴春以蟲鳴秋以鳥鳴春若黃鳥之類其善鳴者也爾雅翼倉庚黃鳥而黑章齊人謂之黃流離幽冀謂之黃鳥一名黃鸝留或謂之黃粟流一名黃鸝二月而鳴夏小正云二月有鳴倉庚鵹者績之候倉庚者蠶之候詩鳥鳴嚶嚶按禽經稱鸝鳴嚶嚶則詩所言鳥殆謂此故後人皆以鸝名之此鳥之性好雙飛故鸝字從麗又曰鸝必匹飛鵹必單棲出谷遷喬之事未見其驗今荊州每至冬月於田畝中得土堅圓如卵者輒取以賣破之則鸝在其中無復毛羽蓋以土自裹伏而土堅勁候春始生羽破土而出然則出谷遷喬之事恐當似此矣

流離之子

流離梟也自關而西謂梟為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鸋鵂食母許慎云梟不孝鳥是也爾雅鳥少美長醜為鸋鵂邢疏鳥之少為子者美長食母而醜其名為鸋鵂鸋鵂猶留離謂之子是也流與鸋同詩攷亦作留離之子鄭註云鸋鵂梟惡聲人謂之摶黍黍人謂害母張註梟在巢母哺之羽翼成啄母自翔去也毛傳流離鳥也少好長醜正義曰流與鸋蓋古今之字爾雅離或作栗埤雅北山錄曰鳥反哺梟反噬蓋逆順之習也聽聲考詳篇云鶴聲宜學仙雉聲宜習武鳥聲宜習鬚雁聲宜習卜筮鵲聲宜習工巧梟聲宜習符呪西方之書曰如土梟等附塊為兒名之曰土梟蓋取諸此傳曰鵩瓦可以令鳥寂又曰梟避星名鵲違歲子雅翼劉子曰炎州有鳥其名曰梟傴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蓋稍長從母索食母無以應於是而死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梟破獍梟不孝之鳥破獍食父之獸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至漢武時亦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淮

南子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許叔重曰鼓造蓋謂梟一曰蝦蟆今世人五月作梟羹亦作蝦蟆羹是食梟之驗也博之采有梟者博兼行惡道故以梟為采亦梟得之儻故猛將謂之梟將也土梟穴土以居故曰土梟而荆楚歲時記稱鴟鴞為土梟說者乃因謂鸛鴿來巢者又云鸛鴿穴居誤矣梟令人養以致鳥後漢五行志稱衆鳥之性見非常斑駁好聚觀之至於小爵希見梟者暴見尤聚

戈鳧與雁

鳧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

鳧爾雅云鶩沈鳧郭註云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呼為鶩鄭註云似鶩而小尾白俗呼水鴨好沒故曰沈鳧禽經曰鳧鶩之雜張註鳧鶩鴨屬色不純正故曰雜矣埤雅云鳧雁常以晨飛故鷄鳴篇云戈鳧與雁賦曰晨鳧旦至此之謂也卜居云將泛泛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蓋況鳧善沒而又容與與波上下故昔之散人慕焉莊子曰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博雅云鳧鶩鳧古鴨字也爾雅翼云唐陸龜蒙稱冬十月視穫于甫田夜間往往聞有聲類暴雨而疾至者一夕凡數四明訊其旦曰鳧鶩也其曹蔽天而來蓋當田之禾必竭其穗而後去江之南不能戈羅常藥而得之糠糝塗枝叢植于陂一中千萬膠而不飛然則江東蓋未嘗戈也然聞今江南大陂湖中其誘鳧者亦時以網

植兩表於水相去甚近中網焉以舟自前驅而逐之率一獲千百輩則又與龜蒙說異矣鳧所在必賊粱食古之人亦養之鄒穆公有令食鳧雁必以粈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粈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粈故郭氏解方言稱江東有小鳧其多無數俗謂之冠鳧善飛王充論衡曰日月一夜行二萬六千里與鳧飛相類故王喬以上方所賜舄假形于鳧自葉朝京師焉吳地志曰石首魚至秋化為冠鳧鳧頭中

有石也方言曰野鳧甚小而好沒水中者南楚之外
謂之鸊鷉說苑魏文侯嗜晨鳧南越志有松鳧棲息
松間周書王會鳧羽為旌漢伙飛在上苑中結繒繳
弋鳧雁歲萬頭
雁夏小正云正月雁北鄉鄉者何也鄉其居也九月
遰鴻雁遰往也猶曰傳其驛舍云爾非其居也禽經
云雁一名翁雞一名鴻鵝一名鷹又云鴈以水言自
北而南鴈以山言自南而北張華註云鴈音雁隨陽
鳥也冬適南方集于江干之上故字從干鴈亦音雁
中春寒盡雁始北嚮燕代尚寒猶集于山陸岸谷
之間故字從厂博雅云鴈音加一音哥鵝倉鴈古雁字
也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鴈鵝南楚之外謂之鴈
或謂之鶤鴈埤雅云周禮曰雁宜冬又六摯大夫執
雁以知保身又欲有去就之義而不失其常故執雁
也雁夜泊洲渚令雁奴圍而警察飛則銜蘆而翔以
避繒繳有遠害之道非特取其有去就之義而已雁

行斜步側身故莊子謂士成綺雁行避影而問老子
一名朱鳥法言曰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歟本草唐
本註云雁為陽鳥冬則南翔夏則北徂時當春夏則
孳育于北與燕相反燕來則雁往燕往則雁來故禮
云秋鴻雁來春玄鳥至行義曰雁人多不食者謂其
知陰陽之升降分長少之行序世或謂之天厭亦道
家之一說爾雅註云雁為陽鳥其義未盡茲蓋得中
和之氣熱則即北寒則即南以就和氣所以為禮幣
者一取其信一取其和昏禮云下達納采用雁執雁
請問名納吉用雁請期用雁又云摯不用死故詩曰
噰噰鳴雁言用生者也古今註云雁自河北渡江瘦
瘠能高飛不畏繒繳江南饒沃每至還河北體肥不
能高飛嘗銜蘆長數寸以防護周書曰白露之日鴻
雁來鴻雁不來遠人背畔小寒之日雁北鄉雁不北
鄉民不懍至物類相感志云大曰鴻小曰雁夜宿洲
中鴻在內雁在外逐更警備避狐與人之捕已山海

經云雁門山雁出其間在高柳北舊說鴻雁南翔不過衡山今衡山之旁有峰曰回雁蓋南地極煖人罕識雪者故雁望衡山而止爾雅翼雁鴻雁乃一物耳初無其別至詩註乃云大曰鴻小曰雁雁曷為有小者按淮南鴻烈云雁乃兩來仲秋鴻雁來季秋候雁來候雁比於鴻雁而小故說詩雁為鴻雁而別以此為雁也今北方有白雁似鴻而小色白秋深乃來來則霜降河北謂之霜信蓋曰霜降五日而候雁來寒露五日而候雁來候雁之來在霜降前十日所以謂之霜信也古者執贄雖用鴻雁然當亦通用此小者故春秋曹伯陽好田弋曹鄙人公孫疆獲白雁獻之漢武帝太子昏得白雁于上林以為贄即此物也今月令及周書乃不復有鴻雁候雁之別月令則云八月鴻雁來賓周書則曰白露之日鴻雁來寒露之日又來既是一種何得前後不齊如此似不應耳許叔重註二雁則以為仲秋時候之雁從

脚跟也鳧雁之類脚指間有幕蹼屬相著飛則伸其脚跟企直也埤雅云弱弓微矢加之歸雁之上人好以弱弓微矢加之歸雁之上

按鴻雁非二物羅氏辯之甚悉元恪豈亦以為然故前篇釋鴻此篇止釋鳧不又釋雁耶但云純白似鶴似別一種意即所謂霜信杜子美詩云故國霜前白雁來者是也若据今白露南翔之雁其色俱竊玄竊黃與鵝相似從無白者致之諸儒傳疏頗合因詳錄

以備考

肅肅鴇羽

鴇鳥似雁而虎文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為苦故以喻君子從征役為危苦也

埤雅郭璞曰鴇似雁無後指毛有豹文一名獨豹易林曰文山鴻豹肥腊多脂羣盖言此也閩諺曰鴇無舌兎無脾段氏云鴇鴨亦齝爾雅翼鴇者令之獨豹也以鴇為豹聲之訛耳鴇亦水鳥似雁而無後指上林賦曰鴻鵠鴇鴈鶬鸘玉交精旋目煩鶩庸渠箴疵鴇羽之詩言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以喻鴇之集于苞栩苞棘苞桑盖水鳥而木棲既失其常又無後指尤非托于木者可謂不得其所矣段成式云鴇遇驚鳥能激糞禦之糞著毛悉脫今鵰之毛能落衆羽然其驚烈足以服羽族此類之可推者鴇乃水鳥不以觔稱而驚鳥為之落羽此類之不可推者朱子曰鴇似雁而大無後趾陳氏曰其羽急疾孔氏曰鴇羽連蹄樹立則為苦禮曰雞肝雁腎鴇與鹿胃鄭玄云與脾也說文曰鴇相次也從𠂤從十盖鴇性羣居如雁自然有行列故從𠂤詩故曰鴇行

鴥彼晨風

晨風一名鸐似鷂青黃色燕含鈎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

爾雅云晨風鸐郭疏云舍人曰晨風一名鸐擊鳥也郭云鷂屬鄭云似鷂而小禽經云鵰曰鸐張註云晨風也向風搖翅其回迅疾狀類雞色青搏燕雀食之左傳云若鷹鸐之逐鳥雀列子曰鷂之為鸐鸐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鷂也孟子所謂為叢敺爵者鸐禽經曰鵰好風鴗惡雨然則謂之晨風可知也已又曰鸐鸐之信不如雁周周之智不如鴻今鸐亦去來有時字從亶又可知矣

值其鷺羽

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汶陽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
舂鉏遼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大小如鴟青脚高
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尺
餘毵毵然與衆毛異甚好將欲取魚時則弭之今吳人
亦養焉好羣飛鳴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
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然則鳥名白鷺赤者
少耳此舞所持持其白羽也

爾雅鷺舂鉏邢疏云鷺一名舂鉏郭云白鷺也頭翅
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幢櫳名之曰白
鷺縗詩陳風云值其鷺羽鄭註云亦曰鷺鷥禽經云
鵗鷺之潔又云宋寮雖雖鴻儀鷺序張註鷺白鷺也
小不踰大飛有次序百官縉紳之象詩以振鷺比百
寮雍容喻朝美埤雅鷺步于淺水好自低昂故曰舂
鋤也鷺色雪白頂上有絲毵毵然長尺餘欲取魚則
弭之禽經曰鷺啄則絲偃鷹捕則角弭藏殺機也青
脚喜翹高尺八寸善慴捕魚又其翔集必舞而後

下每至水面數尺則必低曲少盤其勢與飛之時徑
起特異蓋其天性舞而後下故詩於鷺于下曰醉言
舞鷺于飛曰醉言歸也禽經曰鸛好霜鷺好露字從
露省以此亦或謂之白露今人畜之極有馴擾者每
至白露降日則定飛揚而去俗說雌雄相盼則產陰
陽自然變化論曰鷺目感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鴛
鴦交頸野鵲傳枝物固有是哉鷺白鳥也故詩言白
鳥翯翯以美文王之德爾雅翼云鷺水鳥潔白而善
為容江東人取毛為接羅名白鷺縗亦曰白鷺蓑或
以紅鶴毛間之隋樂志云建鼓商世所作又棲翔鷺
于其上不知何代所加或曰鵠也取其聲揚而遠聞
或曰白鷺鼓精也或曰皆非也振振鷺鷺于飛鼓咽
咽醉言歸言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頌聲之息飾鼓
以鷺存其風流未知孰是隋志之說云爾考按梓人
之職羸者羽者鱗者以為筍簴蓋振古如此則所謂
建鼓之鷺安知非商世所有陳風亦曰坎其擊鼓宛

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
無夏值其鷺翿翿或為纛羽為翿皆簡簴之所懸則鼓
之上有鷺舊矣說詩者乃以鷺為舞者之翳而訓值為
持不知值者蓋植立之義又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大
雅論鐘鼓必於辟雝則云西辟樂備是辟雝之地春秋傳則云西辟樂備是辟
雝西辟西雝皆樂器之所在也大射儀建鼓在阼階西
南書亦云大貝鼖鼓在西房則西雝振鷺之飛為鼓上
之鷺明矣鼓常在西振鷺在鼓之上有飛之象耳又說

者以鷺為鼓精古今樂錄云吳王夫差時有雙鷺飛出
鼓中而大雲故有是名猶會稽雷門之鼓相傳有鶴飛
入其中鼓鳴聞洛陽後破鼓鶴遂飛去亦其類也後世
有鼓吹曲亦以朱鷺為首或言朱鷺是漢曲說樂府者
亦以為因飾鼓以鷺羽而為曲之名此則非也飾鼓以鷺
而不朱朱自因瑞耳禽經曰朱鳶不攫肉朱鷺不吞鯉
厭火恐亦非鷺姑存疑以俟博識者

維鵜在梁

鵜水鳥形如鸊鷉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
胡大如數升囊好羣飛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抒水滿
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洵河
爾雅鵜鶘鸅鸕郭註今之鵜鶘也好羣飛沉水食魚故
名洿澤俗呼之為洵河禽經曰洵河在岸則魚沒沸
河在岸則魚出又云鵜志在水鴟志在木張註鵜鶘
水鳥也似鸊鷉而大喙長尺餘頷下有胡如大囊受數

升湖中取水以聚羣魚俟其竭涸奄取食之一名洵
河詩曰維鵜在梁志在水也本草鵜鶘鳥如蒼鵝頤
下有皮袋容一二升物展縮由袋中盛水以養魚一
名洵河身是水沫唯胸前有兩塊肉如拳云昔為人
竊肉入河化為此鳥今猶有肉因名洵河鄭云鵜鶘
咮喙也言愛其觜堲雅淮南子云鵜鶘飲水數斗而
不足鱣鮪入口若露而死蓋魚生水中而口不納水
也莊子曰魚不畏網而畏鵜鶘言鵜以智力取魚故

魚不畏網而畏之也詩曰維鵜在梁不濡其翼維鵜在梁不濡其咮蓋鵜性羣飛沉水食魚若遇小澤有魚便各以胡去水令水竭魚露乃共食之故號淘河淈澤則濡其咮令水竭魚露乃共食之故號淘河特不濡其翼且又不濡其咮故詩以刺小人不食其力無功而受祿也山海經云憲期之山多鵜鴂如鴛而人足其鳴自呼前漢志鵜鴂集昌邑王殿下劉向以為水鳥色青青祥也

鴶鳩在桑

鴶鳩鶻鵴今梁宋之間謂布穀為鶻鵴一名擊穀一名桑鳩按鴶鳩有均一之德飼其子旦從上而下算從下而上平均如一

禽經云鴶鳩戴勝布穀也亦曰鶻鵴亦曰穫穀春耕候也張華註揚雄曰鴶鳩戴勝生樹穴中不巢生爾雅曰鵖鴶戴鵀即首上勝也頭上尾起故曰戴勝而農事方起此鳥飛鳴于桑閒云五穀可布種也故曰布穀月令曰戴勝降于桑一名桑鳩仲春鷹所化也此鳥鳴時耕事方作農人以為候爾雅云鴶鳩鶻鵴郭註云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為穫穀邢疏云左傳鴶鳩氏司空也詩召南維鵲有巢維鳩居之皆為此也埤蒼云鶻鵴方言云戴勝謝氏云布穀類也按戴勝自生穴中不巢生而方言云戴勝非也鄭註云即布穀也一名桑鳩一名擊穀江東呼為穫穀禮記謂之鳴鳩埤雅云鴶鳩秸鞠一名搏黍今之布穀江東呼為郭公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周官羅氏中春獻鳩以養國老者鳩性不噎食之且復助氣故也續禮儀志曰仲秋按戶校年老者授之以杖其端刻鳩形鳩者不噎之鳥也禽經一鳥曰佳二鳥曰雛三鳥曰朋四鳥曰乘五鳥曰雇六鳥曰鶵七鳥曰鴬八鳥曰鸇九鳥曰鳩十鳥曰鵴鳩字從九以此鴶衍逐婦書曰如布穀言其多聲也爾雅翼云鴶鳩又呼撥穀似鷂長尾壯壯飛鳴翼相摩拂月令云鳴鳩拂其羽

是也取其骨佩之宜夫婦夏小正云正月鷹則為鳩五月鳩為鷹月令仲春鷹化為鳩其目猶如鷹許叔重曰鷹化為鳩喙正直不鷙搏也一說鳩蓋一巢而九鳥者詩曰鴡鳩在桑其子七兮又曰鸤鳩布穀好鳴之鳥故謂之鳴鳩月令所謂鳴鳩拂羽者今布穀為然小宛之詩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今鳩四時有子鴿每月有子

按爾雅釋鳥又云鵙鴂鶪戴侃郭璞云今亦呼為戴勝李巡云戴勝一名鵙鴂明乎戴勝非鴡鳩矣不知禽經何無分別邢昺辯之甚詳但邢氏謂與鵲巢之鳩同而歐陽氏又謂別是一種豈更有所據耶至李氏以為鵙鴂嚴氏以為擊百正其謬甚矣

鵙鴂鵙鴂

鵙鴂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為巢以麻紩之如刺襪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鵙鳩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襍雀或曰巧女

爾雅鵙鴂鶪鵙邢疏舍人曰鵙鴂一名鶪鵙郭云鵙鴂類詩豳風云鵙鴂毛傳云鵙鴂先儒皆以為今之巧婦郭註此云鵙類又註方言云鶪鵙鵙鴂鵙鴂屬非此小雀明矣是與先儒意異也今爾雅以郭氏為宗且依郭氏埤雅先儒以為鵙鴂即今巧婦郭註爾雅獨云鵙類則璞與先儒異意以詩與爾雅考之宜如璞義蓋爾雅言鵙鴂鶪鵙繼云狂茅鵙怪鵙梟鵙則鵙鴂宜亦鵙類賈誼所謂鸑鷟鳳伏竄鵙鴂翱翔是也詩曰鵙鴂鵙鴂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則其語似戒鵙鴂之詞正如黃鳥之詩非鵙鴂自道也昔賢云鵙鴂惜功愛子及室誤矣其二章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迨天之未陰雨及其閒暇之譬也詩者其知道乎及其國家閒暇明其政刑孰敢侮之為是故也東萊呂氏曰鶪鴂鵙鴂之別名郭景純陸

農師所解皆得之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鶉鳩此乃陸璣疏所謂巧婦似黃雀而小其名偶與鴟鴞之別名同與爾雅之所載實兩物也毛鄭誤指以解詩歐陽氏雖知其失乃併與爾雅非之蓋未攷郭景純之註耳朱註云鴟鴞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藍田呂氏曰惡聲之鷙鳥也有鴞萃止翩彼飛鴞為梟為鴟蓋梟之類也華谷嚴氏曰鴟鴞喜破鳥巢而食其子山陰陸氏曰鴟鴞一名隻狐鴞服鬼車之類爾雅又云鴟鴞江東呼為鵂鶹為鴟鴞亦謂之鴞又云怪鴟註即鴟鴞也見廣雅今江東通呼此屬為怪鳥莊子云鵂鶹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不見丘山言殊性也博物志云鴟鶹一名鵂鴟晝日無見夜則目至明人截爪甲棄露地此鳥夜至人家拾取爪視之則知吉凶輒便鳴其家有殃本草云鈎鴞入城城空入宅宅空怪鳥也又有鴟鶹亦是其類微小而黃夜能食人手爪知人吉凶篆文曰鴟鶹夜能食

蚤蝨蚤爪音相近俗人云拾人棄爪相吉凶妄說也

淮南萬畢術曰鵂鴟致鳥取鵂鴟折其大羽絆其兩足以為媒張羅其傍則鳥聚矣歐陽氏云今鴞多攫鳥子而食名物疏云鴟鴞為名鷽鴳巧婦亦名鷽鴳故先儒多誤以鴟鴞為巧婦其實鴟鴞是鴞類耳衛風流離之子此土梟也陳風有鴞萃止此爾雅之梟鴟也竝非比鴟鴞采傳以為鴟鶹則又誤鴟鶹爾雅謂之鴞鴟一名隻狐鴞服鬼車之類爾雅又云怪鴟不得為鴟鴞也若巧婦乃周頌之桃蟲耳據本草則鴟鶹又是二物及鄭氏云鷦鷯生題肩與鴞亦無所出難以管見定其然否韓詩說云鴟鴞鷽鴳鳥名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數之葦萹風至萹折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與荀子所說蒙鳩同楊倞荀子註云蒙鳩鷦鷯也是韓嬰亦以鴟鴞為巧婦也

按經云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雖云比擬之詞其為惡

烏無疑矣嚴華谷云喜破鳥巢而食其子朱晦菴云攫鳥子而食極合風人之旨陸元恪認為巧婦釋文全非大凡說詩者鳥獸草木之名固應詳覈亦必得顧母法方解人頤若夫流離之子顯然借惡鳥以斥衛人朱子云流離漂散也謂之何哉

鸛鳴于垤

鸛鸛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望見人按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竈一名阜裙又泥其巢一傍為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稍稍以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

禽經云鸛仰鳴則晴俯鳴則陰廣雅云背竈阜帔鸛鸛水鳥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鸛鳥見之長鳴而喜本草衍義云鸛頭無丹項無烏帶身如鶴者是兼不善唳但以喙相擊而鳴多在樓殿上作窠雜俎云江淮謂羣鸛旋飛為鸛井鸛亦好羣飛陳藏器云人探巢取其子六十里旱能羣飛薄霄激雲雲雲散雨歇其巢中以泥為池含水滿中養魚及蛇以哺其子自然論云鸛影接而慷卵禽經云覆卵則鸛入水張註云鸛水鳥也伏卵時數入水冷則不鵬取礫石周卵以助暖氣故方術家以鸛巢中礫石為真物也埤雅云鸛形狀略如鶴每遇巨石知其下有蛇即於石前如術士禹步其石防然而轉南方里人學其法者伺其養雛緣木以蔑絇縛其巢鸛必作法解之乃於木下鋪沙印其足迹而倣學之又泥其巢一傍為池以石宿水令人謂之鸛石飛則將之取魚置池中稍稍以飼其雛俗說鵲梁蔽形鸛石歸酒又曰礫石溫鸛石涼故能卵不鵬水不臭腐也拾遺記曰鸛能聚水巢上故人多聚鸛鳥以攘却火災爾雅翼云鸛生三子一為鸛鵰生三子一為鸛鵰生三子一為鸐言萬物之相變也易之中孚九二鳴鸛在陰上九翰音登于天說者以為鸛者別於鶴也震為

鸛陽鳥也與為鸛陰鳥也鸛感於陽故知夜半鸛感於陰故知風雨鸛生鸛者異極成震極陰生陽之謂也今人通呼鸛為鸛鶴

按詩攷異字云雚鳴于垤說文云小爵也想即爾雅所謂鸛鶇鸛鸐也郭圖讚云鸛鶇之鳺一名鷒羿應弦銜鏑矢不著地逢蒙縮手養由不睨此鳥捷勁異常與本章意義不合不知伯厚何據

鴻飛遵渚

鴻鵠羽毛光澤純白似鶴而大長頸肉美如雁又有小鴻大小如鳧色亦白今人直謂鴻也

易曰漸初六鴻漸于干六二鴻漸于磐九三鴻漸于陸六四鴻漸于木九五鴻漸于陵上九鴻漸于陸禮曰前有車騎則載飛鴻飛鴻則有行列故也載謂合剝皮毛舉之竿首若所謂以鴻脰韜杠者禽經鴻儀驚序張註鴻雁屬大曰鴻小曰雁飛有行列也聖人皆以鴻鷺之羣擬官師也又云鴻雁愛力遇風迅舉孔雀愛毛遇雨高止揚子云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尸子云鴻鵠之穀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陳琳曰陸陷藥扉水截輕鴻輕鴻鴻毛也傳曰輕于鴻毛今人試刀劍令髮浮轉於水以刃斷之觀其銛鈍水截輕鴻殆類是也博物志曰鴻毛為囊可以渡江不漏又云鴻鵠千歲者時胎產鴻雁大略相類以中秋來賓一同也鳴如家鵝二同也進有漸飛有序三同也雁色蒼而鴻色白一異也雁多羣而鴻寡侶二異也

毛有粗細形有大小埤雅詩曰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蓋鴻之為物也其進也有漸其飛有序又其羽可用為儀君子之道也故此以況周公易曰漸之進也公歸東都則之進也然未至西都故為不復易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鄭箋云鴻大鳥也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今與凡人處東都之邑失其所也按鵠小鳥也射者設之以命中鳥小而飛疾故射難

中是以中之為鳩似非鴻類或云鵠即是鶴意陸璣所見略同但云鴻肉美如雁似與雁非一物

翩翩者鵻

鵻其今小鳩也一名鶻鳩幽州人或謂之鶻鵴梁宋之間謂之鵻揚州人亦然

爾雅云隹其鵗鴀邢疏云舍人曰鵻一名鵗李巡曰今楚鳩也某氏引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即鵻其鵗鴀者故為司徒也郭云今鶻鳩詩曰翩翩者鵻又毛傳云鵻夫不也一宿之鳥鄭箋云一宿者一意于所宿之木又云鳥之謹慤者人皆愛之此是謹慤之鳥其指之辭鳥之短尾者皆謂之隹唯夫不專孝順之鳥也鄭註云亦曰祝鳩今所謂鶻鳩也謹慤名為司徒祝鳩又名鶻鳩似斑鳩而臆無繡采又頭名為無屋住云鵻既孝鳥故養老之杖倣之漢仲秋之月縣道皆按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杖長尺端以鳩鳥為飾王子年記少皞時事稱帝子有贅物之拙者不能為巢纔架數枝往往破卵無巢不能居天將雨則逐其雌霽則呼而反之今人辨其聲以為無屋住云鵻既孝鳥故養老之杖倣之漢仲秋之月縣道皆按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杖長尺端以鳩鳥為飾王子年記少皞時事稱帝子與皇娥泛于海上以桂枝為表結薰茅為旌刻玉為鳩置于表端則鳩杖之起亦遠矣琴操曰舜耕歷山思慕父母見鳩與母俱飛鳴相哺食感思作歌今之鶻鳩方言曰鳩自關而西秦漢之間謂之鶻鳩其大

青鵴禽經曰鵴上無尋鸐上無常言二鳥之起不過尋丈歲時記稱四月有鳥如烏鴉先雞而鳴聲云加格加格民候此鳥鳴則入田以為催人犁格也亦一引爾雅烏鴉即鵯鵊主五土宜于水者也則與扈異又以為春扈曰鴳鵊誤矣淮南亦云孟夏之日以熟穀禾鴳鵊長鳴為帝候歲蓋亦謂此許叔重以為鴳鵊布穀未知孰是詩緝曰鵻鶻鵴也即郊子祝鳩氏司徒也鵻一鳥而十四名鵻也佳其也鶻鵴也祝鳩也鵯鴳也鵴鵊也鵴鳩也荊鵴也鶻鵴也鵴鳩也鶻鵴也左傳杜預註曰祝鳩孝故主於教民按鳩類甚多其名亦紛紛不一如鶻鳩鸐鳩鶻鳩鶻鵴青鵴鶻鵴鶻鵴之類不可枚舉何嚴氏止云十四名耶但張揖云佳鶻也惑人甚矣若斑鳩據張華禽經註云班次序也凡啁子朝從上下算從下上他鳥皆否其為鵴鳩無疑矣昔人但能辨鳴鳩非班鳩不能辨班鳩是鵴鳩皆令人悵悵不知班列之班也凡脊令大如鶸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

脊令在原

禽經曰鵴鴒友悌張註雀屬也爾雅曰鵴鴒鶺鴒毛詩曰水鳥也大雀高尺尾長喙頸黑青灰色腹下正白飛則鳴行則搖又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鶺鴒共母者飛鳴不相離詩人取以喻兄弟相友之道也博雅鶺鴒鶺鴒音形也埤雅云義訓曰鵴鴒錢母其頸如錢文其鳴自呼或曰首尾相應飛且鳴者故謂之雝渠渠之言勤也物類相感志曰俗呼雪姑其色蒼白似雪鳴則天當大雪極為驗矣爾雅翼鶺鴒水鳥唐明皇時有鶺鴒數十集麟德殿廷木翔棲浹日魏光乘作頌以為天子友悌之祥詩緝云脊令飛則鳴

行則搖在原者是其行時也非在原不見其行故以在原言之脊令行而在原則採其身首尾相應如兄弟急難相救也世以手足喻兄弟亦謂如左右手之相救一體同氣天性自然至親至切之喻也小宛取義在於飛則鳴故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此詩取義在於行則搖故曰鶺鴒在原程子以為脊令首尾相應是也鄭氏以為水鳥宜在水中在原則失其常處故飛鳴以求其類非也今雪姑非水中之鳥若失其常處而飛鳴以求其類凡鳥皆然何獨脊令哉

按詩攷作鶺鴒在原惟石經作脊令令江南洲渚間多有之其狀小如雀輕俊可愛張茂先云高尺恐誤

鴥彼飛隼

隼鷐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擊一作鷂或謂之題肩一作眉或謂之雀鷹春化為布穀者是也此屬數種皆為隼

爾雅云鷹隼醜其飛也舍郭註云皮翅翮翮然疾鄭註云翬猶揮也謂鼓翅揮疾韋昭云隼令之鷻李善

按月令仲春之節鷹化為鳩仲秋之節鳩復化為鷹列子云鷇之為鸇鸇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鷇淮南子曰鸇化為鸇鸇化為布穀布穀復為鷇據此疏又云隼化為布穀可見鷹隼鸇鸇鳩鷇布穀晨風諸鳥總順節令以變形故爾雅曰屬曰醜

鶴鳴于九皐

鶴形狀大如鵝長脚青黑高三尺餘多純白亦有蒼色者人謂之赤頂赤目喙長四寸餘赤頰常夜半鳴

淮南子亦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聲差下今吳人園圃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雞鳴時亦鳴

浮丘伯相鶴經云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故稟其純陽也生二年子毛落而黑毛易三年頂赤為羽翮其七年小變而飛薄雲漢復七年聲應節而晝夜十二時鳴鳴則中律百六十年大變而不食生物故大毛落而茸毛生乃潔白如雪故泥水不能污或即純黑而緇盡成膏矣復百六十年變止而雌雄相視目睛不轉則有孕又云露翥千載變蒼又千載變黑所謂千六百年形定飲而不食與鸞鳳同羣胎化而產為仙人之騏驥矣夫聲聞于天故頂赤食於水故喙長軒於前故後指短棲於陸故足高而尾凋一作周

翔於雲故毛豐而肉疏且大喉以吐故修頸以納新故天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者土木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也是以行必依洲嶼止不集林木

蓋羽族之清崇者也玉策紀曰千載之鶴隨時而鳴能翔於霄漢其未千載者終不及於漢也其相曰瘦頭朱頂則冲霄露眼黑睛則遠視隆鼻短喙一作啄則少瞑骾故解反又音諧頰骾得宅反耳則知時長頸逴身則能鳴鴻翅鴿膺則體輕鳳翼雀尾則善飛龜背鼈腹則伏產軒前垂後則會舞高脛麗節則足力洪髀纖指則好翹聖人在位則與鳳凰翔於郊甸周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禽經鶴以聲交而孕張註雄鳴上風雌承下風則孕又云露翥則露張華註云露禽鶴也古今註鶴千載變蒼又千載變黑所謂玄鶴也子野鼓琴玄鶴來舞露下則鶴鳴也鶴之馴養於家庭者飲露則飛去埤雅鶴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於草上點滴有聲因即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慮有變害也蓋鶴體潔白舉則高至鳴則遠聞性又善警行必依洲嶼止不集林木故詩易以為君子言行之象禽經曰鶴以怨望雌以貪顧雞以嗔睨鴨以

怒瞋雀以猜瞿燕以狂盱視也鬻以喜轉烏以悲啼鳶以飢鳴鶴以潔唳梟以凶吽鴟以愁嘯鳴也今鶴雌雄相隨如道士步斗履其跡而孕內典曰鶴影生禽經曰鶴愛陰而惡陽雁愛陽而惡陰爾雅翼云鶴一起千里古謂之仙禽以其於物為壽淮南曰鶴壽千歲以極其遊繁露曰鶴知夜半鶴水鳥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喜而鳴所以壽者無死氣於中也性好在陰故謂其羽為陰羽周書曰陰羽鳧旌鮮者曰鶴鳧羽為旌也禽經又曰鶴老則聲下而不能高近而不能遠養故不表於外然本草云鶴有玄有黃有白有蒼玄則鶴之老者百六十年則有純白純黑若黃鶴古人常言之又多言鵠鵠即是鶴音之轉後人以鵠名頗著謂鶴之外別有所謂鵠故埤雅既釋鶴又釋鵠漢昭時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而歌則名黃鶴神異經鶴國有海鵠衛懿公好鶴齊王使獻鵠于楚如蔥帳空兮夜鶴怨楚辭黃鶴一舉及田饒說魯哀公言黃鵠或為鶴或為鵠者甚多以此知鶴之外無別有所謂鵠也古以鶴為祥故立之華表說文桓亭郵表也一說漢法亭部四角建大木貫以方表名曰桓表又字平為鶴膝通卦驗云立夏清風至而鶴鳴玉策記云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木色純白腦盡成骨其未千歲者終不集於林也本草云穆天子傳曰天子至巨蒐二氏獻白鶴之血以飲天子血主益氣力余遊焦山遍訪瘞鶴銘杳不可得及過三詔洞之右遇一僧叩之笑指岩下頑石曰在江之涘久為雷神所擊山中人但云霹靂石誰識瘞鶴銘耶因與余猿臂而下幸是時水落石出得盤旋縱觀亂石嵯峨字句分裂不可讀張子厚所謂僅存百三十餘言者今不能留其半矣然其筆法之妙華陽之名具在擬紀其事以析千古之疑而南村田叟

先獲我心因附錄鶴疏之後以備參考○瘞鶴銘
華陽真逸誤上皇山樵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
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廖廓
耶奚奪之遽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茲山之下仙
家無隱我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
浮丘著經乃徵前事我傳爾銘余欲無言爾其藏
靈雷門去鼓華表留形義惟彷彿事亦微冥爾將
何之解化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扃右割荊門歷
下華亭奚集真侶瘞爾作銘丹陽外仙尉江陰真
宰右刻在鎮江焦山下頑石上潮落方可模相傳
為晉王右軍書惟宋黃庭東觀餘論云為陶隱居
書良是其曰今審定文格字法殊類陶弘景弘景
自號華陽隱居今號真逸者豈其別號歟又其著
舉子厚所記云瘞鶴銘今存於焦山凡文章句讀
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言而所亡失
幾五十字計其完書蓋九行行之全者二十五字
而首尾不預焉熙寧三年春余索其逸遺於焦山
歲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隱居天
監七年東游海嶽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乙未歲
始還茅山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為之作傳即十一
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後又有題丹陽尉江陰宰
數字當是效陶書故題於石側也王逸少以晉惠
帝大安二年癸亥歲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
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年二
十三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三十八始去會稽閒
居不應二十三歲已自稱真逸也又未官於朝及
閒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決非王右軍書也審
矣歐陽文忠公以為不類王右軍法而類顏魯公
又疑是顧況云道號同又疑王瓚皆非脅字長孺
號雲林子邵武人又董逌書跋第六卷載南陽張
舉子厚所記云瘞鶴銘今存於焦山凡文章句讀
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言而所亡失
幾五十字計其完書蓋九行行之全者二十五字
而首尾不預焉熙寧三年春余索其逸遺於焦山

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亂石間石甚迫隘偃臥其下然後可讀故昔人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陽外仙江陰真宰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山樵為號今取其可考者次序之如此又董君自書其後云文忠集古錄謂得六百字今以石校之為行凡十八為字二十五安得字至六百疑書之誤也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列銘後則銘之刻非顧況時可知集古錄豈又并詩繫之耶君字彥遠號廣川東平人又國朝鄭构衍極第二卷論瘞鶴銘而劉有定釋云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或曰華陽真逸顧況號也蔡君謨曰瘞鶴文非逸少字東漢末多善書惟隸最盛至於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法為世所尚元魏間盡習隸法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瘞鶴文有隸筆當是隋代書曹士冕曰焦山瘞鶴銘筆法之妙為書家冠冕前輩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後雲林子以為華陽隱居為陶弘景及以句曲所刻隱居朱陽館帖參校然後衆疑釋然其鑒賞可謂精矣以余考之一本山樵下有書字真宰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傳爾銘作出於上真爾其藏靈作紀爾歲辰張舉本作丹陽外仙邵亢本作丹陽仙尉又有作丹陽外仙尉者且中間詞句亦多先後不同尚俟拏舟過揚子自摸印以稽其得失之一二可也

宛彼鳴鳩

鶻鳩一名班鳩似鶻鳩而大鶻鳩灰色無繡項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婦是也斑鳩項有繡文斑然今雲南鳥大如鳩而黃啼相呼不同集謂金鳥或云黃當為鳩聲轉故名移也又云鳴鳩一名爽又云是鸙

爾雅云鶻鳩鶻鳩鵴疏云春秋左傳云鶻鳩氏司事也杜註云鶻鳩鶻鳩也春來秋去故為司事即此鵴

鳩也舍人曰鶻鳩一名鶻鳩今之斑鳩孫炎曰鶻鳩一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郭云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亦呼為鶻鵃按舊說及廣雅皆云斑鳩非也鄭註云鶻鵃音骨鷸今謂之鸐鴣廣雅謂為斑鳩鶻鳩也孔疏云毛傳鳴鳩鶻鵃雕陸德明曰鶻音骨鷸涉交反字林作鵃云骨鵃小種鳩也博雅云鶻鵃鷸鳩也本草鶻鵃其鳥南北總有似鵲尾短黃色在深林間飛翔不遠北人名鸐鶹爾雅云鳲鳩似鵲鶻似鵲尾短多聲東京賦云鶻鵃朝春鳴或呼為骨鵃周書時訓云穀雨又五日鳴鳩拂其羽鳴鳩不拂其羽國不治兵堙雅云鳴鳩一名鶻鵃莊子所謂蜩與學鳩笑之者是也蓋此似山鵲而小釋鳥曰鶯山鵲也故此一名鶯鳩又其短尾青黑色多聲故此一名鳴鳩也許慎云鳴鳩奮迅其羽直刺上飛數千丈入雲中又鶻鳩性食桑葚然過則醉而傷其性故詩云于嗟鳩兮無食桑葚陸璣云鶻鵃一名竊脂郭註云俗謂之鸐鴣耶

交交桑扈

桑扈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箭中膏故曰竊脂

爾雅桑扈竊脂邢疏桑扈一名竊脂郭註云俗謂之

青雀觜曲食肉好盜脂膏因名云鄭玄詩箋云竊脂肉食陸璣諸儒說竊脂皆謂盜脂膏即如下云竊玄竊黃者豈復盜竊玄黃乎按下篇釋獸云虎竊毛謂之虨貓魋如小熊竊毛而黃竊毛皆謂淺毛竊即古之淺字但此鳥其色不純竊玄淺黑也竊藍淺青也竊黃淺黃也竊丹淺赤也四色皆具則竊脂為淺白也而諸儒必謂盜竊脂膏者以此經下別云桑扈與竊玄竊黃等竝列則為淺白者也春秋九扈是也此是別一種青雀好竊脂肉目驗而然詩小雅交交桑扈是也且鄭玄郭璞陸璣皆當世名儒無容不知竊為淺義脂為白色而待後人駁正也後人不達此旨妄說異端非也鄭註云按此鳥今謂之蠟觜性甚慧可教色微綠其觜似蠟言淺有脂色此所謂其觜之色也爾雅又云老扈鴳鶉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桑扈竊脂棘扈竊丹行扈嗜嗜宵扈嘖嘖郭註云老鴳今鴳雀諸扈皆因其毛色音聲以為名邢疏李巡云諸扈別春夏秋冬四時之名嗜嗜嘖嘖鳥聲也按昭十七年左傳云九扈為九農正以此八扈并上老扈鴳為九賈逵註云春扈鴳鶉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扈竊玄趣民耘苗者也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為果驅鳥者也行扈嗜嗜畫為民驅鳥者也宵扈嘖嘖夜為農驅獸者也桑扈竊脂為蠶驅雀者也老扈鴳鴳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舍人樊光註爾雅其言亦與賈同其意皆謂以扈為官還令依此諸扈而動作也然則趣民耕耘及收斂蓋藏其事可得召民使聚而總號令之其為果驅鳥為蠶驅雀豈得多置官方使之就果樹入蠶室為民驅之哉又畫驅鳥夜驅獸不可竟日通宵常在田野溥天之下何以可周且其言不經難可據信也故郭氏及杜預皆不從也埤雅淮南子曰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桑扈蓋一名而二種釋鳥云桑扈竊脂鴳鶉剖葦

此桑扈之一種也蓋對剖葦者言之則竊脂者所謂青質喙曲食肉好盜脂膏以其性言也對竊丹者言之則竊脂者所謂素質其翅與領皆鶯然而有文章以其色言也左傳曰九扈為九農正賈逵樊光云云說者非之以為入林為果驅鳥入室為蠶驅雀晝驅烏夜驅獸窮日通宵常在田野非先王所以建官之意則亦以誤矣蓋九鳸農桑候鳥故先王名官以主農桑之事取其意云耳非謂依此諸扈使之動作也竊脂言淺白固其理也且爾雅主詩言之而小雅桑扈所取者有兩竊脂故爾雅亦兩解也猶之無羊云九十其犉良耜云殺時犉牡爾雅有黑脣犉又有牛七尺為犉是也詩紀歐陽氏曰彼桑扈食肉之鳥今無肉以食則相與羣飛雜亂循場而爭粟有如國人失其常業而至於窮窘乃相與爭訟而入于岸獄丘氏曰桑扈肉食者今循人之穀場而食粟喻肉食之貪也

按鳥獸異類而同名者甚多拘儒泥而相駁殊為可笑如夏扈曰竊玄禽經云竊玄曰鶡乃是搏擊之鳥又山海經云崌崖有鳥焉如鶉赤身白首其名竊脂絶不相類邢氏謂竊脂為淺白如竊玄竊黃之例頗快人意但郭氏陸氏俱云青雀亦必因其毛色而名得毋與竊藍之秋扈相混耶若鴉鶻一名剖葦江東人呼為蘆虎農師亦認為扈類誤矣

有集維鷮

鷮微小于翟也走而且鳴曰鷮鷮其尾長肉甚美故林慮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鷮麃者似鹿而小

爾雅云鷮雉邢疏云鷮雉者郭云即鷮雞也長尾走且鳴說文云長尾雉走鳴乘輿以尾為防塵著馬頭上山海經女几山其鳥多白鷮埤雅云辯綜曰雉之健者為鷮尾長六尺字說曰從喬尾長而走且鳴則其首尾喬如也禽經云火為鷮亢為鶴鄭漁仲云鷮雉即鷮雉也青質而有五采者

按雉之類甚多故爾雅列舉其名但首列鷷雉鷮雉鳩雉鷩雉郭景純誤為四物鄭漁仲誤為二物大相矛盾陸農師從郭氏之說亦釋鷷又釋鷮然味下文秩秩海雉翬山雉似當以鄭說為正

又按嚴氏詩緝引陸疏詳略不同豈宋本與今本相傳之誤耶因兩存以備參考○鷮是雉中之別名陸璣曰微小於翟走而且鳴音鷮鷮然其色如雌雉尾如雉尾而長其頭上有肉冠冠上褁毛長數寸如雄雉尾角也其肉甚美故林麓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鷮麃者似鹿而小也

鳳皇于飛

鳳雄曰鳳雌曰皇其雛為鸑鷟鸑鷟或曰鳳皇一名鷗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

大戴禮云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為之長禽經云鳳雄皇雌亦曰瑞鷗亦曰鸑鷟羽族之君長也爾雅云鷗鳳其雌皇鳳其雄皇邢疏郭云瑞應鳥雞頭蛇頸燕頷龜背魚尾五彩色高六尺許說文云神鳥也字從鳥凡聲鳳飛則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字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彩而文名曰鳳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飲食自歌自舞京房易傳曰鳳凰高丈二廣雅云鳳皇雄鳴曰即即雌鳴曰足足昏鳴曰固常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舉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曰翳鳥鸞鳥鸛鶇鷺鷥鴻鵠古活切箭音動鶤鶉音廣昌鷤明鳳皇屬也埤雅云鳳神鳥俗呼鳥王王文公曰鳳鳥有文河圖有畫非人為也舊云鳳皇其翼若干其聲若簫不啄生蟲不折生草不羣居不旅行不罹羅網一說乾皐斷舌則坐歌孔雀拍尾則立舞人睹之也鸞入夜而歌鳳入朝而舞天勝之也爾雅曰鸑鷟鳳其雌皇鳳鳥之美者能君其類雌則美而不大故其雌皇又龍乘雲鳳乘風故謂之鸑鷟也衆鳥偃服焉爾雅翼云韓詩外傳曰黃帝即位宇內和平惟思鳳象召天老而問

之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而麐後蛇頸而魚尾鸛顙而駕思龍文而龜背燕頷而雞啄五彩具揚出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底柱濯羽弱水莽宿丹穴見則天下大安寧又有六象九苞之說鴻前者軒也麐後者豐也蛇頸者宛也魚尾者岐也鸛顙者椎也駕思者張也龍文者緻也龜背者隆也燕頷者頤也雞啄六像頭像天者圓也目像日也尾像緯者五色具也九苞口包命者不妄鳴也心合度者進退精也耳聽達者居高明也舌詘伸者能變聲也彩色光者文彩呈也冠矩朱者南方行也距銳鈎者武可稱也音激揚者聲遠聞也腹文戶者不妄納也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夜鳴曰善哉晨鳴曰賀世飛鳴曰郎都知我者唯黃持竹實來譯其音而附之聲也黃帝使泠倫制十二筒聽鳳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

本少皞氏以其鳴合十二律故設鳳鳥氏之官以為歷正及帝舜之世作簫以象之故簫韶九成鳳凰來儀禽經曰翼以鳴鳴鳳鳳以儀儀翼儀匹也如衛詩實維我儀是也南思州北甘山壁立千仞有瀑水飛下狹狹不能至鳳皇巢其上彼人呼為鳳皇山所食亦蟲魚遇大風雨或飄墮其雛小者猶如鶴而足差短南人截取其觜謂之鳳皇杯蔡衡對光武凡鳳有五多赤色者乃鳳多黃色者鸑鷟雛多青色者鸑鷟多紫色者鸑鷟多白色者鵠禽經亦曰青鳳謂之鵷赤鳳謂之鵷紫鳳謂之鸑鷟雛白鳳謂之鸑鷟黃鳳謂之鸑鷟多白色者鸑鷟雛亦曰五方神鳥東方曰發明南方曰焦明西方曰鵷鶵北方曰幽昌中央曰鳳皇則此五者皆鳳類使不足道不至為怪祥矣而樂協圖徵說五鳳皆五色為瑞者一為孽者四鸑鷟疫之感發明喪之感焦明水之感幽昌旱之感且既稱為鳳首翼背膺腹文皆合五常豈應為孽蓋漢儒既拳大其辭推鳳為希世之

瑞夸而無驗極而必反則又推之以為孽反覆無所據皆不足取也至若漢書云凡五色大鳥似鳳者多羽蟲之孽是則異鳥之不知名者也遽可鳳之耶淮南子曰三皇鳳至於庭三代鳳至於澤德彌涜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左傳云鳳鳥氏司歷杜預云鳳知時故以名歷官禮運云鳳以為畜故鳥不獨元命包云火離為鳳運斗樞云天樞得則鳳皇翔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鳳皇集於林苑樂叶圖徵云五音克諧各得其倫則鳳皇至動聲儀云鎮星不逆行則鳳皇至帝王世紀云國安其主好文則鳳皇翔莊子云鳳帶聖攖仁左智右賢瑞應圖云鳳皇仁鳥王者不刳胎剖卵則至

肇允彼桃蟲

桃蟲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為鶻故俗語鷦鷯生鶻

爾雅云桃蟲鷦其雌鵹邢疏舍人曰桃蟲名鷦其雌名鵹郭云鷦小鳥而生鶻鵹一名鷦鷯一名桃雀俗呼巧婦禽經云鷦巧而危張註鷦鷯桃雀也狀類黃雀而小燕人謂之巧婦亦謂之女鵹關東人呼曰巧雀亦謂之巧女喙尖取茅莠為巢刺以縑麻若紡績為巢或一房或二房懸於蒲葦之上枝折巢敗巧而不知所託孔疏云毛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又言鷦之所為鳥題肩或曰鶻皆惡聲之鳥定本集註皆云或曰鶻惡鳥也按月令季冬云征鳥厲疾註云征鳥題肩齊人謂之擊征或曰鷹然則題肩有是鷹之別名與鶻不類鶻自惡聲之鳥鷹非惡聲不得云皆惡聲之鳥也說文云鷦鷯桃蟲也郭璞云桃蟲巧婦也方言說巧婦之名自關而東謂之桑飛或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或謂之女匠自關而西謂之鷦雀郭璞註云即鷦鷯是也諸儒皆以鷦為巧婦與題肩又不類也今箋以鷦與題肩及鶻三者為一其義未詳且言鷦

之為鳥題肩事亦不知所出博雅鴟鵂鸕鷀果蠃桑飛女鴟工雀也埤雅說苑曰鴟鵂巢於葦苕繫之以髮張華鷓鴣賦云翳蕃蒙籠是焉游集飛不飄揚翔不翕習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按陸疏鴟鴞一條與鷓鴣甚合故先儒援引多及之馮氏名物疏已詳辨矣

翩彼飛鴞

鴞大如斑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羹臛又可為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鴞冬夏常施之以其美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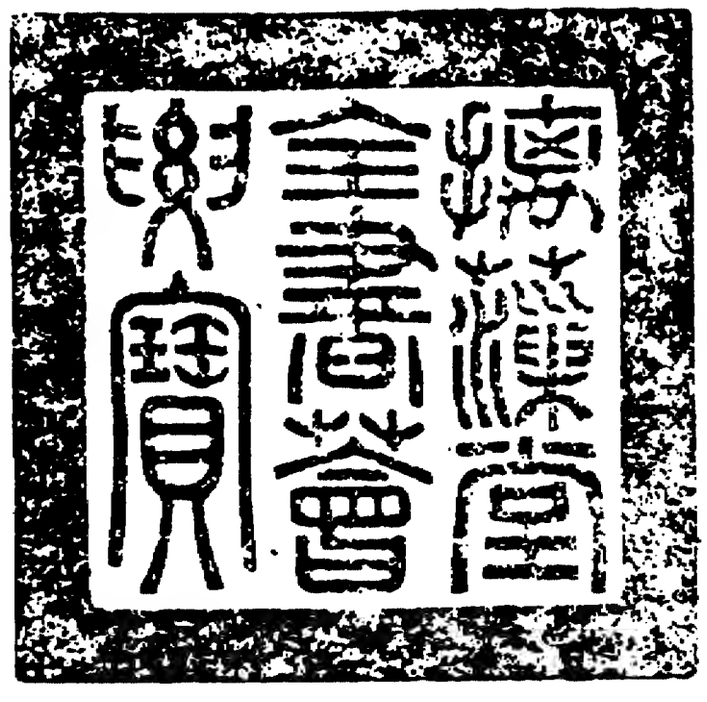
爾雅梟鴟郭註土梟鄭註訓狐也曰瞑而夜作賈誼所賦鵩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羹臛又可為炙漢供御物說文云梟食母不孝故冬至捕梟磔之字從鳥首在木上或說即今伯勞也食母酉陽雜俎云訓胡惡鳥也鳴則後竅應之禽經怪鵩塞耳張註一名休鴟廣雅云江東呼為怪鳥聞之多禍人惡之掩塞耳矣埤雅鴟廣雅云江東呼為怪鳥聞之多禍人惡之掩

長沙嘗集其舍自以壽不長作賦自廣然終以不免按周官蜡簇氏掌覆天鳥之巢以方書十日十有二辰十有二月十有二歲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先儒以為天鳥惡名之鳥若鴞鵩曰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陬至涂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星謂從角至軫蓋梟鳴鳥噪則嘻嘻出出類皆驚動人為國怪祥故設官驅之不使惑聽書十日以下則未曉其理豈歲月日星辰五紀者天鳥所畏

避耶荆州記曰楚人謂之服濮氏曰漢書云霍山家
鴟數鳴楚辭註鴟鴞二物又鴟似鴞本草云其實一
耳孔氏曰鴞一名梟一名鴟瞻卬云為梟為鴟俗說
以為鴞即土鴞非也詩緝鴞怪鴟也鵬也鵂鶹也即
瞻卬之為鴟也內則云鵠鴞胖古人尚之胖音判註
云謂脅側薄肉也肅宗張皇后專權每進酒常實鴟
腦酒鴟腦酒令人久醉健忘嶺表錄異云北方梟人
家以為怪南中晝夜飛鳴與鳥鵲無異桂林人羅取
生鬻之家家養使捕鼠以為勝貍酉陽雜俎云鴟不
飲泉及井水惟遇雨濡翮方得水飲名物疏云爾雅
梟鴟即此惡聲之鳥也梟鴞音相近故孔仲達云鴞
一名梟古書多稱梟鳴指此非土梟也土梟爾雅自
稱之鵂鶹郭註梟鴟云土梟誤矣本草鴞目吞之令
人夜中見物博物志云鵂鶹一名鵄鵂夜目至明今
云吞鴞目而夜中見物似說鴟鴞非鴞矣鴟鵂即爾
雅之怪鴟又云鴟鵂者也本草又云賈誼云鵩似

鴞其實一物考之異物志有鳥如小雉體有文色土
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賈公彥曰鴞
之與鵩二鳥俱夜為惡鳴者是二鳥不可合為一也

陸氏詩疏廣要卷下之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謝惇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陸氏詩疏廣要卷下之下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陸氏詩疏廣要卷下之下　明　毛晉　撰

釋獸

麟之趾

麟麐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阱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故司馬相如賦曰射麋脚麟謂此麟也

爾雅云麐身牛尾一角郭註云角頭有肉鄭註云瑞應獸也大戴禮曰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為之長禮記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麟以為畜則獸不狻又云地不愛其寶鳳皇麒麟皆在郊揔京房易傳曰馬蹄有五彩腹下黃高丈二徵祥記云麒仁獸也牝曰麟牡鳴曰遊聖牝鳴曰歸和夏鳴曰扶幼秋鳴曰養綏尚書中候握河紀云帝軒題象麒麟在囿孝經援神

契曰德至鳥獸則麒麟臻唐傳云堯時麒麟在郊數
春秋繁露曰恩及羽蟲則麒麟至鶡冠子曰麟者玄
枵之精德能致之其精必至蔡邕月令云天宮五獸
中有大角軒轅麒麟之信麟生于火遊于土故修其
母致其子五行之精也春秋運斗樞曰機星得則麒
麟生萬人壽春秋保乾圖云歲星散為麟感精符云
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剖胎不剖卵則出
于郊又云明王動則有義靜則有容乃見演孔圖云
蒼之滅也麟不榮也麟木精也宋均註麟水精生水
故曰陰水氣好土黃木青故麟色青黃不榮謂見
縗也禮斗威儀云君乘金而王其政平麒麟在郊瑞
應圖云麟者王者嘉祥食嘉禾之食飲珠玉之英王
隱晉書曰太始元年白麟見羣獸皆從博雅麛麐麚狼

題肉角含仁懷義音中鍾呂步行中規折旋中矩遊
必擇土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羣居不旅
行不入陷阱不羅罔文章彬彬也春秋哀十四年
春西狩獲麟公羊傳曰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
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洪範五事一曰言于五方
屬金孔子時周道衰于是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可從
故天應以金獸之瑞是其義也說文曰麒仁獸也麐
牝麒也麟大牝鹿也則字當從麐埤雅麐土畜也信
而應禮以足至者也王者至仁則出蓋太平之符也
不踐生草不食生物有愛吝之意故麐從吝壯麒牝
麐陰主吝嗇故牝曰麐也或曰麟肉角鳳肉咮皆示
有武而不用也傳云麒似麟而無角按爾雅曰騶如
馬一角不角者騏然則麒從騏省不角故也爾雅翼
曰麟性能避患不妄集故其遊于郊數也則以為萬
物得其性太平之驗後世論麐者始云馬足黃色圓
蹄五角角端有肉有翼能飛紛紛不一又善鬬釋獸
載之蓋若麐麕麚麕鹿之屬無別之異也叔孫氏之小
子不涉于學不能多識故以為不祥淮南子曰麒麟
鬬而日月蝕蓋歲星散為麟歲失其序則麟鬬麚麟鬬

則日月蝕矣麒麟善走故良馬因之亦名騏驎也毛傳云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箋云公子信厚與禮相應有似于麟申述傳文亦以麟為信獸駮異義以為西方毛蟲更為別說正義曰傳解四靈多矣獨以麟為興意以麟于五常屬信為瑞則應禮故以喻公子信厚而與禮相應也此直以麟比公子耳左傳哀十四年服虔註曰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白虎擾言從義成則神龜在洛聽聰知止而名山出龍貌恭體仁則鳳皇來儀嚴莊華谷曰有足者宜踶惟麟之足可以踶而不踶是其仁也有額者宜抵惟麟之額可以抵而不抵有角宜觸惟麟之角可以觸而不觸

于嗟乎騶虞

騶虞即白虎也黑文尾長于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君王有德則見應德而至者也

毛傳云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山海經云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采畢具尾長於身名曰騶吾乘之日行千里封禪書云囿騶虞之珍羣頌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旼旼穆穆君子之態晉郭璞贊曰怪獸五采尾參於身矯足千里儻忽若神是謂騶虞詩嘆其仁吳辯綜頌曰婉婉白虎擾仁是崇飢不侵暴困不改容斂威揚德愷悌之風中興徵祥說云騶虞仁獸也其尾參倍狀如虎而白色嘯則風興鴈身如雪而無雜者是也近代所謂白虎者皆斑而虎文爾雅所謂彪虎耳瑞應圖云白虎仁而不害王者不暴虐恩及行葦則見河圖括地象云令訾野中有玉虎晨鳴雷聲聖人感期而興埤雅騶虞尾參于身白虎黑文西方之獸也王者有至信之德則應不踐生草食自死之肉傳曰白虎仁即此是也夫其色見于白其文見于黑又義獸也而名之曰虎則宜正以殺為事今反不履生草食自死之肉蓋仁之至也故序詩者曰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爾雅翼劉芳詩義疏曰虞或作吾然

則騶吾則騶虞也今詩之騶虞解者類以為此獸歐陽公詩本義獨引賈生說以為騶者文王之囿虞其官也然騶虞從古以為獸史之說有得獸而莫知其名者東方朔識之曰此所謂騶耳者也則漢武時嘗有獸號騶耳者矣古者音聲之假借以耳為吾故朔所謂騶虞者爾豈可謂虞官也哉然以詩為直指此獸又大謬蓋此物獸之俊逸者以其俊逸故馬之健者比之又西京賦云圂林氏之騶虞擾澤馬與騰黃是亦以其似馬而稱之也淮南子曰屈商拘文王於羑里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以獻于紂則文王之馬有名騶虞可見此是馬也文王必常駕習之以從田其智足以知御者之情其才能左右赴趣之意使其進退周旋莫不如欲夫五御以逐禽為難令其馬能與人相應使獲禽之多如此蓋可歎矣此所以申言之曰于嗟乎騶虞也夫騶虞之馬工於逐禽如此詩言其仁

何也蓋一發而得五則庶類蕃殖矣當蒐蓮出之時則蒐田以時矣有以見文王於平時不妄殺如此此詩方於一發五豵之敏而顧嗟美禽獸為能不食生物是義安所指此皆因詩之序不知其為馬而增為之說也許又云白虎黑文曰行千里與五彩畢具者異故并著之雞斯云神馬也詩攷詩曰古有梁騶天子獵之田也韓詩曰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實誼新書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虞人翼五轡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又引墨子云成王因先王之樂名曰騶虞詩緝曰騶虞者騶御及虞人也作詩者

呼騶虞之官而嗟歎之言有盡而意無窮蓋三歎國君之仁心而知其為文王之化也月令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命僕及七騶咸駕鄭氏云七騶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也是騶為騶御也孟子齊景公田則招虞人是虞為虞人也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脩也謂騶御虞人皆不乏人則官備可知毛氏以騶虞為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陸璣山陰陸氏皆和之司馬封禪文云囿騶虞之珍羣且謂般般千里皆祖毛氏也今不從漢武帝時建章宮後有異物出焉其狀如麋東方朔云此騶耳也或附會此騶之獸白質黑章晉張華又謂騶虞具五采乘之日行虞即騶耳也爾雅無騶虞名物疏辯云按禮射義云天子騶虞為節樂官備也異義韓詩說云騶虞天子掌鳥獸官魯詩傳云古有梁騶者天子之田也賈誼新書曰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以騶為田名僅見於魯詩賈子月令教

田獵命僕及七騶咸駕左傳晉悼公使程鄭為御六騶屬焉則騶者馬御也舜典益作朕虞周有山虞澤虞大田獵萊山澤之野則虞者虞人也韓詩說云掌鳥獸官意蓋近之小序云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庶類繁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焦弱侯云騶人不失馳驅之法則物不過傷虞人屬山澤之禁故物性能遂因歎美歸功於二官以此解序未為不可而與射義所謂樂官備者亦可通矣但山海經及緯候之書俱以為義獸說其形者或以為五采畢具或以為白虎黑文或以為鴟身無雜又各不同羅願則據淮南子文王因羨里散宜生得騶虞雜斯之乘以獻於紂謂文王之馬有名騶虞者以其如林氏騶虞之俊逸而名之文王必嘗駕以從田能與人相應致獲禽之多故申而歎之此又一說也

羔裘豹飾

豹赤豹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

易云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本草圖經云豹皮人寢可
以驅溼瘴今黔蜀中時有貘象鼻犀目牛尾虎足土
人鼎釜多為所食其齒以刀斧錐鍛鍊皆碎落火亦
不能燒人得之詐為佛牙佛骨以誑俚俗衒義云豹
毛赤黃其文黑如錢而中空比比相次此獸猛捷過
虎故能安五臟補絕傷輕身又有土豹毛更無文色
亦不赤其形小此各有種非能變為虎也王會篇云
屠州有黑豹白豹別名貘今出建寧郡毛黑白臆似
熊而小能食蛇以舌舐鍊可頓進數十斤溺能消鐵
為水列女傳陶答子妻云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
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衣毛而成其文章故藏以遠
害洞冥記青豹出浪坂之山狀如虎色如翠禮書云
豹取其武而有文埤雅豹花如錢黑而小於虎文晉
人刺在位不恤其民其詩一章曰羔裘豹袪自我人
居居二章曰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言大夫體柔以
剛文之而已今其用暴如此則非所以稱其服也居

居以言不通究究以言不恕豹袪下大夫也豹褎上
大夫也詩曰羔裘豹飾又言國君體柔而文之以剛
其義上達也玉藻曰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羔
裘豹飾緇衣以裼之則豹飾明非褎矣毛詩傳曰飾
為緣以豹皮則緣蓋言領人君之服也管子曰上大
夫豹飾列大夫豹幭此齊一時之數非古也古云虎
豹之駒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及長退毛然後疎朗
渙散蓋亦養而成之傳曰文豹隱霧十日不食欲以
澤其衣毛成其文彩殆謂是也語曰豹死留皮人死
留名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豹一名程列子曰
程生馬古詩曰餓狼食不足飢豹食有餘言狼貪豹
廉有所程度而食其字從勺豹之勺猶虎之擬也字
說曰虎豹貍皆能勾物而取焉博物志云豹死守窟
言不忘本也淮南子曰蝟使虎申蛇令豹止物各有
所制也爾雅翼豹似虎而圈文有數種有赤豹山海
經云幽都之山有玄虎有玄豹王會篇云屠州有黑

豹有白豹別名貘淮南曰軍正執虎豹皮以正其衆豹尾車周制也象君子豹變以其尾言謙也古者軍正建之漢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縣豹尾豹尾以前皆爲省中周禮云射以皮飾侯詩云羔裘豹飾璗語云范獻子獵遺其豹冠爾雅云貘獸似熊象鼻犀目師首豺髮小頭庳腳黑白駮能舐食銅鐵及竹鋭鬐骨實無髓皮辟溼以爲坐褥卧則消膜外之氣字從膜省蓋以此也蜀都賦云戟食鐵之獸即貘是也劉子曰飛鼈甘烟走貘美鐵所居隔絶嗜好不同未足怪也舊云貘糞爲兵可以切玉

按箋傳諸家所載豹有赤豹白豹黑豹青豹土豹玄豹凡六種未見黃色者惟本草衍義云毛赤黃耳毛何色或因裘色不同而揚之各異耶爾雅所載貘白豹不過一種

碩鼠碩鼠

樊光謂即爾雅鼫鼠也許慎云鼫鼠五伎鼠也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于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伎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今河東河北縣也詩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今大鼠又不食禾苗本艸又謂蝼蛄爲石鼠亦五伎古今方土名蟲鳥物異名同故異也

爾雅鼫鼠郭註形大如鼠頭似兎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爲鼫鼠見廣雅邢疏云鼫鼠者孫炎曰五伎鼠許慎云鼫鼠五伎能飛不能上屋能遊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此之謂五伎蔡邕以此爲蝼蛄鼈音瞿今本作鼫誤也案詩魏風云碩鼠碩鼠博雅鼫鼠鼫鼠埤雅鼫鼠害稼者一名雀鼠爾雅翼釋相鼠有禮云韓退之所謂禮鼠拱而立者也釋鼫鼠云鼫狀如小

狐翼大率如服翼翅尾項脇毛紫赤色背色蒼艾腹下黃喙頷雜白腳短爪長尾三尺許好暗夜行飛且乳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食火煙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東吳諸郡皆有之又謂之梧鼠荀子曰梧鼠五技而窮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遊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雖多伎能皆有窮極也一名夷由一名鼷又名飛鼷又名鼷鼠雖同有五技恐非鼫鼠之類文子云聖人師拱鼠制禮録異記云拱鼠形如常鼠行田野中見人即拱手而立人近欲捕之即跳躍而走去秦川有之古今注曰螻蛄一名碩鼠其五伎與鼫鼠同序云貪而畏人若大鼠然故知大鼠爲斥君亦是與喻之義也詩緝解頤新語曰蠶之食桑無時而厭食盡而後已喻重斂者莫切于此鼠食物且食且驚四顧不寧喻貪畏者莫切于此

鼠一名鼬鼫一名鼫鼬不知景純何以相混至若相

按爾雅載鼠屬凡十三種鼫鼠與鼫鼠大小不同鼫

鼠有皮之相鼠或云相州所出之大鼠似引拱鼠作證與詩旨合羅氏以爲即河東大鼠恐未必然据陸氏云螻蛄爲石鼠物異名同也或指此碩鼠爲螻蛄且曰蟲螻蛄食苗根故詩人戒之然螻蛄未見有食黍麥者豈當年河汾之間獨爲祟耶

狼跋其胡

狼牡名獑牝名狼其子名獾有力者名迅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止其猛捷者人不能制雖善用兵者亦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爲裘

爾雅狼牡獾牝狼其子獾絶有力迅邢疏此辨狼之種類也孫炎云迅疾也詩齊風云竝驅從兩狼兮故禮記狼膋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朱註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毛傳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博雅云

狦狼也酉陽雜俎狼大如狗蒼色作聲諸竅皆沸脞中筋大如鴨卵有犯盜者熏之當令手攣縮或言狼筋如織絡小囊蟲所作也或言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常駕於狼腿上狽失狼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臨濟郡西有狼塚近世曾有人獨行于野遇狼數十頭其人窘急遂登草積上有兩狼乃入穴中負出一老狼老狼至以口扳數莖草羣狼遂竟扳之積將崩遇獵者救之而免其人相率掘此塚得狼百餘頭殺之疑老狼即狽也埤雅狼青色作聲諸竅皆沸蓋令訓狐鳴則亦後竅應之豺祭狼卜又善逐獸皆獸之有才智者故豺從才狼從良也里語曰狼卜食狼將遠逐食必先倒立以卜所向故令獵師遇狼輒喜蓋狼之所嚮獸之所在也其靈智如此故古之作式者不用槐癭棗瘤而以狼才爲柱取其靈智也詩美周公不失其聖正言狼者虎善擬其前狼善顧其後而又其靈智有才故雖跋胡疐尾而能不失其猛此周大夫之所以譬周公也古之烽火用狼糞取其糞直而聚雖風吹之不斜或曰狼駢脅腸直其糞烟直爲是故也內則曰狼去腸豈以此歟孟子曰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則爲狼疾人也狼性貪暴爭食以養口體而常以害其身者管子曰舉龍章則水行舉虎章則林行舉鳥章則陂行舉蛇章則澤行舉鵲章則陸行舉狼章則山行詩曰織文鳥章舉鳥章則陂行陂易野也易野以車爲主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所謂以車爲主也爾雅曰鄭有甫田周有焦護皆易野也毛詩草蟲經云老狼項下有袋求食滿腹向前行乃觸之退後又自踐踏上毫其尾進退有患故詩以況跋前疐後爾雅翼狼貪猛之獸聚物不整故稱狼籍又稱粒米狼戾周禮王及五等諸侯之出皆有扶鞭趨避者號條狼氏條滌也謂滌除狼扈道上者狼好積聚也故楚語曰令尹問蔔聚積實如餓豺狼然是也狼猛而敏給能自顧其後淮南子曰

鴟視而狼顧貫誼曰失時而雨民且狼顧周公之東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不失其聖故以狼跋胡𧶠尾比之股中有筋大如雞子又筋滿身如織絡之狀盜不可辨者焚狼筋以示之則爲盜者變慄無所容或曰狼筋者菌之類非此獸之筋也華谷嚴氏曰老狼以貪欲之故陷于機阱其在機穽之時欲進則跋躓其胡欲退則𧶠踏其尾求脫不能喻人有貪欲則陷于患難進退失措也瑞應圖曰白狼王者仁德明哲則見一云王者進退動止法度則見又釋文云狼藉草而卧去則穢亂爲狼藉也

毋教猱升木

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玃長臂者爲猨猨之白腰者爲獑胡獑駿捷于獼猴其鳴噭噭而悲

爾雅猱蝯善援邢疏猱一名蝯善攀援樹枝郭云便攀援者便謂便捷也博雅猱狙獼猴也毛傳猱玃屬正義曰猱則玃之輩屬非玃也其類大同故樂記註云玃猱善援者勤勞舊說玃鳴而獺候之故速來哲發蒙記曰獺以玃爲婦也莊子曰玃猵狙以爲雌猵盖言獺爾雅異玃與沐猴相類靜躁不同耳柳子憎王孫文云惡者

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猱玃飲馬令玃不復踐土好上茂木渴則接臂而飲類從曰獨一叫而玃散竄一鳴而龜伏或曰竄鳴夜獨鳴曉獨鳴類也似玃而大食玃類也似玃而小性特玃鳴三獨鳴一玃令俗謂之獨玃盖玃性犀獨是以謂之獨也相法曰手如雞足者褊急手如玃掌者勤勞舊說玃鳴而獺候之故速來哲發蒙記曰獺以玃爲雌褊盖言獺爾雅異玃與沐猴相類靜躁不同耳柳子憎王孫文云惡者

王孫兮善者猨猨性仁不貪食多羣雄者黑雌者黃
雄者善啼啼數聲則衆猨叫嘯騰擲如相和焉其音
淒入肝脾韻音含宮商故也巴峽諺曰巴東三峽巫
峽長哀猿三聲動人腸其臂甚長人有此相者則以
善射名淮南子曰羿左修臂而善射漢李廣猿臂其
善射亦天性也然猨以臂長身不便於行舊或言其
臂相通其實未見然猨所以壽者以長臂好引其氣
也尤好攀援其飲水輒自高崖或大木上纍纍相接
下飲畢復相收而上在猴亦然漢書云西域之國有
烏秅者山居累石爲室民接手飲說者以爲高山下
溪澗中飲水故接連其手如猴之爲是亦異矣舊說
其色多青白玄黃段公路北户録言有緋猿絶大越
處子論劍術乃有老翁試之相與周旋以竹杖刺之
騰上爲猨故劍號曰猿翁朱傳臻獼猴也性善升木
不待教而能也爾雅又云玃父善顧註云玃父玃父
也似獼猴而大色蒼黑能攫持人好顧盼說文云夔

貪獸也一曰母猴似人顏師古云玃善拂拭相如賦
蛭蝭玃獑顏註今狨皮爲鞍褥者非獼猴也陸佃云
狨蓋猨狖之屬輕捷善緣木大小類猨長尾尾作金
色俗謂之金線狨生川峽深山中人以藥矢射殺之
取其尾爲卧褥鞍被坐毯中矢毒即自齧斷其尾以
擲之狨一名獑顏氏以爲其尾柔可藉故其制字從
柔元康地記云猨與獼猴不共山宿臨旦相呼王延
壽王孫賦云儲糧食于兩頰稍委輸于胃脾緣百仞
之高木扳穹幼裔之長枝柳子厚云猨王孫居異山德
異性不能相容猨之德靜以恒王孫之德躁以囂勃
諍號呶雖羣不相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領無序乖
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遇狼
藉披攘禾實未熟輒齕齧投注山之水草木必凌挫
折撓江乘地記云攝山有山獑赤足鳥獸考云猴詩
謂之獑性躁而多智
按爾雅云獑蝯善援玃父善顧明是二種陸疏云老

者爲玃則混爲一矣其類甚多曰孱曰蝯曰玃曰猨曰狖曰猱曰獌曰狨曰猱曰猵猴曰沐猴曰母猴曰獑胡曰貜玃曰胡孫曰王孫雖因其形有大小臂有短長鳴有曉夜色有青白玄黃性有緩急羣特故異其名亦方言各異耳若孱字説文作㺜或作玃又作孱蓋古今文不同但段公路所謂緋猿則大怪矣

有熊有羆

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冬多入穴而蟄始春而出脂謂之熊白羆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

熊爾雅熊虎醜其子狗絶有力麎郭註律曰捕虎一購錢三千其狗半之此疏醜類也熊虎之類其子名狗絶有力名麎郭云捕虎一購錢三千其狗半之此當時之律也引之以證虎子名狗之義也祖沖之述異記曰東土呼熊爲子路劉敬叔異苑曰以物擊樹云子路可起於是便下不呼則不動也援神契云赤

熊見則姦究自遠淮南子註云熊食鹽而死抱朴子曰猨曰猴曰狖曰狨曰猱曰猵猴曰沐猴曰母猴曰獑胡曰貜玃曰胡孫曰王孫雖因其形有大小臂有短長鳴有曉夜色有青白玄黃性有緩急羣特故異其名亦方言各異耳若孱字説文作㺜或作玃又作孱蓋古今文不同但段公路所謂緋猿則大怪矣

有熊有羆

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冬多入穴而蟄始春而出脂謂之熊白羆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

熊爾雅熊虎醜其子狗絶有力麎郭註律曰捕虎一購錢三千其狗半之此疏醜類也熊虎之類其子名狗絶有力名麎郭云捕虎一購錢三千其狗半之此當時之律也引之以證虎子名狗之義也祖沖之述異記曰東土呼熊爲子路劉敬叔異苑曰以物擊樹云子路可起於是便下不呼則不動也援神契云赤

熊見則姦究自遠淮南子註云熊食鹽而死抱朴子云熊壽五百歲能化爲狐狸異苑云熊藏山穴穴裏不得見穢及傷殘見則舍穴自死埤雅熊似豕堅中山居冬蟄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呼熊白其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好舉木而引氣謂之熊經莊子所謂熊經鳥伸是也冬蟄不食飢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而孟子曰熊掌亦我所欲也

周官大射諸侯則共熊侯豹侯蓋諸侯服猛下王德一等故其所射共熊豹之侯而已又曰田役則設熊

席則以莅衆尚毅故也亦以其温傅曰君居則狐裘坐則熊席考工記曰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説者曰龍旂東方也故象蒼龍宿之數其斿六鳥旟正南方之物也故象朱鳥宿之數其斿七龜旐正北方之物也故象玄武宿之數其斿四許慎曰熊旗五斿以

象伐按熊旗五斿則考工所記六斿誤矣鬼谷子曰分威法服熊說者以爲熊之擊搏先伏而後動字說曰熊强毅有所堪能而可以其物火之罷亦熊類而又强焉然可囮也爾雅羆熊類犬人足黑色春出冬蟄輕捷好緣高木見人自投而下亦以草厚而筋駕用此自快養熊者亦曰捶之以爲不捶則有病獵者刺其草不可得入隨即有膏膜之古稱熊白此膏之在背也寒月則有暑月即無淮南子曰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脂而無後無角者犬豕之屬肥從前起者也有角者麋羊之屬肥從後起者也又方冬唯自舐其掌故其掌特美烹之難熟晉靈公殺宰夫之胹熊蹯不熟者而楚成見圍請食熊蹯而死以其難熟冀於外救也古以熊配虎爲旗又皆以王躬之侯又以皮爲冠執罼者冠之謂之旄頭乘輿之出則前旄頭而後豹尾蓋乘輿黃旄肉羽伏斑弓前左罼右罕執罼者冠熊皮冠謂之旄頭而豹尾者則取象于豹之尾也必取熊豹者蓋熊于山中行數十里悉有跧伏之所必在山嵓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唯虎出一百里之外則迷所出道路熊出而不迷故開道者首熊以出馬豹之爲物往而能返故曰狐死首丘豹死首山豹往而能反故殿後者豹尾以入馬說文貙熊屬足似鹿能性堅中故稱賢能而强壯稱能傑也

羆爾雅云羆如熊黃白文郭註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貑羆埤雅云羆似熊而大爲獸亦堅中長首高脚從目能緣能立遇人則擘而攫之俗云熊羆眼直惡人橫目淮南子曰熊羆之動以攫搏兕牛之動以觝觸是也其白生于心之下肓之上亦如熊白而麤秋冬則有春夏則亡猛憨多力能拔大木故書曰以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熊羆之士以力言也俗說熊羆富脂至春膽癢即登高木自墜謂之撲膽舊說師子虎見之而伏豹見之而瞑羆見之而躍爾雅翼云羆乃熊類古言熊者率與

羆連言之如稱如熊如羆維熊維羆非熊非羆趙襄子射熊羆是也今獵者熊有兩種猪熊其形如猪馬熊其形如馬各有牝牡問以羆則云熊是其雄羆則熊之雌者羆力尤猛或曰羆大於熊爲羆之雄而稱熊之雌者羆力尤猛或曰羆大於熊爲羆之雄而稱雄猶殺爲羭之牯而稱殺兕爲犀之牸而稱兕也蓋皆相類而爲牝牡猶麋與鹿交鰪與魚游然其腊如熊白而麤麤理不如熊白美也柳宗元羆說稱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羆羆黑而黃其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則羆之力非熊比矣韓奕稱韓土樂稱有熊有羆有羆有貓有虎叙所多有者耳而終章曰獻其貔皮赤豹黃羆又云羆有黃羆有赤羆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是中國常貢北追貊之國自以所有而獻所謂各以其所貴寶爲贄如犬戎氏以白狼白鹿獻穆王也王會篇東胡黃羆成王獻此獸周禮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謂熊羆之屬冬藏者燒其所食之物於其穴外以誘出之禹貢之梁州厥貢熊羆狐狸織皮山海經云嶓冢之山其獸多羆未註羆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又云熊羆陽物在山强力壯穀男子之祥也按熊羆確是二物若云熊是其雄羆則熊之雌者人不能辨姑妄言之也又釋獸云麗如小熊窳毛而黃郭註云今建平山中有此獸狀如熊而小毛麤淺赤黃色俗呼爲赤熊西陽雜俎高宗時伽毘葉國獻天鐵熊擒白象獅子此又熊羆之異種也

陸氏詩疏廣要 卷下之下 二十五

貔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其子爲穀遼東人謂之白羆

爾雅云貔白狐其子穀郝疏字林云貔豹屬一名白狐其子穀穀即疏字也大雅云獻其貔皮赤豹黃羆毛傳貔豹屬猛獸出貉國曲禮云前有摯獸則載貔貅陸德明云貔本亦作貔即白狐也書曰如虎如貔于商郊莊子曰豐狐文羆搏于山林伏于

巖穴夜行晝居求食江河之上

釋魚

九罭之魚鱒魴

鱒似鯉魚而鱗細于鯉也赤眼多細文

爾雅鮥鱒郭註似鱄子赤眼鄭註似鱄而小眼赤多

生溪澗傅麗水底難網捕埤雅鱒似鱄魚而鱗細於

鱄赤眼詩云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蓋

鱒魚圓魴魚方君子道以圓內義以方外而周公之

德具焉孫炎正義曰鱒好獨行制字從尊殆以此也

爾雅翼鱒魚目中赤色一道橫貫瞳魚之美者今俗

人謂之赤眼鱒其音乃如蹲踞之蹲食螺蚌多秖獨

行亦有兩三頭同行者極難取見網輒遁詩緝云鱒

魴毛以為大魚今赤眼鱒及鯿魚皆非大魚亦常魚

也

象弭魚服

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豬東海有之一名魚貍其皮

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今以為弓鞬步乂者也其皮雖乾

燥以為弓鞬矢服經年海水將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

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

水之潮氣自相感也

毛傳魚服魚皮也正義曰魚服以魚皮為矢服故云

魚服魚皮左傳云歸夫人魚軒服虔云魚獸名則魚

皮又可以飾車也夏官司弓矢職曰仲冬獻矢服註

云服盛矢籠也以獸皮為之是矢器為之服也爾雅

翼云鮫出南海狀如鼉而無足圓廣尺餘尾長尺許

皮有珠文而堅勁可以飾物今總謂之沙魚大而長

喙如鋸者名胡沙小而皮麤麤者曰白沙用為器物之

飾從古以然詩象弭魚服衛夫人乘魚軒楚人鮫草

犀兕以為甲今人亦以飾手靶之屬釋者以背上有

甲珠文堅強可以飾刀口為鐔者為鮫其有橫骨在

鼻前如斤者為鱘鰉是胡沙也要是一類又有隨母

行驚則入母腹中尋復出腹中容四子頰赤如金甚

健網不能制俗呼河伯健兒鮫既世所服用人多識
者特其音與蛟龍之蛟同解者或有差互凡皮有珠
飾刀劍者是鮫鰐之鮫滿二千斤為魚之長是蛟龍
之蛟
按沙魚皮有甲珠文可以飾物古今皆然但云似鼉
無足似與陸疏似猪者不同
魚麗于罶鱨鯊
鱨一名揚今黃頰魚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
黃魚之大而有力觧飛者徐州人謂之揚黃頰通語也
今江東呼黃鱨魚亦名黃頰魚尾微黃大者長尺七八
寸許鯊吹沙也似鯽魚狹而小體圓而有黑點一名重
脣篇鯊常張口吹沙

鱨毛傳鱨揚也孫炎云鱨揚者魚有二名釋魚無文
埤雅今黃鱨魚是也性浮而善飛躍故一曰揚也一
名黃揚舊說魚膽春夏近下秋冬近上
鯊爾雅鯊鮀郭註今吹沙小魚體圓而有黠文陸德
明云鮀音沙亦作鯋舍人曰鯋石鮀也埤雅鯋性善
沉大如指狹圓而長有黑點文常沙中行亦于沙中
乳子故張衡云縣淵沉之鯋鰿也宇指云鰿鯋屬詩
曰魚麗于罶鱨鯋魴鱧鰋鯉蓋鱨也鯉也其性浮鱧
也鰋也其性沉而罶則寡婦之笱其用功寡又以待
魚之自至今魚麗于罶鱨鯋魴鱧鰋鯉沉浮小大美
惡與其形色之異具有則餘物盛多可知也俗云鯋
性沙抱異物志曰吹沙長三寸許背上有刺螯人海
物異名記曰鯋似鯽而狹小爾雅翼鯊嘗張口吹沙
故曰吹沙非特吹沙亦止食細沙其味甚美大者不
過二斤然不若小者之佳孔氏正義乃曰此寡婦笱
而得鱨鯋之大魚是衆多也蓋鯊雖小魚在笱中為
大耳今人呼為重唇唇厚特甚有若黿鼉故以為名
今江南小谿中每春鯊至甚多土人珍之夏則隨水
下自是以後時亦有之然亦罕矣春來復來大抵正
月蚡至魚之最先至者其次則鱨至次則鰬至桃花

水至而鰋肥則三月矣此魚生流水之中非畜于人
又杜父魚色黑班如吹沙而短濮氏曰黨魚多種極
大者皮如沙可為刀劍鞘吹沙小魚耳詩緝孔氏以
鰿鮆皆為大魚鮆為小魚山陰陸璣以鰿為大魚鮆為小魚山陰陸
氏以鰿鮆皆為小魚鰿魚黃魴魚青鱧魚玄鱯魚白
鯉魚赤又云鰿鮆小魚魴鱧中魚鱯鯉大魚又云鰿
鮆長魚魴鱧之魚則一方一圓鱯鯉之魚則一俯一
仰又鰿鮆魴其性浮鱧鱯鯉其性沉意謂五色之備
而小大長短浮沈之不同也寧波府志云皮上有沙
故名其類甚多鳥獸攷云鮆有二種魚麗之黨蓋閩
廣江漢之常產海鮆虎頭鮆體黑文鬣足巨者餘二
百斤常以春晦陟于海山之麓旬日化為虎唯四足
難化經月乃成矣

魚麗于罶魴鱧 內刻鯉誤

鱧鯇也似鯉頰狹而厚爾雅曰鱧鮦也許慎以為鯉魚
爾雅云鮦也邢疏云鱧今鰱魚也鮦與鰱

音義同詩小雅云魚麗于罶魴鱧是也鄭註云今只
謂之鱧多在泥水中服食家忌食爾雅又云鯇郭註
云今鰱魚似鱒而大舍人云鱧一名鯇郭氏所不取
也鄭註云鯇今鰱魚也其性健急舍人以鯇為鱧誤
矣毛傳云鮦也朱傳云鮦也又曰鯇也孔疏云釋魚
云鱧鯇舍人曰鱧名鯇郭璞曰鱧鮦編檢諸本或作
鱧鮦或作鱧鯇若作鮦與郭璞正同若作鯇又與舍
人無異或有本作鱧鯉者定本鱧鮦本草蠡魚一名

鮦魚生九江池澤取無時圖經曰蠡通作鱧字今處
處有之廣雅云鱸鰋鮦也說文云鱧鱮也鯉也埤
雅云鱧今玄鱧是也諸魚中惟此魚膽甘可食有舌
鱗細有花文一名文魚與蛇通氣舊云鱧是公礪蛇
所化至難死猶有蛇性故或謂之鯉也爾雅云鯉大
鮦小者鯇邢疏云即鱧也爾雅翼鱧魚圓長而斑點
有七點作北斗之象夜則仰首向北而拱焉有自然
之禮故從禮膽獨甘也故從醴今道家忌之以其首

戴斗也又指為厭故有天厭鴈地厭犬水厭鱣之說皆禁不食郭氏解釋魚稱為鮦然今鮦又別一種鱣比他魚為最鮮詩緝毛氏以鱣為鮦本草云蠶一名鮦家以為厭者也郭璞云鱣鮦山陰陸氏云鱣今玄鯉與蛇通氣是郭璞陸氏皆同毛說以鱣為今之烏鯉魚也今不從舍人云鱣名鯇陸璣云鱣鯇也似鯉頰狹而厚是舍人與陸璣皆以鱣為今之鯇魚也今從之鯇今鯇魚似鱒而大

按釋魚篇首列鯉鱣鱯鮎鱣鯇六種俱無釋文鄭漁仲曰六者之名顯而易識故但載之而已不復重釋也可見鱣鯇是二種毛氏郭氏俱云鱣鮦也山陰陸氏從之確是定見元恪晦庵曰鯇又曰鮦則兩岐矣若許慎以為鯉魚羅氏以為鮦又別一種不解何故嚴蘂谷考據甚核乃以舍人之說為然豈其然乎

成是貝錦

貝水中介蟲也龜鼈之屬大者為蚿一作魬小者為鱛一作貝蚱一作眡黃為質以白為文餘泉白為質黃為文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為文皆行列相當其大者常有徑一尺小者七八寸一作當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真交趾以為杯盤寶物也

爾雅云貝居陸贙在水者蛹郭註水陸異名也貝中肉如科斗但有頭尾耳又云大者魬註書大傳曰大貝如車渠車渠謂車輞即魬屬又云小者鱛註今細貝亦有紫色者出日南又云玄貝貽貝註黑色貝也又云餘賦黃白文註以黃為質白文為點又云餘泉白黃文註以白為質黃為文點今紫貝以紫為質黑為文點又云蚆博而頯註頯者中央廣兩頭銳又云蜬大而險註險者謂汚薄又云蜬小而橢註即上小貝橢謂狹而長邢疏此辨貝居陸居水大小文彩不同之名也書大傳云西伯既戡黎紂囚之羑里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大如大車之渠以贖其舅李

郎曰餘賦貝甲黃為質白為文彩餘泉貝甲白為質黃為文彩陸疏為然但解紫貝與郭氏少異陸以白為質紫為文郭以紫為質黑為文是其異也書云文貝仍几詩云成是貝錦云檿謂狹而長者詩云隋山喬嶽楚詞云南北順檿其檿幾何皆是檿為狹長之名也鄭註貝令曰璅瑁蓋龜屬故說文云貝海介蟲也其甲人之所寶古今以為貨泉交易今盡出南蕃海中凡貝皆帶黃白色而有黑紫點玄貝者多黑文餘賦者黃色而微白餘泉者白色而微黃然皆有紫黑點舊說謂黃質而白文白質而黃文誤矣貝無此也書云揚州厥篚織貝又顧命云大貝鼖鼓在西房運斗樞云搖光得江吐大貝山海經云陽山濁洛之水注于蕃之澤中多文貝陰山漁水中多文貝邽山濛水多黃貝蒼梧之野爰有文貝南州異物志云交趾北南海中有大文貝質白而文紫天姿自然不假雕琢磨瑩而光色煥爛本草唯載紫貝唐本注云形似貝大二三寸出東海及南海上紫斑而骨白圖經曰蘇恭注云紫貝即蚟螺也形似貝而圓大二三寸儋振夷黎採以為貨市北人惟畫家用研物貝之類極多古人以為寶貨而此紫貝尤為世所貴重漢文帝時南越王獻紫貝五百是也又車螯之紫者海人亦謂之紫貝埤雅獸二為友貝二為朋詩曰錫我百朋百云者言錫貝之多也又曰萋兮菲兮成是貝錦錦文如貝謂之貝錦言讒人因寺人之近嫌而成其罪猶之因萋菲之形而文致之則成是貝錦也貝以其背用故謂之貝貝背也貝之字從目從八言貝目之所背也先王面朝後市以此古者相貝有經其經曰朱仲受之于琴高琴高乘魚浮于河海水產必究仲學仙于高而得其法又獻珠于武帝去不知所之嚴助為會稽太守仲又出遺助以經尺之貝并致此文于助曰黃帝唐堯夏禹三代之正瑞靈奇之秘寶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

紅黑謂之珠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愈疾珠明目綬消氣障霞服蛆蟲雖不延齡增壽其禦害一也復有下此鷹喙蟬眷以逐溫去水無奇功貝大者如輪文王請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縣於昭觀秦穆以遺燕竈可以明目遠察宜玉宜金南海貝如珠礫白駮其性寒其味甘止水毒浮貝使人寡無以近婦人黑白各半是也濯貝使人善驚無以親童子黃脣點齒有赤駮是也雖貝使人病瘧黑鼻無皮是也曠貝使胎消勿以示孕婦赤帶通脊是也惠貝使人善忘勿以近人赤熾肉殼赤絡是也蠙貝使童子愚女人淫有青脣赤鼻是也碧貝使童子盜脊上有縷句脣是也雨則重霽則輕委貝使人志强夜行伏迷鬼狼豹百獸赤中圓是也雨則輕霽則重然則爾雅大者魠小者鯖餘賦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蝑大而險蜻小而橢亦其略也鹽鐵論曰教與俗改敝與世易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爾雅翼古者貨貝而寶龜周則有泉至秦廢貝而行錢故釋魚於貝之名色尤詳而古者貨賂貢賦賞賜之屬于貨者字皆從貝也至王莽反漢猶以貝四寸八分以上至寸二分為五品故有大貝壯貝么貝小貝之名不盈六分不得為貨今大貝出日南漲海中可以為酒杯蓋貝之在水者即蠃之小者也今此物等既不復為貨晉宋間猶以飾軍容服物蓋魯頌稱戎服之盛有貝冑朱綅則以貝為飾舊矣東方朔稱齒如編貝蓋用以為飾必編之故也今但髽頭家用以飾鏡帶耳大者為珂黃黑色其骨白可以飾馬蓋此等飾非特取其容兼取其聲故說文貝聲也荀子東海有紫絲漢文時南越獻紫貝江賦曰紫蚖如渠朱註貝水中介蟲也有文彩似錦

有鱣有鮪

鱣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從廣四五尺今于盟津東石

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觔可蒸為膾又可為鮓子可為醬鮪魚形似鱣而色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磨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鮪大者為叔鮪一名鮥肉色白味不如鱣也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魚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為此魚又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賦云王鮪岫居山穴為岫謂此穴也

鱣爾雅云鱣郭註云鱣大魚似鱘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黃魚鱣鄭註云黃鱣魚也大者重千餘觔亦能化為龍埤雅云鱣肉黃長鼻輮骨俗謂之玉版古今註曰鯉之大者為鱣非也毛傳曰鱣鯉也陸德明曰鱣陟連反大魚江東呼黃魚與鯉全異爾雅翼云鱣大如五斗奩長丈長鼻軟骨常三月中從河上當于孟津捕之淮水亦有之惟以作鮓而骨可啖蓋鱘屬也鱣蓋鮪之類但鱣肉黃鮪肉白以此為別今江東呼鱣大者曰王鱣孔子曰食水者善游而耐寒謂魚類也鱣之屬雖食于水而不正食水淮南子曰鵜胡飲水數斗而不足鱣鮪入口若露而死故鱣鮪不善游冬乃岫居入河而眩浮亦其驗也酈道元水經注曰漢水東經西城縣胡城為鱣湍洪波涔盪瀏浪雲頹者舊言有鱣魚奮鬣鼠望濤直上至此暴腮因以名湍焉

詩緝云鱣鱨也大魚似鱘顏氏家訓云鱣魚純灰色無文

按鱣之非鯉猶鰋之非鮎也舍人孫炎誤人深矣郭孔陸羅諸家駁之甚當何毛公亦云鱣鯉也但郭鄭二氏俱云短鼻陸羅二氏俱云長鼻未知孰是

鮪爾雅云鮥鮪郭註云鮪鱣屬也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鮥鮪令宜都郡自京門以上江東道出鱣鱣之魚有一魚狀似鱣而小建平人呼鮥子即此魚也鄭註

云鮪似鱣而小亦似鮎毛傳云鮪鮥也埤雅鮪魚青黑長鼻體無鱗甲肉色白味不如鱣大者長七八尺夏小正曰祭鮪祭不必記而記鮪何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禮曰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淰而序詩者亦曰季冬薦魚春獻鮪則鮪別于魚其來尚矣故鮪仲春從河而上得過龍門便化為龍否則點額而還尸子曰龍門魚之難也大行牛之難也蓋河津一名龍門兩傍有山魚莫能上大魚薄集龍門上則為龍不得上輒暴腮水次故曰暴腮龍門垂耳轅下善為魚者不求為龍望禹門輒逝是以無暴腮點額之患水經曰鮪出鞏穴直穴有渚謂之鮪渚周禮春獻王鮪然非時及他處則無故河自鮪穴已上又兼鮪稱爾雅翼鮪以季春來周禮獻人春獻王鮪周頌季冬薦魚春獻鮪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皆特獻之者以其及時可貴也東京賦稱王鮪岫居山有穴曰岫其穴在河南小平山長老言王鮪之魚由南方來出此穴中入河水見日目眩浮水上流行七八十里釣人見之取以獻天子用祭或曰鮪魚出海三月從河上來今鞏縣東洛度北崖上山腹穴舊說此穴與江河通鱣鮪從此穴而來入河或曰鮪魚三月遡河而上能度龍門之浪則得為龍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浪尉溺死海中化為此魚案尉蓋鮪聲之訛仲明之說又相沿而生於萬物變化亦不可知也周洛曰鮪蜀曰鮥鱣唐韻嵩山一名龍門山在封州大魚上化為龍上不得點額流血水為丹色也淮南子曰河魚不得明目穉稼不得育時其所生者然也說文鮪鮥也一曰水名鞏縣西北臨河有周武王伐紂使膠鬲禦鮪水上蓋其處也相傳山下有穴通江穴有黃魚春則赴龍門故曰鮪岫今為河所侵不知穴之所在集韻云交趾記交趾封谿縣有隄防龍門水深百尋大魚登此門化成龍不得過暴腮點額血流此水長如丹池

按陸氏音義云大者王鮪小者赤鮪一作鮛鮪沈云江淮間曰叔伊洛曰鮪海濱曰鮥若崔豹云鯉之大者為鮪益謬矣

維魴及鱮

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漁陽泉州一本作漁陽泉羽刀口及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于中國魴故其鄉語云居就糧梁水魴鱮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鰱幽州人謂之鶙鶋或謂之胡鰱

爾雅魴鰋郭註江東呼魴魚為鯿一名鰋鄭註鯿魚也鰋音毗本草魴魚調胃氣利五臟和芥子醬食之助肺氣去胃家風消穀不化者作鱠助食助脾氣令人能食患疳痢者不得食埤雅魴一名鰋比今之青鯿也郊居賦曰赤鯉青魴細鱗縮項濶腹魚之美者蓋弱魚也其廣方其厚褊故一曰魴魚一曰鯿魚魴方也鯿褊也蓋魴魚雖等美而緣水之異則有優劣故里語曰洛鯉伊魴貴於牛羊言洛以渾深宜鯉伊以清淺宜魴也又曰居就糧梁水魴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河性宜魚也列女傳曰傅弓以燕牛之角纏弓以荊麋之筋糊弓以河魚之膠說者以為燕角善楚筋細河膠黏詩曰魴魚赬尾養生經云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爾雅翼魴縮頭穹脊博腹色青白而味美今之鯿魚也漢水中尤美常以槎斷水用禁人捕謂之槎頭鯿宋張敬兒為刺史獻齊高帝一千八百頭即此也說苑陽畫曰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也薄而不美若亡若存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令網罟者乃以魴為易取若難于釣而易于網耶詩稱魴魚赬尾說者以為魚勞則尾赤左傳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鄭氏以為魚肥則尾赤二說雖不同然魚肥則不耐勞不耐勞則尾易赤以魴言之其體博大而肥不能運其

尾加之以衡流則其勞甚矣宜其尾之赬也

鱮廣雅云鰱鱮也埤雅鱮魚似魴而弱鱗其色白北土皆呼白鱮西征賦曰華魴躍鱗素鱮揚鬐性亦旅行故其制字從與亦或謂之鰱也傅云連行魚屬若此之類是已失水即死弱魚也今吳越呼鰱鰱魚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鰱六韜曰緡隆餌重則嘉魚食之緡調餌芳則庸魚食之鰱庸魚也故其字從庸蓋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啖茹而鰱讀曰慵者則又以其性慵弱而不健故也爾雅翼鱮鰱鰱鰱魚也大頭而細鱗魚之不美者蓋魚雖一類而所食不同今鯇唯食草鱒食螺蚌鱮乃食鯇矣宜其味之不美耳今人亦不珍此族往往以為鮑魚詩稱孔樂韓土魴鱮甫甫汝鱮不美魚也而何足特稱以為韓土之樂蓋言川澤之善者以其美惡之竝畜魴美而鱮不美今皆甫甫然則其土之樂可知矣猶之稱周原之膴膴者必以堇荼如飴言之也敝笱之詩曰敝笱在梁其魚魴鰥又曰其魚魴鱮其魚唯唯蓋笱之守魚猶禮之守國也說文云池魚滿三千六百蛟來為之長能率魚飛置笱水中即蛟去夫蛟陰類難制之物欲率魚而去笱雖敝而能制之使其在水者有魴鰥焉有鱮焉有唯唯之衆焉不以蛟而徙也今魯桓公微弱無守國之器使從文姜者如雲如雨如水而不能少為之制則曾敝笱之不若也郭璞曰鰥似鰱而黑巖氏曰今鰱鰱相似而小別鰱頭小鰱頭大

鼉鼓逢逢

鼉形似一本多水字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鵝卵堅如鎧今合藥鼉魚甲是也其皮堅厚可以冒鼓毛傳鼉魚屬正義曰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鼉書傳註云鼉如蜥蜴長六尺埤雅云鼉具十二肖肉蛇肉最後在尾其枕瑩淨魚枕弗如皮中冒鼓夏小正曰剥鼉以為鼓也今犹將風則踴鼉欲雨則鳴故里

俗以狍識風以鼉識雨詩曰鼉鼓逢逢先儒以為鼉皮堅厚取以冒鼓故曰鼉鼓蓋鼉鼓非特有取于皮亦其鼓聲逢逢然象鼉之鳴故謂之鼉鼓也晉安海物記曰鼉鳴如桴鼓令江淮之閒謂之鼉鼓亦或謂之鼉更令鼉象龍形一名鱓夜鳴應更吳越謂之鱓更蓋如初更輒一鳴而止二即再鳴也一曰獨鳴早鼉鳴夜趙辟公雜說曰鼉聞鼓聲則鳴續博物志曰鼉長一丈一名土龍鱗甲黑色能橫飛不能上騰爾雅翼云鼉狀如守宮而大長一二丈灰五色背尾皆有鱗甲令江東諸州皆有之陸氏詩疏廣要　卷下之下　四十九

有鱗甲如鎧夜則出邊岸人甚畏之其老者多能為魁梁周興嗣常食其肉後為鼉所噴便為惡瘡其肉云白如雞詩云鼉鼓逢逢李斯亦云樹靈鼉之鼓是周秦皆以冒鼓也鼉水族本草謂蛇魚是也周書王會曰會稽以鼉本草圖經云肉至美口內涎有毒長一丈者能吐氣成霧致雨力至猛能攻陷江岸性嗜睡但目閉形如龍大長者自嚙其尾極難死聲甚可

無鱗體有涎沫之魚即俗所書鱔字

釋蟲

螽斯羽

爾雅曰螽蚣蝑也揚雄云春黍也幽州人謂之舂箕舂箕即舂黍蝗類也長而青角長股青色黑斑其股似玳瑁文五月中以兩股相搓或作作聲聞數十步切

爾雅蜇螽蚣蝑邢疏蜇螽螽周南作螽斯七月作斯螽雖字異文倒其實一也一名蚣蝑一名蚣蠓一名蚣蠓即一種大蟲蟄音斯鄭註蚣蝑音嵩胥一名蚣蠓即一種大青蚱蜢股長而鳴甚響毛傳螽斯蚣蝑也郭璞方言云江東呼為虵蜢埤雅螽斯蟲之不妒忌一母百子者也故詩以為子孫衆多之況或曰似蝗而小詩曰五月斯螽動股言螽斯股成而奮迅之也爾雅曰螽醜奮蓋于時股成而奮迅之則方春尚弱也蔡邕月令曰其類乳于土中深埋其卵江東謂之蚱蜢善害田穉公羊曰螽何以書記災也蜮何以書紀異也字蓋從冬冬終也至冬而終故謂之螽魯十月而有螽孔子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再失閏也爾雅翼動股蝗屬也春秋書螽在秋者四在八月者三在九月十月者一在十二月者二惟十二月者乃失閏之過其餘八九十月者蓋夏之六七八月也螽類羣盛故有雨螽于宋言自上而下衆多之甚故以雨言之今蝗之盛或蔽天其過河皆相銜而過亹亹不絕說文蝗螽也考工記股鳴蚣蝑動股屬未註螽斯蝗屬一生九十九子大全問螽即是春秋所書之螽切疑斯字只是語辭朱子曰詩中固有以斯為語辭者如鹿斯之奔湛湛露斯之類是也然七月詩乃云斯螽動股則恐螽斯是名也詩紀蘇氏曰螽斯一生八十一子詩緝曰螽斯蝗也蟄也斯語助也即阜螽也非七月所謂斯螽也螽蝗生子最多信宿即羣飛因飛而見其多故以羽言之喻子孫之衆多也今攷爾雅云阜螽蟄李氏陸璣許氏蔡邕之說阜螽即蝗也蟄也同是一物爾雅又云蜇螽蚣蝑此別是一物蝗之類也螽斯即阜螽非蜇螽也毛氏誤以此

螽斯為蜤蝑孔氏因之遂以螽斯螽為一物斯語助猶譽斯鹿斯也春秋書螽即蝗也蘇氏謂螽斯一生八十一子朱氏云一生九十九子今俗言蝗一生百子不必以定數言之但以生子多者莫如蝗耳鄭箋云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妒忌惟蜤蝑否耳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詵詵然衆多玉堂閒話云螽斯蝗屬或曰魚卵所化每歲生育或三或四每一生其卵盈百自卵及翼凡一月而飛羽翼未成跳躍而行

按螽斯之族實煩爾雅竝列五種一曰蚣螽詩云螽斯羽者是也又有所謂蠜螽詩云螽斯羽者是也一曰草螽負蠜詩云喓喓草蟲者是也此二種經文不載爾雅又云蠜螽而細長飛翅作聲者也又有所謂土螽壤鼅者今謂之土蠆江南呼虷蛸又名蚱蜢似蝗細小善跳者也此二種經文不載爾雅又云螽醜奮蓋謂螽蝗之類好奮迅作聲而飛者也又云強醜捋蓋謂螽斯之類好以脚自擘捋者也分疏甚明不知諸家何故相駁相涸總之螽斯螽為一物斯語助猶譽斯鹿斯也春秋書螽即蝗也蘇氏謂螽斯一生八十一子朱氏云一生九十九子今俗言蝗一生百子不必以定數言之但以生子多者莫如蝗耳鄭箋云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妒忌惟蜤蝑否耳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詵詵然衆多玉堂閒話云螽斯蝗屬或曰魚卵所化每歲生育或三或四每一生其卵盈百自卵及翼凡一月而飛羽翼未成跳躍而行

蟲鳴晚秋之時山陰陸氏曰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負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羅氏曰說草蟲固多端

按張衡云土蠆鳴則阜螽跳是則蚣為草蟲也

趯趯阜螽

阜螽蝗子一名負蠜今人謂蝗子為螽子兗州人謂之

膝

爾雅云蚣螽蠜郭註詩曰趯趯阜螽邢疏云蚣螽之族厥類實煩蚣螽一名蠜李巡曰蝗子也許慎云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明是一物鄭註阜螽蝗也本草

云阜螽蚯蚓二物異類同穴為雄雌令人相愛五月五日收取夫妻帶之螽螽如蝗蟲東人呼為蚱蜢有毒有黑斑者候交時取之埤雅阜螽今謂蝽蝂亦跳亦飛飛不能遠青色一曰蚯蚓即螽螽也亦以離應蠮亦取阜螽子咒而成已子爾雅翼食葉曰蟨蟨之字又作螣其種類不一故曰百螣時起許氏以為百螣動股蝗屬也時起害稼動股則阜螽阜螽則令蝗蟲也劉向以為介蟲之孽蚓雖微物其啓閉有時故月令孟夏螻蟈鳴後五日蚯蚓出冬至之日蚯蚓結皆以紀候夏夜好鳴于草底江東謂之歌女或曰鳴砌詩唧唧草蟲廣雅云負蠜蠙也飛蠙飛蠊也左傳有蜚杜註云蜚負蠜歲時常有非災蟲蜚一名負盤此註相涉誤為蠜耳陳藏器云飛蠊一名負盤蜀人食之辛辣左傳蜚不為災杜註云蜚負蠜也如蝗黃蟲即竊盤蟲也名字及蟲相似終非一物也

按螽與草蟲與負螽確是三物嚴華谷以為一物誤矣但爾雅謂草螽是負蠜陸璣謂阜螽是負蠜豈形狀相似故未精別也至左傳所載之蜚是臭蟲爾雅所謂蠹本草所謂蠙飛蠙飛蠊香娘子竊盤蟲皆是物也應謂之負盤不應謂之負蠜因漢書及左傳註多作負蠜後人之惑滋甚遂有認負盤為阜螽者若陸佃謂阜螽為蚯蚓羅願謂草蟲為蚯蚓堪為大噱

領如蟌蠐

蟌蠐生糞中爾雅曰蠙蠐槽也蟌蠐蠐槽爾雅蠙蠐槽又云蟌蠐蝎邢疏此辨蝎在土在木之異名也其在糞土中者名蠙蠐槽其在木中者方言云關東謂之蟌蠐梁益之間謂之蝎上文蝎蛣蜣郭云即蛣蜣然則蠙蠐也蠐槽也蟌蠐也蛣蜣也蝎也一蟲而六

名也以在木中者白而長故詩人以比婦人之頸碩人云領如蝤蠐是也埤雅舊說蝤蠐生於木中內外潔白符子所謂石生金木生蝎是也蝤蠐在叢草中外黃內黑亦或謂之蠐螬列子所謂鳥足之根為蠐螬是也蠐螬大者如足大指以脚行乃駛于脚造化權輿云蛇豸腹竄蠐螬背行今俗謂之蝤螬方言曰蝤螬謂之蝤自關而東謂之蝤蠐舊云蠐螬化為復育復育轉而為蟬蓋蟬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脫皮可謂尸解矣爾雅翼蝤蠐螬糞土中蟲又云蝤蠐蝎謂在木中者二物大抵相似以所處為異蝤蠐在腐柳中者內外潔白故詩人以比碩人之領七辨云蝤蠐之領阿那宜顧是也其所謂蝎非蠆尾之蝎也淮南萬畢術曰黍成蠐螬言以秋冬穫黍置溝中即生蠐螬也說者以為齊人曹氏之子所化揚雄方言乃云或謂之喝或謂之蛭或謂之天螻此其為物多矣非止一蠐螬也說文作齌蠹毛傳蝤

蠐蝎蟲陶隱居云一名蝤蠐雜猪蹄作羹與乳母不能別陳藏器云蠐螬居糞土中身短足長背有毛筋但從水入秋化為蟬蝎在朽木中食木心穿如錐刀一名蠹身長足短口黑無毛節慢至春羽化為天牛兩角狀如水牛色黑形質又別蘇恭乃混其狀總名蠐螬乃千慮一失矣此即木中蠹蟲亦曰桑蠹故古者譜從中起謂之蝎譜名物疏蝤蠐蝤蠐二物也蝤蠐一名螬亦名蠐螬一名臛齊足根所化淮南云黍成王充云化復育轉為蟬博物志云背行駛便于用足者也蝤蠐一名蝎一名蠹一名桑蠹一名蛄蜮生于桑柳及構木中諸腐木根下亦多有之本是二種陶隱居及蘇恭俱混為一誤也蝎自蝤蠐之異名非蠆尾之蠍也天螻爾雅云蚣即螻蛄也楊子雲言蠐螬或謂之天螻然則亦異物同名非爾雅之蚣矣

蟋蟀在堂

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蛬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趯織督促之言也里語曰趯織鳴懶婦驚是也

爾雅蟋蟀蛬郭註今促織也亦名青蛚唐風云蟋蟀在堂歲聿其莫又曰七月在野八月在宇在堂鄭註今人亦謂之蟋蟀一名青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趯織蛬音拱又音節博雅蛬趯織蚚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自七月至十月入牀下皆謂蟋蟀也言將寒有漸非卒來也而說者解蟋蟀居壁引詩七月在野以為不合然今蟋蟀有生野中及生人家者至歲晚則同耳好吟于土石碑覽之下尤好鬬勝輒矜鳴其聲如急織故幽州謂之促織

又其鳴時正織之候故以戒婦功春秋說題辭曰趨以勤故詩一以蜉蝣一以蟋蟀刺之詩曰蟋蟀在堂九月之時也九月建戌於文禾千為年步戌為歲蓋季取禾之一熟而歲期兩稔故步戌至戌謂之歲也傳曰一名吟蛬秋初生得寒乃鳴詩義問曰蟋蟀食蠅而化爾雅翼蟋蟀以夏生秋始鳴周書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而蟋蟀居壁易通卦系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居壁向外趨婦女織績女工之象今失節不居壁似女事不成有淫泆之行因夜為姦故為門戶夜開淮南則云蟋蟀居奧奧者西南隅也北寒則漸近人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蛉鳴白露下蜻蛚上堂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又曰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自七月至十月入牀下皆謂蟋蟀也言將寒有漸非卒來也而說者解蟋蟀居壁引詩七月在野以為不合然今蟋蟀有生野中及生人家者至歲晚則同耳好吟于土石碑覽之下尤好鬬勝輒矜鳴其聲如急織故幽州謂之促織又其鳴時正織之候故以戒婦功春秋說題辭曰趨織為言趨織也織興事遽故趨織鳴女作兼雀豹云濟南人謂蟋蟀為懶婦非也古稱螣蛇游霧而殆于即且即且蜈蚣耳許叔重謂蟋蟀為即且上蛇蛇不敢動亦非也梓人以注鳴者蜻蛉屬方言南楚之間或謂之王孫搜神記云朽蕈為黃貫秋蟋蟀論云促織之為物也煖則在郊寒則附人若有識其時者拂其首則尾應之拂其尾則首應之似有解人意者

甚至合類頡頏以決勝負而英猛之態甚可觀也愚常論之天下有不容盡之物君子有獨好之理獨促織曰莎雞曰絡緯曰蓑曰蟋蟀曰寒蟲之不一其名或在壁或在戶或在宇或在牀下因時而有感夫一物之微而能察乎陰陽動靜之宜備乎戰鬬攻取之義是能超乎物者甚矣促織之可取也遠矣又嘗考其實矣每至秋冬生于草土罨石之內諸蟲變化隔年遺種于土中及其時至方生之時小能化大也大亦能化小也若夫白露漸旺寒露漸絕出于草土者其身則軟生于磚石者其體則剛生于淺草瘠土磚石深坑向陽之地者其性必勁赤黃其色也大抵物之可取者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黃赤小黑大可當乎對敵之勇而黃大白小難免夫侵凌之虧唯有四病若犯其一切不可托之何也仰頭一也捲鬚二也練牙三也踢腿四也若兩尾高低曾經有失兩尾垂萎並是老朽者也其亡可立而待若有熱之倦怠與夫冷之傷惺者又且不可緩其調養之法也又

曰蟋蟀者秋蟲也名促織亦名孫旺虎丘人曰趯織

蜉蝣之羽

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啖之美如蟬也樊光曰是糞中蝎蟲隨雨而出朝生而夕死

爾雅蜉蝣渠略郭註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

糞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啖之舍人曰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夏小正曰蜉蝣渠略也詩曹風云蜉蝣之羽鄭注似蜣螂而小者文彩多青黃色者埤雅蜉蝣蟲似天牛而小有甲角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糞生糞壤棲中朝生暮殞有浮游之義故曰蜉蝣也詩曰蜉蝣掘閱掘閱言掘土使解閱也管子曰掘閱得玉爾雅翼蓋蜉蝣者速死之物故以刺曹共公之好奢言雖衣服楚楚安能久也淮南子曰

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
蛻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又曰鶴壽千歲以極其
游蜉蝣朝生而暮死盡其樂蜉蝣出有時故王褒頌
聖主得賢臣云蟋蟀俟秋唫蜉蝣出以陰言知時也
又許叔重註淮南子言朝菌者朝生莫死之蟲也生
水上狀似蠶蛾一名孳母海南謂之蟲邪則亦蜉蝣
之類按今水上有蟲羽甚整白露節後即羣浮水上
隨水而去以千百計宛陵人謂之白露蟲詩緝疏掘
閱云此蟲土裏化生掘地而出今曰更閱謂升騰變
化也毛傳朱傳俱云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
翼以自脩飾音義渠本或作蝖音同略本或作蟓音
同沈云二字並不施蟲是也定本亦云渠略俗本作
渠螻者誤也

六月莎雞振羽

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觳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
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謂之蒲錯

爾雅螽天雞邢疏此黑身赤頭小蟲也一名螽一名
天雞一名莎雞一名樓雞李巡曰一名酸雞詩豳風
七月云六月莎雞振羽鄭註螽音汗莎雞也黑身赤
頭似斑貓博雅樓鳩樓雞也圖經曰樓雞生河內川
谷樓木上今近都皆有之形似寒蜇而小蘇恭云五
色具者為雄良青黑質白斑者是雌不入藥然今所
謂莎雞者亦生樓木上六月後出飛而振羽索索作
聲人或畜之樊中但頭方腹大翅羽外青內紅而身
不黑頭不赤此殊不類蓋別一種而同名也今在樓
木上者人呼為紅娘子頭翅皆赤乃如舊說然不名
樓雞疑即是此蓋古今之稱不同耳衍義云樓雞東
西京都尤多形類蠶蛾但頭足微黑翅兩重外重灰
色下一重深紅五色皆具腹大埤雅莎雞小蟲其鳴
以時故有雞之號古今註曰莎雞一名絡緯謂其鳴
如紡緯也促織一名投機謂其聲如急織也俗云絡
緯雄鳴于上風雌鳴于下風而風化爾雅翼莎雞振

羽作聲其狀頭小而羽大有青褐兩種率以六月振羽作聲連夜札札不止其聲如紡絲之聲故一名梭雞今俗人謂之絡絲娘蓋其鳴時又正當絡絲之候今小兒夜亦養之聽其聲能食瓜蓏之屬古今註曰促織一名促機絡緯一名紡緯其言促織如急織絡緯是紡緯是矣但蟋蟀與促織是一物莎雞與絡緯是一物不當合而言之爾詩稱六月莎雞振羽以至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一章而別言莎雞與蟋蟀可知其非一物也蓋二蟲皆以機杼之聲可以趣婦功故易以紊亂孫炎解螽天雞以為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一名樗雞陸璣則云莎雞如蝗而斑色或謂之天雞蓋皆非其類今莎雞之鳴乃止而振羽不待飛也一名馬蜤

按朱註云斯螽蟲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今据吳中所見同時齊鳴形類各別騷人墨客往往詠之迥然三物不知先輩何以傳訛

伊威在室

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甕一本多一器字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

爾雅云蟠鼠負郭註瓮器底蟲邢疏此與下蜰威委黍是一故下註委黍云舊說鼠婦別名則此蟲一名蟠一名鼠負負或作婦本草作婦一名蜰威一名委黍也陶註本草云多在鼠坎中鼠背負之然為鼠婦及鼠婦則似乖詩東山云蜰威在室是也鄭註蟠音煩瓮底下白粉蟲也爾雅又云蜰威委黍郭註舊說鼠婦別名然所未詳鄭註即鼠負也蜰音伊本草鼠婦一名負蟠一名蜰威一名蝛蠃生魏郡平谷及人家地上五月五日取禹餘糧按蜀本註云俗亦謂之鼠粘猶如菓耳名羊負來也衍義曰鼠婦此溼生蟲也多足其色如蚓皆有橫紋蹙起大者長三四分在處有之甎甃及下溼處多用處絕少埤雅伊威形似白魚而大食之令人善淫術曰鼠婦淫婦是也蓋鼠婦

一名鼠姑亦或謂之鼠粘鼠婦猶鼠姑也鼠粘猶鼠負也因溼化生今俗謂之溼生劉氏曰伊威壁落間小蟲也無人埽則蟲行于室

蠨蛸在戶

蠨蛸長踦亦名長脚荆州河内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為網羅居之

爾雅蠨蛸長踦郭註小鼈鼈長脚者俗呼為喜子東

山云蠨蛸在戶是也埤雅釋蟲云蠨蛸長踦蕭梢長踦之貌因以名云亦如蜘蛛布網垂絲著人衣當有親客至荆州河内之人謂之喜母爾雅翼詩曰蠨蛸在戶言為網於戶也陸賈曰日瞷得酒食燈花得錢財乾鵲噪行人至蜘蛛集百事喜劉子曰今野人畫見蟢子者以為有喜樂之瑞夜夢見雀者爵位之象然見蟢子者未必有喜夢雀者未必彈冠而人悦之者以其利人也今人以早見為喜晚見為常又云在

頭則有喜事荆楚之俗七月七日設瓜果于庭以乞巧有喜子網于瓜上則以為得巧陸氏曰蠨蛸名長踦小如蜘蛛而足長喜結網當戶人觸之則伸前後足如草使人不疑為蟲故名長踦雀豹云蠨蛸身小足長詩緝傳曰蠨蛸長踦也踦音欺腳也

胡為虵蜴

虵蜴一名蠑螈水蜴也或謂之虵蜴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

爾雅蠑螈蜥蜴蜥蜴蝘蜓守宮也邢疏詩小雅正月胡為虵蜴謂此也蠑螈蜥蜴蝘蜓守宮一物形狀相類而四名也字林云蠑螈蛇醫也説文云在草曰蜥蜴在壁曰蝘蜓方言云秦晉西夏謂之守宮或謂之蠭螈或謂之蜥蜴南陽呼蝘蜓其在澤中謂之虵蜴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諸文則在草澤者名蠑螈東齊海岱之間謂之虵蜴北燕謂之祝蜓案此諸文則在壁者名蝘蜓守宮也鄭注小而青者曰蜥

蜴大而黃者曰蠑蜓最小在墻間砌下者曰守宮種類既異而此釋為一物恐亦未審也鄭箋虵蜴之性見人則走本草石龍子一名蜥蜴一名山龍子一名守宮一名石蜴生平陽川谷各荊山石間陶隱居云其類有四種大形純黃色為蛇鱉次似蛇醫小形長尾見人不動名龍子次有小形五色尾青碧可愛名蜥蜴不螯人一種善緣籬壁名蠑蜓形小而黑乃言螯人必死而未常中人唐本注云蛇師生山谷頭大尾短小青黃或白斑者是蠑蜓似蛇師不生山谷在人家壁間名守宮又名蠍虎其名龍子及五色者蜥蜴耳形皆細長尾與身相類似蛇四足古今注云蠑蜓一曰守宮一曰龍子善于樹上捕蟬食之其長細三尺色玄紺善魅人一曰玄螈一曰綠螈詩詁云守宮即蜥蜴二物蜥蜴尾通于身如蛇而加足有黑色者有青綠色者常居草間守宮褐色四足有尾偃伏壁

間故名蠑蜓亦謂守宮埤雅蜥蜴一名蜥易曰十二時變色故曰易也舊曰蜥易嘔雹蓋龍善變蜥善易故乾以龍況爻其書謂之易爻者言乎其變也象之義出于象象之義出于爻易之義出于易皆取諸物也蜥易一名蛇醫舊說蛇體有傷此輒銜草傅之故有醫之號也考工記注云脰鳴鼃黽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蜩蜺屬翼鳴發皇屬胶鳴蚣蝑屬胸鳴禁原屬馬馵周官作以胃鳴干寶周官作以骨鳴說者以為三字相近雖容有誤而馬鄭與干皆前世名儒或所授師說不同按說文蠵大龜也以胃鳴者則馬本作以胃鳴當謂蠵屬三教珠英云守宮鱗色如蛇而四足亦與魚合爾雅翼蠑蜓似蜥蜴灰褐色在人家屋壁間狀雖似龍人所玩習一名守宮又名壁宮東方朔射覆詞云臣以為龍又無肉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易蓋言此也博物志云以器養之食以真朱體盡赤所食滿七斤搗萬杵

以點女人體終身不滅偶則落故號守宮漢武嘗用之按說文蜥易之易象形秘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則經陰陽一交而變易似有此理然所謂守宮者亦以其常在屋壁間有守之象如鳥有澤虞者常在田中俗呼為護田鳥之類不必塗血而後為守也舊說蛇醫龍子蜥易三者並不螫人蝘蜓乃聞螫人必死然未聞有中之者特善捕蝎俗號蠑虎又一種色似此而能入水按毛詩正義名水蜥蜴方言云桂林之中守宮大而能鳴謂之蛤解注蜪蜴南陽呼蝘蜓蜥蜴易大而有鱗今所在通言蛇醫蛤解似蛇醫而短身有鱗采江東呼蛤蚖

蜮蛉負之

蜮蛉有子蜾蠃負螟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葉一作菜上蜾蠃土蜂也一名蒲盧似蜂而小腰故許慎云細腰也取桑蟲負一作附之于木空中或書簡筆筒中七日而化為其子里語曰兕云象我象我

爾雅果蠃蒲盧郭註即細腰蟲也俗呼為蠙蜮又云蜮蛉桑蟲郭註俗謂之桑蠖亦曰戎女邢疏按詩小雅小宛云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果蠃一名蒲盧即細腰蟲也俗呼為蠙蜮方言云蠭蜂趙之間謂之蠓蜮其小者謂之蠙蜮又云或謂之蚴蛻鄭註中庸以蒲盧為土蠭說文云細腰土蠭也天地之性小腰純雄無子螟蛉一名桑蟲一名桑蠖一名戎女法言曰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是也鄭註蒲盧俗謂之蠙蜮蓋蠭類螟蛉桑上青蟲也蠙蜮取以為子者鄭箋云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廣雅云蚴蛻土蜂蠙蜮也本草蠙蜮一名土蜂生熊耳川谷及洋洵或人屋間陶隱居云此類甚多雖名土蜂不就土中為窟謂捷土作房耳今一種黑色腰甚細銜泥于人室及器物邊作房如併竹管者是也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

取草上青蜘蛛十餘枚滿中仍塞口以擬其子大為糧也其一種入蘆竹管中者亦取草上青蟲一名果蠃詩人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言細腰物無雌皆取青蟲教祝便變成已子斯為謬矣唐本註云土蜂土中為窠大如烏蜂不傷人非蠙蜮蠙蜮不入土中爲窠雖一名土蠭非蠙蜮蜮也今按李舍光音義云兒變成子近亦數有見者非虛言也劉禹錫謹按蜀本註云按爾雅果蠃蒲盧註云即細腰蜂也俗呼為蠙蜮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註云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言蒲盧負持桑蟲以成其子乃知蠙蜮即蒲盧也蒲盧即細腰蜂也據此不獨負持桑蟲以他蟲入穴捷泥封之數日則成蜂飛去陶云是先生子如果在死蟲之上則如陶說矣而詩人以為喻者蓋知其大而不知其細也陶又說此蜂黑色腰甚細能捷泥在屋壁間作房如竝竹管者是也亦有入竹管器物間作穴者但以泥封其穴口而已圖經云捷泥作窠或雙或隻得處便作不拘土石竹木間令所在皆有之段成式云書齋中多蠙蜮好作窠于書卷或在筆管中兒聲可聽有時開卷視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蠅虎旋以泥隔之乃知不獨負桑蟲也數說不同人或疑之然物類變化固不可度蚱蟬生于轉丸衣魚生于瓜子龜生于蛇蛤生于雀白鴿之相視負蠭之相應其類非一若桑蟲蜘蛛之變爲蜂不爲異矣如陶所說卵如粟者未必非祝蟲而成之也宋齊丘所謂蠙蜮之蟲孕螟蛉之子傳其情交其精混其氣和其神隨物大小俱得其真蠢動無定情萬物無定形斯言得之矣詩攷說文螟蠕有子蠃蜾蠃負之埤雅果蠃即今細腰土蠭好禁蜘蛛今呼大蠭唊子地中作房者亦曰土蠭非此細腰土蠭也果蠃一名蠄蠙一名蒲盧中庸曰夫政也者蒲盧也博物志曰蜂無雌取桑蟲或阜螽子抱而成已子詩

緝解頤新語曰說者攷之不精乃謂果蠃取桑蟲負之七日化爲其子雖揚雄亦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之說近世詩人取蜾蠃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乃爲蜾蠃之形穴竅而出蓋此物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于蜘蛛腹脅之間其蜘蛛亦不生不死久之蜘蛛盡枯其子乃成令人養晚蠶者蒼蠅亦寄卵于蠶之身久之其卵化爲蠅穴繭而出殆物類之相似者

列子云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稚蠶莊子云細腰者化說文云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此皆信說詩者之言也古人名物多取形似郭之細腰者曰蒲盧故蠶之細腰者亦名蒲盧正如綬草綬鳥皆名以雖青黑之莢青黑之鳩皆名以雖也

按爾雅舍人注云今江東大蠶在地中作房者呼其子即馬蠶今荆巴間呼爲蠹與果蠃差別農師已辨之矣若細腰土蠶借他蟲咒爲己子古今無異陶隱居異其說范處義附之不知破窠見有卵如粟及死蟲蓋變與未變耳

爲鬼爲蜮坊刻如鬼如蜮非

蜮短狐也一名射影如黿一作鼈三足江淮水濆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也南方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細沙射人人肌其瘡一作創如疥

廣雅射工短狐蜮也毛傳蜮短狐也陸氏云狀如鼈三足生于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埤雅蜮含水射人一曰含沙射人之影稽聖賦所謂蜮旋于影蜮射于光是也一名射工一名溪毒有長肉橫在口前如弩擔臨其肉端曲如上弩以氣爲矢用水勢以射人故俗呼水弩春秋曰秋有蜮即此

是也然畏鷹鷂能食之禽經所謂鷂飛則蜮沉鶉鳴則蛇結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言鬼無形而蜮性陰害射人之影則皆莫可究矣五行傳曰南越淫惑之氣生蜮蜮之言惑也字說曰蜮不可得也故或之類也長一二寸有翼能飛口中有横物如角弩如聞人聲以氣爲矢激水以射人隨所著處發瘡中影者亦病而瘡不即發病如大傷寒不治殺人或曰見人則以氣射人去二三步即射所中什六七死冬月蟄潤谷間大雪時索之此蟲所在其雪不積氣起如蒸掘之不過入地一尺則得也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以況陰中人者劉向以爲生南越劉歆以爲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說者又言水弩狀如蜣蜋尾長四寸即弩也見人影則射南越志云水弩四月一日上弩射人影至八月卸弩此云弩在口彼云弩在尾差不同顏師古以爲短弧即射工亦呼水弩當是一物而說文稱蜮似鼈三足以氣射害人孫愐亦稱蜮短弧狀似鼈含沙射人陸璣詩疏亦云是三足鼈鯀所化爲能者與甲蟲有異姑兩存之朱注蜮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周禮壺涿氏掌除水蟲注狐蜮之屬韓詩外傳云短狐水神也抱朴子云蜮水蟲也狀似鳴蜩有翼能飛玄中記云水狐者視其形蟲也其氣乃鬼也長三四寸色墨廣寸許背上有甲厚三分許其頭有角去二三步則氣射人中十人六七人死鴛鴦鷺鷥鷂蟢蛛悉食之東方朔傳人主之大蜮師古云魅也按諸家之說不一惟玄中記云其形蟲也其氣乃鬼也二語盡之矣較之蜣蜋鳴蜩恐太不倫彼有翼能飛者或又一種非師曠所云鴛飛則沉者也

去其螟螣及其蟊賊

螟似蚜蚨而頭不赤螣蝗也賊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說云蟲蝪蛄食苗根爲人害許慎云吏冥冥犯法即生螟吏乞貸則生蟘吏扡冒取人財則生蟊舊說云螟蟘蟲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奸宄內外言之耳故揵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釋之

爾雅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邢疏李巡曰食禾心爲螟言其奸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蟘也食禾節者言貪狠故曰賊也食禾根者言貪狠故曰蟊也舍人曰螟蟘蟊賊皆蝗也實不同故分釋之

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曰蟲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爲名也郭璞直以蟲食所在爲名而李巡孫炎及其蟲賊無害我田穉是也郭注螟極纖細在苗之心若木中有蟲然今農家忌大小暑日降一種霏微者云即此蟲降也贊詩作螣一種蟲似螟蛉食苗葉而卷爲房螣即草蟲類雖亦食葉好食節蟲未詳陸璣謂蟘蛄據蟘蛄雖穴土以居然亦取葉于穴中而食之元不食根唯陸田有之毛傳朱傳俱云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埤雅許慎說文以

明年水及故岸則皆化爲魚如遇旱乾水縮不及故岸則其子久閡爲日所暴乃生飛蝗故詩曰衆維魚矣實維豐年說者以爲陰陽和則魚衆多矣爾雅翼古者言螟螣蟲賊者乃未始的言其狀唯五行傳稱是也鄭注螟極纖細在苗之視之不明時則有贏蟲之孽謂螟螣之類當死不死未當生而生或多于故而爲災聽之不明時則有介蟲之孽逢蟘蠃蜾蠃之類或曰蜾蠃之始生屬贏蟲之孽

者乃無足小青蟲既食其葉又以絲纏集衆葉使穗不得展江東謂之蟥蟲音若橫逆之橫言其橫生又能爲橫災也然按蝗字通有橫音以爲物雖不同皆害稼之屬也漢孔臧纂蟲賦曰爰有蠕蟲厥狀似蜆是蜆爲無足蟲也

按蜆螣蟲賊爾雅註疏合釋甚詳明諸家亦無異說但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節曰賊食根曰蟊食苗葉曰蟘蓋不同耳据陸氏謂蟲是蝪蛄本草云蝪蛄一名蟋蟀一名天蝪爾雅云螢天蝪月令云孟夏蝪蚓鳴者是也豈在槁壤則爲蝪蛄在平疇則食苗根耶但目擊蝪蚓穴土而居遇水即出豈能在水土中食苗根而爲人患耶

卷髮如蠆

蠆一名杜伯河內謂之蚊幽州謂之蠍

毛傳蠆螫蟲也尾末捷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釋文蠆敕邁反又敕界反螫蟲也通俗文云長尾爲蠆短尾爲蠍正義左傳曰其父死于路已爲蠆尾言蠆尾有毒也廣雅杜伯蟲蠆蠍也爾雅異說文曰蠆毒蟲也象形蓋象其奮螫曳尾之形今之蠍也說者以爲鼠負之大者多化爲蠍葛洪方云蠍中國多此江南無也或云江南舊無蠍開元初嘗有主簿盛過江至今江南往往有之俗呼爲主簿蟲蜥易能食之故蜥蜴一名蠍虎又爲蝎牛所食先以跡規之不復去令人或爲蠍螫者以蝎牛涎塗之痛立止蠍前謂之螫後謂之蠆晉語申生曰雖蠍謂焉避之左傳曰蠆蠆有毒又曰已爲蠆尾以令于國莊子曰其智憯于蠆蠍之尾然則爲害甚矣今醫家謂蠆尾爲蠍梢蒯通曰猛虎之猶與不如蠆蠆之致蟲嵇含謂諺曰過滿百爲蠆所螫唐制三月上巳日賜侍臣柜柳棬云帶之免蠆毒索靖草書名蠆尾陶隱居云蠍有雌雄雄者螫人痛止在一處雌者痛牽諸處

如蜩如螗

鳴蜩蟬也宋衛謂之蜩陳鄭云蜋蜩海岱之間謂之蟬蟬通語也螗蟬之大而黑色者有五德文清廉儉信一名蝘蜓字林云或作蝝一名蜓蟟青徐謂之蜋蜩楚人謂之蟧秦燕謂之蛉蚗或名之蜓蚞

爾雅云蜩蜋蜩郭註夏小正傳曰蜋蜩者五彩具鄭註此即四五月間小蟬有文彩先諸蟬而鳴者爾雅又云螗蜩郭註夏小正傳曰螗蜩者蝘俗呼為胡蟬似蟬而小鳴聲清亮者也蜇江南謂之螗蜩鄭註螗即螗蜋也亦能在草叢中鳴爾雅又云蜇蜻蜻郭註如蟬而小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蜩梁宋以東謂蜩為蝘青徐人謂之蜋蜩陳鄭之間謂之蟬海岱之間謂之蟟其小者謂之麥蜇有青紅二種只在茅管中亦是五月時鳴爾雅又云蚵馬蜩郭註蜩中最大者為馬蟬鄭註蚵音縣馬蜩最大其聲響震巖谷爾雅又云蜺寒蜩郭註寒蜩也似蟬而小青色月令曰寒蟬鳴鄭註寒蜩即寒蜇也一名蟧蛄爾雅又云蜓蚞蛄齊人呼蠐螬鄭註蜓蚞即蜣蜋也亦名蛣蜣一名蟧蛄爾雅又云蜣蜋蠐螬郭註即蜣蜋也一名蟧蛄齊人呼蠐螬鄭註

知故先鳴而後蛁是也月令曰寒蟬鳴者在七月鄭註云寒蟬寒蜩謂蜺是也方言云蛨蚻齊謂之螇蟧楚謂之蟪蛄楚辭云蟪蛄鳴兮啾啾是也或謂之蛉蛄秦謂之蚻蚻自關而東謂之蚻蟧或謂之蜓蚻然則亦皆蟬之別耳廣雅云蚑蛄蟬也蚻蛁也蟪蛄蛉蛄蟧蛁蟧也夏小正云五月螗蜩鳴者匽也七月寒蟬鳴蟬也者蜓蠑也本草作蜓蟬生楊柳上五月採蒸乾之陶隱居云蚱即是蝉實非一物蓋蜩亦蟬之一種形大而黑昔人啖之禮有雀鷃蜩范是也一名蟬為其變蛻而禪故曰蟬舍甲穢趨高潔其禪足道也舊說朽木化為蟬壞裙化為蝶腐菌化為蜂又曰蟬三十日而化段柯古云蟬未脫時名復育相傳言蛄蟧所化韋翾嘗冬中掘樹根見復育附于朽處怪之村人言蟬固朽木所化也翾因剖視腹中猶實爛木爾雅翼蜩蜋蜩螗蜩舍人云皆蟬方言楚謂蟬為蜩宋衛謂之螗蜩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蟬是蜩螗一物方俗異名耳荀子勸學篇云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龍之穴無可寄託者謂南方人照蟬蟬者務在明乎火振其樹而已說文董仲舒曰齊王之后怨王而死變為蟬故名齊女詩緝毛氏於蕩篇云蜩

蟬也螗蜩也其說是矣於七月篇乃云蜩螗者蓋舉其類以相明非以蜩為螗自為異同也論衡云蟬生于復育開背而出故爾雅云蒼醜蜱郭註剖母背而出邢疏謂蟬屬禮冠飾附蟬徐廣車服雜註云侍臣加貂蟬者取其清高飲露而不食陸雲寒蟬賦云頭上有緌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常則其信也加以冠冕取其容也

按爾雅所謂蜩即吳俗所謂蟬其總名也詩所載凡四如七月篇五月鳴蜩雖是泛詠大約五月一陰生蜩感之而鳴惟蜋蜩茅蜩耳如小弁篇鳴蜩嘒嘒覽物起興猶鄒陽枚賦云蜩螗厲響也本草謂蚱蟬生楊柳上即是馬蜩引此詩為證誤矣如碩人篇螓首蛾眉即爾雅所謂蜓蜻蜻夏小正所謂虎懸揚雄所謂蜻蛚也若此詩如蜩如螗借以形容其喧謂雌蜻之疋者也若此詩如沸如羹豈容析沸羹為二乎毛傳陸疏俱云二種山陰陸氏附會其說宜羅氏願其非矣至

于因地異名莫詳于邢疏隨時異種莫詳于月令但蟪蛄有二種莊子稱不知春秋者夏蟲小紫青色者也楚詞稱其鳴啾啾者爾雅所謂蜓蚞蠙蟧也陶貞白輩以蟪蛄即寒蜩非也鄭漁仲云蜺寒蜩即寒螿月令七月寒蟬鳴是也知寒蜩不瘖矣方言云寒蟬者瘖蜩也或以難子雲不知寒蟬即瘖蟬其初瘖得寒露冷風乃鳴方言原其始故云瘖耳

魯詩

申公培魯人少事齊人浮丘伯受詩為楚王太子戊傅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申公媿之歸魯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是為魯詩于是蘭陵王臧代趙綰皆從申公受學臧為郎中令綰為御史大夫皆以明堂事自殺其他弟子如同郡臨淮太守孔安國膠西內史周霸城陽中尉徐偃膠東內史鄒人鼂門慶忌治官皆有廉節稱

申公卒瑕丘江公盡能傳之以授魯許生免中徐公而韋賢治詩事江公許生至丞相傳子玄成亦至丞相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由是魯詩有韋氏學而東平王式以事徐公許生為昌邑王師其後山陽張長安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先後事式為博士由是又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以詩授元帝為諫大夫其門人琅琊王扶為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為博士由是張家更有許氏學初辟廣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至山陽太守時平原高嘉亦以詩授元帝為上谷太守傳子容少為光祿大夫孫詡以父任為郎中以世傳魯詩知名王莽時逃去不仕又有曲阿包咸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亦去歸鄉里世祖即位徵詡為博士至大司農咸舉孝廉除郎中至大鴻臚永平初任城魏應亦以習魯詩為博士徵拜騎都尉卒于官

齊詩

轅固生齊人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令固刺豕帝憐之以利兵與固彘應手倒後帝以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固老罷歸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事固固授昌邑太傅夏侯始昌始昌授東海郯人后蒼蒼為博士至少府蒼授諫大夫翼奉前將軍蕭望之丞相匡衡衡授大司空琅邪師丹高密太傅伏理詹事潁川滿昌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又授九江張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其後伏黯傳理家學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以授嗣子恭恭以黯任為郎永平中拜司空恭刪黯章句定為二十萬言年九十卒又蜀郡任末廣漢景鸞皆以明習齊詩教授著述而卒

韓詩

韓嬰燕人景帝時為常山太傅嬰推詩之意而作內外傳其言頗與齊魯間殊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河內趙子事嬰授同國蔡誼誼至丞相誼授同

國食子公與王吉為昌邑王中尉食生為博士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為博士豐為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順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建武初博士淮陽薛漢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讖緯受詔定圖讖當世言詩推為長後為千乘太守坐事下獄死弟子犍為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撫定韓詩章句建初中為公車令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註撫授會稽趙曄曄舉有道時又有光祿勳九江召馴閬中令巴郡楊仁山陽張匡皆習韓詩匡為作章句舉有道徵博士不就

毛詩

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魯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萇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阿武令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為新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時九江謝曼卿亦善毛詩乃為其訓東海衛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得風雅之旨世祖以為議郎濟南徐巡師事宏亦以儒顯其後鄭衆賈逵傳毛詩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然魯齊韓詩三氏皆立博士惟毛詩不立博士耳

右毛詩疏二卷或曰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陸璣作也或曰唐吳郡陸璣作也陳氏辨之曰其書引爾雅郭璞注則當在郭之後未必吳時人也但諸書援引多誤作機案機字士衡晉人本不治詩則此書為唐人陸璣字元恪者所撰無疑矣後世失傳不得其真故有疑為贋鼎者或又曰贋則非贋蓋摭拾羣書所載漫然纂為二卷不過狐腋豹斑耳其說近之海隅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謝惇

乾隆御覽

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指說
詩本義
詩疑
詩解
地理
廣氏詩疏

8

吉林人民出版社